《恃靓行凶》

《恃靓行凶》

作者：休屠城

文案：

周正去恩师家做客。

夫妻俩一如既往操心着他的终身大事，从饭桌一直唠叨到午后棋盘上。

师母是搞宣传工作的，手机里攒了好些个未婚姑娘的情报，一个个念给周正听。

最后一个是师母同事的侄女。

“这姑娘其他条件一般，就是长得特别特别漂亮，像电视里的女明星。”

周正一律摇头拒绝。

老师看不下去，敲棋子：“阿正，不要妄自菲薄。”

周正苦笑。

师母一边低头看信息，一边跟他说话：“让我看看啊，这个姑娘名字叫......林霜，唔......年龄和你一样大......”

他猛然抬头。

那一盘棋他输得惨不忍睹。

周正去赴了那场约。

后来有不甘心者问林霜：“周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值得你嫁给他？”

她那时在忙，只说了两个字：寡淡。

寡淡？

周正听到这个答复，轻皱眉头，问她：“寡淡？”

“前调寡淡，后劲猛烈。”她舔舔唇，意犹未尽，“挺爽。”

周正脸蓦然一红，捂住她的嘴。

她的吻落在他掌心，绵绵传至心底。

一个平平淡淡的小甜文，不甜不要钱~

内容标签：都市情缘 情有独钟 因缘邂逅 天之骄子

主角：林霜，周正┃配角：┃

其它：一句话数学老师x美艳渣女

立意：携手共创新生活

第1章 相亲

林霜裹着浴巾从浴室迈出来，不依不饶的手机铃声戛然而止，屏幕上多了四个未接来电。

回北泉后她换了新的手机号，通讯录联系人寥寥无几，能这样催魂打她电话的人，除林霜姑姑外不作二想。

十分钟后，林霜回拨过去，听见她姑姑殷切的声音。

“喂，霜霜啊，有个小伙子人还不错，你有空见一见.......”

得，又是相亲。

“姑姑，您怎么还不消停，我真的忙，没功夫相亲。”

“忙什么？你上班了？”

“没有，在家呆着。”

“回来这么久也不找份工作，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姑姑掉转矛头，开始念叨她的工作，“你姑父托人给你安插的那个岗位，你去了两天就跑了，给你找个公司上班，你嫌朝九晚五上班累，霜霜，你一个女孩子，回北泉多少比漂在外面好，可是回家了，咱不能眼高手低，还是得踏踏实实过日子啊。”

回家这半年，林霜就在家里打游戏睡懒觉，她姑姑急得抓耳挠腮，隔三差五来劝，林霜岿然不动，一心躺着当咸鱼。

“我就这样，姑姑你能不能不管了。”林霜去抓桌上的烟盒，漫不经心磕出一根烟来，“我妈都不管这些，你管我干嘛？”

“你妈不管，我这个做姑姑的管。”姑姑正气凌然，“这回这个小伙子真不错，你一定见见，好好聊聊。”

林霜讽刺：“不会又是个二婚带娃的吧，姑姑你可饶过我，我不想当后妈。”

“那还不是你瞎说。”林霜姑姑在那边气得跳脚，“不该讲的话瞎讲，你瞧你吓跑了多少人，再胡说八道，姑姑真要掐你的嘴。”

“这个是我们科室领导介绍的，我听着条件还不错，小伙子挺好的，是个老师，家里没什么负担，为人很正派，又上进........”

她姑姑唠唠叨叨说了一圈，林霜心不在焉听着，半个小时后，姑姑转发给她一条微信。

周正，二十六岁，本地人，北泉高中数学老师，双一流大学毕业，相貌端正，人品可靠，父母双亡。

她哂笑，父母双亡=家里没什么负担，这介绍人什么逻辑鬼才？

拗不过姑姑的坚持，林霜让步，第二天中午，她接到一个陌生来电。

电话接通，她喂了一声，那边明显顿了几秒，传来年轻男人的声音，嗓音略哑：“你好.......请问是林霜吗？我是周正，是这样的.....是一位林阿姨转过来的电话号码.....你......”

她正玩着手游，打断他的话：“相亲对吧？我周六上午有空，十点左右吧，你方不方便见面？”

“可以，那我们约在.......”男人等她拿主意。

“喷泉广场一楼有家咖啡店，你知道吗？我们在那里见。”

“好。”那边似乎松了口气，“那我们保持联系，周六见。”

电话挂掉，两分钟后微信跳出好友申请，微信头像是半轮从云海中冉冉升起的朝阳，备注里写着：你好，我是周正。

林霜滑开界面，忽略了这条好友申请。

喷泉广场在老城区市中心，是北泉市最早的一家商场，广场上有音乐喷泉，是附近市民吃喝玩乐跳广场舞的首选，林霜从家出门，步行过去只要十分钟。

昨天半夜下过一场雨，空气湿润润的，她坐在咖啡馆外头等人，杏子红的高领驼毛针织衫，衣料轻薄又柔软，带一点细绒的质感，配黑色铅笔裤和高跟短靴，勾勒得她像一幅起伏流畅的画，没有一丝累赘的线条，两条腿纤长笔直，视觉感逆天，过路人都忍不住悄悄打量两眼。

更引人注目的是那张精致无暇的脸，人群里惊鸿一瞥的美貌，骨相绝佳，五官拼搭得浑然天成，卷发浓密，长眉细眼，白肤红唇。

她翘腿，窝进藤椅打游戏，对周围的视线浑然不觉，或是习以为常。

十点，喷泉广场的音乐喷泉准时喷发，她身边经过一个人，余光能瞄到黑色的西装裤和皮鞋。

衣服和鞋的品味和品质都堪忧。

男人的鞋尖笃定朝着她，林霜抬头，是个深蓝衬衫的陌生男人，不高不矮，身材偏瘦，板寸短发，一张还算周正的年轻面孔，气质倒是斯文，带点内敛的书卷气，不过没戴眼镜，不太像数学老师。

四月的繁春，天气不冷不热，衬衫的料子厚重又呆板，剪裁也过于草率，包裹得男人拘谨又暗沉，袖子一层层挽到手肘，露出一截肌肉结实的手臂和骨节分明的手。

来人伸出她视线内的那只手，是电话里的嗓音，有点沙沙的哑，像带着柔软边齿的绿叶：“林霜你好.......”

“我是周正。”

周正，这名字从他嘴里念出来，简单干净到没有一丝人为的矫揉造作，一矢中的让人记住。

“你好，周老师。”她姿势不动，歪在椅上，脸上带笑，伸手指了指对面的位置。

“请坐。”

男人收回手，看了眼空荡荡的桌面：“林小姐喝点什么？我去点单。”

“一杯雪顶咖啡，谢谢！”

几分钟后，男人端来一杯咖啡和一杯水，咖啡推在她面前，水归他。

“谢谢。”

林霜看着那杯冒着一丝热气的白水：“周老师不喝咖啡？”

“我喝不惯咖啡。”男人抿唇，“白开水就行。”

“当老师的嗓子一般都不好，应该多喝点热水。”林霜弯眼笑，以示理解。

气氛不冷不热，两人有一搭没一搭聊着。

“周老师在北泉高中教书？教高几？”

“对，我教高三。”

“是我的母校，周老师好厉害。”

“我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更巧了，还是校友。”

北泉高中是北泉市唯一的市重点高中，省内十佳名校，教学质量在附近县市很有声望，每年招生体量也十分庞大，从北泉市走出去的大学生，十之八九是北泉高中毕业的。

林霜高中成绩平平，对学校没什么追忆感。

“周老师也是北泉市人？家住哪片区？城东还是城西？”

“我家不在市内，在北泉下面的一个乡镇，靠莲花峰东座的一个小村子。”

莲花峰是北泉市地域内的最高峰，离市区不算近，也是本地小有名气的景区，登山爱好者的朝圣地。

“那周老师回家远不远？”

“不算远，城乡班车一个小时。”

林霜长长“哦”了一声。

两人一问一答聊着，像答卷似的，林霜抛出题目，周正给答案，大概是当老师的缘故，他说话不急不缓，有种令人舒适的节奏感，情绪很稳定，话语也很实在，有一说一，不含半点水分和技巧。

“听说老师在婚恋市场挺吃香的，尤其是北泉高中的老师，抢手到脱销，周老师怎么还要相亲？”

周正脸色一暗，慢声回她：“工作忙........一直没有遇见合适的。”

林霜嫣然一笑，抿了口咖啡不说话。

她知道面前这男老师的问题，没房没车，至今还在租房住，老家还有个年迈的奶奶还靠他赡养，家庭背景在婚恋上大打折扣，换句话说，眼下穷光蛋的成分大于潜力股。

商场开了音响，插进来一首她喜欢的歌，林霜脑子一岔，跟着歌声走神。

桌上的咖啡凝聚水汽，水滴缓缓流在桌面上，她神情懒散，伸出食指，沾着水迹在桌上乱描乱画。

周正注意到她闪亮的彩色指甲。

“不知道我姑姑说了没有，我今年26岁，父母离异，在省会念的三流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上班，去年冬天回来，打算在北泉定居。”

“说过了，这些我都知道。”周正点头。

林霜往后一靠，从包里摸出烟盒，捏在手里晃，媚眼乜斜，歪着脑袋问他：“介不介意？”

他目光扫过那彩色烟盒，摇了摇头。

红唇叼住细烟，林霜熟稔拢着火机，深吸了一口，夹在指尖问他：“周老师抽烟吗？”

“我不沾烟酒。”

“那很好啊，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她眯着眼睛笑，烟雾中的脸庞艳丽又妖冶。

“刚刚问了周老师那么多问题，我也说说我自己。”

“父母离婚后，我跟我爸过，爹妈各自重组家庭，有了新的小孩，前几年我爸出事坐牢，经济犯，判了八年，眼下还在蹲监狱。”

“他们给我留了套老旧房子，不值几个钱。我自己没什么能力，外面上班太累，回老家也是混日子，回来这半年都在家当无业游民。”

“以前谈过几个男朋友，丁克族，不打算生孩子。”

“我这人挺庸俗的，也很爱慕虚荣，没什么精神追求，只想过轻松逍遥的好日子。”

她的言外之意很明白。

细长的女士烟抽了一半，烟蒂上沾着口红，林霜把烟扔进纸杯，换了个姿势，端端正正坐好，直视眼前的男人：“周老师有什么话要说？”

“没什么想说的。”他平静看着她。

“那.....周老师，我后头还有事，我们说再见吧？”林霜挑眉，从椅子上起来，拎包打算要走。

周正也跟着她站起来。

“哦，对了。”她把皮包甩在肩头，指尖指了指他的衬衫袖口，“衣服上好像沾灰了。”

“是黑板上的粉笔灰。”他低头拍衬衫袖子，“不好意思，我刚上完课赶过来。”

“周六补课，北泉高中的优良传统，老师辛苦了。”林霜微笑，跟他挥手告别，“周老师再见。”

周正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栗色波浪卷发亮闪闪，肩平腰细，翘臀长腿，走路婀娜，脸生得也很漂亮，是那种令人一眼惊艳、念念不忘的长相。

林霜去了喷泉广场三楼的美甲店，这是她初中同学苗彩开的店，林霜约了十一点半来做指甲，哪想相亲只花了半个小时，速战速决，提前一个小时到店。

“现在有没有空？没空我先回家，晚点再来。”

美甲店周末生意最好，几个美甲师都有客人，苗彩把她推到后面的休息室：“你来肯定有空，至尊vip我亲自服务。”

老家消遣活动少，林霜这半年常光顾美甲店，成了苗彩的常客，两人也渐渐熟络起来。

“昨晚几点睡的？”苗彩看她有点倦意，“大周末的，你不睡懒觉？很难得这个时间出门哦。”

“凌晨两点才躺下。”她打了个哈欠，“刚在楼下咖啡店相亲。”

“又相亲？”苗彩眼前一亮，“这回是什么人？聊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林霜剥了颗薄荷糖塞进嘴里，“北泉高中一个老师。”

“老师好啊。”苗彩兴致猛涨，掰着指头数，“公务员、银行职员、老师，医生，相亲市场四大天王，这人怎么样？感觉如何？”

林霜兴致缺缺，一句话搪塞过去：“平平无奇，人挺无聊的，聊了几句就散了。”

苗彩表情失望：“又没戏？”

“没戏。”

“你的眼光也太高了，北泉这么小，就这么点适龄人口，哪里去找你看得上的。不如你再考虑考虑老同学？你回来后，好几个人明里暗里对你有意思，在我这里问了八百个来回，条件都不错，你就真没有一个看对眼的？”

林霜好几年没有回北泉市，早消失在昔日同学的交际圈，去年春节苗彩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和林霜的合照，男同学们被照片一炸，很是惹起了一番骚动。

“没意思。”林霜垂眼，翘着兰花指，“不想搞。”

做完指甲已经接近中午，林霜跟苗彩出去吃了个羊肉火锅，自己去看了场电影，从电影院出来已经是下午五点半，天尚未黑透，华灯未上，夕阳殷红正艳，她抱着手臂，站在树下抽一支烟，身姿像风中摇曳的虞美人，明艳妖娆。

有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路过，又转身回来，捏着一根烟，笑嘻嘻过来搭讪借火，林霜睨着眼，唇角噙着笑，轻飘飘吐出两个字：“不借。”

年轻人嬉皮笑脸：“小姐姐人美心善，行个方便呗。”

“你身后两米远，有个小超市，一块钱一个火机。”她掐了烟头，迈开长腿躲开，“不谢。”

林霜买了份牛肉面回家，逼仄巷子里横七竖八停着两排小电驴，两边楼房也是灰扑扑的水泥色，进了黑乎乎的楼洞，刷过的白墙上贴着乱七八糟的牛皮癣广告，又窄又陡的楼梯被鞋底磨得黑漆发亮，半锈的栏杆摸着一手的灰。

她在三楼停下，找钥匙开门，把脚上的靴子踢在门口，换了拖鞋进去。

买牛肉面忘记拿一次性筷子，林霜去厨房翻来覆去找筷子，回家这半年她一直吃外食，厨房常用的只有两个碗一双筷子，最后在水槽里找到那双发霉的竹筷，林霜只得拆了一桶方便面的塑料叉子来应急。

晚上林霜姑姑又打电话过来，她懒得接电话，回了姑姑微信。

【见过了，感觉一般，不喜欢。】

手机连着涌进来七八条她姑姑的长篇大论，林霜一眼没看，直接清空了微信聊天界面。

第2章 鸡汤

林霜晚睡晚起，大早上被付敏的电话吵醒。

手机响了很久才摁下通话键。

“起床了没？”

“嗯。”

太阳透过窗帘缝晒在床尾，林霜把两条腿从被内踢出来，踮脚抵着那一线炙热光亮。

“这几天太阳好，周末你在不在家？我过去你那边，把屋子收拾一下。”

林霜有起床气，语气不是那么耐烦：“家里挺干净，我自己会收拾，你忙你的，不用过来。”

“那行吧。”付敏语气一缓：“那......周末要不要来家里吃饭？你漆叔叔前阵子去山里买了几只跑地鸡，炖一只给你补补。”

林霜回北泉后，每个月见她老妈一次，有时候是付敏来市区办事，有时候是一起去养老院看外婆，极偶尔登门做客。

“也行。”她想了想，上次去那边吃饭还是几个月前，“我中午过来。”

母女两人挂了电话。

林霜起身，“刷”的一声拉开窗帘，阳光刺目，照着明晃晃的蓝色玻璃窗，窗户外圈封着生锈的防盗网，角落里挂着张破败的蛛网。

房子是简单的两室一厅，三十年的房龄，装潢和房型都显得老派，两个大卧房并排朝东，阳台和厨卫都在西面，中间挤挨着个憋屈的小客厅。

这是林霜父母的婚房，林霜在这里出生长大，后来家里搬了更好房子，这老房子也一直没卖，成了一处弃巢，空置了十多年。

去年林霜回北泉时，付敏把钥匙交到她手上，打开尘封的大门，屋子里还摆着过时的、被抛弃的笨重家俱，天花板上都是霉迹，黄色的木地板也被虫蛀了，屋子荒弃得不成样子。

林霜找工人翻新了房子，把她爹妈结婚置办的的旧家俱都扔了，只保留了她小时候睡过的单人床，添了几样必需品，带着行李搬了进来。

除了她房间，家里其他地方空荡荡的，看起来倒是清清爽爽，家里有扫地机器人清理地面，也没什么好大扫除的地方，林霜找了块抹布去擦窗户。

半个小时后她把家里收拾干净，倚在阳台抽了一根烟，这儿视野开阔，风也舒爽，蓝天白云依旧被防盗网切割成细块，小时候有几年常有入室偷窃的案子，整栋楼一齐装了防盗网，如今摄像头遍地都是，钱包里的现金越来越少，小贼们都改成网络诈骗，这楼里家家户户的防盗网却一直没有拆除过。

手机来过一个陌生来电，林霜未曾在意，抽完烟，揣着手机下楼觅食。

出门时正好遇到二楼的住户，阿姨拎着饭盒出门，去学校给女儿送饭，这户人家里有个女儿读高三，夫妻两人是来北泉市租房陪读的。

楼里的住户换了一波又一波，早就不是林霜小时候认识的那群爷叔姨奶，现在流行绿化小区，封闭楼盘，房子漂亮，设施完善，老邻居都搬了地方，这闹市的老房子都租给了租客。

“林小姐。”阿姨看见林霜，笑吟吟迎上来，“吃了饭没？”

“阿姨好。”林霜笑脸迎人，“正要下去吃呢。”

“正巧了，这时候遇到你，本来还想找你说个事。”

”阿姨您找我？”

“是这样的，我家囡囡啊，这不马上就要高考了嘛，她压力大，夜里睡眠不太好......有时候晚上十一二点、半夜一两点，总能听见洗手间水管排水的声音，唉......”

林霜一听就明白，她作息不规律，洗澡或早或晚，吵到楼下的高考生了。

掐指一算，还有40多天就高考了。

她不是难相处的人，外人面前，脾气甚至是随和的：“阿姨，您女儿几点下晚自习？”

“晚上十点半，我们接她回来，吃点东西，收拾收拾，十一点还得看会书呢。”

“那我尽量在十一点后不用洗手间，行吗阿姨？”

“行行行，多谢多谢，麻烦你了。”阿姨忙不迭道谢。

林霜在楼下想了想，骑着小电驴也出了门，偶尔无事她也满城瞎逛，北泉市很小，这么多年发展下来，新楼换旧楼，也就市中心那么点地方像模像样，城市依旧是记忆中的模样，学校、公园、医院、政府大楼.....

北泉高中那片依旧热闹，学校建了初中部，地盘扩张了不少，学生街的店铺全换了个遍，但她挚爱的那家砂锅米线店还在，藏在巷子里的租书店愈发破破烂烂，那间能拍大头贴的饰品店改成了小超市，但店主依然是当年那个店主。

下午一点，各家小吃店的人潮已经退去，林霜进了砂锅米线店，挑了个角落坐下，点了份牛肉米线，老规矩，加辣，加牛杂。

付钱的时候，老板笑呵呵问：“姑娘看着有点脸熟啊，以前是不是也在我店里吃过，还有个高高瘦瘦的男孩子，你们俩一起来的。”

林霜一愣，这家砂锅米线她吃了三年，也常带着当时的男朋友一起来吃，两人坐在角落里腻歪。

“毕业好多年了，来您这捧个场。”林霜笑说，“几年不见，老板还是这么年轻。”

“老喽，老喽。”

老板在米线里多加了个荷包蛋送她。

吃完砂锅米线，林霜往外走。

路过巷口的一家文具店，玻璃门上挂着块招牌：旺铺出租，电话xxxxxxxx。

林霜顿住脚步。

这天回去的时候，林霜手上多了一份店铺租金协议。

付敏打电话问林霜几点能到。

“大概十一点。”

“到了路口，你给我打电话，我下楼来接你，这边最近在街道改造，路不好走。”

“我知道。”那片林霜不熟，每次去总要迷路。

既然要上门做客，林霜去超市买了点零食和水果。

付敏家在北泉市的郊区，离林霜住的地方有些距离，公交车上乘客稀少，车子渐渐远离市区，驶入一片全然陌生的新兴开发区，她偶尔抬头看一眼，窗外零星的居民区和空旷的工业集贸城交织在一起，成为一幅倒退的画卷。

父母离婚时，她刚上初中，两年后妈妈改嫁，和继父在工业园区开了个五金批发行，她偶尔会去妈妈身边过周末，后来同母异父的弟弟出生，她学业忙碌，再后来念了大学，离开北泉，她就极少再踏足这里。

林霜抓着购物袋跳下公交，给付敏打过电话，等了会，来接她的是她的小弟弟漆杉，离得远远的，喊她：“这边。”

小弟弟和林霜不熟，刚出生那会林霜见过几次，还亲手抱过他，林霜大学毕业后没有回过北泉，漆杉只记得他见过这个漂亮姐姐两次，一次是老妈带他跟姐姐吃饭，一次是过年她来家里做客。

“我妈在炒菜，喊我下楼来接你。”

“来了。”林霜跟着孩子，看他在前头甩手走得飞快，一副和她不熟的姿态，“漆杉，你今年几岁了？”

“十岁了。”他停在路边等她，又蹬蹬蹬的折回来，替她拎手上的购物袋，瞅一眼，“是给我买的零食么？”

“你挑喜欢的吃吧。”林霜跟着他上楼，“读几年级了？”

“四年级。”漆杉扭头，有点不高兴，“你上次见我，也问了这两个问题，怎么一样的问题你老问？”

“是么？”她淡声说话，“我忘记了，上次见你是什么时候？”

“过年的时候，你来我家吃饭。”

对于这个同母异父的弟弟，林霜只当亲戚家的孩子对待，逢着见面，看一眼，敷衍两句。

家里的大门开着，在楼梯间就能闻到烟火的呛味，林霜和漆杉进了家门，连着咳了几声，付敏正在厨房做饭，隔着玻璃门见灶上火气缭绕，还伴着熊熊火光。

“来啦。”付敏探头，指指客厅，“这里呛，去客厅看会电视，我马上就出来。”

房间也有人迎出来，漆雄揽着自己大儿子出来见林霜，笑容满面：“霜霜来了，好久不见啊。”

男孩十六七岁，个子很高，额前长发遮住眼睛，穿一件黑t恤，站在她面前，浑身带着青刺似的别扭。

“漆叔叔好......”林霜微笑开口，顿了顿，看着面前这少年，她大概知道是谁，以前见过两次，却不记得名字。

“漆灵，喊姐。”漆雄拍拍大儿子肩膀。

漆灵抬头看了林霜一眼，皱皱眉头，有点不耐烦，点了点头。

大家都在沙发上坐下，家里开着门窗通风，但呼吸都有点火辣辣的，电视里放着闹腾的动画片，漆杉看得起劲，站在沙发上连手带脚比划：“俺老孙来也，妖怪，受死吧。”

漆灵在沙发上坐足了一分钟，扭头站起来。

“你去哪儿？”

“太呛，我回屋。”说话语气又冲又呛。

漆雄无奈看着儿子，给林霜剥柚子：“霜霜吃点水果。”

家里做饭的时候总是呛的，坐哪儿都呛，林霜小时候也这样，付敏的厨艺和脾气一样暴躁，好在饭菜可口，大家一边埋怨一边吃，一边吃一边咳嗽。

好在没多久，吸油烟机的声音停住。

“吃饭啦。”付敏在厨房喊。

桌上摆得满满当当，一盆红烧鸡块，一锅蘑菇炖鸡汤，几样炒菜，色香味俱全，付敏挑了两个鸡腿塞到林霜碗里，剩下的鸡腿一个给了漆杉，一个夹给了漆灵。

饭桌从靠墙挪到餐厅中央，林霜坐的是窄边的单座，对面空着，付敏拉着小儿子挨着林霜坐下，漆雄父子两人坐了对面的一条长凳，她的椅子又高，显得位置格外的凌驾在众人之上，带着股庄重感。

付敏先照顾林霜：“先喝点汤开胃，尝尝味淡不淡，不够我再加点盐。”

“老妈我要吃红烧鸡腿。”漆杉敲碗闹起来，“我不喜欢汤里的鸡腿。”

“那你问问你哥，能不能跟你换换。”付敏把筷子塞到林霜手里，“霜霜你先吃。”

“哥哥跟我换。”

漆灵皱了皱眉，捂住了自己的碗，满脸嫌弃，瓮声瓮气：“不换。”

付敏抿唇，腮边皱出条细纹，默不作声瞟了丈夫一眼。

漆雄出来打哈哈：“不都是鸡腿，一样的一样的，红烧鸡腿有什么好吃的，漆杉，这里还有鸡翅膀......”

“不一样，我只喜欢红烧鸡腿！”

最小的孩子拥有选择鸡腿的特权。

漆杉噘嘴，目光在林霜碗里瞟来瞟去，被付敏扭着脸转回去：“吃你自己的。”

林霜捏着筷子，夹起一只红烧鸡腿塞给小弟弟，面色淡淡的：“我吃不了这么多，给漆杉吃吧。”

“你这孩子，真是......”

“还不快谢谢姐姐......”

五个人吃饭，饭桌上吵吵闹闹，付敏一面管着小儿子，一面顾着往林霜碗里挟菜，林霜喝了碗油滋滋的鸡汤，又塞了一碗饭，掐着时机停了筷子，在客厅看了会电视，看看时间，起身打算告辞。

付敏送她出门，母女两人一前一后下楼梯，问她：“最近怎么样？”

林霜如实相告：“还在家呆着。”

“你一个人住也不安全，要不然搬过来跟我们住，漆灵的房间空着，他平时住校，周末也很少在这边住，搬过来好歹也有个照应。”

“我喜欢自己住。”林霜低头刷手机，“你平时看店进货也忙，还要照顾家里，你忙你的，不用管我，我都这么大了，不用你照顾。”

“随你吧。”付敏叹了口气。

“你漆叔叔有个朋友，在工业园区办了个厂，招办公室职员，正常双休，工资还可以，你要不要试试？”

“不用了，我不想上班。”

付敏顿了顿：“那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在学校外面租了个店铺，打算做点小生意。”

“准备开什么店？”

“奶茶店吧，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在奶茶店打过工。”

付敏知道她一惯有自己主意：“别莽撞，凡事想好了再动手，遇上什么事，要帮忙的地方，一定和我说一声，让我知道。”

“好。”

母女俩都没说话，并肩站在站台等公交。

等得久了，林霜收了手机，扭头跟付敏说话：“你染头发了。”

“是啊。”付敏捋捋短发，“头顶白了一片，不太好看，买了盒酒红染发剂洗洗。”

“这颜色挺好的。”林霜收回目光。

公交缓缓驶来，付敏把手里提的东西塞进林霜怀里：“袋子里有一锅鸡汤，你抱着，小心点别洒了，晚上架在炉上热一热就能喝，自己一个人住，还是要注意一下三餐，里头还有点水果零食，你路上吃，下次有空我去看你。”

林霜抱着沉甸甸的袋子上车，看着她妈妈的发丝被公交扬起的气流拂乱，身形远远落在车窗后。

她眼睛盯在手机上，来来回回滑动屏幕，搁在膝头的袋子沉甸甸的，还隐约能闻见汤的香气，打开一看，是个保鲜膜缠得严严实实的老式双耳铝锅。

锅盖上搁着个绿色塑料袋，一圈圈绞在一起，包着块方方正正的东西，林霜握在手里打开，是两叠用塑料皮筋捆得厚厚的红色钞票，不像是从银行取出的现钞，倒像是一点点攒起来，里头夹着张五金店的取货单，上头写着字：给你的生活费。

林霜爸爸做生意发家，人膨胀了，脾气也飘起来了，当年夫妻两人吵架，就是炮仗遇上爆竹，炸翻了天，三天三夜也停不了，付敏为了离婚，连林霜的抚养权都放弃了，一气之下净身出户。

再婚后，漆雄那边还带着一个儿子，再添了漆杉，家里一直不算宽裕，读大学的时候林霜爸爸出事，付敏想负担她的大学学费和生活费，却被林霜一再拒绝。

她给付敏打电话，母女两人的对话一贯的四平八稳，波澜不起。

“到家了？”

“到了。”

“天气热了，鸡汤放在冰箱里，搁外头容易馊。”

“好。”

“有什么爱吃的爱喝的，自己拿钱买着吃，照顾好自己。”

“知道了。”

第3章 polo衫先生

那锅鸡汤用料太足，林霜买了筒面条，配着鸡汤足足吃了三天。

没了出去觅食的动机，她就在家里窝了三天没出门。

【霜霜，要不要出来喝一杯？】

苗彩发来一段短视频，从桌上的鸡尾酒到全场的染色灯，轰隆隆的音乐里带着几人笑语，一晃而过对桌男人的眉眼。

【酒还不错，草莓莫吉托，你肯定喜欢。】

【还有帅哥。】

林霜窝在沙发里看电影，放下手中的rio。

【地址？】

半个小时后，林霜出现在这家叫space的酒吧。

苗彩也不得不承认，某一个瞬间心里浮起的嫉妒远胜于友谊，纵使林霜穿的只是件简单的背心配运动裤，外头松垮垮罩着件丝质白衬衫，可她施施然走进来，站在门口左顾右盼，灯光流转在她的红唇和眼尾，在场所有的男人都不自觉扭头看她。

她眉目清晰，五官鲜明，从小就不是白幼稚嫩的长相，一管口红就有艳色，更像是鲜活浓烈的玫瑰月季，要在软红十丈的烟尘里争奇斗艳，让身边所有的女生黯然失色。

“霜霜，这里。”苗彩招手，笑着朝男友的两个同事介绍。

“这是我的老同学林霜，当年我们学校的大美女。”

苗彩的男朋友赵峰出差回来，带了两个外地同事来北泉市，尽地主之谊请人吃饭娱乐，也是几个男人聊起：“你们北泉市美女可真不少。”而后赵峰撺掇苗彩把林霜约出来震慑全场。

赵峰带来的两个男同事都是单身，其中一个很惹眼，二十八九岁，身材高大，相貌称得上英俊，谈笑间魅力十足。

男人穿黑色polo衫，林霜一眼便知道衣服是拉夫劳伦紫标，手表积家，头发和皮肤都有精心护理，香水是hugo，味道清爽，尝起来应该带着人民币的味道。

酒吧放着音乐，气氛适合闲聊，林霜去吧台换了一杯颜色漂亮的鸡尾酒，回来的时候，自己的位置已经被换，polo衫先生身边有个空座。

她若无其事坐在他身边。

男人在谈话的间隙，不经意回头，低声跟她聊天：“林小姐名字很好听。”

“我是霜降那天生的，所以叫林霜。”她微笑。

他不喝酒，眼里却晃着酒清冽的色泽，把她的名字从舌尖递出来：“原来如此，霜降.......霜霜。”

她倾耳听他念出她的小名，眨了眨长又卷翘的黑睫，朝着男人弯起红唇，粲然一笑。

“你念起来更好听。”林霜嗓音柔柔，摆出个浑然不觉的小角度，手臂贴着身体支起，衬衫从肩头滑落，露出雪白的肩膀，微拗着下巴偏首瞧他，圆润的肩骨和锁骨跌宕起伏，脖颈修长如天鹅，流苏耳坠贴着颌线，脸颊带着梨涡。

男人笑起来，低音炮似的闷在胸膛里：“是么。”

俊男靓女凑在一起太惹眼，身边人都察觉出两人间那若有若无的暧昧感，苗彩被男友拉着去点酒，另一个同事也借故上厕所避开。

苗彩问男友：“你这同事到底什么来头啊？撩起人来这么.....老练。”

“那是我们部门刚上任的区域经理，从总部派下来整顿人事的，听说是董事会元老的侄子。”

苗彩偷看了一眼相聊甚欢的两人：“他不会看上霜霜了吧？”

赵峰搂着她走开：“管那么多干嘛，走走走，你还想喝点什么？”

林霜目光撩过苗彩的裙摆消失在门后，笑吟吟拨弄自己的头发，而后指了指他的手。

“总觉得.....你今天漏带了东西出门。”

“漏了什么？”polo衫先生不解。

“戒指。”她弯起眼，咯咯笑起来，说不出的娇俏，“据我所知，优秀的男人，无一例外都是英年早婚。”

“英年早婚？”男人爽朗大笑，“让林小姐失望了，我未婚人士。”

“是么？”她舔了舔自己的唇，语调婉转，不知是惋惜还是庆幸。

“林小姐呢？这么漂亮，总不可能是单身吧？”polo衫先生目光闪闪望着她。

林霜托着自己的下巴，红唇翘着，没心没肺的模样：“分手很久啦。”

“不知道是哪个男人，居然目不识珠。”

她轻飘飘笑了笑：“男人嘛，不都是这样。”

林霜目光挪到上台的驻场歌手身上，不再说话，懒散听歌手唱歌。

有歌手带动气氛，原本人气清淡的酒吧一下热闹起来，苗彩和赵峰捏着酒杯转回来，话题转到北泉当地的风土人情上，原来polo衫先生顺道来考察北泉市的招商和土地政策，总部集团打算在这里启动个投资项目。

时间其实不算晚，林霜起身，执意要告辞，男人间的话题也在此终止——polo衫先生要‘顺道’送林霜回去。

林霜没有拒绝。

她在酒吧门口等，趁机抽了根烟，抱着肩膀，缓慢又轻佻朝着广告牌吐着一稀薄的烟圈。

初夏的风微凉，撩着她水一样的白衬衫，发丝拂过面颊，五光十色的广告灯笼在身上，像霓虹灯下的一副广告画，明明白白诱惑你“吸烟有害健康”。

男人开车从停车场绕过来，正停在林霜面前，饶有趣味的看着她吞云吐雾，她浑然不觉，一支烟后，林霜偏头，咬着丰满鲜艳的唇瓣，有点不好意思的微笑：“糟糕，被你发现了。”

polo衫先生摸摸下巴，眼里是惊艳：“你抽烟的样子很美。”

林霜嫣然含笑，秋波流媚。

车子是宝马六系，偏商务的车型，一线城市牌照，车子不算壕到路人啧啧侧目，也区别于满大街的代步车，邀上车的女生能满足物质需求，心理上也毫无“傍款”的压力。

polo衫先生下车，替林霜打开副驾的车门。

他手虚虚护着林霜的肩头，指尖擦过她洁白滑腻的肌肤，做了个请的动作。

林霜往后退了半步，抱手踌躇，笑道：“先要问清楚，阁下女朋友介不介意别人坐副驾？”

“不介意。”男人哈哈大笑，“请阁下放心，我没有女朋友。”

她含笑进了副驾。

车子没开导航，全靠林霜指路，polo衫先生发话：“没想到小城市也有这样漂亮的夜景.......可惜我明天就要回临江市，没有机会逛一逛。”

“附近主干道有灯光秀，市政府花了大价钱布置的，有兴趣的话可以绕路观赏一下。”

“甚合我意。”polo衫先生含笑回她，车子拐了方向，沿着景观大道缓慢开动，半兜风半送她回家。

灯光扑在车内，红蓝紫黄，细碎闪亮。

“林小姐一直生活在北泉市？”

“我在广州呆了几年，去年十月份刚回来。”

男人故作敛眉：“好奇怪，我这些年也去过广州许多次，怎么从未遇见过林小姐。”

“林小姐工作是哪个行业？”

“你看我是像是哪个行业？”她扭头看他，露出一个迷惑性的微笑。

“也许是.......模特？演员？办公室lady？”

林霜哈哈大笑：“我大学念的服装设计，一开始在广州那边做服装助理、服装陈列师，后来和朋友倒腾了一个女装网店，可惜网店经营不善，索性回老家生活。”

她眨眨眼：“是不是让你失望了？”

polo衫先生嘴角浮出笑容，显然和失望不沾边。

车子驶过喷泉广场，前面的路不好走，林霜打算在这下车。

“不知为什么，和林小姐有一见如故的感觉。”polo衫先生有点恋恋不舍，抬手看表，“时间还早，不如我请林小姐再喝杯咖啡？”

她朝他微笑，笑容又带点狡黠：“下次吧，我明天一早也要出门，还要早点回去收拾行李。”

“林小姐去哪儿？我送你。”

“去省会办点事。”

两人的目的地一南一北。

林霜拒绝他的好意：“有缘的话，总有重逢之日。”

“也是.......北泉这边，可能隔一段时间会过来看看。”polo衫先生不无惋惜，而后又兴致勃勃，“再来的时候，我请林小姐吃饭。”

“好。”

林霜下车前，和polo衫先生交换了微信。

临睡前，苗彩给她打电话：“霜霜，你在家吗？”

“在。”

“那.....他呢？你们俩.......”苗彩语气磕磕巴巴，“你们俩怎么样了？”

“他把我送到楼下，自己回了酒店。”

“霜霜.....咳........我问过赵峰，这人是他们公司空降下来的，家里挺有背景的，在临江那边有家族企业......听赵峰说，这种人都有联姻对象，外头都是花花肠子，赵峰他们公司就有不少女同事被他迷住.......”

林霜“嗯”了一声：“我知道。”

“你小心些，我怕你被骗.......”

“我对他没有非分之想，你不用替我担心。”林霜柔声安慰苗彩，“只是交个朋友罢了。”

只是交个朋友罢了，林霜手指摩挲着唇，露出个淡淡的微笑。

第二天一早，林霜收拾行李，搭了个顺风车去省会宛城。

在车上收到polo衫先生的微信。

【林小姐，下次再会。】

林霜不喜欢聊天，对消息擅长已读不回，一个小时后，她回复对方。

【一路顺风，期待重逢。】

polo衫先生也许是忙，这条消息亦是石沉大海。

第4章 奶茶店

林霜大二的时候，在一家奶茶店做过一年兼职，还七七八八记得那些流程，当年奶茶店的老板娘，如今在宛城开了好几家饮品店，经营奶茶、咖啡和甜品，口碑做得很不错。

林霜和老板娘还有些交情，之前打过电话，两人见了一面。

“三四年不见，你这丫头越来越漂亮了。”

老板娘对林霜印象深刻，当年创业开店，林霜是她遇见的最麻烦的兼职生，老板娘从早到晚黑着脸盯着她出错，没办法，养尊处优的大小姐落难来打工，那双盈盈美目蓄泪的时候，老板娘怎么也说不出要辞退她的话。

后来熟悉了，老板娘倒是很喜欢林霜，林霜在服装学院，懂面料和版型，审美又好，成了老板娘的服装搭配师，每回周末两人一起去逛街淘衣服，砍价无能的老板娘瑟瑟站在林霜身后，看她板着漂亮的脸和摊主大杀四方，带着大包小包满载而归时，心里的满足感都快溢出来。

林霜说明来意。

她租的那间店铺就在北泉高中校门斜对面，人流量不少，学校周边几家奶茶店还处在奶茶粉冲兑的阶段，门店环境也一言难尽，林霜想开个口味和颜值都过得去的奶茶店。

“我这几家店主打中高端饮品，消费人群都是大学生和城市白领。”老板娘蹙眉，“你那边都是高中生，消费能力能跟得上么？”

“不加盟品牌，只是想跟你取取经，学点经验。”林霜有自己的打算，“我可以付一笔咨询费，想要你的一部分原材料供应渠道，你放心，我做低消费茶饮，又在北泉市，不存在竞品关系。”

普通奶茶店并不在乎独树一帜的口味和卓越品质，大众口味即可，维持品质和价格的不是配方，最关键的是原材料供应。

“这倒没什么。”老板娘信得过她，又突然乐呵起来，“不过我有个条件.......你每次来宛城，陪我去买衣服，帮我砍价。”

林霜瞄一眼老板娘穿着：“商场衣服不能砍价。”

老板娘这几年消费档次从购物街转到了中高档商场，却总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她对以前感觉念念不忘——店主报出天价，暴跳如雷，咬牙切齿，最后东西跳楼价到手，她看着高手过招，自己在一旁面红心跳，手心飙汗，享受过山车般的刺激感。

“去批发市场买。”

林霜不解。

老板娘板着脸：“我他妈的......就是享受砍价的快感。”

林霜爽快答应，笑嘻嘻的：“没问题。”

她留在宛城，先在老板娘的店里练手，这是一家开在商圈附近的茶饮店，主营高颜值的奶茶和咖啡，毗邻大学城，网红装修，一到周末就有学生和上班族过来拍照打卡。

林霜在操作间负责煮料切水果，从早上八点到中午两点，七个小时站得腰酸背痛，在家躺了太久当咸鱼，体力劳动实在有点吃不消。

过了中午的消费高峰，店里闲下来，林霜掏手机玩游戏，上分的时候，她姑姑又又又给她来电话。

上次相亲失败，林霜姑姑气她态度敷衍，好长一段时间没理林霜。

“霜霜，你有没有空，来姑姑家吃个便饭。”

“姑姑，我不在北泉，您找我有事？”

林霜姑姑问了几句，哎了一声：“是这样，我们领导说起来，上次相亲那个小伙子对你蛮有好感的。”

她一时没反应过来：“谁？”

“就是那个高中老师，爹妈不在的那个。”

林霜拧起了眉尖。

“听说你们上次见面后就没联系了，就是吧........这小伙子人也实在，他不是教的高三么，快高考了工作也挺忙的，我们领导说，他跟你见面后，推了其他的相亲.......霜霜，这小伙子真的挺不错的，是我们领导老公的一个得意门生，北泉高中专聘过来的年轻教师，我们领导在办公室打包票说人好，我昨天看过这小伙子照片，干干净净，看着就不错。”

“霜霜，你要不要再跟他见一见，聊一聊，啊？”她姑姑的语气温和。

林霜听出来了，领导意志凌驾在她姑姑头上。

她开口拒绝：“不用了，我跟他不合适。”

“到底是哪里不合适？”她姑姑又开始唠叨，“可能多接触就好了。”

“我不喜欢当老师的，穷酸又爱较劲。”

“霜霜，姑姑要好好批评你这种腐化思想。老师多好啊，为社会培养人才，社会地位多高，这职业越老越吃香，虽然工资不算高，但等他职称评上去，每年补贴福利还往上涨，收入真不错了。再者老师又不坐班，上完课就能走，每年还有寒暑假，能照顾家庭，教育孩子........”

“再说，人家那边没爹妈。”她姑姑压低声音，“有些事你还不懂，小家庭没负担、没矛盾，你不用受婆家的气，多少人盼都盼不来的好事.......”

林霜嗤的一声，觉得好笑。

她姑姑听着她的轻笑声，话锋一转，语气严肃：“你别笑了，觉得人家配不上你，那你自己呢？你爸还有两年出狱，你亲妈后妈，你那两个弟弟妹妹，以后就不拖累你？你有好工作？好学历？长得漂亮能用一辈子？你又不是20出头的小姑娘，26岁了，这个年龄该结婚生子了，真不能再拖了。”

先不论林霜挑剔，别人挑剔起林霜来，也是头头是道。

“行吧姑姑，那你想怎么样？”

“你不是有他的微信电话么？有空多联系，了解了解对方。”

“知道了知道了。”

林霜敷衍挂了电话。

她换下工作服，打算出去逛一逛。

店里进来一对年轻男女，女孩穿白色连衣裙，看起来像个大学生，笑嘻嘻拽着年轻男人的手臂，两人点了冷饮，挑了个临窗的位子坐下，随意聊着天。

林霜正在一旁路过，听到女孩咯咯的清脆笑声，多看了一眼。

年轻男人穿件灰t恤，侧身和女孩说着什么，满脸柔和微笑，拍了拍女孩的发顶，女孩噘着唇，挖了一勺对方碗中的冰激凌，塞进了自己嘴里。

这男人看着有点眼熟，是和她相亲的其中一位。

更确切的说，就是十分钟前她姑姑口中那个“对她有蛮好感”的“高中老师”。

她的身影在玻璃窗外一闪而过。

周雪拍拍周正的肩膀：“哥，你看什么呢？”

“没什么。”周正回过神来，看了眼自己的堂妹，“端午节要回北泉么？乡镇有龙舟赛。”

“哥你今年要上船么？”周雪眼睛一亮。

“今年不上，我学校有事情。”

“那我不回去了，学校食堂就有粽子吃，我还能出去做个兼职，赚点零花钱。”

“也好。”周正点头，“自己照顾好自己。”

“知道咧，你也替我跟奶奶问个好。”

周正看了眼时间，把面前的冰激凌推到周雪面前：“时间不早，我晚上还有晚自习，先走了。”

“我送你去车站。”

“不用。”他拍拍周雪的脑袋，“我坐公交过去，你也早点回学校。”

林霜有空的时候，喝遍了宛城大大小小的连锁奶茶店，正巧遇见家闭店的奶茶店转让设备，林霜低价入手，事情办妥，顶着微凸的肚子回了北泉市。

苗彩看见她穿衣风格换了个路线，高腰迷彩裤配马丁靴，黑色t恤下截露出雪白腰线，高扎马尾，妆容也是烟熏款：“怎么走潮酷风格了？”

“胖了六斤。”林霜吸了口气，摸摸自己的小肚子，“以前的裤子都紧了。”

她脸颊鼓起嘭嘭的肉，像丰盈的霜雪，可是胸脯也涨了个cup，挡不住的前凸后翘，苗彩嫉妒得啧啧摇头：“要我说，也别开什么奶茶店，不如你干老本行，开女装店得了，就你这品味，往门口一站，还怕生意不火？”

“不想再干这行了。”林霜淡声道，“太累。”

“奶茶店就不累啦？你换条路重走，应该会更难哦。”

苗彩自己也是从宛城回北泉开美甲店，这几年店铺也没少折腾。

“试试呗，闲着也是闲着。”林霜倒没什么忧虑，“反正投入资金小，黄了就关店。”

她虽然是一副轻描淡写的姿态，却开始连轴忙起来，办理经营执照，准备店铺，跑装修市场，有一个经营证很难办，苗彩有经验，带着林霜跑了好几次。

“你真的和以前不一样。”苗彩笑道，“霜霜，你真的变了好多。”

“我以前是怎么样？”林霜问她。

“以前你在学校，有事都是指挥身边的人跑腿，自己从不动手，连值日倒垃圾也不干，就很......公主病啦。”

那时候林霜家境优渥，长得漂亮，身边围的朋友不少，属于眼高于顶型。

林霜也笑了：“我那时挺讨厌的是不是。”

“可是大家还是喜欢你呀，有一阵子女同学流行在脖子上戴串珠项链，你零花钱多，一口气买了好多根，让大家挑着喜欢的拿走，有个同学喜欢宝葫芦样子的，可惜那个样子的都被挑光了，你把自己最好的那根给了她。而且男生也好喜欢你，私下都说你笑得好甜好可爱。”

林霜不太记得项链这事，但也听出来了，自己纯属人傻钱多型。

正是天热的时候，林霜每天在家改良奶茶配比，往苗彩的店里送奶茶试喝，一天两桶，从不重样。

味道超出预期，不比商场的奶茶店差多少，苗彩在朋友圈打广告“做美甲送双份奶茶”，招徕顾客，好几天生意都不错。

文具店在高考后撤店，林霜接手，店铺面积不大，大约20平，长方形，留下操作台后还有一部分空地能摆桌椅，装修设计稿是林霜自己画的，走的是文艺风，林霜花点钱找了个室内设计师把关。

装修是苗彩店里用过的装修师傅，林霜负责买材料和盯梢，师傅动工敲墙敲天花板，林霜结结实实在店里吃了好几天灰，又因为赶着后头的水电和设备入场，林霜央着师傅加班，有时候晚上都还在店里忙。

装修师傅下工晚，林霜前前后后跑了一天，过来店里看看，走之前站在角落抽烟，低头回微信。

【林小姐平时有什么爱好？】

polo衫先生兴许在健身房，发来一张高空楼层俯瞰江景的美照，玻璃上倒映着健身器材。

【挺多的，看电影、听音乐、运动、旅游.....】

【爱好广泛，林小姐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让你失望了，都是三分钟热度，转身就变心的程度。】

林霜甩出一张“不学无术”的表情包。

那边回了一个笑脸。

【不过......我有一项兴趣爱好持续了很多年。】

【？】

她缓缓打出三个字：【异性恋。】

手机那端的人发来语音，带着浓浓的笑意：“好巧，我和林小姐志同道合。”

面前有人路过，学生们叽叽喳喳的说话声。

“这家文具店搬走了？装修是要开什么店呀？”

“都毕业了，开什么店都和我们没关系啦。”

“寒暑假还可以回来吃吃逛逛呀。”

林霜扭头，看见一群学生路过，七八个男孩女孩，都是年轻稚嫩的面孔，男孩子脸上都带点红扑扑的酒晕，应该是刚高考完的学生，在学校周边聚会。

两个学生围着个年轻男人，眉飞色舞聊着什么。

男人不经意侧首，目光扫过，最后落在站在角落的林霜身上。

“走吧走吧，他们已经开好了包厢，在等我们了。”

“今晚我要当麦霸，谁也别和我抢。”

人群嘻嘻哈哈往前走。

林霜进了店铺，摘了身上的围裙，关灯，拉下闸门往外走。

身后响起脚步声，有人喊她：“林霜。”

“周老师。”林霜挑眉，“好巧。”

这次他没穿衬衫西裤，灰t恤加黑色运动裤，举手投足之间身体线条流畅多了。

“你好......”他大步迈过来，“好久不见。”

距上次相亲也有一个多月。

林霜微笑，手揣在背带牛仔裤兜里，等他说话。

“我和班上学生在这附近聚餐。”周正转头看看奶茶店，目光疑惑，“你这.......”

“我租的店铺，打算开间奶茶店，这几天在装修。”

周正露出个恍然大悟的表情，看了看她，看了眼店铺：“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么？”

“没什么需要帮忙的，不劳烦周老师。”

他点头，顿了顿，略有些局促：“上次见面后，我有给你打过几个电话，不过都没打通.......”

林霜没存他的电话，微笑解释：“真不好意思，这一阵子太忙，我可能以为是骚扰电话，不小心拉到黑名单里去了。”

他的好友申请她也一直没通过。

周正垂眸，抿了抿唇。

“对了，周老师。”林霜想起姑姑的电话，语气带笑，“上回相亲的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以为已经结束了呢，哪想我姑姑又提起这事。”

她微笑直视着他：“周老师也知道的吧.......我们两个各方面都不太合适，其实没必要再浪费大家的时间。”

他抬头看她笑容明艳，动了动唇：“你上次说的那些........你的一切，对我而言都不是问题，如果有可能.......我们也许可以.......”

林霜像听了个笑话，抖着肩膀，咯咯张扬笑起来，他看着她笑，后头的话不吞不吐，如鲠在喉。

她目光柔柔，嗓音如天籁：“对不起呀周老师，可你的一切，对我而言都是问题。”

“周老师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她唇角含着笑，是那种漂亮的、肆意的，杀伐决断知道自己足够能应对的笑意。

周正眼神像迎风的火苗，神色却还维持着镇定，甚至有些温和无奈，牵了牵唇角，模糊的笑，注视着她，半晌轻声回应：“好吧.....”

两人一时都没说话。

林霜朝他身后瞟了一眼，转身要走：“你的学生好像在等你，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周老师再见。”

他朝她点点头，亦转身离开：“再见。”

路灯晕黄，晚风拂去燥热，两人左右分明，背影隔出漫漫人海。

第5章 荷塘村

周丰就在北泉高中的附属中学念初三，正好中考结束，周正替他收拾宿舍行李，给顺仔打电话：“阿顺，你今天车子没有空？我带小丰回去。”

顺仔是同村人，职高毕业后在外地打工，后来买了辆二手车，回北泉市跑滴滴：“有空，我现在人在宛城，下午来接你们啊。”

“好。”

周正拍拍堂弟的肩膀：“走，我们先出去逛逛。”

兄弟两人出去吃了个饭，又去理发店剪头发，周正给周丰买了身衣服，两人路过手机店，周丰跳在周正背上：“哥，正哥，我要是能考上北泉高中，你给我买个手机呗。”

去年周雪念大学，爸妈给买的手机，周正买的电脑，让周丰羡慕了好一阵，今年他要上高中，也想要个电子产品。

“学校禁止带手机，我要是当你班主任，第一个收缴的就是你的手机。”

“哥，你下学期带高一啊？”

“高三。”

“那没事，你给我买个，我藏好点就行了。”

周正表情酷酷的：“我可以跟你班主任举报你。”

周丰哀嚎一声。

周正去了趟超市，买了些肉和菜，又买了些面包八宝粥之类的软烂甜食，等到下午，顺仔开车来接，把周丰行李被褥都塞进车里，一行人开车回了荷塘村。

村子靠近莲花峰，在一个山坳里，风景秀丽，地下水丰富，池塘多，水里种了不少莲藕，因此村子的名字就叫荷塘村。

事先打过电话，周正奶奶早就在村口等，见到顺仔的车喜笑颜开，先摩挲着周丰，再拉着周正，笑眯眯的：“回来了，家里正在炖鸡，就等着你两回来起锅。”

老人家今年七十岁，身体还算硬朗，就是牙口不好，饭菜嚼不动。

“顺仔，顺仔，你也一起来，留在家吃饭。”

“不了奶奶，我还得回市里跑车，不吃了。”顺仔帮周丰卸下行李，车屁股一溜烟又窜走了。

周丰爹妈正在厨里烧火做饭，听见声音出来，周二叔先摸摸自家儿子的肩膀：“小子，考试考得怎么样，能不能考上北泉高中？”

“北泉高中有什么难的。”周丰成绩尚可，又有周正的小灶辅导，自信满满，从他爹的大掌下逃脱出来，一进家门就往自己房间钻。

周二叔又拍周正的肩膀：“阿正，来来来，先坐着吃点东西。”

进门第一口照例是周正奶奶做的糖水鸡蛋，奶奶守着周正，唠唠叨叨问他：“上课累不累？你这嗓子听着还不好啊，明天我去山里薅点金银花给你泡水喝。”

“好多了。”周正低头吃东西，“明天我陪您一起去。”

晚饭在二叔家吃的，周雪也打了电话回家，说自己暑假可能不回家，留在学校打工，等到农忙晒谷的时候回来住几天。

吃完饭后，周正搀着奶奶回了隔壁自己家。

周家两个儿子，周正的爸爸和二叔，村里分的住宅地，两家紧挨在一起，周丰家的房子是六七年前新起的三层小楼，外墙贴了瓷砖，屋顶也做了晾台，在村里算是装得还不错的房子。

周正家是他父母去世前造的二层砖楼，风吹雨晒已经有些年头了，当年事情出得突然，房子还没竣工封顶，只修起了毛坯外壳，也是周正大学毕业后才把房子修修补补，封顶刷墙，算是落成。

一楼主要是厨房、储藏间和两个大房间，周正的爷爷奶奶和父母同住，后来爷爷病逝，一个房间放着旧物，周正奶奶住了另外一间，周正的房间挪去了二楼，乡下的房子都造得阔，屋里空荡荡的，周正屋里也只有木工打的床、衣柜和一张书桌。

他半夜睡不着，从床上起来，借着月光在桌肚里摩挲出一把生锈的口琴，靠在椅上呜呜吹了两声，曲调艰涩喑哑。

奶茶店硬装投入没有太多，装修的工期也尽量缩短，很多小活都是林霜自己亲力亲为，半个多月，林霜一天天眼见着瘦下来，苗彩的脸却越来越圆，等苗彩反应过来，已经为时已晚。

她和男友的感情稳定，最近两家在商量结婚的事情，本来就打算减减肥穿婚纱，这下好了，减肥路上又因为林霜加了一重阻碍。

周正在老家住了几天，回学校开会的时候，听见女老师聚在一起闲聊：“学校外面新的奶茶店在装修，招牌已经挂出来了。”

“是不是叫‘长留山’的那家？名字文绉绉的。”

“我路过时也瞄了一眼，里面看起来很漂亮，不知道奶茶口味怎么样。”

学校年轻女老师都爱喝奶茶，奈何学校周边的奶茶店口味一般，只有市中心几家店口味尚可，但离得不近，只有隔三差五叫个外卖解馋。

开完会出来，周正路过奶茶店，地上架了三角梯，林霜站在梯子上摆弄投影仪。

门口的感应铃叮咚一声。

她听见声音扭头，周正伸手扶住梯子：“小心。”

“是你啊。”

林霜停下手中的动作，不冷不热打招呼。

距上次见面也过了些日子，她以为这人不会再出现了。

不过说起来，奶茶店就开在学校旁，总有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时候。

周正神色平常，那天的对话仿佛烟消云散，在他身上看不出丝毫痕迹：“刚路过这里，看见你攀在梯子上。”

“高考结束了，周老师怎么还在学校？”

“今天教研组开会。”周正抬头看她，“你在弄什么？”

“投影上有个对孔。”她眯着眼调整方向，在梯子上踮了踮脚。

“不如让我来试试？”

林霜看他：“你行么？”

“班上都有投影，我们经常用。”周正伸手，“把东西给我吧，我来，你这样不太安全。”

林霜站在梯子上，低头看他，几秒之后，突然笑了笑，从梯子上下来：“那就多谢周老师了。”

周正捣鼓了两下，很快从梯子上下来：“好了，你试试吧。”

她站在吧台遥控开机，调试画质和焦距，扭头冲人道谢：“谢谢。”

周正把梯子收好，回了声客气，而后走出了奶茶店。

站在店门口，他又回头：“我这几天都在学校值班，如果有需要帮忙的时候，可以找我。”

林霜牵着嘴角笑了笑，低下了头。

奶茶店的软装是林霜一点点布置的，北泉市没有规模的装饰市场，店里绝大部分用品都是林霜在网上淘的，大到桌椅的款式和尺寸，小到一张标签贴纸，东西琐碎又花心思，林霜每天早上九点到店，一呆就是一整天。

周正租的房子就在学校附近，从家里去学校，绕一条路能经过她的店铺，总看到她盘腿坐在地板上，带着棉线手套，挥着纤细的胳膊拆快递，组装用品。

他仅仅是路过，可看见她在忙，总会不自觉走进去，次数多了，林霜笑话他：“周老师是来做暑期工的么？我是不是要先跟周老师谈谈薪资。”

周正肤色不白，脸颊染了一点红，低头瞧不出他的窘迫，他把组装好的凳子抬起来，心平气和：“习惯了，学校里装东西，布置现场，基本都是男老师做的。”

“你就当是个朋友吧。”周正闷头说话，“好歹也算是认识了。”

林霜瞟了他一眼，没有回话，也不干涉，站起身来：“我出去买包烟。”

学校周边的商店禁烟，她去了挺远的一个小超市，再回来时，周正已经把箱凳都装好，正在装地上的地插。

林霜站在门口抽了根烟。

他穿洗得发白的纯黑t恤，弓着背半跪在地上，黑发浓密，但理得很短，后面脖颈拱起一个小小的凸骨，瘦而韧的弧度，薄软的衣服贴在身上，肩背线条居然流畅又漂亮。

周正办事利落，手下丝毫不停，把林霜半天的活都提前干完，再麻利收拾地上的工具，打扫地面，娴熟得不像个高中老师，像个手艺师傅。

角落里摞着这几天积攒的包装盒和装修余料，周正扭头问她：“我叫个人过来，把这堆东西处理了？”

“好。”

林霜以为他会找个处理建筑垃圾的人来清理现场，哪想很快来了个废品站的师傅，把那堆积如小山的废品都称斤卖了，还付给了她五十块。

店里瞬间干干净净。

说实话，有用的男人，有时也挺好用的。

第6章 卡布奇诺玫瑰

店内装修忙完，就没什么大事，剩下只是通风透气，等原材料送来准备开业，林霜累了好些日子，松松筋骨在家歇了几天。

她从一个无业游民翻身成了老板娘，新店要开业，那也要有个新气象，林霜去苗彩店里做了个新款美甲，紧接着去了美容院按摩做脸，最后去了趟美发店。

林霜的头发是冬天烫的大波浪，天热了想换个清爽点的发色发型，选了个奶茶色的卷发，理发店的tony老师误打误撞，多加了一道染剂，洗护出来，头发颜色是玫瑰金里带点粉调的奶茶色，整间店的人都哇了一声。

店里好几个做头发的年轻女生看见她的发色，点名要同款：“这个好看，我也要染这个颜色。”

连理发店老板都出来观摩：“林小姐，能不能邀请你做一次我们店的发型模特，拍几张照片，我们主推这个当季发色，作为酬劳，可以给你免单。”

林霜不缺这点钱，拒绝了店主的邀约，不过还是心情大好，办了美发店的卡。

奶茶店准备开门营业的时候，北泉高中已经进入了暑假，整个学校空荡荡的，人潮涌动的学生街也是门可罗雀。

学校的老师难得在短暂的暑假喘一口气，周正单身，也没什么娱乐活动，人又好说话，隔三差五顶替其他同事在教务处值班，下楼去取登记表，同事递过来一杯奶茶：“周老师也来一杯。”

“哪来的？”

“门卫老张说校门对面奶茶店送的。”

林霜在店里试手做奶茶，送到隔壁店铺做人情，还剩几杯送到学校的安保室，想和门卫室混个脸熟。

奶茶店还未正式开业，但玻璃窗已经撕下了保护膜，墙上贴着可爱的茶饮贴纸，临窗的电子屏上切换一帧帧图案诱人的饮品图。

林霜正在一口口试喝奶茶的味道，看见周正进来，问他：“周老师今天又值班？”

他看到她的新造型，站在门口顿住脚步，下意识点头：“开始营业了么？”

“这几天在备料。”林霜递来一杯，“还没有正式开始，帮忙尝尝，口味怎么样？”

他很少喝饮品，给不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只能如实点头：“很好喝。”

林霜倚着吧台，慢悠悠问他：“周老师，学校哪天开始补课？”

周正瞟了她一眼，一本正经回她：“学校并不支持暑假补课。”

“不过。”他顿了顿，回复极其书面，“学校积极响应同学的学习热情，从七月二十五日开始，准高三全年级开放自习教室，高二年级从八月开始陆续安排学生自习，每日轮流安排老师维持秩序，其他年级，初中部和高一都是九月一日开学。”

林霜第一次听他正儿八经说瞎话，忍俊不禁：“啧，今年教育局举报热线很忙吧。”

周正脸颊也浮出一点笑意：“学校和学生都有自己的立场。”

眼下是7月初，高三补课还有一段时间，北泉高中的高三年级人数庞大，一个年级有二三千人，林霜心里琢磨着把奶茶店的正式开业时间定在7/25。

周正看她低头翻看日历，想了想，开口说话：“其实24号那天学校就有大批学生返校，有不少是住宿生和周边县市过来的复读生，同来的还有学生家长，这一天学生们熟悉学校环境、准备生活用品，应该会很热闹。”

“是么，多谢周老师提醒。”

高三学生归校时，林霜想搞点开业噱头，灵机一动：“周老师。”

“嗯？”

“高三的同学都很看重高考题对吧，我记得还有个人手一本的神器，叫《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对......”

她笑笑：“等学生返校的时候，我做个主题活动，买奶茶附赠今年高考真题，你觉得怎么样？他们买不买单？”

如果是十年前的少女林霜，一定要指着鼻子骂这家奶茶店主丧心病狂，然而消化不良地喝下这杯奶茶。

周正语结：“这个......学生们喜不喜欢我不敢肯定，至少所有家长会很喜欢......”

一份高考试卷，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同学们劳逸结合，身心都是享受。

她这个奶茶店也能在校园内名噪一时。

林霜笑盈盈看着他：“周老师能不能帮我下载一套今年本省的高考卷？”

“当然可以。”

林霜加了周正的微信：“那就麻烦周老师了，给我电子文件就行。”

抛开相亲不谈，在这个立场上能交个朋友，其实也不错。

\*\*\*\*\*\*\*\*\*

学校不上课，奶茶店还是要继续开，林霜在门口挂出了试营业的招牌。

苗彩带着一帮老同学过来捧过场，送了开业花篮和招财猫过来，贡献了第一天的营业额。

老同学在奶茶店里各种拍照发朋友圈，和林霜叙旧拉关系。

“霜霜，你怎么这几年都没有回北泉啊，我们好几次同学聚会都找不到你。”

“对呀，你以前那个手机号也停用了。”

“大家都以为你失踪了。”

“上班太忙了。”林霜浅笑。

“来来来大家喝奶茶。”苗彩招呼大家，“这个冰激凌好好吃，大家来帮我分担下，我不能再吃了，太胖了。”

付敏也带着漆杉来看林霜，漆杉整天跟同学在外撒野，晒得皮肤发黑发亮，被林霜塞了一碗草莓冰沙，埋头吃得倍香。

店里还没有招聘员工，只有林霜一个人看店，付敏环视空荡荡的店，不无担忧：“客人多不多？一天的营业额能有多少？”

“淡季嘛，就是这样的。”

奶茶的定价在七八块上下，最便宜的柠檬水4块，最贵的也才12一杯，试营业还有优惠，一天的营业额连房租都不够。

林霜慢悠悠的翘腿，一点看不出心急。

“好吃，姐，你也在我们学校外面开家店呗。”漆杉凑过来，嘴巴发红，“我每天给你捧场。”

投喂过的孩子跟她有感情共鸣，林霜无聊逗他：“你要是能考上北泉高中的附属初中，如果我这店没倒的话，你可以每天过来蹭吃。”

“那可太难吧。”漆杉皱眉。

付敏出门，去附近几家奶茶店晃了晃，回到店里替她操心：“另外几家也没什么人，等开学就好些了吧，那时候学生都上课了。”

她和漆雄开的五金店，也多少能传授点经验：“开店要和周边店铺搞好关系，一开始多少会有挑事的人，还是要和气生财，门口最好安个监控，如果请人帮工，账目要盯清楚，小处最容易被偷钱.......”

漆杉听得耳朵生茧，冲着老妈连连摇头。

人都这样，付敏年轻的时候还是挺酷的个性，年纪大了开始喜欢唠叨了。

林霜送走付敏和漆杉，听见“叮咚”一声，有人上门。

“请问是林霜林小姐吗？烦请您签收下花。”

是一大捧精心包装的鲜花，装在精美的礼品盒里。

卡布奇诺玫瑰花，花瓣娇嫩丝滑，温柔的奶茶色，高级又浪漫，北泉市的花店没有这样的品种，专门从宛城的花店送过来的。

主顾来自几百公里外的临江，polo衫先生得知她成了奶茶店老板娘，给林霜一点小惊喜。

林霜问他。

【为什么是卡布奇诺玫瑰？而不是发财树。】

对方忍俊不禁：【它有很美的花语。】

“不期而遇的温柔和无休止的爱。”

林霜更新了自己的微信头像，她的发色和玫瑰花很配，脸颊枕着花枝，眼帘微坠，长睫如羽，神情楚楚，容颜比玫瑰更娇艳。

polo衫先生及时发来赞美。

【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动人的卡布奇诺玫瑰。】

那几天所有进店的客人都附赠一支娇贵的玫瑰花。

林霜之前的微信头像都是网图，第一次换成自己的照片，苗彩很快就发现端倪。

“谁送你的玫瑰花？”

“你男朋友的那个同事。”

polo衫先生名字叫左源，苗彩跟着男友叫他左总，吭吭哧哧问林霜：“你们两个发展到哪步？”

“普通朋友，没事聊两句。”

真的是只聊两句，对话经常在趣味的地方戛然而止，从不拖泥带水，喋喋不休。

适度的聊骚让人心情愉悦，谁管对话有没有营养，也不在乎事后回味起来会不会起鸡皮疙瘩。

苗彩试探问她：“你喜欢左总？”

林霜欣赏自己的指甲彩绘：“好看的男人你不喜欢？”

更何况polo衫先生有金钱加持，视觉上足够光鲜亮丽，品味和腔调都还算可口。

至于其他的缺点，林霜可以忽略。

林霜从高中开始谈恋爱，几任男友都是帅哥型，高大英俊，青春洋溢，俊男靓女站在一起，分外吸引眼球。

“听说他有好多女伴.......”苗彩皱眉，“霜霜，这种人都挺花心的。”

“我又不是找男朋友。”林霜眉眼懒洋洋的。

她只是单纯生理上想睡他而已。

手机有信息进来。

polo衫先生在马场的照片，纯血马颜值极高，皮毛油滑发亮，在草地里扬蹄奔跑，马上的男人......姿势摆拍得不错。

【下次有机会可以教你骑马。】

【敬谢不敏，我被马踢过，这辈子都不打算再靠近它。】

polo衫先生抛出问题：【踢过？】

【小时候淘气，偷偷溜进马戏团，揪马尾被一匹马尥蹶子，它狠狠踢我一脚，害得我哭了三天。】

林霜附赠一张哭脸表情包。

那边缓缓打出三个字。

【小可怜。】

她卖乖：【远离悲剧，不然我要升级成大可怜。】

第7章 口红

林霜在当地劳务网站发了招聘信息，招奶茶店店员，做六休一，基础工资不算高，不过上班时间很有弹性，早上十点上班，下午七点下班，主要工作时间集中在中午和下午两个放学时间。

面试了几天，最后招了个红头发的叫娜娜的年轻女生当店员。

新员工上手，最先学的是卫生清洁、背配方和煮料，林霜放手教人，自己在吧台管收银，北泉高中周边还有些辅导班和画室，奶茶店开了些日子，多多少少也有了点客源。

暑假常有男学生回校，约着在篮球场打球。

一群人打完球后，看见学校对面新开的奶茶店，大汗淋漓来店里买奶茶。

推门进去，店里开着森森冷气，射灯又亮，年轻店主坐在吧台上看杂志，发色张扬，五官明艳，皮肤剔透，整个人晶莹到发光。

一群淌着热汗的男生站在门口都打了个激灵，呆若木鸡，不敢迈步。

“欢迎光临。”林霜抛下时尚杂志，含笑招呼客人。

“同学们要喝点什么？试营业有优惠哦。”

她在十几岁男生眼里漂亮得太有杀伤力，几个男生怯怯点完单，灰溜溜拿着奶茶出门，走在烈日底下才缓过来。

“我靠，这老板娘也太正了，我都吓得说不出话来了。”

“是真人吗？是真人吗？还是幻觉？”

“嗳，要不要去问个微信啊？”

周正和几个同事打球，中场休息，在树荫下仰头灌了半瓶矿泉水，听见路过的男生说话，张凡手肘撞了撞周正，挤眼睛：“学校对面那家叫‘长留山’的奶茶店，听说老板娘长得很漂亮。”

张凡是体育老师，以前和周正同住一间教师宿舍，后来买房搬了出去，和周正关系一直很不错。

“是么？”周正额头闪闪发亮，撩起衣摆，抹了抹满头的汗。

“要不要一起去看看？哎，周正你别走啊。”

周正抡球，一跃灌篮，折身抛球给张凡：“不看，来打球。”

门口“叮咚”一声。

客人推门进来，两男三女，林霜一看其中的周正，知道这几个应该都是北泉高中的老师。

她以前一直以为老师在暑假就是旅游观光、在家休息，开了这家奶茶店，才知道老师也有值班、培训、开会，好像不是完全清闲的样子。

谢晓梦目光锁定林霜，从上到下仔细打量了一眼。

是张凡请大家喝奶茶，说校外新开的奶茶店不错，老板娘也漂亮，还特意在谢晓梦面前强调：“听说比咱们的晓梦女神还漂亮。”

谢晓梦是英语系毕业，在北泉高中教了两年书，在全校的女老师里是最漂亮最时髦的，自己也是心高气傲型，算是学校的“高岭之花”。

店里的工作装还没送到，林霜为了干活清爽，扎着丸子头，绑丝带，穿简单的长款t恤，腰封束出不盈一握的纤腰。

是那种美艳型的漂亮。

“老板娘，你这奶茶店挺漂亮的啊。”张凡若无其事在林霜面前，往吧台上一靠。

“谢谢。”林霜微笑。

女老师都在打量店内的陈设，谢晓梦点单：“老板娘有什么推荐饮品吗？”

“今天天热，点个水果冰激凌类吧，这周有八折活动，挑个最贵的就好。”

老板娘说话还蛮耿直的。

“那就来个莓莓奶昔。”谢晓梦转身，几个女老师都点了各自要喝的，张凡也点了杯冰茶。

“周老师，你呢？”

“一杯柠檬红茶。”正是上次林霜请他试喝的那款，他觉得好喝，记下了名字。

店内投影墙上放着老电影，玛丽莲梦露穿着连衣裙跳踢踏舞，足够转移客人等待期的注意力。

奶茶周正买单，他输球给了张凡。

周正没带钱包，在收银台前调出手机付款二维码，林霜下完单，抬头乜他，眉尖一挑，悄悄伸出一根洁白纤细的手指，指尖轻轻触在他的手机屏幕上，把手机下压，推出扫码框，面容带笑，红唇无声翕张：“请你。”

周正一愣，摇了摇头，又把手机推过来。

林霜扬起眼尾，细眉斜飞入鬓，镶着水晶钻的指甲“叩叩”敲在他手机屏幕上，一副“你不听话”的神色，另一只手在收银机上“啪”的敲了一下，转身去调小料。

一旁谢晓梦几个在商量月底同事结婚的事情，开学后就要忙起来，很多老师的婚礼都安排在寒暑假的周末，有女老师问：“周正，宋老师结婚请了你没，你去不去？”

“他当然去，我和周正都是伴郎。”张凡乐呵，“你们不会是伴娘吧。”

“周正还当伴郎？去年寒假当伴郎挡酒，他可是睡了整整一天。”

周正收了手机，转身：“这回换张凡喝酒，我不喝。”

奶茶陆续做好封杯，临走之前，张凡笑嘻嘻问林霜：“能不能加老板娘一个微信，以后我们再点奶茶，可以提前说一声。”

林霜微笑拒绝：“不好意思，我们店开没有开通微信，如果订外卖可以直接打店里的电话，我们也在申请外卖平台，以后可以通过平台下单。”

张凡挠挠头：“好吧。”

一行人陆续从奶茶店出来。

一辆车堪堪停在路边，驾驶座出来个穿衬衫的男人，手中握着束玫瑰，抬头打量眼前的奶茶店。

男人身高腿长，相貌英俊，行步之间还朝谢晓梦一行点头微笑。

几个女老师都愣了两秒，男人从他们身边擦肩而过，拉开了奶茶店的门。

“你怎么来了？”几人听见奶茶店老板娘略带惊喜的笑语。

周正回首看了一眼，林霜从吧台绕出来，笑吟吟迎接来人。

女老师们嘀咕：“好帅。”

“那是老板娘男朋友？”

“我的妈啊，俊男配美女，这也太赏心悦目了。”

张凡目光向前，啧了一声，撞撞周正：“这车七十多万，我们不吃不喝，十年工资够不够买得起一辆？”

polo衫先生今天穿的是商务衬衫，白衬衫料子软，偏偏版型又挺括，光泽感极强，衬得人挺拔又魁梧。

林霜还是觉得他穿黑色polo衫比较耐看。

白衬衫制服感太强，配上男人的体型，难免有点故意炫耀的腔调。

周正脸色平静，拎着奶茶回到了办公室，收拾教案出学校，从奶茶店路过，那辆七十万的车已经不见，林霜不在店里，只有红头发的店员坐在吧台上玩手机。

polo衫先生带来的是在花店随手买的红玫瑰，林霜抱着花道谢：“以前我不喜欢玫瑰，总觉得玫瑰花庸俗，但现在收到花，心里竟觉得很高兴，不知道是我庸俗了，还是花变漂亮了。”

“大概是你读懂了玫瑰？”

“也不是。”林霜叹口气，认真回想，“大概以前见多了家里插瓶的、那种脏兮兮的撒着金粉的假花。对了，还有手机里的那种乡土表情包，你记不记得，屏幕上跳出一片抠边的玫瑰花，缀着一圈闪闪发光的边界，同时还伴随着彩体的大字，家人朋友们，早上好。”

林霜耸耸肩膀：“现在这种假花和表情包都绝迹了，视线里的玫瑰花都干净漂亮了。”

男人笑得前仰后伏。

林霜回家换了一身衣服，黑色连衣裙，蓬松的裙摆下露出纤细光洁的一双腿，踩着双黑色缎面高跟鞋，和polo衫先生的装束极登对。

时间不早，林霜带他去了一家本地特色菜馆吃晚饭。

北泉当地有一道特色菜，俗名叫菜卷，也叫翡翠包，是擀得薄如蝉翼的绿豆皮，包裹住几样彩色食材，自吃自卷，绿豆面皮是后厨现做的，送上桌时仍是软烫绵软，服务员叮嘱食客趁热吃。

polo衫先生对这道菜颇有兴致，林霜文绉绉解释了一番，要水洗手，十指纤纤托着食材，亲自替他服务。

他在一旁赏心悦目看着。

“左总是来北泉出差的么？”

“只是路过。”他只是出差路过本省，绕道至北泉多留一日。

“上次走的时候，记得说要请你吃饭。”

“我以为左总只是客气，原来是一诺千金。”林霜甜甜一笑。

这一顿饭吃得宾主皆欢。

餐馆毗邻商场，polo衫先生提议逛一逛：“来得匆忙，也没有给你带礼物。”

言下之意很明白，让林霜随便挑随便选，他买单。

林霜面色带喜色，欣然应诺，在一处化妆品柜台驻足，指尖触触自己的唇珠，含笑：“忘带口红出门，刚刚吃饭把口红都吃掉了。”

她很快挑了一支口红，背身对他，低头看化妆镜，唇峰沾了颜色，一点点覆盖本来的唇色，而后抿抿唇，回头问他，淡淡的笑容：“好看吗？”

柜台的灯极亮，她的眉眼颜色很浓，眼珠清澈，睫毛尖上有星光在跳动，圆润鼻尖是淡绯色，往下是饱满又艳丽的唇。

这漂亮的唇轻轻抿了抿，唇角勾起俏皮的弧度，露出脸颊一颗米粒大小的笑涡。

游戏人间的polo衫先生，心猛然跳了下。

口红不贵，平价品牌，商场的刷卡机有点涩，丝毫不能发挥刷卡时淋漓尽致的状态。

两人出了商场，商场外是跳广场舞的阿姨爷叔，周边围观的群众不少，两人从人群中穿过，polo先生适时握住林霜的手。

她的手指长而软，指甲上的水钻光滑，此时乖乖呆在男人的掌心里。

polo衫先生捏着柔软滑腻的手，禁不住捏了捏，换了个握姿，变成了十指交缠。

停车场的路不太平整，林霜穿着八厘米的细跟高跟鞋，走得小心翼翼，脚下突然一滞，她身形微晃，polo先生的手下滑，适时握住她的腰。

她的鞋跟卡在花砖缝隙里，白嫩脚尖踮着，整个人半歪在他怀中，还不忘道谢：“谢天谢地，幸亏你扶着我。”

“小心。”男人低头看着怀中人。

停车场灯光微暗，气氛刚刚好，角度也刚刚好，polo衫先生探身吻人，林霜往旁微侧，他的吻堪堪擦过她娇嫩的脸颊。

林霜扶着他的肩膀，发出轻笑。

“不可以吗？”男人声音低醇，指尖抚在她脸颊。

她噙着艳丽的笑：“我涂的是唇釉，很容易弄花脸。”

林霜指尖摩挲他的衬衫，眯起眼：“而且这种衬衫的面料只能干洗，粘上口红印很难去除。”

polo衫先生第一次吐出酸不溜秋的文艺腔：“也许衬衫也喜欢口红的颜色。”

她乐不可支，弯腰去拔自己的鞋，笑说：“左总可以投稿当文艺诗人。”

高跟鞋的鞋跟歪了，原本两人打算去酒吧坐坐，林霜只能说抱歉：“只能劳烦左总送我回家。”

“或许我可以去商场给你买双新的高跟鞋。”

林霜婉拒：“有一种说法，男人送女人鞋，意味着分离和送别。”她目光楚楚，仰头望着他，“我不喜欢你送我鞋子。”

“你明天一早就要走，也该早点回酒店好好休息才是。”

她执意要回去，polo衫先生不无失望，依然保持着绅士风度：“好吧。”

当天晚上，林霜的名字从“林小姐”改成了“霜霜”。

第二天上午，polo衫先生来奶茶店跟林霜道别。

林霜俯在车窗和他细声话别，polo衫先生情意绵绵：“下次再见。”

“再会。”她语调温柔，“谢谢你今天的白玫瑰。”

男人眼里闪着恋恋不舍的光，林霜意会，微微低了低头，给予一点甜头。

他琢了琢林霜的脸颊。

林霜退后一步，袅袅婷婷站着，面带微笑，看着车子发动远去。

她视线往回撤，正见马路对面绿树蔚然成荫，树下站着个年轻男人，默默注视着她。

“嗨，周老师。”

周正提着个印刷厂的袋子走向她，语气温和，甚至带着点稀薄的笑意，望着车子消失的方向：“是你男朋友？”

林霜微笑不说话。

她目光落在袋子上：“周老师拿的是什么？”

“这个........你上次说要高考试卷，我重新整理了下，给你看看。”

第8章 单科状元

既然是开业噱头，附赠的高考试卷就不在乎纸张质量和卷面的实用性，周正把高考卷重新排版，直接做成了类似于超市广告宣传的成品，他带了样品给林霜看看。

林霜当时也只是头脑一热，她没想那么复杂，问周正要高考卷电子版，打算直接找个复印店打印个几百份，每份奶茶随机塞一份进去。可她忘记了，复印店的a4纸又大又软，其实抽拿不是那么美观方便，还要费人力重新包装。

“谢谢，我都没考虑到这些问题。”林霜把卷子拿在手里看，赞叹，“做得很漂亮啊。”

纸张是干净的白底黑字，排版做得紧凑美观，角落还印着奶茶店的logo和分科小标签，什么科目的卷子一眼即知——方便学霸同学攒齐全套试卷。

“多谢。”林霜真心感激，“没想到周老师这么细心，麻烦你了。”

“没什么，上课经常要做ppt排版，也是顺手改改，不费事。”

他沉吟了下，写下一个电话：“你要是觉得可用，可以直接联系这个印刷厂，他们有自己的印刷机，价格比直接找复印店低很多。”

“印刷厂能看得上我这样的小单？”林霜问他。

周正抿抿唇：“你......就报我的名字就好，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

林霜了然，含笑道谢：“那还是要谢谢周老师。”

她还想说点什么，正巧奶茶店里有人进来，周正朝她略点点头，转身出了奶茶店。

林霜看见他的背影停在街旁树下，唯有寂寥，车水马龙在面前流淌，像一帧暂停的电影画面，下一眼再看，人已消失无踪。

她拨通了周正留下的印刷厂电话，对方是个操着乡音的中年男人：“哦，你就是周老师的朋友，样板我这都有，你要多少份？我明天给你送过来。”

林霜先订了几百份，价格的确便宜，因为金额小，对方也没收定金，第二天业务员直接送货上门，林霜和他结算付款，还说起这事。

“有周老师担保，这有什么不放心的。”业务员不以为然，“我们主要接学校的订单，要不是看在周老师面子，也不接你这一点小活。”

林霜再三鞠躬道谢：“麻烦您了。”

\*\*\*\*\*\*\*\*\*\*

要说暑假哪个老师最忙最累，那非体育老师莫属。

期末考试前那一个月，张凡在各位教主科的同事“关照”下，拖着“娇弱”的身体跟班上同学请病假，一到暑假，他每天早上六点生龙活虎到学校，带体育生操场集训，上午虐完体育生，下午还要跟教育局和民警队联动，在浅水河段进行防溺水蹲守。

连着好几天高温天气，张凡总要来点一杯莓莓奶昔，和林霜聊几句。

“张老师也爱喝奶茶？”林霜问他。

“哦，给同事带的，同事爱喝这个口味。”

“给谢老师的？”

“你怎么知道？”张凡“哎”了一声，看着林霜，“老板娘你厉害啊，连人都知道。”

学校的老师也分阵营，老教师资历重，上完课就走，不管事；中年老师家有老小，家务多；年轻老师有激情有精力，在学校做牛做马，吃喝玩乐也经常一块。

至少在林霜看来，暑假在学校值班的多是年轻老师，女老师们中午下班，总会来林霜店里买杯奶茶，闲聊几句，抱怨一通。

“谢老师来过两三次，每次点的都是这个口味，少冰，多加奶昔，多加一份寒天，和你点的一样。”

美女对美女，总是暗地有较量，印象也比别人深刻。

张凡家和谢晓梦家离得不远，每天回去顺手买杯奶茶，送到谢晓梦楼下，不过谢老师领不领情，那可另说。

“嘿。”张凡挠挠头，还想解释点什么，裤兜里手机铃响。

电话是周正打来的，麻烦张凡去资料室帮忙拷一份学校资料，发到他手机上。

“好好好，知道了，下午我去给你办........不能忘，忘什么都忘不了你的吩咐，放心吧。”

林霜把打包好的奶茶递给他，目光带笑。

张凡见林霜的目光别有深意，有些尴尬的晃晃手机：“是别的同事的电话，学校的数学老师，托我帮个忙。”

“周老师？”林霜挑眉。

“对对对，周正。”张凡下意识接话，“老板娘也认识周正？”

“周老师常在学校值班不是吗。”林霜突然想起来，polo先生走的那天见过周正一面，后来就没见过他。

“周正去省里参加青年教师培训了，要过几天回来。”

怪不得。

周在宛城培训完，带着周雪一起回了北泉市，周正把她放在林霜奶茶店前：“你先进去喝点东西，我回家一趟，再跟你一起回村里。”

“哥，我跟你一起去呗。”

“天热，你就别跟着我走了，我那里也乱，你在这等我会就行了。”他租的房子地方不大，不太好招待人。

周雪点点头，走进了那家叫“长留山”的奶茶店。

红头发的店员穿着白衬衫、戴着绿围裙在擦吧台，看见有客进来，转身去水池洗手。

“麻烦给我一杯芋泥啵啵。”

“稍等。”

店里角落坐着人，发色很漂亮，一边低头玩手机，一边慢悠悠吃着桌上的砂锅米线。

周雪扫了一眼，发现她也穿着和店员同款的白衬衫，可她的白衬衫少系了一个扣子，露出修长纤细的脖颈和半截裸露的肩头，戴精致的线型珍珠耳环，普通的衬衫就有那么点随性又轻浮的味道。

林霜察觉有人打量她，扭头冲周雪笑了笑，弯起漂亮的眼睛。

周雪刚念完大一，最近正在室友的熏陶下练习化妆，第一眼觉得她的妆有点浓艳，第二眼觉得她的妆面很服帖自然。

她捧着奶茶坐在店内等周正，听这个长相艳丽的姐姐低声和人打电话，语气软绵绵的，有气无力，像宿舍那个喜欢和男人调情的室友。

周雪摸摸胳膊上的汗毛，撇撇嘴，对身边人好感全无。

周正在家收拾了几件衣服，前一阵在医院给奶奶开的药片还没来得及带回去，这回一起捎上。

他过来的时候，林霜恰好挂断电话，将桌上的午饭收拾起来，把砂锅送到几米外的砂锅店去。

这时候是下午三点，周正的目光从她手里的砂锅滑到她脸上，有点惊诧。

“刚吃午饭？”

“回来啦？”

“去宛城培训了两周，中午刚到。”他出口解释，目光认真看着她，“吃饭不好，容易得胃病。”

林霜笑笑：“我知道。”

“哥。”周雪探个头喊周正。

林霜回头：“你妹妹？”

周正嗯了一声：“我堂妹，在宛城念大学，回来住几天。”

林霜点头：“你们聊。”

她出了门，跟砂锅店老板闲聊了几句，再回到店里，周雪和周正已经走了。

“老板娘。”娜娜指了指吧台桌面，“刚刚周老师送了个东西，搁在这，说是出差随手买的，送给你玩。”

是一只小小的、蹲坐着的胖墩墩的招财猫，□□色，正和她店内装饰的颜色呼应，横着一只手，猫爪圈成一个小圈圈，林霜看了一眼，抽了根彩色心形吸管出来，插进小猫咪的手心里，像一个萌版手握剑戟的骑士。

“还蛮可爱的。”她指尖碰了碰猫咪的耳朵。

周正和周雪往年从北泉高中回家，要先坐公交去汽车站，再坐城乡班车回家，荷塘村太小，城乡巴士不在这经停，而是停在隔壁一个大村，下车后还要步行半个小时才能到家。

这几年市里出租车渐多，又有打车软件，乡下也流行包车和拼车，直接接送到门口，比坐班车方便。

顺仔的车今天行程约满，周正带着周雪约了另外的车。

车上还载了其他人，兄妹两人坐在后座，中间座位上搁着书包和行李。

车上人聊了几句，车子飞驰，闲聊渐渐停下来，周雪看见她哥偏首朝车窗外看了半晌，而后掏出手机回复信息。

她眼尖，周正回复完信息，手机停留在微信上，主界面有一个置顶对话，灰色的，空白的。

周雪眯着眼，看见她哥哥的手指顿了顿，而后点开了那个置顶聊天，聊天界面一片空白。

也许周正清空过和这个人的聊天记录，也许他们根本没聊过天。

他退出了聊天，切回主界面，又重新点了进去，如此反复几次，最后点开了对方的头像。

周雪猛然凑过去——女生头发颜色很招摇，好像奶茶店那个长相很秾艳的姐姐。

她哥刚刚还给那个奶茶店送了个连她都不知道的礼物。

周正被周雪的动作吓了一跳，手机“啪”的摔在脚底。

“哥，这是谁啊？”

“一个朋友。”周正语气淡淡，弯腰下去捡手机。

“什么朋友，给我看看........”周雪好奇心作祟。

“一个普通朋友而已。”

“我不信！”她伸手去抢周正的手机，撒娇，“哥，给我看看呗。”

车里还有陌生人，周正着急护着手机，扭过她的肩膀，皱紧浓眉：“别闹。”

他手下力道没控制好，语气微微有点冲：“系好安全带，好好坐着。”

周雪肩膀吃痛，皱眉吸了口气，松了手，脸色微变，心里也不是那么痛快，乖乖退回自己的位置。

她比周正小六岁，算是跟在周正身后长大的，兄妹关系一直很好，周正爸爸妈妈去世的时候，周正抱着她哭，是她一直给哥哥擦眼泪、小大人的模样哄他。

后来周正大学毕业回北泉高中教书，她正好读高中，周正那几年对她巨细靡遗，关照有加。

对于这个堂哥，她又敬重又仰慕，看得比自己的亲弟弟还重要，也觉得自己和周正是无话不谈的亲密关系。

就为了一张照片，周正刚刚捏痛了她，凶了她。

两人在村口下车，周正看周雪板着脸，意识到刚才的动作有些粗鲁：“刚才是不是捏痛了？对不起啊小雪，哥哥不是故意的。”

“原来正哥也喜欢那种漂亮俗气的女生，妆那么浓，穿着那么谄媚，看着就不是什么好人。”周雪撇嘴，语气不屑。

“人家有男朋友的，打电话可恩爱呢，亲亲热热你侬我侬的，恨不得从手机里跳出来抱在一起，哪里还看得上别的电灯泡。”

她一鼓作气发泄完怨气，闷头撒腿往家跑。

周正看着自己堂妹跑开，眉头轻敛，而后捏捏自己的眉心，长长呼了口气。

他把周雪扔下的行李背包都拎起来，送到二叔家。

高三学生马上要返校，老师提前一周进校，学校组织开年级大会，安排返校工作和教学计划。

周正今年仍然留任高三，教学任务比去年还要重，分了一个理科重点班，一个文科复读班，兼任理科班班主任和数学备课组长，年级德育组长。

高中老师累，班主任更累，尤其是高三，班主任每天早上七点到校管早修，晚上十一点查寝，随时巡班巡课，外加一堆行政杂物，还兼管学生的心理、早恋、安全问题，班主任津贴每个月只有700块钱。

像周正这样的未婚单身男教师，正是学校疯狂压榨的对象。

会间老师站在一起闲聊：“学校今年搞的这个校风校纪，一天到晚蹲守监督，是要把我们累成狗啊。”

隔壁座的男老师拍了拍周正的肩膀：“今年的市骨干教师评定，我听校行政那边的风声，申请名额十之八九落在你头上了，周老师不错啊。”

“哪里。”周正谦虚，“佘老师都是多少年的优秀教师了，还是要向您学习。”

北泉高中这几年名气越来越大，学校扩展得厉害，老师越来越多，职称就那么些，僧多粥少，就那么几个头衔，还要挤破脑袋去抢。

有老师插话：“去年周老师带班成绩全校第一，成绩好，又受学校器重，是丁副校长亲手提携上来的，可比我们强，当然应该周老师近水楼台了。”

周正当年就是丁严班上的学生，后来丁严当副校长后，拿“人才引进”名额把周正特招进北泉高中，前两年学校支持周正念了教育学在职研究生，毕业后直接评了一级，又拿了“青年”“杰出”，今年的骨干大概也是非他莫属，私下常有老师说他是丁校长的“嫡系”。

周正面上还带着和气笑容，眉眼却凝重，语气淡淡：“丁校长管教学，不管行政，我在丁校长面前请教请教上课倒还合适，做别的怕是多此一举。”

同事听他语气并不像平常那么和善，打了个哈哈，岔开话题。

中午在食堂大门前，恰好碰见恩师，周正喊了声：“丁校长。”

“周正，来来来，跟我一起上楼吃饭去。”丁严刚从出国旅游回来，满面笑容伸手比划，“我和你师母扛了这么大一块西班牙火腿回来，你周末来家里吃饭啊，让你师母炖锅腌笃鲜尝尝。”

周正一听师母的名字就头疼：“下周学生返校，这周就要准备集体备课.......我有空再去看看师母好了。”

这么一说，丁严想起学校的事情，问：“今年这届高考考得马马虎虎，文理科只拿了个市状元，听说上午是刘校长给你们开会，怎么样，他是不是又拍桌子给你们上课了？”

周正摸摸鼻子。

“这学期分了什么班？”

周正把自己的教学分配任务说了，禁不住去摸自己的喉咙，只觉得喉咙隐隐发痛。

“都是大班啊，不容易，不过你讲课偏思路和理念构建，比较适合这种班上的学生。”丁严拍拍他的肩膀，“年轻人嘛，还是要多历练历练，想当年，我们每个老师一周二十多节课，还要带晚自习，这才一点点把学校教学搞上去.......”

“老师说的是。”

丁严拍拍他的肩膀：“那就这么说定了啊，周末你过来家里吃饭，我给你师母打电话，让她早点准备。”

周正懵住：“啊？”

学校连着开了两天的会，回到办公室，人人口干舌燥，隔壁英语组的女老师寻思着叫奶茶，过来数学组问：“有没有喝奶茶的？年级主任请客，机会难得，大家抓紧啊。”

数学是大办公室，以老中青男老师为主，小部分女老师，隔壁英语组流行咖啡和奶茶，数学组风气是紫砂壶泡茶叶，这会校工正在换走廊上饮水机的滤芯，好几个男老师捧着茶杯在等，扭头：“奶茶也是茶，那给我也来一杯。”

“喝什么？”

“随便来一杯。”

订的是学校对面的“长留山”奶茶店，新店开张，有老师喝过，饮品口味不错，做得也漂亮。

半个小时后，娜娜和门卫室的保安拎着四十杯奶茶过来，周正站在楼下，看见人，接了娜娜手中的奶茶袋：“给我吧。”

英语组办公室点的奶茶五花八门，帮数学组老师点了直接是两样纯茶，娜娜也认识周正，指着另一个袋子：“这里是数学办公室点的绿茶和四季春，我们老板娘还送了柠檬红茶。”

柠檬红茶只有一杯，娜娜解释：“老板娘多做的。”

他握住那杯冰凉凉的柠檬红茶，眉眼微垂，喉结滚了滚：“谢谢。”

学校下班后，周正路过奶茶店，想了想，还是走了进去。

店里放着音乐，林霜隔着吧台，和坐在圆桌旁的一个卷发圆脸女生聊天，两人说说笑笑，聊着什么有趣的事。

“周老师。”她似乎心情很好，整个人都是放松又愉快的，像水瓶里饱满舒展的玫瑰花，笑盈盈招呼他，“下班了？”

周正点点头，林霜伸手介绍：“这是我高中同学，罗薇。”

罗薇和林霜同班两年，以前是同一个学习小组的成员，关系还不错，高考后林霜去了宛城，罗薇去了西南一所大学，大学里两人断了联系。

罗薇大学毕业后后回北泉考公，分在乡镇政府上班，忙得苦哈哈的，无意刷朋友的朋友圈，看到高中学校旁新开的奶茶店，店主居是林霜，这才重新和林霜联系上，趁空过来见见老同学。

“这是周正，北泉高中的老师，也是北泉高中毕业的，和我们是校友。”

罗薇性格大大咧咧，是自来熟，哇了一声：“周老师是从学校毕业后再回母校教书啊？感觉很有趣啊。”

“还好。”

“跟以前教过自己的老师当同事是种什么样的体验？不会很有压力吗？还是特别尊敬？学生们会不会和你玩得很好啊.........”

她问题太多，周正来不及回答。

林霜唇角翘起，指了指罗薇面前的位置，挑眉示意周正坐下，和罗薇慢慢聊，自己在吧台里忙。

“周老师教哪一科呀？”

“数学。”

“今年教高几啊？”

“高三。”

“哇，好厉害，当班主任吗？”

“对。”

罗薇从以前念书就是这样，人缘特别好，聊天时候，说什么都是特别可爱的“哇”，“天哪”，“好厉害”。配合度100%。

她一惊一乍：“原来周老师和我一届的，好巧啊。”

“我和林霜都是文科生，周老师教数学，是理科生吗？”

“对。”

“怪不得不认识，不过还是好有缘分，居然能在毕业后这么多年认识。”

林霜忙完，做了送两杯奶茶送过去，罗薇和周正已经聊过一轮，开启了新话题。

“周老师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我大学在临江念的，临江师大。”

“好厉害。”罗薇语气夸张，鼓起了掌，“周老师高中成绩很厉害吧，这学校超级好的，全国最好的师范大学了。”

“还好吧......”周正被罗薇夸得天上有地上无，早就有些招架不住，摸摸鼻子想走。

“我们那年高考，有一个单科状元，数学满分，念的就是临江师大，那年数学卷超级难的，全省也没几个满分卷，我们学校就占了一个。”罗薇回忆，“我记得那个人的名字很好记，嗯.......嗯........好像也姓周......”

她瞪大眼睛，猛然跳起来，尖叫：“我天！不会就是你吧！那个单科状元，数学满分的那个学霸！！”

周正觉得，那年村里在村口贴状元榜，在他家门前敲锣打鼓，都没有此刻尴尬。

每年高考结束后，北泉高中校门前的宣传栏就有榜单贴出来，学校的高考佳绩，上线率和本科录取率，文理科的状元榜眼探花，各类竞赛的名校保送生，各学科的单科状元，红字黑字，标准楷体，标榜着学校的含金量。

成绩最好的年头，学校还会请花车游街，把这群天之骄子的名字在市区溜一圈，□□裸激励全市的莘莘学子。

周正无奈：“是我.......”

“你竟然回来教数学。”罗薇两眼亮晶晶，“周老师，你是回来造福学弟学妹的吗？”

周正被问得语结，起身就想告辞走人。

“林霜，林霜。”罗薇喊她，“周老师是我们那届的数学状元耶。”

“听见啦。”林霜背着身，在水池清洗水杯，轻轻“啧”一声，那年高考她的数学只考了70多分。

不过她成绩一直不好，能考上大学就谢天谢地了。

高考完后，她就彻底解脱，跟当时的男朋友出去旅游，开开心心玩了几个月，高考志愿还是她爸上网帮她报的。

周正找了个借口，起身告辞，罗薇意犹未尽，大大方方问他：“周老师，我可以加一个你的微信吗？以后有事方便联系。”

他愣了愣，掏出自己的手机：“当然可以。”

两人在林霜眼皮子底下交换了联系方式。

周正一走，罗薇也跟着告辞，向林霜挥手：“下回一起出去玩呀。”

林霜微笑：“好呀，路上小心。”

晚上十一点半，林霜临睡前收到两条微信。

一条来自polo衫先生：【霜霜，睡了吗？】

她眼皮不掀，一眼忽视。

另一条来自罗薇。

【林霜，你知道周老师有女朋友吗？】

外加一个捂脸害羞的表情。

林霜回她：【不太清楚，需要我帮你问问吗？】

十分钟后，罗薇回她微信，发来一个笑脸。

【嘻嘻，不用啦，我刚刚问过他了，他说没有。】

第9章 我是谁

起初那几天，罗薇和林霜聊天，会旁敲侧击提及周正。

【林霜，你和周正熟吗？觉得他为人怎么样？我觉得他还挺有礼貌的。】

【不过他好像话不多，不是很爱聊天。】

【他家里是不是有个妹妹？你知道吗？】

罗薇年龄比林霜还要大一点，自己说起来这两年也是忙着相亲，乡镇工作特别忙，加班也是常态，选择圈子又小，终身大事一拖就拖了好几年。

在北泉这样的小城市，26岁就是女生婚恋的分水岭。

林霜姑姑这阵子消停了不少，看林霜踏踏实实开了奶茶店，不说别的，好歹是份正当职业，跟周正也有联系，不管成不成，反正是有交际圈子，她长相漂亮，想找个合适的不难。

林霜没有多说，只回了罗薇一句话。

【感觉他为人还不错，其他的不太了解。】

手机进来一个电话，是polo衫先生，林霜接通了电话，语气绵软如水：“店里太忙了，一直没有看手机，对不起，你忙完了吗？”

“再忙你也要抽空想想我。”男人声音闷闷的，“送的花你喜欢吗？”

polo衫先生订了北泉市一家花店，每天早上送一束花到林霜的奶茶店，今天送的是海蓝绣球、波浪洋桔梗配雪山玫瑰，娇贵感十足。

“很喜欢。”

“有空我去北泉看你。”

“左总日理万机，或许档期已经排到了明年？”林霜娇滴滴的笑，看着脚下精致的高跟鞋。

是那双在停车场弄坏的高跟鞋，polo衫先生以“修”的名义，让品牌方经营店铺联系她，赠送了双新款。

“公司业务实在走不开。”他温声道歉。

两人聊了几句，林霜挂了电话。

联络频率从偶尔闲聊变成一天一次，再到一天几次，polo衫先生惦记她的时候越来越多。

男女之间的感情不可捉摸，任何关系到了最后都变成了一种累赘，例如白玫瑰变成了饭粒子，红玫瑰变成了蚊子血。

她对男人没有期待。

林霜摸了摸唇，走出奶茶店，在树荫下抽烟。

有好事的男人看见，温声劝她：“马上就要开学了......最好避免在校门周边抽烟，让学生看见不太好。”

有调查表明，80%的青少年抽烟，都是受身边人蛊惑影响，以“酷”的名义展现自己的个性。

她抱着手抽烟的模样，风情万种，会教坏青春期蠢蠢欲动的少女们。

林霜瞄了眼校门，掐着烟嘴：“周老师是太平洋警察，管这么宽？”

周正也觉得有点过界，神色带点不好意思，不过还是实话实说：“女孩子们会好奇，孩子最喜欢跟风和模仿，觉得自己这样做也会很酷很漂亮。”

也会？

算是侧面对她的赞美。

林霜心情大好，掐了烟头，笑嘻嘻的：“诚心聆听教导主任的教诲，以后我躲远点。”

她把烟头扔进路边垃圾桶：“周老师下班了？”

周正今天在整理班级资料，点头：“今天没什么事，早点回去。”

他裤兜里的手机接二连三响起微信的声音。

“周老师和罗薇聊得还好么？”林霜笑问。

“还行.......”

她咸吃萝卜淡操心：“周老师觉得罗薇人怎么样？”

“很活泼开朗.......”

周正有点头皮发麻，罗薇的口头禅是“好厉害”，周正每被夸一次，身体里就有根神经抽一次。

大部分男人都享受女生的赞美和仰慕，多夸几次就恨不得飘到天上去，但周正在这点上有点古怪，他只觉得尴尬。

“她性子就这样，相处起来很轻松愉快，人也很热心，以前念书的时候，她经常帮我改错题集，我们班上很多同学都喜欢她。”林霜意有所指，“她人真的挺不错的，最近也在相亲，对了，她周末想去看电影，我店里走不开.......”

林霜笑吟吟的：“周老师如果喜欢看电影的话，倒可以和罗薇一起......”

周正表情一僵，语气淡淡：“我周末也有事。”

林霜耸耸肩膀。

周正没有多留，跟她说了再见，转身自顾自走远。

林霜也折身回了店里。

后来连着几天，林霜都没见到周正，罗薇那边也再没向她打探过周正的事情，应该是两人熟络了。

她打发时间，有空没空回应polo衫先生几句，撩骚或者冷淡，全凭心意。

\*\*\*\*\*\*\*\*\*\*\*\*\*\*\*

因为还在暑假，周末下午四五点，是奶茶店生意最好的时候，这时候天不那么热，又还没到晚饭的时候，北泉高中附近有个市民森林公园，周末通常都有活动，陆陆续续来买奶茶的人不少。

店里装潢明亮，鲜花环绕，有冷气、放着电影，环境在周边店铺鹤立鸡群，地方虽然不大，路过的年轻人都喜欢进来拍拍照聊聊天，林霜和娜娜两个人都在吧台忙。

张凡今天替新郎喝得大醉，早已不省人事，周正和谢晓梦把他从酒店拖到出租车上，把两人都送到了家，出租车再绕圈回来，路过北泉高中，周正口干舌燥，喊停：“师傅，就在路边停下。”

奶茶店人不少，吧台上的人在忙，他推门进去，在角落等了会。

林霜在他进门的时候，分心瞄了一眼。

周老师今天穿得分外正式，黑色的西装裤和皮鞋，挽到手肘的白衬衫解开了两个扣子，露出脖颈肌肤和一点锁骨。

她在买手店工作过一段时间，对衣服的面料和剪裁都很敏感。

白衬衫比蓝衬衫更适合他，黑白纯色，或者是低饱和度的纯色，柔软又带点棱角的质地。

店里客人离去，林霜看见周正坐在靠墙的椅子上，脸颊发红，眼神直愣愣地盯着玻璃窗，像非洲大草原上发呆的成年羚羊。

动物世界里常有的场景，狮子或者猎豹矫健扑来，羚羊乍然惊醒，四处逃窜。

周正转过头，撑着桌子站起来，晃悠悠走向她，舔舔干涩的唇，嗓音嘶哑：“我要杯柠檬红茶。”

林霜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酒气：“喝酒了？”

“今天同事结婚。”

他头发长了点，头顶喷着发胶，梳出了一个造型，发尖沾着几片碎碎的亮片，白衬衫贴着身体，是带点薄薄肌肉的骨架。

林霜想起来，他和张凡去给同事当伴郎：“张老师还好么？”

周正点点头：“他喝多了，我刚把他送回去。”

林霜帮他调了杯蜂蜜水，看他眼神还算清亮，递给他：“你没喝醉吧？”

他一口气喝了大半杯，抿了抿泛着水光的唇：“没有，张凡帮我挡了，我明天学校还有事情，不能多喝。”

“回去好好休息。”

他点点头，转身迈步向外走去，又突然想起什么，回头，走了几步到她面前，神情严肃又认真。

林霜看见他手伸进西装裤里，掏了半天掏出个黑色领结来，又顺手塞了回去，换了一只裤兜，掏出个压扁的喜糖盒，倒出几颗喜糖递在她面前。

“同事发的喜糖，挺好吃的，你要不要尝尝。”

她目光在他面颊上流连而过，敷衍式的笑了笑，从他掌心捻了一颗，包装还沾着他的体温，撕开，抿进嘴里。

是老式奶糖，包装上有一只大公鸡，叫喔喔奶糖，小时候经常吃。

“好甜。”林霜弯起眼，笑靥嫣然，“谢谢。”

他看见她的笑，也咧嘴笑了，爽朗又大方，露出一颗藏起的尖尖虎牙，眼里亮光点点：“你喜欢，都留给你吧。”

喜糖都很普通，包装平平无奇，却是精挑细选，组合不同的口味：水果糖，棉花糖，巧克力，话梅糖，雪花酥，还有一块夹心小饼干。

他有点轻飘飘的醉意，孩子气似的，把拢在自己手心里的糖摆正，一颗颗捻起来给她。

她其实并不喜欢吃糖。

林霜看着他笨拙又认真的动作，没有拒绝，鬼使神差在他面前摊开手。

糖一颗颗从他手心换到她的手心。

他掌心空空，收回手，朝她点点头：“我走了。”

“回去吧。”店里的音乐缓缓流淌，她的嗓音也出奇的柔和。

周正出了奶茶店，拐过两条街道，进了幢矮楼，掏钥匙开门。

屋子是老式的一室一厅，一个大卧室和阳台连通，厨房和洗手间都很窄，一个吃饭兼储藏室用的小厅，这会太阳晒在阳台上，屋里都是金黄色的温暖色泽。

他在洗手间洗了把脸，把换下的伴郎服和领结收起来，呼了口气，倒在了床上。

周正喝了酒就想睡觉，从午宴敬酒撑到把张凡扛回家，再撑到现在，脑仁都是钝的。

翻了个身，周正去摸自己的手机，迷迷糊糊点开了那个置顶对话。

他的微信名很简单，叫周z。

林霜收到周正的第一条微信。

【林霜，你知道我是谁吗？】

这个男人喝醉了。

林霜剥开糖纸，把棉花糖塞进嘴里。

她低头打字。

【周正。】

他看到回复，舒展一笑，倒在床上睡了。

第10章 七夕

7月24号这天，林霜提前准备了装饰气球，做了广告海报，搬来了音响，把奶茶店门排面打开。

那天真的陆续有学生返校，一半是带着行李回学生宿舍的住校生，一半是从周边县市过来复读的复读生，基本都是家长陪同，也不少是全家一起出动来安顿孩子的。

奶茶店的海报是林霜自己用p图软件做的，简单直观，最近推出的是充值活动，充100送10元，充200送20，以此类推，生日还有免单。

最便宜的柠檬水4元一杯，健康又解渴，买奶茶还送今年高考试卷。

“高考试卷”这几个字，比“免费”还好使。说实话，头一次见给孩子买奶茶这么积极的家长，也第一次见买奶茶带着一脸难以言说表情的同学。

“老板娘。”有家长挤进来，“我这是英语卷，能不能把其他试卷也给我一份。”

林霜微笑营业：“不好意思，我们每天高考卷赠送量是额定的，当天送完为止，不过这个活动持续一个月，集满全套试卷还有文具赠送哦。”

她这也算.....饥饿营销？

“送高考卷是什么鬼主意，手里的奶茶也不香了。”

“今年高考卷还蛮简单的，看起来不难啊，你看这几道大题，考的都是上学期的知识点。”

“爆珠的口感好好。”

“这么简单的题，我tm在考场上怎么会栽在这题上面？”

“这老板娘也太美了吧，天啊，真的不是明星吗？”

天气热，进出奶茶店的人不少，林霜和娜娜两个人从开门营业起没有歇过，开店近一个月，第一次遇上这么高强度的工作量。

后两天陆续有学生返校，高三正式开课，这家奶茶店在集齐了几大卖点，好喝又便宜的奶茶，美艳老板娘，外加励志高考题，在校园内一炮而红。

连老师们都觉得绝了，学生在校园里喝着奶茶，看见老师直接挥着一张高考试卷过来，兴冲冲的问：“老师，这道选择题选哪个？a还是b？”

办公室里有老师挥着那张奶茶店的广告纸：“这是哪个神仙想出来的广告？已经有不下十个学生来问我要全卷答案了，没见哪届学生有这么好学过。”

“这奶茶店有点失策了啊，要不要去反映一下，应该把标准答案标上去嘛，这不是增加我们工作量嘛。”

周正在办公室抬头，若有所思点点头。

这几天忙于开学，他在班级和宿舍之间来回奔波，晚上趁晚自习时间去奶茶店看了一圈，娜娜已经下班，只有林霜还在店里，正准备关门打烊。

“怎么样，忙得过来吗？”

林霜将没卖完的小料倒进垃圾桶，清洗器材：“还不错，比试营业的时候好多了。”

她支着肩膀撑在水池边，随意又放松的姿势，却有不自知的撩人：“多亏了周老师帮忙，我没有想到那个高考试卷这么好用。”

“客气了。”

林霜去后头换了衣服，穿了条丝绒复古连衣裙出来，姜黄色的丝巾拢住长发，一张堪称完美的鹅蛋形脸庞，唇色鲜艳，眼里熠熠生辉：“也许我可以请周老师吃个饭，跟周老师好好道谢。”

“周老师有时间吗？把罗薇也一起约上吧，一起聊聊天。”

罗薇这周都在市区开会，囔着要约林霜吃饭，顺带了一句：“也许可以约下周老师，不晓得他有没有空？让他带我们回母校逛逛吧，好多年没有进过学校了。”

周正看了她一眼，手插在裤兜里，踌躇：“以后有机会吧。”

她粲然一笑：“好吧。”

“这么晚了，你怎么回去？”周正问她，“我.....送送你？”

“我朋友来接。”她偏首和他说话，转身过去接了个电话，拖着音节娇娇地应了声“嗯”，而后咯咯地笑起来。

苗彩的美甲店也才关门，她和赵峰开车过来接林霜出去吃宵夜，车子停在奶茶店门口，林霜的电话还没打完，她拎着小皮包转身，裙子荡出个绚丽的弧度，笑着朝周正挥挥手：“周老师再见。”

笑声清脆又娇媚。

“再见。”他微笑挥手，神色温和。

电话是polo衫先生打的，林霜进了车，前脚刚挂断电话，后脚赵峰就接了个电话，polo衫先生吩咐：“开车小心，吃完宵夜记得把霜霜送回去。”

“是是是，左总您放心。”赵峰对着手机连连点头。

电话打完，前座的两个人都在后视镜里瞄她。

“怎么了？”

“总部传闻，我们左总是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主，绯闻女主从来没出镜过。”赵峰摇了摇头，“那天听见秘书办八卦，说左总在会议室低头聊微信，嘴角还带着笑，在会议室里喊人宝贝儿，是不是就是你？”

林霜笑了笑：“这世上的宝贝儿多得去了。”

这年的七夕在八月中旬，大概是七夕节的前几天，polo衫先生意外出现，专程从临江赶来陪林霜。

男人捧着一束鲜花，眉目温存，长腿迈向奶茶店。

某一方面来说，林霜是个颜控，粉过的男神不计其数，看一部偶像剧换一个老公。

polo衫先生的皮相足够赏心悦目，金钱带给人的不仅是修饰得光鲜的外表，还有气场和自信。

那一刻大概像默剧，奶茶店的人齐齐扭头，静声看着polo衫先生入场。

林霜倚在吧台，浅笑：“左总又路过？”

“不路过，特意来陪陪你。”他把玫瑰往前一递，俊颜放电，“送你的花。”

花是紫玫瑰，自从林霜说她喜欢玫瑰，他就变换着品种送她，今天是cool water，冷美人，深浅递送、娇嫩饱和的紫色，昨天刚空运到国内，今天一早polo衫先生去花店取花，开车五小时带过来。

玫瑰花束上笼着一层薄薄的轻纱，横横缀着条珍珠项链，珍珠颗颗饱满，带着莹润的光泽——不是廉价的装饰品，是昂贵的首饰。

林霜会时不时收到他寄来的礼物，有时是某间五星级酒店很有名的甜品，有时是热门的香水和口红，东西的价值林霜从不放在心上，也许是polo衫先生批发赠送，但的确都是时下能讨女孩子欢心的那类。

“送你的礼物，希望你能喜欢。”

“谢谢。”她嫣然一笑，梨涡微现。

polo衫先生气定神闲坐在奶茶店里办公，顺便还能帮林霜搭把手，把买奶茶的小女生惊得一愣一愣的。

这家奶茶店算是学校内的“网红店”，连坐在数学办公室的周正都听说了某一个版本的“奶茶店老板娘与深情总裁”的浪漫爱情故事。

polo衫先生白天处理工作，兼职在奶茶店当头牌，顺带陪林霜，约会一日三餐，极尽殷勤。

晚上独自回酒店过夜。

他拢着林霜的纤腰，吻从脸颊游离到她的红唇上，居民楼下需要保持绅士风度，只能浅尝辄止，语气带着闺怨：“不请我上去坐坐？”

“家里太乱了。”林霜偎依着他，面容酡红。

“那去我那坐坐？”他的吻游离在她的耳珠，呵气轻吐。

“也许还有更好的时机。”她轻咬唇瓣，攀住他的健硕的肩膀。

今年的七夕恰好是周末，温度适合轻薄短衫，香水也能最大限度发挥身体诱惑，电影院和酒店同时爆满，林霜付给娜娜三倍工资独守空店，polo衫先生定了电影和烛光晚餐，行程排得很满。

她穿了条极尽女人味的裙子，电影《赎罪》那条绸缎绿的长裙，细肩带和伶俜锁骨相得益彰，肩背颈项裸露，妖娆长发披散，若隐若现的雪白肌肤滑腻香甜。

只是画蛇添足多戴了条珍珠项链。

小城电影院并不大，候影厅全是情侣，polo衫先生把林霜拢在怀里闲聊，透过他的肩头，林霜看见罗薇和一个男生眉飞色舞聊天，在人群里穿梭。

她笑吟吟过去打招呼：“罗薇，周.......”

那男伴转过脸，白净又瘦，不是周正，是别人。

林霜顿住话语，看了罗薇一眼。

罗薇今天穿得也很漂亮，特意化了妆，有点窘迫地咬咬唇，伸手介绍：“我单位同事，一起出来逛逛.......”

“我们电影快开场了，有空再跟你聊。”

林霜跟罗薇看的是同一场电影，都市里无病呻吟的爱情故事，影厅满座，罗薇的座位在前排，和男同事同享一桶爆米花。

时不时有人交头接耳聊些别的，也有人哈哈大笑，昏暗的影厅有股闷闷凝涩的味道，polo衫先生也心不在焉，拉过她的手和林霜十指相扣。

林霜从他手里滑出来：“我出去抽根烟。”

polo衫先生看她久去不回，出去寻人，看林霜站在吸烟区，目光茫然看着墙上的电影海报，过去拨弄她散落在胸前的长发：“怎么了？”

“这电影也太无聊了。”

男人提议：“不如我们出去走一走？”

“好啊。”她摁灭烟头。

烛光晚餐约在六点半，这时才下午三点半，还有三个小时。

polo衫先生带她去了自己住的酒店。

林霜没有拒绝。

北泉市唯一的五星酒店，最高档的套房，香槟和蜡烛早已待命，甚至还撒了满床的玫瑰花。

吻从关上房间门的那刻开始，男人的嘴唇滚烫，手撩过她的裙摆，他被林霜吊足了胃口，日思夜想足足熬了好几个月，心急如焚，早就迫不及待要拆礼物。

林霜眯着眼，在男人的横抱里踢掉了自己的高跟鞋。

文火熬过的肉才香，别管腻不腻，毕竟床上不用男人开口说话。

polo衫先生业务熟练，先来了个法式长吻，几分钟后，林霜含笑推开他的肩膀，这个深吻才勉强结束。

林霜很少骂脏话，此刻在心里对自己竖起了中指，草他妈的。

第11章 晚安

双唇分离，在唇角牵连出一条细长糜丽的银丝。

唇舌间溢出的呻吟声像立体环绕音，低低萦绕在耳际，意犹未尽，比唇角的银丝还缠绵黏腻，余音绕梁似的慢慢停歇。

这销魂的低吟声不是来自林霜，来自polo衫先生。

林霜觉得自己没有下限，可这一刻实实在在打破了自己的下限。

她不喜欢听男人娇吟。

生理性恶心到反胃，比生喝一桶猪油还要倒胃口。

她能接受polo衫先生的油腔滑调，没想到栽到了这张床上。

就好像她打算看一场愉快的电影，选好了片子，排好了档期，做好了心理建设，排除了不良反应，最后碟片打开，漫天烟花变成大爆炸，大踩雷踩到爆竹引线上。

她这几个月辛辛苦苦的应付都是在抓瞎，真觉得自己比polo衫还没有下限。

林霜抓着胸前的衣襟，美目迷蒙，娇颜酡红，抵住polo衫先生健壮的胸膛，呵气如兰：“左总，您的手机......已经亮过很多次了，是不是公司有什么急事？”

她含羞带怯看着洗手间：“不如.......您先处理公事，顺带.....”她的指尖划过男人胸口，语气婉转，“换下这身衣服........也让我准备准备？”

“好。”男人恋恋不舍，皱着眉头去拿自己的手机。

林霜倚在床上，撩动长发，含笑目睹他进了洗手间。

洗手间传来不耐的声音：“喂........”

她起身，整理长裙，把脖子上的珍珠项链扔在床上，拎着高跟鞋出了酒店房门。

林霜在酒店楼下的便利店买了瓶漱口水，咕噜咕噜干了半瓶，把口腔里把黏腻要死的感觉洗掉，刚坐上出租车，接到polo衫先生的电话。

“宝贝你人呢？”

“忘记跟左总说了，我在回家的路上。”她微笑，“谢谢您今天的款待。”

电话那端声音愣了愣，猛然提高了八度：“你什么意思？”

“左总的手机从电影开场响到床上，这么好的节日，应该有其他的女人比我更需要您。”她语气轻快，“您现在出发，应该还赶得及下一场约会，那串珍珠项链价值不菲，收到礼物的人应该会很开心。”

“你、玩、我？”男人声音扭曲，林霜能想象那边的暴跳如雷。

她语气诚恳：“您这是哪里的话？我从一开始就有很认真跟您调情，百分百配合您的节奏，并对今天的节目怀抱万分期待，甚至穿了我最喜欢的裙子。”

“只是我突然对您失去了兴趣。”她撑着自己的下巴，“恕我直言，我在左总的吻里，尝到别的女人的味道，对不起，这太出戏了。”

“你什么意思，嫌弃我？”

“不不不，我只是良心不安，您英俊多金，吻技高超，应该有很多女人都倾倒在您的西装裤下。”她语气款款，“能无数次打电话找您的人，应该是真的爱你，比我这样见色起意心怀不轨的人强多了，左总应该好好珍惜。”

polo衫先生自诩流连花丛，此刻也气到变形。

“我无心放您鸽子，只是良心觉醒，左总逢场作戏，也是个中高手，想必也能理解，如果您觉得我伤害了您，那您开个价，我竭尽所能赔偿您的损失。”

“还有，这边还是建议您有空去皮肤管理中心做个全身心spa，做个深度火山泥面膜保养。”

她神清气爽挂了电话，而后打了个电话给苗彩。

苗彩和赵峰在一起约会，听得一愣一愣的。

“会不会给赵峰添麻烦？”

赵峰是个职场老油条，听完哈哈大笑，抢过电话：“这没事，左总的把柄在我手上，我乐还来不及呢，林霜你刚才什么意思？左总床上怎么样？”

林霜“呸”了一声，挂了电话。

手机提示有微信未读消息，都来自罗薇，十多条小作文似的对话框，跟她解释电影院的事情。

【今天这个男生，是单位领导介绍的同事，我们也是刚刚接触，他买了电影票，约我出来看电影。】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周老师那边......我的确挺喜欢他的，之前也一直找机会和他接触，前几天他跟我说了他自身的一些情况，他没有父母，家里只有一个奶奶。我听完后.......心里总觉得怪怪的，我没想过他是个孤儿，爸妈知道后也强烈反对。】

【我还有个哥哥，我爸妈身体不好，这几年一直给我哥哥带孩子，我嫂子又怀了二胎，以后我怀孕生孩子，我爸妈帮不上忙，我也绝对不可能辞职回归家庭，没有人帮忙能带孩子，这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他虽然是老师，到现在都还没买房，我不介意和他一起奋斗，但房子装修彩礼婚庆，五金钻石这些，其实也要花不少钱......女孩子一辈子就一次婚礼，我不想将就，还是想慎重对待。】

林霜只想，这年头离婚率挺高的。

【而且周老师对我也不怎么上心，从不主动找我聊天，他聊天态度也只是把我当普通朋友，大概对我没什么想法......他人其实不错，还帮了我个忙，但我想了很久，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

罗薇翻来覆去说了很多，不知道是用这些理由安慰自己，还是安慰林霜。

真魔幻，她刚从酒店套房洒满玫瑰花瓣的床上逃下来，同步进行的另一个世界，充斥着嫁娶间各种琐碎的矛盾。

最后罗薇小心翼翼又满怀烦恼询问林霜：“林霜，你觉得我这样做对吗？”

林霜回了两个字：“很对。”

她是局外人，并不关心对错。

林霜扭头看着车窗外流逝的街景，跟出租车司机改地址：“师傅，麻烦调头，去北泉高中。”

她回了奶茶店。

娜娜看见老板娘回来，哇了一声：“老板娘你不约会了？”

“约完了。你今天不是也有约会？”

今天奶茶店的营业时间只到下午六点，娜娜晚上和男朋友有烛光晚餐。

“你去吧，我来守店。”

娜娜乐不可支：“谢谢老板娘。”

林霜把店里所有polo衫送的鲜花都扔进了垃圾桶。

时至今日，她最不喜欢的还是玫瑰花。

很多男人都送过她玫瑰花，他们总说她的浓烈适合玫瑰，连刺也是艳丽的。

七夕的北泉高中，有学生模样的小情侣牵着手进来买奶茶，林霜跟他们推销奶茶店的情侣充值卡，心型卡面，一人一半。

“情人节的奶茶买一送一哦，纪念日和两人生日都有八折优惠。”

“老板娘，那分手了卡怎么办？”

“退卡日我请你们喝奶茶吧，都失恋了，应该喝一杯奶茶庆祝下，毕竟单身万岁嘛。”

男孩女孩哈哈笑起来。

晚上八点，奶茶店关门打烊，街上行人寥寥，她站在公交站台，打出租车回家。

头顶星河璀璨，风绵软凉爽，她遇到了一个熟人，刚从校门出来。

那个人看见她，眼里闪过一丝惊讶。

“周老师。”林霜看他一步步走近，风吹动她的秀发，“晚上还上课？”

周正挠挠头：“今天休息，我去学生宿舍转转。”

敏感节日，校内的住宿生没有班主任假条不准出校，周正尽职尽力，去学生宿舍清点人数，怕学生溜出校门乱玩。

林霜点点头，目光望向街道，路过的出租车都满载，打车软件上的空车都在加价等客。

她收起手机，扭头问他：“周老师吃晚饭了吗？”

林霜微笑，眸光晶莹：“如果没吃的话.......不如一起去吃点吧，我还欠周老师一顿饭。”

室内各大小餐厅都是爆满，林霜打算在学校周边随便吃点。

路过一间饰品小店，周正顿足问她：“那个，你.......冷不冷？”

她穿着那身缎面绿裙，肩背裸露，全凭一头浓密的长发遮挡。

林霜挑眉。

“给你买条披肩吧。”他语气含糊，低头看着脚尖，蹭了蹭地上灰尘。

“好啊。”

周正抓着条宽幅丝巾出来，林霜看着那十五岁少女钟爱的嫩粉色，抽了抽嘴角，不动声色把丝巾展开，披在了肩上。

两人去了那间砂锅米线店，林霜捞着绿裙子挤进了一个角落。

她是米线店的常客，不用开口老板就知道她要吃什么，牛肉米线，加牛杂，加辣。

“周老师，好久不见啊。”老板转向周正，语气熟络，“周老师吃点什么？”

周正点了份三鲜米线。

林霜问他：“周老师高中时候也常来这家店？”

“以前吃过一两次。”他抿抿唇，“回学校教书后，偶尔会跟张凡一起来，他跟老板聊得熟。”

老板在两个人的米线上都加了一个荷包蛋。

周正抬起筷子，夹着荷包蛋顿住，林霜抬头瞟他一眼：“吃吧，老板送的。”

两人埋头吃米线，林霜吃东西习惯玩手机，状态常常心不在焉，周正一言不发，像一尊雕像般默默坐在她对面。

“周老师谈过恋爱吗？”她问他。

“.........”他目光游离，最后埋头，淡声道，“前两年谈过一次。”

“后来怎么分手了呢？”

“性格不太合适。”周正吃得艰难，“都是老师，工作都很忙。”

“你呢？”他小心翼翼问她。

“好几次吧。”她随口道，“记不清了。”

“你和那个送花的男人.......”周正含糊问，“吵架了？”

林霜释然一笑：“吹了。”

他目光直直看着她。

林霜搅了一口米线，不知是烦躁还是气馁，有种自暴自弃的泄气，停住了筷子：“我出去抽根烟。”

周正买完单，看见她站在店门前的树下抽烟，烟头火光一闪一闪。

华灯和月色照在她的裙子上，像静谧的光华缓缓流淌，连带着人都是发光的。

他默默站在她身边。

“我自己打个车回去。”她叼着细烟转身，“周老师也回去休息吧。”

这个时间出租车并不好打，周正掏手机：“太晚了不安全，我有个朋友在跑滴滴，我让他送你回去吧。”

周正喊来了顺仔。

“阿正。”顺仔就在附近跑单，很快就过来。

林霜顺利上车，周正把车门关上，俯在车窗：“到家后，跟我说一声吧。”

顺仔看了眼后座艳光四射的大美女，拍着胸脯给兄弟打包票：“阿正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人安全送到。”

车子走远。

“那个.......你是阿正的朋友吧。”顺仔在车座上扭了扭，感慨，“今天可是个挺好的日子啊，你们俩.......”

“我在学校旁边开店，等出租车正好遇见周老师。”

顺仔失望“哦”了一声。

林霜看着主驾驶座上套着手工毛线罩：“小师傅和周老师认识啊？”

“嘿，我叫周顺，我跟阿正是一个村的，从小一起长大，认识二十多年了，穿一条裤子的铁哥们呢。”

林霜点点头。

过了半晌，她突然开口：“周老师是不是还有个亲妹妹？以前好像见过一次，和他长得有点像。”

“那是他二叔家的堂妹，他家就他自己，跟奶奶一起过。”

“嗯？那周老师的父母呢？”

顺仔摇摇头：“他爸妈都不在世，走了十几年啦。”

“是生病吗？”

“意外，下雨天村里水库涨水，叔叔阿姨两人都没了，那天真的太惨了。”顺仔酸楚叹了口气，不再说话。

林霜也陷入了沉默。

有周正的吩咐，顺仔执意把林霜送进去：“我再送送你，放心，我车技好着呢，撞不了，再说了，这边黑灯瞎火的，你一个人走路也不安全。”

车停在楼下，周正恰好打电话给顺仔。

林霜在顺仔的电话里道谢。

他温声回她：“晚安。”

“晚安。”

第12章 成交

九月一日，天气还热着，北泉高中三个年级兼初中部一起开学，林霜作死搞了个“好友拼团”的活动，这一天从店门打开起，意外忙到炸裂，连珍珠小料都来不及煮。

付敏和漆雄一早来送漆灵返校，漆杉也跟着来凑热闹，一家人先去了林霜的奶茶店。

“高二了？”林霜看了漆灵一眼，招呼两个弟弟，“想喝点什么？”

“姐，我要草莓圣代。”漆杉趴着朝里张望。

“漆灵，你呢？”

漆灵扭过脸，站着不说话，青春期的男孩就是别扭又轴，讨人厌得很。

奶茶店人不少，林霜没空招呼，随意做了几杯饮品，装袋递给付敏。

“你先忙吧。”付敏问她，“待会我们把漆灵安顿好，中午一起在周边吃个饭吧。”

“我不一定什么时候闲下来，你们吃吧。”

“总要吃饭的，我们等你。”

学校的事情办完，时间已经不早。漆雄带着两个儿子去饭馆点菜，付敏陪着林霜在奶茶店搭把手，那边已经陆续在上菜，林霜这边还是走不开，只能漆雄带着孩子先吃，付敏和林霜拖拖拉拉到两点才过来。

林霜应付性吃了两口，付敏看她辛苦，皱眉：“这么辛苦，不如再招个员工吧，招个兼职也好啊。”

“以后再看吧。”

周丰中考成绩进了北泉高中分数线，被周二叔带着来学校报道，父子两个跟周正打电话，他高三那边忙不过来，还是中午抽空带着周丰去宿舍楼安顿，而后在学校周边找个馆子吃午饭。

两家人正好同时吃完，跨出饭馆门口，周正正巧和林霜碰上。

“周老师。”她点头，“好巧。”

付敏和林霜容貌有些像，都是瘦而高挑的身材，周正看了一眼，林霜开口：“我妈妈，叔叔，两个弟弟。”

周正知道是她的母亲和继父一家，打过招呼：“叔叔阿姨好。”

“我堂弟和二叔。”

林霜了然，敷衍性点点头，转头跟付敏说话：“我先走了，你们也回去吧。”

她风风火火往奶茶店走。

付敏站在街边，看着林霜的背影，被漆雄拍了拍肩膀：“我们送漆灵回校，也早点回去吧，下午还要带漆杉去报名。”

周正看着一旁低头玩手机的漆灵，极其温和问：“叔叔阿姨也是陪孩子来报名的？念高几了？”

“高二了。”漆雄拍拍漆灵的背，“老师你是？”

林霜压根没介绍他，周正笑笑：“我是周正，是北泉高中的老师，教高三数学。”

“哦哦，原来是周老师。”漆雄忙不迭拥着漆灵上前，“快叫老师。”

漆灵不情愿收了手机，直起背：“周老师好。”

周正陪着说了几句话，临走之前，想了想，留了个手机号给漆雄和付敏：“以后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叔叔阿姨随时联系我。”

重点高中的老师多多益善，早晚有用得上的地方，漆雄赶忙存了电话：“好好好，多谢周老师。”

\*\*\*\*\*\*\*\*\*\*

奶茶店往常打烊任凭她心意，或早或晚都可，自打学校开学后，初中部的小孩八点下晚自习后冲过来敲门买奶茶，看见林霜在关灯，探头：“美女姐姐，冰激凌能给我打一份不？”

林霜开这家奶茶店大半原因是不想躺在家里发霉，小半原因也是给自己赚点工资，眼下店里的收入开始盈利，没想到要把自己逼到杨白劳的地步。

“当然可以。”

北泉高中分时段下晚自习，初中部的晚自习时间是八点和八点半，高中部是九点、九点半、十点，这时正是秋老虎热的时候，晚上也有些闷意，她刚送走一波学生，下一波放学的孩子又从校门内涌出来。

林霜劳累了一天的表情实在一言难尽。

第二天她开始招店员。

奶茶店里的消费人群多是女孩子，但来的男孩子也不少，林霜注意到有人举着手机拍她，笑眯眯威胁人。

“同学，拍照侵犯肖像权，属于犯法哦，我可以打电话报警抓你。”

男孩讪讪放下手机，林霜扬起细眉：“如果你想看我，随时可以走进店里，点杯奶茶，坐下来正大光明地看。”

把人羞得满面通红。

也有女孩子问林霜的口红色号和首饰，羡慕问：“老板娘你身上的配饰都好好看，都是什么牌子？”

“可是我觉得你身上的东西更好看呀。”林霜也羡慕，“我拿我身上的配饰跟你换好不好？”

“啊？我身上？”女孩低头看自己空荡荡的校服，“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呀。”

“有光芒耀眼的青春啊。”林霜眨眼，“只有缺失光彩的人，才会用附属品来让自己发光。”

呜呜呜，这是什么神仙老板娘，长这么漂亮，嘴还这么甜。

这家店荣登北泉高中周边奶茶店头牌，周边几家饮品店一时都门庭冷落。

开学之后马上就是教师节，学校周边的店铺都开始主售贺卡、鲜花、巧克力和各种各样的感恩小礼品。

林霜也顺应潮流，搞了个免费升杯活动应景。

这一天北泉高中还搞了场教师趣味运动会和诗歌朗诵比赛，林霜在奶茶店都能听见操场那边的学生的呐喊声和尖叫声。

张凡作为运动会组织者，偷偷溜出来买奶茶，林霜看见他：“又给谢老师她们带奶茶？”

谢晓梦和几个年轻女老师隔三差五都会来买杯奶茶，虽然见的次数多，但谢晓梦不太爱和林霜多聊，倒是张凡，属于人闲话多类型，很爱和林霜扯些有的没的。

他这个体育老师一般时候都比任课老师要闲，常被办公室女老师派出来跑腿，张凡也习惯了：“她们刚比完两人三足，马上要拔河比赛，说要点个奶茶发发力。”

林霜听见广播里传来断断续续声音：“怎么放起广播讲话来了？”

“教育局和市政府领导视察，带了慰问礼金，校领导在念感恩谢言。”

“不错啊，有学生送礼物，还有上级视察送温暖。”

张凡嘿了一声：“一年也就这么一天啦。”

“这谁的声音？”

“周正啊，你听不出来？他是青年教师代表，有需要的时候一般都是他上台发言。”

林霜摇摇头。

张凡摸摸下巴的胡茬，听着广播里的男音：“周正还是挺有个人魅力的，长得不错，又招人喜欢。”

林霜掀开眼皮看他一眼，把奶茶递出去，这位大哥，你是不是对个人魅力有误解。

张凡看见林霜的眼神：“你不信啊，学校好多女老师都愿意和他搭档，跟他表白的女学生也挺不少的。”他伸手比划，“就今天，他收了这么多贺卡和巧克力。”

他长得还算周正，但林霜对男人皮囊要求偏高，周正还没够到她的门槛。

她冷淡敷衍张凡：“哦。”

下午六点半，操场上的嘈杂声褪去，晚自习铃响，奶茶店瞬间空荡，林霜挖了半杯芋泥当晚饭。

她吃饭很简单，早饭就是起床后一杯牛奶，午饭是周边小店的外卖，晚上通常是店里卖剩的小料。

店里进来一波客人，就是周正、张凡和几个年轻男老师。

几人都是统一着装，印着北泉高中校徽的白t恤，黑色运动裤和运动鞋，看来是教师活动后，约着一起出来聚一聚。

林霜靠在高脚椅上吃东西，翘着二郎腿，睫影浓密，杏眼微垂，余光睨人，姿势轻佻又懒散，看见人进来，旋即转了方向，再扭头，瞬间是笑吟吟的神色，明艳又甜蜜。

几个男人点的都是茶饮，周正不挑喝什么，有时候过来店里，林霜会自己调配一些新品茶饮，请他当小白鼠试喝。

林霜今天给他喝的是秋冬季即将上市的热可可暖饮。

可可味浓郁醇香，在舌尖浓厚得化不开，张凡闻着那股巧克力味：“哎，周正，你今天在办公室巧克力还没吃够？怎么又点了杯巧克力？”

周正不喜欢巧克力，今天收到的巧克力都被他放到班上零食角，哪想最后还是逃不开巧克力的命运，他眉头微拧，抿了口，半晌吐出两个字：“好喝。”

他喝得慢，留得也最晚，最后问林霜要了杯热水，兑着沉底的可可粉慢慢喝光。

娜娜已经下班，店里只有两人，林霜在挨个消毒器材和清洗水槽，背身问他：“好喝吗？”

他嗓子黏糊糊的：“不怎么好喝........好像........有点腻。”

林霜叉着腰，回头瞟他一眼，眼神在灯下有点莽意，却也是亮晶晶的，一副不服气的神色，笃定：“那是你今天巧克力吃多啦。”

她说话的时候，如果把尾音拖长，音调就是软绵绵的，有点撒娇的妩媚。

他眼里只见跳跃的亮光和晕黄的暖色，捧着杯子，不由自主地带点笑意，低头：“也许吧。”

林霜端着吃完芋泥的马克杯塞进消毒柜，听见周正问：“晚上还吃晚饭吗？”

他看见过好些次，晚饭时间她总会随便吃点东西，极偶尔吃正餐。

消毒柜定时一分钟，林霜抱手，盯着数字：“不吃了。”

“吃饭不规律，容易胃病。”

“嗯。”她回他。

“外面的饭菜多少有些不干净，学校食堂的卫生倒还可以，其实你可以申请外来人员用餐.......”

“算了吧，当年读书又不是没吃过，就食堂那菜色。”林霜满脸嫌弃。

“教师食堂还可以。”

林霜耸耸肩膀：“不用了，谢谢。”

他想了想：“做个等价交换吧，教师食堂一份餐盒售价七元，我每天中午过来买杯柠檬红茶，带一份午饭给你。”

柠檬红茶恰好七元一杯。

消毒柜“叮”的一声，林霜扭头看他，笑了笑：“周正，你想干嘛呀？”

周正镇定自若，脸不红心不跳撒谎：“我是学校膳食委员会成员，还是学校职工，每天有双份餐票，等于吃饭不用钱，也等于每天可以免费喝一杯奶茶。”

“那如果我就想赚你这杯奶茶钱呢？”林霜昂头，倨傲看着他。

他一本正经授课：“那根据数学等价代换公式和经济学交换价值原理，我们两个都在无穷大损失交换价值.......假设一杯奶茶的成本和食堂的经济效益为........”

林霜听不懂，但觉得这人胡说八道很有道理。

“你欺负我念书不好？”她皱皱鼻子，嘴角却沾着笑意，“周老师这么喜欢好为人师？”

“我只是在说明实际情况，仔细去想，很多事情都可以套用现存公式去寻求更佳的解决途径。”

怪不得古话说要远离读书人。

林霜觉得这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小事。

“那就每天一杯奶茶换一餐中饭。”她换了姿势，把马克杯从消毒柜里取出来。“纯利益交换，我拥有随时可以喊停的权利。”

“成交。”

他的心脏慢了两拍。

第13章 jeep车主

第二天中午，周正果然拎来了一个崭新的三层保温饭盒，饭盒一角印着“北泉高中”几个字，里面三菜一汤，荤素搭配，卖相尚可。

北泉高中的学生食堂在当年是出奇的难吃，不过三楼的教师食堂都是掌勺师傅小锅炒的，听说味道不错，林霜念书的时候，有个胖乎乎的班主任喜欢带着班里尖子生去教师食堂“开小灶”，受邀的同学以此为荣，私下还在班里炫耀。

周正送来的午饭，有些菜式一看就是食堂大锅焖出来，毫无食欲，但也有味道不错的亮点菜，例汤用料还算足，林霜吃东西不挑剔，对饭菜还算满意。

下午有空周正来取饭盒，问她：“还吃得习惯吗？”

她趴在吧台懒洋洋玩手机：“除了番茄炒蛋多撒了点盐，其他的都还不错。”

周正认同：“大勺师傅做饭容易少油多盐，但有几样拿手菜味道还可以，有些老师中午没空做饭，也经常会打包几样菜带回家。”

林霜递给他一杯超大杯柠檬红茶：“多谢周老师费心。”

他坦荡接了：“互利互惠，不用客气。”

这个月奶茶店终于又招了个店员，在娜娜的强烈建议下，林霜找了个男生，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每天窝在家打游戏，被爹妈轰出来找工作求生存。

男孩子自称叫kevin，长着一张冷酷厌世脸，在北泉这样的小城市，倒是很少遇见一个用英文名的洋气人，娜娜和林霜一度以为他以前是理发店的员工，因为摆臭脸被店主辞退。

林霜培训他学会营业微笑，kevin寒森森咧了咧嘴，店里的人都抖了一身鸡皮疙瘩。

“算了，你就在后台配料吧。”林霜拍拍他的肩膀，“有客人来，你不许对着人笑，也不许说话。”

三个人在店里，娜娜的工作量一下骤减，林霜的时间也宽裕起来。

她打电话申请了探视证，又去居委会开了证明，走之前遇见周正，很自然打了招呼：“周老师，我要出门几天。”

“出去旅游吗？”

林霜低着头：“去看看我爸。”

周正默然半晌：“路上小心，注意安全。”

隔了会，他又问：“你喜欢听歌吗？”

“还行。”林霜疑惑，“怎么？”

他认真说：“听点快乐的歌，心情好的话，路上时间会过得比较快。如果需要，我有歌单推荐。”

林霜一愣，朝上翻白眼，嘲笑他：“周老师，你这打发时间的方式也太老土了吧，我玩游戏不香吗？”

监狱在本省另外一个城市，地址偏僻，林霜先去宛城火车站，近三个小时的火车，下火车后还要辗转换车，每个月探监时间固定，林霜这一次去有半年之隔。

她在当地酒店住了一晚，第二天早早出门打车，到监狱的时间很早，还没开放探视，门外站着一群家属，个个都沉默望着那扇紧闭的大门。

等到十点，狱警终于出来，喊林霜的名字，她跟着人往里走，进了探视间，看见了林海。

林海头发这几年白得厉害，昔日胡吃海喝的大肚腩早平坦下去，身体很瘦，好像又比以前结实一点。

隔着玻璃窗看见林霜，他目光闪了闪。

林霜语气算得上是惬意：“老爸，好久不见。”

她每年都来几次，看看他的模样：“最近还好吧。”

“挺好的。”

“我给你卡上充了点钱，你缺什么自己买。”

监狱每个月花费也就几百块，供应有限的生活用品，再有钱也花不完。

“我也花不完，你不用充那么多。”林海目光活络了些，“最近过得怎么样？”

“前一阵子太忙了，没来得及看你，最近才闲下来。”她大概说了自己的近况，开奶茶店芸芸，又说起身边人，“家里都挺好的，老妈，姑姑她们都好，前几天我还去了趟姑姑家，她说要给你写信。”

林海仔细听着，连连点头：“那就好。”

说到最后，林霜轻快道：“外头还是老样子，没什么大变化，也没多久日子了，等你出来后看看吧。”

林海动了动唇：“你姜姨和芸芸呢？最近见过她们没有？”

姜姨是林霜继母，芸芸是她同父异母的小妹妹，在林海出事后，母女两人离开了北泉市，去了外地生活。

“没见过，应该也挺好的。”

林海感慨：“芸芸也挺大了吧，今年也有八岁了。”

林霜“嗯”了一声。

“这么远的路，你也别来了，偶尔给我写写信就行了。”

“快中秋节了，马上又接着国庆，我想总要来看看你。”林霜问，“中秋节有月饼吃么？”

“有。”

“那就好。”

探监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林霜松了一口气，告别出来，直接去了火车站到宛城，回北泉之前，去奶茶店老板娘店里坐了坐，约了顿饭。

她搭了个顺风车回北泉市，来接她的是辆大jeep，车主看林霜神色不佳，抛过来一个橘子：“你是不是晕车？吃点酸的会好一些。”

青黄的橘子滚在林霜裙边，她回过神，看见车主侧脸，五官不算惹眼，但鼻子挺拔，英气硬朗，行走的荷尔蒙，男人味十足。

林霜微笑：“谢谢。”

两人由此攀谈起来，车主是个退伍士官，部队转业到北泉市武装部工作，在宛城出差，顺带捎个乘客回去，这才遇见了林霜。

下车之前，jeep车主直截了当：“也算是有缘，想要个林小姐的联系方式，不知林小姐是否赏脸？”

她爽快地给了微信。

林霜在家歇了一天，去美发店换了个清汤挂面的发型，第二天回奶茶店上班，周边人群还没有从老板娘的新造型中觉醒过来，一辆大jeep停在了奶茶店门前，车上跨出个紧身衣迷彩裤的硬汉，进了奶茶店找人。

“bmw深情总裁”突然销声匿迹，这粗犷的“迷彩大jeep”紧接着出现，结结实实惊到了周边一片人。

林霜在众目睽睽下，欣然跟男人出去吃了个晚餐，餐桌上男人介绍了自己一番情况，发出邀请：“我是粗人，喜欢直来直往，如有冒犯，请林小姐不要介意.......我昨天想了整整一天，想邀请林小姐做我的女朋友，不知林小姐是否愿意？”

林霜没接触过这种类型，梨涡浅笑：“我想.....应该可以试一试。”

jeep车开始在奶茶店外频频出现，张凡和周正打完球后去校门超市买水，恰好路过，林霜挽着男人的手，落落大方打招呼：“张老师、周老师。”

“我男朋友，郭远。”

她出门几天，转手就变了个男朋友出来。

“你好。”

两行人寒暄了几句，林霜踩着高跟鞋走了两步，突然回头，朝周正两人扬了扬手：“有空再聊。”

人已走远，张凡捏着矿泉水瓶“啧”了一声：“这回这个男的看着不错啊，一身正气，比上次那个商务男靠谱。”

周正倒没有说话。

当场还有几个已婚男同事，开玩笑说：“这换男人的速度比月考还快啊。”

“这样的脸哪个男人能抗住，一勾搭一个准，随手拈来啊。”

“一般男人也不敢娶这种，娶回去怎么办，怎么安心。”

周正皱眉，语气一反常态的温和：“她不是那样的人，个人私事，旁人也管不着，少说点闲话吧。”

张凡勾住他的肩膀，看他脸色：“周正你这是替老板娘打抱不平啊？”

周正抿住唇。

今年中秋节调休两天，高三年级不补课，教师工会发了节日礼品，周正打算回家一趟，临走前看奶茶店门外有放出中秋团圆活动的招牌。

林霜这阵子跟郭远约会多，周正最近参与一个竞赛项目，也有好些日子没去奶茶店，看见林霜：“中秋节还打算营业吗？”

“中秋节营业半天，其余时间我们三个人轮班。”林霜问他，“周老师打算怎么过？不会又要留学校值班吧？”

“不值班，带我堂弟回家过节。”

周丰她也见过两次，跟周正一起进来买过奶茶，挺老实又有点机灵劲的孩子。

“你呢？”

“还没想好，可能去我姑姑家坐坐，也可能有其他的活动。”

周正点点头：“佳节快乐。”他提前祝贺她，“记得吃月饼。”

“你也是啊。”

\*\*\*\*\*\*\*\*\*\*\*\*\*\*\*

林霜的这个新男友军队出身，身上有个特质，讲义气、兄弟多、爱热闹，换句话说，团队号召力有点过于强大。

局里一帮子兄弟约了个野外农家乐，自驾车去莲花峰一处农庄度假，欢度中秋。

五六辆车绕着山路颠簸了一个多小时，到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坳，农庄盖着几排乡野风情的木屋，有鱼塘和农场。

林霜下车，听见一迭声“嫂子”，男友的一排兄弟个个嗓音洪亮、目光炯炯看着她。

同行还有几个女伴，但林霜今天格外惹眼，给人的感觉就是“贵”，装扮很贵，气质很贵，连抬抬手指头的姿势都是娇贵。

男人们去鱼塘钓鱼，她们几个“嫂子”“弟妹”就坐在水旁的遮阳伞下旁观，鱼钓到一半，有人嫌弃钓鱼速度太慢，脱了上衣，一个猛子扎进水里用网兜捞鱼。

活动排得挺满，下午集体登山，林霜有自知之明，好歹带了运动鞋和牛仔裤，爬完山回来已至黄昏，霞光如火，农庄炊烟袅袅，男人们冲进鸡圈里抓鸡逮鸭，晚饭农庄里还安排了表演节日，酒桌上开始升腾划拳起哄声，她以为吃完饭会有什么消遣活动，结果郭远搂着她进了棋牌室，大家凑了两桌，打起了扑克。

这牌局就打了个通宵。

农庄其实搞得不错，很多精品小项目和小景点都很吸人眼球，适合都市放松，但林霜直到走，只有一个感觉，累得慌，吵死了。

就觉得这群人.......说好听点，爷们豪爽真性情，不好听点，山猪吃不了细糠。

周正带了些奶奶晒的野蘑菇和山里的干货回来，办公室的同事分了些，另一些送到老师丁严家，遇上师母强行留吃晚饭：“哎，阿正，你跟上次那个姑娘处得怎么样？”

“还........还好。”

“处到哪一步了？”

周正摸摸鼻子：“朋友。”

“什么朋友？男女朋友？”师母欣喜万分，“这算是有戏了？”

“只是普通朋友，她有男朋友。”周正纠正，起身告辞，“师母我后面还有事，先走了。”

他从老师家出来，再回学校，路过奶茶店，店里灯亮着，林霜还在。

他也给她带了一小盒家里做的桂花月饼。

周正推门进去，林霜正困得流眼泪。

“周老师。”

周正扬了扬手中的纸盒：“带了几个家里的月饼，给你们尝尝，可能样子不太好看，不要介意。”

“是么？”林霜接过东西，看了眼，很小一个圆饼，挺朴实的模样。

“什么口味的？”

“蜜渍桂花味的，是我们那边的土产，外面不太常见。”

“桂花味的？”她嘀咕，“好吃吗？”

“还可以。”

林霜顺手掰了块，塞进嘴里，味道远超出想象：“很不错啊。”

“嗯？”她眼眸发亮，挑眉，“这个粉糯糯的口感是什么东西？”

“是和桂花一起蜜渍的藕片。”周正手握在后背，看她表情雀跃，也觉得很高兴，“吃多了可能会点腻，配点茶饮应该不错。”

“等等，我去看看。”她进了吧台，倒出绿茶桶的一点底汤，转头对他笑，“还剩一点茶渣，周老师要不要来一杯？”

“也.....好。”

林霜在吧台上摆了两个试喝的小纸杯，把月饼从盒里摆出来，一人分一块。

不知道为什么，两人站着吃东西，却都没有开口说话。

周正起身告辞，林霜送他出门，抓着烟盒，打算抽根烟解困。

周正目光滑过，林霜指了指对面灯光通明的学校：“没人，学生都还没下晚自习呢。”

他并不想当教导主任，听见她这么说，无奈笑笑，却也顿住脚步，停下看她抽烟。

“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会抽烟的？”

林霜叼着烟，低头点火，语气不以为然：“大学的时候吧，学校认识的一个学姐，给了我一根。”

“好抽吗？”

“女士烟，挺甜的，口感大于烟感。”

林霜烟瘾不大，正常时候两三天一包，有时候忙起来，一包烟也能抽上一个礼拜。

她抬头，看见淡淡烟雾中他那若有所思的神情，以为他要苦口婆心劝她，先开口：“不劳周老师劝我，我知道吸烟有害健康。”

周正摇摇头，淡声道：“我没劝你，有些东西明明知道有害，却还是会选择，因为它带来的快乐远胜于危害。”

林霜含笑，从烟盒里递出一根给他：“那周老师要不要来一根？”

他接了，指尖捏着那根西瓜味的细烟，笑了笑，那笑容也有几分清冽和苦涩。

第14章 联谊晚会

奶茶店人手足够，林霜给娜娜和kevin排了轮班，空出了个午休时段，自己也不用寸步不离守在店里，有空和苗彩约着出去逛逛。

苗彩最近忙着准备婚礼，从喜糖到酒席到礼堂布置，细细碎碎不胜其烦，苗彩拉着林霜陪她试完婚纱试跟妆，原本林霜是伴娘，苗彩又临时改了主意，换了自己的一个表妹当伴娘。

“对不起了霜霜，之前说好请你当伴娘的。”

林霜试过那身香槟色的伴娘服，出来的那一刻，在场的目光全汇集在林霜身上，美貌的杀伤性太大，苗彩最重要的日子，实在不想让身边的伴娘夺了风采。

“没什么。”林霜觉得无所谓。

“那可说好了，到时候我把捧花扔给你。”苗彩搂住她，“你带男朋友来，我给你安排两个位子。”

“不用了。”

苗彩的婚礼在春节，那时候她还不知道有没有男朋友。

“你这兵哥哥挺不错的，我看能成。”苗彩敲定，“就这么说定了，就两个位子，你带男朋友来。”

苗彩的事情办完，林霜回奶茶店，学校外正好遇见张凡，他带学生户外集训，过来买几杯奶茶回校。

拜英语组女老师所赐，张凡在奶茶店的积分卡已经攒到金卡级别，远超于其他消费人群，林霜还特别给他开了个永久八折权限。

“又给谢老师带奶茶？”

“给她们办公室同事带。”

张凡一直锲而不舍给谢晓梦送奶茶，也算不上是追求，勉强算是在谢晓梦门前留影合照，刷个存在感。

谢晓梦不难相处，但格外难追，和张凡一直保持着友达以上状态。

“没试过请她吃饭？送她礼物？每天早中晚三回嘘寒问暖？”

“没用，她不接受。”

张凡难得露出一点失意：“学校里有句话，女老师的择偶下限是男老师，男老师的择偶天花板是女老师，我一个穷体育老师，她看不上我也是正常。”

女老师职业和收入都不错，择偶选择可以往上扩展，看不上同行的男老师，但男老师由于收入和职业限制，择偶选择往往是朝下的。

林霜听完张凡一番解释，同情点头：“那张老师你这天花板......的确有点难度。”

“唉，撮合我俩的工会主任都换好几届了，我这还原地踏步呢。”张凡郁卒。

“你们教师工会还管老师婚姻问题？”

“怎么不管，单身是工作不稳定的原因之一，教师工会主任最喜欢当红娘了。”

张凡倚着吧台叹气：“今年教育工会还安排了联谊，就在下周，搞了个什么晚会，跳交际舞，校领导还拉了个微信群，叮嘱青年老师积极参加节日。”

林霜没忍住，“噗嗤”一声，咯咯笑起来，看来不止她姑姑，各行各业都流行相亲这一套，连学校都逃脱不了。

“那你岂不是要参加。”林霜笑道，“对了，还有周老师。”

她笑得实在耀眼，张凡也愿意多聊几句：“谢老师要是去，我就跟着一起。周正他不去，他和他前女友就是学校工会联谊在一起的啊，谈了半年，后来分手，周正再也不参加这种活动。”

“是么？”林霜有了八卦的兴致，“周老师被甩，心里难过吧。”

张凡啼笑皆非：“是周正提的分手，他前女友我们都认识，还是谢晓梦的朋友，育才小学的兰老师，长得挺温婉的。”

林霜挑眉：“你是说，他把自己的天花板捅破了？”

“对，为了这个事，谢晓梦至今还和周正不对付。”张凡挠挠下巴，“我们都想不通，兰老师钢琴八级，能歌善舞，温柔又体贴，周正居然甩了她。”

“原因呢？”林霜惊诧。

“谁知道呢。”张凡眨眨眼，“别看周正一本正经，他其实还蛮闷骚的，他喜欢腿长的、长相艳丽的女生，兰老师那种小鸟依人型他不感冒。”

这倒不是假话，张凡和周正一间屋子住过两年，有时候同事们聚在一起聊聊女明星美女什么的，周正的偏好就是那一款，长腿、身材好，背影婀娜、笑容妩媚。

林霜笑着摇摇头：“我以为周老师是注重内涵型。”

可以理解，男人十之八九都是肤浅好色，连她自己也看重皮相，可如果把周正和肤浅好色等同起来，林霜心里有微妙的不适感。

八卦时间一过，张凡挥挥手，拎着奶茶出门。

他走出店门，突然想起刚才的话，回头看了一眼——巧了，老板娘不就是周正喜欢的类型么？

再琢磨起来，周正最近好像有那么点不一样........

午饭时间将至，林霜手机响起，是“注重内涵”的周老师发来消息。

【中午吃食堂吗？】

聊天界面往上，两人寥寥几句重复对话，像只有干饭交情的同事。

【中午吃食堂吗？】

【好。】

【中午食堂？】

【这周都不用，谢谢。】

林霜今天和新男友没约会，想了想，回他。

【可以，谢谢。】

过了一会，那边回复。

【我上午满课，晚一点送过来。】

中午奶茶店进进出出人多，灰蓝色的保温饭盒不知何时搁在吧台一侧，还是店里空荡，娜娜收拾桌面才发现：“老板娘，你的午饭到啦。”

饭盒壁沿还微微发烫，林霜看一眼菜色，翠绿红黄，颜色搭配还颇有食欲。

周正送饭盒的次数其实不多，至今一只手数得过来，不过林霜也尝出来了，这位食堂掌勺师傅水准起伏，味道一直不稳定。

\*\*\*\*\*\*\*\*\*\*\*\*\*

教育工会办的联谊晚会安排在周五晚上，林霜听见几个年轻女老师坐在奶茶店里聊天，商量着化妆穿搭，提前去买身合适的衣服鞋子。

谢晓梦不肯去，但张凡被校领导强制出席，他是学校的文体干事，性格又热闹，正是要去暖场子的人，林霜问他：“那周老师呢？学校肯放过他？他可是青年教师代表。”

“他主动顶替别的老师上晚自习，留校奉献了。”张凡难得换下运动装，梳了油头，穿了件白衬衫，跟林霜嘀咕，“要说耍花招，还是周正最狡猾，又赚了人情，又顺了心愿。”

这天天气不好，下午淅淅沥沥下起了一场秋雨，天不知不觉凉了，晚上林霜有约会——郭远带着一帮兄弟来她的奶茶店捧场，十几个青年陆续了她的奶茶店，半是武装部的军人，半是政府人员，个个都存在感十足。

林霜被此起彼伏的“嫂子”喊得笑容洋溢，宛如自己是个胸佩红花、光芒闪耀的伟大军嫂，郭远搂着她一个个和人寒暄，像极了在婚礼酒席上会见宾客。

男人都不爱喝甜的，林霜翻出茶包，煮了两桶茶，又去隔壁小超市买了几大包酒鬼花生米，权当是茶话会，她当茶水员，倚在吧台旁含笑听男人们侃大山。

屋里做得满满当当，气势看着相当摄人，男人的话题从军事武装谈到全球政治动荡，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的国际形势，再到市委班子变动和统计局今年新报表的数据，越聊兴致越佳，有顾客上门买奶茶，在门口顿了顿，还没踏进来，瞄见店内景象，转身落荒而逃。

林霜的茶煮了几回，在第一个人点起烟时，她的嘴角抽了抽，脸色不易察觉难看起来。

她也抽烟，但不表示她不介意别人在室内抽烟。

门外细雨绵绵，水雾扑在玻璃窗上，慢慢凝聚成一条条蜿蜒水线，折射着路灯的光亮，街景扭曲又模糊，她扭头默默出神。

店门猛然“吱呀”一声，有冷风扑进来，有人大力推门，直直占据在门口，眉皱着，沉沉目光在人群中逡巡。

全店人的视线都投在他身上。

林霜坐在吧台角落，离他稍有些远，能看见他短发上蒙蒙的雨雾，他穿件半新不旧卡其色的立领夹克，衣服外廓棱角分明，白色t恤，黑色工装长裤，裤子褶线笔直，脚下是普通的系带帆布鞋。

他的衣品似乎越来越好，件件都比相亲那次的蓝衬衫强。林霜心里如是说。

她从位子上站起来，走向他。

周正的目光落定，似乎是松了一口气，脚步往后退了退，似乎是想要转身离开。

“周老师。”林霜加快脚步，反手将奶茶店的店门关上，把满屋子烟味闷在里头，和周正两人站在屋檐下。

“没事吧........”他语气略有些迟疑，略指了指里头，“我路过，看见里面坐了很多男人.......还以为有什么事。”

“没事，都是朋友，过来店里坐坐。”她目光绵软，冲他笑了笑，“谢谢你。”

周正低头，有些不好意思：“那就好。”

“听张凡说今天晚上教育局有活动，周老师却又在学校出没，未免有点太敬业了。”

“我晚上有晚自习，走不开。”

“你不去么？”她含笑看着他，“应该去看看，说不定能认识几个新朋友。”

“不去了。”他回她，注视着眼前的细雨迷蒙。

“其实吧.......所有摆在明面上、能说出的那些条件，不过是为了抵消‘不是那个人’的遗憾而已。”她也凝视着落在面前的雨丝，清清凉凉，不声不响落在身上，“真正合适的人，从不计较那些，虽然有点难，但我想.......多试试，总会遇见的吧。”

他偏头看了她一眼，目光又转回去，落在远处，漆黑阴影的树林，灯火通明的学校，一扇扇明亮的小窗。

“我知道的，那里不会有那个人。”

他转身离去：“雨下大了，你回店里吧，别淋湿了。”

第15章 兰老师

林霜衣服很多，而且件件看着都很“贵”，但她其实极少逛街买衣服，最近却花很多的时间陪苗彩逛商场。

正值换季，秋冬新款上市，苗彩为了结婚大出血，从头到脚都大手笔置换，不仅给自己买，还要给赵峰买，甚至给自己的婆婆妈妈买。

“你这就过分了啊。”林霜叉腰，“昨天说让我给你老公买西服挑领带？明天是不是他的内裤袜子我也要承包了？”

“你是我最重要的着装顾问嘛。”苗彩双手合十求她，“你专业出身嘛，我哪里懂那什么面料精纺混纺羊毛起球不起球，不找你找谁啊。”

“今天买衣服请你吃饭，外加送你一次全套美甲行不行？最贵的那种，全闪粉、巴洛克水晶钻、贝壳彩石随你挑！”

林霜拎包起身：“别废话，走。”

逛的是本地最大了一个平民商场，以男女服装为主，大小品牌齐全，一天逛下来绝对腿软。

两人先去了女装馆，苗彩试衣服，林霜站在试衣间外等，店里陆陆续续进来客人。

身后声音耳熟，她扭头看了一眼，是谢晓梦和一个长发女生。

长发女生穿白色连衣裙，打扮乖巧，五官不算漂亮，但胜在清新舒展，气质很好，是那种不张扬、温婉型的舒服感。

林霜心念一动。

谢晓梦看见林霜，打了个招呼：“林小姐。”

“谢老师，好巧。”

谢晓梦点头：“好巧，你也出来逛街。”

“陪我朋友买衣服。”林霜盈盈笑道。

“我也是，跟朋友出来逛逛。”

苗彩恰好换衣服出来，穿着裙子在林霜面前转了个圈：“怎么样？好不好看，我觉得这个有点花，而且有点冷。”

“它装扮的不是你，是你的衣服。”林霜走向衣架上，顺手拈来抽出两件秋冬外套，“先把这个穿上给我看看。”

她打量了眼店内，又取了饰品搭配区的腰带和发箍，一并塞给苗彩：“试试。”

这一身搭配出来，连店主都眼前一亮，明明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几件衣服，衣服的感觉全变了，色彩和质感都焕然一新，不甚惹眼的大衣却突然鲜亮俏皮起来，花哨的裙子压在衣摆，竟然分外轻盈亮眼。

“很好看。”附近的女生目光望过来。

店主看林霜挑款的动作娴熟，目光老辣，看中的衣服进价和质感都是上乘：“姑娘你不会是.......同行吧。”

“我朋友是学服装设计的，以前还开过自己的网店呢，销量可好了。”苗彩骄傲替林霜竖招牌，“她不开店可惜了。”

有个女生过来问林霜：“你能帮我看看吗？我这条裙子搭配个什么外套比较合适？”

“当然可以。”林霜客气。

有了穿衣顾问和点评师，店里随意看看的气氛立马活络起来。

连谢晓梦也和朋友选了几件衣服试穿，和林霜聊了几句面料衣型，女生临走前笑眯眯的和林霜告别，语气温柔：“林小姐眼光真的很好，真的太羡慕你的朋友们。”

她伸出手：“你好，我叫兰亭，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

林霜听到预料中的名字：“你好，我是林霜。”

买完衣服，苗彩拖着林霜去楼上的日料店吃饭，刚入座，隔壁座位向她打招呼：“好巧啊。”

是谢晓梦和兰亭。

四个女生两张小桌，隔着空道半吃半聊，最后还凑在一起聊起了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和娱乐八卦，感情一下子增进了不少，兰亭知道林霜在北泉高中外开奶茶店，万分羡慕挽起谢晓梦的手：“好羡慕晓梦她们，我也想上完课吼完孩子去买杯奶茶补一补，可惜学校外面什么都没有，只有小孩子喜欢的零食店。”

“你想喝，下次我给你带。”谢晓梦回她。

“奶茶要当场才好喝嘛。”兰亭歪着头，神情可可爱爱，“下次有机会我一定去林小姐店里试试。”

“随时欢迎兰老师。”林霜微笑。

\*\*\*\*\*\*\*\*\*\*\*\*

林霜和兰亭的见面来得很快，大概几日之后。

门铃“叮咚”一声，有人推门进来。

北泉高中还在上课，奶茶店没什么客人，林霜窝在角落玩游戏，听见有人站在门口，笑嘻嘻喊了声：“林小姐。”

她抬头，是兰亭。

“兰老师。”

“下午教导主任不在学校，我上完课没事，偷偷溜出来逛逛。”兰亭吐吐舌头，“本来想去逛街，突然想起你的店，过来看看。”

林霜对兰亭有好感，理所当然陪聊。

果如张凡所言，兰老师温柔体贴，礼貌又可爱，谈吐气质也看得出来，兰老师家境优渥，教养良好，没什么大阅历，是被家庭保护得很好的女孩子。

这样单纯的女生，其实很容易激起男人的保护欲。

两人聊着，那边北泉高中响起了铃声，数分钟后，学校大门开放，校门口涌出一群学生，也有下班的老师——放学了。

兰亭见到窗外的人流，晃了晃神，慢慢停住聊天，默默凝视着北泉高中的校门，似乎在搜寻某个人的身影。

她很快回神，有些抱歉地对林霜笑笑：“对不起，我出神了......很久没来这边了.......突然想起以前的事情。”

林霜了然笑笑：“是开心的事情吗？”

“算是吧。”兰亭起身，“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两人告别：“下次再回。”

几天之后，兰亭又再一次造访了奶茶店，这次是下班带着两个同事过来玩，拍照打卡这家“网红”奶茶店。

兰亭遇见了周正。

确切的说，是先遇见了张凡，张凡又来奶茶店里给女老师捎奶茶，看见兰亭坐在店内，吓了一大跳：“兰......兰老师？好......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兰亭挥手，“好像有一年没见到你了，时间过得好快。”

“是啊，你很久没过来跟我们一起聚会打球了。”

兰亭垂眼，神色稍有落寞。

张凡买完奶茶，一路思忖，最后叹了口气，掏手机给周正打电话：“我刚去买奶茶，老板娘在找你。”

“嗯？”周正刚从教室出来，拍拍两手粉笔灰，“她找我？”

“大.....大概吧，我也说不清，你有空去看看。”

周正转身，直接夹着教案往校门外，进奶茶店时，先看到林霜目光奕奕看着他，神情似笑非笑，心头滑过那么点诧异，顺着林霜的目光一偏，看到几人中一个熟悉的面孔，霎时顿住脚步。

兰亭站起来：“周正。”

“很久不见了，最近过得还好吧。”周正稳重寒暄，头顶的灯光打在他身上，不见一点影子。

“挺好的。”兰亭笑道，“好巧，居然遇见你了。”

她的目光扫过他手里的教案：“刚下课吗？”

“对.......”

林霜坐在吧台，两手捧着下巴看热闹，她并不爱掺和闲事，但很有兴趣看着这一幕发展下去。

周正顶着林霜的含笑秋波，虽然自觉光明磊落，也生出一丝不安，硬着头皮跟兰亭寒暄了几句，而后脚步转向林霜，面色镇定：“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周老师进来，不打算喝点什么？”林霜挑眉，“我给你来杯柠檬红茶？”

“不......不用了，我办公室还有事情。”

他又转向兰亭，跟兰亭颔首道别。

周正离去的背影还算保持着风度。

他去了体育组办公室，看着张凡嘻嘻笑的脸，蹙眉，桌上捡了个乒乓球砸在了张凡脸上。

张凡龇牙咧嘴吃痛。

“你故意让我去见兰亭？”他的语气平缓，却有点颓的气势。

“我不是想.......你要是跟兰亭能复合，那我跟谢晓梦多少也能往前走一步嘛。”张凡趁着屋里没人，大大咧咧把脚翘在办公桌上，“我觉得你俩有复合的可能。”

“不可能，多谢你的良苦用心。”

张凡看着他微恼神色，收敛了笑意，正儿八经说话：“周正，我昨儿看见你啦。”

周正侧目。

“我看见你去给老板娘送饭盒。”张凡抛着手里的乒乓球，“我说奇怪呢，以前你一日三餐都在学校吃，最近好像改了，都不吃食堂，改在家做饭了，原来是为了给老板娘送温暖啊。”

“没有，我自己吃。”周正一板一眼，“只是偶尔帮她带一餐。”

他补了句：“朋友之间帮个忙而已。”

张凡嗤笑一声：“朋友？”

“对，朋友。”

张凡抱手：“你说帮朋友去外头带个饭我勉强信，给她带自己亲手做的饭是几个意思？别的呢，你从这奶茶店开起来就不对劲，暑假你只要有空，一直留在学校值班备课，往年你都不是回老家呆着的么？而且你以前什么时候喝过奶茶这些啊，办公室女老师请你喝你都摇头拒绝，最近怎么隔三差五都要去一趟？而且从你租的房子到学校，明明可以走侧门进出，为何这学期你非得从正门走，在奶茶店前绕一下？”

“再说了啊，每次我跟你去店里，你就好像不是平常的你，话也不说了，神情也不对了，磨磨蹭蹭到最后才走，聊起老板娘来，你要么就不说话听着，要么就护着人家。”

他凑近周正，痛心疾首：“周正，你不会喜欢她吧？”

周正瞟了他一眼，挪开视线，没有说话。

张凡知道自己猜得八九不离十：“我理解，林霜是漂亮得可以，是个男人都喜欢，可人家有男朋友，人家什么时候缺过男朋友，你是不是傻了？她那样的人......她眼里根本没有你啊。退一万步说，就算她眼里有你，我听其他女老师说，她穿的用的那些都不便宜，你养的起这样的么.......不是我贬低自己兄弟，你和她的确不适合，不早点回头，到时候这事被人知道了，背后指指点点说什么话，谁听到都不舒服。”

他拍了拍周正的肩膀：“算了吧，别为难自己。”

周正沉默了许久，抿了抿唇，有点单薄的倔强：“我没想那么多.......只是当个朋友而已........”

张凡把乒乓球砸在他身上：“费尽心机当朋友？周正，你清醒一点，人家还没勾手指头，就能把你吃得死死的，还不耽误过潇洒生活，你就甘心沦陷当殖民地？你以为自己演苦情戏呢，二十一世纪了大哥，人间康庄大道你不走，非得去跳百丈悬崖啊。”

周正不爱听这些。

“我的事不用你管。”他扭头往外走，脚步沉沉，“我知道自己做什么。”

张凡“呔”了一口，指着他的背影骂：“你知道个屁，你个大傻子！”

第16章 生日快乐

林霜对新男友兴趣减退得厉害。

郭远这种糙汉型男人，适合小鸟依人的素食女生，她吃着有点消化不良，可又没完全到厌倦的地步，变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老板娘，你好几天没出门约会了。”店员提醒。

林霜这几天都在奶茶店窝着。

“天冷，懒得动。”

昨晚一夜大风，敲得窗子哗啦作响，早上起来一看，寒风萧瑟，秋意渐深。

周正下完课回家，路过奶茶店，看见娜娜和kevin在窗上贴海报，禁不住驻足。

奶茶店空调温度调得舒适，环境明亮又惬意，加上茶饮那种香腻的气味，走进来有种慵懒的倦怠。

店里流淌着欢快的流行音乐，她在吧台忙碌，顺便和他闲聊。

“周老师，昨晚大降温。”林霜看他穿着单薄两件，肩膀削瘦，人也显得清寒，“你穿这么少，不冷吗？”

“不冷，习惯了。”他冬天一向穿得不多。

“今天出门看见人行道上铺满了落叶，突然想起来，学校主干道上那两排老树，每逢秋冬大风后，掉落的叶子在地上铺得厚厚的、像块五彩斑斓的地毯。”林霜感慨，“我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踩在上面，一蹦一跳，听枯叶嘎吱嘎吱的声音。”

少女时代的林霜，是个糖分超标的小甜心。

“早上我进校的时候，校工就在扫那条路上落叶，装了满满七八个垃圾桶。”周正微笑，“落叶颜色很好看，像油画一样。”

“真奇怪，明明过去了好多年，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会想起这件事。”林霜问他，“周老师会不会也突然想起一些事情？”

“去水房打热水的时候，宿舍楼地板结冰，我摔了一跤，水瓶也破了。”他挠挠头，“从那以后，我冬天走路就特别小心。”

“可怜的周老师。”她眨眼。

“柠檬红茶还喝吗？天冷了，不如换个热饮吧，最近燕麦奶茶卖得很不错。”

“可以给我一杯热的柠檬红茶吗？”

她耸耸肩膀：“当然可以。”

他扭头看着窗外的海报：“我刚才路过，看见他们贴海报，明天店里又搞活动？”

“对，会员惊喜日，还有抽奖，临时想出的点子，冷饮快下市了，推推秋冬暖饮。”

“惊喜日？应该是什么特殊的好日子吧。”

“算是吧。”

周正扬眉浅笑：“是生日吗？”

“你怎么知道？”林霜惊讶。

“我瞎猜的。因为明天是霜降，你名字又带个霜字。”

“算你猜对了吧。”她莞尔一笑，“明天我有事不在店里，如果你们愿意过来玩，我让娜娜他们免费赠送饮品给老师们。”

他点头：“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你。”

“可以送你个小礼物吗？”周正双手插兜，踮了踮脚尖，“一点小心意。”

“不必啦。”她挥手拒绝，“我不喜欢过生日，就当普通的日子就好了。”

“那好吧。”周正微有遗憾，从衣兜里小心翼翼掏出一样东西，“这个送给你玩。”

是片小小的、半枯半绿的心形树叶，叶脉纹路清晰，躺在他手心里。

“从校工的垃圾桶里翻出来的，我路过，正好一眼看见，拿水洗了洗。”

林霜把奶茶递过去，顺手把树叶捻过来：“好漂亮，谢谢。”

“不客气。”他拎着柠檬红茶，转身离去。

\*\*\*\*\*\*\*\*\*\*\*\*\*\*

付敏特意带着漆杉来市区，和林霜一起吃了顿午饭，下午林霜跟苗彩约了美容院spa，晚上郭远为她安排了生日宴。

两人吃了顿还算浪漫烛光晚餐，郭远带她去ktv唱歌，包厢里已经布置好了生日场景，生日蛋糕上点着蜡烛，推开门，生日蛋糕推到她面前，一排洪亮的声浪：“祝嫂子生日快乐。”

不出所料的话，某天她在男人家滚完床单出来，门外也要站着一排影子兄弟请安问好。

服务员捧来一屉小碗长寿面，郭远烛光晚餐没吃饱，把林霜的那碗也一起吃了。

唱完生日歌，林霜勉强吃了块奶油蛋糕，众人兴奋起哄：“亲一个，亲一个。”

林霜摆摆手：“不了不了。”

郭远人高马大，一把把林霜打横抱起来，她天旋地转，再反应过来已经坐在了郭远手臂上，男人直接吻上了她的红唇。

众人尖叫起哄，口哨声掀翻屋顶。

林霜扯着自己的裙子，伸手去掐郭远的胳膊。

“兄弟面前给我点面子，回去我跪搓衣板。”男人贴在她耳边窃窃私语。

她从郭远身上下来，被他搂在了怀里，安慰性亲了亲她的脸颊，大家坐在沙发上k歌，服务生扛来了几箱酒，兄弟连开启了小酒馆之旅，为她过生日的气氛逐渐转化成了男人们的炫耀场。

林霜这样的姿色少见，配上郭远的气势，在单位很是一段绝佳八卦。

“说厉害还是我远哥厉害，竟然能俘获嫂子这样的大美女。”

“远哥你支个招啊，用什么手段把嫂子追到手的？”

众人追捧得厉害，郭远喝了酒，略有些飘起来：“哪里用我追，我勾勾手指头，她乖乖就跟着来了，我们两天雷地火，一拍即合。”

“远哥威武。”

“远哥真男人。”

郭远搂着林霜的腰，亲昵贴了贴她脸颊，满脸惬意自得，像搂着个华丽的战胜品。

男人的话题从追求女友三十六计转移到老婆孩子热炕头，哪个嫂子贤惠淑德，端庄大方又体贴温柔，做菜手艺又好，是值得羡慕的楷模夫妻，讨论气氛热烈又骄傲。

林霜百无聊赖玩手机，最后把手机一关，看向已经开始吞云吐雾的某个兄弟：“有烟吗？给我一根。”

“嫂子也抽烟？”众人一愣。

“偶尔抽抽。”

她接过香烟，眼里没看见火机，目光逡巡一圈，挑了个人，雀跃招手：“你过来，把烟递过来。”

被点名的那人“啊”了一声，往前走了几步，有点懵地把抽了半截的烟夹在指尖，递给林霜。

她俯身弯腰，婀娜腰肢扭动，往前挪了挪，探手去点男人指间的香烟，半垂螓首，长发滑落肩头，红唇吻上香烟，半垂眼睫，深深地吸了一口。

火星猛然从烟头传递过来，林霜心满意足，媚眼乜人，对着面前的微讶面孔，逗趣似的挑挑眉，嫣然含笑，红唇缓缓吐出袅袅烟雾。

烟气吹在那人涨红的脸上。

包厢突然静止了一瞬。

林霜冲着众人妩媚一笑，懒洋洋窝进默不作声的郭远怀中，一根烟抽得熟稔无比。

后半场的气氛总觉有些僵硬，聚会草草结束，路上郭远明显沉默：“你不该在他们面前这样。”

“我无聊抽根烟，跟人借个火而已嘛。”她抚腮浅笑，星眸闪亮，“这有什么生气的。”

“你让我在兄弟面前怎么做人？”

“跟你玩玩而已，你不会当真吧。”林霜眯着眼，“我也只是贪新鲜，你勾勾手指我就能过来，我勾勾手指，也有别的男人把你换掉。”

突如其来的恋情戛然而止，林霜又重获了新鲜感，心情绝佳，难免容光焕发，兼之奶茶店不需她再花大力气打理，林霜开始每天仔细打理妆容和穿着，自娱自乐。

常来报到的“迷彩大jeep”突然就在奶茶店门前消失，大概就像一个标记失效，天气渐冷，户外活动减少，坐在店里闲聊聚会的客人突然多了起来，不仅有女孩子，连男生都很不少。

林霜后知后觉，突然发现，有好一阵都没有看见过张凡，他似乎很久都没来奶茶店替女老师们买奶茶。

某一天在学校外面撞见，林霜挺好奇的：“张老师，最近很少看到你，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不打算努力了吗？”

“没有。”张凡目光游离，支支吾吾，“最近带学生出去集训了，有点忙。”

秋日易思哀，一来他愁在谢晓梦身上屡战屡败，二来他烦周正自甘堕落，双管齐下，黯然神伤，最近很不想看到林霜，躲奶茶店躲得有点远。

张凡问林霜：“周正呢？他今天去你店里了么？”

“没有，有点可惜了，今天兰亭还来过店里，要是周老师也在，场面应该很好看。”

兰亭近来有空都会来奶茶店坐坐，但也只是以朋友玩乐聚会为主，倒是没有别的举措。

林霜看出来了，兰亭对周正尚有残余的留恋，但不主动，若是周正肯往前走一步，兰亭也不会拒绝。

奈何周老师没有表示。

张凡恨不得给林霜递一根烟：“你也觉得他们很不错对吧，兰亭多好，跟周正挺配的，哎......老板娘，你要不要做个好事，撮合撮合，给他们两创个复合机会。”

林霜挑眉：“为什么是我？你们也太不把我当外人了。”

“周正听你的。”

“你怎么知道他听我的？”林霜反问。

张凡结巴了一下：“他......他.......”

他吞吞吐吐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哎.......他肯定听你的。”

“我管那么多干嘛。”林霜望天，“做人谨记几字——少管闲事，多看热闹。”

第17章 圣诞快乐

漆灵在北泉高中读高二，但林霜几乎没有在奶茶店或者学校周边见过他。

因为付敏和漆雄再婚的关系，他们算是名义上的“姐弟”，但这么多年两人私下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林霜懒得搭话，漆灵不屑一顾。

只有一次，付敏包了饺子，没空往市区送，托回校的漆灵送到林霜店里，漆灵踏进店里，把饭盒往吧台上一放，转身就走，留林霜一人纳闷。

还是付敏打电话过来，林霜才知道前因后果。

最近天冷降温，常有家长过来给住宿学生送衣服被褥，漆雄也来了两趟，一次给漆灵送厚衣服，一次送鸡汤。

“感冒了？”林霜问。

“对。”漆雄送完鸡汤，顺便看看林霜，“药吃了一个礼拜都没好，我给他送点鸡汤补补。”

林霜点头。

两人聊了几句，漆雄思忖，问林霜：“霜霜，你和周老师熟不熟？”

“周老师？”

“对，就是上回开学吃饭遇见、教高三数学的周老师。”

林霜疑惑：“怎么了？”

“我看到学校内的宣传栏，周老师今年评了骨干教师，带班成绩很好。”漆雄斟酌，“周老师人也不错，上次漆灵会考出成绩，我联系不上漆灵的班主任，给周老师打电话，他还帮忙查了成绩单。我想啊.......漆灵数学不太好，如果请周老师帮忙补课，不知道行不行？”

林霜很会抓重点：“叔叔怎么会和周老师有联系？你们俩认识？”

“上次见面，你走后，周老师留了个联系方式给我，说是有事可以找他。”

林霜蓦然皱眉。

漆雄道：“你如果跟周老师熟的话，要是能说说，周老师兴许可以帮帮忙。”

漆雄的言下之意，北泉高中老师一节补课费不便宜，兴许价格上也能商量商量。

“我跟他不熟。”林霜垂眼，神色淡淡，"他们高三班挺忙的，他又是班主任，哪有功夫出去补课，叔叔还是找别人吧。"

“那好吧。”漆雄只得遗憾点头。

送走漆雄，林霜明显兴致缺缺，坐在椅上玩手机。

“老板娘，你怎么了？你在想什么呢？”kevin探头喊她，“我喊你好几遍啦。”

“来了。”林霜推开椅子起身。

\*\*\*\*\*\*\*\*\*\*\*\*\*\*\*

高三年级恰逢期中考试，周正连着一天两场监考，第二天在教研组埋头苦读，批了一天数学试卷。

这天送给林霜的午饭稍有些晚，等奶茶店闲下来，林霜才开始吃午饭。

考试期间的老师忙的忙，闲的闲，这天恰好有老师过来买奶茶，有好事的女老师凑过来：“老板娘，这个点了你还在吃饭呢？”

林霜独居惯了，吃饭习惯不好，边吃边游戏，这饭吃了一个小时，保温桶里还剩半碗海带排骨汤。

她偏爱喝汤，每次吃饭对学校的例汤最满意。

“对。”林霜转头，“老师你吃过啦？”

女老师瞄了一眼：“老板娘菜色不错啊，家里人带过来的？”

林霜微笑：“这是教师食堂的汤。”

“食堂哪有这样的汤。”女老师笑道，“我们今天全在食堂吃饭，食堂都是菜汤，今天是豆腐汤，跟清水似的，菜也难吃，一点油水都没有，那盐跟不要钱似的，齁得嗓子疼，我们几个这才出来买杯喝的解解腻。”

林霜微怔：“是么？教师食堂的饭菜味道还算可以。”

“哪里可以？前几年师傅开小灶的时候还不错，现在食堂也改革，搞什么无差别对待，老师食堂和学生食堂都是一锅煮出来的东西。”女老师balabala数落起来，“同样一份饭，偏偏教师食堂卖得还比学生食堂要贵，学校每个月餐补才100块，要不是忙，我们也不乐意在学校吃。”

“是么？”林霜脸上的笑容慢慢淡去，“这我倒是不知道呢。”

下午周正来奶茶店取饭盒，林霜正站在店门外抽烟，看见他走近，目光落在他身上，一动不动凝视着他。

周正觉得她的神情有点奇怪。

“周老师。”她将烟掐灭，“进来吧。”

“你心情......好像不太好？”周正认真看了她一眼，“发生了什么事吗？”

“是么？没有不好。”林霜把洗好的饭盒拿出来，推在他面前，面带微笑，“今天食堂的糖醋小排很好吃，我全都吃完了，汤也很不错。”

周正点头：“我也觉得还可以。”

“食堂不是还有晚饭吗？”她平静看着他，“周老师不如也帮我带份晚餐出来？量少一点，我晚上吃不了太多。”

“对了，不知道食堂晚上还有没有糖醋小排，如果有的话，那就太好了。”

“我傍晚去食堂看看，食堂来回就那几样菜，可能会有。”他欣然应下，“晚上我再送过来。”

晚上周正果然又带了一份饭过来。

有糖醋小排。

林霜接过饭盒，问他：“周老师明天中午能帮我带一份吗？”

“当然可以。”

第二天中午十一点半，周正再送饭来，依旧是三菜一汤，林霜打开先尝了几口，几道菜的口味有差别。

“周老师有空吗？能陪我坐坐吗？”

“好.......”

两人在窗边坐下，林霜坐姿闲散，语气也轻快：“周老师刚下课过来？”

周正今天第二三节 有客，十一点才下课，下完课直接过来给林霜送饭。

林霜点点头：“周老师应该很忙吧，高三课业压力这么大，周老师每天要上几节课？是不是还有不少晚自习？当班主任管的事情应该也不少，还要开会备课什么的......”

周正愣了愣，她从来没问过他这些。

“还好......每天三节课吧，一周四个晚自习，其他还有班会自习什么的.......”

她双手交叉在胸前，仔细倾听他说话，等周正停住，她淡声回他：“那周老师真是挺忙的，一周六天课，每天从早到晚都有这么多事情，我有个疑问.......周老师怎么有时间去买菜做饭？再送到我这儿来？”

她漂亮又明亮的眼睛盯着他，锐意十足。

周正猛然怔住。

他像突然被烫了一下，手往后缩了缩。

林霜盯着他：“所以我吃的，是周老师做的饭？不是食堂的盒饭？”

周正动了动紧闭的唇，却没有发出声音。

“周老师？”她声音很轻，却带着冷淡又蓬勃的怒意，像玫瑰上的刺。

他看着她那双亮度惊人的眼睛，极其缓慢说话，语气说不出的小心翼翼：“米饭和菜都是食堂带的......你喜欢喝汤，学校的汤都是清水，汤是我自己煲的，如果食堂菜色不好，我怕你不吃，会加一个菜.......”

林霜怒极反笑，笑容又甜又刺：“怪不得我吃不出来，所以......我嫌弃不好吃的都是食堂带出来的？好吃的那几道菜是你做的？”

周正轻轻点头。

“周老师还挺煞费苦心的。”她语气挖苦。

他脸涨得通红。

林霜倚回椅上，看着面前的男人：“周正，你到底想干嘛？对我这么好？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

她笑着问他：“这么贴心周到，不声不响做这么多，怎么，打算在我身边送温暖，当备胎啊？”

周正紧紧抿着发白的唇。

“第一次见面，我已经拒绝你了，你觉得你做这些，我会感激你？”她翘起长腿，淡声道，“我可不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种鬼话，你以为我是十几岁的天真少女，靠这么点感动就能骗到手？”

他颌线紧绷，滚了滚喉结：“我没这样想过........”又猛然深吸一口气，“我没有恶意，我.......我喜欢你，只是想着，当个朋友也好。”

成年人不流行“喜欢”这个词，他们更习惯说爱，我爱你。

爱是个比喜欢更深沉的词。

林霜面无表情，语气冷漠：“你离我远一点。”

他宛如被冻住一般，一双眼睛像冰层下黑色的寒石。

良久之后，他才开口说话：“对不起........是我越界，给你添麻烦了.......”

林霜扭头看窗外：“我最讨厌别人背着我，在我身上动心思。”

她神情淡漠：“周正，我这样的人，你耗不起，找个正儿八经的姑娘谈恋爱，过日子，才是道理。”

“抱歉。”

他垂头，推开椅子，在她面前站了会，似乎想说点什么，转身走了。

店里放着舒缓的音乐。

他的脚步很轻，又似乎很慢，可听起来，每一步都似乎踩得踏踏实实。

林霜沉浸在手机游戏里，五分钟后，闯关小人被从天而降的巨石砸死。

game over。

张凡找到周正的时候，他一个人在篮球场投篮。

“周正。”张凡喊他。

周正充耳不闻，把球扔进篮筐里。

张凡矮身一捞，在篮筐下抢住球，看他：“我去奶茶店，那里店员说，昨天中午你和林霜吵架了？林霜这两天都没在店里，你.......没事吧？”

周正摇摇头，转身出球场。

张凡追在他身后：“你下午没课，我们出去玩玩呗，桌球怎么样？还是你想去k歌？吃饭？”

篮球场外就是大操场，北泉高中的操场是挖了半角山坡盖的，跑道一端挨着片缓坡，坡上是住校生用来晒被子的地方，上头用高高的铁网围着边界。

周正挑了块草地坐下。

张凡紧巴巴地挨着他坐。

他变戏法似的从兜里掏出两瓶啤酒：“喝吗？我偷偷带进来的。”

“不喝。”

张凡拉开拉环，把啤酒塞进周正手里：“开都开了，喝一口吧。”

两人坐在山坡上，眺望着下面的操场。

周正捏着冰凉的易拉罐，垂眼不说话。

张凡一口一口喝着酒，默不作声陪着他。

良久之后，周正嘴唇碰了碰瓶口：“以前读书的时候，我常坐在这里背单词。”

“这儿视野挺好啊。”张凡回应，“一览无余。”

周正点点头：“左边篮球场、右边大操场，学校外面的街道和路过的行人，能看到很多东西，我就经常坐在这里背单词，一边背一边看人打球。”

“那时候挺穷的，有一次上体育课练球，教练突然把我换下来，跟我说，你穿双运动鞋再过来，但我买不起一双新鞋.....后来我就坐在这看着他们玩，再也没有进过篮球场。”

“班上有个同学是篮球队队长，每次他打球的时候，全班人都会去看，他女朋友也在，他跟我比较熟........我经常给他讲题纠错什么的，后来他送了我一双篮球鞋，不过那双鞋我一直没穿过......我总觉得，那双鞋跟我身上的衣服、跟我整个人是不在一个世界的。”

“我花了很多的努力，才跟正常人一样，学会跟人交谈、社交。”他努力睁着眼，眼眶微红，“可总是难以企及那个世界。”

张凡搂紧他的肩膀，以示安慰。

\*\*\*\*\*\*\*\*\*\*\*\*\*

这个世界很奇怪，两人直线距离不过一公里，如果愿意，每天都能见许多回，如果不愿意，十天半月也碰不了面。

周正再也没有出现在奶茶店，彻底地销声匿迹。

奶茶店门前又出现过一款车，是电视台的采访车辆，男主人公是本市电视台的一位男记者，不过短短一段时间后，也消失在众人眼里。

冬天转眼即至，寒风扑朔，奶茶店的生意比秋天好了点，张凡依然隔三差五来店里，替学校女老师买奶茶。

他和林霜也时常闲聊几句，不过两人颇有默契的不提周正，张凡觉得没有必要，林霜看着云淡风轻，压根忘记了周老师这号人物。

张凡看见林霜这样，转身又忍不住替周正欷歔。

女人狠起来，其实也没男人什么事。

十二月的北泉开始下起了连绵冬雨，屋外寒风刺骨，奶茶店温暖如春，没有客人的时候，林霜和娜娜kevin坐在一起，组团玩起了游戏，打发漫长的无聊时间。

因为无聊，所以抽烟的频率明显增加，烟盒空空，趁着雨停，林霜出门去附近的超市买包烟。

售烟超市距学校有一段距离，买完烟出来，已经停歇的连绵冷雨又扯开序幕。

林霜不着急走，裹紧外套，站在超市门牌下抽起了烟。

清冷街道安静无声，连车辆都未曾路过，拐角处走来一个男人，撑着把蓝格折叠伞，脚步匆匆走向隔壁药店。

伞下人穿一件黑色的连帽卫衣，外头套着件黑色防风外套，伞在屋檐下收起来，露出男人年轻的面孔。

他其实有一双男人里少见但好看的眉眼，眉毛不浓不淡，眼睛不算大，单眼皮，眼睛线条微长，眼尾微微下撇，有一点“慢”和“干净”。

男人收完伞，看见一旁屋檐下站的人，目光微愣，而后朝林霜点点头。

“没带伞？”他嗓子格外沙哑。

林霜低头看手机，轻轻“嗯”了一声。

已经过去一个多月。

周正转身进了药店，几分钟之后，拎着装着薄荷喉片的塑料袋出来，看看她，又看看外头的雨，驻足踌躇。

她目光从手机上抬起来，看他：“来买药？”

周正点点头，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喉咙，他有慢性咽炎，一到换季和秋冬季节，嗓子就受不了。

“这雨一时停不了，你用我的伞吧。”

她无事，也不着急等雨停。

“不用了。”

“拿着吧。”他把伞放在地上，“我去学校，这边离校门不远。”

雨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林霜穿的是羊毛大衣和羊皮靴，娇贵得很。

周正把卫衣的帽子戴上，药揣进兜里，埋头大步走进了雨里。

林霜扭头，看着留在地上的伞，和她还隔了一米多的距离，孤零零的立在地板上。

伞是超市最常见的颜色和款式，并不好看，但用料扎实，骨节粗厚，折叠处有点生锈的痕迹，显然是用了有段不短的时间。

这把伞搁在奶茶店门前的伞桶里，留了一个礼拜，直到太阳出来也无人认领，林霜某一日突然又看见它。

她打开微信，找了很久才找到那个头像，斟酌问他。

【前几天的伞，怎么还给你？】

约莫大半个小时后，那边才回。

【抱歉，刚才在上课。】

【如果方便的话，麻烦放在学校门卫室，我有空去拿，谢谢。】

林霜收了手机。

她收起那把伞，仔仔细细按照痕迹叠好，而后送去了门卫室。

平安夜那天，学校里流行送苹果，学生街每家店铺都摆出了礼盒包装的富士苹果，奶茶店也不能免俗，窗上挂起了圣诞装饰，和隔壁商家开启了捆绑销售。

兰亭来奶茶店，送了两个大苹果给林霜，说是班上的学生送的。

她和谢晓梦晚上有聚餐，提前来等谢晓梦下班，正巧张凡和几个年轻老师去学校周边找地儿吃饭，凑合在一起，晚上张罗组团着去吃火锅。

“也把周正喊上吧，他今天晚上没晚自习，正好有空。”张凡孜孜不倦想要撮合兰亭和周正。

一个电话之后，周正的确来了。

林霜透过玻璃窗，看见站在路边的一个清寥背影，背对着奶茶店，站着街边。

兰亭眼睛一亮，裙角飞扬，推门出去。

两个背影模糊站在一处，交谈了几句，周正从人群里脱离出来，穿过街道，又回了学校。

谢晓梦拉着兰亭走了。

\*\*\*\*\*\*\*\*\*\*\*\*\*\*\*\*\*

第二天圣诞节，林霜有约会。

对方是个官二代，家里有些背景，在餐厅吃饭遇见林霜，主动过来问了林霜的联系方式，一来二去，已经接触了些日子。

西方圣诞节到了国内，摇身一变就成了情人节，官二代带她去赴宴，路上堵成一片红光。

男人戴一副金丝眼镜，就职于市政府某个闲散部门，为人还算彬彬有礼，只是有个特别不好的毛病，是个路怒族。

从走路的行人到转弯的车辆，通通都要指责一遍。

他每天浪费时间在吃喝玩乐上头，却对这路上的短短几分钟寸步不让。

吃饭的地方昔年是个国营饭店，装修得富丽堂皇，今天正好爆满，林霜挽着男人上楼，包厢另一头有年轻男人提着生日蛋糕过来，那蛋糕上摆着只金色寿桃。

两人在长长的包厢走廊打了个照面，擦身而过时，林霜感觉身边人秉住呼吸，脚步往后退了退，和她避开了一点距离。

她仰头和身边男人说话，笑意盈盈，嗓音温柔。

今天是丁副校长的生日，师母特意在这订了酒席，顺带把周正喊上了。

包厢里是官二代的一群发小，个个都带着女伴，桌上觥筹交错，官二代为人和穿戴低调，酒量却高调得很。

满桌狼藉后，各人搂着女伴散去，官二代和林霜都喝了酒，不能开车，家里的司机已经等在楼下，打算把官二代和林霜送到另一个地方。

晚上订了酒店房间。

即便是司机开车，醉酒的官二代依然对路况嗤之以鼻，林霜看着指手画脚的男人，心怀疑惑，如此热爱交通事业，这人为何不去交警队上班？

她在路边喊司机停车，官二代从车里东倒西歪出来，抓她的手：“好端端的，怎么闹起脾气来了？”

林霜甩开他，两人在车门外吵了一架，林霜高跟鞋蹬蹬蹬往回走，不管身后人。

后头堵住的车流嘀嘀嘀开始摁喇叭。

官二代指着车道跳脚骂了声，灰溜溜钻进了车里。

周正刚把老师和师母送走，在附近的公交站台等回家的公交车。

她拎着包，停在十字路口等红灯，脸颊在冷风和酒气的催发下，嫣红如花瓣。

他穿得很少，竖着大衣衣领，两手揣在衣兜里，目睹刚才眼前的这一幕，隔着几米远的距离问她：“你还好吗？”

林霜偏头，静静看了他一眼。

这个城市灯火通明，路过行人无数，不知道为什么，她总见不到路灯下的光。

他往前走了两步，问她：“你是不是喝了酒，林霜，我打个车送你回去行吗？”

她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看见绿灯往前走了几步，回头凶他：“不用你管。”

周正看她踩着高跟鞋摇摇晃晃，单薄的亮片短裙随着步伐闪闪发光，顿了顿，从公交站台下来，快步跟上了她的步伐。

她被冷风吹得很清醒，听见身后的脚步声：“周正，你一定要跟着我吗？”

他站住：“你打算去哪？”

“随便逛逛。”她笑盈盈的向他招手，“你这么闲，你不如先陪我逛逛？再送我回家？”

附近有家商场，最近正是年末狂欢活动，连晚上营业时间都为顾客延长。

她从一楼柜台开始逛起，兴致勃勃又兴高采烈，买单毫不手软，柜姐看她从头到脚的精致，转头看其他的款式，一副毫无准备买单的架势，偏偏身边站着个沉默寡言的年轻男人，开出的购物单自然递给男士：“先生，付款柜台在前面，左拐十米就到。”

周正接过柜姐手中的单据，刚想转身，被林霜伸手，自然而然抓住他的手：“等等，我们去那边看看。”

她的手微微有点冰凉，手指长而软，指甲上绘着漂亮的圣诞图案。

周正的心陷入了一片汪洋大海，他是海中浮舟，随浪漂浮。

林霜抓着周正往另一个柜台走。

年底促销令人心动，她眼里闪着醉人的光亮，对眼前每个包装精致的货品毫无抵抗力，手指指点点：“这个，这个，我都要了。”

周正手里攒了好些张付款单据。

“每一件我都很喜欢，周正，今天圣诞节，我心情不好，你送礼物给我好吗？”她语气出奇的柔和，眨着浓密的睫毛，眼巴巴的看着他。

周正看着她的脸，沉默点了点头。

看见他刷完卡，林霜眼神晶晶亮，扯着周正：“我们去楼上逛逛。”

楼上是女装鞋包，每一样商品都不足以衬托她的漂亮。

打烊前的短短一个小时，刷的是周正的卡，花掉了他三万多，算是半年的工资。

他两手拎着满满的购物袋，林霜神清气爽，周正一言不发。

林霜喜笑颜开，还打了个电话给苗彩报告战果，商场给她办了vip卡，林霜约苗彩明天再来逛逛。

挂了电话，她问他：“心疼吗？”

周正如实回答：“有点。”

“但我喜欢男人为我花钱。”她站得很近，身上带着香气和淡淡酒气，娇笑，“肯为女人花钱的男人，才有诚意。”

周正没有说话，挂着购物袋的手往上提了提。

她突然笑了，再往他身上贴近，近到两人的衣服已经挨在一起。

周正低头，往后退了一步。

林霜伸出一只手，手掌拢在他胸口，瞟了他一眼，撒娇似的低语：“周老师，你的心跳得很快。”

她看着他：“周正，你说你喜欢我，你喜欢我什么？喜欢我漂亮？还是身材好？”

林霜抓着他胸口的衣领，拽过来，整个人贴在他身上，笑语娇嗔，像条花纹艳丽美女蛇，贴在他耳边：“我没想到一本正经周老师也那么肤浅，贪慕美色。”

柔软馨香的身体贴着他，曲线玲珑有致，周正脸颊发红，呼吸急促，一双眼黑润得几乎滴水，不知是羞意，还是其他。

“周正，你有多高啊？”

他勉强挤出：“177。”

“和我穿高跟鞋一样高。”她轻笑，“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现在接吻，你只用搂着我的腰，不用低头......就可以吻在我唇上。”

周正喉结剧烈滚了滚。

她打量他的神情，脸颊凑近他，红唇就浮在他的面颊上，隔着若即若离的距离，慢慢游离。

周正身体动了动。

“不许动。”她娇斥，咯咯笑起来，“没有我的准许，你不准碰我。”

她肆无忌惮直视着他的眼，挑衅似的，在他唇上印上一吻。

周正猛然闭上了眼，眼皮抖了抖。

他整个人呼吸紊乱，濒临失控的边缘。

林霜呵气如兰：“周正，你是一个人住吗？”

“是。”

“商场打烊了，带我去你家看看吧。”

“看什么？”他嗓音喑哑，问她。

她笑得妩媚又惬意，纤纤玉指抚上他的胸膛，枕在他的肩头，红唇缓缓吐出几字：“看看你家厨房，是不是做饭给我投毒了？”

商场音乐放着圣诞歌，圣诞老人骑着麋鹿雪橇，带着礼物来临。

给小朋友的糖。

第18章 口红印

周正租的房子在二楼，楼梯不好走，林霜还被他手臂挡了一把，门廊灯泡结着蛛网，灯光昏暗，朦朦胧胧照着两人，影子暧昧交缠，她的眼睛格外的润而亮。

他把购物袋换一只手，掏钥匙开门，门有两扇，一扇带窗的老式防盗铁门，一扇掉漆的木门。

铁门“嘎吱”一声打开后，木门手柄往下推，也慢悠悠“吱”了一声，门缝露出里面一片黑。

周正偏头看了她一眼，像座冷却的火山，语气迟疑：“进来吧。”

林霜倚在门框，直起跟在他身后进了屋子，把身后的门顺带阖上。

电灯“啪”的点亮，是老式的长管白炽灯，换了新的灯管，屋子还算亮堂。

林霜打量整间屋子，这房子比她现在住的地方还老，有一种古朴的、沉淀的历史气息。

小厅不大，只摆着一张饭桌和鞋柜，露在眼里的东西极少，她摁亮厨房的灯，厨房狭窄，只容一人站着，还算干净，台面摆着简单几样调味品和厨具。

还有一个煲汤的电动砂锅。

林霜从厨房出来，看了周正一眼。他在她的目光下，稍稍低下了头，眼里有些难以言表的难堪或者忐忑。

林霜环抱在胸前的手放下来，挑眉：“周老师不请我坐坐？”

厅里只摆了一张吃饭用的方凳。

周正垂在身侧的手屈了屈，半插进了自己大衣兜里，往旁侧了侧身，房间门在他身后。他音量渐低，像耗尽电池的电子产品，话筒或是其他：“这里坐。”

卧室空间还算大，和阳台连通在一起，门框墙面是一排过时的实木衣柜，双人床挨墙放着，空处摆着张书桌和书架，挨着书桌还有个半新不旧的双人布沙发。

能映入她眼里的东西很少，屋里灯光稍弱，周正拧开书桌上的台灯，把沙发上的衣服收起来，含含糊糊指了指：“请坐。”

他手里拎着自己的衣服，不知道是紧张还是发懵，却又强自镇定，直直的杵在沙发扶手边。

林霜星眸含笑，施施然过去，在沙发上坐下，姿势随意又自然，撑着下巴打量身侧的书架，周正匆匆出去，几分钟后端了杯热茶过来，把东西递给她。

“空调太老了，不制热，你用这个吧。”

是个沉甸甸的热水袋。

林霜“嗯”了一声，把热水袋搂进怀里。

周正依然笔直又拘谨站着，目光不知落在何处，最后看她垂眼喝水，身形动了动：“要不要吃点东西？”

“好啊。”她轻快回他。

男人又迅速钻出了房间，这回是进了厨房，叮叮咚咚不知在捣鼓着什么东西。

五层书架上摆得很满，底下两层放着些杂物和文件，最上面一层摞着课本和教案，还有一层是各种数学方面的书籍，一层摆着三国演义、水浒，还有基督山伯爵和古龙武侠这样的畅销老书。

林霜看着书架，无声哂笑。

她随手抽了一本，封皮颜色很美，低饱和的深绿色，带着一点蓝调的色彩——《数学的精神、思想和方法》。

当年被数学支配的恐惧扑面而来，林霜嫌弃皱了皱眉，翻了两下。

意料之中的是她一看就头昏，意外的是书上还有他写的随笔，圈圈画画，在空白处写着心得和理解。

林霜第一次看见他的字，蓝色字迹，笔划很流畅，字迹连带飞扬，不是那种棱角得让人印象深刻的字体，但有自己圆润漂亮。

这只水笔一定很好用，她如是想。

周正迟迟不来，留她一人坐，目光往前是他的床，铺着灰色条纹的床品，再往前是阳台。

阳台晾着衣服，洗衣机的架子上摆着几盆仙人掌，生得粗厚油亮，连刺都嚣张跋扈。

周正端着碗和勺子进来。

“是什么？”她问他。

“苹果汤。”他把碗端给她，“家里没吃的......昨天平安夜有苹果.......”

还真是苹果汤，削皮的苹果切成方方正正的小块，煮成金黄色，在碗里沉沉浮浮，碗里还浮着几粒枸杞和两颗大红枣。

林霜捧着碗尝了一口，微微烫，但刚刚好入口：“好甜，放糖了吗？”

“嗯。”他依旧是站着。

林霜偏头冲他笑：“周老师不坐吗？你挡着灯了。”

他直愣愣杵在书桌前，林霜往旁挪了挪，空出沙发上一个空位，瞟了眼空位，又瞟了眼周正。

露出个甜甜的笑容。

周正抿抿唇，迈向她，在林霜身边沉默坐下。

苹果汤酸酸甜甜，口感绵软，林霜一口口啜吸，跟他闲聊：“一个月房租多少？”

“600。”

“周老师在这住了多久？”

“一年多了。”

“这里是不是离学校很近？”

“嗯，步行几分钟吧。”他眼睛望着阳台上晾的衣服，内衣外套袜子都摆在眼前。

“有别的女生来过这里吗？”

周正语气顿了顿，有些狼狈的回她：“没有。”

“那......这汤里加的是什么糖？”她把碗顺手搁在书桌上，偏头看他，柔声问。

“我怎么尝不出来？白糖？冰糖？还是蜂蜜？”

“水果糖。”他的手搁在腿上，低头，“家里没糖了，也是班上学生昨天给的糖。”

林霜哼笑：“怪不得我尝出了草莓味。”

她长发披在肩头，撑着脸颊看他：“周老师下厨有点随便呀，水果糖能煮化了喝吗？”

他微微偏头，看她一脸笑谑，神情天真又妩媚。

“应该能喝，我小时候也这么喝过.......有甜味.......”

“是么？”她笑了，和他视线对上，撑起身体，亲了亲他的唇角。

嗓音轻柔魅惑，一丝丝传到他心底：“周老师要不要尝尝？我也是甜的。”

她在吻他的时候嫣然含笑，手撑在他大腿上，挑逗的亲吻在他唇边游离。

周正垂眼，没有动作，微微偏头贴着她，像呼应，又像是追随。

林霜的唇很软，味道很香，她的长睫蹭过他的脸颊，有蓬勃而起、酥酥麻麻的痒。

两人姿势古怪，林霜微微探身吻人，周正坐得像块压缩板。

他有退缩之意，又难以忍耐，脑子空白，甚至觉得自己已经飘在云里。

林霜按在他腿上的手很热，甚至被热水袋捂得有些发烫，沿着他的腿际缓缓移动，周正猛然缩了一下。

纤纤玉指探入他的衣摆，钻过里头的衣服，滚烫的贴在他的腰上，指尖划过腰线，身体绷紧如石，随之是喉咙吞咽的声音。

手下的皮肤温热，她甚至觉得有点儿凉，触感有男人的韧硬，却又有皮肤的弹性，还有点滑，林霜的手在他腰际游走，听他的呼吸像达摩克利斯之剑。

她会心微笑，身体慢慢后倾，手按在他腰上，牵扯着他的衣服，周正整个人也被她带着往前。

姿势很传统，林霜甚至勾起了腿，露出空间，等他顺势而来的拥抱和亲吻。

意料之中的情景没有出现。

周正在最后关卡刹车，反手握住她的手腕，力道又重又急，把她的手从他衣内始抽出来。

他猛然从沙发上弹起来，耳朵红得滴血，整个人都在发红，僵硬又颤抖，像煮熟的红虾。

“我送你回去。”

林霜抽了抽唇角，笑容凝住，朝上翻了个白眼，以一种奇妙又诡异的姿势从沙发上坐起来。

电话铃声适时响起，是顺仔：“阿正，我车已经到楼下了。”

半夜十一点，顺仔刚收完工，准备去吃宵夜，被周正的传唤喊过来。

周正拎着那堆精美的购物袋出门，林霜神色淡淡，跟着他出了门。

顺仔在楼下抽烟，看见周正和林霜一前一后从楼道出来，直接喊出声：“我靠！”

他在两人身上来来回回看了好几圈，咧嘴：“阿正，林小姐........”

周正和林霜都没理他，两人神色都和令人遐想的画面不符。

顺仔挠挠头，看看周正，神色如常，甚至还有些严肃。

周正坐副驾，林霜在后座百无聊赖玩手机。

街景璀璨，树上的霓虹灯一闪一闪，还是圣诞节的气氛，光线照进飞驰的车内，走马观花似的投在几人身上。

顺仔还记得林霜的住处，周正帮林霜把购物袋提到楼上。

林霜开门，他放下袋子，转身就走。

“周正，我把刷卡的钱转你。”林霜喊住他。

他停在楼道，仰头看她：“不用了。”

林霜挑眉：“三万块，周老师不心疼？”

“算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他回她，“今天是圣诞节。”

周正认真看她一眼，双手蜷成拳，揣进自己衣兜里：“今天......以后别这样了。”他脸有些红，“希望你遇见喜欢的人。”

林霜在窗台抽烟，看见楼下车子启动，消失在深深的夜里。

她没有困意，把礼品袋都摆在地上，一件件拆包装，把吊牌剪掉，分类摆在家里各处。

琳琅满目的礼物，漂亮诱人的商品，像潘多拉的魔盒，可以让每个女人沉醉，她甚至兴致勃勃戴上新买的项链和耳环，涂了新的香水和口红，换了新的裙子和高跟鞋，在穿衣镜前仔细打量自己。

镜子前的女人娇艳貌美，一颦一笑都在发光。

周正和顺仔出去吃了个宵夜，回了家里，静悄悄的屋子，所有的灯都亮着，照着家里特别的暖。

书桌上还搁着没喝完的苹果汤，碗沿上印着个淡淡的口红印。

他捧着冰冷的碗坐在沙发上，回味着这一天所有的亲吻。

第19章 倒计时

年末有假日放松的气氛，天气又冷，奶茶店的生意特别好，放学时候，小小的奶茶店坐满了人，投影屏上每天轮播电影，甚至还有人为了看电影，来奶茶店打卡点播。

来店里的老师也不少，虽然是教书育人的老师，但也是普通人，也要吃喝玩乐，时间久了，林霜也认识了不少青年老师。

但周正依旧不在奶茶店出现。

林霜把那笔钱微信转给周正，他没有回应她只言片语，也没有收款，24小时之后，钱退回了林霜的手机。

她拿着圣诞节的购物小票去了商场，拿到了周正的银行卡号。

钱直接汇入了周正的银行卡。

收到银行短信的时候，周正翻来覆去看了好多遍，打开微信，却迟迟没有下一步动作。

底下的学生挥手喊他：“老师，周老师。”

“来了。”他从讲台上下去，“哪一题？”

晚自习坐班老师负责维持纪律，答疑解惑，难得有偷懒的时候。

“老师你看手机发呆哦，是不是女朋友的消息？”男同学挤眼。

“瞎讲，周老师才没有女朋友，没准是男朋友咧。”隔壁座的女同学一脸高深莫测。

文科复读班里都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复读生，班级气氛和谐又刺激，学生都是鬼精鬼精的小大人。

周正指节敲敲辅导书，拧眉，板起脸，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肃杀神色：“哪一题不会？”

“这一题，请正哥明示。”

他压低声音，拾起桌上的笔，给学生讲解思路和解题步骤。

下课铃响，晚自习课间休息十五分钟，周正在走廊站了站，往办公室的步伐突然一拐，急匆匆下楼，往校门走去。

其实有很多未曾说出口的话，他都想说给那个人听。

比如说所有的一切他都心甘情愿，比如说他们也曾有过那么点不起眼的渊源。

短短几分钟的路程，周正脚步匆忙，走出了一点微汗，门卫老张坐在窗口，看见周正，喝茶打招呼。

“周老师，你要出去啊？”

学校大门进紧闭，只有放学时间才开放，其他人出入都要经过门卫室的小闸门。

“嗯，出去。”

老张看他神色略急：“带门卡了吗？别急，我来开门啊。”

周正的神思在闸门“滴”的一声启动后中断，脚步滞住。

说出来又如何？有谁会在意？

奶茶店还没有打烊，他站在校门口能看见奶茶店闪亮的招牌和柔和的灯光。

通常这个时候，娜娜和kevin已经下班，只有林霜一个人留在店里，做些善后工作。

周正驻足，默默望着那间小店。

深冬的风很冷，呼啸着在行人寥落的街道穿行，树杪间牵扯哗啦啦的声响，连天幕也是冻得硬邦邦的深紫色。

周正看见昏暗夜里，一点星火般燃烧的亮光。

黑色阴影的树下站着人，风吹拂的长发蹁跹如蝶，背影苗条婀娜，笼着温柔和艳丽迷雾。

那点亮光像黑暗中引线的开端，滋滋的火光窜行起来，迅速又猛烈游走在他身体里。

风变了方向，那人微微侧身，低头抽烟的那一瞬间，这世上所有的温柔都在坠落，仿佛察觉他注视的目光，她偏首看过来，最后似乎朝他轻轻笑了笑。

他脑子突然一炸，麻麻的，木木的，心通通的跳起来，像有洪潮突然涌入他身体，像很多年前的那样。

周正回头，埋头往教学楼走。

老张心底嘀咕，周老师这是怎么了？来来回回的。

手机铃声响起。

林霜问他：“钱收到了吗？”

“收到了。”

“那就好。”

“你不应该这样。”

“我不缺这点......”林霜的话语停住，不知是她不缺这点钱，还是不缺给她买礼物的男人。

两人的通话顿了顿，电话那端似乎有模糊的笑意：“没别的想说的.......周老师厨艺还不错，谢谢你。”

周正黯然，也告诉她：“我真心.......想为所有送给你的礼物买单。”

“把这个机会留给更值得的女孩。”

她的语气很轻柔，像安慰：“周正，我有很多坏毛病，是真的不适合你.......找一个像兰老师那样的女孩子吧，你们会幸福的。”

电话挂断。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是工作日，天依旧很冷，整个城市的都是懒洋洋的，满大街布置着红灯笼和景观花卉，市政府甚至还在景观河段准备了一场跨年烟花秀。

北泉高中举办了一场元旦师生联欢会，时间定在31号的下午两点开场。

三个年级人数太多，学校礼堂坐不下，舞台就搭在学校大操场，学生自带凳子入场。

广播很热闹，校外整条街都是学校的音乐声，连附近的居民都围观过来，站在围栏外看操场上的节目。

奶茶店......特别特别忙，太阳虽然好，毕竟还在户外，热饮订单格外的多，店里几个人忙得团团转，娜娜和kevin往那边送了一趟又一趟。

娜娜拎奶茶拎得两手发酸，林霜换她，把奶茶送到学校。

主持人是张凡，和谢晓梦搭配，两人一个西装革履，一个长裙飘飘，站在台上格外的登对。

怪不得这两人最近一起来奶茶店的次数多了。

操场上坐着密密麻麻的学生，个个兴高采烈，滴滴滴吹着小喇叭，因为是师生联动，节日也很丰富，朗诵、诗歌、舞蹈、乐器，小品，合唱都有，质量都不错。

林霜站在操场一角，颇有兴趣看了会，转身要走，舞台上来了个新节目。

是师生合作的小品，以一种音乐剧的形式，在学生和成人之间进行时间切换。

伏案读书的孩子都有梦想，在荧幕无数张试卷的流淌下，各种职业悄然登场。

客串的老师很多，穿着不同的职业装登场，有的是科学家，宇航员，商人，企业白领，舞蹈家，音乐家，警察......

她一眼看见了周正，披着白大褂，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脖子上还挂着个听诊器，低头看腕表，衣袂带风，脚步匆匆赶往病房。

客观来说，影视形象害死人，剧中的医生容貌鲜嫩，医术高超，眼神犀利又冷静自持，白大褂更像是时尚单品，而实际医生的形象可能是个疲累熬夜的邻家大叔。

但周正这块背景板........那一瞬，她已经有了代入感。

\*\*\*\*\*\*\*\*\*\*

这天晚上跨年，奶茶店忙完，林霜给娜娜和kevin发了红包，三人一起去吃火锅，犒劳大家一天的辛苦。

附近大桌有人落座，传来张凡爽朗的笑声，学校一帮子年轻老师也约着来聚餐。

林霜在任何地方都受人瞩目，张凡一眼便看见她。

“好巧，老板娘，你们也来吃火锅。”张凡过来打招呼。

“张老师。”林霜给他道喜，“我看见了，今天活动很成功，两位主持人很般配啊。”

“是么。”他嘿了一声，挠挠头，“今天感觉还不错。”

“谢老师呢？”

“她们组还在开年级大会，散会后马上过来。”

过了会，几个老师进来，谢晓梦和周正都在。

林霜和周正在调料区打了个照面。

他摘掉了清贵感的金丝眼镜和干净的白大褂，又变成了那个数学老师，眉目清朗，气息沉稳，不甚起眼的光芒。

两人神色如常，都没有说话，周边是笑语喧嚣，店里弥漫着食物的香气，他们站在吧台左右两侧，默默调着自己的小料。

距离越走越近，都走到了中间的调料区，并肩站着。

“要吗？”他低声问她。

“来一点吧。”她把碟子递过去。

他微微转身，两人有过那么一瞬的交汇，又旋即分开。

吃完晚饭，林霜去洗手间清理身上的火锅味，再出来，转身成了一朵人间富贵花。

张凡一行人正巧也从店里出来，看见林霜三人在路边等出租车：“老板娘，你们去哪儿？”

见过几面的“朋友”邀请她跨年，这人是个音乐酒吧的店主，晚上舞池有倒计时活动，还有露台能观赏市政府放的烟花秀。

“要不要一起去？”

张凡喜欢热闹，欣然接受，转头问自己的同伴，大半年轻老师都点头，谢晓梦难得接受，问到周正，他迟疑了会，目光望着林霜。

“周老师没事的话，也一起去吧。”

林霜报了地址，一群年轻人嘻嘻哈哈去了酒吧。

酒吧灯光迷离，到处人头攒动，虽然拥挤，但都是年轻人，气氛极好。

跟林霜搭讪的人不少，她行走之间摇曳生姿，游刃有余，像天真无辜的猎物，更像是进退自如的猎手。

等到午夜时分，倒计时开启，酒吧放出倒数的鼓点，人群簇拥到露台上。

林霜和人并肩挤着露台边缘，手臂搭在栏杆，身姿窈窕，和身边人谈笑风生。

她面容娇艳，眼波流转，雀跃又期待望着天空。

“五。”

有人准备好手机。

“四。”

有人十指相扣。

“三。”

有人互相拥抱。

“二。”

有人头颈偎依。

“一。”

有人亲吻身边的爱人。

“新年快乐。”

华丽又绚丽的焰火如约而至，升腾而起，在半空中绽放万千光芒，纷纷落落，洒下无数星光。

那一刻她不经意回首，笑容与烟花一样璀璨。

第20章 喜酒

罗薇在朋友圈发了大事专用九张图，结婚证、婚戒、婚纱照。

男主角就是去年七夕节和罗薇一起看电影的男士。

隔两日，罗薇抽空来林霜店里坐坐，两人近来有一段时间没联系，罗薇看着胖了一点，气色很好，浑身洋溢着幸福的泡泡。

“恭喜修成正果。”

“谢谢你的祝福。”罗薇笑嘻嘻从包里抽出红色请柬：“想邀请你来参加我的婚礼。”

这年头流行电子请柬，郑重其事的纸质请柬倒是不多见，罗薇说请柬出自她公公婆婆之手，两个退休老人戴着老花镜写了好几天，做法略显老派，但诚意十足，她自己心里也觉得很暖，又说婚礼大小事宜，都是公婆两人忙前忙后，用心操办。

看得出来，罗薇对夫家十分满意。

和睦之家，当然比孤儿好。

林霜看着喜帖，婚礼时间就在这个月底。

“好快。”

罗薇摸摸大衣下微凸的小腹，眨眨眼：“本来想挑个好日子的，没办法.......再拖下去，我的肚子就等不及啦。”

林霜微诧，反应过来，面上堆满笑容：“原来是双喜临门，恭喜恭喜。”

“没想到我半年的时间，把恋爱结婚生子一口气搞定了。”罗薇笑道，“有时候自己想起来，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遇上对的人，一切都很快的。”

“你和周正一起来喝喜酒，一定要来哦。”

罗薇抽出另一张喜帖：“这张是给周正的，本来还想约周老师出来坐坐，给他打过电话，可惜他今天不在学校，去宛城开会了。”

她大大咧咧把喜帖递给林霜：“我跟周老师说喜帖放你这儿，让他有空过来取。”

林霜点头：“好。”

这张请帖在奶茶店里搁了好几天，林霜某一日看见，才突然想起来，周正一直没来过。

他们极少见面，在信息时代盘根错节的交际网里，像两片毫不相干的树叶，由一根极细透明的蛛丝牵上那么一点关联。

很奇怪，明明一个电话、一条微信就能找到的人，林霜却偏偏绕过。

看见张凡，林霜问他：“周正这几天很忙？”

张凡点头，“年底了嘛，学校本来就忙，他班上有个学生住院，他这几天都往医院跑。”

“老板娘你找周正有事？”

林霜淡声道：“没什么事情，前几天有个朋友问起他来。”

期末教学任务已经够忙的了，还有年底的各种总结报告和绩效考评，年级里还连着大小月考和期末联考，偏偏这节骨眼上，班上一个学生上课突然病倒，学校直接喊了救护车，周正陪着学生到了医院，来来回回做检查，是个先天性突发病症，好在不算严重，医生建议做个腹部手术，住院两周，休养一个月。

学生家里在北泉市下属的乡镇，父母工作都忙，周正好不容易等到家长过来接手，孩子性格要强，听说要开刀住院，重点班学习强度高，老师讲课节奏快，这一休养下来，不仅学业落下来，连这个学期的期末考都错过了，还有几个月就要高考，学生当着爹妈和周正的面哭起来。

周正和学生父母商量下来，在孩子身体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班上各科课代表每天收集一份讲义和错题集，周正定期送过来，也帮忙安慰安慰学生情绪，补补落下的功课。

他连续几天五点半到校，晚上十一点离校回家，从早到晚处于高负荷状态。这天三节课满加自习班会，下课后周正去了趟医院，从医院出来，回到办公室还有开会总结和期末报告，周正一头扎进办公桌，忙完一看，办公室空空，时间已经是晚上八点半。

学校食堂已经关门，周正步伐沉慢，穿外套出了学校，去校外的小吃街找点东西果腹。

南方冬天阴冷潮湿，北泉市已经好几年没有痛快下过雪，风里挟裹着雪粒子扑在衣服上，周正总觉得脸上有粗粝又冰冷的痛感，伸手一摸，却又浑然无物。

他脑子凝成浆糊，身体也疲惫，路过灯光暖馨的奶茶店，脚步再也挪不动，顿了顿，闷头推门进去。

门铃“叮咚”一声。

林霜今天留得稍晚，正在操作间清点库存。

周正就站在门口，没走进去，手揣在大衣兜里，对着里头的背影说话：“还有什么喝的吗？”

“周老师？”

两人都看着彼此。

时隔数月，他再次踏足这里。

“还有喝的吗？”他低头看了地面一眼，又抬头看她，眉眼疲倦，语气沙哑，像只饥肠辘辘的大型动物，“随便什么都好。”

“有，进来吧。”林霜转身，进了吧台。

她听他脚步声又沉又慢，整个人也显得钝钝的、漂离的。

“累了吗？”

“有点。”周正垂眼。

“坐一会吧。”

周正挑了个近旁的位子坐下，陷进柔软的椅子里发呆，林霜系上工作围裙，挽起袖子洗手。

他背脊一向都很直，此刻肩背微微弯着，两眼放空，神情也有些呆滞。

林霜瞄了他一眼，把关掉的音乐打开，调成舒缓模式。

周正晃了一会神，在流淌的音乐声里眯起了眼。

听见细细鞋跟的声音，他旋即回神。

林霜端着热饮出来，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巧克力牛奶，不会很甜腻。”

“谢谢。”入口丝滑，微微苦涩，带着巧克力的香气，提神醒脑。

“最近很忙吧。”

他点点头：“嗯。”

“今天晚上不是没有晚自习吗？这么晚了，周老师是去学校转转，还是刚下班？”

“办公室有点事情，刚下班，路过这里.......我进来看看。”

他只是想进来看看她。

林霜默然：“注意休息，保重身体。”

她把罗薇的喜帖找出来给他：“罗薇给你的请柬还在我这儿。”

“谢谢，我忙忘记了。”

一杯巧克力牛奶喝完，他起身告辞。

林霜送他出门。

推门的那一瞬，冷风和夜色遽然扑在身上，两人都停住脚步。

他挡着风，回头问她：“天晚了，你......怎么回去？”

“待会有朋友来接我。”

周正了然“唔”了一声：“快下雪了，风很冷，你别出来。”

她站在门口目送他离去，轻声告别：“欢迎下次再来。”

周正埋头往外走，风的呼啸灌进耳里，这句轻飘飘的话遗散在风中。

\*\*\*\*\*\*\*\*\*

林霜新近见面的这一位是位公司小开，年纪虽小，但嘴很甜，为人处世圆滑上道，而且鞍前马后，照顾起人来格外的熨帖。

孤男寡女之间很难界定彼此的关系，见过几次面，吃过两顿饭，时不时聊聊，说是朋友，可又有那么点意犹未尽之处，说是恋爱关系，又还没达成道德上的契约关系。

北泉是小城市，风俗依旧传统，林霜自开了奶茶店后，有了社交圈，不再宅居家中当咸鱼，她姑姑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奶茶店周边那么多双眼睛，目睹一开始的polo衫先生到如今这位，从沸腾八卦之心到如今习以为常，搬着板凳数她身边男人的存活期。

罗薇的婚宴在周六中午，按照北泉的婚庆风俗，喝喜酒也有先来后到，林霜和罗薇有点交情，婚宴开场前十分钟到即可，留点时间和新人拍照留念，婚宴散场走时还能寒暄几句，周正这种不知何因被邀请出席的，踩点至，奉上红包表达心意，吃到差不多就可先悄然退场。

林霜不想早去，在家里磨磨蹭蹭换衣服，小开弟弟忠心在楼下等她，当司机把她送到酒店去。

半路上她看见路边一个人，穿黑色呢子大衣，肩背清瘦，两手插在衣兜里，耳朵里塞着耳机，低头在人行道上走路。

说来奇怪，她偶尔会在北泉高中之外的地方遇见他，比如宛城的大学城和那家国营饭店，每一次他的角色都和别人联系在一起，构成一种侧面勾勒他的重要方式，深厚感情的兄妹、忘年之交的师生、被放弃的心仪对象，从来没有一次，她是单独遇见他，属于他自己的那个周正。

到达目的地，林霜下车。

小开撒娇：“真不带我去见你朋友？”

“下次吧。”

“给你长长脸也好啊。”

“我可不想你给我丢脸。”她拍拍男人的脸颊。

小开噘着嘴开车掉头。

林霜正好和周正同时到达，新郎新郎已经在宴会厅准备婚礼入场，他们在主人的指引下入座，两人被安排在同一张桌上，位子相邻。

这桌大半都是罗薇的高中同学，几乎都是陌生的脸，周正来自理科班，满桌没一个熟人，林霜看见几人略眼熟，但全然叫不上名字。

桌上人已经寒暄了一遍，两人来得晚，林霜一下子吸引了满桌人的注意力，把身后跟着的周正埋得默默无闻。

“林霜，好多年不见，你还记得我吗？”

林霜含笑：“记得啊，你还是老样子，一点也没变。”

“你也是啊，还是那么漂亮。”

“你男朋友呢？怎么没一起来。”

她明明跟周正一起入座，大家却自动把周正划出了那个范畴。

美女的配对要么是金光闪闪，要么是同等颜值的帅哥。

“我单身。”

同学惊诧：“你跟你男朋友分手了？我记得你们感情很好，一直形影不离的。”

林霜一脸随和又迷糊的笑意。

她的男朋友可真不少，每个感情都很好。

“是高中那个高高帅帅的篮球队长对不对，长得像流川枫，叫.......叫什么来着？”

“李潇意。”

“对对对，李潇意。”

林霜在心里翻白眼，埋进黄土的前尘往事都被翻出来，面带微笑：“他啊，我们很早就分手了，大学就不在一起了。”

“为什么分手啊？”

“好可惜，那时候你们一对金童玉女，大家都很羡慕，怎么会分手？”

“对啊，我们一直以为你们会一直恩爱下去。”

林霜潇洒回应：“他大学去了国外读书，投奔了资本主义的怀抱，异国恋太麻烦，索性就断了。”

众人“哦”了一声。

“异地就很烦了，异国更麻烦了。”

“你这么漂亮，怎么会没有男朋友，肯定有好多人追你，后来你有谈过恋爱吗.......”

“我们班的某某你还记得吗？他一直记着你，去年开同学会他还找你来着.......”

火力全怼在林霜一个人身上，每个人都跃跃欲试，左一句右一句有话题抛出来。

“想喝点什么？”她身边有人站起来，拧开桌上的饮料瓶，扭头问她，音量略高，“可乐、橙汁还是椰奶？”

“橙汁吧。”她愉快回他。

“好。”

周正取过她桌上的杯子，用茶水烫过，把残水倒在自己杯里，斟满橙汁递在她面前，而后取过她的碗碟筷勺，一样样用茶水烫。

这动作其实不起眼，但他站着替她服务，神色自然而然，动作做得行云流水，仔细又妥帖，又是在总目睽睽之下，每一下都挡着众人想开口说话的欲望。

烫完碗筷，他又去舀汤，柔声问她：“先喝点汤好吗？”

“可以。”林霜微笑：“谢谢。”

“还有别的想吃的吗？”

“来只蟹腿吧。”

旁边有人插话：“你们两个认识的啊？”

“刚刚在路上遇见。”他一向话不多，这会却很有表现欲，扭头问林霜，“你是新郎还是新娘的同学？也是北泉高中毕业的吗？”

“嗯。”林霜低头喝汤，“你呢？”

两人兴致勃勃聊起来，周正全程提供暖心服务，眼力劲挺好，挟菜递纸，剥皮去壳，十分殷勤。

众人一看这架势，一时也不好插嘴，男人看着眉清目秀，没想到谄媚到令人发指，不知道是个什么来头。

林霜舒舒坦坦吃完了这顿饭。

两人敬完新人酒，离开了酒宴。

北泉高中离这不远，周正是走过来的，也打算走回学校，他扭头看看林霜：“你......回奶茶店吗？”

林霜垂眼“嗯”了一声：“一起走吧。”

他们一前一后走着，隔着点距离，默不作声走在路上。

“要不要听歌。”他手伸过来，一只耳机摊在手心，“听点音乐，心情会好一点。”

“我心情很好。”

话虽如此，林霜还是接过那只耳机，塞进了耳朵。

欢快的音乐流淌出来，钢琴和清脆的乐器敲击的声音：“叮叮叮叮咚叮，叮咚叮，叮咚叮.......”

像夏夜的星空一颗颗从天幕坠落，掉在少女的裙摆上，也像鸟儿在电线上的雀跃。

音乐的曲目很杂，大部分都是小众音乐和英文歌，男人走在她身边，穿着单薄的呢子大衣，两手揣进兜里，不急不缓走着，她的思绪跟随音乐节拍跳动，步伐渐渐和他一致。

第21章 你想和我试试吗

周正小学初中念的都是乡镇寄宿学校，学校条件还算艰苦，学习并不是成长唯一的事情，还要学会照顾自己，面对微缩社会，甚至还要干活——比如去操场上拔野草，农忙时候去老师家收稻谷。

起初他总是沉默寡言，黯淡瑟缩，成绩也不起眼，但最后总能悄然居上，老师们发现，这孩子不算聪明惊艳，却有很高的悟性。

做过一次的错题，换个皮囊，依旧有很多孩子会掉坑，但周正绝不会再出错。

他从乡镇初中考到北泉高中，视野和人生都有了变化，再到出去念大学，回到故乡工作，虽然看着平平无奇，但一路其实都是越走越宽，越走越好。

对周正来说，如果他在风雪之夜愿意靠近一盏温暖的灯，如果某些无用的感情确实割舍不去，那到最后只能是坦荡承认，努力忽略，退回合适的距离，等它渐渐消弥在时间里。

期末考试前的总复习，班里开班会，周正在学生的起哄下，请全班喝奶茶。

班里打电话定了六十份奶茶，课间周正领着几个男生出去取奶茶。

他和林霜打了个招呼。

“原来是你的定的奶茶。”

“对，这个学期给他们的考试鼓励。”

林霜：“谢谢。”

大主顾的订单，每一杯单价都不低，现金支付，拉满了这天的营业额。

“客气了。”

他身上总有股温和的劲，比斯文更有力道些，做什么说什么都让人觉得有不违和。

林霜把优惠券递给他：“可以抵扣十杯热饮。”

“谢谢。”周正没收，“下次我再来拿吧。”

\*\*\*\*\*\*\*\*\*\*

高中课业繁忙，但小学寒假放得最早，兰亭时间闲下来，经常会到林霜店里来晃晃。

她和谢晓梦是好友，但谢晓梦和林霜相交甚浅，也许美女都有排他性，也许彼此暗地都看不惯对方的行径，谢晓梦常劝兰亭：“你太单纯了，不要和林霜走得太近，她未必有多好。”

但兰亭很喜欢林霜，她请林霜帮忙挑过衣服，甚至还邀约林霜一同去看电影吃饭。

但林霜看得明白，不想轻易涉足三人友情，这玩意杀伤力不比三个人的爱情小。

何况有周正的事情藏着水面之下，和兰亭走得近，林霜有轻微的不适感。

兰亭最近一直在被家里安排相亲，有一次顺便把相亲场地安排到了奶茶店里。

以林霜旁观者的角度，这些相亲对象和她门当正对，其实都很般配。

兰亭挑来选去总没有称心合意的，连林霜都忍不住问她：“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

“我也说不上来。”兰亭为难咬着嘴唇，“找个合适的吧。”

兰亭和周正的分手，两个人都没有回头，或者说，兰亭仍带着一丝希望等着周正回头，但周正一直没有转过身，兰亭也默认接受周正这种态度。

“周老师那样的？”林霜挑眉问她。

兰亭目光幽幽。

“当初你和周老师怎么分手了呢？”

“我们两个不合适。”兰亭闷了很久，怏怏不乐，“性格和家庭都不合适......我家里一开始不同意，很多事情.....他又不肯低头......”

兰亭的父母就职于政府机关，领导班子，地位颇高，周正想要高攀，付出的代价应该不小。

这就和林霜姑姑安排的相亲一个道理，美貌再如何有杀伤力，由于家庭离异和父亲入狱的原因，姑姑给林霜安排的相亲过滤了某些高要求群体，毕竟这年头门当户对是第一选择要素。

春节将至，节日的气氛越发浓烈，林霜离开北泉市，赶在春节前去看看父亲。

每次探监的流程都大同小异，父女两人能说的话，也翻来覆去说了很多年。

回北泉市的车上，林霜遇见了个年轻女孩。

女孩子偷偷摸摸看了她十遍八遍，目光险些在她身上挖洞，最后林霜实在受不了，扭头：“是你啊，你是周老师的妹妹吧？”

她见过周雪两次，对这个女孩有点印象。

目光并不善意。

周雪没想到这么巧，能和林霜坐一部车回家。

“对，我叫周雪。”周雪抿唇，“你......你是奶茶店的老板娘，你，你怎么称呼啊？”

林霜挑眉，心里滑过那么点恶意，拨了拨头发，做作笑道：“你哥没说吗？不应该呀？”

“你跟我哥很熟吗？”周雪猛然蹙眉。

“不熟。”她漫不经心，低头玩手机，“不过你哥人不错，帮了我好些忙呢。”

周雪脸色一变，白中带青，哼哧哼哧说不出来话来。

“我哥......我哥他........”

林霜玩起了游戏，音效开得很欢畅，后面甚至戴起了耳机。

车子停在北泉高中校门附近，周正已经在路边等周雪。

“正哥。”周雪迫不及待，甚至带着点委屈招手。

周正看见林霜和周雪一道下车，反倒是愣了愣，微有惊讶。

两人去后备箱提行李，周正帮忙，问林霜：“哪一个是你的？”

林霜手虚虚一指：“这个。”

“你.....去看你爸爸？”

林霜轻轻“嗯”了一声。

他看向她，轻声问：“都还好吗？”

“还好。”

周雪脸色不佳，蹙起眉尖，插进两人中间，扯着周正的袖子：“哥，我肚子饿了。”

她不耐烦拉周正：“带我去吃饭吧。”

周正拎着林霜的箱子，目光越过周雪肩膀：“我帮你提到店里去？”

“不用了，我自己来。”

周正点点头，把箱子送到她手上。

等林霜走开，周正才招呼自己的妹妹，拍拍周雪的肩膀，柔声道：“不是说自己直接回家么？怎么又过来了？走吧，吃饭去。”

周雪的脸色并不好看，肩膀挺了一下，扭头问周正：“她叫什么名字啊？哥，你跟她什么关系啊？”

“和你没关系。”周正推着她的行李箱，脸色很温和，“别问了。”

“我连问都不能问了么？”

他顿住脚步：“别发脾气，我跟她真没什么关系，你不用想太多。”

周正也有自己的脾气，不外显，不软不硬，暑假兄妹两人因为这事闹过一次，周正淡淡把事情划过去，没有向周雪过多解释。

\*\*\*\*\*\*\*\*\*

节前几天，付敏给林霜打电话：“今年来我这儿过年吧。”

“不了吧。”林霜拒绝，“店里的员工春节都放假，我一人看店走不开。”

“除夕也不过来吗？除夕夜总要过来吃个饭吧。”付敏劝她，“以前你在外地，过年不肯回来，如今就在家里.......”

林霜沉默。

“你们吃吧。”

“那你打算怎么办？难道要一个人过？”

林霜去年在姑姑家过的年：“姑姑让我去她家，喊我过去吃年夜饭。”

付敏很坚持：“你到我这儿来。”

林霜蹙眉：“到时候再看吧，一顿饭而已，哪边吃都一样。”

北泉高中放假很晚，高三年级拖到大年二十九才闭校，学校老师扫尾工作，周正一直忙到大年三十才把学校工作都安排好，接着去超市百货商场，买足了茶酒百货和年货。

捎带回去的东西太多，他约了跟顺仔一起回村，年末的顺仔也格外的忙，一天跑车十几个小时，两人就赶着回去吃个年夜饭。

奶茶店假期生意尚可，这几天主要是外卖订单，林霜给娜娜和kevin都放了年假，自己留守店里。

周正临走前去了奶茶店一趟，带了个保温杯去。

也是上次回家才发现，村里的小商店里买一种速溶奶茶粉，周正奶奶牙口不好，老人家天冷喜欢喝点甜的，周正发现家里挂着一溜奶茶粉。

周正抱着保温杯：“给我奶奶带的，家里的奶茶粉我不让她多喝，她没尝过这种，今天带杯给她尝尝。”

林霜窝在椅子里看电影，自己也喝着奶茶，听完也笑了，起身去吧台：“奶奶还挺时髦，不过这种的确也少喝，容易血糖高。”

她接过保温杯，装了杯煮得软烂的燕麦血糯米奶茶，把保温杯拧好递给他。

“谢谢。”

这已经是半下午，周正把保温杯装进鼓囊囊的背包：“今天几点打烊？”

“三四点吧。”她笑容淡淡，“早点晚点都行，看情况吧。”

投影屏上的电影刚刚开场，桌上还摊着半包薯片。

周正点头：“那我先走了。”

“再见。”

“祝你春节快乐。”

“你也是。”

他推门出店。

一个小时候，顺仔过来接周正，两人把年货装进后备箱，车子驶出，在北泉高中门前飞驰而过。

天色昏暗，临近夜幕，他看见奶茶店的灯还亮着。

周正回头喊顺仔：“停车。”

“咋了？”

他下车：“你帮我把东西捎回去，晚点我自己打车回去。”

“你干嘛去？”

周正踌躇：“我回学校看看。”

“.........”

天慢慢黑了，奶茶店的灯还亮着。

林霜这天的确没有想法，过去的几个春节，她都是出国旅游，今年连出游的兴致都没有，也不想去任何地方吃饭，只想自己安安静静呆着。

她把没卖完的奶茶都装出来，送到隔壁还开门的店铺，纵使是除夕，也有很多人坚守着生活。

还有两杯，她送去了学校的门卫室，学校门卫她也认识，今晚也是值班。

门卫室有人在下象棋，两人坐在小板凳上，棋盘搁在小几，旁边一个小烤炉，地上还搁着一盘瓜子和水果。

他背对着她，全神贯注盯着棋盘，落下一枚棋子。

“你.......怎么在这？”

林霜有些许惊讶。

周正摸摸鼻子，站起来。

两人站在空荡荡的马路边，模模糊糊听见鞭炮的响声。

周正低头看了眼时间：“我给家里打过电话，等会就回去了。”

他问：“店里还不打烊吗？鞭炮声已经响起来了。”

林霜抱着手，没有说话。

他双手插进衣兜，目睹眼前的街景：“抱歉.....我并不是想干涉你........”

他嗓音低低：“我只是担心你一个人待着......”

他知道那种感受——外面灯火万家，而他只是孤零零一个人，像浮在欢声笑语上的尾音。

“你快点回去吧。”林霜也学着他，把手伸进衣兜，声音淡淡，“今天晚上我有自己的安排。”

“好。”

两人在模糊夜色里分开。

林霜往奶茶店走了几步，回头看了眼路边等车的男人。

他穿单薄的大衣，不怕冷，肩背清瘦，样子还算好看，是个高中老师，人也勉强不错。

“周正。”她回头。

“嗯？”周正抬头看她。

她低头抠着自己新做的指甲，慢声说话：“周正，我最近有空.........你想跟我玩一玩，或者说，你想跟我试试吗？”

她说玩一玩，试一试，甚至不是约会和恋爱。

“我习惯逢场作戏，不会有很长的耐心，也许是一两个礼拜，也许是一两个月，但肯定不会有结果。”

“结束的时候别拖泥带水，干净利落点，行吗？”

像一场买定离手的游戏。

周正看着她眉眼秾艳，沉默了片刻。

“你今晚在哪里过除夕？”

“我叫了外卖。”

“我可以留下来，跟你一起吗？”

“你不回家吗？”

“每年过年，我都是和二叔家一起过的，我可以给奶奶打个电话。”

说他和喜欢的女孩子在一起。

他接受面前所有的一切。

离开他之前，先留在他身边。

第22章 除夕夜

这年的除夕夜，有两个人，各自捧着外卖餐盒，喝着奶茶，窝进椅子内，看了一部长达三小时的星际科幻片。

电影高潮迭起，两人聚精会神，彩蛋过后，林霜迷茫问他：“我没看懂，他为什么没死？怎么从黑洞里出来的？这结局和那个虫洞有什么关系？”

周正从电影空间宇宙构建理念开始，跟她娓娓道来，解释了半个小时，林霜歪着头，一双眼骨碌乱瞟，神色似懂非懂。

“简单来说，这是一个空间概念问题.......”周正往四周看一圈，企图去找纸笔解析，“要不我给你画个解析图？你就明白了。”

啧，教育界通病。

林霜翻起眼皮，乜他一眼，目光意味深长，把屏幕切换到今年的春晚。

“不用，我懂了。”语气平淡，尾音短暂，无端生出一点心虚。

春晚已经进入尾声，节目平淡，两人椅子隔着点距离，林霜玩起了手机游戏，周正的手机早不知涌入多少未读消息，都是拜年的学生家长同事朋友。

他扫了一眼，看她游戏玩得专注，关上手机，扭头问她：“要不要出去走一走？”

“去哪儿？”

“学校吧。”他温声说，“这时候学校没人，老张回家吃饭了，我有门卡。”

林霜从手机抬头看他，心“咚”了一下，突然觉得有那么点莫名的刺激：“去办公室偷试卷？”

还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男人有隐藏属性，带她做点更刺激的事情？

林霜挑起细眉。

“去操场散步。”他一本正经站起来，“以前下了晚自习，大家都喜欢去操场跑两圈。”

她也喜欢和同学在晚自习的夜晚去操场遛弯。

周正等她穿大衣外套，叮嘱她：“很晚了，多穿点。”

春节气温有回升，其实并不冷。

林霜多戴了个围巾。

周正双手插兜，走在前面，和她隔着点距离，领着她走出了奶茶店。

他带着她，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学校的门卫室亮着灯，里面果然空无一人，小门“滴”的一声打开，他站在一旁，等她先通过那道狭窄的门。

安静沉默的学校在她面前展开。

不知道为什么，她心情突然大好，心底明晃晃的一片亮意，脚步雀跃跨过那扇门，还蹦了两下，半跑进了学校，做贼心虚似的。

“周正，你快点，别被人看见了。”

“门卫室有监控。”他指指头顶的摄像头，“别紧张，不做坏事就行了。”

林霜抱手挑眉，耸着肩膀看着摄像头，含笑藏进了树荫下。

周正依然带着她，右转，左拐，下台阶往操场去，他并不习惯和她聊天，话不多，只是间或和她说几句：“小心这里的台阶。”

“这里以前是学生宿舍楼，现在改成了学校印刷部。”

“这里是张凡的体育办公室。”

空荡荡的大操场静静等着两人走近。

操场关了直射照明灯，只留着边角几盏昏黄的路灯。

那么大而空旷的操场，他们慢慢走进，身影显得渺小，影子很长很长，拖在地面上。

昔年陈旧的塑胶跑道翻新过，颜色鲜艳，脚感也很好。

足球场铺了仿真草坪，森森绿意一片。

两人没有说话，各玩各的，周正双手插着兜，在跑道上闲庭信步，林霜踩着白色的塑胶线，顶着脚尖一步一步丈量距离。

他们渐渐离远，隔出了一些距离。

他往左，她往右。

他在跑道这头，她在跑道那头。

他们影子离得很远很远，像两条毫不相干的平行线。

这些距离曾经真实存在过，和很多年前的记忆重叠在一起。

噼噼啪啪的鞭炮声远远传来，回荡在空空的夜里，起初是某一个方向的零星一阵，而后慢慢连成了一片，噼里啪啦连绵不绝。

许多大城市已经禁了烟花爆竹，但今天的晚上依然吵闹。

两人不约而同看了眼时间，这一年的除夕马上要结束了。

零星的烟花从街角对面的居民楼顶升腾而起，尽情燃放，光辉灿烂，目不暇接。

周正转身，往回走，回到林霜身边，和她一起仰头，默默看烟花。

“很漂亮对不对。”

“嗯。”

他们好像和这些烟花鞭炮隔绝在另一个世界，又好像和这个世界融为一体。

“新春愉快啊周老师，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桃李满天下。”她扭头，轻飘飘跟他说话。

周正笑容温和：“谢谢，那我也祝你生活幸福，顺风顺水，财源广进。”

时间不早，两人出了学校，关了奶茶店的门，周正看了眼手机，语气自然，毫不做作：“很晚了，我打个车送你回家吧。”

林霜又挑了挑眉，神色说不上来的......微妙。

他的房子离这步行只需要几分钟。

除夕之夜的出租车价格昂贵，速度飞快，周正把林霜送到楼下。

“上去坐坐？”林霜语气平静。

“不用了......太晚了。”他抿了抿唇，瞟了眼脚尖，再抬头看她，“你早点休息吧.......晚安。”

如果一对孤男寡女，曾经有过那么点不可言说情绪，刚刚经历某种关系上的“约定”，独处过一个特殊的夜晚，深夜女孩在楼下邀请男人“上去坐坐”，却无情遭到了拒绝。

请问，这个男人到底有什么毛病？

林霜抑制住想翻白眼的冲动。

这个男人可能.......超出了她的实践范畴。

周正想了想，问她：“后面几天你什么安排吗？”

“我答应了我妈，明天去她那，家里还有些亲戚要走........初四那天差不多能闲下来。”

“那好吧。”周正还没有从角色中转变过来，语气有那么点不自然，拘谨道，“那有空.......我再联系你？”

“好啊。”她含笑看着他。

“晚安。”他注视着她上楼。

林霜进了门洞，迈上楼梯，回头看他仍站着看她，昏暗路灯下的眼睛，一派沉静温润。

她深深提了口气，又呼出，突然想起点什么，折身回来，风风火火走到他面前。

周正眼神有点疑惑。

她嫣然一笑，往前迈了一步，离他很近，双目含着亮光：“周正。”

“嗯？”

林霜拂了拂自己的长发，媚眼如丝：“你今天不打算吻我吗？晚安吻或者其他。”

周正愣了愣，面色微微发红。

圣诞夜那天，她的唇在他唇上挑逗过，他嘴唇薄厚适中，吻起来很软。

林霜伸手双臂，搭在他肩膀上，无情嘲笑：“你大概是个傻子吧。”

她今天穿的平底靴，微微仰头，主动凑上前，把自己的红唇贴在他唇上。

周正身形没动，浓黑的睫毛颤了颤，神情有一点动容，但终归是平静的。

比起圣诞节那天的失态，他已经镇定了太多。

她轻柔在他唇上辗转，他也垂睫，像尝一块糖果，小心翼翼回应着她的吻。

林霜的手从他肩头滑落，顺着他的手臂下滑，抽出他揣在衣兜内的两只手，牵着那两只笨拙无措的手，搭在了她的腰上。

她的腰很细，很软，不盈一握。

他虚虚拢住了她的纤腰。

林霜顺势贴进了他的怀中。

她的身体苗条婀娜，贴着他，变成了偎依的姿势。

周正圈住她的腰，变成了拥吻的姿势。

真好，她在他怀抱里。

“周老师。”

“嗯？”

她漂亮的眼睛看着他，一只手按在他胸口，语气朦胧又挑逗：“你穿这么少，身上怎么这么烫啊？”

他敞开的外套下，只是一件薄薄的针织衫，体温透过衣服，热度绵绵沾在她身上。

周正的脸隐隐发烫。

“晚安。”她眼波流光，在他唇上啄了下，轻盈退出他的怀抱，上楼回家。

周正看见窗户亮起了灯。

默默站了会，他含笑摸摸鼻子，转身离去，一人走在热闹的夜里。

第23章 睡完再分

大年初一早上，周正悄悄回了村里。

路边的野草仍带着点绿意，绒绒的叶柄处含着一颗晶莹的露水，他停住脚步，拍了张照片。

奶奶看他回来，满是皱纹的脸绽放成朵菊花，笑眯眯的问：“昨晚在哪儿吃的年夜饭？是哪家的姑娘啊？怎么也不带回来见见，这大过年的，一起回来吃顿饭多好哇.......”

“生得什么模样？你找张相片给奶奶看看。”

周正哄他奶奶：“奶奶，就是个普通朋友，昨晚有点事情耽误了。”

“我们阿正也有记挂心上的人了。”奶奶拖着他的手，抹眼睛里的泪花，“阿正，早点结婚喽，奶奶老了，日子不多了，你也老大不小了，你爸妈还等着看呢。”

周正没说话，搂住了自己奶奶佝偻的背。

祖孙两人去房里烧了一炷香，这里原是周正爹妈的房间，后来供着周正父母和爷爷的灵位，每逢初一十五逢年过节，总要烧香上供，保佑家里。

这一天村里人热闹，家家户户互相串门拜年，周正去隔壁二叔家拜年，二叔和二婶知道他昨晚的事，也笑眯眯拉着他说了几句，周丰和周雪都在房里玩手机，收了周正的压岁钱红包，周丰高兴得蹦在周正身上，周雪身子一扭，不肯收：“我都读大学了，又在打工，不要压岁钱。”

“不要给我。”周丰笑嘻嘻去抢，“正哥给的，我要。”

“周丰，你是不是掉钱眼里？不是你的东西，给你干嘛？”周雪厉声去抢，一把塞进周正怀里，转身上楼。

她神色淡淡，看不出喜怒，但周正一直带着她长大，知道她心底很不高兴。

周正跟着周雪上楼，温声哄她：“小雪，你到底怎么了？”

“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回来？奶奶说你跟个女孩子在一起，是不是就是奶茶店的那个？”她横眉冷对。

周正默认。

“哥，我们学校也有这样的女生。”周雪急得跺脚，“她根本就不喜欢你！她不会喜欢你的！她就是利用你，她们喜欢的，喜欢的都是.......”

周雪脸皮薄，说不出那种刻薄话来。

“知道了。”周正拍拍妹妹的头，话语温和，安慰她，“你真的不用担心我，我自己知道分寸。”

他转身下楼，回了自己家里。

\*\*\*\*\*\*\*\*\*\*\*\*\*\*

村里祠堂中央架着火盆，火盆四周摆着几张牌桌，顺仔听周丰说周正在家，一溜烟从牌桌上下来。

周正在自家楼上，开着台式电脑工作，一听地板上啪嗒啪嗒拖鞋声，知道是顺仔。

“阿正，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早上。”

“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我开车去接你。”

“我坐早班车回来的。”周正从屏幕里抬头，瞄他一眼：“你打牌打到几点？能起得来？”

“四点多才散局，赚了200多块。”顺仔嘿嘿摸着后脑勺，也神神叨叨八卦起来：“我可都知道了啊，林小姐.......”

“圣诞那天晚上，我就知道你俩不对劲。”顺仔的大掌拍在周正肩膀上，一脸猥琐挤眼睛，“阿正，不错啊，林小姐那可不是一般的漂亮.......”

周正不搭腔，目光泡在电脑屏幕里，表情麻木，或者说......没有表情。

顺仔想起正事，拖了把椅子过来：“兄弟，来来来，把卡号报过来，我把钱还你。”

“有钱了？”

“累死累活跑了一年的车，还有家里的收成，多少存了点。”

“我也不着急用，你可以再缓缓。”

“别介，再拖下去，我可耽误你，没看这两年我一见你奶奶，溜得比狗还快。”

周正停住鼠标，拉开抽屉，取出张银行卡，摆在桌上。

几分钟后，手机进来短信，到账十万。

“去年还了五万，今年十万，一共十五万，还差你五万，再等我几个月，凑齐了还你。”

“不急。”

顺仔拍拍周正肩膀，诚心感激：“谢了，兄弟。”

“小事，没什么。”

顺仔老爸身体不好，家里缺劳动力，在村里收入也低，这些年一直住的是岌岌可危的老房子，前两年村里搞新农村形象，老房拆掉重建楼房，家里没有什么积蓄，顺仔陆陆续续找周正借了二十万。

“过两天我大姨带我去相亲，就山坳那边村子，不远。”顺仔挤挤周正，“要不要陪我一块去？”

如今家里盖的房子还算体面，好歹也有了辆车，再攒点钱，顺仔也敢出门相亲找对象了。

“我......可能没空。”周正靠在椅上，双手搭在椅沿，垂眼，“学校值班，我过两天回趟市区吧。”

“算了，万一带你去，人家姑娘没看上我，倒看上你可就麻烦了。”顺仔摸摸下巴，“你忙你的。”

\*\*\*\*\*\*\*\*\*\*\*\*\*\*

林霜觉得，在撩骚方面，北泉高中的周老师话少又矜持，换句话说，是个无趣的钢铁直男。

而且，她最反胃跟男人聊天的第一句是——

【在吗？】

但周正显然有点出乎她的意料，他不喜欢说太多话，喜欢隔一会给她发张照片。

路边的野花野草，溪水捞鱼，泥潭里挖莲藕，火堆里烤鸡蛋红薯板栗，爬山看风景。

他在给她看农家乐？还是什么乡土频道？

拜托，这年头村里精神小伙都不过这样的日子了。

林霜敷衍回了个笑脸，随手拍了张麻将。

她在姑姑家，陪人打麻将。

几个小时候，林霜下了麻将桌，打开手机看微信，周正发来两条视频。

手机不知道拿在谁手里，视角有点低晃，屏幕外有小孩的说话声和笑声，屏幕里是一张麻将桌，桌上麻将摆成多米诺骨牌的圈形列阵，年轻男人的轻笑：“你们看好了啊，我要开始了。”

角落边，男人的手轻轻一弹，麻将牌一圈圈前仆后继，相继躺平，周边的孩子们很捧场，纷纷鼓掌尖叫。

第二条视频是剪辑照片，配了音乐，是把麻将摆成创意图案——城堡、动物、花草、方块人，最后界面定格在一张心形图案上。

照片里的图案摆得歪歪扭扭，很有童趣，大概出自小朋友之手。

林霜看完视频，回了条。

【周老师凭一己之力，把万恶的赌博工具转化成了益智游戏，请问教育局给您颁奖了吗？】

他心平气和回她。

【没有，不过小孩有分糖给我吃。】

林霜把最后的心形照片截图出来，发给他。

【个人之见，这个心形图案风格沉稳，和其他几个风格不统一，建议从视频中删除。】

【不删。】

她挑眉。

【理由呢？】

那边缓缓打出几个字。

【这个，是我的。】

汉语言博大精深，林霜看了两遍，淡淡一笑，倒是没有回话。

大年初三，周正提前回了市区，他跟同事换了值班日，今天去学校值班。

值班室两个老师轮流守岗，周正轮值上午，下午回家打扫卫生，忙完出了趟门。

林霜看见他的时候，正陪苗彩进行最后一次婚前大采购，苗彩的婚期在大年初八，出来添一点新家待客的零碎小物。

“霜霜，婚礼那天你要带谁来？”

“我自己不行吗？”

苗彩瞄她，不敢置信：“最近没人？”

“没有。”

“上次那个请你吃饭的呢？”

“忘记了。”

她从购物架前穿过，看见前面有个人，正在挑货架上的水果蔬菜，身边的购物车放着油盐米面之类的日用。

林霜并不知道他回了市区。

他低着头，神情专注，唇角抿直，认真程度堪比上课解题。

她会觉得有点索然无趣，男人应该先是有趣的、逢迎有度，或者说，至少要会讨人欢心，给予幻象，让人有跃跃欲试的难度和欲望。

周正是个很生活化的人。

林霜的脚步绕过他，跟着苗彩走到货架的另一面。

她和苗彩在楼下的甜品店闲坐，看着周正拎着购物袋从玻璃窗前走过，去了路边的公交站，上了公交，离开了她的视线。

“霜霜，你在看什么？”

“没什么，”她扭头，喝了口咖啡。

这天晚上，周正有给林霜打过电话。

两人认识约莫有大半年，其实用手机联系的机会很少，大部分是他走进奶茶店，或者是学校周边的偶遇，好像他的定格，就在学校这个地点。

电话那边的声音有点沙沙的、低低的。

“我今天回校了，早上回来的，回学校值班。”

“是么。”

“这几天过得好吗？”他问。

“还好。”

“我在散步，到处走一走。”他语气顿了顿，“天气不冷，风也暖了。”

“霜霜。”他低声唤她。

“嗯？”

“你在家吗？”

“在。”她窝在家里玩游戏。

“我正好散步到你家附近........路过喷泉广场，今晚的喷泉很漂亮，你想看看吗？”

“可以。”她回应他的邀约，“你在哪儿？我过来。”

“我在你家楼下。”

她走到窗口，看见下面有个人，含笑朝着她招手。

“等等，我下来。”

林霜换衣服下楼，看见他神色似乎略有些腼腆。

两人路过那家相亲认识的咖啡店，他给她买了杯热咖啡暖手，两人坐到了喷泉旁。

她喝着咖啡，面色平静，眼神也很缓和，转头对他微笑：“你这几天似乎过得很有趣。”

“还好。”

“跟我聊聊吧。”

周正从来没有尝试过主动和她聊天，聊一些自己的生活经历、兴趣爱好和专长。

两人其实没有共同点，所有的个人关注点都不相通，林霜本以为这是一场乏味的聊天，可他娓娓说起乡土故事——对，就是说书先生拍案惊堂的传奇演绎，讲的是他和他家附近一座山庙里的老和尚的斗智斗勇。

林霜没想到自己竟然听得投入。

大概所有的老师都受过专业培训，他可以转行去当语文老师或者历史老师。

时间不早，周正仍把她送回家里楼下。

林霜抱着手，含笑逗他：“我一个人在家，上去坐坐吧？”

他目光闪了闪，摇摇头，腼腆道：“不用了.......晚安。”

林霜挑眉，问他：“周正，你觉得我漂亮吗？”

他理所当然点点头。

“有没有漂亮到让你心动？”她贴着他的耳根私语。

周正只觉得耳朵又热又痒，极力忍住，还是微微挪了挪，躲开她的唇。

他一双眼黑白分明，目光漆黑莹润，像溪里的黑色鹅卵石。

定定的、又有点躲躲闪闪看着她。

她看着他的眼睛，突然有了跃跃欲试的欲望。

事不过三，这是第三次。

至少要睡完再分吧。

第24章 别这样对我

漂亮的女孩总是轻而易举得到更多的注目和献媚，林霜心思很坏，看不上的不屑一顾，送到眼前的不屑一顾，不称心意的不屑一顾。

像polo衫那样的，纵使两人都是见色起意，她偏不遂心愿，不急不缓钓几个月，看他的反应来愉悦自己。

polo衫只是皮相好看，真咬下去满嘴油腻，但周正不一样，他至少清爽又利落，啃起来应该很韧。

韧比莽更有意思。

林霜在家过了几天春节，去奶茶店开张，娜娜和kevin都在年假中，只有她一人看店。

好在学校不上课，店里生意不算好，她一人做得过来，也是半歇半忙，每天临近中午才过来开店，晚上早早打烊。

但有周正在。

高三年级今年难得放了十天寒假，学校不用他多值班，他也一直留在市区陪林霜。

在两性关系里，很难界定一个男人的殷勤献媚和脚踏实地的好意，但周正至少做得很干净利落，林霜从一开始对他就没有反感。

“附近有家新开的餐厅，中午.......要不要一起去试试？”

“还要看店呢，待会有供应商送货过来。”她低头算账，“周老师不是会做饭么？不知道有没有荣幸，可以尝尝你的手艺？”

那天她在超市看见他买了不少菜，至少超出了一人的分量。

他听见她这么说，黑眸突然像被点亮，神情还有那么点不好意思：“当然可以，那做好........我给你送过来？”

“不用了，中午店里也没什么人。”她抬头看他，含笑，“你做好了给我打电话，我去你那边，不用你来回跑。

林霜有要求，周正真的挽起袖子回家去做饭，她过去的时候，在楼道里闻到饭菜的香气，那扇老式铁门虚掩着，能听到一点厨房哗哗的水声。

屋子里很亮堂，至少所有该收起来的东西都收拾得很干净，丝毫没有单身男性常见的脏乱差。

桌子上摆着三菜一汤，刚刚出锅，色彩舒适度很高。

周正从厨房端着碗筷出来，没有穿花花绿绿的围裙，身上是一件明灰色的针织衫，衣摆溅上几滴水，留下深色的水痕。

林霜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吃他做的饭菜，和之前周正带给她的饭盒味道不一样，食堂的米饭是软的，蔬菜总有种焖很久的酸气，而这顿饭完全是家里炉灶刚刚好的烟火气息。

也和付敏做的味道不一样，她妈妈习惯吃辣，有时调味过重，周正做的更清淡些。

如今社会对男人的定义，男人做饭的魅力远不如请得起个专业厨师的魅力更大，但搁在现实，愿意为你洗手作羹汤的男人罕见如珍稀动物。

这一顿饭林霜难得没玩手机，两人正儿八经坐在桌边吃饭。

她问他：“周老师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谁教的？”

“小时候就会，这个也没人教，看得多了，慢慢就会了。”

乡下孩子的动手能力比较强，小时候去地里埋锅生火烤红薯毛豆就是厨艺启蒙，更别提捉鱼掏鸟蛋这种，都是为了解馋。

“真好。”

他埋头吃饭，突然没头没脑问她一句：“那以后.......食堂的盒饭还要吗？”

林霜乜了他一眼，看着碗里的汤，垂眼：“不用了吧。”

她捧着腮，嫣然巧笑：“如果需要的话，我过来吃岂不是更好。”

“也好。”他认真点点头，冲着她笑了笑。

他的笑容很爽朗，有一颗藏起来的尖尖的虎牙，笑起来有种夏日海盐汽水的味道，清清爽爽。

真奇怪，他明明不是那种开朗活跃的性格。

林霜挪开自己的目光。

吃完饭周正去厨房洗碗，林霜踱步去阳台抽烟，顺带看看那几盆仙人掌。

旧式的阳台很阔，地砖是□□十年代的淡青色水磨地砖，有点复古泛白的色调，仙人掌是用老式搪瓷脸盆栽的，盆圈是掉漆的红色，露出里面的锈圈，叶片粗壮油亮，看起来有不少年头。

“前房东留下来的，让我帮忙照顾。”他洗完碗过来，问她，“看过仙人掌开花吗？”

她仔细回想：“没有，它会开花吗？”

“前两年开过一次，白色的花，很漂亮，不知道今年会不会再开。”

“是么，那我期待一下，希望它今年也开出漂亮的花来。”

“仙人掌的花期在夏季，等它开花了，你过来看看吧。”他转头向她，认真跟她说话。

“好啊。”她轻飘飘回他。

阳台光线很足，周正拿一块湿布，一点点擦拭着仙人掌的叶片，把它擦得油光锃亮，翠绿鲜活，在阳光底下像一块块半透明的绿玉。

她靠在阳台窗边，整个人沐浴在充足的光线里，肌肤完美无暇，白里泛着一点红，浑身懒洋洋酥软软，眼神也绵软，默默看着他一丝不苟的动作。

周正擦完仙人掌的叶片，放下湿布，去水槽洗手，转身看静悄悄的林霜，冷不丁看见她，双颊嫣红如花瓣，酥懒柔媚的目光像半融化的糖果黏在他身上。

两人视线在空中交汇，像“啪”的一声静电，溅出了一点火光。

他好似被蛰了下，被太阳晒得也有一点脸红。

“周正，我有点渴，可以给我倒杯水吗？”她五指插进发间，懒洋洋拨了拨长发。

“好。”周正点头，转身去厨房。

天气预报告知今天最高温二十二度，适合春节出游、薄衫、以及预防昼夜温差过大造成的感冒。

林霜被正午的太阳烤得身上冒汗，走到卧室才觉得清凉些。

他端着水杯出来，她自然而然伸手去接，就站在他面前。

普通的透明玻璃杯，水温适中，舒缓喉咙干燥，林霜垂眼喝水，嘴唇水润润的艳丽。

周正抿了抿唇，突然觉得唇腔干涩。

林霜把空杯递给他，他伸手去接，却落了个空。

她把杯子绕过他，搁在身后的书桌上，退回来的手，触在他挽起衣袖的光滑手臂上，轻轻滑动抚摸。

男人的手臂结实，带点薄薄的肌肉，不至于太文弱，也不会太粗野。

林霜的身体也顺势凑过来，俏皮又黏腻地靠着他肩上，唇上还带着微凉的水汽，蜻蜓点水触了触他干燥的唇，目光雪雪，柔声问他：“周正，你是不是也渴啦？”

周正看着近在咫尺的她，活色生香得像酽淳烈酒浸泡过的罂粟花，明目张胆的挑逗，睫毛颤了颤，喉结滚了两滚，嘶哑轻嗯了一声。

她轻笑一声，亲昵挽着他的手臂，顺势把他推坐在床上，周正身体晃了晃，她肆无忌惮跨坐在他身上，一双明亮的眼坦荡盯着他。

她的眼睛很漂亮，杏眼，弧线柔美，长睫浓密。

男女对视十秒定律，要么相拥接吻，要么一笑泯灭幻想。

周正逃不过。

他仿佛被蛊惑一般，双手捧住她的脸颊，她的脸被太阳晒得发烫，他的手微凉，贴上去冰冰凉凉有点舒服。

林霜眯起了眼。

他不知咽下些什么：“霜霜，我亲亲你吧。”

伴随着发颤耳语的，是他颤巍巍的吻，轻飘飘落下来，一下下啄着她的唇，生涩又紧张，低回辗转。

周正第一次主动吻她。

林霜垂眼回应，加深了这个吻的热度。

屋里光线和亮，气氛旖旎又暧昧，像沉浸在孤独世界的双人探戈。

这个吻时快时慢，时轻时缓，像一尾游曳的鱼，徘徊在清透的溪水里。

两人的姿势由坐姿变成平躺，林霜压在他身上，气温节节攀升，两人都穿得不多，身体贴在一处，热腾腾的蓬勃，软的像水，硬的紧绷。

身体都有感觉。

周正无意识箍着她的腰，力道越来越紧，怀抱越缩越小，林霜的手悄悄摸进了他衣服的下摆，针织衫下是一件白色的棉质背心，肌肤的手感很好。

她的手往下流连。

周正某一刻突然醒来，精准握住她的手，再睁眼，眼睛发红，眼瞳黑得滴水，把她从身上托起来，剧烈喘气：“我有点事，去趟学校。”

他的额头都是亮晶晶的热汗。

林霜挑眉，笑得有那么点狡猾的恶意，磨了磨牙，突然叼着他的唇，发泄似的、重重的咬了下去。

男人的唇很软很滑，咬起来很韧，毫不心软刺透他的唇肉。

他吃痛，呼吸也猛然急促起来，有点尖锐到难以忍耐的痛意，痛意传达到神经，又有点轻飘飘的舒爽，搂着她的肩背，翻了个身，将林霜摁住，张唇去撬她紧闭的牙关。

这吻又急又烫，舔咬吮吸，辗转反复，淡淡的血腥气从舌尖交缠过来，最后变成舌尖的纠缠和舔咬。

林霜越使坏，他的力道越大，周正扣住她的手，拧在头顶，将她整个人死死钉住。

她被他这么一折腾，脸颊嫣红如醉，气喘吁吁，直勾勾看着他。

箭在弦上，最后时刻，周正停住，微汗的额头顶着她的黑发，声音悠长嘶哑：“霜霜，太快了......慢一点好不好。”

他吻了吻她的额头：“你别这样对我.........”

周正从床上爬起来，驼着背，整个人有气无力。

林霜吊在半空的心“噗通”一声摔下来，心里骂了声脏话。

想锤爆他的狗头。

她微笑，暗暗磨牙：“很好。”

第25章 赢的人总是你

周正嘴唇留下了明晃晃的伤口。

林霜身上空落落的，做什么都提不起劲来，连着冷落了他两天。

他在学校办公室备课，下午空闲时间拿着一副羽毛球拍过来：“要去学校打球吗？”

店里无事，她一个人专心玩游戏，看看外头阳光明媚，又默不作声挪到手机屏幕。

“明天又要下雨了，今天是最后的晴天。”他把球拍递给她，“要不要运动一下？我羽毛球打得一般，你可以教教我。”

林霜羽毛球打得很好，当年在班上属于头号种子选手，不过有好几年没有碰羽毛球拍。

“半个小时。”她看了眼时间，抬眼看他，眼神冷清，“你知道我羽毛球打得好？”

周正腼腆笑笑：“我刚学不久，打得很烂，你肯定会比我好。”

林霜勉强接受他的奉承。

两人一前一后进了学校球场。

她腿长手长，挥球姿势洒脱又肆意，加上随心所欲的自创规则，杀球杀得周正左支右绌，东奔西跑毫无招架之力。

“你不行啊，周老师。”林霜嘲笑他，“这才多久，就弃械投降了？”

中场休息，周正已经出了一身热汗，满面通红，双手叉腰，胸膛起伏大喘气。

他回看台休息，拧开矿泉水，远远递给她。

林霜过去，接过他手中的水。

两人并排坐着，中间隔着一个位置。

周正喝水擦汗，林霜低头玩手机，两人都没有说话，能听见他稍稍急促的呼吸声。

他袖子挽得很高，露出大半截手臂，双手搁在膝盖上，望着球场的中线网栏，过了会，突然问她：“你是不是不高兴？”

“没有。”林霜淡声否认。

“我知道你不高兴。”他沉声说。

“好几次了，你是故意逗我的，对不对？”周正捏着空空的矿泉水，垂眼说话，“如果真的进行下去，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结束了？”

林霜显然一怔。

他声音淡淡：“我知道，你是不会对我这种人感兴趣的，很无聊对吗？故意逗我玩。”

“周老师对自己这么没信心，是不是有点妄自菲薄啊。”她语气松快。

“因为第一次见面你就说过。”周正抬头望天，“那句话，我所有的一切，对你而言都是问题。”

他站起来，往台阶下走。

林霜喊住他：“周正，那你在我身边这么久，到底图什么？”

“不图什么，只是喜欢而已。”他捞起羽毛球，目光沉浮看着她，语气笃定，“林霜，我很喜欢你。”

说得不像心动告白，像在陈述“今天天气很好”。

他自己也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把这句话自然而然说出口。

她听过太多人对她说喜欢，甚至有更多人对她说过爱，也不由得笑了，笑容灿烂：“你喜欢我什么？我除了脸好看，还有什么值得喜欢的。”

他也笑了笑。

“可能......好看本身就是一种治愈能力吧，也值得更多人呵护。”

“要不要再来一局？”他把球拍递给她，“好好打一场。”

她接过球拍，嘴角含笑：“是想跟我比赛吗？那你赌一赌，你赢还是我赢？”

他耸了耸肩膀，挥拍干净利落：“不管怎么样，赢的人总是你。”

出乎意料，这场球，五局三胜，赢的人是周正。

他球风很稳，技法也扎实，林霜擅长拉吊和杀球，最大的弱点是体力和反手后场，周正发觉后，盯着她的弱点打长线进攻，打到最后她力道跟不上，一屁股坐在球场上，抱着膝盖起不来。

林霜觉得颓然。

大概是被吊打得太厉害，她心理上接受不了强弱关系的转变。

周正停拍走过去，看她淋漓大汗，脸色潮红，阳光照在脸颊，有亮光盈盈闪动，一时心软下来。

“起来吧。”他探过来一只手。

她气喘吁吁，仰头望着他，眼神黯淡又茫然，借着他的力道起身，膝下一软，被他扶了扶腰。

“累不累？要不要拉着你走？”他柔声问她。

林霜不想认输，把手背到身后，赌气拗脸，淡声道：“不用。”

她慢悠悠跟在他走了几步，周正走到球场边缘，回头看她，又大步折回来。

他定定看了她一眼，突然伸手牵住她：“走吧。”男人的嗓音低沉，补了一句：“刚才我打法犯规，实际是我输了，你赢了。”

林霜脚步沉重，被他牵着拖拖拉拉往外走，闻到他身上的气息，带着汗气，一种浑然又热烈的气味，并不难闻。

\*\*\*\*\*\*\*\*\*\*

晚上周正带她吃饭，吃的是市内一家昂贵的西餐，林霜打球打得双手酸累，周正殷勤周到，帮她铺餐垫切牛排。

林霜没想到他对西餐这一套还挺娴熟。

“大学有一次看见餐厅广告牌，一块牛排售价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我很好奇那块牛排的味道.......然后，我去西餐厅应聘工作。”

“那你吃了吗？”

“没有，虽然领了薪水，那家西餐厅依然吃不起，我去了学校食堂的西餐厅，点了块合成牛排。”

席间他聊起大学的打工经历，大概也是做过很多份工作，无论寒暑都奔波在兼职的路上，每年唯一的假日就是年底回到北泉市过春节。

林霜也有一段这样的生活，做得最长的一份兼职是奶茶店的打工，不过收入太低，全然撑不起生活费和学费，好在这样的生活没有维持太久，后来她靠刷脸，做起了礼仪兼职和平面模特，收入尚可。

餐厅就在商场顶层，吃完晚餐，路过楼下专柜，周正问她：“要逛逛吗？”

“你买单吗？”林霜认真问他。

“嗯。”他认真点头。

“没什么好买的。”她兴致缺缺。

“买双鞋可以吗？打球穿的。”今天打球她穿的是短靴，运动下来，鞋子被□□得挺惨。

林霜想了想，也无不可。

去了楼下的运动品牌店，周正在导购员的带领下，挑了最贵最漂亮的一双。

导购员喋喋不休介绍，林霜坐在换鞋凳上玩手机遨游太空。

鞋子送来她的码数，她懒得弯腰，把脚上的短靴踩掉，伸手去拎鞋子。

他过来帮忙，眉目平静，膝盖抵在地上，单腿半屈，轻轻扶着她的膝盖，替她穿好那双鞋子，系好鞋带，托着她站起来。

导购员站在一旁哇了一声，捂脸笑：“小姐的男朋友好贴心，你们两个好恩爱般配。”

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变成了“般配”？

周正问她：“喜欢吗？合适吗？”

鞋子是联名限量款，款式挺潮，脚感很好，林霜平时习惯高跟鞋和单靴，对这种鞋热度不高，点点头：“还行。”

“那就这双吧。”

鞋子标价1899，周正买完单，林霜问他：“你一个月工资到手多少？”

“接近六千吧。”他回她，“年后学校加薪，还能涨点。”

林霜没说话。

他依旧打车把她送回家，到了楼下止住脚步。

这回林霜没问他上不上去。

她是真的有些累了，低眉顺眼站在他面前，有些焉巴巴的。

“再见。”

她慢吞吞转身。

周正牵住了她的袖子。

“霜霜。”他走近一步，指尖触上了她的脸颊。

“可以亲亲你吗？”

他唇上还带着她咬的伤口。

林霜掀开眼皮，面无表情看着他，目光落在他唇峰的伤上。

她只是疑惑，接吻前，他为什么要问她？

这不同于社交礼仪的邀请，男女之间本来就是游戏，你追我逐，你进我退，心照不宣的旗鼓相当。

可在周正身上，他通常不按常理出牌。

林霜没有拒绝，也没有点头，只是微微扬起了下巴。

他在她清澈的目光里无所遁形，看到她瞳孔里自己的面容。

男人温和笑了笑，轻柔的吻落在她唇角。

她没有任何回应，虚虚抓着他的袖子，睁着眼，一动不动任由他吻着。

周正的吻有些痒痒的意味，像绒绒的飞蛾扇动翅膀，像喂食时手指触到的鱼吻，她半偏着头，默默承受他的亲昵。

手不能空闲，他再往前一步，搂住她的肩膀，把她揽进自己怀里。

她睁着眼睛，看他在亲吻中轻轻闭着眼，神情专注，略带着一点天真的期待，他有漆黑的睫毛，不长，但是很浓密，眼睛线条明显，看人的时候会有认真专注的感觉。

其实这一切乏味又浪费时间，可总有像蛛丝网一样的丝线绕在身上，让她屡有牵连。

也许她掉进一场不知不觉的陷阱里面。

就像这半年，他总是若无其事出现在奶茶店，若无其事跟她说话。

这个吻轻若无物，在她唇上停留得太久，最后时刻，她也慢慢闭上了眼，在他辗转流连时，模模糊糊生出一点留恋。

林霜双手圈住了他的腰背，静静偎依在他怀里。

“霜霜，你想结束吗？”他安静问她，“打算什么时候结束？”

她埋在他脖颈里，长睫一眨一眨，问他：“明天我朋友婚礼，之前说好带男朋友参加的，你要陪我去吗？”

林霜听见他的呼吸蓦然乱了，勾起了唇角，把他揽得更紧些。

第26章 早上好

苗彩的婚礼，林霜去得很早。

她虽然不是伴娘，却也以闺蜜的身份出现，一早在苗彩房间陪着化妆准备，凑气氛准备整蛊上门接亲的新郎团。

本地婚礼繁琐又冗长，又添了时下流行的闹婚戏码，一早的抢新娘游戏结束，新人敬茶敬酒，男女两方的朋友都挤在苗彩家里聊天喝茶。

伴郎团里有人凑过来，手机亮着微信，问林霜：“这位美女单身吗？”

“不单身。”她含笑，“我男朋友在外面等我。”

“原来名花有主。”来人讪讪把手机退回去。

时间尚早，新人还要去男方父母家过门，再绕去酒店开始婚宴，林霜不去赵峰家凑热闹，把苗彩送上婚车，打算直接去酒店喝喜酒。

周正过来接她。

她今天素颜无妆，只有一点淡色口红，穿的是苗彩为闺蜜团准备的拍照用的连衣裙，裙摆翩跹，甜美飘逸。

“好看吗？”她扬眉问他，巧笑嫣然。

“好看。”他替她捻去头上掉落的亮片和花瓣。

“我先把衣服换下来，一起去酒店。”

她换了衣服出来，灰色的风衣和杏色的针织连衣裙，有点温柔婉约的风格，迥然不同于以往的明艳张扬。

林霜挽着周正的手臂，两人步行去酒店。

风有点冷，周正把她微凉的手装进自己的兜里，两人十指紧扣。

“兜里挺暖的。”

说不清是他的手软，还是衣服暖和。

酒店里已经有客人，也有林霜当年的初中校友同学，林霜初中念的是片区学校，同学感情比忙碌的高中要好得多，大家聚在一起打招呼，她落落大方介绍：“这是我男朋友，周正，北泉高中的老师。”

“哎呦。”有人打量周正，男人衣着普通，气质沉笃，“老师挺厉害啊，竟然能俘获我们校花的芳心。”

周正含蓄笑笑，说了句“哪里”，牵着林霜的手，神色平淡，恪守本分，没有过多交谈。

和新人拍照时候，苗彩第一次见周正，也乐了，偷偷问她：“你从哪找来的男朋友？这么快。”

“以前相亲就认识，最近才在一起。”林霜坦白。

“人瞧着还不错。”

这会儿没空多说，林霜亲昵拉着周正：“一起去拍照吧。”

“好。”

他牵着林霜，在迎宾花台前留下了两人第一张合影。

喜宴上有表演和各种抽奖互动环节，现场气氛很high，周正和林霜都抽了个小红包，节目安排的太精彩，这顿喜酒喝到下午两点多还没散，下午宾客阵地又转移到两人新居去暖房，紧接着是晚上新郎家的送客宴。

最后婚宴结束，已是华灯初上，这一天苗彩换了五套衣服，阵仗堪比时装发布会，林霜主要跟着化妆师照顾她的衣服妆容，跟了一天也累得够呛。

结束时，苗彩贴心送上豪气伴手礼，以示感谢。

林霜这一天也是东奔西跑，喝了几杯酒，从中午硬撑到晚上，这会饧得连眼皮都睁不开，在出租车上昏昏欲睡。

她枕在周正肩头，搂着他的腰，默不作声闭眼。

周正坐得端正，闻到她发间淡淡香气，一下下顺着她的肩膀：“回去好好休息。”

“想喝点东西。”她睁眼，抿抿干燥的唇，这一天她就喝了几杯酒水。

“喝什么？”

“苹果汤吧，感觉还挺怀念的。”

“家里有苹果吗？我给你做吧。”

“我家厨房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热水壶。”她语气不知怎的有点委屈，长睫轻扇，“去你家吧。”

周正安抚她的动作停住。

“怎么，怕我调戏你？”林霜憋不住笑意，“周老师，你都知道我在逗你玩，拜托，你觉得今天我这个情况，合适做点什么坏事？”

周正摸摸鼻子。

林霜抬起胳膊，在他面前伸出两根手指，在他面前弯了弯，坏笑：“狼来了，狼来了，狼来吃羊啦。”

周正攥住她的手指头：“我只是觉得你跑来跑去，会很累。”

她伏在他肩头，柔声道：“周正，我还挺喜欢你家的。”

“为什么？”

“很干净啊，一个男人的家怎么会那么干净，应该在角落里，神神秘秘藏了很多的东西吧。”

周正笑了笑：“也许吧。”

“所以我今晚能喝上男朋友煮的苹果汤吗？”她目光软绵，“第一个会煮汤的男朋友。”

她说“男朋友”，语气有一种柔软又眷恋的味道。

周正情不自禁，把下巴搁在她头顶：“当然可以，想喝多少都可以。”

出租车掉头去了周正家，他在楼下的水果店买了几样水果。

家里的灯光很暖，天也不算太冷，周正一个人在厨房忙碌，林霜窝进了沙发，拿起本搁在沙发扶手的书，百无聊赖翻了两翻。

半个小时候后，他端着碗用料丰盛的苹果汤过来，林霜看了眼：“都有什么呀？”

苹果、雪梨、无花果、枸杞和胡萝卜，男主人精心熬煮。

她盘腿坐在沙发上，兴致勃勃接过碗，尝了口，语气惊喜。

“比上回的还好喝耶。”

扔在沙发上的书显然被主人翻看过很多次，密密麻麻写了很多的备注，周正打算收拾起来，林霜问他：“这本书你好像很喜欢，里面写了很多字。”

“大学时候的一本教材，讲概率论的，挺有趣味性，可读性很强，我经常拿来翻一翻。”他捏在手里，也翻了两页。

林霜挑眉：“挺有趣味的？”

满页的公式推导，从哪看出来有趣？

周正顺势在沙发坐下，把书摊在膝头，撑着下巴和她聊天：“事件的概率和随机变量，方差分析的方法，每一个概念都有......”

林霜勺子敲敲碗沿，怼他：“周老师，你说点我听得懂的人话。”

“那讲点有趣的吧。”他想了想，“玩剪刀石头布的游戏，出哪个手势赢面最大？”

“.......剪刀？”

“根据概率学统计，人类生理和心理的趋向性，一般来说，出石头的次数最多，所以出布的赢面最大，而更狡猾的玩家会出剪刀。”

林霜嘟囔：“什么鬼......”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生日悖论，一个聚会只要达到23个人，就有50%的可能性遇见同相同生日的人，如果人数达到50人，那两个人生日相同的概率是97%。”

“............”林霜觉得自己有点消化不良，捧着碗面无表情问他，“还有呢？”

周正又讲了几个概率论趣题，林霜将苹果汤喝完，把碗搁在桌上，伸了个懒腰，歪在沙发上问他：“周老师，那你算算，今天晚上我留在男朋友家过夜的概率是多少？”

周正语气一滞。

她顺势从沙发靠垫上滑下去，滑到他的怀里，手臂遮着脸，长长打了一连串哈欠，泪眼朦胧：“很晚了，我累了，你打算送我回家吗？”

“那你大概要抱着我下楼了。”她轻轻嘟囔，“我腿酸，走不动了。”

周正摸了摸她的柔软头发。

林霜蜷着，像只漂亮的长毛猫咪一样，睁着眼睛一动不动。

周正心里想的是，她是否合适在今天晚上留下来？

可他心底喜欢她留在他身边。

家里有新的牙刷和毛巾，林霜洗完澡出来，周正刚换好干净的床单被套。

洗手间里只有一块简单的香皂，谢天谢地，苗彩送的伴手礼里送了一整套某少女风格的洗浴护肤旅行套装。

“周正，有没有吹风机？”她草草洗了个头，头发还滴着水。

周正把吹风机找出来给她，裹着毛巾帮她把头发吹干，掀开被子：“你先睡吧。”

双人床还算阔大，灰色条纹床品，算得上干净、舒适。

林霜从容钻进被子里，触到一片温热，手边有个热水袋。

他坐在床沿，把被子盖好，十分之慈祥的帮她掖了掖被角。

两人的神情都特别.......温和正经。

“被子有点沉。”林霜眼睛骨碌转，抖了抖被子，被子有股干燥又蓬勃的气息，应该是前两天刚晒过。

“我奶奶亲手做的棉花被，去年新收的棉花缝的被子。”他挠了挠脸颊，“是有点沉，睡习惯了就好。”

“奶奶高寿多少？”她撑着脸颊跟他聊天。

“今年七十五了。”

林霜点头：“老人家身体还好吗？你在市区上班，家里有人照顾奶奶吗？”

“身体还不错，就是眼睛有点老花，天黑看不太清。”他坐着跟她聊天，“我二叔家就住在隔壁，隔着一堵墙而已，平时我奶奶也是我二叔二婶照顾，我半个月回去一趟，捎点东西回家，陪陪她。”

“你们那村里。”林霜挥了下手指，她从小在城市长大，对乡村生活不了解，“是什么样子的？房子是什么样的？都盖在一起吗？”

“就是个山坳里的小村子，村子很小，也就几十户人家吧，村中央有个祠堂，四面散落着民居，房子都是乡下一幢幢的方块小楼，二层或者三层，家家户户挨的也挺近，房子前面是菜地农田，后头是山林，村里年轻人少，老人多，平时都很安静，只有一群群的走地鸡在村里闲逛，周末有年轻人回去，还稍微热闹些。”

林霜没有这种的体验，想了想画面，觉得很接地气，换句话，乡土。

她什么时候跟土沾过边。

林霜意识到话题偏向，关闭想象，结束这个话题。

“你不睡吗？”

“明天学校开学，我整理一下资料。”他关了大灯，开了书桌上的台灯，把台灯转过去，背着她，“你先睡吧。”

棉花被的触感，和鹅绒被完全不一样，有种密不透风的保护感，林霜累了一天，沾上枕头就闭眼，睡得很快。

周正坐在书桌前翻资料。

半夜林霜听见声音，迷迷糊糊醒过一次。

台灯搁在地板上，光线扭得很暗，周正窝在沙发里，膝上盖着条毯子，开着笔记本电脑轻轻敲键盘，屏幕幽幽的光照在他脸上。

她看了眼手机，已经是半夜两点。

“周正，你还不睡吗？”

他抬头，停住敲击键盘：“快了。”

“我把你吵醒了吗？”

“没有。”她翻了个身，面对着他，“我夜里习惯会醒。”

“我声音轻一点，你快睡吧。”

林霜从被子内探出头，嗤笑一声：“周正，你心里是不是吓死了，不敢上床睡觉，怕我把你生吞活剥，拆骨入腹啊？”

“还有一点资料没弄完，马上就好了。”他正正经经抬头，“这几天拖着没做，马上要交学校了。”

她打了个哈欠：“我对你的自制力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今天只是纯睡觉而已，你可以放心，我清心寡欲的男朋友。”

她把“男朋友”三个字咬得特别清晰沉重。

周正也笑了：“知道了，你睡吧。”

“你要是在沙发上坐一个晚上，那我只能嘲笑你了，矫枉过正了啊周老师。”

她轻快翻了个身，枕着胳膊入睡。

周正熬到三点多，松了松僵硬的肩膀，去浴室洗了个澡，回来看看时间，定了早上七点的闹钟。

他撑着手在床沿坐了会，借着早上的曦光，看着林霜把自己蜷成一个窝，睡姿很可爱，睡容香甜。

被子里也许是太热，热水袋被她抛出来，扔在了床角。

女朋友。

完美又甜蜜的三个字。

周正掀开被子，打算眯一会。

熬夜久了，身体会有一点点不适，有点浮漂在半空的虚无感，神经会烦躁不安，过了这段适应期，人会睡得很沉。

有温热滑腻的身体贴过来，挨着他的手臂，周正喜欢那丝绸一样的触感，迷迷糊糊将人搂紧。

早上六点，林霜借着晨光，静静打量他的睡容。

男人脸庞的骨相介于尖锐和柔和之间，浓淡有度，刚刚好的中间地带，相貌的确周正，也没有英俊到情迷意乱，可也有自己的好看之处。

他身上穿的是成套的棉质格纹睡衣，洗得发白，质地很软，圆圆的木头衣扣硌着她的手臂。

吻先落在他的下巴，摩挲着，若有若无的痒意，断断续续，驱之不断，扰人清梦。

林霜的手搂着他的腰，从他睡衣的下摆伸进去，手触在他身体皮肤上，他的肌肤是滑的，有点韧的弹性，带着淡淡香皂的香味，体温很热。

周正睡梦里皱了皱眉，意识在林霜的手贴在的他胸膛的那刻复苏，迷糊睁眼，眼里都是惺忪睡意。

他看到一双清澈打量他的杏眼，含笑的红唇，带点狡黠的笑意。

周正后知后觉，怀中温香暖玉，林霜的身体玲珑有致，自己的手就圈着她的光滑肩背，她睡觉穿的针织长裙已经脱去，留了一件打底的背心裙，露着大片雪白的肌肤蹭在他身上。

他心底有种黏黏答答、提不上来又压制不下去的燥意。

“我吵醒你了吗？”林霜温声呢喃。

“没有。”周正嗓音沉沦，眨了眨酸涩的眼。

“天已经亮了，昨晚几点睡的？”

“忘记了。”

“早上好，我的男朋友。”林霜啄了啄他的唇。

她两只手自得其乐在他睡衣内游走，男人的胸膛广阔，硬度适中，触上去像包着石块的绸布，手感很好，微微热烫，她喜欢这种温度和手感。

睡衣的扣眼很松，林霜的动作已经陆续崩开了他的几个衣扣，露出一片薄薄的肌肉，林霜往前贴了贴，两条手臂全钻入他衣内，像取暖，更像玩耍，双手缠上他的肩膀。

气质正经的格纹睡衣全被捣乱的手撑开，领口从他肩膀往外掉，露出整片的胸膛小腹，肤色微深，线条流畅。

两人的肤色和质感对比明显，这画面带了那么点旖旎的味道。

林霜整个人贴在他怀里，被他肌肤的温度烫得眯起了眼。

周正脑子彻底清醒过来，往后瑟缩了一下。

“周正......”

她眨着清白无辜的大眼睛，把唇凑过来，低低徊徊的喊他，“你亲亲我吧。”

周正心头急哄哄乱糟糟，深觉不对劲，可脑子迟钝，懒得应对这点疑惑，他半点说不出话来，搂着她的腰，从善如流，低头吻她。

两唇相触，唇瓣黏合，有点吮舔的暧昧。

她咬他的唇瓣，香软的舌滑入他的唇内，缠着他的舌搅一搅，逗一逗，勾着他在她唇腔里游曳嬉戏。

亲吻至上，每次的亲吻，所有的亲吻都是快乐的，不仅仅是亲吻，甚至连聊天对话、眼神接触，都是一种梦寐以求的快乐。

周正从来抵制不了这种快乐。

“霜霜.......”他的声音像蛊惑，呼吸又急又乱，火一样烧起来。

“你喜欢的，对不对？”她唇角勾起，看他神情急躁又紧绷。

周正想阻止，更想纵容，不断吞咽着喉咙，鼻息沉沉，睁着漆黑深邃的眼睛看着她。

她看着他的神情脆弱，又仿佛情难抑制，呵气如兰，轻声贴在他耳边说了句。

周正眼神闪动，似乎被人扼住，男人滚烫的吻落下来，哄哄乱糟糟落在她脸颊，像失控的操作台。

晨光里照着他的神色脆弱又偏执，是情动的光彩。

“东西呢？”

一语惊醒，周正回过神，弓起肩背，难耐又脆弱：“家里没有......”

林霜挑眉，伸手去床沿捞自己的皮包，果然在夹层深处摸到一个，撕开给他：“这个。”

他捏着那枚小小的橡胶套，感觉挫败又颓废，神色犹豫看着她。

“都已经这样了？你打算在这时候喊停？”

几秒之后，他脸颊发红，颓然低头，用手挡住了脸庞。

林霜早揣摩出点什么，看他神色，凑上前去拨开他的手，轻笑：“结束了？”

“第一次？”

他眼里有湿漉漉的水意，不知是泪还是汗，还是羞意，或者悔意，躲躲闪闪避着她的目光。

林霜咯咯笑了。

她看他的面容紧绷，忍不住吻了吻他唇。

他的嘴唇很软，湿润润的，有点奇异的脆弱。

“周正，你之前......说得那么冠冕堂皇，其实根本就是不敢面对，不敢碰我吧。”她眯着眼，笑得恶劣，“是不是怕我嫌弃？”

周正紧咬牙关不说话。

“我真以为周老师真的是柳下惠，坐怀不乱，正人君子。”她嚣张扬起长发，拖长音调，“原来啊.........”

他的颌线绷得很紧很紧，脸色潮红欲滴，扭着脸不看她。

林霜轻笑一声，黏黏糊糊去吻他，吻他汗湿的鬓角：“周正，你好可爱啊。”

他像只湿漉漉的动物，她像个黏糊糊的老流氓。

周正咬牙，翻身退下来，抓着睡衣去了洗手间。

洗手间里传来水声，隔了会，他洗澡出来，衣服穿戴整齐，颓然坐在沙发上。

林霜已经穿好衣服，窝回床里，慵懒问他：“要不再睡一会？”

时间不早，他摇头：“我去学校。”

林霜终于纾解，目的达成心满意足，抱着被子，打算睡个回笼觉。

他期期艾艾，可怜巴巴送上一个早安吻：“霜霜。”

第27章 性价比之王

周正磨磨蹭蹭出门。

想起点什么，又折回来问她：“今天你去店里吗？”

“早上想吃什么？我去楼下给你买，今天学校应该有点忙，中午我可能赶不及........”

林霜身上懒洋洋的劲还没过，这会再看眼前一本正经温柔小意的男人，总觉床上和床下的模样有点割裂感，没记错的话，最后实实在在被推倒的人，是她。

她别有心思勾引他，他也确实咬饵上钩，但做下来感觉尚好，她并不喜欢实心榆木疙瘩或者性功能障碍患者，周正的反应在她接受范围内。

睡完之后，林霜的心思反倒豁然开朗起来。

甭管有的没的，及时行乐，换个词叫——珍惜当下。

两个人之间，有一个奇妙的契机走在一起，自然也会有相应的理由分道扬镳，至少现在她觉得周正不错，模样可爱，性格可爱，连床上也很可爱。

周正下午忙完，抽空来奶茶店，林霜已经不在店里。

“老板娘中午在，待了会就走了，留我们在店里守着，说今天不过来了。”

他“嗯”了一声，谢过店员，也抽身往外走，想了想，回了趟自己家。

人已经走了，屋子里空荡荡的，只有冷清的阳光晒在窗上，地板上有她留下的头发，床上的被子铺得很整齐，书桌上放着已经冷掉的热水袋，还有一杯还未喝完的水。

周正坐在床沿发了会呆，把棉被抱到阳台去晒，闻到被子上沾的香气，是她身上的味道。

那一瞬他有猝不及防的怔忪，女孩子身上总有各种各样的气味，橘子味的护手霜，薰衣草的沐浴液，桃子味的洗发水，甚至各种香氛香水，他从没有想到自己空荡荡的身边突然纷至沓来这么多的香，甚至多到有些措手不及。

林霜正在美容院做脸，接到周正的电话。

“周老师忙完了？”

“嗯，现在没什么事，等会还有个会，晚上晚自习。”

“开学第一天就有晚自习？”她逗他，“男朋友这么忙，那谁陪我去看电影逛街约会？”

以前周正单身，倒不觉得怎么样，被她这么一问，自己也深觉不妥，主科老师兼班主任，带的是毕业班，留给自己的时间真的很少。

他轻呼了口气：“对不起。”

“不过这样也挺好，距离产生美。”她语气十分无所谓，“我对男朋友需求没那么高啦，你忙你的，我也有我的事情。”

换句话说，她并不依赖他什么，也不打算要他多做点什么。

周正这一天从学生寝室出来，已经是晚上十一点，走在回家的路上，停住脚步，拍了张照片发给林霜。

是关门打烊的奶茶店。

林霜回得很快。

【每天晚上回家都路过吗？】

【对。】

【为什么？】

【就好像.....一个路标，总要看一眼。】

【多谢周老师赏脸，没事您可以常来坐坐。】

【好。】

他问她：【很晚了，还不睡吗？】

她一向晚睡晚起，起了心思逗他：【长夜漫漫，孤枕难眠，只能玩游戏消磨时间。】

附赠一张撩拨的表情包。

他也想像个毛毛躁躁的愣头青，不管不顾冲到心爱的女孩面前，在她窗下弹吉他求爱，或者摇旗呐喊、做尽荒唐可笑又幼稚的事情，可林霜压根不吃这一套，兴许还会翻个白眼表示无聊。

但经历过今天早上，这种感觉分外难忍，周正摒不住，深深吸一口气，给林霜打电话：“霜霜，你介不介意......我过来见见你？”

“介意.......很晚了。”她在电话里轻笑，“我也准备睡了，你早点休息，明天见面行吗？”

他在电话里点点头，在空旷的夜里走了两步，又想起来：“好。”

“霜霜。”

“嗯？”

“我是个普通人，和其他的男人没什么差别。”他握着手机，“早上你问我，是不是怕被你嫌弃，我不怕嫌弃，我只是......难以承受此后的感觉。”

“什么感觉？”

“就是我现在的感觉.......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无法控制自己，每一个时间维度，每个空气分子，都是你。”他脚步很快，语气低沉：“无时不刻想你就在身边。”

太阳打西边出来，表面正经老实的数学老师说起情话来，也是黏黏糊糊，酸不溜秋。

甜言蜜语谁不爱呢，她咯咯笑起来：“知道啦，那明天就麻烦我的男朋友，快点来到我身边。”

第一个发觉不对劲的是娜娜和kevin，两人不约而同发觉，老板娘这几天的心情似乎不错。

倒不是眉飞色舞或者笑容满面，林霜一向笑脸迎人，是身体语言和眼神有了变化，有那么一点缱绻又柔软的气息。

店里有了常客，是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不太出现的周老师。

老板娘跟周老师愉快聊天，明明没什么亲昵举措，但氛围和之前天差地别，两人还一道出门吃饭。

两人支支吾吾找林霜求证，她大方承认：“新男朋友。”又添了句，“以后他来，消费全免。”

不知怎的，两人都啧啧摇头，一脸不知道怎么是好的表情，kevin酸溜溜的：“兔子不吃窝边草啊。”

林霜挑眉：“有意见？”

“怎么会是周老师呢？老板娘你好像.......最近和他不熟啊。”

“吃过牛排没有？太熟反倒不好下口。”林霜噙笑，“半生不熟才鲜嫩多汁，口感最佳。”

学校最先发觉的是张凡。

过个年回来，周正的时间安排仿佛换了个模式，要么就是死忙没空，要么就是离校不在，张凡打电话找他去吃饭，周正拒绝。

“你开个学而已，连一起吃饭的空都没有？”张凡去高三数学办公室逮他。

“没空。”周正伏案，“报告和ppt都还堆着。”

“这玩意又不急当天交，你非得把活都攒一块做完？明天再做不行？”

“我回家吃饭。”

“学校有食堂，你个单身汉回家做饭吃？”

周正看他一眼，起身往外走，张凡追着他的脚步出去。

“周正，你最近忙什么？球也不打了，空也没有了，怎么着，思想境界又升华啦，打算为学校捐躯？”张凡也就是顺口溜。

“我和她在一起。”

“谁？”

周正停住脚步，眼波微动，溅起一点亮光，望着奶茶店的方向：“她。”

“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张凡模模糊糊感觉到点什么。

周正脸上不由自主带着点轻飘飘的笑意，这笑容带着点晕乎乎醉醺醺的意思。

张凡闻到那股酸臭的恋爱气息，猛然反应过来，手指了指，不敢置信：“你是说，你和老板娘在一起了？”

周正点头。

“什么时候的事情？”张凡大受震撼，表情痴呆，表示不理解，“我过个年回来，社会变革了？人类进化了？还是你们中邪了？”

“没多久，知道你想说什么。”周正长长望了眼，收敛脸上的笑意，拍了拍张凡的肩膀，语气正经，“别说，我知道所有的结果。”

他脚步匆匆朝外去。

周正有很认真安排自己schelule，高三下班学期，偏偏是最忙的时候，上课带班不能松懈，那就尽量把空闲时间拼凑在一起，安排在约会上，自然都是些琐碎的活动，看电影逛街吃饭三件套。

林霜偷偷看见他陪逛街的时候，见缝插针打卡刷课。

“我第一次知道高三老师这么忙，忙碌程度大概堪比集团总裁。”她笑，“周老师身负重担，责任重大啊。”

周正无奈笑笑：“你大概忘记了，还有一百多天就要高考了，高三最后那个学期每天随堂试卷，晚自习到半夜，周考月考联考轮着来的日子。”

林霜认真回想了一通：“我那时候天天抱着数学课本哭，要是那时候能认识你就好了，好歹有人能给我辅导一回数学。”

周正愣了愣，微笑：“你在文科班，我在理科班，想要认识也很难。”

她耸耸肩膀：“那时候有个男朋友，也是个理科生，不过成绩和我一样烂，不管用。”

“是......上次罗薇喜宴上听说的那人？”周正小心翼翼说，“篮球队长。”

林霜点头：“你应该不认识吧，他在理科普通班，和你们这种尖子生有壁垒。”

“我高一高二都在普通班，高三才升到了重点班。”他模模糊糊回了句。

她注意力被身边的东西吸引，转过了头，到底没把他这句话放在心里。

\*\*\*\*\*\*\*\*\*\*\*\*\*\*\*\*\*

晚餐吃得晚，林霜挑了家广式点心，最后上完菜，餐厅服务员送了壶茶过来。

恰好是水果茶。

茶壶里有苹果、菠萝、柠檬和红茶包，味道略有些熟悉。

这几天谁也没提这茬，心思兜兜转转，倒教一壶茶掀了个底朝天。

周正向来沉得住气，或者说，他内里闷骚，表象就是扛得住那股耐性，水果茶的味道尝一口便停，林霜喝了半碗，含笑看他：“待会去超市逛逛？”

他垂眼，轻轻嗯了一声，耳朵却不自觉发红发烫。

林霜吃吃笑起来。

两人去了趟超市，买些生活日用品，身边多一个人，有些东西就是双份的量。

周正添了些厨房的瓶瓶罐罐，林霜也挑了些自己喜欢的家居小物，走到计生用品，两人都顿住了脚步。

“挑最贵的。”

周正数学极佳，对数字（价格）敏感，一眼就看中性价比之王——大包装。

包装盒塞在购物车的最下层。

回家的时候，林霜顺道回了趟自己家，拎了袋瓶瓶罐罐下来，还带了盏moonlight香氛蜡烛。

晚上的气氛显然很好，屋里光线旖旎，荡着奶油调的晚香玉气息，一回生二回熟，周老师不再装正人君子，林霜撩拨得心应手。

这一回细致得多，周老师悟性惊人，还带点无师自通的惊喜感，林霜才模糊领悟到学霸的与众不同，试探过程虽然曲折又抓马，结局还算皆大欢喜。

林霜窝在床上玩消消乐，周正倚坐在床头，像尊思考的大卫雕塑，不知在沉思些什么。

她扭头，看见他的目光落在自己光洁的肩膀上。

“发什么呆？我榨光你精气神了吗？”她笑问。

周正黏上来，湿漉漉汗津津，吻她背脊的妙曼曲线，嗓音沙哑：“霜霜........我爱你。”

她嘲笑：“刚才做的时候不说，你现在来说？”

林霜搂住他微湿的头颅，妖精似的缠在他身上，柔声道：“别太爱我，我只是贪图你身体，等几个月以后，你被我吸光了阳气，我可就走了。”

他封住了她的唇，掐住了她的七寸，听见软绵绵的一声轻哼，把人抱坐在身上。

第28章 金主爸爸

林霜从周正住处去奶茶店点卯，娜娜笑嘻嘻盯着她看了好几眼。

“怎么了？我脸上有东西？”

“不是。”娜娜笑容意味深长，“老板娘，你的衣服和昨天一样哦。”

“我不能一件衣服穿两天？”

“你从来没有连着两天穿过同一件衣服哟。”娜娜捂脸，“哎哟，我觉得自己发现了个了不得的秘密。”

林霜也讶然失笑，咬了下自己的大拇指尖，含笑去外头抽烟。

虽然是男女朋友，但两人实属一睡到位，催熟培养，关系其实有那么点微妙。

比如林霜并不愿意两人的关系影响更进一步。

苗彩忙完自己的婚礼，终于缓过来，婚礼那天摄影拍了不少照片，其中有林霜和周正的合照，苗彩发给林霜，问她：“你那新男友究竟是个什么来头？看起来不是你的菜啊。”

林霜大致说了点周正情况，苗彩啧了一声：“你这回找了个良家妇男？”

回想一下，林霜身边的确没有出现过这一款，她从来没有找过任何“安定因素”。

“也就是谈个恋爱，打发时间。”她漫不经心，“说好了的，玩玩而已，不长久。”

“那你图啥啊？”苗彩问她，“饕餮大餐吃腻了，想吃个清粥小菜？”

林霜“嗯”了一声，把涂好的指甲伸进烘烤灯：“图他眉清目秀，温柔体贴，床上顺心。”

“wow~最后那条，详细展开说说。”苗彩眨眼睛。

她抿抿唇，突然想起点什么，藏起笑意：“新婚蜜月，找你老公去。”

\*\*\*\*\*\*\*\*\*\*\*\*\*

张凡到底放心不下，想了又想，还是想去奶茶店，找林霜探点苗头。

又不好自己单独出马，显山露水做的太过火。

毕竟他一个大老爷们，如此操心兄弟的恋爱状况，多少显得有那么点奇怪。

张凡找了几个相熟的同事，约着一起去奶茶店聚聚，打算到时候聊天，拉着林霜旁敲侧击问几句。

去的时候，正好是午饭之后，学校刚打上课铃，奶茶店这时没有学生，是最清静的时候。

娜娜和kevin正好不在店里。

但周正中午送饭盒过来，刚陪着林霜吃完午饭。

周正升级了家里的厨房，换了自动电饭煲和煲锅，还下载了食谱，很多食材都是提前一天准备好，第二天出门前预约启动，中午下课回去，正好赶得及林霜吃饭。

两人在吧台边聊天，林霜翘腿坐在高脚椅上，抓着他衣服的下摆，伸出一根手指，沿着他的下颌线，在他皮肤上搓了搓。

他下巴很干净，摸上去也光滑，但某些时候，林霜感受过一点别样粗砺的触感。

门铃“叮咚”一声。

进门的众人恰巧看见，周正规规矩矩站着，林霜笑吟吟的，半贴在他身上，指尖挑了挑周正的下巴。

周正温柔低头，眸光软得不像话。

众人怔住，气氛有那么点凝滞。

各人齐齐在心里喊了声“我靠”。

店里两人双双转过头来，林霜挑了挑眉，椅子往后滑了一米远，和周正隔出些距离。

她微笑着起身，绕过周正：“欢迎光临。”

周正神色微变，手动了动，最后揣进衣兜，看见自己的同事们，神色自然打招呼：“中午好。”

一行人呆若木鸡，彼此对望了几眼。

刚才那一幕........

他们到底看见了什么？

“挺巧啊。”张凡抓抓头，看向周正，讪讪道，“我们过来喝点东西，要不要一起坐坐聊聊.......”

周正目光平稳：“也好。”

气氛相当之奇妙，有人磕磕巴巴问起来：“周老师，老板娘，你们俩是不是有情况啊.......”

周正未发话，默默等着林霜的态度。

她笑容满面，不知道是默认还是其他：“今天大家来的挺巧，奶茶我请客。”

寒暄了几句，林霜退回了吧台，借故去操作间煮料，把解释权全留给了周正。

承认关系是一回事，表明态度又是另一回事。

偏偏周正的话很少，神色也非得意，含含糊糊默认：“寒假时候在一起的。”

“周老师果然人不可貌相，平时也没见你表露过一点半点，怎么追的老板娘啊？”有人酸溜溜道，“使了什么大招，怎么就抱得美人归了？”

“其实挺长时间的。”他转过目光，“我和她去年相亲见过一面，那时候就想了很久。”

既然被学校老师撞见暧昧场面，这恋情转瞬就在老师办公室宣扬开来。

周正在学校向来根正苗红，教学作风一向规矩，为人也是学术谨慎型，怎么看怎么一本正经，旁人觉得，他要找女朋友，当然也是找个沉静温柔的灵魂知己。

没想到能跟追求者前赴后继、外形美艳老板娘扯到一起。

这反差的确有点大啊。

谢晓梦走进英语组办公室，听到的头号八卦就是这个。

“所以说，男人再怎么看着斯文端正，再怎么一本正经，其实骨子里还是媚俗，喜欢的都是那一款，漂亮，妖艳，越漂亮越妖艳越喜欢。”

“要不然怎么说，男人都是见色起意呢。”

“我说怪不得，以前工会给周老师介绍了多少个对象，他都那么副不冷不热的样，就是没介绍到心坎上，不合心意呗。”

谢晓梦半信半疑，找了趟张凡，问了个明白，对着张凡的面嗤笑：“他别的不怎么样，还挺能忍，审美还挺好。”

她开会和周正碰过一次面，冷冷从他身边擦肩而过，周正的招呼卡在一半，谢晓梦回头，冷声讽刺。

“我以前还觉得你勉强有点男人样，也算不卑不亢不贪，没想到也不过如此嘛，换个人就可以低三下四、做小伏低，恭喜啊周老师，付出总有回报，脱单成功喽。”

周正抿抿唇，脸色略黯淡。

短短几天，周正在女老师中昔日形象大跌水，在男老师群里地位扶摇直上，但口碑褒贬不一。

在教师这个灵魂匠师的行业，已经更纯粹接近、注重人的内在和品质，但当发现其中的佼佼者也“不过如此”，行径虽然无不妥之处，但多少会有让人幻灭的感觉。

\*\*\*\*\*\*\*\*\*\*\*\*\*\*\*\*

周正一周四个晚自习，周二、周四和周六晚上空着，这三个晚上，林霜理所当然留在他那边过夜。

对比起感情共鸣，她更喜欢身体共鸣，前者会上瘾，后者可替换。

既然要过夜，林霜带了些换洗衣服过去，周正收拾了一番，给她腾出了大半个衣柜。

“你就这么几件衣服？”林霜瞄了眼衣柜，“还挺极简主义的。”

林霜看见那件眼熟的蓝色衬衫，拎在手里问他：“这哪儿来的衣服？你买的？”

“前两年省里开会，会上发的集体装。”

“扔了。”林霜把衣服扔在沙发上，一脸嫌弃，“这种一次性衣服，只是为了拍照，没必要留在衣柜里。”

周正言听计从。

林霜突然想起来，问他：“相亲那天是周六，你为什么穿衬衫来见我。”

周正坐在沙发上，摸摸下巴：“那天上的是公开课，学校要拍照上宣传栏，我下完课就过来，来不及回去换衣服。”

林霜皱皱鼻子：“怪不得。”

“很.......难看吗？你那天其实是嫌弃我的吧。”他淡声道，“那天见面，你先打量了我一眼，皱了眉头，后来再也没正眼看过我。”

“不难看，只是不适合你。”她还是给他留了分面子。

“其实无论我穿什么，你都不会在意的。”他垂眼，把衬衫叠好。

“穿什么都不要紧。”她吻他的下巴，抚着他的脸，长发滑落在他肩头，言语挑逗，“你什么都不穿的时候，我最在意。”

他神色清淡，甚至略带着点倦意，坐在沙发上岿然不动，最后耐不住她的厮磨，喉结滚了滚，偏首去啄她的脸颊。

既然要过夜，林霜就不打算将就，打算在周正这添置一波零零碎碎的小东西。

周正看她疯狂加购购物车，伸手：“把手机给我。”

“嗯？”

他拿过她的手机，在支付软件设置了一番：“以后买东西从这个账号扣款。”

想了想，从抽屉里取了张卡片给她：“密码我前两天改成了你的生日。”

林霜看了眼：“这是？”

“我的银行卡。”

她粲然一笑，把卡捏在手里：“卡里有多少钱，够不够我挥霍？”

他认真想了想：“前两年存的一笔钱，可能不算太多，应该也够你用一阵子。”

“周老师打算养我了？”她轻飘飘的说，“我养起来可是很贵的，花钱也从不手软，你可想好了，不要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下场哦。”

周正摸了摸她的头发：“我手里还有张工资卡，这卡你留着，逛街买东西可以用用......如果不够，你再和我说。”

“听周总的口气，打算为我豪掷千金，倾其所有。”

他无奈笑了笑：“抱歉，这两点，以我目前的现状还无法达成，你就当成满足一个男人的虚荣心吧。”他低头，“我喜欢自己的钱用在自己喜欢的人身上。”

林霜坐在他腿上，热情洋溢去亲他鼻尖：“那金主爸爸喜欢什么？我买了用给你看。”

“什么都好。”

她心花怒放，黏黏糊糊去蹭他，两人从沙发转移到了床上。

他动作突然卡壳，抵住她的额头，缓慢又沉重厮磨，她受不住，在他肩上挠了一把。

男人的嗓音沙哑，唇贴着她的额头：“霜霜........过两天我和张凡他们约了场羽毛球比赛，你要不要来看看？”

林霜有点懒得应付，更不想在这不上不下的时候分心，气喘吁吁咬他的唇：“做完再说。”

他从善如流，昏暗烛光里抚摸她热烫的脸颊，将散落的长发捞起，露出无暇优美的脖颈和耳际，从后颈的椎骨一路轻咬到耳垂，她颤抖得厉害，眼里盈满水色，扭动纤腰，楚楚可怜望了他一眼。

“去不去？”他声音里带了几分蛊惑。

金主爸爸发话，焉有不从之理，林霜缠紧他：“去去去，我去。”

第29章 今天气氛格外不一样

教师工会每月都会组织一次体育活动，乒乓球篮球足球羽毛球网球不一，老师们择兴趣和空闲参加。

这月的羽毛球比赛最后定在周日下午，张凡主持，逢着周末，在校老师少，报名的多是几个相熟的青年教师。

林霜床上答应得干脆，现在想不出反悔的理由，恰好周末奶茶店不忙，索性也去了，半途悄悄过来，低调坐在看台观赛。

饶是见过大风大浪，她心里其实有那么点别扭的感觉，又不是十几岁的时候，做这种无聊且炫耀的事情。

周正一眼看见她，禁不住心花怒放，面上却是绷着不显，从人群里走过来，提了两瓶水过来，在她身边坐下。

为了避免场面过于刻意，她今天还特意换了身衣服，连帽卫衣加运动裤，戴着棒球帽，清爽利落。

“说吧，给你抱衣服还是递水？”林霜压低声音，撇嘴，“还是待会等你上场鼓掌叫好？这一套我得心应手，听周老师指示。”

“我有这么幼稚？”他挑眉，沾了点狡黠劲，拧开矿泉水瓶给她，“喊你出来晒晒太阳。”

林霜眼睛斜觑了他两眼。

“哟，周老师的女朋友来了？”

有热心老师起哄：“是老板娘吗？差点没认出来。周正，不错啊！”

“来看周老师比赛的？”

“感情还挺好的，周老师艳福不浅，可羡慕死我们了。”

大家开起玩笑，林霜脸上挂起营业性微笑，周正把她的棒球帽往下拉了拉。

张凡在裁判台喊：“周正，下一局你上了。”

“知道了。”

“老板娘要不要来一局，我们男女混打，循环淘汰赛。”

林霜含蓄摆手：“不用了，我看会就行了。”

“来嘛来嘛，就这么点人，又不是正经比赛，重在参与。”

“来都来了，一起玩啊。”

球类运动人多才好玩，大家都这么劝，周正直接扔了把羽毛球拍过来，林霜不是扭捏的性子，上次打球被周正反杀的怨气还在，施施然接了球拍试试手。

在场的老师们都跟周正熟，大多对林霜只是闻其艳名、不可高攀的程度，是真没想到，林霜羽毛球打得可圈可点，能说会道也经得起玩笑，为人还挺直爽，挺能博人好感。

有她上场，球场气氛热烈不少。

有女老师看中她身上的衣服，过来问林霜，林霜直接分享了链接，倒是真不贵，平价消费，一下子拉近了和女老师的距离感。

这场球赛打到结束，玩得还算尽兴。

球场各人打招呼散去，张凡还特意过来打了个招呼：“老板娘。”

“张老师。”

“没想到你打球还挺不错。”张凡讪笑，“欢迎教师家属，以后多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

“张老师说笑了，我赶巧过来凑了个热闹。”

“还没说个恭喜。”张凡顺带拍了拍周正的肩膀，“这么大的惊喜，大家有空一起吃个饭。”

林霜含笑。

聊了两句，她跟着周正走，哼笑抱手，趁着路上没人，抬腿揣了周正一脚。

周正摸摸鼻子：“怎么了？”

“这么想把我晒出来，嗯？”她扬眉，“周正，你就是故意的。”

“人都有炫耀心理。”他语气诚恳。

林霜嗤笑：“下次再敢这样，你就死定了。”

“那你开心吗？”他问她，“刚才玩得开心吗？”

“还不错。”运动产生多巴胺，她这会心情不差。

“跟张凡吃饭，你去吗？”他问，“大家一起吃个饭，朋友聊聊天什么的。”

“周正，我并不反对正常社交，今天这样就可以了。”她扭头看他，语气温柔又残酷，“只是，牵扯的人越多，结束的时候就越麻烦.......我们也许可以轻松点........”

周正把她送到奶茶店门口，笑了笑：“好。”

甭管表象有多甜蜜，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对等，她才是高高在上的主导者和享受者，周正只有顺从的份。

林霜拒绝了和张凡一块吃饭，不过某一日遇见张凡，三人进奶茶店，林霜陪着喝了点东西，一起聊了聊。

从张凡的角度来看，在人眼皮子底下，看不出这两人的浓情蜜意，周正感情向来不外露，林霜对外一向随和客气，坐在一起，也就略比普通朋友亲密了点。

他还是不理解，林霜以前挑男人偏好那么明显，怎么会对周正下手。

某天周正顺道取了林霜的快递抱回家，张凡猛然品咂出点什么，小小的惊讶了一把：“你们俩进展这么神速？这才一个月，不像你风格啊，你跟兰亭谈了那么久，我们起哄你们才拉个手，这回......就上垒了？”

张凡更不理解：“你不会被老板娘推倒的吧？不至于吧？”

周正脸上有那么点发烫，嘴硬：“不是你想的那样，少管点闲事。”

张凡来来回回打量他，猛然笑了一声：“得，我不操心，大家都是成年人，谁也不吃亏。”

又酸溜溜的：“你这铁树都逢春了，我这枯木还没复苏呢。”

过个年回来，谢晓梦对他不冷不热，他最近情绪到了瓶颈期，倦怠得很。

\*\*\*\*\*\*\*\*\*\*

北泉高中在三月初搞了个高考誓师大会，年级里还有各种大小事情，周正连着忙了好些天。

周正每周二四六晚上有空，他若是有晚自习，林霜默认回自己家，不上晚自习的那天，两人约会吃饭，再去周正家过夜。

这阵子周正忙，林霜一直没过来，家里已经陆续积攒了二三十个快递盒。

林霜中午过去吃饭，也被成摞的东西惊到了：“这都我的？”

“嗯。”

她买东西容易头脑发热：“过两天我过来整理。”

她等他不上晚自习的日子。

周正低眉顺眼，语气平淡：“你今天晚上有空的话，不如先整理出来吧。”

林霜笑道：“你今晚不是没空？”

他面色有丝发红，把家里钥匙递在她手边，摩挲自己的手指：“要不然，你晚上先过来.......我跟别的老师换个晚自习，晚上八点半回来，时间也差不多。”

奶茶店打烊也要八点，两人正好前后脚到家。

这算是......主动邀请？

林霜看了眼那把钥匙，又扫了眼成堆快递，花男人的钱，享受男人的情趣，欣然接受：“ok。”

晚上八点，林霜在店里打烊，第一次独自去了周正家。

屋子是黑乎乎的，开灯之后，屋里没有人，也没有声音，似乎有种做贼的感觉。

她在门口停了片刻，才踏步进去。

半个小时后，周正抱着一沓厚厚的试卷回来，看见屋里的灯光，听见欢快的音乐，也突然顿住脚步，心跳声清晰可闻。

又旋即释然和松懈下来。

卧室里乱糟糟一片，地上卷着半块地毯，林霜坐在地上，回头看他，喜笑颜开：“你回来得正巧，过来帮忙，把这个架子组装起来。”

她买了个放化妆品的小盒子，尺寸选择错误，拍了个置物架回来。

“我来吧。”周正接过她手里的螺丝刀，“你忙别的。”

林霜一个个拆快递，顺带收拾以前散落在角落的东西。

东西一点点收拾出来，落地镜和梳妆架，白绒绒软乎乎的拖鞋，卡通马克杯和蝴蝶结发箍，花花绿绿的瓶瓶罐罐，用途各异的纸巾，大大小小的衣架......

快递量虽然庞大，但女生过得都精致，拆出来的东西只是林霜日常用的小小的一部分。

“买了个吹风机，你那个吹风机旧了，效果不好，换了吧。”

“好。”

也有顺带给周正的福利，浴室的香皂惨遭淘汰，换上了香喷喷又精致浮夸的洗浴用品，连同家里的洗衣液洗手液这类都一同更新升级。

折腾了两个小时才结束，这家里多了一份她的“固定存在感”。

周正开始忙自己的事情，书桌上摆满了她的东西，他挑了个地方，盘腿坐在沙发旁的新地毯上，捏着只红笔，撑着手低头批改试卷。

天气渐暖，他脱了外套，袖子撸到手肘，弓着肩背，身体的线条又流畅又柔韧，神情专注在试卷上勾勾叉叉，笔速飞快。

林霜整理自己的护肤品，不经意回头望了一眼。

她先看见他薄衫下隆起的背脊线，然后打量他的手，他的侧脸，他的神情。

毋庸置疑，认真工作中的男人最有魅力，那一刻的周正，的确有种新鲜奇妙“吸引力”。

林霜把这归结于“睡过”，她对他的身体有记忆，那种记忆是愉快且强烈的。

周正察觉她的目光，抬头看了她一眼，觉得她的眼神有点古怪。

“怎么了？”

林霜凑过来，把脸颊蹭在他肩头：“最近又有考试？周考还是月考？”

“昨天有周考。”

“我第一次看见你批卷子，下手怎么那么快。”她嘟囔轻嗔，“批错了怎么办？”

“我出的卷子怎么会批错。”他轻笑，“每一题的答案我都记得。”

“周老师这么年轻，都能出试卷了吗？”她枕着他，目光奕奕，唇瓣艳丽，“学校不用论资排队？年纪组长和那些资深教师排在哪里？”

“我当然比不上学校前辈们，只是每个人的出卷风格都不一样，让学生多接触一些题型和思路，对他们有好处。”

她看了眼数学试卷，全是她似懂非懂的惨痛历史：“周正，你为什么要当老师呢？”

“当老师不好吗？”

她想了想：“老师当然好，但也没有那么好，不够光鲜亮丽，你是数学状元，又这么喜欢数学，怎么不选其他的路走？比如数学家，金融分析师，程序员大佬这些。”

他失笑，柔声道：“我只是个普通人，一次考试意外拿了个好成绩，并不表示我的人生就是光线亮丽的，而且当老师很好啊，工作稳定，环境干净，不用花太多的精力在无用功上。”

“学校的丁校长，就是我以前的高中班主任，念书的时候教了我很多，没有他的话.......我可能高中就辍学了，我觉得老师教书育人，某一方面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

“那为什么要回北泉呢，北泉这么小，又落后，留在一线城市教书不好吗。”

“北泉很好啊，我的家在这里，这里也有我怀念的所有人和事........”他柔情似水看她，“你呢，你在外面那么久，为什么要回来呢？”

“我学服装设计的，工作虽然看着光鲜，但其实也乱糟糟的，后来开了个网店，每天都在忙，后来那个店经营不好，我觉得太累，索性停下来，回北泉.......因为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里是我最熟悉的地方。”她从他肩头滑下去，拱进了他的怀里。

“所以我们都回来了，不是吗？”他换了个姿势，把她垫在腿上，一边俯身批改试卷。

“好巧。我们还相亲认识了。”她扯着他的衣服，闻着他身上的气息，轻轻闭上了眼。

周正凝视着她，抚摸她的脸颊，低头，把轻飘飘的吻落在她唇上。

她揽住他的脖颈，亲昵迎接他的吻。

以前过夜，聊天洗澡调情，重点都在床上。

今天的气氛格外不一样。

第30章 学霸补习班

这个吻的感觉，就好像.......冻得失去知觉的身体浸泡在温水里，起初毫无反应，久了渐渐有种细微的刺痛、慢慢复苏的舒展，逐渐感知血液的流动和身体的温度，清晰听见心跳的声音，咚咚咚。

那是周正的心跳声。

她贴着他的身体，懒洋洋的在他怀里舒展了一下。

卷子还没批完，周正指间还夹着笔，林霜从他怀里起来：“我先去洗澡。”

“好。”他嗓音也透着股麻麻的酥意。

她去浴室抽了根烟，无意在镜子里看见自己，湿润嫣红，一股子忍耐不住的媚意，手指触了触唇，自己对镜笑了笑。

洗完澡出来，周正专心对着电脑录试卷分数，她坐在床上敷面膜、涂身体乳，两人的呼吸声、键盘和试卷的声音、手指轻拍肌肤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总有种不同往昔、正经又旖旎的感觉。

等周正忙完收拾好，真的已经不早了，屋里关了大灯，角落里有一盏带着小夜灯的香薰器，满室都是清甜的香气。

林霜等得太久，早就过了那阵劲，深思倦倦，只想蹭着他微烫的体温睡觉。

周正穿着睡衣出来，两人安静躺在床上，过了会，他抚摸着枕上丝绸似的长发，贴过去：“霜霜。”

“嗯？”林霜闭着眼，摆出睡觉的姿势。

周正手指一下下抚着她的头发，嘴唇凑近，贴着她的耳垂有一下没一下啄着，情意绵绵招惹她，就是不说话。

以往都是林霜主动撩人，他半推半就，两人水到渠成，把事办了。

他犹犹豫豫说不出那句话来。

林霜睁眼瞄他，指尖点在他胸膛：“怎么了？”

周正眼皮微搭，他睡衣穿的板正，最上面的扣子松着，露出一点锁骨，带着那么点隐忍的意味，一手沿着她的光裸肩膀往下流连，落在她的腰骨上，指腹轻轻摩挲。

她捉住他的手，挑眉：“想干嘛？”

他不接话，神情矜持正经，又带了点羞赧，俯身去吻她的唇。

“有求于人，那就拿出点诚意来。”她揪着他的衣领，往后躲，含笑，“我都打算睡了，你说点什么给我听。”

说实话，在这件事上，她还挺期待周正换一副下流面孔，说点面红耳赤的话来刺激她。

“说什么？”他问。

她给机会，床上说什么都好，只要能哄她开心。

“我爱你。”

“我对这种酸不溜秋的话不感冒。”她逗他，“说点别的，勾引勾引我。”

他抿抿唇，想了又想：“你想听什么，先给个范围和示例？”

林霜含蓄解释：“用词尽量热烈奔放些，要有详细又务实的描绘，又掺杂点夸大的比喻，要有血脉贲张的效果。”

这年头的信息源五花八门，周正该接受的科普一个不落，耳朵发烫，含含糊糊：“你想听的，我说不出来。”

林霜摆出副爱答不理模样，媚态横生，艳丽无匹，他温热手掌抚摸她的精致眉眼，贴着她的耳朵窃窃私语：“霜霜.......少说多做，兴许我能做的有很多。”

他话语缠绵：“给我个机会，这次让我来试试？”

开过荤的男人的确不一样，他也开始学会了心计使坏，知道小心抓住她的弱点。

“臭男人，没情趣。”她唇角不自觉弯起，懒洋洋舒展开自己的身体。

周正来试试，那就只需要她坐享其成，何乐而不为。

林霜觉得自己像一张平摊的白纸，在他手里谨慎研究了许久，缓慢又仔细的折来折去，最后变成一艘纸船，飘飘荡荡随波逐流。

她连头发丝都散发着股甜蜜蜜的气息，闭着眼睛，喘气问他：“学霸都这样吗？”

“嗯？”

“天赋异禀也就算了，还偷偷摸摸上补习班，转头若无其事说，没有啦，我就随便学学而已。”

周正被她逗笑，揉了揉她汗湿的长发。

“真偷偷上补习班了吗？”

他摸摸鼻子：“很多理论知识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思考和总结也很重要.......”

林霜忍不住翻白眼，提被子，把头蒙上。

\*\*\*\*\*\*\*\*\*\*\*\*\*\*\*

苗彩婚后和林霜约饭，约了好几次都不成功，林霜每周逢二四六没空，苗彩周末又陪老公，一顿饭拖了一个月，最后总算凑到一起。

“你最近去美容院了？”

“没有，隔一阵才去一次。”

“气色不错。”苗彩一语点破，“我看你最近游戏上线的时间都少了，是不是恋情很甜蜜？”

“还不错。”这一阵子林霜的确容光焕发，耀目得让人挪不开眼。

“你们每天都见面，二四六还要出去约会，都干嘛去？”

“没干嘛，就那么点时间，也就是吃吃喝喝，爬山打球，在家窝着看电影。”

苗彩突然一笑：“要不要什么时候带出来见见？或者一起出去玩玩，搞个四人约会什么的、”

“不了吧。”林霜摇头，“没必要。”

“霜霜，你真没想过定下来吗？”苗彩问她，“其实周老师蛮好的，很适合结婚过日子。”

林霜吃着东西，莞尔一笑：“结婚会不会太麻烦？万一我结完婚就腻了怎么办，离婚成本会不会太高？”

苗彩也叹了声：“你这样想固然没错，可你没有浮出过一点点念头吗？告诉自己，其实跟这个人一直走下去，也不错。”

“没有，我是个享乐主义者。”林霜认真回答，“对等付出，我享受他，他也享受我，不存在潜藏契约关系。”

这顿饭吃完，苗彩约她周末一起去逛街，林霜笑着拒绝：“我这周有约会。”

她在周正那过夜次数渐多，往衣橱里添衣服的时候，顺手也把周正的几件松垮的陈年旧衣扔了，天气渐暖，她陪他出去买几件衣服。

周正对个人生活品质要求不高，勉强过得去就行，林霜发觉他整个人其实都是“勉强过得去就行”状态，物质需求很低。

通常来说，物质需求低的人要么缺乏精神世界，要么追求更精粹的精神世界.......林霜不太懂数学，难以概括周正的需求性。

“真要陪我去买衣服？”周正瞅瞅她，“我网上随便买两件就行了。”

“有浏览网页的时间，不如出门看看。”林霜挑眉，“趁着我有兴致，可以陪你走一趟。”

“好吧。”周正挠挠脸颊，神色有点莫名难言。

最后周正带林霜去了个门面朴实无华的服装超市，看着里面一排排货架，林霜不易察觉皱了皱眉。

这种平民化的服装超市在中小城市常见，以结实耐穿为主，男款女款兼有，不分年龄段，上至大衣下至袜子，包揽了一年四季所有穿衣需求，当然，服装款式和时尚度一言难尽。

“我偶尔会来这里。”周正抿抿唇，“外头那些男装店，店员我有点应付不来，这里没人跟着.......”

“嗯。”林霜没多说什么，指指一旁椅子，声音淡淡，“你坐着，我来给你挑。”

她接触过很多光鲜亮丽的男人，高高在上或者炙手可热，换种方式来说，挑男人也像拆礼物，有些东西包装得太华丽，剥掉一层层精美包装纸，最后看到内核，还不如包装纸漂亮。

她花了很多时间，从成排的货架里一件件拨过去，耐心筛选，最后翻出了两件还算过得去的衣服，让周正试了试，交到柜台买单。

两人回去，林霜一直没说话，低头玩手机，周正觉得她心情似乎低落，扭头觑她，看了一遍又一遍，神情有点拘谨焦虑。

林霜整个晚上都在刷手机，甚至在床上都有些分神，她心不在焉摸着他肩背腰腿，周正的动作急切又迅猛，她后知后觉反应过来：“怎么了？”

“是不是让你失望了？”他撑在她身上，热汗滴在她脸颊，“你从来没有去过那种地方吧。”

“我是不是真的很差......”他抵着她，双目潮红，低声呢喃，“我是真的配不上你.......对不对？霜霜。”

她的心颤了颤，搂紧他，娇语厮磨：“你要真配不上我，那我现在躺在谁床上，被谁抱着啊？”

他身上散发着小可怜的气息，林霜主动取悦他：“你超厉害的，课讲得很好，饭做的也很好吃，什么都能做得周到，床上也超棒，我很喜欢。”

“我不在乎你穿什么。”她黏黏糊糊亲吻他，“周正，你穿什么都好看，什么都不穿的时候最好看......”

他焦灼吻她，动作又急又冲，把她的话语吞没在唇舌之间。

几天之后，家里收到了一波快递，周正看她拆出一件件男装，愕然：“这都是给我买的？”

“女朋友的义务，给自己的男朋友买衣服。”

林霜笑盈盈吻他：“不要太感动，借花献佛，花的都是你的钱。”

“谢谢。”他脸上有动容之色，摸了摸手中的新衣服。

林霜捏着他的下巴，轻佻逗他：“记住了啊，我买的衣服，只有我能脱下来。”

班上的学生发现，这学期周老师悄悄有了变化。

脾气愈发温和，笑容越来越多，甚至最近连衣品都升级了，清新像春天的小青竹。

“有没有发现周老师越来越可爱了，上课正经，解题呆萌，颜值都升级了三分。”

“毋庸置疑，正哥肯定是恋爱了。”

“师母是哪个知道吗？”

“嘘......我有听见老师们八卦聊天，说正哥的女朋友........是个生猛人物.......”

“谁啊？”

“外面奶茶店的老板娘，学校贴吧经常有人发帖偷拍的那个漂亮姐姐。”

“我靠我靠我靠靠靠靠！真的假的。”有人发出鸡叫，“美艳老板娘和我们楷模正哥，这cp配对是疯了吗？！！！！”

\*\*\*\*\*\*\*\*\*\*\*\*\*\*\*\*\*\*\*\*\*\*\*\*\*\*

最后一个知道这事的，是兰亭。

小学寒假长，她春节假期陪着家里长辈去沿海疗养中心住了段日子，回来的时候临近开学，忙完学校的时候，想起林霜的奶茶店，打算过来坐坐。

谢晓梦强烈反对，一直拦着她不让：“哪儿没有奶茶店，非得往那边跑。”

“也很久没有见见林小姐，过去打个招呼也好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底想什么。”谢晓梦劝她，“兰亭，真的没必要了，你也离林霜远一点，别跟她走得太近。”

“为什么。”兰亭偏头看好友，“晓梦，你对林霜......好像一直有敌意哦。”

谢晓梦正色道：“没有，我就事论事而已。”

“那到底是什么事，让你会有这种态度？我觉得林霜很好啊，不仅漂亮，说话有趣，性格也很好。”

兰亭起了好几回心思，最后谢晓梦瞒不过，终于忍不住对她摊牌。

“周正和林霜在一起了。”

“什么意思？”兰亭怔住，“在一起........”

“就是那个意思，他们在一起了，约会。”

兰亭觉得愕然又惊讶：“怎么会.......不可能吧.......”

这种搭配太不协调，一点表露的迹象都没有，去年她还和林霜聊起和周正的往事，当时林霜态度淡然，全然没有透露半点意思，这两人就像鱼儿和鸟，全然不相干，活生生的撞到了一起。

“大概是过年的时候吧，开学回去就在学校宣传开来了，大家都知道，他们也承认了。”谢晓梦看看兰亭的神情，握住她的手，“周正每天都在那边，你别傻乎乎的再去了......”

“如果是真的，那就要恭喜他们了，挺好的消息。”兰亭面上带着淡淡笑容，“真的挺好的，我要说一声恭喜。”

“别再想着周正了，早点放下吧。”谢晓梦淡声道。

“兰亭，我知道，你可能以为.......他和你分手后，却一直没有再继续下一段感情，是因为心里还有惦记，骨气使然。所以你也一直惦记着他......但现在你看........”

兰亭红着眼圈，咬咬唇，勉强微笑：“没有，我是自己没有找到合适的，和他没关系的......”

话虽这么说，兰亭却再没提过这茬事，消沉了挺长一段时间。

兰亭这模样，谢晓梦心里也不好受，再回到学校看周正，心中的确有郁气。

她心高气傲惯了，本就觉得兰亭配周正绰绰有余，但最后却是周正提的分手，难过的人一直是兰亭，再转身，周正做小伏低追了林霜，偏偏兰亭还很喜欢林霜。

所有这些，对兰亭的伤害最大。

那天上午，周正一早就去学校上课，林霜睡了个回笼觉，从周正家出门去奶茶店，正巧在学校附近遇见上完课的谢晓梦。

两人迎面走来，远远的都看到了彼此，神色未有多大波动，互相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

她们两个私下底其实挺不熟的，这学期谢晓梦更是没踏足过奶茶店，打招呼的时候面上也是淡淡的。

谢晓梦大概知道，林霜应该是从周正家出来的，心底飘过那么点不屑。

为人师表久了，说教惯了，容易自己定义评判标杆和道德洁癖。

擦肩而过时，谢晓梦顿住脚步，淡声道：“听说你跟周正在一起了。”

聊天没有称呼，林霜心底有那么点不痛快，笑道：“在一起好一阵了，谢老师消息挺灵通的。”

“你会跟周正会走到最后吗？”谢晓梦问她，“我猜，你们是不可能会有结果的吧。”

林霜扬眉，顿住脚步，抱手：“谢老师想说什么？”

谢晓梦上下打量了她一眼：“你的衣服鞋子，都不便宜吧，这个包，专柜五万一只。”她直接下定义，“你也知道，周正他养不起你。”

“那又如何？”林霜笑道，“谁定义的，两个人一定要走到最后。”

“既然走不到最后，你为什么要去害他。”谢晓梦语气平平，“我不理解，对你来说，想找一个陪你吃喝玩乐的男人易如反掌，你为什么要选周正，你有没有想过，最后害的人是他。”

林霜哂笑：“谢老师未免管得有些宽，当老师的都这么喜欢说教吗？”

谢晓梦点点头：“我知道我这样不对，多管闲事讨人嫌，我只是觉得，做人要有底线，如果注定走不到一起的人，那就永远不要给他幻象和希望。”

“那谢老师吊着张凡，就不是给他幻象和希望了？”

“那不是我本意。”谢晓梦脸色一暗，“我们之间的事情很复杂.......他是我的朋友，我拒绝他的心意，但我不能拒绝一个朋友。”

“那我这边还是建议谢老师先把张凡拉入黑名单，先断了张凡的幻象和希望再来训人。”她脸色笑嘻嘻的，“至少自己要拎清楚自己的事情，才好管别人。”

“兰亭这几天生病了，我现在去她家看看。”谢晓梦垂眼，“她和周正，都是彼此的初恋.......兰亭真的很单纯，记一个人会记很久，她也很喜欢你。”

“这两年吧，她一直都在默默等周正回头，其实周正只要再努力一点，一切都会不一样，兰亭已经为他做了很多了。”她叹了口气，“有些事情我能理解，但我依然生气周正不懂珍惜兰亭。”

林霜怒极反笑：“谢老师在道德捆绑？”

“我没有捆绑你，如果你们是真心实意相爱，那我祝福你们，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走到最后开花结果，但如果你是玩玩而已，何必呢......最后你洒脱抽身而出，伤害的是他们两个人。”

“大家都是成年人，成年人都有脑子，事情是双方一起决定的，谁也没有坑蒙拐骗，后果自负而已。”她冷声道，“我还是建议谢老师先管好自己。”

言尽于此，话不投机半句多，谢晓梦转身走了。

林霜气炸了，也蹬蹬蹬甩头就走。

第31章 生气了

林霜通常情绪都很稳定，极少生气，如果遇上那么点值得生气的事情，纾解情绪的方法也很大众。

周正给林霜的那张银行卡有消费提醒，他这一天陆续收到十几条扣款短信，金额从几十到上千不等，最大的一笔两万九，应该是买了个包。

微信有林霜的消息，言简意赅。

【买了点东西。】

他猜她今天心情很高兴，或者极不高兴，原因未知，前一个晚上两人还好好的，早上他出门时她还在熟睡，没什么异样。

【好。】

等闲下来，周正出了办公室，找个清净的地方，打了个电话出去，是大学社团认识的一个朋友，名字叫大勋。

“最近你那边有没有活？”周正问人。

那边传来一声笑：“你最近有空？这还不到暑假呢，你不上课了？”

这个朋友自由职业，主要接些数据分析的散货，这两年业务做熟，有了固定的客户源，手底下甚至聚拢了一个小团队。

“上，挺忙的。”周正捋了把自己的短发，“有没有小活？我每周腾点时间出来。”

两人交情不错，大勋“嘿”了一声：“怎么，缺钱了？”

周正模模糊糊“唔”了一声：“最近用钱的地方比较多。”

“不应该啊，你那小城市开销也不大，你又没什么花头，学校工资也稳定，买房钱也攒够了，还花什么钱？”

周正笑了声：“你说呢？”

“谈恋爱还是结婚？”两人几年没见过，但时常还有联系，“没听说你最近有动静啊，什么时候的事情？”

两人聊了会，周正大致把林霜介绍了几句。

“恭喜啊兄弟，这样吧，我这里有个医学领域的数据建模，价钱给的比较高，本来打算自己动手的，你要的话我把主模块推给你，剩余的工作量找两人摊了，不过这项目难度比较大，要求也高，软件用的比较多，你看看做不做得下来。”

大勋传来一份文档，周正大致扫了眼：“我有空仔细看看，问题不大。”

“行，到时候我拉个群，一起看下用户需求，后面我们线上联系，价格方面还照老样子，三七分。”

“谢了。”

下午周正开完会出校，林霜已经不在奶茶店里，娜娜笑嘻嘻跟他说话：“老板娘说，如果今天周老师你过来的话，让我跟你说一声，她约朋友出去逛街了，今天晚上聚餐，不回店里，让你不用找她。”

“知道了，谢谢。”

林霜那边没接电话，不过消费提示一直有，陆陆续续进来，一直到晚上十点多。

周正从消费金额里来看，大概猜出她可能喝了双人份下午茶，吃了晚饭，买了点东西，最后还喝了杯咖啡。

晚上林霜回家看见周正的信息，简单回了一句。

【我睡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她今天应该很不高兴。

这一晚周正心绪不宁，上完晚自习回去，屋子里冷清清的，手机消息已读不回，他打开电脑，耐着性子看大勋发过来的资料。

第二天林霜看见周正过来，神情淡淡的，连眼皮都不掀，从吧台下面拎出个包装袋给他，散漫道：“喏，给你的。”

“什么东西。”他笑问，“礼物吗？”

“商场送的礼品兑换券，没什么好东西，就这个还勉强看得过去。”

一个蓝色保温杯。

“你办公室留着喝茶用吧。”

“好啊。”周正笑着收了礼物，问她：“今晚还想出去逛逛吗？晚上想吃点什么？”

他今天没有晚自习，下午四点后时间开始空闲。

“不想。”她低头玩手机，不理他，语气淡淡，“昨天逛累了，今天什么都不想做，周老师自己忙自己的事情去吧。”

一副生人勿进，老娘很烦的模样。

她昨天新种了假睫毛，一时冲动买了美瞳，眼睛又圆又漂亮，羽睫在眼下投出浓密的阴影，也把自己的眸光遮得严严实实。

周正摸了摸她一缕挑染的头发，温声道：“昨天去店里染过头发了吗？”

她听着他的温柔语气，满心不耐烦，“啪”的一声拍掉他的手，肩膀往旁一扭，长眉轻敛，语气又脆又冲：“我染过头发你现在才发现？是不是有点太晚了，早干嘛去了！你别碰我！”

这顿邪火生得无缘无故。

周正的手顿在半空中。

娜娜和kevin都在吧台，听见林霜的轻嗔都抬起了头，互相撞了撞手臂。

周正默默停了会，柔声问她：“你为什么生气？”

“我没有生气。”

“是我哪里做的不对？”周正语气醇厚，“你在生我的气吗？”

“没有。”她打断他的对话，满心不悦，“你别说话。”

手机开着音效，林霜闷头玩游戏。

周正抬头询问似的看了眼娜娜和kevin，两人不约而同摇摇头，摆出副不知道不理解的神色，又摇头叹气，果然长得好看的人都受宠，周老师好男人啊，被老板娘吃得死死的。

他再看林霜，有点手足无措的拿不定主意，交叉握着两手，抿抿唇，默默在一旁坐着。

一局游戏玩完，林霜起身，去后面换衣服，拎着包出来，低头在包里找口红，也不知道跟谁说话：“我去趟美容院，晚上想喝鸡汤，你在家做吧。”

周正跟着站起来：“好。”

林霜在路边拦了个出租车走了，也没和周正多说一句，他转身回家里做晚餐，冰箱里有现成的食材，鸡是周正奶奶养的小鸡仔，蘑菇是山里捡的野蘑，林霜很喜欢，周正周末特意回家捎了两只回来，冻在冰箱里。

回家的时候，她在楼道里闻见饭菜的香气，脚步慢了慢，门没有锁，给她留着门，厨房老式油烟机轰隆隆的响，她看见周正背身对她，在厨房低头忙碌，也不自觉站住，倚着门，悄悄看了那么一会。

周正听见屋里高跟鞋的声音才知道她回来，她踢了高跟鞋，换了毛绒绒的拖鞋，趴在阳台的窗户上抽烟，烟气一缕一缕的，她侧身换了个姿势，烟头伸在窗外，面对着阳台的仙人掌。

周正顺手把她闪亮的高跟鞋摆在鞋架上。

“吃饭了。”

林霜掐了烟头过来。

两人吃了一顿安安静静的饭，倒不是不说话，周正温声同她聊天，林霜玩着手机，低头吃饭，两耳闭塞，把他纯粹当成了空气。

晚饭后，林霜在沙发上打游戏，周正洗碗出来，看她板着脸，眼皮都不抬的清冷面孔，凑过去：“怎么了？”

林霜皱皱眉，目光盯在手机上，伸手挥开他。

周正轻轻呼了口气，拧开台灯，在书桌前备课。

游戏完玩，林霜抱着膝盖发了会呆，抬头看见周正坐得端正的背影，把手机抛下，打开衣橱，一件件在镜前试衣服。

穿衣镜就摆在书桌一侧，林霜在周正面前来了一出“沉浸式穿衣”。

她把地毯拖到穿衣镜前，一件件试自己的裙子，又抱出来自己的香水口红配饰高跟鞋，在穿衣镜前顾盼生辉。

换身裙子就换身搭配，顺手摘秾一角，周正听见窸窸窣窣的换衣服声音，很难不抬头，瞟一眼就能瞧见她在镜子里的样子。

他的视线被她抓住，镜子里的人勾起艳丽的唇角，在镜子里杏眼半撩，妖娆又冷淡睨了他一眼。

她脱衣服的方式也别致，先把肩带从肩膀上摘下来，一点点往下褪，像美人蛇蜕皮，往下一寸，一寸秾艳。

周正不知道她是故意还是无意，索性停了笔，坐姿一动不动，沉默看镜子里的她。

她在他的注目下旁若无人，褪下身上的紧身连衣裙，把里头的束身内衣摘下，搁在书桌上，凑近镜子抚摸自己的身体。

周正觉得有些头疼，深深吸了口气，闭上眼。

听见一声若有若无的嗤笑。

两人的目光在镜子里对上，林霜艳丽一笑，抬高了下巴。

周正看了两眼，轻轻皱起了眉：“会冷，当心感冒。”

她拨弄自己的长发，把脖子和手上的配饰都摘下来，轻轻抛在书桌上，手指搭在他肩膀，妙曼的身体挤进书桌，抬臀跨坐在他身上。

某人横眉冷对：“关你什么事。”

周正身前钻入了个香喷喷、滑腻腻的小妖女。

“臭男人。”林霜睇眄流光，手掌撑在他腿上，翘着唇角，语气轻佻又轻蔑，“偷窥我。”

他触到她肌肤微凉，打开自己的外套，把她包裹住，完整拢进自己怀里。

她被体温熨帖得微微眯眼。

周正呼出口浊气，低头去亲怀里的妖精。

“能不能告诉我怎么了？”

她躲开他的吻，冰冷的指尖抵着他的唇，语气不耐烦：“别碰我，你再碰我生气了。”

周正皱眉看着她，头疼。

她明显是一副冷艳冻人的样子，却黏黏糊糊偎依在他怀里，手伸进衣服里取暖，肆无忌惮的挑逗他。

两人连体婴一样的姿势，怀中佳人在抱，他呼吸乱乱的，忍不住抬头看她。

林霜横眉冷对，在他腿上狠狠掐了一把。

周正闭眼，深深吸了口气，瘫在椅子上，仰头。

她坐在他怀里，半妖冶半明艳笑了。

周正又触电般动了一下，被林霜掐了下手臂。

“周正，你备课就备课，要敢碰我一下，明天我就收拾东西出门。”林霜指尖抵在他喉结，冷笑放狠话，“我说话算话。”

是她自己图谋不轨，又主动坐在他身来勾引他，却让他光看不许吃。

“你就是故意逗我。”他咬牙，“霜霜，到底怎么了？”

“我故意的又怎么样，我今天就乐意逗你。”她一副老娘八百年不爽的语气，“谁让我心情不好呢。”

心情不好，拿这事逗他玩？

周正拍她的背：“下去，心情不好，有事我们坐下说。”

林霜轻哼一声，捏了捏他，周正猛然蹙眉，椅子往后“刺”一声，托着她，把她往床上一扔。

她手脚缠着他，死活不肯松手，拖着他一起跌在床间。

“霜霜，别逗我，我没有这个耐性。”他语气无奈，扯她的手，“松手，我们聊聊。”

“没什么好聊的，你就是贪图我美色，满脑子只想睡我。”她咬他的脸颊鼻尖，蛇一样缠住他的身体，“周正，你一点都不正经，看见女人就想着裸体，谁知道你心思有多龌龊。”

他被她弄得喘不上气，脾气也冲上来，脸色发红，压倒：“你到底怎么了？”

林霜喘了一声，脾气比他的还大，在他肩头狠狠咬了口，狠力蹬他，直接把人踹了出去，周正本就是虚压，往后一个趔趄，腰背磕在了桌角。

这一下力道不轻，那桌角锐得很，正好顶在周正的腰上，连桌子都被撞得歪出许多。

他扶住桌角，痛得轻嘶一声，这痛意忍了好一阵才过去，周正睁眼，心头一股发泄不出的闷气，看她在床上拗着脸，漂亮的眉也皱着，一双晶亮的眸子又黑又凉看着他：“你早点睡觉，我去一趟学校办公室。”

屋里没人说话，周正掏钥匙出门，林霜背身窝在床里。

走到校门不过短短十分钟，他胸闷又腰痛，走得也慢，走到校门，脑子差不多清醒，惦记着林霜一个人在家，折身返回。

好家伙，就这么短短的二十分钟，林霜已经不在家里。

书桌上还立着一管没有合上的口红，丝绒红，细管闪着亮片，再看看，沙发上搭的一条裙子和项链没有了，高跟鞋没了，小拎包也没了。

林霜收拾了一下，出去野了。

女朋友无缘无故作妖，最后还趁他不在跑了。

周正头疼欲裂，真忍不住磨磨后槽牙。

打过去的电话一直被掐断，半个小时后，林霜终于接通电话，电话里有轰隆隆的音乐声音，他皱眉：“去哪里了？”

“在酒吧玩。”

他是真的生气了，语气训人：“这么晚了，为什么不声不响就跑出去了？就算出去，好歹也要接电话。”

那边轻笑：“你能跑出去？我就不能出去？你以为你是谁，管我这么宽。”

周正闭眼吁气：“霜霜，你好好说话。”

“出门玩，要跟你请示还是跟你报备？我脾气就这样，你受得了就受，受不了就算了。”

电话里好长时间的沉默。

“已经十一点了，很晚了，外面不安全。”他做小伏低，“你在哪儿，我去接你。”

林霜报了地址，是那间叫space的酒吧。

周正过来酒吧找她，酒吧今天有表演，人不少，林霜端着酒杯坐在人群里，和身边人聊得正欢。

她穿薄纱长裙，光着肩膀和脖颈，像染色灯里一只黑天鹅，巧笑嫣然，众星捧月，无意抬头，周正不知道在一旁站了多久。

“你来啦？”她招手，笑语倩兮，“什么时候到的？”

身边的几个男人有点迟疑：“这位是.......”

林霜媚眼如丝：“刚认识的一个朋友。”

周正脸色极差。

桌上有空杯和醒酒壶，林霜主动递了杯酒出去，他双手插在裤兜里，只看着她，不肯接。

“你好烦啊，连酒也不喝，来酒吧干嘛。”她笑嘻嘻收回手，自顾自呷了一口。

身边的男人瞥了眼周正，对着林霜低声说句：“美女，这人是不是在追你？怎么杵这跟个教导主任似的？”

她眼波流转，瞥了眼周正，掩唇而笑，俯在男人耳边，说了句悄悄话，逗得男人哈哈大笑。

周正在心里数到十，上前拨开林霜周边的人，面孔沉静：“劳驾让一让。”

他插在林霜身边，拨开了男人蹭在她肩上的那个手，拢着她的肩膀，隔出了点距离。

“哎嘿，来挑事的啊，美女，你这朋友会不会闲事管得有点多？”

“她是我女朋友。”周正盯着眼前的男人，眼神锐利，“离她远一点。”

林霜拗头：“怎么证明我是你女朋友？”她打量了眼他，“那么多男人不找，我偏偏找你？你哪里配得上我了？”

旁边人轰然发笑。

他皱着眉，漆黑的眼里有恼意，突然弯下了腰，牢牢捏住她的下颌，当着众人的面，对着她的红唇吻了下去。

她被他掐着，指尖的痛意不容忽视，痛意使她轻轻皱眉，被迫抬头迎接他的吻，红唇微张，却丝毫没有挣扎，端着酒杯的手乖乖搁在膝盖上，默默承受他的吻。

这关系，一看就不一般。

一吻终止，旁边的男人看得兴味盎然，她眼里光芒流淌，沉默不语。

周正力气出奇的大，还是她体重太轻的缘故，男人力道带来的痛感实实在在的存在，掐着她的腰，几乎把她从卡座上提了起来，半搂半抱，将人抗了出来。

林霜吃痛，众目睽睽之下又觉得脸红，伸手使劲捶了下，突然想起刚在家里撞的那一下，变成半嗔半恼的搂住他的脖颈。

她故意挑事，也真的很喜欢他做的饭，喜欢他的忍让退步，喜欢刚才那个强硬的吻。

旁边人起哄吹口哨：“哥们，自己的女人看好了啊，别让她到处乱跑，这么漂亮，丢了可找不到了。”

周正一直把她拖到酒吧门口，领了包，问她：“外套呢？”

“没穿。”天气不冷，她就披了个披肩出来。

他脱下自己的外套，替她穿上，林霜乖乖任他所为，衣服拉链拉到顶。

衣服沾着他的体温，很暖。

她噘着嘴，扭头不看他。

他也不看她，站在她身边，等路边的出租车。

“这两天为什么不高兴？”

“没什么不高兴。”

她把对谢晓梦的气迁怒到周正身上，不是因为谢晓梦的多管闲事，是因为谢晓梦的话说得很对。

她付出自己的时间和身体，花他的钱，享受他的身体，耗费他的精力，她觉得很平等，但仔细想想其实并不对等，两人的价值量并不一样。

“我做错什么了吗？”他问。

“没有，跟你没关系。”她解释，“你以为我脾气有多好，我有时候就这样，心情不爽找个人出气而已，把人气得不高兴了，我心底才高兴。”

周正不说话。

她笑了笑：“是不是受不了？挺多男人都受不了的，你要是受不了早说啊，我们早点结束算了。”

“周正，你要不要跟我结束？”她笑意满满，“你还轻松点。”

他扭头看了她一眼，伸手去拽她的袖子。

她被他拽着往前走了两步，跌跌撞撞碰在他身边，被周正反手一搂，转到了他的怀里。

他从她背后搂住她，轻轻松松环住了她的身体。

林霜扭了扭，想挣扎出来。

“别动，我有点冷，让我抱着暖暖。”他把下巴搁在她肩头，语气带点鼻音，“我们在这等等，出租车马上就来了。”

“我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你以后不高兴了，都冲我来吧，拿我出气就行了。”他贴贴她的鬓发，“别在外面乱跑，别掐我电话，我刚才在楼下路上到处找你。”

“你脾气这么好，出钱出力，任劳任怨，还任我欺负？”她弯眼嘲笑他，“精神可歌可泣，堪比二十四孝男友了。”

“不过不好意思，我当不了二十四孝女友，怕是配不上你，你再晚来一步，我就跟别的男人走了。”

周正亲了亲她的鬓角，搂紧了她：“出来玩可以，别跟别人走，等我来接你，我会来的。”

“别生气了，我不应该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对你图谋不轨。”他语气闷闷，“我遭报应了，刚才把你抱出来......腰还很痛。”

她眼睛微微有点酸意，心中最后那点疙瘩也消弭无物。

“周正，你是喜欢我的脸？还是喜欢我的身体？”她问他，“你脑子那么好用，又教书育人，应该不傻吧.....书上不都说，一个人到了灵魂最美丽吗？我给你带来的快乐很大吗？”

他埋头在她肩窝里，不知道如何解释，其实很难说这些，起初深深被她吸引的当然是音容笑貌，后来逐渐变成了一种审美偏好，根深蒂固不可移除。

她是他的罂粟花，一尝上瘾。

“怪不得都说男人是下半身动物呢，连周老师也逃不过。不过这些这些表象的东西，很快就会腻的吧。”

林霜的指尖触触他的脸颊：“你打算什么时候腻？”

“再过一阵子吧。”他含含糊糊，“你腻了吗？”

她沉默了一会，如实回答：“眼下还好。”

周正轻轻吁了口气。

她摇摇他的手：“去趟医院吧，看看刚才撞的那一下。”

“不用了，现在已经不疼了。”

“去看看。”她执意要去，“这可关系到很多。”

出租车直接去了医院，拍了个片子，倒没什么大碍，只是一片青紫，医生开了瓶消肿化瘀的药膏。

林霜拿着药水，心里已经很内疚了。

这一天折腾到半夜才回来，第二天清晨，两人心里闷闷的，都醒得很早。

晨光温柔，他们默契接吻，细致抚摸彼此，像温柔的春光和春水。

“今天晚上还过来吗？”

“今天晚上你不是有晚自习吗？”

“我晚自习课间可以送你回来......你自己在家玩一会......”他抚摸她的眉毛，看着她清澈瞳仁中的自己，“下完晚自习，我回来给你煮苹果汤好不好？”

她心里还内疚着呢。想了想，每天花钱打车上下班，家里不过是个睡觉洗澡的地方，和周正这没什么差别。

林霜点点头：“好。”

第32章 要不要买个包

只要有人投入其中，感情就会像一场拉锯战，你进我退，我进你退，没有谁完全占上风，也没有人一直处于劣势。

比如生完气后的林霜，特别的........乖巧。

乖巧指的不是行径，是她的心理。

大概就像一只撸得皮毛顺滑如绸、嗓子眼里呼噜呼噜的猫，奓毛捋顺，猫也顺手了。

周正没什么错处，林霜却把他折腾得够呛，加上腰伤的原因，林霜每天晚上亲手替他抹药膏，一周三天的过夜，逐渐变成了四天、五天、六天.........一周。

过夜和同居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一个是满足身体需求和独处空间，一个已经达到男女关系的最顶峰。周正对她有贪恋，对此不置一词，林霜也揣着明白当糊涂，随心所欲。

她想得很豁达，这段关系也算是催熟睡出来的，还算意犹未尽，都睡了那么多次，也不在乎多睡几次，况且周正这里离奶茶店也近，每日提供一日三餐嘘寒问暖，比回自己家强。

另外又没人管她，付敏忙着养家糊口，鞭长莫及，姑姑总归隔着一层亲戚关系，管不着她的私生活。周正那边，家里人都在乡下，根本不知情，周丰还是个住校的小屁孩，周正不把他领到林霜面前，周雪偶尔在手机里蹦跶，也隔着距离。

这同居生活，其实过起来还算惬意。

“高考前都这么忙吗？吃饭还见缝插针忙工作，昨天半夜我看你电脑还开着。”

高三班主任都是凌晨睡清早起，偷懒的机会很少，林霜这才完整体会到教师工作的辛苦，刚吃晚饭的时候，学生家长打电话过来，周正聊了半个小时，转身回来连饭都凉了。

“马上高考了，学生家长都紧张，老师们也紧张，这时候要特别注重学生心理状态，很容易出事情。”周正挽起袖子去洗碗。

林霜在厨房门口陪着他，顺带递个碗碟抹布。

“高考考得好的话，会有奖励吗？”

“有，大概两三万左右吧。”

这是学校发的最丰厚的一笔奖金了。

林霜哇了一声：“不错啊，好几个月的工资耶。”

她接过他手里满是泡沫的碗碟，语气闲适：“你忙你的去，我来洗碗。”

十指纤纤细长白嫩，指甲上是最新款的美甲，她什么时候干过家务，周正不肯递手：“我来就行。”

“怎么？看不起我？”林霜挑眉，“你做饭，我就不能洗个碗？”

“你洗过碗吗？”周正目光落在她指甲上，犹犹豫豫问。

“我干过的事情比你想象中的多。”林霜挽自己的衣袖，伸进水池，“为了班上的好成绩，为了男朋友的高考奖金，我当然也要支援一下后勤工作。”

周正两手泡沫被她推开，站在厨房门口，黏黏糊糊在她的头发落下轻吻。

“等奖金发下来，又是暑假，我们出去旅游好不好？”

那还是好几个月以后的事情，林霜微笑：“好啊，国内还是国外啊？”

“都可以，随你的喜欢。”

“那我可要好好做做功课。”

洗完碗出来，她窝在沙发上玩手机，玩到无聊时，抬头看周正埋头在书桌前忙碌，默默发了会呆，也从书架上抽了本书，装模作样看起来。

那是一套十本的畅销书，讲朝代历史的，林霜起初也是打发时间随意翻一翻，看到后来，也慢慢沉浸在书里，撑着脸颊一页页读起来。

周正听见书页持续翻动的声音，回头望了一眼，看她长发挡住半边面颊，只露出半边柔美的曲线，神情是少见的正经，手指无意识撩了撩滑落的长发，风情万种又专心致志。

他微微一笑，又转身过去。

以前过夜，更多的时间花在床上，现在相处的时间变多，男欢女爱变成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从“目的”变成了“行径”，就像从正餐挪到了甜品，不吃不会饿，吃了精神饱满、身心愉悦。

不过美味诱人的甜品摆在眼前，谁不会大快朵颐的欣然接受呢，饮食男女，谁也别藏着掖着。

原来一周三次的频率改成了每周不限量，计生用品的消耗率直线上升，两人不愿意一直去超市，索性改成了网上补货。

“我不仅掏空了周老师的钱包，马上要掏空周老师的肾。”林霜挑选自己喜欢的口味，愉快下单了一批家居用品。

他靠在床头看书，听她调侃，脸色倒还是正正经经，却有些轻浮的挑眉：“有么？我觉得自己的实力要比你想象中的强一点。”

林霜鲜少看见他这样鲜活的神情，话语带笑：“可不是，事实证明，周老师的实力严重被低估，钱包不知道空不空，肾还挺好的。”

她在床上总有股不正经的调调，周正摸摸鼻子，端起水杯装模作样喝了口水，低头的时候，唇角却不自觉勾起。

两人走到这一步，奶茶店的店员和张凡首当其冲。

张凡已经彻底放下了对这两人感情不信任的执念，至少以周正的现状来说，不仅眉眼得意，还生机勃勃，男人总觉得拥有女人的身体就是占领了先机，张凡觉得周正算是误打误撞升级成功，现在化身为字里行间充满酸臭味的单身狗，每天遇见周正总要拍拍他的肩膀：“兄弟，支个招，有没有拿下谢晓梦的法子？”

周正近来和谢晓梦不对付，两人很久都没说过一句正经话。

周正也算是学校青年代表的佼佼者，对于他的恋情，学校当然会有风言风语，女老师的态度先不表，男老师一半歆羡他艳福不浅，一半摇头叹气他掉坑不知世事，事情传到学生堆里，也算是惊涛骇浪，难得的是当事人不约而同拒绝承认。

奶茶店有周正班上的学生来买奶茶，大胆举手发问：“老板娘，你是不是跟我们周老师在谈恋爱啊？”

林霜笑盈盈靠在吧台，装瞎：“什么周老师？哪个周老师？不认识。”

“我们正哥，周正呀。”女同学们嬉笑，“我们周老师也太厉害了。”

她耸耸肩膀：“我跟你们周正老师不熟。”

“周老师都承认了。”

“承认了？承认什么？他喜欢我店里的奶茶？”

“我们问他的时候，他板着脸，转身的时候忍不住偷偷笑了，一副恋爱的模样，好可爱。”

林霜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也觉得好可爱，弯起唇角笑了笑。

“老板娘你也笑了！”

“你们高三课业不忙吗？怎么还有空聊这些有的没的八卦。”

\*\*\*\*\*\*\*\*\*\*\*\*\*\*\*\*\*

张凡过生日，请了学校一帮子老师去吃饭，周正鼓起勇气，又一次询问林霜：“这回是张凡邀请你，要不要一起去吃饭？”

林霜想了又想，问他：“谢晓梦在不在？”

“她也在，张凡请了好几个女老师，她们一块过来吃饭。”

“ok，我去。”她摆出手势，“吃个饭而已。”

出门前，林霜特意画了个全套妆容，从上到下全副武装，连头发丝都透着精致和攀比。

周正上下打量了她一眼，语气迟疑：“我们去吃那个......乡村大院农家菜。”

“我知道啊。”林霜叠加了一层口红，“都市丽人不能出现在乡村大院里？你印象有点刻板哦。”

她不像去吃农家菜，倒像去走红地毯。

那家农家菜门前装修得别有一番风味，小桥流水，菜畦碧绿，还有散养的鸽子在地上觅食，林霜挽着周正的手，努力让自己的高跟鞋稳稳踩在一块块地砖上，否则会有陷落泥地的命运。

谢晓梦和几个女同事坐在装饰用的茅草亭里喝茶，看见林霜宛如一樽精美的花瓶，眼神往旁瞟了瞟。

她不是反感花瓶，她只是觉得花瓶也应该有自己的行为准则。

林霜偎依着周正，满脸假笑：“你们好。”

她扬起小手：“谢老师，好巧啊，你也在，好久不见，你好像很久没来店里坐坐了。”

谢晓梦被她call到，礼貌点头：“嗯，最近有点忙。”

林霜撇下周正，和女老师们凑在一起坐，她和谢晓梦都是美女，两人气质天差地别，一个秾艳妩媚，一个冷若冰雪，林霜聊天技巧特别简单粗暴：“哇，你这件裙子好漂亮啊，剪裁特别精巧。”

没有任何女人能抗拒这种自我陶醉，何况......其实女生比男生更喜欢美女，也更懂得欣赏美女，相比于谢晓梦的冷清，女同事们一下子被林霜吸引了过去。

“没有啦，我今天本来有事情，周正一定要拉着我过来。”林霜娇笑，“我也是不太好意思，我这人比较浅薄啦，在你们面前总有点自惭形秽。”

谢晓梦面无表情玩手机。

周正和几个男老师站在一起，看着林霜，皱着眉头，表示十分之不理解。

“谢老师，你觉得我这个包好看吗？”林霜笑盈盈的转向谢晓梦，“我觉得你的品味一直很好，也很懂衣服包包，这个包是周正帮忙选的，我觉得他最近眼光还蛮好的，送的东西都满能契合我的喜好的。”

她没什么别的意思，就是有点睚眦必报，行为也比较幼稚。

“好看。”谢晓梦冷淡看了一眼。

“今天张凡过生日，谢老师可是重点嘉宾，谢老师今天是不是准备了什么意外惊喜给寿星？能不能提前透露一下啊，到时候我们烘托个气氛，一起给张凡庆祝下。”

谢晓梦定定看了她一眼，面无表情走开，这一顿饭都吃得很沉默。

回家的路上，周正问她：“你和谢晓梦是不是有什么过节？”

“没有啊。”林霜撩撩自己的头发，“你从何发觉这点？”

周正皱眉：“你们以前根本不说话.......今天和她说了很多的话，有点奇怪。”

周正握着她的手：“如果......她有说什么话让你不开心，你跟我说。”

“我跟她无冤无仇的，怎么，你做了什么亏心事？会让她来我面前来说一些不开心的话。”林霜很会抓重点。

周正愣了愣：“并没有.......”

“是兰亭吧。”林霜抓着他的衣襟，“你是不是对不起兰亭。”

“没有对不起，那时候我还在读研，每周都去宛城上课，其实相处时间并不是太多.......分手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偶尔会在某些场合见过一两次，也就打个招呼。”

“你知道兰亭还惦记你的吧。”林霜看着他，“她是你的初恋，初恋都是很宝贵，很单纯，很珍惜的，你却一直视她的余情为无物，周正，你还挺绝情的。”

周正看着她，眼神奇怪，也很会抓重点，问她：“那你的初恋呢，你的初恋......还是宝贵珍惜的吗？”

林霜笑了笑，“我的初恋？我心里已经默认这人死了。”

“你们为什么分手呢？”

许久之后，她才回他。

“他成绩不好，高中毕业后就被家里送到美国去念书，我本来在国内念两年，也要出国的.........后来我我爸爸入狱了，他悄悄消失了。”她看着窗外，语气轻快，“满世界都联系不到他，我打电话给他家里，他爸妈说他忙着考试，让我不要再联系他.......他家都是从政的，我爸爸公司开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他爸妈出差还给我带礼物，一旦家里出了事，他家是不会接受我这样的，我也能理解，所以顺理成章分手了。”

周正牵着她的手，想了又想，柔声问：“要不要再买个包？”

她笑了。

他也有遗憾，或许换个职业，赚很多很多的钱，也许可以把全世界的包包买下来送给她，让她永远开心。

第33章 什么感情不感情的

清明节假期，周雪和周丰都回了荷塘村，高三年级有补课，周正腾了一天时间出来，买了点东西回乡下祭扫。

顺仔过来接周正，还特意下车进林霜店里，热情洋溢巴结她：“嫂子好！”

以后若是林霜嫁给周正，他顺仔也算是重要见证人。

“你好。”

她跟顺仔见过几次，也算是熟人，对顺仔的态度还算和煦。

“我明天晚上回来。”周正站在她面前，语气有点恋恋不舍，“给你带好吃的。”

两人刚刚进入同居状态，这阵子一直在一起，周正心里有点黏腻的情绪，怕她一个人呆着不习惯。

林霜倒没什么感觉：“好啊。”她打包了几份奶茶递给他，“你们路上喝。”

周正拎着奶茶出门，在店门前还回头望了她一眼，林霜倚在吧台，单手托腮，还冲他抛了个媚眼，笑了笑。

他咽下有点失落的情绪，大步迈出去，上了顺仔的车。

“阿正，你俩感情还挺好的。”顺仔接了奶茶，笑嘻嘻的，“还是你厉害啊，脑子又好用，又能追到这么漂亮的女朋友，嗳，就没打算什么时候带回去给奶奶看看？其实我觉得今天就不错，带到叔叔阿姨坟前上炷香，他们肯定也高兴。”

周正觉得时机尚早：“再说吧。”

车里放着歌，顺仔也有话头：“我把剩下的那五万块钱转给你卡里啊，咱哥俩这下算是两清了。”

“这才几个月？”周正问，“你哪来的钱？”

“家里的那栏猪卖了，我这几个月也攒了点，七七八八凑一凑都给你。”顺仔专心开车，“无债一身轻嘛。”

顺仔和过年的相亲对象处了一个月吹了，上个月忙了几趟远车，也是铆足了劲赚钱攒老婆本。

“紧赶慢赶都还了，我也不能耽误你........是不是要准备买房了？”顺仔问周正，“我这阵子跑车，看见市里起了好几个新楼盘，看着都不错，你什么时候去看看。”

周正“嗯”了一声，借给顺仔的二十万都还回来了，加上手头还有的一点积蓄，最近的确有买房的打算。

“怎么不高兴？”顺仔瞥了周正一眼，“这不是好事么？买房了，你和林小姐是不是能结婚了。”

周正有些闷闷的靠在椅上，两手交叉，扭头望着外头飞逝的路景。

“也没什么........”

他并不确定，他是不是能奢望那一步。

对他而言，一个收入普通的高中老师，经济问题，挺致命的。

这天晚上，周正给林霜拨了个视频电话，视频很快接通，背景很陌生，不是在奶茶店，也不是在家里。

“我觉得自己有点胖了，想锻炼一下。”这阵子她跟周正约会吃晚餐，腰围似乎有增，“中午路过一个舞蹈培训室，这边还有瑜伽和普拉提，觉得气氛还不错，过来试两节课。”

她穿白色的工字背心和运动裤，盘腿坐在地上，额头上站着亮晶晶的汗，低头绑自己的发辫。

周正看着她生机勃勃的眉眼，纵使已经有了最亲密的关系，他第一眼仍沉醉在她的美貌中，怒放的玫瑰花离不开金钱和精力的灌溉，他在辗转思量的同时，也有小心翼翼的害怕，怕自己会亏待她。

“累不累？刚才上的是什么课？”他柔声问。

“爵士舞。”她眉眼飞扬，坐在地上和他聊天，“小时候我也学过一点舞蹈，后来半途而废，高中时候有一年学校晚会，我还和班上同学跳了一支热舞，第二天我收到了好多的情哈哈。”

他记得呢，周正微笑：“肯定很美。”

“你喜欢吗？”林霜扭捏了一下，向他勾了勾手指头，眨眼，压低音量，“我学会了，可以在家跳给你看。”

“好。”他面不改色心不跳，“那我期待一下。”

有周正的支持，林霜在舞蹈室办了年卡，一周两三个晚上的课程，兼有舞蹈和瑜伽，正好是周正去上晚自习，她去舞蹈教室打发时间。

没想到某一天在这里遇见了兰亭。

兰亭在这里上民族舞课。

两人在休息室撞见，林霜刚跟周正打完电话，抬头看见眼前人，两人都愣了愣。

“兰老师，好久不见。”林霜微笑，收起了电话。

兰亭长睫微闪，柔声回应：“林小姐，好久不见。”

去年年末兰亭来奶茶店玩，两人还说了好一番话，约好来年再聊，后来兰亭再也没有出现过。

“你也在这边上课？”林霜寒暄。

“对，我在这家舞蹈室跳了好几年，有个舞蹈老师是我的朋友。”兰亭笑道，“之前好像没见过你。”

“我刚来不久，过来打发打发时间。”

休息室还有其他人，林霜收拾包包要走，兰亭转身去了洗手间，错开了时间。

回去后林霜跟周正说起这事：“兰亭也在，我们闲聊了两句。”

他眼睛盯着电脑，心思根本就不在兰亭身上，听见林霜这么说，嗯了一声，神色倒是坦荡。

林霜看着他的神情，淡淡一笑，也撇开不提。

\*\*\*\*\*\*\*\*\*\*\*\*\*

后来林霜又接二连三在舞蹈室遇见兰亭，两人见面多少有些冷场，搜肠刮肚找话题。

“听谢老师说，你前阵子生病了，还好吗？”

“没什么，就是一个重感冒，早就好了。”

“那就好。”

楼下有家咖啡馆，林霜在路边等出租车，兰亭看见她，脚步顿了顿，黯然唤她：“林小姐，你有没有空，我们......聊一聊？”

其实林霜觉得.......不聊比较好。

这世界上有无数的恋情，听得多了，总觉得缺乏新意，她也谈过不少恋爱，遇见的人能编成一本猎奇书籍，对周正和兰亭的过去没什么好奇心。

但这应该对兰亭很重要，她现在的失落感亟需找人得到缓解。

兰亭捧着咖啡杯，坐姿略有些局促：“听晓梦说，你和周正在一起了。”

“对。”

“其实一直想说恭喜，又不知道如何说出口，正好在这遇见了。”兰亭咬咬唇，“另外也是想道个歉......以前我在你面前，说过关于周正的一些话，现在想想，挺不合适的，希望你不要介意。”

那时候兰亭会模模糊糊对林霜吐露对周正的感觉，林霜在一边，也顺道安慰几句。

没想到转身她就和周正在一起，兰亭那边，实在有点接受不了这样的落差。

“没什么。”林霜喝了口咖啡，施施然，“我不介意这些。”

她看着兰亭黯然的模样，觉得自己刚才的语气有点高高在上的凌驾感，语气也软了软，跟兰亭道歉：“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事情的走向是这样，你也不要往心里去。”

“我能理解，林小姐......其实我心底特别喜欢你，活得明艳又张扬，洒脱肆意，是我一直崇拜的那种人。”兰亭郁郁看着窗外，“喜欢你的人应该很多吧.......我也想变成你这样。”

“我总是做不到洒脱，很多事情都闷在自己心里，不知道跟谁说，也不知道如何去遗忘。”

林霜窝回沙发，觉得这回自己非得被逼着做个知心大姐姐不可。

其实找周正更直接，但大家总喜欢找她，仿佛她才是那个始作俑者。

“是周正的事情吗？如果你想和我一吐为快，我可以听听。”

“你.......不介意吗？”

林霜丝毫不介意，耸耸肩膀：“谢老师已经在我面前说了一些。”

“对不起，晓梦她总是偏心我，每回我们都因为这个事情吵起来......后来我就很少和她说这些.......”

兰亭陷入了一种奇妙的幻象编织里：“我跟周正认识之前，在晓梦那里，听过几次他的名字，后来熟悉是在一个晚会上，那时候他坐在角落里，不说话，很拘谨，我和他坐在一个对角线上，做活动的时候，我转到了他旁边，中途有支舞，他踩了我一脚，很不好意思的退到旁边去了，这支舞下来，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成了朋友.......”

“那时候晓梦、张凡和其他几个朋友，大家总在一起玩，我们一起出去打球吃饭，一起聊天聚会，有一次，大家一起出去爬山，我走不动，他递给我一根树枝，牵着我走，后来树枝掉了，我牵住了他的手，身边人都起哄笑了，大家怂恿我们在一起，我害羞看着他，他也很认真的看着我，问我要不要试一试.......我记得他的眼睛很亮很黑，不由自主的点点头。”

“我们前前后后，谈了大概四五个月吧，那时候刚参加工作不久，他又在读研，我们一起参加新教师培训，一起聊工作和理想，我觉得他是个仔细又温柔又坦荡的人，是我的理想型，也真的想和他继续走下去。”

林霜呷了一口咖啡，觉得有些索然无味，心里有那么种淡淡的不适感。

“但我家里人强烈反对，他们总觉得，我应该找个更合适的，那时候周正工资很低，我们偶尔出去单独约会总是吃得很简单，家里人知道总会不高兴........有一次过节，我带他回了家里，我父母说了些挺苛刻的话，问他打算拿什么来娶我，我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爸妈想让他入赘我家，那一天不欢而散.......那段时间，我跟家里闹了很久，爸妈终于让步，但是他始终没有回头，直接提了分手。”

“我一直觉得，是因为我伤害了他，所以他这几年一直没有再谈恋爱，所以也一直默默在等，等着等着.......我也忘记自己在等什么了。”兰亭笑笑，“不过现在，好像一切都没意思了，我觉得自己终于结束，又觉得解脱了.........谢谢你。”

林霜笑了笑：“没什么好难过的，过去了就过去吧，周正也没有多好，世上好男人很多呢，下一个才更好。”

“你说的对。”兰亭微笑，祝福她，“我有些话多了......希望你们能幸福到底。”

这感觉挺奇怪，明明是一档事不关己的午夜电台倾述节目，她听了一段意犹未尽的恋情，看到了一个女孩苦苦坚守的真心，得到了一句饱满心酸的祝福。

林霜耸耸肩膀：“我倒没想那么多，什么感情不感情的，这都不重要，就是觉得周老师睡起来应该挺爽的，想试试他这款。”

兰亭愕然，手中的咖啡差点洒出来。

她挑挑眉，朝兰亭露出个妙不可言的微笑，性质恶劣：“感觉还挺不错的。”

这天晚上回去.........林霜好好的虐待了周正一把。

她轻啮他的喉结：“周正，我没看出来，你自尊心还挺强啊。”

他的自尊心都攥在她手里，耳朵通红，黏黏糊糊吻她：“怎么了？”

“你跟兰亭的事......找什么借口说性格不合工作忙，不想入赘就直说，兰亭还挺袒护你的，你们俩感情不错啊，你狠得下心分手？”

周正回过神来，喘了口气，盯着她，抿唇：“你介意吗？介意我......”

她推倒他，打断他的话，居高临下看着男人，“我有什么好介意的，这跟我压根没关系。”

第34章 滤镜碎了

林霜嘴上说着不介意，思想却开始剑走偏锋。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我比兰亭更漂亮？身材更好？更合你胃口？”她坐在他身上，目光灼灼盯着眼前人，“温柔淑女你不喜欢，你喜欢我这款？”

周正隐隐觉得头疼：“这没有可比性。”

“怎么没有？”林霜皱眉，指尖使劲戳他的胸口，“没有比较，就没有选择。”

他被她吊得不上不下的，眼里泛着润润水意，奢求她给个痛快：“我的确有偏好........霜霜，我喜欢你.......”

林霜的火蹭的一下上来，眉尖挑高，哂笑：“看不出来啊周老师，你看着老实，还挺挑剔，挺有想法的。”

这年头哪里还有老实人。

周正品嗅出她语气中的危险，乖乖闭上了嘴。

她性致全无，偏偏一手双还在他身上游走，听着他急促的呼吸声，想起个问题：“你们谈了那么久，怎么没睡过？”

他身体一僵，看她神色刁钻，眼波带笑，不知道是开玩笑还是认真，但直觉这是道送命题。

“说啊。”林霜似笑非笑。

“说什么.......”

林霜在他身上掐了一把：“怎么？兰亭能跟大大方方我聊，你就不能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正直，特清白无辜？”

他从枕上撑起来，搂着她的腰，小心翼翼：“我和兰亭只是尝试着相处，那时候是第一次接触异性，很多事情都是慢慢来，没这种念头。”

周正听见林霜一声哼笑，轻飘飘的：“那你是觉得和我不用慢慢来？我勾勾手指头，你不也顺理成章扑上来睡了，你怎么敢对我有这种念头？”

男人紧紧抿唇。

她嗤了一声，意兴阑珊，下床披了睡袍，掏烟盒去阳台吞云吐雾。

周正想不明白，当初一段很简单的恋爱关系，怎么就像做贼心虚一样过不去了。

他默不作声穿了睡衣，站在她身边陪她抽烟。

林霜自己也觉得奇妙，怎么气氛腾的一下就变了。

她并不介意什么乏味的恋爱故事，又没有爱得死去活来让旁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但现在的确很不爽，有种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感觉，谢晓梦是这样，兰亭也是这样。

一个跟她讲道德，一个跟她谈感情。

其实她们说的那些，根本和她没关系，干嘛不去找周正，偏偏找到她身上来。

“兰亭和你说什么了？”周正问她。

林霜趴在窗上吐着烟雾。

周正深呼一口气，开始自我解说。

“以前读书的时候忙着念书和打工，那时候也没怎么接触女孩子，毕业后回来教书，身边的气氛总是恋爱结婚这类，那时候正好认识兰亭，聊天还算合拍，她是那种善解人意的性格，我们有时候会聊一些五花八门的话题，身边人都撺掇我们在一起，我那时想.......也许我应该开始一段恋爱，也许兰亭会适合我，所以.......我问她要不要和我尝试着在一起。”

“我们的确谈了一阵，好几个月吧。那时候我和张凡还住在教师公寓，有空大家喜欢约着一块出去玩，但那时候我一边教书一边读研，真的挺忙的，和兰亭独处的时间很少，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如何约会相处，有空我们会聊聊工作和生活，学校的一些事情，偶尔会陪她逛逛。兰亭人真的很好.......她知道我手头拮据，吃饭她都挑价格一般的餐厅，我买单，她就会买电影票，从不肯多花我的钱........但其实........次数多了，我心里是有点难受，并不愿意这样相处。”

“你这男人的虚荣心有点自不量力了，没钱还喜欢让女人花你的钱？”林霜叼着烟嘲笑他。

周正没接话：“她家里人是知道我的，倒是没有直接反对，只是以入赘为条件，我理解，我一个乡下小子，没有父母，又一穷二白，兰亭又单纯，她家里人的确是想保护她，但那个时候.......我直接退缩了。一方面的确是由于家庭悬殊过大，另一方面，我不想卷入到这些复杂的麻烦中里。”

“分手的时候，我跟兰亭坦白说抱歉，彼此的关系和感情更像朋友，再加上家庭原因这些干扰，的确不合适在一起，她也表示理解。谢晓梦偶尔心血来潮会嘲讽我几句，她向来心高气傲，生气我是知道的，恋爱是我提的，我的条件配不上兰亭，分手也是我主动的，过错在我。但事情过去了那么久，分手之后，我和兰亭都没有主动联系过彼此，没什么余情未了的纠葛，当时的感情也没走到情深义重那一步，两人开诚公布，和平结束，我没想那么多。”

林霜白了他一眼：“臭男人，薄情寡义。”

周正皱了皱眉。

男人比女人更物质现实，她没有道德苛刻，不能说周正如何，感情的事情，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何况这些都跟她没关系，没必要因为兰亭的话乱了心绪。

林霜掐了烟头，转身回卧室换衣服。

“你去哪儿？”周正问她。

“回家。”她低头系腰带，轻描淡写。

周正脸色有点难看，看着她一件件穿衣服，抓住了她扔在沙发上的外套。

“怎么？不让我走？”林霜挑眉。

周正的确不让她走：“太晚了，留下来。”

“今天晚上不想跟你睡。”她眉间带着怨气。

她不想跟周正谈感情，谈什么现实、理想、物质，更不想新欢旧爱比较来比较去。

一旦牵扯上旁人，什么都是黏糊的、麻烦的、乱糟糟的。

及时行乐里可没有这么多麻烦事。

“你睡床，我睡沙发。”周正把她的风衣挂回衣橱。

这天晚上周正搬了个枕头去沙发上睡，林霜半夜醒来，看见他坐在地毯上，抱着电脑不知看些什么。

他神情很专注，并没有发现她醒来，荧幕照亮的眉眼有点罕见的锋利轮廓，下颌的线条很深，她眨了眨眼，发现自己已经习惯了这张面孔，甚至能想起他每一个神情。

她翻了个身，背身对他。

周正听见声音抬头，过来帮她掖了掖被子，摸了摸她的头发，俯身落下轻柔一吻。

\*\*\*\*\*\*\*\*\*\*\*\*

周正给兰亭打了个电话，下完课去兰亭的小学，约兰亭见了一面。

以前的时候，他比她更忙，通常都是她去北泉高中找他，有那么一两次，他也会在小学校门外等她下班。

“你怎么来了？”兰亭微笑，“找我有什么事吗？”

“有些话想跟你聊聊。”他摸摸鼻子，“霜霜告诉我，说她在舞蹈课遇见你了。”

“对，挺巧的。”她笑笑，“我们两个人的课排在同一时间，经常在休息室听见她下课给你打电话。”

“不是她给我打电话。”周正抿抿唇，“是我那时候正好晚自习下课，打电话叮嘱她早点打车回家，运动之后要补充点营养，家里给她炖了银耳羹，到家别忘记喝。”

兰亭的笑容凝固在脸上。

“兰亭，这两年，你没遇见喜欢的人吗？”

“没有.......”

“有时候缘分不可捉摸，但肯定会遇见的。”周正微笑，“我把我的好运气给你。”

“是么.......”兰亭垂眼，“你和林小姐很恩爱，你很喜欢她吧。”

“嗯。”他点头，“我很喜欢她，其实也是我主动追求.......在她身边呆了很久，她拒绝了我很多次，最后才点头。”

“恭喜。”兰亭干巴巴挤出一句话。

“也希望你早点找到自己喜欢的人。”

她心里酸涩涩的，鼓起勇气：“周正，如果我家里不反对，不提那些乱七八糟的要求，你会和我分手吗？”

“可能不会，我们相处还不错，性格都是很沉静的人........也可能会，毕竟感情没到那一步，我们相距依然挺大的。”

周正顿了顿：“其实，早知会分手，开始的时候就该仔细想想，当初就不应该在一起，我那时候有点莽撞了，跟你说声对不起。”

“那你和林小姐呢？你们差距不大吗？”兰亭不理解，反问他，“她和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也许她只是、只是随便玩玩而已，也许她根本就不当真，你们真的能有结果吗？最后你什么都没有........”

“有没有结果......这不由我控制，都是霜霜说了算。”他苦笑，“她高兴就好，什么结果我都接受，至于别的，我从未想过。”

“周正，我以为你是个很理智的人。”

“是么？”他微笑，“你觉得我很理智？”

“以前........你做什么都很有条理，很有计划性，有一说一，目的也很明确，做什么都会事先安排好。”

“那大概是以前，我现在没什么计划，跟随霜霜的脚步，活在当下就好。”

“林小姐......很好吗？”

“她很漂亮，非常诱人，也很直率可爱。”他眼里有迷恋的光芒，“她带给我的快乐很多，我沉迷于她的一颦一笑，做再多的事情，只希望她多看我一眼，哪怕她对我横眉冷对，我也甘之如饴，我愿意抛弃一切，只求留在她身边。”

“我希望她高高在上，而我永远仰视她的光芒。”

兰亭直愣愣的看着周正，觉得眼前的这个男人很陌生。

她记忆中的周正不是这个样子，他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是个翩翩君子，舒卷有度，冷静又清醒，有担当又照顾家庭，面对她父母的强势和开出的条件不屑一顾，多年清白自持，独善其身。

她喜欢他身上那股含蓄内敛，外柔内韧的劲。

不是眼前这个卑微又天真，萎缩又膨胀、自不量力的男人。

她甚至不理解他的狂热从何而来，仿佛沉溺在一场白日梦里。

女人都喜欢强者，喜欢男人气度超群，不卑不亢，不跪不舔。

兰亭有那么点如鲠在喉的感觉，心理滤镜碎了一地。

从这之后，林霜再没有在舞蹈班遇见过兰亭。

她自己琢磨了两天，那么点气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35章 买个房子

春天正是读书日，高考倒计时不足两个月，周正忙上加忙，最近嗓子又开始不好，润喉糖一包一包揣在兜里。

林霜闻到他身上那股清凉的薄荷味，从他衣兜里掏了颗塞进嘴里，俯在他肩膀上问：“你在写什么？”

“每日计划表。”

他用的学校的笔记本，黑色封皮，挺厚一本，已经用了一大半，每页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

林霜仔细看了眼，好家伙，周老师的每月每周每天都做了时间规划，公事为主，私事为辅，从早上起床到睡前，一条条待办事项记录在册。

“这大概是总裁的待遇了吧。”林霜撑着下巴，翻了翻，“每天大小事情都这样安排，多无趣啊。”

“事情太多，容易忘记，罗列出来便于规划和安排进度。”他咳了声，挠挠嗓子，“生活本来就是充满琐事，要么主动面对，要么被动安排，事情总是要做的。”

“10：40分开会，批周考卷。”林霜的手指从纸上滑过，挑眉，“周老师这么争分夺秒的吗？一边开会一边改试卷。”

“班主任例会，没什么事，可以分心干点别的。”他解释。

“那这个呢？”林霜指了指，“12：50，药+菜+丰？这是什么意思？”

“中午人少，去趟医院给奶奶开点常备药和维生素，医院旁边有个超市，顺便买点菜回来，药买回来送到小丰那，让他周末捎回家。”

本子上记录了几个学生名字：“这个呢？”

“带他们几个去校医治疗室心理谈话，马上高考了，怕他们情绪不稳定，有个学生最近失眠，也要去医务室看看。”

“啧啧。”林霜摇头，语气夸张，“周老师事情这么多，还能安排得井井有条，时间管理大师啊。”

周正扭头看她，睫毛眨了下，问她：“你嫌弃吗？这种......琐碎又无趣的日常状态？”

他其实从来没有问过她，有关他在她心中的任何印象。林霜冷不防被他这么一问，微怔，旋即回神，耸耸肩膀：“还好吧。”

“这个呢。”林霜往下看，“这个时间段怎么都空白。”

他笑了笑，把笔记本合上。

“前面时间排的那么紧张，后面怎么没事情了？”林霜追问。

“你说呢。”他收拾书桌上的东西。

林霜想了想，恍然大悟，那都是留给她的时间。

“怎么跟我在一起就不写计划表了？”她语气带点好笑，“好歹写出来，几分几秒一起散步，几点几刻出门逛街喝下午茶，再来个总结事项啊，未完成事项备忘啊。”

“享受生活的时候，不需要计划表，做什么都好，什么都不做也行，今天做也好，明天做可以。”

他说——享受生活。

林霜喜欢这句话。

她心情突然大好，黏黏糊糊挂在他身上，姿势别扭去吻他。

两人的唇黏到一起，两人嘴里都是清凉的薄荷气味，带点药味，四片唇瓣软弹温腻，啄吻纠缠，他嘴里的润喉糖已经融化了，她舌尖还噙着小小的一颗，卷到他舌尖，又在他的吻里被推回来，嬉戏似的，乐此不疲辗转传递，最后融化在唇间，化作黏腻清甜的吻。

一个缠绵深吻下来，彼此气息都有点不稳，近来天暖，春衫单薄，她换了裙装，早早露出了修长秀美的腿，他身上的衣物柔软熨帖，有早春清新的感觉，屋里换了新的窗帘，白色的纱帘配着豆绿的遮光帘，老屋子里也有生机盎然的气息。

周正专心致志吻了一番，看她神色缱绻迷离，摸了摸她的头发，亲吻她的眼睛：“霜霜.......”

“嗯。”她喉咙绵软得像块棉花糖，软绵绵任他抱着。

“我爱你。”

嗓音喑哑，爱意从他喉间传来，她察觉温热湿润的唇在她眉眼间蠕动，心里也有酥酥麻麻的震感。

林霜不由自主扭了扭腰，深喘了一口气，眯起眼睛。

做的次数多了，已经熟悉了彼此的身体和步骤，又带着点循序渐进的探索，他的节奏从“试探”逐渐转变为“抚慰”，结合的感觉比以前还要好上几分。

她真的很喜欢聪明人。

“等会还出门吗？”她迷迷糊糊抚摸他的肩膀，“晚上还定了餐厅........”

她身上一片狼藉，骨头缝都是懒洋洋的，要洗澡化妆出门，好麻烦。

“在家我给你做好不好？”他贴在她耳边呵气，“我煎牛排的技术还可以。”

她闭着眼睛往他怀里钻，发顶蹭了蹭他的胸膛，吃吃的笑：“好啊。”

林霜喜欢美而精致的东西，喜欢浮夸的漂亮，喜欢西餐厅烛光晚餐的氛围，喜欢香氛精油的气味，她就是带着点娇生惯养、要人宠爱的做派。

周正去厨房做晚餐，征用小茶几、地毯抱枕、香薰蜡烛和手机音乐来了场西式晚餐，林霜洗完澡出来，看见这氛围，兴致勃勃换了条黑色丝绒长裙。

林霜和他聊衣服鞋子，他讲班上学生的趣事，晚餐吃到一半，两人自然而然接吻，又滚到了一起，这回是在沙发上，香氛带着点迷情的气味，近来不知道是春光躁动还是穿得太少的缘故，两人耳鬓厮磨的时间明显比冬天更长。

\*\*\*\*\*\*\*\*\*\*\*\*\*

兰亭的那点心结有松动的痕迹，找谢晓梦欷歔了很久。

“这回想开了？”

“想开了。”

谢晓梦嘴皮子磨破了多少遍，兰亭心里一直有留恋，周正见了她一面，效果立竿见影。

“我早就说过了，周正他也不过如此，根本配不上你，你就是被他的表象欺骗了。”

周正没有描述他和林霜的恋情有多完美无瑕，兰亭也没有嫉妒到林霜的好运气，她只强烈感受了周正身上那种行为举止的差异感，他好像迷失在一场虚无的爱情霍乱里。

生活不是爱情小说，他们都生活在现实里，柴米油盐，一分一厘。

“我以为他是那种温润如玉、冷静自持、不卑不亢的君子.......有点幻灭。”兰亭还是有点怏怏不乐。

“言情小说看多了。”谢晓梦摸摸她的头发，“你就是太单纯了，见识的男人太少，遇上一个假正经就念念不忘。”

她和周正绝无可能再回头，兰亭最终释然，拂去心头的蛛丝网，跟家人出去来了一场旅行，以此结束这场无疾而终的初恋。

所以说，初恋当断则断，不断则会幻灭旧相。

周正在学校早周会上遇见谢晓梦，难得谢晓梦对他脸色尚好，甚至还主动打了个招呼：“早。”

“早。”

两人一前一后，一起往办公室走。

“兰亭最近还好吧。”周正问她。

“挺好的。”谢晓梦语气平平，“周末跟她爷爷奶奶出去旅游去了。”

“那就好。”周正摸摸鼻子，含笑而过。

谢晓梦扫了他一眼，加快脚步：“我也没想到周老师对爱情的追逐这么热烈大胆，祝你成功。”

既然兰亭不再痴情，她也没必要再针对周正，作为一个普通朋友和同事来说，周正的言行举止可圈可点，还算可靠之人。

“谢谢。”周正扭头看她，“兰亭的事情我挺抱歉的，以前没有想过这么多，只觉得和平结束，大家各自安好，希望她早点开花结果。”他话锋一转，“谢老师那你呢，你还对张凡没感觉吗？”

谢晓梦皱了皱眉。

“你和霜霜还是挺像的，都很有自己的主见，坚持自己的想法。”周正微笑，“但我比张凡幸运那么一小点，我追求了霜霜很久很久，一度在她黑名单里，她还把我赶走了好几次，可能最后她实在不耐烦吧，耐不住我的软磨硬泡，才勉强答应和我试一试。”

“是么？”谢晓梦侧目，“这样.......”

“对，她其实.......是个很善良又心软的女孩子，独立又很可爱，不过在外人面前总喜欢把自己藏起来，也和谢老师你一样吧，表面冷若冰霜，其实内心总是翻来覆去思考很多。”周正耸耸肩膀，“可能漂亮的女孩子遇见太多的麻烦，都会有自己的保护色，我想谢老师你应该也有些自己的故事，一直藏着自我消化，霜霜以前真的遇到过很多很难的事情，能做到现在这样真的很不容易了。”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把谢晓梦和林霜都夸了一顿。

她和林霜之间气场一直都不那么对付，由己度人，谢晓梦微有动容：“看不出来，林小姐.......”

“其实.........恋爱这件事情，有些感情忽略不去的话，如果注定没有结果，那就先把结果放下，两个人在一起，各有付出，也各有得到，各取所需，开心快乐就可以，或许我以后和霜霜会因为某些原因分开，但那也没关系，她给过我很好的回忆，我也希望自己能带给她一些慰藉，总比什么都没有的好吧。”

“并不是想劝谢老师什么，纯属个人之见，未必正确。”

他从来没有跟谢晓梦说过这么多闲话，周正在楼梯口和谢晓梦道别，两人各自拐进了教室。

英语组办公室里在喊奶茶：“校门口的奶茶店出了几款春季新品，有满减优惠，你们有没有兴趣，大家中午吃饭的时候拼一杯啊。”

有人问谢晓梦：“晓梦，你要不要来一杯。”

谢晓梦戒奶茶挺久了，想了想，淡声道：“那就来一杯吧。”

\*\*\*\*\*\*\*\*\*\*\*\*\*\*\*\*\*\*\*\*\*

周末天气真的很好，适合踏青出游，野餐聚会，但是周正从每周半个下午的休息，改成了单周休半天，别说踏青出游，连吃饭逛街都够呛。

奶茶店周末生意都一般，有娜娜和kevin看守就足够，林霜无事，只能跑去找苗彩，偏偏美甲店周末生意火爆，她连做指甲都排不上号。

好不容易盼着有个休息日，周正问她：“明天下午有什么安排吗？”

“没有。”她在店里懒洋洋煮奶茶，“店里呆着吧。”

“天气挺不错的。”周正摆弄自己的手机，垂眼，似乎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可以出去逛逛。”

“去哪儿？”她问。

他放下手机，咽了咽喉咙，姿势似乎很随意，语气更轻松：“陪我去买个东西吧。”

“买什么？”林霜低着头，忙手上的活。

“买个房子。”

周正整个人都摆出副轻描淡写的姿势和神态，手心却已经突突冒汗。

林霜抬头瞟了他一眼。

“现在租的这房子，房东前阵子打电话，说打算卖房，估计也住不了几个月了，学校附近的房子都比较老，住起来感觉不太好。”周正淡声道，“我之前借了笔钱给顺仔，最近他把钱都还了，够首付款，不如买个房子自住，霜霜你审美比较好，不如帮忙参考下？”

“好啊，没问题。”她掀起眼帘，淡淡回他。

周正事先已经做好功课，选定了两个新楼盘，一个离北泉高中很近，坐落在森林公园的另一端，一个毗邻成熟商圈，交通便利，两个小区环境都不错，知名开发商出品。

售楼小姐都很热情，一见两人进来，热情寒暄：“小姐先生是刚结婚吗？还是有结婚的打算？我们这楼盘就是主打活力精品主题，投资和自住都非常适合。”

推的都是适合年轻人的户型：“这一套怎么样？套内120平，还赠送阳台面积，三室两厅两卫，电梯房，主人房，儿童房，老人房都有，还有一个小书房，特别适合年轻情侣夫妻。”

林霜只是陪看，神色淡淡，并不发表任何意见。

周正捏捏她的手：“你觉得如何？”

她低头看手机：“都挺好的，这边绿化更好点，空气应该很好，那边交通便利，出门方便，各有优势。”

他小心翼翼问她：“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林霜挑眉，关了手机，大概也是事不关己的态度，笑容满面：“我没什么偏好，你喜欢就好。”

他眼神有那么一瞬的黯淡，很快掩饰过去。

第36章 游戏结束

林霜不拿主意，周正情绪提不上来，任售楼小姐舌灿莲花，临走也没有付定金。

回去的时候，已经华灯初上，两个人在餐厅吃完饭，一起散步回家，她挽着他，他把她的手揣进衣兜里。

“我抽根烟。”林霜在路边吸烟区顿住脚步。

他看她温柔低头，长睫微阖，撩了撩长发，拢火点烟，姿势娴熟吸了一口。

路边有行人多看了两眼，吹了个唿哨，路过的小电驴有年轻人远远喊：“靓女好~~”

林霜对着垃圾桶弹烟灰。

“你一个下午都没说话。”周正两手揣进兜里，静静看着她，“霜霜，你不高兴吗？”

事实上，从售楼小姐喊出“年轻夫妻”，“结婚”这几个词开始，林霜瓷白的面容上神色就很漂离。

“没有啊，我挺好。”她轻飘飘说话。

“下午看的房子，你没有喜欢的吗？”

她乜了他一眼，语气颇不正经：“周正，你买房子，问我喜不喜欢？什么意思啊？”

他目光落在川流不息的大街上，也落在树枝上挂的闪烁霓虹灯上，语气很沉笃：“买个适合居住的房子，我不想你跟我在出租房里住，我想带你回自己家，我希望那是个你喜欢的地方。”

“等你房子装修好，我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她拂了拂晚风中飘扬的秀发，“你问我的意见，让后面入住的女孩怎么办？会不会对她太不公平了？”

“你的房子你自己选吧。”

他如鲠在喉，神情疲倦：“那我就选市区那套吧，环境热闹，门口就有公交到学校，旁边就是商场，以后出门吃饭逛街很方便。”

林霜不易察觉皱了皱眉，吸了口烟，想说什么，到底没说出口。

两人回了家，周正去阳台照顾那盆仙人掌。

春暖花开，仙人掌又拔高了不少，已经有花骨朵冒出来，周正很仔细看护，还特意买了磷钾肥料回来补充土壤营养。

“要开花了吗？”林霜问他。

“快了吧。”

两人例行公事洗漱睡觉，春夜的暖风和温度实在是好，林霜本来没心思，在周正的长袖睡衣换成棉质背心和运动短裤的时候，挨到他微凉的肌肤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蹭了蹭。

他短发还有点湿漉漉的，发尖沾着水珠往下滴，在白色背心上洇下一个个圆点，刚从水中出来的脸色白皙湿润，脸颊有点嘭嘭的柔和感，唇是深红的，黑色的眉毛和点亮的眼睛，配上薄薄的肌肉和窄瘦的体型，有那么点挺拔少年的青葱感。

林霜有种直觉，周正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应该是个头发微长，沉默寡言，手脚很瘦，眉眼带那么点阴郁青涩，裹在校服里的男孩。

开始的时候，她咬住了他的肩膀，像报复，也像折磨。

她尖尖的齿穿透薄薄韧韧的皮肉，遇到肌肉的阻碍，松了力度，用他的肌肉磨牙。

周正搂着她，眉尖微蹙，眼神静静，等她松懈下来。

林霜松了口，看了眼那个深深牙印。

他看着她的面孔，也埋头在她脖间，赌气似的叼住了她的肩膀。

力道当然把握得很好，不让她觉得疼痛，又足够感觉到唇齿的压迫感。

林霜揉了把他微湿的、毛茸茸的短发，搂紧了他。

这夜两人好像都有使不完的热情和精力，最后结束的时候，她打着颤，直接闭眼昏睡过去。

半夜醒来的时候，周正并没有睡在她身边，也不在卧室里。

卧室的门虚掩着，有灯光透过门缝透进来。

两个人睡习惯之后，身边空虚冷的时候，另一个人是会有感觉的。

林霜披着睡衣下床，轻轻拨开门缝，看见周正背对着她坐在餐桌旁。

她看着电脑屏幕上那堆红绿紫蓝的波动曲线和一个个闪烁的数字，再傻也知道这东西和高三教学八竿子打不着。

其实这阵子周正经常加班，有时候见缝插针做一点，有时深更半夜，有时早上四五点就起。

林霜倚在门边默默看了会，出声：“这么晚了还加班吗？”

他思绪被打断，回头：“你怎么起来了？”

“出了太多汗，我口渴想喝水。”林霜端着水杯，“房间没水了。”

桌上泡着茶，他接她手中的水杯：“给我吧。”

“这是什么啊？”

“一个数据建模的软件，做点数据分析工作。”

“另一份工作吗？”林霜撑在桌角问他，“你靠这个赚点外快？做多久了？”

“对，朋友那接了一点活。”他把水杯递给她，“以前寒暑假也做过。”

买房的那笔首付款，加上他给她的那张银行卡，还有两人每个月的日常开销，她每个月购物买东西，他一个高中老师每个月的工资，绝对不够。

“赚钱养我吗？”她软趴趴枕在他肩膀上，“我花得很不少，对不对？”

“没有，你花的一点都不多。”他摸摸她的头发，“我想多赚点，你多花点。”

“你这虚荣心要不得，迟早有一天会害死自己的。”她轻笑，滑腻纤细的手臂缠着他，“周正，真正爱你的人，是不舍得花你的钱的。你明白吗？”

“再说了，马上就要高考了，你接私活，精力不济，能照顾好班上的学生吗？你守着的可是他们很重要很重要的未来啊。”

他没说话，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臂。

“什么时候弄完，我陪你？”她松开他，揉了揉他的肩膀。

“马上就好，你先去睡吧。”

“没有你我睡不着呢。”她拖了个凳子在他身边坐下，眯着眼看电脑屏幕。

有她在身边陪着，他早早结束，关了电脑上床，她顺理成章窝进他怀里，闭上眼，又突然睁开，问他。

“周正，你到底有多喜欢我？”

“比你想象中的多一点点。”

“那你喜欢我什么啊？”

“漂亮，可爱，直率，任性，爽快，淘气........很多很多呢，差不多是全部的你吧。”

她弯起唇角笑笑，香香甜甜睡起觉来。

第二天太阳照进床里，林霜还在睡懒觉，周正今天第三四节 有课，早上去了趟学校开了个早会，又回来，把林霜从被窝里挖起来：“霜霜，仙人掌开花了。”

“是么？”

小小的白色花苞颤颤巍巍拢成，冰清玉洁的模样，含羞带怯，半放不放的在晨光中颤动。

两个人蹲在脸盆旁围观，林霜问他：“它会开几天？”

“一天它就谢了。”

“那我可要好好守着它，等它全部盛放。”林霜掏出手机拍照，“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仙人掌开花呢。”

“你肚子饿不饿？我做点早晨给你？还是下去给你买点吃的？”

“不用了，我不饿，冰箱里有牛奶。”她催他，“你快回学校上课去吧。”

中午周正从学校出来，收到林霜的几张照片，是仙人掌完全盛放的模样，洁白，复瓣，娇嫩无比。

她趴在阳台上抽烟晒太阳，听见大门的声音，扭头微笑：“你回来啦。”

周正看见满屋子都是她的东西，有些已经收拾起来装在袋子里，有些还散落在四处，猛然间，他脑子里好像有东西晃了晃，话也说不出来，直接愣在当地。

林霜懒洋洋站在阳光下，拨了拨自己的长发，明光从她头顶投下来，投在她脸庞上，虚幻美好得像个不真实的幻像。

她笑吟吟的，语气轻快：“你回来得正好，从今天起，我就不在这边过夜了，收拾点东西回去。”

“嘿，周正，时间也差不多了，不如我们结束吧。”

他定定站着，语气出奇的平静：“为什么？”

“一开始就说好了，只是玩玩而已，差不多到时间了，我们居然在一起三个月了。”

她回想了一下，居然三个月，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但周正只觉得是眨眼一瞬。

“时间过得挺快的，我们也差不多是去年这个时候认识的吧，相亲的时候，原来已经一年过去了。”

她走过去，被太阳晒得微烫的指尖触在他脸颊上，亲吻他，“周正，其实相亲那天我对你还是挺有好感的，认识你挺开心的，谢谢你的照顾。”

他紧紧攥着她的手指，阒黑的眼睛盯着她：“霜霜，房子我不买了，我们退回前一天，行不行？”

“跟房子没关系啦。”她眨眨眼，“仙人掌开花了，游戏结束了。”

“这不公平，我并不知道游戏规则。”他脸庞绷得很紧很紧，“它可以永远都不开花。”

林霜狡黠笑了。

“周正，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你想要的东西，在我身上得不到。”她仰头看他，声音蛊惑，“我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我就想过现在这种日子，轻松快乐，自由随意，没有任何负担和约束。”

“你不想结婚，那就不结婚。你不想要孩子，那就不要孩子，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跟你在一起。”他脸色发红，目光灼灼，“你可以过你想要的日子，我可以陪在你身边，我买个漂亮的房子送给你，我会赚很多很多的钱，我一年到头也花不了几个钱，我可以养你，让你过好的生活........”

她偏头看着他，蹙起了眉尖。

结束的时候别拖泥带水，干净利落点，行吗？

周正抿紧唇，往后退了一步，沉默的看着她。

第37章 一切照旧

林霜收拾了些随身物品，剩下的都留给了周正：“你有喜欢的就留着吧，不喜欢的可以扔了。”

周正给她的那张银行卡，临走前放在了书桌上：“现在用不上了，还给你。”

他情绪已经稳定下来，和平时状态无二，“嗯”了一声，拎起她要带走的东西，送她下楼出门。

出租车缓缓驶离，周正在路边站了会，转身去了学校，下午有开会和报告要写，两个班的试卷要批，还有整个晚上的晚自习。

不过时间突然宽裕起来，这些看似很着急的事情，其实一点也不着急。

下了晚自习周正回到家，阳台的仙人掌花已经完全凋谢，他挽起衣袖收拾花盆，把花挪在向阳的位置，再收拾屋子里的东西，把衣服叠进衣柜，桌上的东西收拾起来，沙发的靠枕摆好。

这一夜，他同往常一样作息，甚至定了一个早上的闹钟。

要习惯，正如他的父母一齐消失在暴雨的夜晚，他熬过了双亲之痛，逐渐归于平静，不过三个月的记忆而已，理应消散得更快，在人生漫漫长河里不值一提。

第二天在办公室，周正收到一条银行短信，林霜往他的银行卡转了一笔金额，数额很大，远远超出起初这张卡的余额。

他打电话给林霜。

电话过了很久才接通，背景音能听见汽车的滴滴声和身边人谈话声，她大概在逛街。

“没错的。”林霜朝苗彩摆摆手，换了个安静地方：“我刷卡购物的花销，另外还有这三个月约会和共同生活开支，我每天都有记账，并没有多给你。”

她从没打算花周正的钱，但又享受男人为她买单的情趣，也记下每天的恋爱流水，早早的为结束做准备。

周正握着手机站在花坛前，单手揣在兜里，腮骨用力咬牙。

“恋爱嘛，还是应该多享受一点，不用考虑那么多经济因素，本来就是我提议在一起的，钱都花在我身上，理应当我买单。”林霜笑了笑，“收下吧，对我来说，这笔钱并不多，我想.......你买了房，应该装修得很温馨漂亮。”

“别的我都能接受。”他语气冷静克制，也带着一点生硬的疏离，“唯独这一点，我拒绝。”

他没有柔软又沙沙地喊她霜霜，甚至没有称呼她的名字，干净利落挂了电话。

林霜默然片刻，懒懒收了手机。

苗彩看她脸色怏怏：“怎么了？前男友的电话？”

“没什么。”

一个小时之后，娜娜打了个电话给林霜，说周老师在奶茶店里办了十张充值卡，每张充值金额封顶一万。

“你怎么不拦他？也不先过问我？”林霜皱眉。

“啊？我以为老板娘你和周老师的情趣呢......而且周老师进门的时候挺温柔的，我问他，他说你知道原因的。”

林霜这几天没去奶茶店，身边的人不知道分手这档子事。

男人奇妙的自尊心........

感情结束的时候，在钱上面拉扯，大概是最扫兴的事情，林霜估计自己再把这笔钱转到周正卡上，他下一步要帮她把奶茶店的房租给付了。

“是不是周老师和你掰不清了？”苗彩问，“不是处得好好的嘛，怎么突然就分手了。”

“没意思。”林霜吃着蛋糕配清茶，她这两天染了新发色，做了新发型，去了趟美容院，尝试了新的美甲，穿戴得花枝招展，像朵生机勃勃的怒放玫瑰，格外的抓人眼球。

“不过你把谈恋爱的钱都还给他，这个就有点可怕了。”苗彩啧啧摇头，“周老师又不是软饭男，好歹有点骨气吧，你连买套的钱都付了，这比床上说他不行还残忍，不仅践踏了他的自尊，还全盘否定了他对这份感情的态度。”

林霜拨了拨自己的渣女波浪大卷发。

“你如果真的不想欠他，等过了这阵子，买个贵重礼物送他，或者以后有机会把钱还回去呗。”

“嗯。”林霜想起了张凡，淡声道，“以后再说吧。”

和苗彩聚完，林霜拎着购物袋回家，这家里有好一阵子不住，她偶尔回来取个东西，房间里堆着乱糟糟的包装袋和日用品，桌上一点淡灰，等着她一项项打扫整理。

她窝在懒人沙发里，端着烟灰缸先抽了一根烟，找出自己的手机，删了自己和周正的聊天和通话记录。

再滑到相册，这几个月有零零碎碎的照片，并不多，最初从苗彩的婚礼开始，到最后的仙人掌花，中间夹着跳跃的烛光，操场上的影子，好吃的菜肴，他的照片很少，偶尔有个低头的背影，偶然入镜的手指。

一支烟抽完，删除键迟迟没按下去，她想了想，也许没必要抹杀过去，快乐是有的，痕迹也是有的，也值得偶尔拿出来回忆回忆。

奶茶店周边的人慢慢习惯了周正和林霜的恋情，毕竟两人感情稳定，常看着一块进进出出，八卦的人减少，不过也常有人揣测两人的后续走向。

但林霜最近有点秾艳到发光，霞光万道，惊艳到让人侧目，她穿色调明丽的紧身长裙，从头到脚包裹得严严实实，各种妖红艳紫的颜色粉墨登场，却半点也不喧宾夺主，越发衬得肤如凝脂，桃李风华，前凹后翘的好身材一览无余。

偏偏她还撩人，那双杏眼清凌又缱绻，抬眼看人的时候，眼风带着酥挠挠的小尾巴。

高三还有一个多月高考，最忙的时候，学生老师都忙着最后一轮的高考总复习，周正已经很多天没有出现在奶茶店里了。

分手的流言是悄悄流出来的，有点后知后觉，不过两位当事人都没有承认或者否认，一副若无其事的态度，生活照旧。

周正节省时间，又开始一日三餐踏足学校食堂的时候，张凡多看了他两眼，一副老神在在的态度。

“分了？”

“嗯。”周正神色半点没有失意，一边吃饭，一边回手机信息，“下午教研组开会，乒乓球我不去了，你们玩。”

“行，你忙你的。”张凡拍拍大腿，“这时候分了也好，不然你两头顾，一头盯着学生，一头管着家里，要累死自己。”

周正默认：“也还好吧，这个时候学生反而不能紧张，要多放松，每天中午教室还放个电影什么的，节奏反而没以前那么紧。”

张凡干笑了声，看他神色自然：“你......还好吧？”

周正看着他，觉得有些好笑，反倒扬眉开起了玩笑：“怎么？你觉得我是打算去跳楼还是割腕？还是暗自神伤，潦倒余生？”

“我可没这么想，就是怕你心里难受。”

“还好吧，好歹全了个心愿，飘了这么一阵，也要落在地上，脚踏实地走路。”周正活动了下肩颈，姿势舒展，正经解释，“谁不知道这是注定的结果。”

“也是，老板娘最近好像特别招摇，我们昨天在路边看见她走过，一直没挪开眼，几个男同事还在羡慕你艳福不浅，沾了美人香。”

周正笑了笑，无奈摇了摇头。

他在学校态度倒是很坦荡，但凡有同事在他面前八卦起来，都一副磊落的语气，半点不别扭：“前阵子分手了，最近本来就忙，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顾不上她，也给不了什么，不能耽误人家。”

同事们都深表理解，男教师这种生物，的确比较吃亏，私下有些流言传了几天，也消弭在紧张的高三气氛里。

事实证明，如果当事人挑不出半点情绪瑕疵来，旁边人也很难琢磨出什么风浪来。

但周正有踏足过奶茶店，请班上的学生喝奶茶，赶在中午下课前去取，两人见面，自然而然点头打招呼。

林霜忙着打包，语气轻快：“还有几杯，马上就好，稍微等等。”

“好。”他还带着两个班上的男生，顺手去拎摆在吧台上的外送袋，分配任务，“不着急，你慢慢来。”

“最近忙不忙？”林霜见缝插针和他聊天。

“有点，马上要高考了，事情比较杂。”他神色自若，袋子已经拎在手里，就等着林霜手上最后那一大袋。

奶茶店几个人紧赶慢赶把奶茶封口装袋，林霜收了奶茶钱，把人送走，回头看见娜娜和kevin挤着站在身后，抬头望天花板。

“怎么？”她挑眉含笑。

“老板娘.......好定力啊........”

“这有什么。”她哂笑，指教手下店员，“大家都是成年人，合则聚，不合则散，不至于闹到老死不相往来吧，说不定以后结婚还得发请帖呢。”

不过这之后，林霜倒是没再见过周正，张凡倒是时不时会来店里买奶茶，跟她闲聊两句，夏天到了，谢晓梦又开始喝奶茶了，两人关系似乎有所松动，张凡又开始了送奶茶之旅。

周正从早上六点半忙到晚上十二点，如果想要尽心尽责，要忙的事情永远也做不完，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把这届学生的高考带上去，他有十足的专注力和心思，全部贯注在工作上，有空的时候还能抓几个学生来恶补数学。

林霜那边也有自己的事情，夏季本来就是奶茶店的旺季，店里生意是一年到头中最好的时候，加上她最近有认识新的人，慢慢开始了新的约会。

第38章 公主殿下

林霜新的约会对象是个年轻才俊，国外镀金多年归国，当地某银行支行长公子，两人在咖啡馆搭讪认识，行长公子邀请她喝现磨手冲咖啡。

行长公子在附近开了家贸易公司，公司配有自己的私人咖啡馆，招待生意伙伴和圈子里的朋友，风格极雅致，字里行间蹦出的英语单词带着深沉克制的英伦腔。

几番接触下来，男人段位极高，有修养，审美好，有情趣，出手阔绰，为人热情真挚，是个完美无缺的约会对象，相处不久后跟林霜表白，不过很坦诚的带出条件，想要一段契合难忘的记忆，诚恳问她能不能接受。

言下之意就是，只谈恋爱，不考虑未来。

林霜大致说过自身情况，对方家门清正，父母两边家族都强势，要求极高，不然他也不会回北泉发展，另外有个小青梅还在国外念书，两家长辈有那么点想法。

以林霜的眼界和要求，挑中的男人都是万里无一，理所当然男人也在万里挑一筛选女人，分类或是明码标价，分得很清楚。

如果林霜的爸爸没有锒铛入狱，家里的公司还续存，她在这种场合大概是所向披靡。

其实也未必就寸步难行，只是陌生男女初期相处，匹配的都是自身条件，要时间和情感，逐渐过度到交心的程度，可林霜剑走偏锋，缺乏深入交际的耐心和脾气，只想男人服从她，从来不肯去打动人心。

她没打算跟眼前的男人有未来，不过当男人赤、裸、裸把话亮出来，心里多少有点不服气的胜负欲。

想捆住一个男人的方法挺多，只要足够的耐心和技巧，先从崇拜开始，一点小俏皮，一点若有若无的忧郁和伶仃，加上独立坚强的人设，为确保万无一失，再押上一颗心，女性各项优点徐徐抛洒而出，奉献下美色和床技，几个月后避孕套上戳个洞，妇产科门前一场狗血苦情大戏，她不信跨不进婆家大门。

就算跨不进，拿着几百万的分手支票也是血赚。

但她真的懒散，只想躺平，不想动脑子费力气，不想玩男女追逐游戏。

她换了种玩法。

男人侃侃而谈：“以前每年夏天都去地中海沿岸度假，相比于巴塞罗那和马赛，印象更深刻的是以色列的海法，巴哈伊阶梯花园和隐秘的无人海滩........”

“说起地中海，最近新闻报道，非洲难民冒死偷渡欧洲，遇上风浪整船人葬身大海，你对非洲的饥荒潮有没有什么看法？欧盟对非洲的援助是不是空头支票？”

男人有点消化不良。

他讲北欧慢生活和绚烂极光，海上遇见的离奇景观，林霜问他是不是不能报考公务员，走不了仕途。他邀请她去私人影厅看文艺电影，林霜偏要去网吧看鬼片。

总之就是反其道而行，拆台拆到哑口无言。

气氛越诡异，男人脸上的神色越无奈，一时又抛不开手，最后只能包容宠溺。

“我知道你就是故意的。”

林霜正色道：“那是你对我还不够了解。”

就这么个相处模式，行长公子还跟她断断续续保持联系，足见脾气之温和，涵养之深厚，令人佩服。

两人每隔几天都有约会，中午行长公子约林霜去酒店吃鲍鱼龙虾，这家店兼具宴会餐和食客吃饭，大厅墙上的电子屏滚动字幕，内容是哪家婚宴哪家摆酒，其中一条字幕，林霜多看了一眼。

是高考升学宴，客人特意把家里孩子录取的大学名字亮出来，全国top1理工高校，含金量极高，校名就代表着前途无量。

已经到了酷暑七月，时间过得真快，高考已经结束，连录取通知书都下来了。

去年的这个时候，她还蓬头垢面筹备自己的奶茶店。

这家升学宴的宴会厅就在吃饭的小包厢的旁边，服务员引着两人过去，路过宴会厅的门前，正好是准大学生上台致辞，感谢父母和亲朋好友，感谢恩师和学校。

她不知怎么的，脚步慢下来。

这年头升学宴都这么高调吗？都搞起仪式感来了。

年轻男人被请上台，接过话筒说了一句简短的祝词，被学生拥抱住，哽咽着感谢了一把。

她站在外头，看着台上的人，心里也有种淡淡的喜悦。

努力终有回报，今年的高考奖应该拿得不错吧。

身边男人问她：“怎么了？是熟人？”

她眼里带着亮晶晶的微笑：“台上那个，我前男友了。”

台上就那么几个人，大概是学生的任课老师，当中有个年轻男人站得笔直，相貌清秀，气质沉笃，一眼望去，比旁边人惹眼舒服点，在台上站了会就下去了。

“是么，你前男友是个老师？”

林霜挽着他往前走，高跟鞋敲出清脆的声音，眉眼不自觉飞扬：“他挺厉害的，高考数学状元，被学校特聘回来教书，讲课特别的好。”

“还挺厉害的。”男人不以为然，男老师的竞争力太弱了。

席间吃饭，聊天的时候林霜意外的配合，笑意盈盈，情绪也让人觉得舒服，聊得非常契合，行长公子看着她：“你今天很高兴？”

“有吗？”

“有，我讲的冷笑话你都笑得特别的开心。”行长公子意味深长，“是不是.........遇见前男友的缘故？”

他也交过几任女友，没有哪任在提及前男友时会面容带笑，要么咬牙切齿，要么黯然神伤，要么遗憾失落。

林霜不认同，耸了耸肩膀，收起脸上的笑意：“这家的菜特别好吃，谢谢你今天的招待。”

吃完午饭出去，隔壁的升学宴接近散场，人已经走了不少，她偏头看了看，又很快路过。

车停在旁边的露天停车场，林霜没带阳伞，不想踩着高跟鞋顶着烈日行走，站在路边树荫下等车出来。

酒店里陆续出来人，三五成群，一波波散场。

她听见年轻人的笑语和聊天声，偏头扫了一眼，很快挪回视线，掏出手机，来来回回滑动自己的手机界面。

升学宴请了不少学生和老师，周正和几个学生说话，站在路边等出租车。

他抬眼，轻轻瞥了眼树下的人，一时忘记刚才的聊天内容，思绪慢了两拍，才回到和身边人的对话里。

高跟鞋的声音和窈窕纤细的身影，很容易认出来。

出租车在路边停下，一行人相继坐进车里，车门收拢，从她面前驶过。

她望见车窗里的侧脸，熟悉的鼻梁和嘴唇，在她面前一闪而逝。

“周老师，你看什么？”

“没什么。”周正平静收回自己目光，陷入沉默之中。

好像有很久没见了，几个月吧，忙完高考那段时间，他又紧接着培训开会，还回乡下小住了段日子。

她没由来有点焦躁，兴味索然，好像一个烈日下的空塑料袋，不小心卷到车尾，被汽车尾气席卷着飘起来，跌跌撞撞，刺刺拉拉，就是落不回地面。

太阳真的很晒，午后的温度格外的高，林霜看了眼手机，37度的高温，她穿着长裙，带妆的脸上已经冒汗。

行长公子的车缓缓停在她面前。

林霜的脸色不是那么好看。

“怎么了？”

“你车开得太慢了，我等了十分钟。”

十分钟而已，不过分吧。

可是停车场的位置，走过去也就两分钟而已。

“刚接了个重要电话，跟客户谈点事情。”

“最好不要有下次。”她扭头看着窗外，语气冷漠，带点居高临下的味道。

“知道了，公主殿下。”男人脾气不错。

公主殿下也就是陪人解闷而已。

林霜扭头看人，哎哟笑了声：“这可不敢当，我可高攀不起白马王子，什么公主不公主的，撑死了也就是个提鞋的小丫头罢了。”

有股子林黛玉骂人的气劲。

第39章 摔得很惨

这届周正班上的高考成绩特别好，不出意外的话，本年的市优秀班主任奖应该非他莫属。

高考奖金发下来，加上他这几年存下的钱，足够房子的首付款，周正带着奶奶来了趟市区，把选定的房子指给老人家看。

北泉不知名小城市，连高铁站和火车站都没有，高速也是这两年刚修成，6500的房价，还算不错的楼盘，还是现房，周正奶奶听完吓得眼睛都瞪圆了，捏着周正的手喊要人命：“不是3000多块么？这得多少钱？村里盖个楼也花不了一半啊。”

周正选了个130平的宽敞户型，跟开发商签了合同，付了首付款，等着银行贷款下批拿房本。

师母知道这事，打电话催周正去家里吃饭，给他庆祝一下。

每隔几个月总要吃这么一顿饭，周正携礼上门，饭吃得倒是宾主皆欢，就是师母的唠叨有点难捱。

席间无一例外，又聊起他的终身大事，如今房子都买了，个人问题没有一丝进展。

他和林霜的事情，周正不主动往外说，但丁严也听到过一点风声，证实之后，夫妻两人还商量着见见这对小情侣，没想这话还没说出口，转眼两人就分了。

师母其实心里也有那么点嘀咕，起初介绍了那么多姑娘，周正一直不为所动，就这么一个，周正单单就挑了这一个，哪想沉寂了大半年，谁也没想着能有点后续，居然冒出点火苗出来。

“阿正眼光好是好，这姑娘我也见过照片，是真漂亮。”师母给师徒两人切水果，“这也没多久，分了就分了吧，阿正你也别泄气，后头还有更好的呢。”

分了就分了，她也怕姑娘太漂亮了，要求太高，周正守不住也扛不住。

周正的条件当然算不上好，但是说差，其实也没有多差，优点一抓一大把，只是适合的人不一样，找个脚踏实地，愿意细水长流陪他一起过日的女孩子才是最佳选择。

师母老生重谈，周正又开始装糊涂打哈哈，想着法子把话题拐过去。

兰亭过后，他是真的慢慢歇了相亲的心思，更何况如今，他深井枯水，连丁点念头都浮不起来。

丁严老神在在：“急什么，现在年轻人成家都晚，你看看大城市那些小年轻，过了三十也还不急，还照样单着呢。”

“大城市是大城市，北泉这小地方，过了赵家就是李家，人口就这么点，跟大城市能比吗？”

丁严把唠叨老妻轰走：“去去去，你回屋看电视去，让我们两下完这棋，再过来指点江山。”

耳边终于清净，周正这棋却下得慢且犹豫。

丁严知道他办事稳，从不操心这些，喝了口茶：“房子买了，其他事情就好办了，你也别听你师母唠叨，缘分这事，说来就来了，你还年轻着呢，不着急。”

周正“嗯”了一声，垂眼看着棋盘，一下下敲着棋子。

“怎么了？有心事？”

“前两天.......我接到个电话，是宛城那边打来的，问我要不要跳槽去私立高中。”

北泉市没有私立高中，但宛城有所省内最好的私立，名声极响，学生家长非富即贵，教师待遇出了名的高，竞争也激烈，一直在挖省内名校的名师。

“待遇开多少？”

“现在的三倍，默认校外可以补课。”

“那是不低了。”丁严算了算，课内课外一年也有好几十万的收入，“你年轻，以后发展空间还大，正是能为学校出大力的时候，这几年教学成绩又不错，开这个价也是正常。”

“你怎么想的？”

周正撑在棋盘上，眉不自觉皱着，语气似乎有点低落：“我今天回了消息，还是拒绝了，不考虑。”

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那么点闷闷的难受。

丁严倒是舒坦了那么一口气，周正是他看重的得意门生，两人如今亦师亦友，他是真心想提携这孩子一把。再者自己还有几年就退下来，按周正的职称进度和能力，他这个副校长的位置，私心觉得适合周正接手。

“公立有公立的好，私立也有私立的难处，现在年轻人做事都浮躁，其实还是要沉稳些，踏实的人，在哪都亏待不了，想当年我不过也是个农校初中老师，现在不也走到这步了。”丁严感慨，“教了那么届学生，你算是跟我走得最近的，其他那些得意门生，出国的、赚钱的、当官的，逢年过节上门拜拜，我也看出来了，能静得下心来的，也没剩几个人。”

周正的沉稳，是他的性格使然。

“当初是因为老师您，我才想好了要教书的，大学毕业您也劝我回来，要是为了钱，大可不必回来。”周正摸了摸鼻子，“我自己对学校也有感情还是想留在这里，算是有始有终吧。”

“也挺值的，我花了两张火车票钱，从工厂里扒拉出个青年优秀老师，也算功德了。”丁严调侃，“你教的那些学生，感谢的人还得是我。”

周正也笑了。

丁严想起个事：“今年学校团委换届，你要不要打个申请？试一试？”

从团委工作往上提拔，级别升得比较快。

周正明白丁严的意思，他的兴趣在教书，对组织工作并不是那么感兴趣。

丁严问他：“你既然决心要留在学校，以后想走什么路？名师还是管理？”

名师靠教学能力，管理靠手腕，丁严觉得周正悟性高，在学校两条路都适合。

“先教书吧。”周正对数学兴趣浓厚，还是想花点精力在专业上，“当了四年班主任，今年不想再带班，想再尝试点别的。”

“也好。”丁严拍拍他的肩膀，“你喜欢教书，那就多花点功夫在这上头，能付出总是没错的。”

周正下一年还任高三，这回年级安排教学工作，他真没接班主任的活，当了学校的数竞教练。

\*\*\*\*\*\*\*\*\*\*\*\*\*\*\*\*

奶茶店马上一周年庆，算下来这一年收入尚可，虽然没有赚得盆满钵满，但好歹足够开支，店里筹备着新的优惠活动，如今店里配齐了人，不需要林霜每天十几个小时守在店里忙，店里生意按部就班做着，新鲜感一过去，她又有些懈怠下来。

忙的时候没什么感觉，一旦松懈下来，就很容易变成一条咸鱼，内心空虚，无所事事。

回北泉也有一年多了，加上不再是二十出头的青春逼人，林霜觉得自己的心境还是有所变化，比如她格外重视维护自己的外貌，去美容院和美发店的频率增加，也开始规律的运动和跳舞，维持自己身体的活力。

她出门一趟，去探望林海，又在宛城逗留了几天，回北泉之后，跟行长公子分手了，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腻味了，对男人失去了好奇心和探索欲。

付敏打电话过来，说是漆杉过生日，全家人找个地方吃饭。

林霜根本不记得这个小弟弟的生日，甚至努力回忆才能想起他的年龄，模糊记得是夏天，她穿着短袖去医院，走在住院部的路上出了一身汗，进了病房感觉才到凉意，然而听见一片婴儿哇哇的哭声。

漆灵脸圆圆的，腮上两个红团子，个子还没抽条，有点肉墩墩的，不算胖，但特别能吃，一看就是个胃口很好、身体结实的小学生。

林霜到的时候，付敏正在给小儿子擦额头上的热汗，漆雄顾着给大儿子挟菜。

这个重组家庭能明显能看出家庭分工，漆雄性格绵软，主要安抚漆灵，付敏偏向亲生儿子，主要顾着漆杉。

很难找出完全融洽的重组家庭，漆灵处于叛逆期，人见了都烦，也把付敏气得够呛，付敏索性什么都不管，眼不见为净，漆雄手心手背都是肉，在这种环境下，只能先顾着大儿子。

吃饭的气氛倒还融洽，林霜顺路在玩具店还买了个小礼物，大家一起吃了生日蛋糕，漆杉戴着生日帽切蛋糕，给每个人都分了一大块，也给每个人鼻尖都抹了点奶油，自己乐得哈哈大笑。

漆雄招来服务员，把手机递过去：“来来来，今天是漆杉十一岁的生日，我们全家合个影。”

付敏拉着林霜，漆雄拉着漆灵，中间站着漆杉，拍了个全家福。

好像是第一张全家福。

吃完饭，林霜要回奶茶店，漆雄拍着漆灵的肩膀：“正好，你们俩都去北泉高中，一块打车过去吧。”

漆灵今年念高三，不过高三没有正式开学，今天又是周末，学校空荡荡的。

付敏解释：“报了个补习班，就在学校附近，已经上了两周的课。”

漆灵成绩的确不好，上回漆雄还问林霜给漆灵补课的事情，补课费不算高，一个小时150，一天两科，四个小时，但这个价格对于付敏和漆雄，真是有点咬牙吃力了。

想起这事，漆雄转向林霜：“周老师人挺好的，漆灵补课这事，我打过电话给他，他虽然不补课，还给了点参考意见，推荐了几个老师。”

“叔叔和他有联系？”林霜问。

“那倒没有，毕竟不太熟，我也不好意思麻烦周老师。”漆雄道，“可惜周老师今年不带班了，不过漆灵要是能分在他任教的班上，多少也能照顾一些.........”

要是关系好点，没准还能替漆灵换个班什么的，照顾一下。

林霜没说话。

以前她还和周正生了一场气，嫌他多管闲事不知分寸，还好后来周正一直没越界。后来她跟周正在一起，付敏那边一直不知道这个事情。

出租车到了，林霜跟漆灵招手：“一起走吧。”

漆雄把满脸不情愿的漆灵推进车里：“快去快去，别耽误了下午上课。”

两个人坐在后座，中间隔着空座，漆灵紧挨着车门，扭头看窗外，林霜低头看手机。

出租车停在奶茶店对面马路边，两人下车，在路口等着红绿灯过马路，都不约而同.........掏出了烟。

林霜不在付敏面前抽烟，漆灵抽烟估计也是瞒着家里。

她扭头看漆灵，拿烟姿势青涩又别扭，像只抽烟的猴子，青瓜蛋子一个。

“还挺有出息的，年纪轻轻就抽起烟来了。”她嘲笑，“小心我告诉你爸，打断你的腿。”

“你算什么人？我要你管？你不也在抽。”漆灵瓮声翁气怼她，眼睛盯着面前的斑马线。

“我是成年人，花自己的钱买烟抽，光明正大，理所应当，你呢？”

“都高三了，嫌日子不如意，那就好好念书，上大学滚蛋啊，走得远远的别回来。”林霜语气嘲讽，“成绩这么差，脾气又烂，花家长的血汗钱过潇洒日子，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

漆灵听她冷嘲热讽，眼里的怒气腾的一下烧起来，恶狠狠盯着她，把烟摔在脚底下，重重踩了一脚，扭头就走。

“过来。”林霜脾气也上来，冷声喊住他，“把烟扔进垃圾桶再走，别丢人。”

漆灵加快脚步，闷头往前跑。

\*\*\*\*\*\*\*\*\*\*\*\*\*\*\*\*\*

林霜转了几万块钱给付敏。

付敏注意到手机消息时，已经是晚上，忙完店里的事情又忙家务，时间不算早，她打了个电话给林霜。

“睡了没？”

“没呢？”

“好好的怎么转钱给我？”付敏皱眉。

林霜淡声道：“去年你塞给我的那几万块钱，我存着一直没花，我又不缺钱，还是还给你。”

“我不要。”付敏语气生硬，“那是我给你的钱，你留着。”

“你年纪大了，精力哪里有年轻时候那么好，还要养家养漆杉，以后他读书结婚都要花钱，还有漆灵，你真能不管？现在上个补习班也要不少钱了，我也不是补贴你，本来就是你给我的。”

“这钱，漆叔叔不知道吧，是不是你攒的私房钱？”

“漆杉还小，等以后再说吧。漆灵我不管，他还有亲妈，他爸爱怎么管怎么管。”付敏道，“他有钱私下补贴漆灵，我也为你攒点嫁妆。”

林霜笑了。

夫妻两人心里都有小九九。

“那就先存你那里吧，等我结婚了你再拿出来，我奶茶店收入不错，赚的也不少了。”

挂电话之前，付敏喊了她一声：“霜霜。”

“嗯。”

“早点休息，别熬夜。”

“知道了，你也别太辛苦，早点睡吧。”

“霜霜.......”付敏语气顿了顿，“你还不愿意叫我一声妈妈吗？”

自从漆杉出生，林霜就不太当面喊付敏，大学加工作几年，没怎么见面，母女关系更是冷淡，也就林霜回北泉后，关系才一点点缓和起来。

林霜握着电话，一时没说话，过了会：“等我想喊的时候吧。”

电话挂断，林霜玩起了游戏，玩到手机发烫，才撇下手机，去浴室洗澡。

家里的浴室还是老式格局，林霜只换了花洒和马桶，洗澡间用一块浴帘隔着，地上的瓷砖一直没换，很多地方都磨花了，沾了水总是有些滑溜。

她很不想多事增加清扫工作，连防滑垫和地毯都懒得买，一直凑合用到现在。

拧开花洒，水温稍稍有点汤，水汽蒸腾，很快在浴室弥起浓厚氤氲，水珠从湿漉漉的长发往下淌，漫过清晰无暇的五官，和洁白滑腻的胴体，在地上砸落汇集成水流，汩汩溜走。

有时候就是那么凑巧，不早不晚，根本不应该发生，或是应该发生得更早，偏偏在一个奇妙的时间节点出事。

她湿漉漉踩在淋浴间，出水芙蓉的面庞被热气熏得嫣红，伸手去抓搁在浴帘外的浴巾，心不在焉踮脚迈了一步。

“啪嗒！”脚下一滑，林霜杏眼瞪圆，下意识抓紧浴帘，重重摔在地上的时候，真的有听到自己身体磕在坚硬地面的咯哒刺响。

而后是猛然传入的锐痛。

她真的忍不住飚了无数句脏话。

第40章 我不尴尬

半夜两点，林霜忍着剧痛和泪花，在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看过她裸体的人之间纠结，给后者打了电话。

周正已经睡下，被电话铃声吵醒，看见来电显示那一瞬，觉得自己还在做梦，摁下通话键的时候整个人已经清醒。

“能不能过来帮我一下？”电话里的声音虚弱又烦躁，音量几乎耗尽，“我在浴室摔了一跤，要去趟医院。”

谢天谢地，最后浴帘缓了一下，她没摔到尾椎骨，痛过之后，至少还能站起来走路，只是整个人侧摔下去，落地时手臂撑了下，全部体重都压在了手上，肩膀有个地方剧痛到头晕目眩。

“马上来。”他迅速起身，抓起t恤出门，嗓音匆匆，“你别挂电话，等我过来。”

电话没挂，林霜在电话里沉默，周正也没多说话，通话里传来各种嘶嘶拉拉的声音，奔跑声或是通话切断的声音，她盯着通话时间一秒一秒跳动，在耐心耗尽、眼睛酸涩哭出之前，他终于说话：“霜霜，你能开门吗？我在门外。”

林霜裹着浴巾去开门，周正站在她面前，胸膛起伏，呼吸略急。

屋里灯火通明，显然这个时间她还没入睡，沉默站在他面前，像个落水的女鬼，湿发凌乱黏在脸颊，半干半湿的浴巾松垮圈在身上，面色苍白，眉头紧紧皱着，嘴唇抿着痛意，身体是佝偻的，缩着光溜溜的肩膀。

“摔伤了肩膀，我这边动弹不了。”她不知道是面无表情，还是表情已经麻木，往后退一步，让他进来，“你过来帮我。”

虽然两人有过那么一段亲密关系，但这是周正第一次踏入林霜家。

周正没细看，跟着进去，只觉得屋子里很香，林霜捧着肩膀坐在椅子上，唇色枯槁，虚弱得说不出话来，又不得不耐着性子指使他：“内衣在右边第二个抽屉，裙子挂在左边衣柜，帮我找条系带的裙子。”

她实在痛，要找个人帮她穿衣服出门。

睡都睡过了，谁还介意被看光，林霜直接摘了浴巾，周正睫毛扇了扇，神情泰然，转身在衣柜给她找衣服。

“不要这个，穿起来麻烦，左边有隐形内衣，直接贴的那种。”这会胳膊都抬不起来，半边身体从上到下都是痛，林霜觉得自己脑子都摔不清醒了，憋不住的语气烦躁，抿唇，“你磨蹭什么，快点，又不是没见过没摸过。”

她整个人光溜溜站在他面前，散发着股惨痛又娇弱的气息。

周正沉默不语，加快手上动作，一件件替她套上衣服，这才有功夫仔细看看，一侧肩膀略有些肿起，脸腮淤青一块，膝盖和手臂都有大片青紫，小心问她：“身上也磕到了？除了肩膀，还有哪里痛？”

别的地方都还好，只有肩膀的痛受不了，林霜皱眉冒冷汗：“大概骨折了。”

顺仔的车在楼下等着，热情喊了声林小姐，周正把人小心翼翼扶进车里：“去医院急诊室。”

林霜全程身体僵硬，扶着手臂目光空洞，周正也不敢随意碰她，看她神情恹恹，问：“冷不冷。”

她皱眉，没说话。

出门时周正没忘从她衣柜里带件衬衫出来，轻轻披在她肩头。

医院急诊室人还不少，都是深更半夜喝酒的受伤的，医生沿着林霜整条胳膊摸了一把，把林霜痛到闷哼，冷汗连连，两眼汪汪。

周正站在一旁，抿着唇，攥了攥自己的手，也禁不住冒冷汗。

骨头没错位，先拍个片子看看，是不是有骨折。”医生把单子开给周正，“家属先去缴费，带着去三楼拍片室。”

周正忙来忙去缴费拿单据，最后扶着林霜进了拍片室，x片报告出来，再下楼去给医生看。

“肱骨轻微骨折，软组织受挫。”急诊是个谨慎的年轻大夫，点了点林霜的肩膀骨头，看她神情憔悴又痛苦，“看片子，伤在肱骨大结节那块，倒不算太严重，不放心拍个磁共振吧，看看关节和韧带情况。”

这回又折腾去了磁共振室，半夜三点多，磁共室的值班医生不在，只在门口挂了个联系电话，周正把林霜安顿在椅上，打电话催医生过来。

电话打完，他一转头，看见林霜披着衣服，乖乖坐在椅子上，她低着头，长长凌乱的头发垂在脸侧，挡住了面容，整个人消沉又缩瑟，踮着脚，啪嗒啪嗒玩自己的拖鞋鞋跟。

周正把电话塞回兜里，走过去，站在她身后，指尖扶了下她的脖颈，把林霜脑袋往后微仰：“别动。”

虽然是炎炎夏日，医院温度却不高，她湿着发从家里出来，头发里闷出的不知道是冷汗还是热汗，这会儿乱糟糟的头发还没干透。

周正捞起t恤下摆，拢着她的湿发擦了几下，手指捋了捋，把长发捋顺，拢在身后，把她的脑袋往前扶了扶，温声：“好了。”

“医生在值班室，马上就来，我们等几分钟。”

他在她旁边坐下，两人中间还隔着两个空座，等候区空荡荡的，灯光却明晃晃的，有股子清寂孤冷的感觉。

林霜一直垂头不说话，周正忙前忙后顾着她，这一路话也很少。

“现在还很痛吗？”

她点点头。

“困不困？”

她摇摇头。

他想了想，起身走过来，把她身侧的东西换到另一个座位，紧挨着她坐下。

“在我肩膀上靠会吧。”他目光望着眼前，淡声道，“休息一下。”

“谢谢，大半夜的麻烦你了。”她垂眼。

“应该的。”

他在她脑袋上拍了拍，林霜扶着受伤的肩膀，顺着他轻微的力道，轻轻偎依在他肩头。

周正拢了拢她身上的衬衫，抬眼的时候。

看见她眉眼温顺，长睫湿濡，面容苍白又脆弱。

值班室的医生赶着跑过来，周正扶着林霜进去检查，报告出来给急诊科的医生看，肱骨大结节轻微骨折，因为伤在肩膀顶端，没法打石膏，保守治疗，医生开了点药，给林霜绑了个临时绷带，叮嘱周正去药店买个三角吊带，白天再挂骨科康复门诊。

这一通下来，已经早上四点多，天都亮了。

周正再把林霜送回家里，扶她进了房间，叮嘱她：“你先睡一会吧。”

她淡淡“嗯”了一声，僵坐在床沿，没有下一步的动作。

周正看她垂着头，神色憔悴，眼下一抹淡淡青痕，想了想，过去托住她的另一侧肩膀，一手搭在膝弯，问她：“是不是痛？我抱着，这样把你放在床上行吗？”

“嗯。”她低头，又闷着嗓子应了声。

他单膝跪在床上，几乎把她完全搂住，把林霜搂成个蜷缩的姿势，小心翼翼托着她的后背，一点点把她的身体倾倒在床上，林霜顺着他的力道，皱着眉在他臂弯里哼了声。

“哪里疼？”

“肋骨。”

他动作放缓：“我拿东西垫一下？可能会舒服点？”

“好。”

周正抓了条床上的小毯子，叠成长条形，垫在她受伤的那一侧身下。

“帮忙把空调开一下，遥控器在桌子上。”

周正找到遥控器，调好温度，扯了个空调被给她盖上：“先睡觉吧。”

“谢谢。”她闭上眼，“都早上了，你也回去休息吧。”

周正迈了两步，又顿住。

“我把钥匙拿走，去趟药店买吊带，再买点消肿化瘀的药，等会再过来？”

林霜往被子里缩了下，没说话。

她不说话，周正默认为不拒绝，找到她的手机，搁在她枕边。

“你有事给我打电话。”

周正带上了卧室的门，拿着她的病历本和医保卡出去。

\*\*\*\*\*\*\*\*\*\*\*\*\*\*\*\*

周正今天学校值班，打了个电话请同事帮忙，去药店买了活血化瘀的伤药和医生叮嘱买的吊带，又在医院约了个骨科主任的号，路上带了点吃的回来。

回到林霜家里，屋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他轻轻拧开卧室的门，看床上的人还安静睡着，又阖上门，挪了个椅子坐在门边等。

身体痛死了，林霜这一觉睡得又沉又累又难受。

她看了眼手机，早上十点，才睡了不到四个小时，火辣辣的太阳透过窗帘晒进来，屋子有点朦朦胧胧的亮光。

周正听见屋里的声音，敲了敲门，打开：“醒了？”

林霜被他扶着坐起来，满脸的倦怠和疲惫，抿抿唇：“我要去洗手间。”

这会已经不用他亦步亦趋的跟着扶着，浴室里还残留着事发时的现状，浴帘扯坏了几个拉环，地上摔了好几瓶洗浴用品，干发巾湿哒哒扔在地上，连拖鞋都四仰八叉翻着，别怪她摔，今年新换的洗澡拖鞋样式精致好看，底子又软又薄，却不够防滑。

周正看了一眼就明白了，把甩在眼皮子底下的拖鞋拎起来，问她：“要不要我帮忙？”

林霜情绪恢复过来，心头有那么点别扭，同居的时候也没在洗手间共处过，何况是这么尴尬的时候。

“不用，你出去吧。”

他退出去，把门带上，林霜看着玻璃门上印出的那个模糊的身影，她怕隔音不好，扭了扭脸，咬唇：“周正，你能不能远一点。”

床上的声音是性感，马桶上的声音就是尴尬了。

“我去趟超市，买块防滑垫回来，你走路的时候小心点。”

“那个......桌子上有我买的小米粥、排骨山药汤和牛奶面包，你吃点东西吧。”

周正去了趟喷泉广场的大超市，挑了个颜色还算漂亮的防滑垫和浴室地垫，再回来的时候，林霜握着勺子，坐在椅上发呆，看见他进来，眼神闪了闪，低头喝了口汤。

周正把防滑垫和地垫铺进了浴室。

第41章 人情债 咋偿

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都不怎么说话，共处一室时，就显得有点气氛诡异。

这关系不上不下，不清不楚，事情本身的尴尬性倒显得不那么重要，周正忙前忙后伺候她这么久，这就有点难办了。

林霜觉得自己向来洒脱，拿得起放得下，本来两人已经断得干净利落，又分开了这么久，临了深更半夜这么一出，又沾了那么点黏黏糊糊的感觉。

“你忙不忙？”林霜开口打破沉默。

“还好。”

“没恋爱？”她淡声发问。

“没有。”周正也淡声回话。

他想了想，又问她，“你分手了？”

“嗯.......”要是没分，真不一定找他。

ok，两个人都是自由之身，就算看了、摸了、他抱了她，她被他抱了，那也不妨碍别人，毕竟两人睡了那么多次，再私密见不得人的事情都做过了。

林霜草草吃了点东西，周正去翻桌上的药盒：“家里有没有热水？把药吃了吧。”

“厨房有。”林霜目光示意。

周正走进空荡荡的厨房，真是干净得一清二楚，就一个饮水壶，一个单人小锅，冰冰冷冷，半点烟火气都没有。

他接了杯水出来，递在她面前，把药片递给林霜，她吃了药，周正替她把买的三角吊带戴好，看她又蹙眉，放轻动作，扶她上床：“再休息会吧。”

她唔了一声，让他把枕头垫高，半躺半靠在床上，支着腿玩手机：“我没事了，谢谢，你也回去吧。”

语气清闲淡定。

他点了点头，杵在一边，想了想：“谁过来照顾你？”

“有人照顾，快过来了。”她抬头，手指点着手机屏幕，“医院挂号检查都是你付的钱，大概多少？我转给你。”

“这个不着急。”他扶着自己的手臂，抿抿唇，“我帮你挂了个明天上午的号，那个主任医生和我认识........明天我再带你去趟医院？”

林霜沉默了一下，没拒绝。

周正把早上买的药膏拿过来，搁在床头：“你身上的淤伤........让人帮你揉一揉吧，好得快点。”

又把林霜家里的钥匙搁下：“钥匙我放这儿。”他语气转轻，“我先走了。”

“好。”

周正往外走，又回头：“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要不要喝水？我给你倒杯水？或者买点水果什么的回来？”

“不用了，谢谢。”

大门“咔”的一声阖上，林霜刷完手机，给娜娜打过电话，奶茶店这些天就不能去了，挂了电话，她出了会神，又躺了回去。

这天她睡得极早，醒了又睡，睡了又醒，从来没有过这么充足的睡眠时间，半边身体又胀又麻又痛，索性起来走走，拖着椅子在窗前晒太阳，而后听见咚咚敲门的声音。

是周正，他看着她，气息稍有点不稳，显然是走路急促的原因：“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没接。”

林霜想起来：“我手机没电了。”

周正站在卧室门外，等着她换衣服，裙子拉链拉下来，坠在地上，她又换了条，喊他：“过来帮我一下。”

他扯住那条沙滩度假裙的一角，绕过她的腋下，她今天用的仍是隐形内衣，黑色，聚拢效果极佳，拗出深深一条沟壑，他被晃得眼花缭乱，绷着脸，默默挪开了视线。

林霜默不作声，轻轻瞟了他一眼，抓着他的手臂：“后背蝴蝶结上有个暗扣，你搭上就好了。”

周正绕到她身后，仔仔细细研究这条复杂又艳丽的裙子穿法，林霜把长发往前拨，露出整片的后背，他眼里是无暇的雪地，皎洁的月色，展翅欲飞又酣然沉睡的蝴蝶骨，他全然不敢触醒这只纤细的蝴蝶，动作又柔又轻，低头的呼吸洒在她光裸的背上。

林霜微微缩了下。

裙子穿完，她弯腰去褪裙子里的布料，又换了一条，让周正搭了把手，他捏着那柔软轻薄的蕾丝布料，仍是绷着脸，任劳任怨似的，一点表情都没有，仿佛一尊提现木偶。

再是她站在梳妆台前，他捏着梳子替她梳头，她伸手取一支和衣服颜色匹配的口红，对着镜子细细涂起来。

两人都在镜子里，不说话，但默契感十足。

出门的时候，周正拎着东西走在前头，她听见他迈出大门的时候似乎轻轻喘了口气，勾了勾唇角。

坐诊的主任大夫是丁严的老同学，和周正见过两次，看了林霜急诊拍的影像，上手摸了一把，淡定得很：“不用担心，没什么大碍，静养一阵子，手臂活动小心，可千万不能再伤着了，不然不好恢复。”

“三角吊带先吊两三周，给你开点膏药贴着，定期复诊，不放心的话到时候再拍个片子看看，等后期手臂能动了，做点被动运动。”

伤筋动骨一百天，这意味着日常生活都要受限，林霜忍不住问：“医生，我这样大概什么时候能好？”

“恢复得好的话，差不多两个月就没问题了。”大夫叨叨絮絮说了一大通注意事项，最后叮嘱周正，“家里饮食注意点，补点营养，多喝牛奶，蔬菜水果多吃点，多休息。”

主任态度挺和蔼，说得也很轻松，两人都放下心来，周正带着林霜回去，扶到床上躺着。

家里气氛又诡异起来，她看着他，目光询问他打算什么时候离开？他看着她，知道昨天他走后她是一个人过的，她喝了他送来的牛奶，吃了几片面包，除此之外家里没有任何变化。

他犹犹豫豫不知道如何办才好，眼下这个关系，把握不住两人中间那个度。

“我出去买点吃的回来。”他又拿起桌上的钥匙。

一个小时后，周正带着沉甸甸的购物袋回来，牛奶鸡蛋水果塞满了空荡荡的冰箱，还打包了几样汤汤水水的食物。

“你打算怎么办？”周正把桌上的隔夜饭菜收拾进垃圾桶，低头问她，“你这样子.......没法自己生活，还是要有人照顾.......”

林霜眼下的确不适合独居，但付敏有自己的生活，照顾不及她，苗彩也不可能过来贴身照顾，再找其他人.......

他言外之意很明显，人就站在她面前，任她宰割。

毕竟是二十四孝前男友。

林霜还在负隅顽抗：“我请了个钟点工，每天过来帮帮忙。”

她也盘算好了，这段时间都要窝在家里休养，请个钟点工每天过来几个小时，做一顿饭，收拾下屋子，其他的事情，她一人基本能行。

高三马上要开学了，周正要上课，不可能每天跑来跑去伺候她，就算能，以后又是一桩天大的麻烦事。

周正沉默了一会。

他没有勇气开口，不能死皮赖脸求她，求她把他留下来，求她也未必有用，她跟他的人生背道而驰，未来再无可能，酣畅淋漓过一次，应当要放下。

可自己也没有办法置之不理，袖手旁观。

普通朋友的度在哪儿，实在难以揣摩。

男人的目光又安静又柔软，像只毛绒绒的任人揉搓的毛球，悬在半空中荡啊荡。

林霜不接招。

周正咬咬牙，真的就狠狠心，踏出了她家的门。

他在林霜家楼下站了挺久，回了学校开会。

苗彩的店就在喷泉广场，离林霜家挺近，拎着东西过来看林霜。

摔伤的事情，林霜还没跟任何人说，开门看见是苗彩，略微诧异：“你怎么来了？”

“摔哪儿了？严不严重？”苗彩放下慰问品，埋怨林霜，“怎么受伤了也不说一声，真把我当外人了啊？”

“没什么，不算严重。”

“能不能生活自理了？”苗彩扶着她回去，瞄了眼满桌的东西，有药品有食物有水果有零食，照顾的还算周到。

“你怎么知道的？”

苗彩抖了抖眉毛：“遇见了周老师，他过来喷泉广场买东西，聊了两句。”

林霜抿唇。

苗彩觉得有趣，林霜出事，唯一的知情人是个被林霜形容成“没意思”的分手前男友。

这关系可不一般啊。

公粽号：小满慢慢

她陪着林霜聊了会，钟点工果然上门，过来收拾屋子打扫卫生。

钟点工每天中午过来一趟。买菜做饭整理家务，一时家里还临时补了点厨具。

周正还是会来，约摸每一两天过来一趟，点到为止，主要给冰箱添补点存货，也不久呆，每次十分钟左右。

苗彩尽量多过来，陪林霜聊天打发时间。

养伤的日子无趣又烦躁，主要活动范围在家里床上，林霜躺到浑身骨头发痒，摔伤的地方从上到下自然疼，骨折的地方自然不必说，一直固定姿势不动，整条手臂的肌肉酸痛，连挪个姿势都触动全身。

最麻烦的地方在于，林霜要洗澡。

七月的盛夏，她捱不住两天。

她在床上躺了几天，睡裙皱巴巴堪比咸菜干，闻到头发的酸气和油腻，自己也皱了皱眉。

周正帮她搬了个凳子进浴室。

林霜是穿着成套内衣进去洗澡的，需要周正搭把手。

她想的是，孤男寡女，该做的都做了，也不差这一项了。

洗头最麻烦了，林霜是长头发，单只手揉不干净，最后还是周正挽着裤腿进来。帮她抹洗发水冲洗头发。

她坐在凳子上，安心享受业余洗头小弟的服务。

水流从发梢往下淌，白色的泡沫过于绵密，挂在了滑腻如脂的身体上，周正一手握着她的湿发，一手握着花洒，往下冲洗挂在身上泡沫。

他角度一偏，水花不偏不倚呲向了她的胸口，内衣禁不住水劲，从身上脱落，啪嗒一声掉在林霜脚边。

周正愣了愣。

朦朦胧胧的水汽弥漫里，晶莹水花浸泡的靡艳，红红白白，颤巍巍待人采撷。

“掉都掉了，身上也一起洗了吧，先用那瓶磨砂沐浴露，还有精油。”

她语气淡定得很。

身后的男人没做声，呼吸又湿又热又乱，还握着她的一把湿发。

林霜往后瞄了眼，视线往下，果不其然。

臭男人，乘人之危。

她想开了。

有些事情，从她打电话的那一刻开始就躲不过。

人情债，肉偿。

她心安理得。

第42章 和谐社会

林霜想开之后，整个人都霍然开朗。

至少在那三个月里，两人在床上很契合，林霜喜欢周正那股清爽踏实的韧劲，他也的确给了她惊喜。

洗完澡，林霜丝毫没有想自己动手的自觉性。

两人有默契，她眼神一觑，周正意会，帮她穿衣服擦头发，换肩膀上的膏药贴。

他自然有身体本能反应，但周正很快坦然下来，他还没有丧心病狂到那个程度，对着受伤的林霜想入非非。

就算要想入非非，这时候也未免太不合时宜。

但周正有感觉，他觉得林霜态度突然有点“松懈”，她懒洋洋靠着椅背上，让他帮忙敷了个面膜，吃着端到手边的葡萄，享受他提供的干发服务。

“这里还是很痛，你不是买了药膏么，帮我涂点药吧。”

林霜打量自己惨不忍睹的腿，指尖碰了碰，皱着眉头轻轻嘶了声。

她皮肤娇嫩，当时摔的那下，腿磕到了挡水条，从小腿到大腿，连着膝盖，是一片蔓延而上的深色青紫。

周正也看在眼里，她皮肤洁白光滑，毫无瑕疵，这些淤青大片大片，看着的确触目惊心。

“不帮忙吗？”林霜瞟了他一眼，语气平平，“你把药膏给我，我自己抹。”

周正眉头皱了下，去找自己买的淤青膏，往她身后塞了两个抱枕，淡定道：“我来吧。”

林霜泰然自若，明晃晃把整条腿搁在他面前。

淤青膏拧开，一股辣人的药气冲出来，周正挖了一块，在掌心推开，抚摸上了她的腿。

两人不约而同想起了以前，在那张老式的床上，他克制探索着，一点点抚摸她的肌肤，臂弯挽着她的腿流连，力道很沉，两种不同触感的肌肤摩挲挨蹭，道不明的缱绻恩爱。

不是当下饮食男女那种快餐似的、消遣发泄式的恩爱。

林霜长睫轻扇，腿动了动。

“痛吗？我轻点。”他低着头，眼神专注在青紫的淤伤上，放轻了手上动作。

药气又浓又呛，药膏在他掌心里，滑腻又黏重的触感，他扶住她微颤的腿，察觉她可能有点怕疼，动作愈发轻柔，掌心摩挲在肌肤上，一点点揉推，让膏体浸润皮肤。

力道很轻，并没有给林霜施加痛感，但她还是觉得自己在忍耐，默默盯着他的动作。

等周正把这全套都做完，两人似乎都松了口气。

林霜被他抱到床上去休息，伸出能活动的那只胳膊，默默揽住了他的脖颈。

周正下意识托紧了她。

她躺在床上，眼神很安静，看他帮她摆好手机和空调遥控器，端来水杯、钙片和药片、解馋的小零食，都在她触手可及的范围内。

其实那么多男人里，不管是男朋友还是约会对象，论细心和耐性，大概没有人比得上周正，当然别的男人也有各自的优点，比如英俊多金，风趣活泼、学识渊博等等，体贴细心这项优点，显得有点微不足道。

“你什么时候再过来？”林霜问他。

周正看着她的神色，有点琢磨不透，她是不想他过来，还是想着他过来？

“你需要我什么时候过来？”他问，“这几天学校开学，开始上课了，我明天开会，还有晚自习。”

林霜不说话，她换了种方式：“有空帮忙买个砂锅过来吧。家里只有一个炒菜的锅，钟点工阿姨说备个煲汤的砂锅。”

她养伤这些日子都闭门不出，钟点工每天中午过来三个小时，烧中饭外加收拾房间，林霜吃的很简单，早上都是牛奶加鸡蛋，中午阿姨做的饭菜量合适，足够她吃两顿，不需要周正插手多帮忙。

唯一需要他帮忙的就是洗澡穿衣服这种个人问题。

林霜想了想，又说：“算了，不麻烦你，我在网上直接买一个。”

“我把我那边的砂锅拿过来吧，放在我那也用不上了。”他家里正好有一个，就是之前为林霜准备的。

“明天下午没课，我送过来。”

林霜点头：“好。”

她想起学校：“你今年不当班主任？”

“对，今年想空点时间出来，学点新东西。”

她感慨他的上进心。

今年虽然不当班主任，周正依然带了两个理科班的数学，每天中午还有一节数学竞赛班的辅导课，加上一些教研组的杂务，其实也不算闲，但免去了早自习和晚查寝，至少不用长时间蹲守在学校。

周正也想起一件事：“你那个弟弟，今年也念高三了吧。”

弟弟？

林霜反应过来，他说的是漆灵：“对。”

“那个.......漆叔叔前阵子联系过我一次，问我暑假补课的事情。”周正道，“那孩子学习可能不太好，我查了下他的成绩，可能有点悬。”

“漆叔叔求你办事了？”林霜挑眉。

“那倒没有，就是打了个招呼，问了些学校情况。”周正脸色坦然。

毕竟明面上，关系是真的不熟。不过周正的教学名声在外，漆雄倒真的想找周正帮帮忙，但林霜作为中间人，一直不肯搭桥。

对周正来说，他这职业就这么点优势了，其实帮个忙也无可厚非。

林霜瞄他一眼，语气无所谓：“成绩差就差吧，他自己都不介意，我跟他也没什么关系，犯不着管他。”

他欲言又止，最后终究是没说话。

她既然没这心思，周正自然也不能起想法。

\*\*\*\*\*\*\*\*\*\*\*\*\*\*\*\*\*\*

周正送砂锅过来的时候，林霜家还挺热闹，钟点工阿姨在阳台收衣服，苗彩让自家老妈炖了锅土鸡汤，送过来给林霜补一补。

这局面也是蛮有趣的，钟点工阿姨一直以为周正是林霜的男朋友：“周先生，冰箱里的鸡蛋还剩两个，牛肉和虾也没了。”

阿姨只负责在楼下菜店买点小菜，大部分生活采购还是周正来安排的。

“知道了。”

他朝苗彩点点头，寒暄了两句，转身下楼。

苗彩啧了声，朝林霜挤眼睛：“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格局？复合了吗？”

“没有。”

复合是不可能复合的。

“那这是什么意思？这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

“人道主义关怀而已。”

苗彩笑死：“人道主义关怀？”

林霜纠错：“没有无微不至，他一两天来一次，每次都呆不久，而且我都有付钱，跑腿费也给了。”

她转了笔钱给周正，作为日常采购开支，周正也把钱收下了。

两个人都明白，至少在钱上面要分得清楚些。

苗彩觉得很有趣，撑着下巴：“那我拭目以待，看看这人道主义会进化到哪一步，指不定和谐社会指日可待呢。”

林霜也笑了，和谐社会？

\*\*\*\*\*\*\*\*\*\*\*\*\*\*\*\*\*\*\*

在家里闷了这么小十天，林霜身上好多了，胳膊疼得没那么厉害，也能稍微活动一点，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脱了吊具，只是睡得仍然不安稳，身上总有些钝钝的疼。

付敏每周照例打电话给她，林霜也搪塞过去，丝毫没有提自己受伤的事情。她的朋友大概不多，大部分女性朋友会觉得和林霜有距离感，说不上关系多好，男生她分寸把握得很好，不想聊的从不搭理，想聊的暂时还没有。

倒是张凡，娜娜和kevin，时不时会找她聊聊天，解解闷。

周正带她去医院复诊，拍了个片子，骨痂还没长，但已经在缓慢愈合，医生叮嘱再吊两三周的吊带，这回连药都没开，教了几个被动动作，打发林霜回来。

其实林霜完全可以出门活动，奈何她嫌弃自己挂着三角吊带不好看，不愿意出门招人眼球，连奶茶店都没有去过，每天闷在家里玩游戏看电影，撑死了晒晒太阳打发时间。

周正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某一天离开时问她：“要不要出去走走？”

林霜正站在窗前看楼下的街景，想了想，语气闲散：“好啊，很久没有出门了。”

穿裤子不方便，林霜挑了条鲜艳的长裙，肩头披了件薄开衫，把手臂藏在衣内，又特意化了妆，戴了首饰，明艳动人从化妆镜前站起来。

等这身装扮精挑细选下来，天已经黑了，香水轻轻一喷，她拉着裙摆转了个圈，似乎心情很好，笑吟吟问守在门外的男人：“好看吗？”

周正沉吟了下，没回应，眼神有点奇怪。

午夜那个电话像一个开关，摁下去，他就不自觉被她牵着走，他也知道眼下两人这种相处很奇怪，特别是在有身体接触的时候，但又抵抗不了这种正儿八经的奇怪，他也想不出一种不奇怪的相处模式。

但应该迟早会结束吧，或早或晚，伤好的时候，不需要他在身边帮忙的时候。

林霜还拎了手包，换了双红底高跟鞋，兴致勃勃：“去喷泉广场喝杯咖啡好了。”

她很久没出门，看见路上的车水马龙，霓虹灯亮，突然眼睛发亮，有了逛街的兴致，乐颠颠的购物买东西，最后在咖啡馆买了杯咖啡，甚至还要了块奶油蛋糕，坐在喷泉台阶上，惬意的享受起城市生活来。

周正的手挡了下：“医生说要少吃点甜食，吃多了糖多恢复不好。”

“我就吃一点点。”她捧着小蛋糕，睇眄流光，伸出一点点舌尖，粉嫩的湿滑的，舔了舔蛋糕上的奶油层，细细抿入口里，把蛋糕递在他面前，笑嘻嘻问他：“你吃吗？”

周正挪开臀，离她远一点，偏头，耳朵隐隐发烫：“不吃，谢谢。”

“很甜的哦。”

周正起身，去观赏起起落落的音乐喷泉，等她吃完蛋糕才转回来：“时间不早了，回去吧。”

林霜弯起了唇角，裙摆飘扬，走在燥热的晚风里。

\*\*\*\*\*\*\*\*\*\*\*\*\*\*

受伤的右手臂，在不用力的情况下，勉强可以缓慢轻微的活动，她不再需要周正亦步亦趋跟着她。

周正替她摘了身上的首饰，送她进浴室，他在门外守着。

周正知道自己要离浴室远一点。

洗完澡出来，她整个人湿哒哒红熏熏的站在地垫上，小心翼翼扶着墙壁，等着他用浴巾把自己裹紧，他把松软的大毛巾兜在她头顶，把粉嫩嫩的姑娘包裹起来。

换成别的男人，兴许不知如何饥不择食，但周正的定力，显然出乎林霜的意料。

天本来就热，吹头发的时候，林霜耐着性子任周正动作，最后耐不住热，拨开面上半干不湿凌乱的发，眯着眼躲头顶的热风，脑袋一歪，撞在了他的肩膀上。

这姿势像误打误撞撞入网兜的小雀鸟。

周正关停吹风机，正好长眸轻垂看她，林霜恰恰抬头瞟人，这么近的距离，两人目光交织在了一起。

很难形容对方在自己眼中的形象，但应该都是不一样的存在吧。

两人都没说话，维持着奇怪的姿势。

林霜星眸闪了闪，扬起娇美的头颅，在他腮边印下温柔一吻，嫣然含笑，眼里光芒盈盈，比星海还要璀璨。

他垂眸看着她，眼里情绪又深又重，却也是突然发亮，闪着莹润的光。

她真的笑了，全然开心的笑容，有点温柔，有点娇媚，有点雀跃，抓着他的t恤，吻一个个落在他腮边、脸颊，最后游离到他的唇角，在他唇上啄了啄。

周正心里动了下，喉结随之滚动，整个人都被这湿润润的吻烫住。

在她唇瓣几要退走之际，不知要退向何处之际，他低头追随上去，不管不顾的吻住了她。

食髓知味的男人，知道这花瓣一样樱唇的滋味。

林霜偎依在他怀里，欣然接受他的吻。

这吻起初是轻柔舒适的，轻巧又带着试探的意味，唇瓣的黏合和摩挲，而后辗转剧烈，卷入了唇舌的追逐纠缠。

她整个人玲珑娇美、清清凉凉偎依进他怀里，男人的吻很烫，他身上的衣料有点硬的质地，她整个人挨着他，像煮化的年糕，软塌塌的不成型，一瞬间觉得自己像豌豆公主，辗转难受，抓着他往床的方向退。

不光是他，她也旷了很久。

他吻着娇嫩红唇，搂着怀中人，小心翼翼护着她受伤的肩膀。

热吻结束，两人都气喘吁吁，面颊红烫。

她看着他，扯着他的衣服，仰头咻咻吐气，红唇靡艳，眼睛潮湿：“周正，要不要发展一下？”

周正愣住：“什么.......发展？”

她娇滴滴软绵绵的，揪着他的衣服，笑靥如花：“当个炮、友如何？”

周正的神情猛然一僵，漆黑的瞳仁突然缩了下，直勾勾的盯着身前人。

她觉得周正不会反对。

他怎么可能反对，她那么漂亮，他也喜欢她。

“你........”他语气艰涩，似乎不可置信，“你是这么想的？”

“这样很公平，我们各取所需，互不干涉对方。”

享受身体，但不付出感情，进退自若，谁都没有负担和压力。

周正皱眉，扶着她往后退了一步，把她晾在当地。

他的脸色垮下来，腮骨绷得很紧，转身要走，咬牙切齿：“你当我是什么了？”

“炮、友？我、不、愿、意。”

“周正，你别装了，哪次你看我没点反应。”她柳眉倒竖，脸红如胭脂，“你真以为自己是正人君子。”

他回头，紧敛眉头，狠狠看了她一眼，眼神又深又暗。

“周正！”

大美女也有欲求不满，气急败坏的时候。

周正脸色铁青，头也不回就走。

上一次她只想玩玩而已，这一次——

只是想把他当没感情的炮、友！

第43章 破天荒

钟点工阿姨在阳台晾衣服，突然“咦”了一声：“林小姐，冰箱空了好几天，好久没有看见小周了，他什么时候再过来？”

她趴在角落抽烟，看着楼下空荡荡的巷子，吐了口烟雾：“以后应该不来了吧。”

“怎么不来了？”

林霜两眼弯弯，叼烟笑谑：“可能被我吓跑了吧。”

阿姨干了这么多天，也和林霜熟了，觉得小姑娘蛮独立的，一个人住，摔伤了胳膊也就朋友和男朋友过来照顾下，本意是想多聊聊：“是不是闹矛盾啦？小周看着人蛮好的，年轻人啊.......”

林霜漫不经心听着，抽完一支烟，回了房间。

反正那天，周正头也不回就走了，没有电话，也没有再出现过林霜面前。

感谢现代社会的便捷，足不出户可以解决任何问题，什么都能送货上门，就算要身体护理，还有发廊tony和美容院的热情招待。

她的肩膀在慢慢恢复，手臂活动范围已经大了很多，穿衣拧毛巾这样的小事都可以自己做，出门也方便，偶尔还去苗彩店里坐坐聊聊。

“怎么今天收拾得这么漂亮？连胳膊都不绑了？”苗彩帮她护理指甲，“干嘛去？”

“跟我妈见面。”她微微活动了一下右手，“不太疼了，只要不用力就没事，回家再绑吧。”

林霜嫌弃医用吊带不好看，出门都不太用，付敏很久没见林霜，本来要到家里来看看，林霜约在了外头，陪着付敏办点事情，吃个饭。

母女两人见面，付敏神色看着也有点憔悴，看见林霜：“怎么瘦了？”

“天热了嘛，出汗多，没什么食欲。”

“还是要好好吃饭，自己照顾好自己。”付敏叮嘱她，“注意身体。”

“知道。”林霜也打量了眼，付敏鬓边一络白色，看着格外刺目，“白头发长出来了，怎么再没染一下。”

“最近忙，没腾出空来。”

两人找了个餐厅吃饭，付敏向来是不唠叨的人，这回却格外的沉默，耷着唇角勉强跟林霜聊天。

付敏看她吃饭左右手交替着用，挟菜都左手用力，右边手臂一直垂着，问道：“你那只胳膊怎么了？”

“没什么。”

“怎么没什么，你都用不了这只手，我看看。”

“真的没什么。”林霜强调，“不小心扭一下。”

“怎么扭到的，痛不痛？”

“就睡觉的时候压了下，不怎么疼。”林霜抬了抬手臂，语气自然，“一点小伤而已，手能动，就是有点酸劲。”

她安慰付敏：“看过医生了，医生也说没事，我贴了好几块膏药，过两天就好，你放心吧。”

付敏看她神色自若，稍稍放下心来，又叹气：“你一个人住，当心点，最好还是身边有人照顾一下，五金店里只有我一个人撑着，我也实在忙，顾不及你。”

“家里有什么事情吗？”林霜看自己的母亲，“你好像心情不太好。”

“跟你漆叔叔吵架。”付敏黯然，抿抿唇，眉宇间一股怨气，“还不是漆灵，这孩子不知道什么脾气，高三了，反倒身上的刺越来越多了，他妈妈那边也闹翻了天，你漆叔叔也管到头疼，这几年的心思都扑在他身上，连带着漆杉都受委屈。前几天，他那班的班主任抓住他偷偷抽烟，他在办公室跟老师顶嘴，回宿舍又跟同学闹起来，两人打了一架，把人家膝盖磕青了一块。”

“就一点小伤，也说不清是谁的对错，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对方家长直接把孩子送到了医院，又要报警又要赔偿，他学习本来也不好，学校那边也下通知，说要记过处分，留校察看，把漆灵换个班，分到平行班上去上课。”

平行班就是所谓的后进班，学风差，老师也不管事，可能很多学生连高考都不准备，只为了拿个高中毕业证结束学业。

“你漆叔叔求着对方学生家长松口，跑了好几趟，家里也着急上火。”付敏看看林霜，小心翼翼问，“霜霜，你认不认识学校的什么老师，可以帮帮忙，别的先不说，至少那个学校处分.......要是上档案了，那可就麻烦了。”

林霜垂眼，声音淡淡：“我问问吧。”

\*\*\*\*\*\*\*\*

她想了挺久，给周正打了个电话。

林霜以为这个电话不会再打通，她也的确等了一会，默默数着电话里的连线声，而后突然听到了男人的声音。

她怔了怔，下意思喊了一声他的名字，他平平静静应了一声。

紧接着两人都没说话。

周正等着她开口。

林霜把烟掐灭，轻轻吐了口气，语气清浅：“有个事情，能不能求你帮个忙？”

她破天荒的用出了“求”这个字。

“什么事？”

她把漆灵的事情简单跟周正说了一遍：“如果要花钱通融学校关系，那也没问题，这笔钱我来付，多少都可以。”

“我问问。”

“谢谢，那我等你消息。”

“好。”周正挂了电话。

周正往教导办跑了一趟，事情办完后，他没给林霜回消息，直接打电话给了付雄，付敏知道后再打电话给了林霜：“受伤的学生那边赔了点钱，学校的处分撤销了，漆灵换了个班，调到了周老师任教的那个班下。”

“霜霜，你漆叔叔说要好好谢谢你，什么时候有空，你来家里吃个饭啊？这回你漆叔叔下厨招待你。”付敏的声音听着也轻快了不少。

“好啊。”她笑着应了下来。

林霜想了又想，找了周正一回。

周正知道她想说什么，直接开口：“不是什么大事，学校里没那么多门道，不需要花钱。打架的事情双方都有错，他抽烟的处分没往上报，新去的那个班，班主任是我以前的老师，也是个很宽厚负责的老教师，愿意把漆灵收到班上来，不过只是暂收，要是以后表现不好，还是要分出去。”

“谢谢。”

“不客气。”周正语气稍有疏离。

她在电话里拖了很长时间，不知道找什么方式来谢他，没等林霜多说，周正要挂电话。

挂电话之前，他想起一件事：“后天下午三点，医院复查，别忘记了，病历本和医保卡都在药盒里。”

从受伤那天起，一直都是他在医院跑来跑去，定期带她去医院复诊，林霜没管过这个，也没记过去医院的日子。

“知道了。”她抿抿唇，笑着问他，“你不陪我一起去吗？”

“我有事情。”他语气平平，“你自己去吧。”

“好啊。”她语气轻快。

复查是林霜自己去的，还是那个主任医生，看见林霜，笑问：“今天小周老师没陪着来啊？”

“没有，他今天有事情。”林霜笑道，“也快好了，不需要他跟着。”

“位置恢复得不错，不用一直再打吊带了，每天做一点恢复运动，不要做剧烈活动，等它慢慢长好，如果后面还痛，你再来看看，如果没什么不适，两个月后再来复诊一次就行了。”

林霜松了口气，熬了一个多月，终于熬出头了。

北泉高中已经正式开学了，奶茶店已经忙起来，娜娜和kevin两个顾不过来，她要是再不出门，可能要再请个店员才行。

回去复工那天，娜娜和kevin都很惊喜，拉着林霜亲热了半天：“店里没有老板娘，生意都没以前好了呢。”

每天少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店里人少，日子都无趣了些，还有不少常客过来八卦，担心林霜是不是再也不来了。

这会林霜再回来，店里真来了不少人过来嘘寒问暖，聊东聊西的，真比往常热闹了几分。

张凡和谢晓梦一起出现的时候，林霜还是小小的吃惊了一下，扬起了眉头。

“老板娘终于回来了，胳膊好了吧？再不好我们都等急了。”张凡笑嘻嘻的，“你再不回来，这奶茶店可要倒闭了啊。”

“乌鸦嘴。”林霜凶他，瞟着旁边的谢晓梦，笑道：“这是有好消息了呀？”

“郑重介绍一下，敝人女朋友，北泉高中的女神谢老师。”张凡自豪道，“万里长征终于走到了终点，看到了一线曙光。”

谢晓梦倒是一惯的矜持高冷，瞟了个眼风过去：“正经一点。”

她转向林霜，语气稍稍温和一点：“手恢复得还好吧？”

简直破天荒了，她和林霜向来气场不和，什么时候有这么温情的时候，林霜点头微笑：“好多了，谢谢谢老师的关心。”

“我爸爸以前也骨折过，恢复期间吃过好几种补品，我们都觉得挺管用的。”谢晓梦报了几样补品名字，“你也可以试试，多补充点营养总没错的。”

林霜几乎觉得谢晓梦有点转性，不住微笑：“谢谢，我记下了，有空买回来试试。”

多点善意的周边气氛，少一点恶意的来源总没有坏处，都在学校这片区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以后讲不定有再对上的时候。

两人拎了几杯奶茶走，张凡把谢晓梦送回办公室，又折回了奶茶店，看着林霜笑。

“笑什么？”林霜觉得他笑得阴森森的。

没别的旁人，张凡也畅所欲言：“你和周正咋回事呢？”

周正照顾林霜的事情，没往外说，连谢晓梦都不知道，但他跟张凡走得最近，张凡看他不在学校不在家不办事，就能揣摩点不一样来。

“你问他啊。”林霜笑道，“你们俩不是好朋友么。”

“他要是能开口就好了，你是不知道，他最近跟变了个人似的。”张凡摇摇头，“你们上学期分手的时候，周正还淡定得跟个没事人一样，每天说说笑笑玩玩闹闹的，就这么最近，跟吃了人一样，每天脸跟板砖似的，跟我打球恨不得砸死我砸死球，问他他就翻脸怼人，眼睛冻得跟冰块似的。”

他趴在吧台，一脸八卦：“你惹他啦？周正提复合你拒绝啦？他也不该是这样小气的人啊。”

林霜耸耸肩膀：“我也不知道原因，你只能问他。”

她一直没见过他。

张凡瞟了她一眼：“反正你们两个人我都看不懂。不过我还是挺自己兄弟的，周正也不差啊，优秀教师，他接丁副校长的班，前途光明，房子也买了，最近开始忙装修了，这些东西配齐之后，市场行情可比以前提升了好几个档次，到时候啊.......”

林霜没接话，问张凡：“你聊我和他干嘛，你呢？什么时候跟谢老师在一起的？怎么打动冰雪女神的？”

“就暑假的时候，我也没怎么打动，可能就突然想开了吧。想那么多干嘛，今朝有酒今朝醉吧，也不枉轰轰烈烈走一场。”

林霜笑着摇摇头。

\*\*\*\*\*\*\*\*\*\*\*\*\*

周正再打电话给林霜，是某一天的下午，她看着手机上的来电显示，接通了电话。

“我在家里。”他语气平淡，“你留在我这的东西，我全都收拾出来了，你有没有空过来取一下，或者我送到奶茶店去。”

分手的时候她只带了一部分随身物品走，还有很多零碎小东西都不要扔下了。

“那些东西我都不要了，你扔掉就可以了。”她坐在奶茶店的高脚椅上转圈圈。

周正看了看身边，都是她新买的吹风机、香薰机、马克杯、牙刷牙膏，甚至还有香水化妆品，裙子睡衣。

“都是你的东西。”平心而论，周正不喜欢她这样对待东西的态度，忍不住皱眉，满心冷淡，语气又冷又硬，“要扔你过来拎走扔掉吧，楼下就有垃圾桶。”

林霜听着他的冷淡语气，脸色也收敛起来，淡声道：“那好，我等会过来。”

她叮嘱店里人一句，捏着手机出了奶茶店，去了趟周正家。

周正在厨房忙，家里没开封的米面调料都收拾出来，送给左右邻居。

林霜看着堆得满桌满地的东西，摆在屋子中间的行李箱，仿佛瞬间冻住一般，眼睛突然失去了光彩，瞪得圆圆的看着周正。

他低头忙自己的事情，根本没看她：“房东要卖房，租期也快到期了，我要搬走，家里的东西都要送出去。”

对，她想起来了，他最近才买了房子，最近正在装修，不可能会离开北泉市。

林霜“哦”了一声，有些发白的脸颊恢复了一点血色。

周正从她身前迈过去，面色淡淡：“你买的窗帘，桌子这些，如果要的话我就拆下来，如果不要，也不介意的话，昨天隔壁的邻居过来讨，我送到他家去。”

“好啊。”她一副无所谓的态度，任由他处置。

周正走向阳台一长溜购物袋：“这些都是你的东西，护肤品、化妆品，生活用具，我都整理好了，你拿走吧。”

袋子一个个拎过来放到她面前，林霜倚着书桌站着，打量里头的东西。

袋子里的东西，有些是新买的，有些是她从家里带过来的，真的很不少。

“还有你的一些衣服。”周正去翻衣柜，把她的衣服都找出来，抱到沙发上，叠进购物袋子里。

“这些东西你留着干嘛，我都不要了，直接扔掉就可以了。”林霜哂笑，“放在家里也是占地方。”

他皱着眉，目光冷漠，语气冰冰冷冷，咬字很重：“这里很多都是新东西，还可以用，有用的东西就是资源，就不能随便扔掉，人应该有最起码的节约意识，这些东西，有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用不上，你不可以随意浪费。”

林霜看着他，他从未对她言语冷漠过，甚至没有严肃的说教过，心头飘过那么点难堪，更像是积压的情绪，出口反驳：“我有更好的东西，为什么还要留着这些不够好、用腻了的东西。”

“那你在买东西时候，为什么不想想，你已经有了更好的，早知道会嫌弃，为什么还要下手买它，你用腻的时候，想想它的未竟价值，起码应该有始有终。”

“女人就是这样，反复无常，心思不定，我怎么知道我会腻，我怎么知道我到手后会嫌弃。”

周正觉得她在狡辩，额头绷得紧紧的，绷着脸庞不理她。

空气有点凝重，她挨着桌角，看着他收拾，问他：“你新房子开始装修了？有钱装修吗？要搬到哪里去？”

“没钱。我自己赚。学生宿舍楼。”周正惜字如金。

林霜轻佻笑了笑：“没钱早说啊，我可以包养你啊，正好我家里还空着间卧室，你给我洗衣做饭，我每个月还能给你一笔钱，总比住学生宿舍强。”

他抬头看了她一眼，眼神冷若寒井：“你说什么？”

“我说我可以包养你，我有钱。”她歪着脑袋，一副明艳无所畏忌的神色。

周正死力磨后槽牙，黑眉竖起，一双眼睛亮如冰星，大步迈到她面前：“你再说一遍？”

屋里有股剑拔弩张的气氛。

她脸上挂着刺目的笑意：“我开个玩笑这么生气吗？周老师道德水准越来越高，看不起免费炮友，连金钱交易也看不上？”

他沉沉盯着她，恨不得捏她说话的嘴，还是捏住她那颗为所欲为的心，怒容满面，咬牙切齿：“林霜，你就是这样过日子的吗？”

“我就是这样过日子的！有什么问题？”她拗起下巴，不甘示弱，“我一直都这样，你在我身边那么久，不是很了解吗？”

他气极：“你能不能对自己负责点？非得这样对自己吗？”

“我不负责？周正，这是我的人生，我的态度，你情我愿的事情，你看不起就算了。”她笑得妖冶，“怎么，我那天说出炮友那两个字，你嫌弃了？还是恶心了吗？一声不吭对我避之千里。”

林霜嗤笑了一声：“你装什么清白纯良，你不是也很想睡我吗？你吻我摸我抱我的时候，不也硬了吗？”

周正脸色发青：“你是不是觉得，我对你做那些，就是为了想睡你？”

她牙尖嘴利讽刺他：“就算不光为了睡，最后的结果不都是睡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自己心里也想着，只要睡到了手，那就是成功了，不然你带我看什么房子，房子不也是为了睡觉用的吗？”

“我他妈当然想睡你，我怎么不想睡我喜欢的人。”他眼睛发红，手里还攥着她的东西，重重锤在书桌上，桌子连带着她的身体都颤动了下，“可我不单想睡你，我还想爱你。”

她身体突然僵住，喉咙哽了一下，扭过了自己的脸。

第44章 这个姑娘把她的心弄丢了

怎么会没有遇过真心，她当然遇见过。

只是她根本毫不在乎，随意处置，久而久之，真心也越来越少。

林霜努力睁大眼睛，硬撑着头颅：“这年头的爱，满大街都能捡，今天能对我说，明天也能对其他人说，廉价到不值一提罢了，我不稀罕。”

周正喉头腥甜，被她气得脑子里冒金星，怒极反笑：“对，的确廉价到不值一提，你也犯不着稀罕，本来就是一天不如一天，指不定哪天，它就彻底消失不见。”

“不用等哪天，现在就可以消失不见。”她耷着眉毛，语气轻忽，“谁在乎啊。”

他看着她艳唇一张一合，全身血液似乎都被冻住，滚了滚喉结，声音冷硬：“急什么？反正也快了，迟早会走的东西，我倒想清清楚楚看着它走的那天的情景，半点不留的扫地出门，庆祝我终于从深渊中解脱。”

男人目光冷又空洞，整个人都很冷，逆于往日那种温和，脸庞骨腮和眉眼鼻唇的棱角凝固如刀刻石雕。

他是真的被她气疯了，觉得自己脑子都是刀劈闪电击中的裂痕，一片空荡荡的。

室内的气氛凝固到了极点，他们隔着那么点距离，却好像隔着两个世界。

林霜长睫遮住眼波，咽了下干涸的喉咙，没说话，弯腰去拎地上的购物袋。

她整个人也沉默空洞，像褪色的鲜花，黯淡得失去了往昔的光彩和生机。

那些购物袋有轻有重，她半蹲着身体，把提手袋一个个挂在手臂上，企图一次性把所有东西带走。

就好像从没有出现过一样，消失得不留痕迹。

周正静静看着她的动作，最后实在忍不住，上前迈了两步，他抓住那些购物袋，要从她的手腕上取出来，语气焦躁沉郁：“给我吧。”

她不肯，拨开他的手，冷声道：“不用，我自己可以。”

“你的手还在恢复期，不能拎重物。”周正伸手去挡她的动作，“我来。”

“放手。”林霜柳眉倒竖，偏偏把购物袋往右手上挂，用力拍开他插过来的手，“走开，你离我远点。”

他皱了皱眉，粗硬的把购物袋从她手上通通往下撸，脾气也上来，凛声斥她：“你的手还要不要了？打算再骨折一次是不是？”

“周正。”林霜护着手上的东西，用购物袋甩他的手，像只被踩尾巴的猫一样炸起来，满脸通红，“我的手关你什么事，我让你管了吗？你是我什么人？别碰我行不行！”

她的神情说不清是嫌弃还是愤懑，别扭着让他心底难受。

周正黑眉紧皱，满脑门子的恼意，强硬箍住了她的一双手腕，一个个扯吊在她手腕的袋子。

林霜杏眼带怒，咬牙：“放手！你放开我！！”

购物袋一个个砸在地上，东倒西歪砸在地上，瓶瓶罐罐摔出来，滚落了一地。

他一只大掌就箍住了她两只手腕，力道又大又紧，像紧勒的绳索，她只觉得痛，那种被钳得死死的痛，她被他死死控着，叛逆心冲上来，死力挣开他的桎梏，周正绷着腮帮子看着她怒容满面，双眼通红，死死不肯松手。

“周正，你放开我。”

从来没有见过她这副的模样，咬牙切齿，眼眶红着，连眼角眉尾都沾着红痕，不知道是生气还是委屈，很罕见的神情，真实不掩饰的生机勃勃、逆于往日那种一气呵成、像风一样捉不住的风情万种，嬉笑怒骂。

那一瞬间，鬼使神差还是其他，周正顺着她挣扎的力道，拉着她的手腕扯过来，紧紧搂住了她。

林霜真的狠狠捶了他一把。

搂住人的时候，他才恍然有这种感觉，像很严重的重感冒，时冷时热的症状交织穿梭在身体里，让人颤栗，让人晕眩，让人昏沉。

他喜欢了十年的女孩，缠绵沉沦的爱人，怎么可能说不爱就不爱。

两个人拥抱在一起，林霜在他怀里扭来扭去，用力挣扎，死命挣脱，拧他挠他掐他踹他咬他，费劲了一切力气，周正像块石头一样，不还手，也不肯松手。

久了，她也累了，停下来，在他怀中起伏喘气。

两人都没说话。

她被他搂着，被他抱着，天气这么热，他们都出了一身汗，黏糊糊的汗意，他却依然箍得她紧紧的，紧得让她喘不过气来，让她头晕目眩，几乎要缺氧晕倒。

他为什么要还愿意拥抱她，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快的心跳。

林霜觉得眼睛酸胀，像疲惫过度后泡在温水里的感觉。

“霜霜，在你心里，爱是种廉价的东西吗？”他有点疲惫的问她，“那什么才不廉价？”

“你不愿意接受我的爱，却愿意和我成为炮友吗？为什么？”

她眨眨眼，憋回眼眶的泪水，压抑着呼吸没说话。

“你说你习惯逢场作戏？你以前根本就不是逢场作戏的人。”他问，“你和李潇意不是谈过很多年吗？你爸爸入狱后，和李潇意分手后，你是怎么熬过去的？后面那几年，你还经历过什么？”

一个喜欢看恋爱杂志，喜欢浏览“如何让男朋友更爱我”、“恋爱保鲜技巧一百招”、“男女默契养成调查问卷”的天真少女，怎么会变成习惯逢场作戏的人。

她呼吸又急又乱，隔了很久，才挤出声音回他：“你管我经历过什么？跟你有关系吗？”

”你又要对我说教吗？打算用你崇高的道德感来感化我吗？”她的声音带着泣音，“我罪大恶极还是道德败坏？你那天把我扔下，半个字都没解释，彻底断绝联系，你心底根本看不起我是吗，你是不是一直觉得我浪荡轻浮不要脸？”

“对不起。”他靠在她身上，缓声说话，“我不该对你说教，我不该跟你吵架，我不想闹成这样。”

“我并不想管你经历过什么，那些都过去了，我只是觉得，你不应该用过去的经历来影响现在的生活态度。我不是道德感爆棚，我只是觉得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你应该被人捧在手上小心翼翼的珍视，而不是随意的挥霍自己，我不想联系你，只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你。”

“我都忘记了。”她绷着脸，哑声道，“过去那些我都忘记了。”

他低头看着她，定定看着她脸上的顽固神色，想了很久。

“那天半夜，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我们分手那么久了，你后面又有了新的男朋友。”

她扭开脸，躲开他的视线：“因为你随叫随到，有求必应。”

“只要你勾勾手指头，在那种情况下，我相信任何男人都随叫随到，有求必应。”

林霜咬着唇不说话。

“炮友的邀请......是只有我，还是还有别的男人？”

她脸色暗了暗，猛然觉得有点难堪，拧着脖子，挣扎着要退出他的怀抱。

“告诉我。”周正掐着她的脸颊，目光徒然尖锐，“我想知道。”

她被他逼得扭过脸，面对着她。

林霜触到他的视线，瑟缩了下，又扭过脸颊不看他，他掌下施力，迫使她正视她，目光灼灼，掌控力十足，语气也摄人：“告诉我。”

“只有你。”她嘴唇颤了颤。

“为什么？”

“因为你活好能干，还知道用心取悦我。”她僵着脸，“这理由够不够。”

“你这话说得很没有礼貌，不过接下来........我的话可能会更没有礼貌。”

“霜霜，你起码对我还是有一点点兴趣在的吧？”

“在你对我的兴趣消失之前，在我对你的爱消失之前。这段时间不会很长，你能不能试着跟我谈个恋爱？用心的那种，光明正大的那种。”

“我没想要走到结婚那一步，我知道，你未必看得上我这条件，我也未必养得起你。也许可能没有结果，但起码有过程有记忆，有始有终。”

林霜垂着眼睛不看他。

“你敢跟我逢场作戏，敢跟我说炮友，你敢不敢跟我试一试？”

“答应我！”他箍着她的脸转向自己，看见她那双水光潋滟的眸子，“你怕什么？什么好怕的。正如你说，反正最后的结果，都是睡觉而已。”

她定定看着他，看他眼眸镇定又刺目，喉头绵软，心跳的厉害。

“答应我！”他死死盯着她。

“好......”

“我答应你.......”她咬咬牙，仿佛下了个破釜沉舟的决定，“我，可以跟你试一试，但好聚好散，如果其中有一方觉得不合适，可以随时终止。”

“当然，但起码要开诚公布，坦诚相待，不能私自制订规则。”

“可以。”

周正突然如释重负般的笑了笑。

她看着他的微笑，有点心惊胆战，也有点别扭，手足无措的忐忑。

两人默默站了很久。

他摸了摸她脸颊上的红痕。

吻了下去。

林霜颤了颤羽睫，温顺闭上了眼。

两人在杂乱的室内接吻。

这个吻很急，也罕见的强势，他的双手撑在她身侧，往前侵占她的领地，她往后仰，身体像一张柔韧的弓，这弓越拉越满，越拉越紧，在他力道下变成一种迎合和献媚。

进去的时候，两个人都沉沉抽了口气。

她像条砧板上的鱼，突然被捞出水中，被抓得死死的，牢牢的，动弹不得，只能任人宰割。

不能自我控制的节奏，就像溺水一样，飘飘浮浮毫无安全感，她只能紧紧攀附着他，在疾风暴雨的摧折里忍不住啜泣出来。

“周正......”

他腾出一只手，坚定又温柔拭去她面上的泪。

周正明白一个事情。

永远不要把主动权交给她。

这个姑娘把她的心弄丢了。

第45章 恋爱守则第一条

周正扯着t恤两角，展臂一拉一拽，紧致的肌肉块垒和削窄的腰线往上提，衣服顺着流型线条滑落，覆盖肩膀上的牙印和后背几道纵横交错的抓痕。

他转头看了眼床上的人，背身朝里躺着，蒙着脑袋睡觉，这个姿势维持了很久，应该是累到睡着了。

浅蓝色的纯棉床单洗得发白发软，皱得堪比咸菜干，林霜捞起一角，胡乱裹在身上，白皙玲珑的背脊还露在外头，上头多少有些深浅轻红的草莓印，纤瘦的肩膀随着气息起伏，汗漉漉的长发洒在枕上，怎么看都有股靡艳的味道。

大白天，窗外太阳火辣辣的，两人第一回 这么肆无忌惮，虽是血气方刚，到底跟周正的个性职业不符，他面上虽然云淡风轻，却把窗帘拉了又拉，遮了个严严实实。

屋里一片狼藉，周正先收拾地上的战场，把两人的衣服捡起来，一件件搭在椅子上。

浴室响起水声，林霜才睁开眼，她连手指头都抬不起来，整个人像是一盘散沙，强烈的余韵还游走在身体的细枝末梢，懒洋洋又餍足又疲惫，肌肤上那种强硬的紧箍感和灼热感还在，手腕大腿腰腿都是成片成片的红色指痕。

她不承认自己被周正吃得死死的，也不得不承认男女体能悬殊巨大，平时别看多温文尔雅，真吃起人来，那也是连骨头都嚼成渣。

恋爱守则第一条——男人的甜言蜜语不能听，心软容易害死自己。

周正从浴室出来，正好看见林霜裹着毯子，抱着床单往洗衣机里塞。

看见周正出来，她的表情明显稳了一下，不动声色站直身体，神情自若拢了拢自己的头发，语气淡定又自然，嗓音却带着脱力的虚哑：“我买的那个洗衣凝珠呢，用完了？”

“在柜子里。”

周正走到她身边，和她并排站，打开柜门翻了翻，拿出一颗洗衣凝住扔进洗衣机里，关门，启动开关。

洗衣机轰隆隆转起来。

两人目光都落在洗衣机的滚筒上，神情有那么一瞬间恍惚。

没聊天，不知道聊什么，两人刚经历过那么长时间的生分，还有一顿明枪暗箭的争吵，一个莫名其妙的协定，最后星星之火莫名其妙燎原，引火上身烧到骨头都酥了。

这时候该聊什么？

夸对方活好？还是来一点黏黏糊糊的甜蜜？

气氛有点莫名的拘谨和小陌生。

完全没有达到一炮泯恩仇，情浓意洽的境界啊。

不过说实话，林霜很喜欢两人拥抱之后的走向，周正的某一点隐藏属性，有点荷尔蒙爆炸的晕眩感。

“浴室的灯还开着，你的浴巾我放在里面。”周正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林霜打量他一眼，身上的t恤运动裤穿得清清爽爽，再反观自己，想起那场面，不服气磨磨牙，嗤笑了一声，先去抓自己的烟盒，倚在窗台抽烟，摸了一下微肿的嘴，哂笑：“看不出来，周老师原来人面兽心，吃起人来还挺厉害的。”

周正面上岿然不动，耳朵微微发红，却没有开口反驳她。

他也是情绪绷到极致，行径反常，一时没控制住力道。

“哪里还疼？”他找了件她的衣服，披在林霜光裸肩头，“我帮你热敷一下。”

林霜斜眼乜他，似笑非笑，似讽非讽，伸出一根手指抵住他的胸膛，把他推远：“敬谢不敏，你离我远点，给我留点阴气吧，我还不想死。”

他唇角带笑，眸光也潋滟，扶着自己的腰，柔声道：“给你煮点吃的补充点体力？泡面荷包蛋好不好？”

她懒洋洋“嗯”了一声。

一人进了浴室，一人进了厨房，等她洗澡出来，泡面已经煮好，周正盘腿坐在地上，重新整理地上那些摔得乱七八糟的购物袋。

林霜把面碗端在小凳子上，也是席地而坐，一边吃东西一边看他整理，丝毫没有帮忙的意思。

“房子什么时候到期？”

“下周。”

“家里的杂物都不要了？”

“学生宿舍地方不大，东西多了放不下。又没有厨房，而且在五楼，搬上搬下也不方便。”

“免费送人还是低价卖出去？”

送给邻居的二手物品，哪有要钱的，周正自然道：“免费送。”

她不乐意，睁着眼睛说瞎话：“好多都是我买的，你送人都不先过问我的意思吗？”

“你不是不要吗？送给别人总比扔垃圾桶强吧。”

林霜板着脸嘟囔：“都是我精心挑选的，也花了不少钱，而且才用了多久。”

周正看她一眼，微微蹙眉：“那都给你？”

林霜歪着脑袋：“我用不上，不过我家倒是空着，有地方能放。”

两个人都知道的，她家有个主卧，空着。

又不是没同居过。

“那先寄存在你家？”

林霜点头，过了会，又云淡风轻问他：“你呢？”

“我？”周正挑眉，“我带点衣服去学校住，住宿申请已经批下来了，而且住宿舍比较方便。”

林霜“哦”了一声。

她想了想，也是，哪有刚确立关系就同居的，多少要矜持下，但心里又有那么点微妙的感受，语气无所谓：“随你吧。”

周正偏头看她，笑了笑，揉了揉她半干不湿的长发。

她磨磨牙，站起来：“我回去了。”

“我跟你一起走。”时间不早，学校也有事情，他今天晚上还有晚自习。

“你不回奶茶店？”

“我疯了么？”林霜凶他，“回去让他们看笑话？”

这么几个小时，她妆也没了，衣服也换了，脖子肩膀上还种着草莓，身上的痕迹遮不住，这副懒散的样子，娜娜和kevin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罪魁祸首还不是他。

周正先打车把林霜送回家，顺带把她的那些购物袋拎上，临走前，本来已经迈步走了，却又转回来，看了她一眼。

林霜整个人懒洋洋的，懒洋洋站着，懒洋洋看着他。

他走回去，在她面前伸开了手臂，目光温柔，一副索要拥抱的姿势。

林霜心里啧了一声，目光瞟向旁侧。

周正看她不为所动，笑了笑，垂下肩膀，搂住她，脸颊贴着她的脸颊，亲昵的蹭了蹭。

“霜霜........”语调缠绵。

这种黏黏糊糊的动作啊。

她是怎么把这个男人搞成现在这副模样的？原先那个沉静简单的周老师，怎么变成了一根扭来扭去的麦芽糖了。

“我不想接吻啊。”她先打招呼，“嘴麻了。”

她现在还处于贤者时间，别说接吻，现在最好是禁欲一个月，让她缓一缓。

周正摸摸她的头发，闷声说话：“今天累了，早点休息。”

“知道。”她催他，“快走吧，晚自习快开始了。”

他不肯撒手，更不愿意挪步子，这失而复得又翻天覆地的幸福，连小心翼翼都变得小心翼翼的期待，是不是人生中最接近于幸运的复盘时刻？

\*\*\*\*\*\*\*\*\*\*\*

人走后，林霜直接躺回了床上。

这种感觉很微妙，像再次重游某一处风景，她明明知道接下来所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却仍然不自觉有了期待。

心境和认知都有了新变化。

晚上十一点，她接到了周正的电话。

“在做什么呢？”

“整理东西。”他问，“你呢？”

“玩游戏。”

两人乱七八糟聊了几句，周正问她：“霜霜，你那一个月房租多少？”

“干嘛？”

他停了停：“其实是想慢慢来，把恋爱的每一步都走一遍..........但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还是更想离我的女朋友更近点.......一分一秒都觉得很冷清。”

好哇，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别啊，好不容易谈个恋爱，当然要重头再来，循序渐进。”林霜调侃，“我觉得恋爱吧，还是要有一个仪式感和完整过程，不如我们再造个情景和氛围，最好是先从那种若即若离的暧昧开始，从眼神沟通到心有灵犀，先勾勾小指头，再到手拉手，吃个晚餐约个会，节奏慢一点最好了。”

周正嗯了一声：“完全可以，我充分同意这样的节奏，只是从时间规划的角度，我可能有点忙，加上我们两个的空闲时间不一致，每天见面仅限于课余几个小时，怕是会阻碍恋情的进展。”

“不如换个思路吧，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合租室友朝夕相处，日久生情擦出火花的那种套路，怎么样？”

她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

【惊！重点高中老师偷窥合租女房东，师德沦丧，天理何容。】

【社死瞬间，冲进洗手间方便，扭头发现异性室友在洗澡。】

【空虚女房东和纯情男租客不得不说二三事。】

林霜啧了一声，玩还是正经人会玩，她这种熟手反倒搞不出什么新意来。

“租房子你有钱吗？我的房租超贵的。”

她查了下网上的租金，给他回信息：“一个月1200。”

怎么也列入不了“超贵”的行列。

周正直接转了她一年的房租。

【什么时候搬过来？】

【周末吧。】

她想了想那画面，弯唇笑了笑，竟然也有一点点的雀跃和期待。

第46章 纯情房客俏房东

林霜家的两个卧室面积格局一样，朝向一致，两扇卧室门相邻，林霜的房间已经塞得满满当当，另一间却是空荡荡的，连床都没有，房门也常锁着，偶尔林霜会把扫地机器人放进去溜一圈，开开窗通通气。

她找出房间钥匙，开门一股子灰尘呛味铺面而来，地板和窗户又积了一层薄灰，这边老住宅楼临近市区，绿化少喧嚣多，除了吃喝玩乐方便，其他条件真不如新兴的绿化小区。

屋屋里只有一整面老式壁橱，挨墙搁着几个她从外地寄回来的行李箱，其他空无一物，林霜拍了张照片传给周正。

【缺的家俱自己买哦。】

周正现在租的房子里，书桌和书柜都是自己添的，他东西不多，也不用添置什么家俱。

【好，我买张床就行了。】

林霜想了想，至少要买张好看结实点的床，床垫要软一点，不过话没说出口，周正已经心领神会。

【不过我不擅长家居搭配，要不霜霜你帮忙参考下床的风格？】

林霜本来想去家俱城转一圈，本着节约为主的精神，直接给周正发了购买链接。

\*\*\*\*\*\*\*\*\*\*

搬家是件很琐事的事情，周正每天会搬点东西去林霜家，最先占据的是林霜家的厨房，打算送人的厨具和锅碗瓢盆全搬过来，厨房一下拥挤起来，台面上摆满了瓶瓶罐罐，周正还找人来换了水槽和吸油烟机，把老式厨房改造了下。

前阵子林霜肩膀骨折，周正过来照顾，避嫌的缘故，是真没探究看过她的家，眼下才仔细打量起来。

屋子格局很阔正，也是典型的老房子，房间大，公共区域小，整屋的墙面和天花板都重刷过，客厅换过地板，两个房间依旧保持原样。

空闲的那个房间，他大概知道那是她父母的卧室，地上还有双人床的床脚印痕，窗下的地板都被晒出深浅色差，他为此还专门买了补色剂和清漆来修补打磨，甚至把房间半朽的踢脚线翻新了一遍。

林霜经历过去年的奶茶店装修，周正来帮忙的场景，再看他家里家外一把好手，再一次感慨，他怎么就是个数学老师？这人不当个手艺师傅亏大了。

“这有什么难的？我老家的房子就是我爸妈自己砌砖盖的，后来装修也是我跟着师傅贴瓷砖刷白墙，只要看明白技巧，上手并不难。”

“是么？你还装修了自己家的房子？”林霜笑问。

他点点头：“前几年村里盖房子比较多，我跟着老师傅学过几天，懂一点点皮毛，我二叔年轻的时候就是个木匠，我小时候也能自己做个小板凳玩。”

一个被学业耽误的民间实干家。

林霜从来没有把自己往接地气这一方向引领过，不过这一任的男朋友的确很接地气，现实版上的厅堂，下的厨房，外出打工还很强的全方面人才。

这一个月1200的房租收得特别值，还白送了一次全屋维保。

周正在房间擦窗拖地，发现衣橱里还搁着几个收纳箱，箱子上落着厚厚的灰，装着些衣物和文件，林霜过去一看，声音淡淡：“差点忘记了，是以前我们家的东西，原来住的房子被法院查封清算，我带了些东西出来，之前存放在我姑姑家，后来搬过来就塞这里了，一直没动过。”

周正看了她一眼，温声问：“叔叔什么出狱。”

“快了，还有一年。”林霜翻了翻东西，有衣服有文件资料，也有些老物件小杂物，相册之类的，她封存得很好，没受潮也没被虫蛀。

周正起先并不知道这个事情，林海入狱的时候，他已经在临江念大学，打工忙碌，和很多高中同学都淡了联系，再后来就是师母给他相亲，介绍林霜的时候，只说了漂亮这一个优点，余下的都是或大或小的问题。

“挺可惜的，那时候太乱了，我读大学也不常回去，家里是我后妈收拾的，还有很多东西都不知道丢哪里去了，只保存了这一点东西。”她眉宇间有淡淡的惋惜。

周正掌心发潮，欲言又止，不知道如何安慰她。

“你家.......以前是不是住在很大很大的房子里？”

“也不算大吧，普通别墅而已。”林霜笑道，“可惜啊，我也没住多久日子。”

“我搬了好多次家呢，这房子是我父母的婚房，我小时候的家。”林霜环顾了下房间，“我在这住到小学三年级才搬走，后来又陆续搬了好几次家，家里的房子越搬越大，没想到啊，最后又住回这里来了。”

周正帮她把箱子一个个搬出来，地板上还有几个行李箱，林霜指挥他一块挪到客厅的壁橱里去：“这些是我做服装设计攒的一些布料，都一块放起来吧。”

那些箱子又再一次被她封存起来，林霜看着完全空荡荡的房间，颇有感慨的叉腰叹了口气。

“空了，欢迎周老师入住。”

周正拍拍手上的灰，嗯了一声：“我明天把东西都搬过来。”

\*\*\*\*\*\*\*\*\*\*\*\*

周六正式搬家那天，周正喊了顺仔过来帮忙，车子后排和后备箱里塞得满满当当，跑了两三趟，顺仔一溜烟把东西送下就走，朝着林霜谄笑：“霜姐好。”

顺仔雾里看花，看着周正和林霜分分合合，这一年多，“林小姐”和“嫂子”轮流喊，喊得他搞不清状况，改了称呼才觉得心稳。

林霜笑吟吟挥挥手：“顺仔你好。”

她袖手旁观，看着周正一点点整理东西，打了个哈欠：“要不要我帮忙？”

“帮忙倒杯水？”周正拧着螺丝刀，蹲在地上组装木床。

好巧不巧，买的床刚送到家了，床垫还没送来，周正今晚只能打地铺睡觉。

林霜直接从冰箱拎了瓶矿泉水来，看他忙了一会，去隔壁房间睡回笼觉。

昨晚她有点失眠，玩游戏半夜三点才睡觉。

说不上是高兴还是亢奋还是担忧，只是有点空荡荡的不习惯。

等周正把东西都收拾好，林霜倚在门口看了眼他的房间，又回头看了看自己的房间。

一样的房间，周正的床1.8米，她的单人床1.3米，他的房间就是看着比她清爽宽敞，看着还顺眼。

她房间里有个庞大的梳妆台和收纳柜，懒人沙发和小边桌，触目之处琳琅满目亮晶晶粉嫩嫩，都是女孩子的东西，一股子甜蜜蜜香喷喷的脂粉气。

周正的房间简约干净，一床一桌一书架......没了。

“要不要跟我换。”他看她眼里有点懊恼又疑惑的神色，表情十分之大度，“我今晚把我的床让给你。”

“不要。”林霜嫌弃，“你今天打地铺睡。”

她那张床龄25年的1.3米儿童床容不下两个成年人，万一再来点心怀不轨的戏码，今晚恐怕就就要寿终正寝了。

那张超柔软的床垫还不知道什么时候送到，床上龙骨架铺得不密集，睡上去会变成排骨。

周正好笑似的摸摸自己的鼻子。

这一天稀疏平常，两人清白的室友关系向前迈出了一小步。

周正果然睡在了地上，林霜把懒人沙发借给了他。

第一次在新居过夜，周正也有点思绪飘忽。

两个房间都关着门，起初能听见她屋里的手机播放电视剧的声音，而后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动静。

周正关了房间的灯，拧开了书桌上的台灯，打开了电脑。

这一年不当班主任，空闲时间增多，他也的确想找点事情做。

至少要养得起一个曾经住在宫殿里的女朋友。

临睡之前，他站在窗前提拉肩颈，闻到了淡淡的、带着薄荷味的烟味。

两个房间的窗很大，窗子也是紧挨在一起的，就隔了一堵墙的距离。

探头一看，果然隔壁窗户也关了灯，但窗口探出只皎洁柔软的手，指尖夹着一点星火。

周正在防盗网上敲了敲。

林霜也探出头来，露出一点点面容，撑在窗口看他，轻笑一声。

房间的门被敲开。

午夜时分，穿着清凉吊带睡衣的房东，像柳枝一样倚在他房门口，支着月辉似的手臂，闲散抽着烟，风情万种又令人浮想联翩，跟他聊天：“怎么还不睡？”

“睡不着。”

他今天的确也是有点累了。

“你怎么还不睡？”

“我在家都睡得比较晚。”

房间里只有台灯亮着，找出一片朦胧的、清澈的光晕。

“你在干什么？”她看着书桌挑眉问他。

周正把桌上的书抓在手里，如实告诉她：“看会书。”

《几何变量与几何数学》

林霜往前迈出一小步的动作顿住，颇为嫌弃的往后退了一大步，地铁老爷爷问号脸。

这睡前读物真.......可爱。

两人从这本书开始，发散性思维闲聊几句，面色都很正经。

气氛其实很不错，但两人都没有要上床的意思，彼此都刻意放缓了那种脚步。

身体的欢愉触手可得，但适时克制一下，感觉会不一样。

忍耐阈越高，获得的愉悦感会更佳。就像喝水，一天八杯水，不会觉得水不可或缺，可是干渴的时间越久，甘甜浸润的口感会洗刷每一个毛孔。

\*\*\*\*\*\*\*\*\*\*\*\*

不当班主任，数学老师就没有早自习，不用早上六点起床去学校，以前周正早上都吃食堂，要么给林霜煮个水煮蛋，配着牛奶面包，要么去楼下早餐店给她带早饭。

他六点照常起床，户外晨跑一圈，回来给林霜做爱心便当。

厨房放起了bbc news，木门隔音不算好，林霜听见一两个飘过来的英语单词，还是小小的震撼了一把。

一个数学老师学什么英语？

教师界已经内卷到这个程度了吗？

第47章 补课费

公粽号：小满慢慢

周正这么解释：“可以辅助听些国外大学的在线课程，而且很多数学教材都是原版，英语不好啃不下去，我初二学校才开始学英语，基础比较差，想要语言能力不退化，只能长期坚持。”

一个十八线城市的高中数学老师，至于拼搏成这样？

林霜现在能理解他每年拿的那些优秀奖项。

无论在哪个方面，只要肯持之以恒的付出，总是会有回报的。

比如教学和林霜。

周正做的是她的午饭，他每天中午都在学校有一节额外的数学竞赛辅导课，没空中午回家做饭，再加上林霜家这个位置，离北泉高中还有点距离，来回往返也花时间，早上提前做好的话，林霜可以带着去奶茶店。

“你什么时候走？”

他早上第二、四节有课，八点半要出门。

奶茶店忙碌时间主要集中在中午和下午两个吃饭时段，林霜每天早上九点半打车去奶茶店开门，十点开始准备煮料，正好为中午的放学时间做准备。

周正转身去浴室冲了个澡，出门前跟喝牛奶的林霜的林霜打招呼。

“我先去学校，你别忘记带着饭盒出门。”

“你怎么去？”

喷泉广场就有公交站，周正打算坐公交去学校。

他盯着她的唇看了几秒，俯下身，凑近亲了亲，林霜坦然接受这个早安吻。

两人的唇瓣都是凉凉的，她嘴里有浓郁的牛奶味，他嘴里带着水的清凉，触在一起，神清气爽的感觉。

林霜眨眨眼。

接吻之前，他再也不问她，是不是可以？能不能亲亲你？这样冒着傻气的话。

果然还是她给了他胆量呢。

炮友事件之后，周正就往前迈了一步，开始试探性的放开了一点节奏。

她摸摸自己的唇瓣，把他送出门。

林霜再一次带上那个蓝灰色的保温饭盒。

娜娜特别眼尖，看见饭盒的时候“咦”了一声，瞟了林霜一眼。

复合的事情，林霜还没公开，前几天周正和她也忙，两人没在奶茶店碰过头。

“老板娘，你这个饭盒看着有点眼熟嘛。”

“就是以前那个饭盒。”林霜轻描淡写，“我知道你想什么，事实就是你想的那样。”

娜娜和kevin都抽了一口气，瞪大眼睛：“你和周老师真的复合了？”

这八卦太有爆炸性了。

她和周正四五月份分手，如今已经是九月份，也隔了小半年的时间，谁都没有想过复合这一茬。

老板娘吃回头草，破天荒第一回 。

“请你们吃饭。”林霜唇角噙着笑，“你们可能又要忙了。”

不谈恋爱，林霜一天大部分时间都窝在奶茶店里，谈恋爱的时候，她要出去约会，逛街买东西，留在店里的时候也少。

张凡也觉得周正最近情绪很不错，至少维持了以前温和的水准。

他中午在食堂遇见周正：“你什么时候搬到宿舍去？”

“不搬了。”周正淡定吃饭。

“怎么不搬了？”张凡也是随口问，“要不要去我那儿住？”

“不用，我已经搬了新的地方。”

“又租房子了？”

“算是吧。”

“算是？”张凡反应过来，“你搬哪儿去了？”

“我女朋友家。”周正顿住筷子，抬头。

“哪个女朋友？”

周正淡然笑了笑，低头继续吃饭。

张凡惊跳起来，满脸不敢置信：“你.......跟林霜复合了？”

“嗯。”

“我靠靠靠靠！”张凡被一口汤呛住，咳得面红耳赤，周正给他接了杯水。

张凡从桌子上撑起来，仰头：“兄弟，我在学校真没佩服过人，唯一佩服的就只有你。”

谁也没想到啊。

第一次周正和林霜走在一起，那倒不算稀奇得过分，毕竟林霜换男朋友换得快，可能就想尝尝新口味而已。

能复合，这意味着........可不止试试那么简单了。

这一天晚上，两人分别请了自己的身边同事吃饭。

\*\*\*\*\*\*\*\*\*\*\*

床垫送到家里，周正睡了两天的地板，终于有了能睡觉的地方，林霜的懒人沙发送回了她的房间。

她的卧室很香，有种花里花哨却又井然有序，温馨琐碎的精致感。

周正此前照顾过她，对房间的布局和东西的摆放烂熟于心。

相比于自己的房间，他更喜欢林霜的地盘。

物质上有过缺失的人，成年后未必会有丰富的物欲，但至少会更容易接受各种各样的美，也更向往精致的器物。

周正想起一件事情，问林霜：“你妈妈........阿姨知道我搬进来了吗？”

“我没说。”林霜摇头。

“漆灵在我任课的那个班上。”周正双手插在兜里，倚门和窝在沙发里的林霜聊天，“你还记得吗？”

她神情微忿：“怎么不记得，还被某位老师挂过两次电话呢。”

漆灵的事情，一直没谢过周正。

“上课的时候我注意过漆灵，他也不太融入班集体，情绪也比较躁动，班主任找他谈过几次，效果似乎一般。”周正想了想，问她，“或许我可以找他谈谈？”

林霜沉吟。

“漆灵的爸爸，漆叔叔那边..........也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说要谢谢我的帮忙，我一直没答应。”

这事情林霜也知道，付敏和她说过两次，漆雄要请她和周正吃饭，其实额外还要在家多请林霜一次，一家人增进下感情。

麻烦的是，要是关系坦白开来，漆灵的事情，就挂在了她和周正的身上，她压根懒得管这档子事。

不坦白的话，这事情其实瞒不过太久，周正搬来和她同住，付敏迟早要知道，到时候漆雄第一个要埋怨的就是母女两人，她倒无所谓，付敏那边........

林霜想了又想，看着周正神色泰然，最后才下决定：“你补课费贵不贵？”

周正挑眉。

“要是想揽这个补课的活，我们就一起出去吃顿饭，我把你介绍给我妈和我继父，要是不想多事，我去就行，你不用出面。”

他的心悄悄猛跳起来，面上却还不显，淡声道：“那就一起吃个饭吧，我也跟漆灵熟悉一下，毕竟是班上的学生........”

饭局就约在周末，漆雄的心情比谁都要急切，毕竟是周正出面维护漆灵，在高三这个时候，找一位稳妥靠谱的老师搞好关系，十分之重要。

夫妻两人也漆灵也带上了，把漆杉留在了家里。

林霜挽着周正的手出现时，付敏先是怔住，而后眼睛猛然亮了一下，漆雄更是目光发亮，张嘴想说话，却犹豫着没说出口。

倒是漆灵很淡定，一副无所谓的神色，目光散漫在周围。

“霜霜，周老师，你们........”

林霜微笑，带点羞涩，蹭蹭自己的鞋尖：“我这会也不知道说什么........”

说辞是周正想好的，也是微笑：“以前和霜霜不太熟，也是漆灵的事情..........霜霜前前后后往学校跑了好几趟，我跟她才慢慢熟络起来，这才走到了一起.......”

嗳，真是瞌睡遇上了枕头，想什么就来什么。

付敏心里一直想着林霜安定下来，奈何母女两感情又隔阂，她又管不到林霜这边，有时候自己也在心里干着急，这下好了，如今找了个稳定又踏实的男朋友。

漆雄心里想的是，漆灵这下有人能在学校盯着，帮忙拉一把了，找个名师开小灶补课的事情没准也有点戏，再想林霜虽然跟他们家往来不多，好歹心底还是有感情的。

皆大欢喜。

漆灵杵在一旁，瞟着目光，无声的“切”了一句。

这顿饭吃得十分热闹，付敏和漆雄先问两人的恋爱，再押着漆灵过来跟周正说话。

“来来来，跟周老师好好道个谢，以后真要跟周老师好好学习，多在课业上下功夫。”

周正在班上有观察过漆灵，但他不是班主任，又碍着林霜和漆灵的关系，一直都没怎么显露出来。

漆灵低着头不太说话，周正也不算热络，对着漆灵叮嘱了几句。

一顿场面饭吃得超出预期，几乎变了成家庭聚餐，多吃了一两个小时，最后宾主尽欢，时间不早，漆雄才买单散场，临走前，还千叮咛万嘱咐，让周正和林霜下周末去家里吃饭。

回去的出租车上，林霜的笑脸才收敛起来，默默看着外头的景色。

周正捏着她的手。

她顺势偎依在了他肩头。

到了家之后，漆雄给林霜打电话，周到问她是否安全到家，再叮嘱了下次让林霜带着周正回家吃饭。

她倚在门口，神情似笑非笑：“想好了吗？补课费要收多少？”

“我应该收吗？”周正看她，温声道，“漆灵也算是你的弟弟。”

以漆灵的成绩，这补课，或者额外关照，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周正其实不介意这点事情，只要和她相关的事情，只要她愿意，他都愿意替她扛下来。

“可千万别心软，免费劳动力没人会珍惜，这世上得寸进尺的人多着呢。”她兴致起来，眼里浮动着亮光，“你不是房子装修没钱吗？补课时薪我来替你谈。”

周正叹了口气。

晚上她留在了周正的房间。

新床垫的确很软，睡起来感觉好极了。

这些天，她一直都很正经，很乖，不作妖耍人，也没故意显露一点半点勾引他。

两人的相处很普通平淡，甚至都不如那三个月甜蜜。

直到轻描淡写的吻加深彼此的气息，变得黏腻而炙热，气氛才显得不一样。

那一次因吵架而发展的和好上床，后来就再也没有做过。

彼此都刻意空了一段时日。

林霜的手又开始在他衣服内游走，开始了熟稔的挑逗。

周正控住了她的手腕，撑在她身上，目光炽热看着她。

她眼神欲欲的，润润的，是美艳的、沉沦的辉光。

“周老师。”林霜勾住了他的肩颈。

“嗯？”

她舔舔红唇，眯着眼，手指在他身上使坏。

“我数学成绩也不好，老师什么时候也给我补补课？”

周正心中一凛，警铃大作。

“不过我交不起补课费，能不能........”

他神色一僵，耳朵火辣辣的红，迅速伸手捂住了她的唇。

“唔..........”

“霜霜，你正经点。”周正咬牙。

情趣不是这么玩的。

林霜挑眉，尖尖的牙齿咬住他的手掌，像磨牙似的啃来啃去，啮来啮去。

那种失控的情绪又弥漫上来。

她像只被拎住耳朵的兔子，或者咬住后颈的小猫咪，被掌控的命运，都归在他手里。

第48章 脑部安神储能养疗spa

林霜以前喊他周老师，后来改口叫周正，现在又变成了周老师。

声音甜腻又破碎。

周不肯听，更不让她说这些奇奇怪怪的话，想法设法堵她的唇。

她有时候就有那么点坏心思，又爱煽风点火，又不肯千依百顺，更想碰碰他的禁忌线在哪里，摸着他滚烫的耳朵，眼睛春色荡漾。

“好喜欢周老师的体罚.......教鞭........唔........”

职业道德至高无上，他一向严肃正经，她偏偏要来搅混水，周正整个人都不对劲，眼睛都红了，太阳穴突突的跳，最后把一场水到渠成的和风细雨疯成了野火燎原。

樱唇吻不住，她总有法子溢出些心惊肉跳的字词，周正腾出一只手堵着她的嘴，脱了他的桎梏，她滑溜溜的像条美人蛇，没了尖牙利齿还有玲珑手段，一圈一圈缠得人透不过气来，勾得他像张即将绷断的弓，千钧一发，最后离弦千里，入骨溅血。

好些天了，她正儿八经那么久，原来是一股脑攒着，攒着来逗弄他，看他失控羞耻，把白天正经的模样捣了个天翻地覆。

按周正的个性，这样稳妥冷静的人，应该谈细水长流的恋爱，按部就班的生活，床上温和，床下体贴，哪里会有这样诡异的进度，跳跃的、疯狂的，完全超出控制的生活和自我。

周正把她和弄脏的床单一起裹起来，缠成个蚕茧，抱到椅子上等，换完床单转头一看，她趴在书桌上，安安静静一页页翻他的书，那些公式图形推算她都不懂，偏偏看得很认真，桌上还搁着他做题的a4纸，她捏着圆珠笔画画：“一个丁老头，欠我两颗蛋，我说三天还，他说四天还........”

“以前我的随堂笔记，只要是空白的地方，贴纸画画，做的比板报还漂亮。”林霜笑嘻嘻的。

他看着他的解题纸变成了儿童简笔画涂鸦，偏偏那涂鸦还十分好看，心里柔软，揉揉她凌乱的发，把她抱到床上去睡，她枕在他肩上，狡黠笑问：“喜欢吗？”

周正板脸：“不喜欢，以后不许这样。”

林霜吃吃笑起来，满脸得意：“哎，我可找到某人的软肋了。”

周正脸红，脑子都麻了，羞耻度爆表，连回想的勇气都没有。

这一次折腾了太久，林霜早累了，也懒得回自己房间，在他怀里打了哈欠，摆好姿势睡觉。

她素颜的时候，虽然也是白肤红唇，长睫黑眉，但颜色没那么秾艳，五官也显得温柔些，干净又简单，

周正摸摸她的脸颊，将人搂进怀里。

\*\*\*\*\*\*\*\*\*\*\*\*\*\*\*\*

这一次恋爱，和上一次稍微有点区别，更像是过平淡的日子。

这一个学期，周正每周六天十七节课，三个半晚自习，不像以前那么忙。

有晚自习的那天，周正基本早出晚归，一天都泡在学校，除了正常教学的外，他还有数学竞赛班，自己还有线上教学培训，真的不算闲。

没有晚自习的时候，时间会宽裕点，林霜会把奶茶店扔给娜娜和kevin，等他处理完学校的事情一起回家。

两人很少再出门约会吃饭，不再热衷外面的餐厅，一来北泉就那么点地方，吃喝玩乐范围不足，林霜已经腻了固定几家餐厅的菜式和这种约会模式，二来两人把更多的时间都留在了家里。

买房的时候，周正挑了个力所能及内最大的户型，付完首付后，他身上所剩无几，房子是现房，上个月已经过户交房，好在教师公积金补贴足够，还贷无压力，装修钱慢慢赚就是了。

暑假的三个月他在大勋那接了点私活，大概赚了三万多点，不过和林霜的失而复得，攒钱节奏又慢下来，他交完给林霜的房租后，把身上剩下钱的都放在了共同账户里。

经济问题是一个现实问题，周正躲不过，只能坦然面对，可就是因为拥有的太少，所以付出应该更慷慨些。

两人开了一个共同账户，主要应对日常开支，金额明确，账单清晰，林霜知道他手头没什么钱，也知道这大概是他目前所有的积蓄。

从那天周正教育她铺张浪费后，她也有意识的减少了购物的频率，买东西更多的是一种消遣和释放，现在这时候，没必要再把精力洒在购物欲上。

两人回家后，一起去喷泉广场的商超买菜做晚饭，有周正在，林霜的生活质量有了提升，至少一日三餐十分丰盛，一应家务免于动手。

买完菜，林霜去苗彩店里晃了圈，打个招呼。

苗彩见了这两个人，也是乐不可支，这结果不奇怪，林霜摔伤胳膊那时候就有苗头，旧情复燃是十之八九的事情。

“恭喜两位，和谐社会已经达成了啊。”

周正有些懵，林霜倒是知道这个典故，嫣然一笑。

购物袋露出郁郁葱葱的蔬菜，苗彩哎哟一声：“你们这是回家做饭去？”

“周老师今天有空做晚餐。”林霜邀请她，“待会要不要来我家吃晚饭？”

“不打搅你们的两人世界。”苗彩不想当电灯泡，不过也同步发出邀请，“改天啊，大家一起吃个饭。”

“好啊。”都在喷泉广场附近，约饭是件简单的事情。

两人手牵着手回家去，苗彩看见两人的背影，笑着摇了摇头。

天还没黑，砂锅里炖黄豆猪蹄汤，厨房飘着肉汤的香气。

其他炒菜的配菜已经切好装在盘子里，就等着林霜肚子饿开始做饭，他搬电脑坐在厨房外面，一边守着灶台上的汤，一边干着手里的活。

林霜窝在懒人沙发里看偶像剧，广告时间出来拿水果，看见周正的电脑屏幕，问他：“又接了私活？”

“今年时间空，一直有接。”

不当班主任的原因也在这儿，白天可以腾出点时间出来忙别的，至少不用半夜熬夜开电脑做数据。

“难不难？”林霜看着密密麻麻的电脑屏幕问他。

“不难。”

简单的数据分析，一周一个case，一两千块钱的收入，不用耗费太大的精力和专注力，正适合这种守在厨房外面的零碎化时间。

他真的有很努力的生活，家庭和生活的一切责任都抗在自己身上。

林霜往他嘴里塞了颗葡萄，亲了亲他的脸颊。

她偶尔也想对他好一点，用心的那种。

撇开身体的交换，彼此时间的付出和物质上的共享。

想来想去，她也没想出怎么对他个好法来，最后灵机一动，拍拍他的肩膀：“要不要跟我去美容院，我请你去做保养啊。”

周正从电脑里抬头看她，神色微妙。

已经嫌弃起他不保养了吗？

“美容院里有推出一个针对男顾客的项目，叫什么......脑部安神储能养疗spa，最适合你这样用脑过度的群体哦，你这样光用脑不保养，以后脱发秃头多难看啊。”

他抓抓自己的头发，眼神奇奇怪怪的：“我家不秃头，这项家族基因还不错。”

林霜的手指也插进他的头发里，发量很多，发质又粗又硬又黑，滴汗的时候格外性感，揉了一把：“真不秃吗？那可太好了。”

她难以想象自己挽着个秃头大叔的模样。

不过那应该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了。

第49章 这个老师挺酷的

那个什么“脑部安神储能养疗spa”周正真的有去，林霜带着他，宛如带着跟班小弟，趾高气扬踏进了美容院的大门。

她见惯了周正的职业素养，在她面前一丝不苟备课改试卷做ppt，在那些高深莫测的数学书和满电脑屏幕的蓝绿线条前，难免觉得自己是只不学无术的菜鸡，这回——终于有机会杀杀他的威风。

周正进了美容院，淡定到没有表情，不言不语，连奉上来的香茶都目不斜视，顾问小姐姐撬不开他的嘴，屈在林霜身边说悄悄话：“林小姐，您的朋友好冷酷啊，一句话都不说。”

林霜很久没有听见人用“冷酷”这个词来形容人。

毕竟北泉这种小城市，绝大部分人都很接地气，邪魅拽酷的霸道总裁极罕见。

真的太冷酷了！周正坐得像一尊石像，双手抄兜，眉眼冷然凝刻，除了偶尔点头摇头之外，对着嘘寒问暖、殷勤献媚小姐姐零交流。

林霜瞄了他一眼，唇边浮出笑意，正色道：“你们别招惹他，他职业特殊，对这种场合比较敏感。”

“啊，是警官吗？怪不得，好高深莫测的.......”

林霜憋笑。

美容院倒是正经美容院，就是太能奉承人，从进门换鞋到出门送客，格外热情周到，明里暗里推销办卡太厉害，林霜受惯了众星捧月，对这套路有免疫力，周正一进来，被奇怪的香气和问候围着，强忍住掉头想走的意思。

这个spa男女通用，林霜也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说白了就是敷着塞满中药的理疗包来个头颈穴位按摩，两人安排在同一房间，按摩师的手碰上的时候，周正身体僵了下。

“先生您放松一点。”

“先生您再放松一点......”

“哎哎，先生您别动，给您按摩一下太阳穴.......”

林霜扭头看周正，他看着她，有点楚楚可怜的意思，眼里满是无奈神色，忍耐着，像只被强迫按进洗澡间的大狗狗，来回躁动不安的踱步。

啧，孩子从小就朴实，没享受过这种服务。

“好了好了。”林霜替他打圆场，“理疗包帮他热敷一下就可以，不用按摩了。”

从美容院出来，周正明显松了口气。

“怎么样？爽不爽？”林霜眼眸晶灿，“姐今天也算带你享受了一把。”

“我就不该来，留在家里比较好。”周正望天叹气，闷声道，“太难了。”

“人家美容院都没觉得难，你倒先抱怨起来，顾问小姐端的茶都快都烫到你的嘴了，也没见你眼风瞟一下。”

“一开始，我不知道那是茶还是什么别的稀奇古怪的东西........后来，她太热情了，我怕我一开口，她就逼我说话，实在招架不住。”周正耸耸肩膀。

林霜笑得前仰后伏。

女人当然喜欢那种完美男人，见多识广，阅历深，精通吃喝玩乐，风度翩翩侃侃而谈，泰山崩于眼前不变颜色。

可她现在会觉得周正更有趣一点，至少在美容院那副高深莫测的神情，她觉得很可爱。

以前约会，周正会花时间陪她逛街买东西，陪她去美甲烫头发，但现在不这样，她更愿意自己出门，把他留在家里面对那些数学试卷或者电脑。

每个人的时间都应该花在自我价值实现上。

\*\*\*\*\*\*\*\*\*\*\*\*

周正今年带的这两个理科班，一个重点班一个普通班，教学任务其实还是轻松，一小半的精力还是放在数学竞赛班上。

北泉毕竟是小城市，生源和师资都不如省会宛城，北泉高中还没有专门的竞赛班，但学校的确有一些好苗子可以走竞赛这条路，省一省二的保送资格和高考加分都是口碑，数学竞赛班是周正和一个资深教师轮流带，老教师讲思路，周正讲解题。

月考试卷发下来，周正把漆灵的数学试卷扣了下来，晚自习把漆灵喊到了办公室里。

办公室门关着，一大一小两个男人，都低着头，一个看试卷一个看鞋尖，没人说话。

几分钟后，周正抽了张卷子，推了只笔过来：“半个小时，这张卷子你试一下吧。”

漆灵站着不肯动，扭着头，手揣在校服裤子兜里。

“我等着你，解完题我们再走。”周正温和道。

“我不需要老师的特殊关照。”漆灵梗着脖子，反感皱眉：“真的不需要。”

“是么？你很反感这种特殊关照？”周正笑了笑，收手搁在椅子上，一副跟他闲聊的姿势，“你知道我关照你的原因吧。”

漆灵当然知道，不是林霜，他今天根本不会站在周正面前。

他根本不想跟林霜和周正搭上一点关系。

“你觉得是因为你那个名义上的姐姐的原因？”

“是。”漆灵拗着头，“没必要这样。”

“那你知不知道，她是夹在中间最为难的那个人？她最远的人。”

“漆灵，在我们的关系网里，你的爸爸是关系的中心点，他一直很关心你看重你，你改变不了这个中心点，就改变不了现在的局面。另外，在我读书时代，我也受过老师的特殊关照，我这几年也关照过某些情况特殊的同学，但我的确觉得，毫无意义、不配合的特殊关照的确在浪费时间和消磨情绪，比如现在。”

“不过麻烦的是，我已经关照过你一回，社会关系比课本上的知识更复杂，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不能半途而废，你也不能全盘拒绝，最好的办法，很简单，是你改变你的态度。”

周正把卷子收回去：“以后每天交上来的数学随堂作业，我会在当天批改完，你的练习册我会扣下来，你可以第二天到我这里来取，如果不来取，我会在第二天上课的时候留在讲台上，作为错题案例讲解。”

漆灵脸色一黯。

周正挑眉：“我上课有注意到你好几回，你大概对学习不是很感兴趣，但也没有很抗拒读书，但你有几个相处得还不错的朋友，是不是暑假一起去上补习班的同学？其中有个女孩子，是隔壁班的同学吗？我看见你们每天一起去食堂吃饭。”

没等漆灵反应过来，周正拍拍他的肩膀：“每天来拿练习册，可以聊个五分钟，或者直接问我一道数学题，不然我就变成你的语文老师或者班主任，跟你聊人生聊理想聊聊暗恋的女孩。”

算是.......周老师人道主义的威胁？

回家之后，林霜知道这事，也是乐了。

“我以为你是那种婆婆妈妈的老师，擅长打感情牌，叨叨絮絮苦口婆心说个没完。”

周正摇头：“现在的老师也要与时俱进，学生们都喜欢有个性的老师，苦口婆心已经不管用了，酷酷的那种最好，但是也不能太酷。”

他给漆雄打了个电话，问了些漆灵的基本情况，一个小时后才挂电话。

林霜揉了把他的发顶。

嗯，这个老师真的挺酷的。

这个周末，周正要回乡下去。

因为搬来合租的缘故，回荷塘村的日子已经一拖再拖，已经一个月没回家过，恰好这次周丰也要回去，周正带着堂弟一块回家去。

周丰在北泉高中住宿，林霜见他的次数很少，偶尔能见周正给他买点衣服鞋子，带出去吃个饭，兄弟感情还不错。

“我和小丰去超市买点东西，他想吃披萨和汉堡，喷泉广场就有一家披萨店，我带他吃去中饭。”周正问她，“你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吃点？”

“我待会去奶茶店看店。”她想了想，“吃饭就不必了，跟你们一起去趟超市吧，我买点纸巾。”

两人去了喷泉广场，周丰已经在快餐店等，看见林霜陪着周正一块出现——这也是林霜和周丰第一次正经见面。

周丰话也不多，挠挠头，喊了句：“正哥.......嫂.....嫂子好。”

林霜半挑眉，微笑道：“小丰你好。”

其实周丰也不懂他哥这事，过年那阵周正和周雪就闹起了点小别扭，好像就是因为女朋友的事情，后来开学他在学校贴吧看见了林霜和他哥的八卦，奶茶店的老板娘挺漂亮的，班上好多男生都喜欢，他觉得正哥特厉害，转发给周雪后，周雪气得够呛，跟周正冷了好多日子。

好在没几个月，两人又分手了，周雪脾气也转好了，可这不声不响的，正哥又跟老板娘复合了？

“喊她姐就行了。”周正拍拍周丰的肩膀，牵着林霜的手指头，“先去买点东西。”

一行三人推着购物车，林霜跟着兄弟两人闲晃，周正去生鲜区买菜，村里不缺蔬菜，买点肉虾水果，奶奶喜欢吃的饼干零食和八宝粥这样的软食。

林霜和周丰站在周正身后，一大一小没话找话。

“今年念高二了？”

“嗯，对，高二。”

“念文科还是理科啊？”林霜笑问。

“理科。”周丰有点紧张，不自觉摸摸后脑勺。

他和周正脸架子有点像，但比周正青涩淳朴，说话也容易脸红，看着林霜眼神会躲闪，有点羞涩劲。

“每个周末都回家吗？”

“也不是......我半个月回家一趟，有时候爹妈会来市里看看我，给我捎点吃的。”

“是吧，你家里人都还挺疼你的。”

“还......还好吧。”

周正打完秤，一眼就看见自己堂弟站得笔挺，肩膀绷得紧紧的，满脸拘谨，亦步亦趋跟在林霜身后，再看林霜，扶着小推车，东看看，西挑挑，闲适又自在。

看见他回来，周丰显然松了口气。

买完东西从超市出去，林霜直接回家，周正想送她，她摇头拒绝，跟兄弟两人挥手：“吃饭去吧，回去小心点啊。”

周正看着她走，去咖啡店打包了块小蛋糕，拎着东西消失在拐角。

“霜姐怎么不跟我们一起吃饭。”周丰问。

一顿便饭而已，可吃可不吃。

“她不习惯。”周正低头给林霜发微信。

能出来跟周丰打招呼，算是她最大的诚意了，以前的林霜压根不掺和这些事情。

兄弟两吃过饭，约了个顺风车回家，路上周正想起这事，跟周丰说：“不要告诉家里人，小雪也不能说，以后有机会，我来告诉他们。”

“知道了哥。”

村里还是老样子，不过大家都听说周正在市里买了套大房子，从村头走到村尾，见人总得被问两句：“阿正，你买的房子多大啊？买了房，是不是要等着娶媳妇啦？啥时候能喝你的喜酒哦。”

“听说你找了个可漂亮的女仔，也不领回来给你奶奶瞧瞧，给大家看看啊。”

“可不是，该成家立业啦，你家就你一个，你不知道你奶奶每天多着急，等着抱重孙子哩。”

周正笑了笑。

他年纪也真不小了，二十七岁。

村里就这么些人口，年轻人都外流出去，留下来的都是长辈，最喜欢唠嗑谈八卦，周正是在村里人的眼皮子底下长大的，父母死后，村里老人都偏疼他一些，除了结婚娶妻这点，什么事都能把周正拎出来夸一夸。

原本打算在村里住一个晚上，谁知村里有事耽搁，大队那边统计村里经济林田亩，把周正这个高材生拉去帮忙，他跟学校相熟老师换了个课，多住了一晚上，回去那天又直接去学校上课，当天晚自习还有加班，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

他跟林霜都不是黏人的性格，手机上很少频繁的聊天，这两天打过两三个电话，给她拍了几张照片，零零碎碎聊了店日常，林霜知道他要晚回来，也没说什么，只回了个“ok”。

到家的时候，家里只开着一盏黯淡的廊灯，林霜的房间门关着，有暖光从门缝透过来，周正有听见热闹的笑语声，不知道是综艺还是什么电视节目。

他去敲林霜的门，她喊了声进来，推门看见林霜坐在瑜伽垫上抹身体乳，盯着平板电脑看综艺节日。

“回来了？”她忙里偷闲扭头问他。

“嗯。”他站在门口，没进去。

林霜暂停节目，从瑜伽垫上起来，走向他，脸上带着自然微笑。

“家里没事吧？”

“没事，挺好的。”

“累不累。”

“还好。”他问她，“这两天吃什么了？”

“挺多的，我跟苗彩出去吃了火锅，在奶茶店也请了次客。”

周正点头。

“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上班。”她扶着门，笑脸盈盈。

“好，你也早点休息。”他跟她道晚安。

洗完澡出来，林霜房间的灯已经关了，静悄悄的没有声音，周正看了眼，回了自己房间。

在床上看了会书，他也关了灯，在黑暗里躺着，闭上了眼。

大概躺了会，他又直挺挺从床上起来，站在屋子中间，停留了会，走出去，轻轻敲了敲隔壁的房门。

敲门声很轻。

林霜这会还没睡着，听见咚咚两下敲门声，在周正离开之前，终于有了回应：“进来吧。”

屋里很暗，他眼睛适应了那么一会，看见她趴在枕上，喊了一声她的名字，走进了她的卧室。

“怎么了？”

周正不说话，屋里能听见他沉沉的呼吸，他俯身，手臂撑在床沿看了她一眼，而后果断把林霜连人带被捞起来，搂在怀里往外走。

林霜在他胸口砸了下：“你出息了啊，采花大盗半夜三更强抢民女。”

她笑得格外灿烂。

“去我房间睡。”

“我大姨妈来了。”她傲气。

“我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的想她，想到焦灼不安，要占据在怀里才能缓解。

什么都不做也好。

住在一个屋檐下，他们并不是每天都同床共枕，不做爱，她就在自己房间过夜。

周正埋在她的秀发间，深嗅她头发的香气，像眷恋和思念。

林霜模糊感知他这种情绪，拍拍他的脸颊。

“想我了？”

他挪到她后颈，鼻唇贴着她耳后的肌肤，这里她习惯性会用一点香水，他说不上来是什么香气，就是那种沁入脾肺，让人倦倦的甜香。

“嗯。”他声音闷闷的，哑哑的，带着压抑和委屈，“昨天就想回来。”

她会有点小得意。

她能感觉他那种沉沉的、踏实的爱意，很有安全感，不必担心某一天他会不告而别，悄然消失。

爱她，想她，是对一个女人最崇高的赞美。

她扭头吻他的唇，给他一点甜蜜和安慰。

两人相拥接吻，一下下啄着吻着，像喝水、呼吸那样自然，激情和欲望少一点，柔情缱绻多一点。

他期期艾艾问她：“霜霜.......你想我吗？”

“有一点吧。”她平静答。

会有一点点不习惯，以前同居的时候，他也周末回老家，甚至出差，她也有不在他家过夜的时候，那时她只需要拎包走开，外面的世界那么大，都是好玩的地方。

现在是她的世界里塞进来一个人，那个人暂时离开，家里少了一个人的气息，少了声音和感觉，她有点奇妙的感觉。

假如爱也是一个自由生长的过程，从萌芽到逐渐茁壮，达到顶峰再到枯萎消逝，他们分别处于哪个生长阶段？

\*\*\*\*\*\*\*\*\*\*\*\*\*\*\*\*\*\*\*\*\*

周正既然接触了漆灵，就有打算跟他好好相处，但他不想和漆灵聊家庭和过往，所有行为异常的孩子都是过去伤痛经历的投射，99%重组家庭里孩子都有失落和创伤，这是无解题，对于在快节奏重负担教学模式的学校，一个老师不会有大量时间，像心理医生一样，细致温和去慢慢打开学生的心结。

就像过桥一样，有些人会自己顺利走过来，绝大部分人会徘徊一阵才能认清方向，极小部分人会永远留在桥上，选择教师这个职业当然也是为生计，但也要在关键时刻指引方向，用一种更简单直接的方式让更多的学生顺利走过那座桥。

就像当年他跟着村里人南下去沿海某城市打工，接手新班级的丁严找不到该入学的周正，因为电话空号亲自跑了一趟荷塘村，打了四五个电话召不回人，最后买了张火车票把周正领回来，就这么一个举措，周正此后的人生才按部就班走下去。

漆灵性格别扭，却还没别扭到极致，至少在漆雄的耐心下，他能听听漆雄的话，他对周正有戒备心，周正不和他打感情牌，倒是会抓着他帮点小忙，上课时多看两眼，吃完饭逮去打个乒乓球什么的。

不过漆雄一直有打电话，邀请林霜和周正去家里做客。

说来说去，大家都是一家人，理应多走动走动。

林霜推辞了好几次，实在推辞不过，终于还是点头应下来，带着周正过去吃个饭，付敏知道了也很高兴，特意叮嘱了好几次，让他们两个别带东西，空手而来。

空手倒不至于，但林霜象征性买了一点水果和零食。

周正看了她手上那点东西，真心觉得有点单薄，瞟了一次又一次，他心里也紧张，算是第一次上门做客，身份其实很难拿捏。

林霜知道他想什么，笑道：“太隆重了反倒不好，我们先把姿势摆足。”

喷泉广场就有直达郊区的公交车，两人坐上公交，林霜一直低头玩手机，偶尔抬头看看。

公交车到站，林霜站着不动，周正眼神询问，她回他：“我不认识地方，这片规划太乱，路都一样，门牌又不清楚，我找不到我妈家。”

她一个月见付敏一次，上一次来是半年前，模糊记得路，却又记得不够清楚，说白了，也是不上心，根本懒得记。

周正心里略有点酸意，好在很快就看见付敏和漆杉，母子两人一起来接他们。

家里已经有饭菜飘香，菜式很丰盛，看得出来是主人费心招待，饮料酒水一应俱有。

漆灵也在，看见周正来，面色倒是平静，在学校这么相处下来，他和周正虽然不算太熟，至少也不太陌生。

“来来来，大家一起吃饭。”

席间吃饭的气氛好极了，至少比以前林霜来的时候要好，漆灵不闹别扭，漆杉插科打诨，付敏有功夫照顾林霜，漆雄和周正聊得很顺畅，大家都能和周正聊聊，没有冷场的时候。

吃完饭，天气又好，周正带着漆杉，漆雄拉着漆灵去楼下打羽毛球，林霜和付敏留在家里收拾桌面。

林霜看见付敏鬓边的白头发越来越明显，终于忍不住：“家里有没有染发膏，我给你染染头发吧。”

以前染头发都是付敏自己动手抹药膏，看不见的地方支着漆雄来帮个忙，有林霜在，女孩子总归贴心又懂事，付敏只用坐着歇息就行。

母女两人在阳台上，林霜一点点往头发上揉染发膏。

付敏对周正印象很好，不过家庭背景不太了解，问了问林霜。

“他家里在乡下，很小父母出事过世了，跟奶奶和叔叔家一起生活，前几个月刚买了房，眼下攒装修钱呢，也挺不容易的。”

别的都很满意，就是经济上不太配得上林霜，付敏皱了皱眉，只说：“你喜欢就多接触接触吧，我觉得小周老师人还是很不错，人肯上进，又能照顾你，那就很不错了。”

她女儿模样最漂亮，当然不缺男朋友，但付敏也知道林霜的性子，以前家里底气给得太足，眼光又高，性子又傲，还要人照顾，轻易看不上一般男人。

那几年里，林海入狱，林霜大学毕业离开宛城，换了好几次电话号码，好几年也没回北泉，付敏常常联系不上她，怕她被男人骗，误入歧途，林霜不耐烦：“以前家里也是有点钱的，我不至于那么肤浅被人拐卖，再说了，我凭这张脸就能找个有钱男人当长期饭票，没必要自己毁自己，你放心吧，我不会走歪路。”

“我没想那么多，觉得他为人还可以，谈谈吧。”林霜淡声道，“至于更长远的事情，没有考虑过。”

“今天吃饭其实不打算带周正来的，我看漆叔叔的意思，是非得接触接触，才约着他一起来。”林霜开门见山，“你们别把我俩想得太好，也是刚开始的关系，八字还没一撇，漆灵的事情，该谢的还是要谢谢他，该少的一点也不能少。”

“知道。”付敏点头，“漆灵要是能考出去念大学，家里也安生点。”

打完羽毛球，漆杉和周正关系一下子突飞猛进，还囔着加了周正的微信号，林霜都不知道现在的小学生都有了微信。

漆雄大概和周正聊了聊，连漆灵都是一脸平静，样子乖顺了挺多。

林霜和周正告辞回去，付敏和漆雄都要送送两个，周正温声拒绝：“叔叔阿姨不用了，我记着路，我和霜霜自己回去就行。”

林霜掀开眼皮，懒懒的看他一眼，对付敏说：“你回去吧，真不用送了。”

两人起身往外走，半路上，周正停住脚步，看了身边人一眼，自然而然牵起了林霜的手。

林霜任由他牵着。

“回家吧。”他如是说，“晚上给你做点好吃的。”

第50章 狗血到家了

合租的日子顺风顺水，不说如何，以周正的性格和动手能力，林霜起码做到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她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当然也过得很好，但有人悉心照顾，似乎开得更娇艳些。

经济无忧，琐事无虞，爱意灌溉，细致照料，每天睁开眼的第一件事.......bbc daily news 新闻之声。

f\*\*k........

在听不懂的英文广播中，林霜飘进厨房，睡意朦胧枕在男人背上，手撩进t恤下摆，在硬邦邦的肌肉上摸来摸去。

没别的原因，只是因为灿烂晨光经窗而入，切割出明亮的光影，早上的温度和凉风十分惬意，耳畔滑过听不懂的异域风情，她突然喜欢这种有人在身边的感觉。

她猜他童年以及青少年期应该是个漫山遍野奔跑的野孩子，上蹿下跳有一副好体格，远离垃圾食品和电子产品，成年后的身材有每天晨跑和打球来维持，自律又健康。

周正在煎鸡蛋。

两人早饭吃得很简单，牛奶面包鸡蛋水果，或者就是楼下的早餐店的粉面油条包子一类，午饭和晚饭都依周正当天工作量而定，有空就在家做，没空就在外头吃。

在吃这方面，林霜真的很省心，为了身材的保持，她习惯性克制少吃或者不吃，但周正掌勺，或者出去约会，绝不拒绝美食，愉快享受。

“给你买个白衬衫吧。”她搂着他的窄腰，“穿着白衬衫西装裤给我做饭最好了。”

家里没有围裙这种东西的，林霜不喜欢围裙营造的厨房气氛，周正是纯粹事少，干活利索，用不上围裙。

白衬衫松松挽到手肘，领口解开两粒扣子，露出男人冒尖的喉结和锁骨，再往下崩开，是一马平川的胸膛........

这可不比围裙性感太多。

周正煎鸡蛋的手很稳：“你有制服爱好？”

林霜想了想：“哪个女人没有？女人是视觉生物，最喜欢好看皮囊。”

她反问周正：“你有没有制服爱好？”

“没有，我只有个人主义爱好。”他面色不改，淡声道，“你穿什么都是我的爱好。”

林霜眯起媚眼，在他腰间拧了一把：“周老师最近都在看什么书？又偷偷补课了？”

相比起刚认识他的时候，周正真的有进步很多，拘谨和青涩少见，替换下来的是从容舒卷的状态，偶尔还能蹦出几句清新脱俗的情话来。

他也觉得人生豁然开朗，付出的都有回报，工作顺利，经济条件逐步稳定，和心爱的姑娘在一起，精神和身体都舒坦了很多。

周正有点脸红，抿唇撒谎：“没有。”

情话宝典——他从张凡办公室看见的一本书《民国朱生豪情书集》，值得每一位钢铁直男人手一本，挑灯研读，背诵全文。

周正借阅了一周——这种事情，打死也不能让林霜知道。

林霜在他身上得心应手的撩拨，他有点心不在焉的盯着平底锅，身体绷紧，脸颊发红。

煎鸡蛋散发出焦味。

她附在他耳边说悄悄话。

周正嗓子黏哑，低眉顺眼像小媳妇：“我早上第一节 有课。”

“十分钟，好吃不累。”她呵气如兰，娇媚入骨，把人拽到房间去。

十分钟？周正暗自蹙眉。

半个小时后，周正神清气爽洗澡出门上班，林霜懒洋洋睡了个回笼觉。

林霜想，最简单的判断方法，一段走心的恋爱，是不是从身体的契合开始，等哪一天睡腻了不想用了，是不是也到了结束的时候？

两人这次恋爱比上一次要低调很多，至少八卦传播速度慢下来，一来是周正搬离了学校附近，两人的活动范围集中在喷泉广场周边，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视线，二来周正去奶茶店的次数变少，不当班主任后，时间不再琐碎，有事都泡在学校忙，没事回家洗衣做饭赚装修钱。

学校知道这事的人不多，基本就是张凡那几个，这回周正的态度有些不明朗，不承认也不否认，态度淡定，不让人瞎进来掺和。

不过有时在学校打完球，周正会请同事们喝奶茶，或者有空一起跟着去奶茶店坐坐聊天。

林霜对他态度也平淡，反而对张凡几个更热络些。

但娜娜和kevin总能看出点苗头来，两人说话不多，但很有默契，至少递给周正的那杯柠檬红茶，是老板娘亲自调的，用料很足。

谢晓梦偶尔也会跟着张凡和周正一起来奶茶店，近来她和林霜之间气氛还不错，面上虽然不够热络，但屡屡夸奖林霜的衣服鞋子包包之类，也会讨论下奶茶新品的口感和甜度，给林霜一些参考性意见。

某一次，谢晓梦还含含糊糊的跟林霜道歉：“以前我容易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的确挺不好，有些不地道了。”

林霜真没想到谢晓梦突然转性，对自己的态度180度大转弯，有点好笑的问周正：“张凡的魅力有这么大了，我怎么感觉他把谢老师改造了一把？脾气跟我对付了呢。”

周正笑了笑，没说话。

\*\*\*\*\*\*\*\*\*\*\*\*

林霜最后一次去医院复查她的肩膀，骨折已经完全痊愈，她又开始去舞蹈培训室上课。

这学期周正的晚自习时间有变化，林霜去舞蹈教室的时间也同步跟着变。

好几个月没来上课，也很久没有见过兰亭，没想到林霜这课表一改，居然又和兰亭撞到一起去了。

两人很久不联络，下课后打了个招呼。

兰亭整个人都活泼开朗了许多，声音清甜，活力十足，看林霜出了一身汗，递过来瓶水，还聊了聊各自的舞蹈课。

情绪虽不如去年那么亲切浓密，但好歹是以“熟人”的态度在相处。

收拾完东西出来，林霜在路边等出租车，兰亭也在等。

“兰老师等人？”林霜寒暄。

“对。”兰亭抿抿唇，有点不好意思扭着手，细声细气，“我男朋友来接我。”

“恭喜。”林霜诚心祝福。

“听说你和周正复合了，也祝你们幸福。”兰亭落落大方，微笑道，“大家都找到各自的幸福，真的挺好的。”

谢晓梦和张凡，林霜和周正，她和新男友，大家都找到了新的爱情，一切都在向美好的方向发展。

“是啊。”林霜淡声附和。

兰亭的手机铃声响起，她接起电话，甜甜的应了声，温柔说话：“我刚下课，身边有朋友陪着呢，你别着急，慢慢开车，当心红绿灯........嗯，我等你啦........小心点........”

听语气，两人感情甚浓。

后来.......林霜看见辆jeep车停在了面前，车上长腿跨下来个迷彩裤的粗犷男人。

“亭亭——”

这人.......好像.......是她某一任前男友。

被林霜批评“山猪吃不了细糠”的那个.......谁。

郭远本来是来接兰亭下课，顺带陪着女友去吃个宵夜，看见林霜和兰亭站在一起，也是愣了愣。

兰亭眼睛发亮，笑着和林霜介绍：“这是我男朋友郭远，是名退伍军人，在市武装部工作。”又笑盈盈道，“阿远，这位是我的朋友林霜，她在北泉高中旁边开了一家很火爆的奶茶店，奶茶超好喝的，有空我们可以去坐坐。”

前女友和现女友........是朋友。

这霹雳雷声哐哐作响。

林霜看看他，他看看林霜，两人脸上挂着象征性微笑，没搭腔说话，点头示意，也没拆穿对方，装作不认识。

兰亭看看时间，跟林霜商量：“时间也不早了，我记得你住喷泉广场那片，我们正好顺道，先送你回家吧。”

“不用了。”林霜连连摆手，笑容生硬，“你们先走吧，我的车也快来了。”

当时郭远没少去喷泉广场，接送林霜上下班。

兰亭想送，林霜不让送，郭远夹在中间不敢说话，最后出租车过来，大家都松了口气。

这天之后，林霜在后来的舞蹈课后又陆续遇见过兰亭几次，每次都能看见郭远的大jeep停在外头，接兰亭回家。

兰亭对郭远颇为上心，两人处于热恋期，电话微信不断，这恋情，兰亭在林霜面前丝毫不避讳，有一次在洗手间补妆，兰亭还问林霜口红颜色，说是舞蹈课之后还有约会，约会场景大概是林霜经历过的那些，郭远带着兰亭和一帮子兄弟去小酒馆吃宵夜。

这样的约会模式，兰亭并不觉得无聊，反倒觉得热闹有趣，听男人们插科打诨斗嘴也挺有意思的。

林霜却有点心神不宁，郭远那群兄弟，她也是见了不少次的，当时是她众目睽睽之下调戏了郭远的兄弟，然后一脚把郭远给踹了。

兰亭.......好像还不知道她和郭远有过那么一段。

真是，狗血他妈给狗血开门，狗血到家了。

两个姑娘的前男友都变成了对方的现男友。

“晚上你来舞蹈培训室接我下课吧。”林霜给周正打电话。

“怎么了？”周正这一天有晚自习，十点才下课，他上课的时候，林霜通常不找他。

“八点半，你一定来接我。”

周正临时和别的老师换了一堂晚自习，八点半赶到舞蹈培训室时，正巧和兰亭郭远遇上。

四人八目相对。

林霜抿着唇，默默扭头。

兰亭眨眨眼，周正直接怔住，郭远挠了挠脑袋。

第51章 你是不是吃醋了

有句话说得好，你游戏人间，人间也游戏你。

城市那么小，关系网密密麻麻，谁也跑不了，总有一天，手机里拉黑删除的那些人，会再次出现在面前。

搁在别的场合，兴许也没这么尴尬，但撞在兰亭身上，林霜总有种难受到发痒的感觉。

兰亭这时候也有点展示欲，不肯在周正面前服输，亲昵挽着郭远，小鸟依人，笑容温柔，跟周正打招呼：“你也来接林小姐下课啊。”

“嗯。”

“忘记介绍了，这是我的男朋友郭远，阿远，这是........林小姐的男朋友.......周正，北泉高中的老师。”兰亭语气卡了下，不知如何给周正加形容词。

“你好，郭先生。”

“你好，周老师。”

四个人凑齐了一桌麻将，前因后果，完完整整，一个没跑。

罪魁祸首在一旁望天。

周正和郭远见过面，他当然清楚记得这人，悍气的jeep车大概在奶茶店外停留了近两个月，而后悄然退场。

漂亮的女孩从来不缺男朋友，周正不能深想林霜那些前任，说白了，他也没资格多想。

郭远见过周正一两次，但没什么印象，记忆很模糊。

他和兰亭两人是相亲认识，彼此都没过问对方的情史，感情刚炽热起来。

林霜漂亮是真漂亮，但脾气太傲了，要求高，挑剔难伺候，动不动就有脸色，郭远压根琢磨不透她的点，性子也野，根本不把男人放在眼里，说翻脸就翻脸。

相对于林霜，郭远更喜欢兰亭，温柔婉约，心思细腻，看他的时候眼中带光，很能勾起男人的保护欲，另外有家庭背景的加持，这段恋情的相处也小心翼翼，分外用心。

四人气氛和谐又诡异，热闹又死寂，各有各的别扭和心思，情绪或浓或淡，兰亭最懵懂无辜，林霜反倒最淡定。

两对情侣寒暄了几句，似乎谁也不愿意多说，迅速撤离现场。

一路上周正也没多说什么话，脸色分外平静，眉眼波澜不起。

有时候他是真生林霜的气。

林霜挽着他的手往家走，狗皮膏药似的黏在他身上：“你怎么过来的？晚自习直接扔下学生？”

“换班。”他淡声道，“换了节明天的晚自习。”

“哦——”她拖音。

两人一起爬楼梯，林霜的高跟鞋咚咚咚敲在台阶上，舞蹈包拎在周正手里，他走在前面开道，替她敲开楼道的感应灯。

“周正，你不问问吗？”林霜低头拎着裙子上楼。

“问什么？”

“问你想问的。”

打哑谜呢这。

周正脚步不停：“今天撞见的吗？”

“不是，第三次了，都是这场面。”林霜舔舔嘴唇，莫名觉得有点可笑，“太绝了。”

他掏钥匙开门，锁眼上了润滑油，钥匙拧起来不花力气，但周正的手劲不小，门锁轻轻“嗒”一声，推门开灯，换鞋进家门。

林霜从高跟鞋里提脚，踩进毛绒绒的拖鞋里，亦步亦趋跟在他身后。

“周正。”

“嗯。”他淡声回。

“看兰亭那模样.......她还不知道我和郭远谈过，郭远没坦白。”她抱着手，倚在门上看他，“否则她不可能对我那么亲切。”

“这是他们两人的事情。”他拧眉，“跟你和我都没关系，以后少见面就行了。”

局面虽然尴尬，但的确和林霜没关系了，兰亭和郭远的事情，理应由他们自己解决。

“他们感情挺好的。”林霜低头玩自己的指甲，语气闲散，“兰亭人挺单纯的，性格和郭远挺配，不过呢......郭远的为人我不好评价，多多少少有点大男子主义。只是，这事不揭穿出来........要是以后兰亭主动发现，或者他俩有什么别的事情，会不会殃及我啊？”

女人最了解女人。

余情缭绕数年的前男友一头栽进了林霜身上，好不容易重头再来，发觉柔情蜜意的现男友过去和她有过一腿，还瞒得严严实实，怎么看怎么觉得林霜是来给兰亭添堵的。

到时候兰亭心里有什么疙瘩过不去，林霜受的又是无妄之灾，指不定谢晓梦翻脸又蹦出来，来个道德谴责。

“你没和郭远说过这事？”

“我早把他拉黑了，怎么可能主动找他说这个。”林霜拗着下巴，她在扔男人这事上最干净利落，“狗男人，他装聋作哑，一直没找过我。”

都是资深玩家，见面岿然不动，打算把这事烂在心里。

林霜也绝对不可能主动找兰亭。

周正沉着气，看林霜一眼，她妖妖娆娆站着，噘着嘴，一副无所谓又无辜的神色。

“周正。”

他蹙眉：“知道了，别说话，也别解释。”

林霜把周正拎出来见人，等于把这问题抛给了周正。

他真变成二十五孝男友了，还负责解决女友和前任的破事。

谁让他也是兰亭的前任呢。

林霜不坑他，坑谁啊。

周正舒了口闷气，坐回书桌前，把晚自习课上没写完的资料摊开来继续写。

林霜凑在他身边，围着他的椅子打转献媚，捏捏肩膀捶捶腿，亲亲热热贴贴他的脸颊，小猫儿撒娇似的：“阿正.......”

她有时候心眼就这样坏！

怎么不想想他的吃味，他心里的疙瘩，他的无妄之灾。

林霜眼瞅着周正绷着脸，笑嘻嘻的用鼻尖蹭她，亲他的耳朵，呢喃撒娇：“周老师最好了，无所不能.......”

周正皱眉，躲开她黏黏糊糊的亲热，哪知林霜直接揽臂圈上了他的脖颈，小口小口咬在他耳珠上。

他乜见林霜的精致眉眼，妖精似的神情，有那么点又恼又气，又撒不出来的怨，抓着林霜往身上拖，摁人在自己膝上，手上用力，在那翘臀上用力拍了两下。

是真捏捏她，掐掐她，想泄心头之气。

“啪。”

大掌拍在俏臀，力道不轻不重，声音却够响亮，林霜吃痛，轻轻“嗯”了一声，在他膝上扭头，抿直樱唇，皱着细眉，似笑非笑看着周正。

偏偏他眼里幽黑，神色正经，还带着那么点莫名的怒意，半点没有情趣的成分。

林霜眨眨眼，嗤笑一声。

“以后不要这样。”他蹙眉不看她，盯着自己的教案，正经得不能再正经。

“不要哪样？”林霜脾气难得乖乖。

“不要逢场作戏，不要随便谈恋爱。”他咬牙，一字一句道，“不要随便找男朋友。”

林霜黏黏糊糊蹭着他，跨坐在他身上，整个人严严实实搂着他。

“你吃醋了呀。”她笑嘻嘻捧着他的脸颊，“周正，你是不是吃醋了？”

周正绷着脸。

人的野心和占有欲都是一点点膨胀的，他有理智，但做不到毫不在乎。

林霜不知道以后她会如何，也无法预料她以后会变成什么人，事实上，她根本没有想到以后，以后的恋爱，以后的男人。

就让日子慢点过好了，尽情享受现在的生活、现在的男人，按自己的心意，开心快乐就好。

“要不要做？”林霜抵住他的额头，诱惑他，“周正，如果你不高兴，要不要在我身上索取点快乐？”

她讨厌男人觊觎她的身体，但希望周正能享受她的身体，得到快乐。

佳人主动邀约，他只是圈住她窈窕腰肢，贴着她的脸颊，心情有些涩涩的，并没有下一步动作。

林霜搂住他，笑得温柔，话语呢喃：“周正.......逢场作戏是逢场作戏，但起码我没有见一个睡一个，我没跟郭远上床......”

涉及过去情史，她说得也很含糊，并不愿在这事情上多提。

周正看着她，捧住她的脸颊，吻住她的唇。

过去的都过去了，他不想多听。

情到浓时，他时不时会冒出这样的想法，过去他不在乎，他想要占据她的以后，占有她所有的以后，变成唯一仅有。

太疯了。

\*\*\*\*\*\*\*\*\*\*\*\*

这件事情，林霜不想管，周正想了想，找了张凡。

张凡还没见过兰亭这新男友，谢晓梦还没正大光明把他带出去溜呢。

“你们，咳咳.......”张凡又被水呛了下，想笑又不敢笑，“你说，去年追林霜那个大jeep成了兰亭新男友？”

那jeep车张凡也是有印象的，车子挺野，人也挺晃眼的。

周正冷着脸。

“额滴个娘耶，你们这比电视剧还电视剧呢。”张凡拍他的肩膀，“不容易啊哥们，你这处境，我咋觉有种戴绿帽子的感觉........你这可掉老板娘坑里爬不出来了啊。”

不知张凡回去和谢晓梦吹了什么千折百回的耳边风。

谢晓梦护兰亭护得厉害。

后来兰亭知道了这事，是从郭远和谢晓梦两人的嘴里一起说出来的。

郭远心里也觉得操蛋。

他本来也没想那么多，秉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怕兰亭心思细，在这事上头多想，再说了，当时和林霜也没相处两月就吹了，没什么好说的，想等到纸包不住火的那天再承认。

哪知女友闺蜜冲上门来，好一顿教育，指责他骗人骗色，居心不良。

这事不坦白也不行吧。

兰亭知道以后，停了舞蹈课，暂时避着林霜。

她心里自然是有些难受别扭的，恋爱的热度也一下子骤降，和郭远闹着冷战。

但巧合成这样，也怪不得谁，她和周正，郭远和林霜，都是正常的分合恋爱而已。

谁让城市这么小呢。

第52章 房子装修

周正把漆灵带到了林霜的奶茶店。

两人好像刚打完球，漆灵额上沾着汗，校服搭在肩上，垂头丧气弓着背，跟在周正的脚步后。

周正也脱了连帽运动衫，内里一件贴身的黑色短袖洇出汗迹，面色微红，推开了奶茶店店门。

林霜挑眉，看着这一大一小两个男人走进来。

红色的丝绒指甲随着音乐节奏敲着桌面。

漆灵僵直站在周正身后，林霜看不见他，只能瞥见一点黑色碎发。

“打球了？”

“嗯。”

“谁输谁赢？”她心情极好。

周正神色平静站在她面前，闻言黑眸突然亮了下，眉尾微扬，露出个清爽笑容，意思不言而喻。

她倚着吧台，心突然跳了下，觉得刚才男人的笑容有那么点感觉。

tmd，两人睡的次数多了，性吸引力真的——直接给身体下指令。

“想喝点什么？漆灵你来点。”周正扭头问身后的学生，让出了位置。

漆灵紧紧抿着唇，抬头看了林霜一眼，那眼神又硬又直，不服气，又不得不认栽，哑声道：“柠檬水。”

周正语气平稳：“愿赌服输，语气可以更平易近人点。”

两人断断续续比了十场比赛，所有能找出来的兴趣爱好——乒乓球羽毛球篮球足球跑步游戏轮着来，比率10：0。

只要漆灵能胜其中一场都算赢。

漆灵死也挤不出那个“姐”字，但至少有礼貌多了，咬字很重：“麻烦给我一杯柠檬水，谢谢！”

林霜简直要吹口哨：“不客气，难得来一次，我请客。”

这小子人见人厌没关系，两人不对盘也没关系，只要周正能治得了他就行。

四舍五入，约等于这臭小子的命运掌握在了林霜手里。

周正和班主任配合，跟漆灵明里暗里磨了一个多月，上课下课晚自习，每天花精力盯着人，终于有点突破。

漆灵就是这个年龄最常见的那种叛逆男孩，受过冷遇，对家庭世俗有愤慨偏见，却也还有父母管着关心着，厌学叛逆，却又没有目标，只能随波逐流。

对症下药，并不难教。

偏偏周正耐心特别足，方式也算温和。

漆灵对他不反感不讨厌，只是也拗不下性子喜欢，抗了这么久，毕竟心思还稚嫩，手段也不行，周正处处胜他一头，漆灵不得不梗着脖子低了头。

输赢见高下，关系有缓和，那就可以尽兴下一步，漆雄请周正帮忙关照儿子，有人盯着不至于捅娄子，放心些，数理化成绩提高点，要是能跨进本科线念个大学，那就皆大欢喜。

周正把漆灵的数学摸了一遍底，在班上的教学节奏基础上，给漆灵专门定了个复习大纲，强化训练。

这学期高三还有个周六休息，漆雄和付敏喊林霜和周正去家里做客，饭前饭后四个小时的补课，林霜没想到周正除了能教数学，除去语文以外的所有科目都能教。

漆杉高兴得一蹦三跳：“姐夫，你以后也能给我补课吗？我成绩也不好。”

好像小孩子都特别喜欢老师的额外关照。

林霜把漆杉的脸扭开，把房间的门阖上。

有了这么点交集，林霜和付敏这边的走动渐渐多了些，漆雄亲自下厨做饭，付敏就带着漆杉和林霜，有时出去逛逛走走，做点别的事情。

林霜去的次数多了，漆杉也跟她熟，喊姐姐，十一岁的虎孩子生机勃勃，特别能聊天，一聊一个心肌梗塞。

“姐，你会和周老师结婚吗？你们结婚了我是不是就能改口叫姐夫了？”

漆杉特别骄傲：“你们生了小孩，老妈就是外婆，我就是舅舅了。”

林霜一个巴掌拍在他脑瓜上：“吃你的零食，闭嘴吧。”

她刚过了二十七岁的生日——生日宴还是付敏和漆雄准备的，找了个她喜欢的餐厅吃顿饭，准备了蛋糕，漆雄和付敏都发了生日红包，连漆杉都准备了生日礼物（一条项链外加一只毛绒玩具，小学旁的饰品店买的，邀请了班上好几个女同学出席帮忙挑选）。吃过饭，漆雄回去看店，付敏周正和漆杉还带着她一起去了电玩城。

怎么说呢，林霜不喜欢这样的家庭氛围，有点矫情和黏糊的感觉，但这顿饭也顺顺利利吃完，生日也热热闹闹过了，感觉尚可，加之晚上周正的表现，她对这个生日其实还算满意。

可二十七岁，在北泉市真的迈入了大龄青年行列，林霜的姑姑还时不时跳出来问几句，知道周正的事情，一直囔着让林霜领着周正去家里吃饭。

付敏把漆杉赶去玩，问林霜：“周老师那房子买在哪儿？多大面积？开始装修了没？”

“不知道。”她玩手机，老老实实回答，“没问过。”

周正不提，林霜不问，是有意避着，还是漠不关心，那就不知道了。

付敏语塞，又问：“那他现在在外租房住？还是住学校里？租房子多少也要花点钱吧。”

林霜沉浸在游戏里，没回话。

她在付敏面前，不算是好性子，有时候心情好，聊得多点，有时不想说，寥寥几句。

迈过了关系最僵硬的那几年，能缓和成这样，付敏已经满意了。

她欠林霜的，其实挺多的。

当年和前夫负气，盛怒之下一走了之，财产女儿全都没要，也从来没管过这些事，没替林霜打算过。后来林海出事，出事前，林霜的继母偷偷转移财产溜之大吉，烂摊子都是林霜收拾的，留到林霜手上就什么都没有，连那套老房子，都是林霜姑姑费心走关系保下来的。

“年轻老师工资可能不高，但以后就好了，新闻说教师工资也在改革，每年都有涨动，高三又是毕业班，听说高考奖金也不少呢。”

付敏的确觉得周正不错，也许经济条件和家庭欠缺了一点........可这事没法说，婚姻里经济基础很重要，可只看经济条件，婚姻更容易岌岌可危。

饭桌上，付敏和漆雄也有意无意聊起周正买房的问题。

周正很谨慎开口：“房子买在学校附近，临着市民森林公园，已经交房拿钥匙了。”

“装修还没动工，最近只是了解家装方面的信息，不着急。”

林霜闻言瞟了他一眼，没说话。

回去的路上，公交车路过一片新楼盘，她玩着手机，突然问他：“不是说买市区那个楼盘么？怎么换成森林公园了？”

他看看她，目光掠过窗外，没说话。

隔了会：“森林公园离学校近，上班方便，环境更好点。”

林霜淡淡“嗯”了一声。

周正调整了下坐姿。

他知道她也更喜欢森林公园那套。

\*\*\*\*\*\*\*\*\*\*\*\*\*\*

下午三四点，奶茶店生意最清淡，这时候娜娜和kevin都可以出去溜个号，一般只有林霜一个人在店里。

林霜很难得把张凡call出来，请他来奶茶店喝茶。

张凡觉得这两人也挺诡异的，很少有成双入对在他面前招摇，要是有事都单独找他。

林霜抓着张凡的手机，给他转了十万块钱。

“啥钱？”张凡跳起来，“老板娘你要包养我？”

“以前我花周正的钱。”林霜白眼他，“上次谈恋爱，花他的钱买了不少东西，分手时候还钱给他，他不收。”

这点张凡倒是理解：“恋爱时候给女朋友花钱天经地义，哪有分手回收的道理。”

又酸溜溜看了眼手机：“啧啧，你俩谈了几个月？周正还挺舍得给你花钱啊。”

“你想个办法，把这钱转给他。”

“我能有什么办法？”张凡笑，“我无缘无故给他一笔钱，他能收？”

“这大概也是他应急的钱。”林霜抽烟，“可能是提前准备的装修款，他给我花了。”

周正的房子，张凡也知道情况，鼓了鼓嘴巴没说话。

“好不容易把房子买了，不要卡在装修上。”林霜淡声道，“你天天和他在一块，我把钱给你的意思，你不知道么？”

“我给他他就能要么，周正他自己主意也挺大的，也不是见钱眼开的人。”

林霜给张凡出主意：“就当是你借钱给他应急好了，还钱的事以后再说，先拖着.......让他先把这笔钱收下。”

张凡想了想，挠挠脸：“我觉得你俩也挺有意思的。要不你们锁死结婚算了，他买房，你装修，房产证上写你俩的名字，夫妻共同财产，这不就成了吗，次次都在我这里兜圈子。”

林霜瞟他：“你话那么多干嘛，我把你当工具人用，你倒是自己出起主意来了。”

“嘿。”张凡拍大腿，“嘚，我还真就是你们俩工具人了，还口口声声说朋友呢，你俩什么时候跟我交心过，有事就找上门来了，没事就把我踹远点，两人都一副德行。”

林霜也掩唇笑了：“免费一个月奶茶，我帮你在谢老师面前说好话。”

“成交。”张凡见好就收。

“说话当心点，滴水不漏啊，这笔钱，不许牵扯到我一个字。”林霜威胁他，“到时候出了事，我们两都跟你没完，你也别踏进我这店门了。”

张凡缩了下脖子。

过了几天，张凡去诓周正：“房子装修的怎么样？打算什么时候装完？”

130平的房子，一梯两户，公摊面积20平，开发商额外送个十几平，装修真不是一笔小钱。

“还没装。”

周正眼下就是先做做计划，还没有开始装修的打算，攒钱也要有时间。

“你这要攒到猴年马月啊，赚一点装一点嘛，没必要一口气全部到位，好歹先把墙体水电动起来。”

这事张凡有经验：“到时候隔壁住户都装完搬进去了，你再开始弄装修，邻里投诉也麻烦，还容易有矛盾。”张凡皱眉，“不然这样，我手上还有几万块钱，眼下也没有花钱的地方，先借你用，等明年高考完发奖金，你再慢慢还我就是了。”

周正摇头，小跑捡球：“不用，我装修不急。”

“你脑子怎么突然不灵光了呢，我这可都是为了你着想。”张凡笑话他，“你这次跟林霜复合，别的不说了。你住她那，勉强算寄人篱下吧，男人魅力大打折扣啊，出门遇见她朋友，聊起这些来，好歹也给她来点面子吧，你俩以后的路也走得顺畅一些。”

周正抛手投篮：“她不在意这些，房子不房子的，在她眼里也不算什么.......”

“女人的嘴你也信，房子装得漂亮点，女孩子总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吧，你看林霜那个奶茶店，不也是她自己一点点搞起来的么，时不时在她面前炫一下——哎，这个卧室也太梦幻了，这个浴室的镜子好适合化妆，这个衣帽间简直神了，这张床，高级！妙不可言！！！要要要，这房子和男朋友全都要。”

周正拿球砸他，叉腰哂笑：“你当什么体育老师，去直播卖货算了。”

“我的意思，你营造一种美好生活，温馨之家的概念，那种氛围.......林霜看见了，心里没感觉？”

“没必要，她不喜欢。”只会把她吓跑。

“就算她不喜欢，你喜欢不就成了吗？你给你喜欢的人筑个家，感动不了她，难道自我感动下还不行？总比什么都不做的强吧。”张凡满嘴跑火车，“你在市里早点有个家，也能把你奶奶接来住个一天两天，让她老人家心里高兴高兴，再说了，借钱还钱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你没家里支援，单枪匹马的，我这做兄弟的还不能挺一把么？”

也不知道哪句话触动他，周正心里嚼了嚼。

后来，周正给张凡打电话：“你手里有多少钱可以借？我多接点活，明年暑假还你。”

这事成了。

林霜收到微信：【任务完成，钱转给他了，还钱的事，明年暑假你自己想办法。】

附带一张转账截图。

林霜删了微信聊天，抬头看一眼，周正在房间奋笔疾书，她看见他眉头微皱，目光凝在笔尖，侧脸柔和又坚毅。

看过很多次了，认真的男人很耀眼，她总觉得这一刻，他是带着光的。

希望那是他喜欢的房子，装下他所有的幸福。

第53章 我可以帮帮你

有了张凡借的那笔资金，周正把新房的装修计划提到眼下。

大学的时候，周正兼职打工其实有攒下一笔钱，后来回北泉高中教书，学校发给他四万块钱的安家费。

这些钱，一部分周正给了奶奶养老，另外一部分用在修缮他父母留下来的房子上。

二十年前的农村，开始流行一家一幢的小楼房，外形不算好看，方方正正如火柴盒，周正爸爸和二叔分家，兄弟两人各占了一块住宅地，周正家先盖起了小楼。

家里积蓄不多，房子筑了地基搭了框架，周正父母简单粉刷下一楼，带着全家搬了进去，二楼还是个毛坯红砖壳子，等着有钱再重新动工。

周正爹妈突然离世后，这房子就耽搁了很多年，村里的小楼陆陆续续盖起来，周正家成了最潦倒破败的一幢。也是周正大学毕业后回乡，把整个房子重新修缮了一遍，贴了墙面，装修了内里，这个家才算完全竣工。

从他父母亲手砌墙上梁，再到周正的封门落窗，十几年过去了。

周正心底那件未竟之事，终于完成了。

虽然是乡下房子，周正好歹是有点装修经验，小城市找不到特别靠谱的家居设计师和装修公司，全凭网上信息参考和个人审美，周正一丝不苟做了很多功课，甚至还自学了一点3d建模渲染。

林霜无意瞟见他的电脑屏幕和桌上的设计图纸，扶墙叹气。

装个房子而已，至于这样认真？网友装修分享那么多，还有左邻右舍，大家互相抄抄作业不就完事了。

哦，学霸嘛，只有别人抄他作业，没有他抄别人作业的时候。

房子的事情她不掺和，不过两人滚床单同床共枕，周正睡前会看看家居网站做功课，林霜躺在他肚子上，玩着手机，忍不住滋生一丝丝怨气。

“怎么了？”他拍拍她的脸颊。

“你分心了！”她皱眉。

她撩他，周正没半点反应。

“没有。”周正撇下手机，低头亲吻她。

香软柔滑、梦寐以求的姑娘就躺在他怀里，以前他会一边看书一边缠着她，兴起还有第二场，现在周正有点心不在焉，清理完痕迹，有时还起身开电脑忙自己的事情，撇下她自己睡觉。

天凉了，正是她倦怠好眠，需要人体火炉的时候。

林霜心里很不爽。

她有点不明白自己不爽什么。

大概有点失落。

周正这阵子真的忙，校里校外的事情排着队来，要赚钱养家，要抽空跑建材市场，还要照顾家里，一颗心五体投地般扑在未来。

好像遇见林霜后，他整个人生就仿佛尘埃落定似的，沉甸甸、忙碌碌的。

他忙，林霜也不管他，她自己活动不少，美容院舞蹈课瑜伽室轮流来，苗彩有个朋友开了家剧本杀门店，最近常拉着林霜一起去打卡。

连着好些日子，林霜晚上都出门玩，回家后都在自己房间过夜，清心寡欲改素食主义。

周正很快察觉。

最近的确没什么空，很久没有好好陪她。

这并非他的本意。

他想了挺久，最后带着一堆色卡去她房间，请她帮忙挑色卡。

“新房装修的墙漆和地板色卡，我自己试着配一配，和想象的有出入，有点难。”周正蹙眉，“霜霜，你学服装设计的，对色彩的把握应该很好吧。”

林霜玩手机，瞟了一眼，他把色卡一张张放在地板上做比对。

“你想挑一套什么颜色？”

周正把手机图片调出来：“想要这样的色系组合。”

林霜放下手机，琢磨了会，从地上抽了几张色卡给他：“这几张颜色差不多。”

他切换了一张家居图片：“这样的呢，实际书房的采光不够亮，换浅一度的颜色会不会更好点？”

林霜皱眉，默不作声从地上挑了色卡塞给他。

一点小事情，解决得很快，周正磨磨蹭蹭收拾东西，温声邀请：“要不要去我房间？”

她横他一眼，低头，干脆利落：“不要！”

周正摸摸她的头发。

林霜自顾自玩手机游戏。

他坐在她身边，看着她玩游戏，闯关的小人飞檐走壁，金币吃得眼花缭乱。

“服装设计都学什么？”周正找话题跟她聊天，“专业有趣吗？”

“学裁缝，不好玩。”她那大学是省内的一所三流大学，其实也是混日子，没正儿八经念什么书，服装设计也是个烧钱的专业，当年学校有个花钱镀金的项目，在国内念两年基础知识，再申请国外的学校过去深造，可惜林霜家里一落千丈，留在学校磕磕绊绊念了四年。

“大学毕业后，你当了服装设计师吗？给模特走秀的那种设计师？”周正摸着下巴，“在镁光灯后面给模特穿衣服，拿着剪刀咔嚓两下，剪出个独特造型出来，然后关键时刻把模特推上台？”

林霜闻言啼笑皆非，瞥他：“你看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电视？”

“电视电影里都是这样演的。”他也笑，“或者在那种艺术性的、特别高档的写字楼里，穿得光鲜亮丽的，对着大荧幕画图，深夜加班改设计稿，再送到工厂做成衣，最后陈列在橱窗里的漂亮衣服，肯定是这种吧。”

她停住手机：“你说的这种也不是没有，那都是顶尖的，或者一流的服装设计师，我这种末流专业的小裁缝，根本上不了台面。”

“那跟我聊聊吧，我从来都没接触过这种行业。”周正柔声哄她，摸摸她的头发，“漂亮的女孩子穿漂亮的裙子，做出来的衣服肯定也很漂亮，怎么可能是末流。”

“说末流你还不信。”她语气顿了顿，被他的语气勾着，唇角也带了点笑意，“我在工厂里做贴牌设计师，其实这个行业也是抄来抄去，都是盯着潮流风向，拿来改一改再卖出去，后来呆了一阵子吧，我辞职出来，用积蓄租了个服装批发市场的小门面，卖时下流行的女装，也自己做点设计，挂在店里卖。”

“不过倒还真的做出了几件衣服，我自己设计过一条裙子，那是第一件，被人看中，一口气定了四百条......那是我赚的第一笔钱，本来快要撑不下去了，靠着这条裙子净赚了好几万块钱吧。”

“真厉害，是什么样的裙子，我见你穿过吗？”

林霜果然抛下手机，兴致勃勃去衣柜里翻裙子，拎出来一条碎花裙，眼里闪着光亮，“就这条，是不是看着挺烂大街？那都是后来别人抄我的，原版在我这。”

那条裙子周正根本不懂，当然也没见过，不过还是很捧场，坐在地上仰望他的女孩：“很漂亮。”

林霜当着他的面，兴高采烈的换上了那条裙子，露出纤长的美腿和雪白的后背，性感撩人，乔模乔样摆了个pose：“我还自己拍了模特图，挂在店里，可惜那时候不太懂行，没有抓住好机会，不然还能大赚一笔。”

她第一次聊这么多，聊这条裙子的设计和心得，聊布料和版型，周正默默听着，时不时点头。

数学和服装，两个完全不互通的世界。

夜深了，林霜赶他：“回你的房间去。”

周正赖着不肯走。

被子窸窣，周正和她挤在一张床上，他身上气息好闻，身体热烫，肌肉分明，贴在她后背，荷尔蒙滋滋作响。

林霜被他的体温烫了下。

“这是我的床。”林霜手肘怼他，“你下去。”

周正岿然不动，一只手臂牢牢锁紧了她的腰肢。

“最近真的太忙了，期中考试省内七校联考，教学赶进度，连晚自习都在上课。”他把她的手牵到他的喉咙，冒尖的喉结在她手里滑动：“你听，嗓子又哑了。”

的确是沙沙的、哑哑的声音，带点磁性，深沉好听。

天冷换季的时候，他的咽喉炎又发作，职业病，没办法。

“多喝热水。”林霜敷衍他。

“我小的时候，冬天睡的也是单人床，床脚很高，床比你这个还窄，半夜睡着睡着翻个身就往下掉，迷迷糊糊又抱着被子自己爬上来，有时候睡得熟，我就抱着被子睡在地上，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

林霜这张床，勉强还能挤下两个身材苗条的成年人。

“夏天我就不睡床上，到处睡，纳凉的竹床上，摇椅上，宽凳上，铺个席子睡在地上，哪儿凉快睡哪儿，就是容易被蚊子咬，要一直点着蚊香过夜。”

“听起来是个很调皮的小孩。”

“乡下小孩哪有不调皮的。”周正把她的秀发都撩在耳后，“我和顺仔，那时候村里小孩都是我两的小跟班，我是大王，顺仔是二王，我们做过可多坏事了。”

林霜闭着眼，淡声道：“怪不得顺仔跟着你鞍前马后，原来打小就是你的副手。”

“后来就不这样了，小学四年级我就去了镇上念书，住校了，后来又考到市里来念高中，回去的时间也少了，一直睡学校的单人床，直到大学毕业。”他的话题转回来，“说起来.......隔壁那张床，是我人生买的第一张双人床呢，其实也不是我买的，是你选好，我仅仅是下单而已。”

“房子开始装修了，我今天还去了趟建材市场，买了些材料。”周正道，“花钱很容易，但选择很困难，有时候我会很着急，想拥有一个百分百完美的家，却不知道完美的定义在哪里，也不知道家的具体模样是什么。”

“但其实，家和房子没关系的吧。”他叹了口气，“这些其实没那么重要，我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你。”

她看了他一眼。

她男朋友有个优点，很聪明。

“霜霜。”

“嗯。”

“抱歉。”他诚恳道歉，“和你在一起，无论从哪个方面，都对你太不公平了。”

她十指插进他的发间，抱住他的头，他的身体压着她，能清楚感觉到自己的心在缓慢又坚定的跳动。

林霜嘟囔了一句。

“什么？”他低头问她。

“如果你太忙......有些无足轻重的事情，我可以帮帮你。”她神色似乎不在意，“但你要报答我。”

“怎么报答？”

林霜乜了他一眼，噘起了自己的红唇。

周正动作很温柔，手臂支在枕上，探过身过来吻她。

她纤腰微微后拧，半阖着媚眼，偏首回应他的亲吻。

情绪自然而然发生，缓慢又坚定，像水波一样层层荡漾，不是潮起潮落的汹涌，却有种不急不缓的舒缓。

他在这安抚性的节奏里，还时不时停下来，和她缠绵接吻。

这感觉很奇怪，身体好像被融化，又似乎变成了彼此的一部分，分不出你，也分不出我。

\*\*\*\*\*\*\*

第54章 俊朗男人

林霜的“无足轻重”帮忙，仅限于动动嘴皮子。

你让她掏心掏肺操劳男朋友的房子装修，跑工地现场吃灰，那绝无可能。

她每天的睡前乐趣变成了刷周正手机里的购物车，然后无情嘲笑他。

“审美太差！网红风泛滥。”

“这年头还有人不选智能马桶？洗碗机不考虑一下吗？人类都从原始社会进化了，何必难为自己。”

“你买的是宫殿？怎么不选个三层水晶灯洗洗眼？”

“这........你不如买根铁管，在家里跳钢管舞算了。”

“你是打算在这桌子上打乒乓球？吃饭运动一举两得？真高明。”

周正面无表情接过手机，通通删除。

你不能让个朴实惯了的人喜欢浮夸风格，喝茶的人家里搞个咖啡机，他审美的确有局限，需要找个人把把关。

只要林霜不吐槽，四舍五入就等于满意。

连绵秋雨又开始下起来，天气不好，这些真的也不着急，周正多花点时间陪林霜。

小城市的确没什么娱乐项目，市里就那么几个夜市和商场，一个月逛几回也差不多就够了，酒吧和夜场都不够带劲，去几次就腻。以前年轻人喜欢聚众打牌搓麻将，风气整顿后，这两年倒是兴起了跑步健身风潮。

林霜的奶茶店生意一直不错，她有想法把旁边的店铺一起盘下来，扩大下店内面积，可以兼容娱乐聚会，顺带加点甜品小食业务，不过店里主要面对北泉高中的学生，客源固定，消费能力固定，林霜有点犹豫。

学校周边还有几家饮品店，主打重心不一样，她这牌打出去，约莫是几家店一起熬，看谁能熬死谁。

林霜扔给周正几个数据，笑眯眯的：“周老师，你帮我算算，我这成本投进去，有没有可能赚钱？”

周正看了眼：“固定装修和设备采购五万，每月房租五千，加上店员工资和其他成本.........你能不能把店里的饮品销售额和毛利给我看看。”

林霜看见他在纸上做数学题。

“盈利或许没什么问题，但你冲击了你的同类门店，其实学校附近的奶茶店数量和规模一直维持着微妙的稳定，假设你的新产品竞争力高于同行。”周正在纸上列起了公式，“要是有任何一家关门，立马会有同行的新鲜血液补充进来。另外现在知名连锁奶茶店已经全部渗透进中小城市，学校周边也是重要的竞争市场，你不如把自己品牌做精，先守住自己的阵地。”

“现在奶茶店遍地开花，再好的奶茶店，生存周期一般都在三到五年，产品创新和运营都要一直保鲜。”周正劝她，“如果现在盈利好，不如趁热打铁，再用同样模式开一家分店，共享成本低，知名度也提上去了，先赚钱，后面再根据市场改变销售。”

林霜听他说了一堆专业词汇，挑眉：“你是不是学过经济学？”

周正云淡风轻瞟她一眼：“没有，不过数学是万科之王，和很多学科都贯通。”

他唇角上弯，忍不住有点得意。

林霜捏了捏他的脸颊，一个数学老师，竟然还骄傲起来了。

再开一家，她就更忙了，工作本来就是为了打发时间用的，难道真的要当老板娘。

林霜有点犹豫：“先看看吧，等明年春天再说。”

冬天的晚上无所事事，像周正这样的，晚自习上班，家里蹲读书培训，林霜有了稳定男友后，钓鱼式约会消失无踪，要么美容健身，要么跟着周正看书看电影。

苗彩听说她和周正窝在家里读书，甚至一起出门逛书店，笑起来：“你什么时候这么贤惠起来了，周老师对你影响这么深？竟然还一起逛书店？”

可能是真的潜移默化的改变，连心态都静了下来，以前林霜还有那么点“作”，趾高气扬的看人，撩着眼皮子抽烟，有种明明白白的渣女风情。

现在她烟也抽得少，一天两三根，有时想抽烟被周正看见了，他兜里有润喉糖，塞一颗进她嘴里，又把烟放回去了。

“有么？贤惠？”林霜不觉得，“贤惠不至于吧，不想玩倒是真的。”

以前遇见有点兴趣的男人，还能勉强迎合逗弄着撩撩，毕竟聊胜于无，现在有了周正，直接真枪实弹推到床上去了，激情都消耗在身体力行上。

她跟周正撩不起来，玩不了暧昧，正儿八经的男人，随意撩拨两下，她就能看见周正眼里的光，像只毛绒绒的动物似的，全心全意盯着她。

那种感觉真要命，太黏黏糊糊了。

就像跟个小朋友玩游戏，逗孩子想要颗糖玩，他把整个糖盒都能送给你。

“晚上一起出去玩？”苗彩邀请她，“赵峰这周都出差，我们去酒吧坐坐？还是去玩剧本杀？我那个朋友新进了几个本子，又喊人组团过去玩。”

苗彩朋友开的那家剧本杀门店——这种新兴的年轻人聚会方式，刚从一二线城市下扩到中小城市，还算个新鲜事物，北泉市也只有这一家像模像样的，门店营运得不错，店主脑子灵光，和本地的一些交友组织合作，场次还挺火爆，苗彩拉着林霜去过几次。

酒吧没意思，搭讪的都是些心怀不轨的男人，林霜选了另一个。

她在这家门店，跟店主聊了几回，还谈了笔生意回来，玩游戏有奶茶外送优惠，年轻人的聚会场合，少不了吃喝，一天的外送量也颇为可观，弥补了学校上课期间奶茶店的空档期。

林霜也拉着周正去过一次，周正的体验感有那么点奇妙。

玩游戏的都是年轻人，有时候陌生人凑在一起，有小情侣也有单身人士，职业各有不同，聚在一起也很能聊，一个本子的角色玩下来，整场里面，林霜算是最招摇的人。

落在她身上的目光实在太多了，跟别的场合完全不一样，有些目光还堂而皇之越过了周正，牢牢的黏在林霜身上。

她跟不同人说话的时候，神色语气都很客气，但肢体语言很妩媚，眼里带着钩子，小钩子刺啦刺啦挠啊挠，挠起了身上的细绒绒，不动有点痒痒的，动了更痒的感觉。

周正才猛然察觉到这种交际氛围，林霜其实掌控得游刃有余。

她其实是那种镜面式性格，就像跟polo衫在一起，她也能放得开玩的转，跟张凡在一起，她也能插科打诨说段子，遇上喜欢高谈阔论的人，能撑着下巴装作一副用心倾听的神情，跟周正在一起，她也能踏踏实实过普通生活。

这样玲珑剔透的美人，是怎么跟一个长相清秀、职业普通的数学老师走在一起的？

在场所有的男人都不解。

美女眼瞎了吗？

“你想什么呢？”回去的路上，林霜晃他。

“没什么。”周正把她的手揣进自己衣兜，温声道，“冷不冷？给你买杯咖啡暖手？要不要吃蛋糕？”

“好啊。”

两个人窝在懒人沙发里吃东西，她把喝剩的咖啡递给他，挖一勺蛋糕塞进嘴里，奶油中的草莓粒冰冰凉凉又清甜，她噙在嘴里对着他媚笑。

周正喝一口温热咖啡，温吞含在嘴里没往下咽。

他闲闲散散坐着，支着腿，垂下眼睛玩自己的手机，面色很正经，姿势却很撩人。

林霜忍不住，探过身去吻他。

她尝到咖啡的苦涩，他也尝到草莓的甜味，两种滋味在唇舌间传递。

滋滋啦啦的电流穿进身体，也许是冬天的静电，也许是身体的战栗。

林霜觉得今晚的周正格外有体力又.......狂野。

实实在在满足她的幻象。

这也算是种天赋了。

她香汗淋漓躺在他怀里休息，听见他附在耳边喑哑的声音：“喜欢吗？”

林霜憋着笑，捏住了他的下巴，上挑：“你今天好奇怪，故意勾引我是不是？”

前戏一反常态成了禁欲系，等她上钩了，强悍转身扑过来了。

周正觉得，她至少是喜欢自己的身体的。

“霜霜，能不能帮我买几件衣服？”他犹犹豫豫问她。

“什么衣服？”

“你喜欢的、好看的那种。”

林霜的确给他买过一次衣服，清理过他大半的衣柜，那次衣服买的都是春夏装，挑的都是简单耐用的款式，他秋冬的衣服穿得单薄，就那么两三套，连帽卫衣针织衫，都是普通休闲装。

她觉得，当老师没必要穿得太帅，舒适顺眼就行了，穿得太帅惹同学分心，至少她念高中的时候，班上有个物理老师，又高又帅衣品又好，她物理成绩那么差，却最喜欢上物理课，毕业后还记着物理老师很久。

“报酬呢。”林霜摊开手，眼里流光溢彩，“我当造型设计师的酬金可是很贵的。”

周正想了想，去抽屉取出一个小盒子，取出条项链送给她。

某品牌首饰，入门畅销款，价格不算太贵，大概□□千左右，但北泉没有这个牌子，只有一二线城市才有专柜。

“英语组办公室一个女老师戴过，女老师们都说很好看，我无意间看见，问了牌子，托朋友在临江市买了一条。”

“什么时候的事情？怎么不给我？”

“正好是上次分手的时候.......”周正含糊道，“后来就一直放着。”

对一个直男来说，这也算是有心了。

林霜把首饰盒抓在手里，微微笑了笑：“成交。”

有求必应，林霜帮周正购置了几身冬装，风衣、大衣、夹克衫，羽绒服，皮鞋和短靴。

她一直觉得他冬天穿得太少，虽然身上散发着腾腾热气，但看着怪冷的，起码出门应该更暖和一点。

男人的相貌更多靠气质和衣品来提升，林霜喜欢成熟款，在周正身上还留了余地，至少知道不要把精英范放在一个高中老师身上，选的衣服都很低调。

周正换衣服出来的时候，她还是禁不住吹了个口哨。

他的确是干净的那款，像没有枝节分叉的树，笔直向上，在头顶拢出一片荫，果不其然，穿起正装的时候，是笔直又好看的，有种生机勃勃的俊朗。

已经提升到“俊朗”了吗？

林霜睡在自己房间的时候，周正又开始半夜加班熬夜的生活。

至少走在一起的时候，要配得上身边的人。

第55章 白内障小手术

周正的二叔给周正打电话。

起因是本市残联会和市医院合作，派了一支医疗队下乡义诊，主要给乡镇老人看看基础病，医疗队正好宣传到荷塘村，也给周正奶奶做了个老年病筛查，别的倒都好，医生建议奶奶做个白内障手术，而且最近有惠民政策，政府有补贴，手术费用减免一半。

周正奶奶的两只眼睛都浊了，前几年视力就有点模糊，现在天黑就容易看不见，但老人家一辈子最害怕的就是进医院——周正的爷爷就是严重脑血栓，最后那两年频繁住院，最后在医院重症监护室病逝。这回周正奶奶听医疗队科普，把眼科手术说得简简单单，又听说可以免钱，心头也有点松动。

其实也是老人家岁数越来越大，真是想多拖几年，好歹眼睁睁看着周正成家立业才够心安。

周正回家了一趟，诓他奶奶说了一通，老人家真就不舍得这几千块钱的优惠补助白白浪费了，愿意去医院动手术。

既然说通了奶奶，周正提前去医院排队，手术时间是根据周正的上课时间定的，周四入院检查，周五安排手术，周六出院回乡下。

他也提前跟林霜说了这事：“过两天我在医院，应该有点忙。”

林霜没什么大反应，比了个“ok”，让他随意安排。

周四那天，顺仔拉着周正二叔和奶奶到市里，周正下完课去接人，一家人在医院碰头。

周正奶奶在乡下住了一辈子，最不喜欢城里闹腾，看见大马路就犯晕，也特别不喜欢医院，揪着衣角直跟儿子念叨人多，二婶今天去厂里上班没来，只有周二叔陪着进市里，周正二叔这几年在村里办的林场工作，兼接些木工的零活，有忙有闲的时候。

“东西都在这袋子里，农保卡和身份证都在，村里开的证明我也拿了。”二叔把袋子递给周正，“要不要我跟着一块去办住院？”

“不用，医院这边也没什么大事，二叔你有事就先回去。”

“那行，那我就先回去，手上还有活，到时候在家里等着你们。”

叔侄两人在养老上分工明确，周正在市里工作，平时照顾不了，二叔一家就照顾老人的衣食住行，其他花钱出力的事情，都是周正来负责。

周正先扶着奶奶办住院手续，后头还有一系列的入院检查，又做心电图又量了血压，周正奶奶血糖高，医生开了点降血糖的药先控制血糖。

“早知道这样，我老婆子也不来了，不受这个罪。”

周正给奶奶倒水喂药，听老人家唠叨：“就你们一个个诓我，说进医院滴个眼药水就好，怎么还住院，怎么还查那么多，我咋就信了，到底啥时候能完事好了回去..........”

"您常年不来医院，来一次当然要多检查几项，反正都不花钱的，明天就能走了，奶奶您就耐心住下吧。"

“真不花钱？”奶奶不信，掰着手数，“做了好几个检查，咋能一个钱都不花。”

“不花钱。”周正正儿八经诓人，“七十岁以上老人有政府补助，还有您的农保医保报销，这不是挺好的，就让你跑一趟白住两天，回头晚上您眼睛就能看清了。”

“不花钱就行，要花钱我可不来。”周正奶奶嘀咕，摸摸病床，“你爷爷那两年花了多少钱，还不是不管用，医院这地方真待不得，一来我就晕........”

周正听着老人嘀咕，笑着摇了摇头。

所有检查都做完，把奶奶安顿在病房里，周正出去买点吃的。

他半路抽空给林霜打电话。

林霜这会还在奶茶店，听见话筒里车子的嘈杂声，问他：“你在外头？怎么不在医院陪着？”

“刚忙完。”周正回她，“我出来买点吃的。”

“你呢？”他闷头走在冷风里，“什么时候回去？”

“快了，马上就走，晚上约了剪头发。”她问，“你走这么远，吃什么去？”

“医院外面有几家粥店，味道还不错，我带点回去给我奶奶尝尝。”他问她，“你吃什么？”

“不打算吃了。”林霜轻笑，“美发店有水果和点心招待，味道还可以，在那凑合一下吧。”

他知道她这饮食习惯，晚上只要没东西送到眼前，她就空着肚子不吃。

“晚上我在医院陪床，你剪完头发早点回家，路上注意安全。”

“知道了。”她问他，“明天还去学校吗？”

“不去了，明天手术，我让同事代下课。”

林霜哦了一声：“过夜的东西带了吗？衣服什么的。”

“也没什么好带的，凑合一两夜就行了。”他想了想，“要是缺点什么，我再回家取吧。”

“也行。”

两人漫无边际聊了几句，挂了电话，林霜玩起了游戏，娜娜问她：“老板娘，你今天怎么还不走？”

家里没有人，回家好像就不太着急。

一个小手术，时间安排在周五下午，约莫也就二十分钟左右，从手术台上下来，周正奶奶精神倒挺好，还能跟人聊几句天，顺仔和二叔二婶都在，在病房里陪着坐坐，说会话。

正好有人在，周正去外头买了副墨镜和眼罩，又回家了一趟，洗澡换衣服，拿走了自己的电脑。

苗彩知道这事，问林霜：“你俩都男女朋友了，不去医院看看？周老师没爹妈，就这么个最亲的奶奶，不象征性去孝顺一下？”

“不去了吧。”林霜皱眉，“以前也没接触过他家里人，他也没开口让我去。”

“周老师不也见过你妈和你继父么？”苗彩道，“其实不去也行，买点水果和营养品，托周老师带过去，也算是心意了。”

林霜想了想，勉强接受了这个提议。

晚上从喷泉广场逛完回家，临睡前林霜进浴室，发觉脏衣篓里塞着几件眼熟的衣服。

她伸手摸了摸，衣服冰冰冷冷、潮乎乎的，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家换下来的。

林霜善心大发，原本打算把这堆衣服扔进洗衣机里，一件件捞起来搭在手上，冷不丁闻见衣服上的气息，顿住了动作。

她把衣服放回了脏衣篓里，拍了拍自己的手，暗地给了自己一个白眼，趿着拖鞋吧嗒吧嗒出了浴室。

推开隔壁房间的门，屋子里冷冷清清的，椅子上搭着件换下来的外套，桌上的电脑也不见了。

她问他：【你今天回家了？】

【对。】

【什么时候回来的？】

【下午三四点吧。】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林霜蹙眉，有那么点不高兴。

他进家门，都不用跟房东说一声吗？

周正没告诉她，他也只是临时趁空出了医院的门，回来拿东西，半个小时就走了。

周正给林霜打电话，第一通电话林霜没接。

第二通电话迟迟才接通。

“干嘛？”手机开着免提，林霜玩游戏，对着电话蹙眉。

电话里的男声温润，带着空旷的回音，大概是在楼梯间或者走廊：“霜霜你回家了？”

“嗯哼。”林霜喉咙里发音甩给他。

“下午奶奶做完手术，顺仔和二叔二婶都来了，我也是临时有空，出医院买点东西，顺带拐回家拿点东西。”

“哦。”林霜声音淡淡的，“手术还顺利吧。”

“小手术，挺顺利的，十几分钟就出来了，医生开了点头孢，观察观察，明天下午就能出院了。”

“你明天跟着一起回乡下去？”

“对，我把奶奶送回去，周日再回来。”

又是一个晚上。

“好。”林霜要挂电话，“我这边也没什么事，你回去陪奶奶吧。”

周正不想挂，跟她聊天：“奶奶刚睡了，昨晚可能是心里有点紧张，心电图的心跳一直有点快，还囔着睡不着，今天做完手术，可能心里也放松了，傍晚吃了点东西，早早就睡了。”

林霜：“已经睡了吗？”

“嗯。”

她看了眼时间，还不算太晚，期期艾艾：“你们.......在哪个医院？”

“市二院。”

林霜的语气挺散漫的：“我看你电脑的充电线还在桌子上，你明天回乡下，这两天不用电脑了么？充电线我给你送到医院去？”

周正怔了怔，犹豫开口：“你.......来吗？”

“我在家也没事，给你送个东西而已。”她嘴硬，“省得你跑来跑去的。”

她真的下楼，打车去了医院，在医院门口买了束花，买了点水果和礼盒，去了医院的住院部。

周正在电梯门口等她。

电梯门一开，两人一见面，眼神对上，就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氛围。

林霜横了他一眼，云淡风清把手里的东西塞进周正怀里。

“空着手过来好像不太像话，医院门外买了点东西。”

周正漆黑的眼里含着笑，眼神格外的绵软，领着她往病房去：“奶奶还睡着，走吧。”

林霜轻手轻脚跟着他走。

病房静悄悄的，门虚掩着，屋里灯光很暗，病床的围帘拉得严实，周正先进去，把手里的东西轻轻放下，眼神招呼站在门口的林霜进来。

“真睡了？”林霜做口型。

周正点点头。

她蹑手蹑脚进去，挨在帘子旁，探头看了一眼，满头银发的老太太躺在病床上，一只眼睛蒙着纱布，一只眼闭着，额头满是皱纹，颧骨干巴巴的，气色倒还不错，看着就是个普通乡下老太太。

林霜拢了拢帘子，往后退了一步。

这样也算是探望过了。

礼节很到位。

病房是单人间，周正的陪护床挨着墙放着，床上的电脑屏幕还亮着光，一旁搁着把椅子，搭着周正的外套。

他把椅子上的杂物换到床上，把椅子腾出来，示意她坐，转身给她剥橘子。

林霜扶着椅子，接了他递过来的半瓣橘子，两个人一人一半，安安静静的吃完。

吃完橘子。

“我回去了。”

“就回去？”

“也没什么事。”林霜微笑，细声细气说话，以免吵醒周正奶奶，“时间也不早了。”

“那我送你回家。”

“不用了。”她低头看自己鞋尖，“你在这陪着吧，万一老人有什么事，陪护人不在就麻烦了。”

“太晚了不安全，你等一会。”他轻声说话，给顺仔发消息，“顺仔这个点还在市里跑车，他离得不远，我让他过来一趟，送你回家。”

“也好。”

反正都是打车，坐熟人的车还安全些，就等一会再走。

屋里有人睡着，是真不好说话，林霜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垂着鸦睫，默默玩自己指甲上的装饰。

周正看着她。

这几天都没有好好相处，也有两天没见了。

是真的有点想念。

两人的手都搭着那张空椅子，面对面站在，病房里昏暗暗的，还混着消毒水的气味，闻着有点头昏脑涨的感觉。

周正伸手，忍不住摸了摸她的头发，又摸了摸滑溜溜的脸颊。

林霜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神娆娆的，扭扭的，欲语还休，小银勾一样，挠得他心肝脾肺肾都在痒。

周正眼神暗了暗，伸手一揽，轻轻搂住。

是真的只想轻轻把人抱在怀里。

可扑面而来是他身上好闻的气息，还有她身上糅合的甜香。

这气味好像滴进清水里的墨汁，张牙舞爪迅速氤氲开来。

林霜搂住了他的窄腰，有点不自在的在他怀里扭了扭，脸颊蹭了蹭他的肩膀。

他心里有呲呲的火花，有点迫不及待，毛毛躁躁的，径直低头，含含糊糊喊了声她的名字，嘴唇从她发畔下滑，滑到她的脸颊和嘴唇上。

周正吮住了她的香滑唇瓣，辗转吸了吸。

两人就站在围帘旁，还能听见老人家略带点呼噜的呼吸声，还有外面的走廊的脚步声，附近病房的聊天说话声。

病房的门没有关严，会不会有查房的护士闯进来？

可这个吻好甜。

像天干物燥的秋天吃了个汁水充沛的雪梨，润润的，清甜的，熨帖的，抚平了身体的毛糙。

两人偷偷摸摸接吻，舔一舔，咬一咬，吸一吸，你追我逐，悄然无声，缠绵热切。

林霜揪着他的衣服，脸上红烫烫的，心扑通扑通的跳，禁不住腿软往下滑。

周正托住了她的腰肢。

有种早恋干坏事，避着人群在小树林里干坏事的感觉。

两个人年龄加起来这么大几十岁了，第一次跟毛毛躁躁的高中生一样，不分时间场合。

她眼里浮着盈盈的光，像星海的碎冰，脆脆的，清透的，跟他深沉漆黑的眼搅在一起，总有股意犹未尽的撩人感。

周正扶住她的脸颊，两人唇瓣贴合在一起，分开又黏合，亲一亲，啄一啄，舔一舔。

“阿正......”帘子里传来奶奶迷糊的声音，“咳，几点了.......”

林霜听见说话声，身体一抖，揪着周正的衣裳，险些要把自己脑袋埋进周正怀里。

周正搂紧了她，清清喉咙：“奶奶你喊我？”

奶奶有起夜的习惯，今天睡得早，打了个哈欠，扶着床要起身：“几点了？”

“十点多了。”他摁着怀中人，声音稳中带颤。

林霜在他肩膀上磨牙。

“你把床摇起来，我起来上个厕所。”奶奶自己扶着床要起来，抬头看见床边柜子上，咦了一声，“这哪来的花？怪好看的。”

“您别动，我.......我来扶您。”

帘子一拉开，林霜就躲不了。

林霜揪着周正不让动，瞪大了眼，一脸尴尬不可说的神色。

“见见吧.......”他做口型，眼里带笑，“早晚都要见的。”

第56章 哪家亲戚的孩子

那一瞬林霜的想法很多。

如果她在周正奶奶起身之前，蹑手蹑脚溜出病房，背影一定、非常、绝对很难看，像做贼心虚。

她穿着挺括的风衣，搭着飘逸长裙和高跟靴，明明就是走路带风、冷艳拽酷的美女人设，绝不可能有那样猥琐的形象。

周正目光询问她yesno。

林霜脸色旋即镇定，云淡风轻撩头发，火速伸手去包里摸口红补妆。

探望病人而已，正常社交，这有什么no不no的。

周正看她神态和动作都在做准备，禁不住笑了笑，眼如点漆，扯开半爿帘子。

“奶奶，您看见这花啦？是我朋友送来的，还带了些礼品过来看您。”

林霜买的百合康乃馨就搁在床头。

“不太看得见，一大团红红的，倒是怪香的，我凑近才看清点。”奶奶问，“哪个朋友？啥时候来的，我这睡着了也不晓得，你该把我喊起来才是。”

周正笑着指指帘子外面：“人还没走呢，我俩刚才还在说话，是不是把您吵醒了？她害羞，有点儿不好意思见您。”

奶奶扭头：“人呢？”

林霜适时露面，在周正背后探出身子，柔声柔气：“奶奶您醒啦，我还在呢。这时候过来，打搅您休息了。”

是个姑娘啊！

阿正身边可从没出现过姑娘的影子啊。

周正奶奶听见林霜的声音，整个人都清醒了，单眼模模糊糊看见个人影，高挑又纤细，瞧着是个好模样，抓着周正的手，笑得跟朵向日葵似的：“哎呦，阿正，这是.......你也不提前说声。”

“您慢点，我先扶您去洗手间。”周正老神在在，把帘子扯开，林霜也上前来搭把手，声音甜润，“奶奶您注意脚下。”

“好好好，姑娘你坐，快坐。”

场面挺家常又热闹，周正跟奶奶介绍林霜，脸上带着笑，声音也是温软的，也没说是女朋友，也没说是普通朋友，可开口直接喊她霜霜，推着林霜的肩膀过来，就是有点不一样。

林霜就站在周正身边，温温柔柔的笑，两个人肩挨着肩，金童玉女似的站在一起。

奶奶跟周正生活了这么多年，怎么揣摩不出来这姑娘的身份。

可惜一只眼蒙着纱布，模糊看不清林霜的模样，病房里的灯都摁开了，老人家直接抓住了林霜的手，把林霜拉到眼前来端详，眼睛眨了又眨，总算看清楚，唇红齿白，跟家里墙上画报里的女明星一样好看，笑眯眯回头跟周正说话：“模样太漂亮，太漂亮了，我可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姑娘，跟仙女一样，比仙女还好看。”

林霜鲜少被长辈这样打量，握着她的手干燥又粗糙，满是皱纹，她心头有那么点奇妙的感觉，不过也很快释然接受，佯装乖巧温顺，瞅着周正，柔柔的不说话。

他在一旁倒白开水，眉眼沾着得意，不知是炫耀她还是炫耀自己：“是挺漂亮的，霜霜从小就漂亮，大家都喜欢她。”

这语气就太亲昵了。

林霜在心里啐了他一口。

她被周正奶奶摁坐在病床旁的椅子上，左一个苹果右一个桔子塞过来，奶奶亲自剥了个香蕉：“霜霜你吃点东西。”

奶奶跟着周正喊她霜霜。

“奶奶我不吃，谢谢。”

林霜嘴上说着拒绝，还是接了香蕉，咬了两口握在手里。

她不怎么喜欢吃香蕉。

“奶奶她真的不吃，您别忙了。”周正站在林霜椅子后，接过她手里的香蕉，三两口吃完，把香蕉皮扔进了垃圾桶。

林霜含笑抿唇。

周正奶奶看在眼里，笑在嘴上。

第一次见面，周正奶奶也就盯着林霜聊天，问她年龄，家住哪儿，过来医院远不远，什么单位上班这种家常话。

周正插在两人中间，帮着林霜搭话，适时换个话题。

聊天气氛很好，奶奶笑容满面，林霜的神色也还算轻松。

周正奶奶问了一圈，知道林霜——就是去年周正除夕夜没回家，顺仔提起的那个模样漂亮、开奶茶店的女孩子。

老人家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好哇，年初以为周正终于遇见个喜欢的姑娘，有了点念想，谁知后来这事没了下文，她老婆子心里还苦想了挺久。

家里这个孙儿，其实外貌、学历、能力和工作都不差，唯一拖累在家庭上，没爹没妈的孤儿，说出去不好听，要不然怎么这么多年都没带个姑娘回家呢。

谁想峰回路转，姑娘又到眼前来了，两人相处看着还挺热乎的。

这下可有盼头了。

病房里聊了会，正好顺仔来电话——他载客兜回了城区，在医院门口等着送林霜回去，停车不方便，今天就不上来看奶奶了。

林霜适时起身告辞。

奶奶拉着林霜的手，慈祥叮嘱：“晚上不安全，让阿正和顺仔把你送到家。阿正这几天陪着我在医院呆着，也是耽误他事情了，你有空再过来玩，咱两再好好说说话........”

周正穿衣服，送林霜出去：“奶奶您坐一会，我送完霜霜马上回来。”

老人家自己转身，拉开抽屉，在里头摸了又摸，扶着床要送林霜出门。

两年轻人都不肯让她挪步子。

“我就送门口，难得你来看老婆子。”周正奶奶手里攥着几张红色人民币，往林霜手里塞，语气恳切，“第一次见面，照理说家里是要准备东西的，也要好好招待你，我事先也不知道，身边带的也不多，你又破费买这么多东西过来........奶奶的一点见面礼，你可收着啊。”

“奶奶您太客气了，您真的太客气了.........这钱我不能收.......”

“拿着吧，拿着。”那几张钱一个劲往林霜手里塞，林霜一个劲的拒绝。

大概就像小时候过年走亲戚，明知道是不能收的红包，但长辈硬往兜里塞的场景。

这阵仗，林霜招架不住啊。

连周正都没想到这一出，满脑门子意外。

这钱最后被周正抓住，塞进了自己的口袋：“奶奶，这钱给我和给她一个道理，我替霜霜收下了。”

林霜松了口气。

祖辈的思想和传统观念，对待事情的方式，和年轻人真的不一样。

周正奶奶是真着急周正，眼下终于有苗头了，老人家郑重对待，看见林霜打心里喜欢，这第一次在病房见面，就把红包塞过来了。

可能有点不合时宜，但的确是诚恳有心了。

老人家今天刚动完手术呢。

林霜心头有点说不上来的触感，沉甸甸的。

两人走出了住院部。

晚上的月色很淡，云翳重重，风有点冷。

林霜呼了口热气，拉了拉风衣。

周正走在她身边，偏首看了看她。

林霜低着头，长发飘飘，眉目如画，却在夜色中有点模糊。

周正把她送到医院大门口，顺仔的车已经在路边等。

“你快回去吧，奶奶眼睛看不清，病房里缺了人不行。”

周正点点头：“也好，你路上小心点。”

两人都站着没动。

心里都憋着话没说。

“我们的事........你家里那边不知道？”林霜问他。

要是知道她，周正奶奶不会有这么大反应。

“嗯，我没说。”

“怎么没告诉呢。”林霜轻描淡写。

他把口袋里那几张卷成筒的纸币掏出来，摊在手心：“你要吗？”

林霜扫了一眼，蹙眉，神情似乎有点焦灼，抿抿唇：“我收着也不好，你拿着吧。”

周正笑了笑，笑容温和。

他伸手抱了抱她，摸了摸她的头发。

两个人长长又漆黑的影子拖在地上。

林霜偎依进他怀里，胸膛很闷，鼻腔有点酸酸的。

“不要有压力，现在这种生活就挺好的，过自己想要的日子就行了。”他摁着她的肩膀，平静说，“你如果想说别的话，我不答应。”

“周正.......你对我的爱还有多少啊？”

“还有一些。”他轻声道，“你对我还有兴趣吗？”

她点点头。

至少这一刻，她就想呆在他温暖的怀抱里，不想分开。

顺仔默默坐在主驾驶座上，车窗早就摇下来了，他偷瞄着后视镜里，憋笑又乐不可支——两人搂搂抱抱难舍难分，腻歪死了。

一物降一物，阿正以前在村里，是高材生，是全村模范榜样，脑子灵光，做人又端正，从来不搞这些情啊爱啊。

还不是一头栽在漂亮姑娘的身上。

时间不早，周正不放心奶奶一个人呆着病房，把她送到顺仔的车上：“到家后跟我说一声。”

林霜点点头。

他叮嘱顺仔：“太晚了，阿顺你帮忙多关照一下。”

“晓得，阿正你放心。”

黑色的车子消失在冷清的夜幕里，他在路灯下站了会，转身往医院去。

\*\*\*\*\*\*\*\*\*\*\*

周六上午，周正带着奶奶去眼科做术后检查，忙里偷闲给林霜打电话。

他多少有点心神不宁。

昨天回去太晚，林霜和周正没多聊，睡得也晚，还是被周正的电话吵醒的，声音倦倦的。

林霜听见他那边的声音，问：“今天就能出院吗？”

“对，待会去拆纱布，没什么问题的话，拿点药就可以回去了。”

“你一个人在医院，能照应过来吗？要不要帮忙？”

“周丰待会从学校过来看看奶奶，今天周末他没课。”周正问她，“你来吗？出院手续办完也要中午了，我吃完中饭就走了。”

吃个中饭而已，林霜想了想：“看看吧，我下午去奶茶店，有空我就过来。”

“好。”

周丰从学校过来看奶奶，在病房里搜刮吃的，一早从学校坐公交过来，肚子里空空的，早饭还没着落。

病房里放了挺多东西的，张凡和林霜都来探望过，周正师母也来坐了坐，都带了东西来，加上顺仔和周正自己买的，吃的喝的营养品可不算少。

“哥，这谁送的花啊。”

奶奶刚拆了纱布回来，戴了副挺潮的墨镜，心情大好，笑呵呵的给周丰递牛奶：“多吃点，这是你哥的女朋友送来的。”

“霜霜姐啊。”周丰冲周正挤眼睛，“哥你终于放招了啊，我这个秘密保守得很辛苦的，起码要给我点封口费哦。”

周正在一边收拾病历本，指派周丰收拾病房：“我去取报告，还要去拿点药约个门诊复查，你把东西都理一理，待会办完出院手续，我们吃个饭就走。”

“好嘞。”周丰眉飞色舞，“对了，老姐也回来了，说是待会就到医院。”

姐弟三个都是奶奶一手带大，感情都挺深的。奶奶住院，周雪也周正打了两个电话，问了点情况。

周正掏手机，蹙眉：“小雪也回来？”

正好周末没事，周雪回来看看奶奶，陪个周末，宛城离北泉高速只要两个小时，来回还算方便。

周雪是搭顺风车从大学门口直接到医院的。

一眼就在医院忙碌的人群里看见个窈窕身姿。

来来往往人那么多，大家穿衣装扮多半黯淡无光，这背影却靓丽惹眼，婀娜摇曳，从头到脚无一不精致，踩着高跟鞋，握着杯咖啡，拎着鲜亮的包包走进了医院。

周雪没认出来，跟着林霜往住院部走。

周正在楼下等林霜。

她眉眼懒散得很，整个人都懒洋洋的，心情说不上多雀跃，好歹也不算太差，把喝了一半的咖啡塞进周正手里。

“都弄完了吗？”

“差不多了，等会顺仔就过来了。”周正牵住了她的手，顺手揣进自己兜里，“先上去吧。”

“哥。”

周雪在两人身后喊了声周正，语气又直又淡。

“小雪？”周正扭头，微笑看着堂妹，招手，“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嗯，车子开的比较快。”她慢腾腾的走过去，上下打量林霜一眼，看了眼她的衣服鞋子，缩了缩脖子。

“奶奶呢？眼睛看得见了吗？病房在几楼啊？”周雪先去摁电梯，视线看着半空，对林霜打了个招呼，“你好。”

林霜忍不住挑眉。

挺久不见这小女孩，怎么还是这模样。

她吃她家大米了？挖她家祖坟了？偷她家人了？

“周老师，这是你哪个妹妹啊？以前没见过，也没听你提过呀。”林霜面上露出一丝奇异微笑，黏乎乎贴在周正身上，“哪家亲戚的孩子啊？”

周雪脸绷了下。

周正站在两人中间，觉得这苗头隐隐有些不对。

第57章 她打算往后退一步

周正介绍完堂妹再介绍女友，两个女孩都干巴巴的“哦”了一声，说了句“你好”。

两人的气场一直不合。

眼缘很重要。

周雪对林霜的初印象深刻，白衬衫穿得很轻浮，精心描绘的五官很秾艳，跟男人调情的语气很媚俗，而后每一次见面都没有好印象。

就是那种仗着美貌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女生，她宿舍就有一个同款。

林霜就是那种性子——你看我不顺眼，我就让你更不顺眼，你让我不爽，我让你更不爽，谁给谁添堵还不一定呢。

她挽着周正，指尖触在他的眼下，轻轻摸了摸，顺势在他脸上撩一把，娇声道：“周老师昨晚几点睡的，黑眼圈都出来了，好心疼呀。”

周正眼神古怪看了林霜一眼。

她笑得明艳嚣张，周雪别扭转过了脸。

周正捉住她的手，不让她撩，牵着往下，塞进自己衣兜里：“没事。”

林霜的手腕攥在周正手里，力道不小，她挣不开滑不走，林霜心头不乐意，在衣兜里掐他，捏捏腰，拧拧肉。

女朋友搞暧昧小动作，别的场合他无所谓，在自己堂妹面前，周正多少有点不适应。

他眼神：【乖一点。】

林霜挑眉：【怎么乖？】

他捏她的手：【别动。】

她捏回去：【就想动。】

周雪站在电梯门口，从电梯镜面瞟见身后两人眉来眼去，冷脸迈出了电梯。

三人往病房去。

奶奶看见林霜，比看见周正和周雪还高兴几分，脸上笑开了花，起身去拉林霜的手——蒙眼睛的纱布拆了，眼睛亮堂了，奶奶又喜滋滋的看了林霜一回。

越看越喜欢，奶奶一会支使周正挪椅子，招呼周丰拿零食，又让周雪洗水果，三个孙子孙女都靠边坐，只顾着跟林霜嘘寒问暖。

周丰之前和林霜见过面，笑嘻嘻的一口一个霜姐。只有周雪第一次和林霜正经打交道，奶奶扯着低头玩手机的周雪跟林霜聊天：“小雪，你喊过霜霜没有，跟着小丰喊姐姐就成了。”

“霜霜姐。”周雪一板一眼。

“小雪妹妹。”林霜笑。

两人深情对视，眼里各有情绪，啧，这塑料感情。

奶奶：“咱家也没那么多规矩，你俩都是女孩子，应该多亲近亲近。”

林霜笑问：“小雪今年大几了？学的什么专业？哪个学校念书呢？”

周雪语气微耿：“大三，经济系，财经大学。”

“挺厉害的。”林霜专业捧哏，鼓掌，“读书很好吧。学校很不错啊，还是王牌专业，毕业后一定很有出息。”

语气怎么听怎么别扭。

“没什么，普通专业。”周雪答，“成绩也一般。”

“小雪大学还是阿正挑的，以前读书也是阿正辅导的。”奶奶笑道，“兄妹几个，她跟阿正感情最好，以后大家相处也好得很。”

“看得出来。”林霜意有所指，瞟一眼周正，“好羡慕，兄妹两人感情是挺好的，唉，我都不知道周老师有个这么厉害的妹妹。”

周雪脸上刻着笑意，忍不住开口：“我也很羡慕霜霜姐，我也不知道哥哥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谁让周老师忙呢。”林霜笑嘻嘻的。

刀光剑影。周正摸摸鼻子。

“小雪，你去看看体检报告出来了没，再去药房领点药。”周正把医保卡塞给周雪，拍她肩膀，“一楼大厅，麻烦你跑一趟。”

让她俩离远点。

周雪心头有气，蹙眉起身：“哦。”

\*\*\*\*\*\*\*\*\*\*\*\*\*\*\*\*

体检报告出来，周正带着林霜去办出院手续，把周丰和周雪留在病房陪奶奶。

“小雪还是个小孩子，你别跟她计较。”

堂妹身上那股别扭劲，周正感觉得出来，他和林霜的事，以前也或多或少说过一些，但周正很难深入去聊这些，他没办法跟妹妹讲自己的恋爱心路和对林霜的感情，对着别人讲那些黏糊的感情话。

林霜白眼他，心情很不爽：“她二十多岁，我也二十多岁，谁是小孩子？”

“你是小孩子。”

周正摸摸林霜的头发。

“小雪就是那个性格，你别逗她，冷着她不理就是，你越逗她她越别扭。”周正道，“我找个机会跟她好好谈谈。”

“不用谈，这有什么好谈的，我跟她又没什么关系。”林霜的嘴都快翘上天了。

“别生气。”

林霜掐他手臂：“你烦死了。”

她心情本来就算不得多好，今天能来也是怕周正照顾不过来，眼下病房人那么多，甩开了周正的手：“我回奶茶店了。”

“别走，都中午了，一起吃个饭吧。”周正拉住她，温声哄她，“这两天有好好吃饭吗？”

林霜乜他一眼，蹙眉不说话。

周正把她拖走。

病房里周正奶奶喜不胜喜，不住念叨：“你哥的女朋友，你们喜不喜欢？霜霜长得是真漂亮，咱们全乡镇都翻不出这样俊的长相来，真好啊，也不知道你哥打算什么时候领回家，要是能结婚那可多好。”

老人家手里还有笔积蓄，是这几年周正给她的养老钱和村里的分红，要是周正结婚，这笔钱就是给林霜的，要趁早取出来。

“喜欢。”周丰举双手，“霜姐人挺好的。”

周雪神色悻悻，玩手机：“奶奶你都说了，全乡镇都找不出一个来，她肯来我们乡镇么？”

“我们喜不喜欢有什么用，她和正哥能结婚嘛？看不看得起咱们家？人家一个包就好几万块钱，哥哥能养得起她么？”

奶奶吓了一大跳：“一个包好几万块？金子哦，哪有有这么贵的包。”

林霜的手拎包还摆在病房的椅子上，她空着手跟周正出去的，周雪指着包撇嘴：“奶奶你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她这个包三万九，我同学也有一个，一模一样，顶得上正哥几个月工资了。”

周丰从病床上跳下来，蹲在椅子旁，仔细打量林霜的那只包，满脸沉思：“不能吧，这包好看是好看，看着也没什么特别的，这啥牌子。”

“香奈儿，你懂不懂，人家身上穿的用的，哪个都不便宜，她跟正哥在一起，图什么呀.........”

“图咱哥年轻帅气呗，正哥多好啊，学校喜欢他的人好多呢。”

“漂亮姑娘都能花钱，唉，这也正常.........以后结婚了，有家有孩子了，慢慢就知道节省了。”

病房的门虚掩着，这话也传进了林霜和周正耳里。

两人都停住了脚步。

林霜抱着手，面色略冷，玩味似的看了周正一眼。

他面色平平静静，推门的动作却很慢，语气沉甸甸的：“小雪！”

病房里聊天停下来。

\*\*\*\*\*\*\*\*\*\*\*\*\*

中午顺仔也过来，大家扶着奶奶出院，一行人去了附近一家粥坊吃午饭。

这顿饭吃得很沉闷。

林霜脸上倒还沾着笑意，聊天配合度也很高，身体语言却很懒散，或者说.......很倨傲。

从取碟子到倒水挟菜，她一概不动手，全由周正代劳，吃的也格外的挑剔，不喜欢的东西都推到周正面前。

一桌人都看出了周正的细心照料，也看到林霜的娇惯。

周雪的确看不惯，以前大家一起吃饭，周正也会特别照顾她，这会周正连看都没看她一眼，周雪也能看出来，她哥现在是不高兴的。

病房里的对话不知道被听见了多少，她是一时嘴多，但说的也是实话。

她没骂人没贬低人，不怕被听见。

吃完饭林霜和周丰都要回北泉高中，林霜去奶茶店，周丰跟同学约了打球，周雪和周正带着奶奶回去。

顺仔热情邀请：“霜姐，你也跟我们一起回去呗，去看看我们那地方，风景其实还挺好的，玩一玩，住个晚上。”

这话题一开，大家都七嘴八舌，周丰也点头：“家里好吃的也多，还有个烧香的庙，后山还有山泉水和小瀑布，还能找螃蟹呢，挺有意思的。”

奶奶也想让林霜回去看看，翻来覆去鼓动林霜：“你俩一起回来，这两天都没好好招待，不如回家吃顿饭，家里什么菜都有，屋子又多，有地儿住。明天阿正学校上课，再一起回市里。”

林霜微笑不说话。

周正不想这个时候横生枝节，淡声道：“有机会下次再去吧，我也好一阵没回去住了，房间都没打扫，不太干净。”

“你那房间都关着门窗，被褥也是常晒的，回去擦擦地就成，最干净。”

周雪帮她哥说话，嘟囔：“家里什么都没有，一片泥巴地有什么好玩好看的。”

林霜看面前几人，神色笑容各异，改了主意。

她放下筷子，撩撩头发，一副纡尊降贵的架势，语气淡然：“那我就跟着回去看看吧。”

都走到这一步了，把该看的，该知道的都见见。

周正看着她。

她也看着周正。

周正微微皱了皱眉。

\*\*\*\*\*\*\*\*\*\*\*\*\*\*\*\*\*

林霜真的上了顺仔的车。

车子走省道，在郊外的某一岔路口拐进了乡道，渐渐能见的是连绵的丘陵和树林，农田和村庄。

车里几个人时不时聊点路边的风景，村庄的风土人情。

乡下的房子很少见几十年前那种破败形象，偶尔晃过一点半点的土坯平房，绝大多数都升级到小楼房，林霜甚至看见多层电梯小楼，金碧辉煌大门紧闭的别墅，顺仔介绍，那是衣锦还乡，锦衣不夜行。

“赚了大钱的都回来盖别墅了，光宗耀祖，你看那幢房子，可是这村的标志建筑，两百多万盖出的小楼，主人只有过年回来住几天。”

“也不是没有穷人，穷人都出去打工了，赚了钱回来盖房子，买个小车，城里乡下两头跑，要么直接就搬到了市里谋生，现在村里人也少了，很多大村子都落败了，静悄悄的，路上一个人都没有。”

林霜的父母两边都在市里，她唯一接触乡下的机会大概就是农家乐，第一次来，感觉还有点新奇，看得还挺认真的。

周正把她的手攥在手里，攥的时间太久，还有点潮潮的，热乎乎的。

车速很快，半个小时候到了荷塘村。

村子不大，村口就是一片空地，一条马路贯通村子，人口似乎不多，偶尔看见一两个蹒跚走路的老人家。

顺仔的车直接停到周正家门口，旁边就是周二叔家，两家的房子紧挨在一起。

林霜看见不远处的地上搁着个洗菜的红色水盆，旁边一地被水烫过的鸡毛。

二叔二婶提前接到电话，已经在厨房里做饭了，窗子里冒出腾腾热气，听见外头的动静，知道人回来了，周正也带着女朋友回来了，连忙出来迎客。

林霜也是第一次见，两人都是衣着朴实，风吹日晒，外形黯淡的中年人，笑呵呵的，人很热情，说话也朴实。二叔跟周正有点像，肤色更深，更胖一些，二婶身材干瘦，穿着花花绿绿的大围兜。

一行人先把奶奶扶到房间去，周正牵着林霜的手进去，打量了眼周正家。

挺普通的二层小楼，方方正正的，白墙平顶，结构也很简单，一扇铁门进去，两手边是厨房、洗手间、储藏室，绕过一堵墙是大客厅，摆着茶水桌和木沙发，两边是卧室，客厅对着敞开的大门，大门外就是一片荷塘，这个季节荷叶已经开败，勉强算是两个飘满枯枝落叶的大水塘。

奶奶的房间在左手边，长长的大卧室，白墙砖地，东西不多，靠里一张矮床，大衣柜，桌子，窗下摆着电视机和双人沙发。

二叔二婶捧来茶水瓜子糖果，跟林霜寒暄了几句，两人赶着去隔壁厨房烧火做饭，奶奶看林霜坐姿不动，笑眯眯赶周正：“你带霜霜走走看看，不用看着我，小雪陪着我就成了。”

周正牵着安安静静的林霜：“去楼上坐吧。”

他带着她去了二楼，二楼是周正的房间。

鞋子是脱在楼梯间的，周正找了双绣着花的绒线拖鞋给她：“新的，二婶去年织的。”

二楼格局和一楼不一样，但也是空旷，家俱摆得很少。

林霜笑了声：“这也算大房子，我都听见我的回声了。”

“乡下房子就这样，东西少，比较空。”他回，“我每个月也就回来那么几天，也没买什么家俱，就卧室里放点东西。”

好几扇门都关着，林霜问他：“几个房间？”

“三个，我用了一个，其他两个都是空的。”

车上顺仔已经科普过了，乡下房子父母一般都住一楼，家里有几个孩子，楼上就盖几层，以后娶妻生子，这一层就是新家，林霜点头：“这一层都是为你准备的吧。”

“嗯。”

“三个房间，那岂不是要生两个孩子。”林霜嘀咕。

周正手摁在卧室门把手上，回头看看她一眼。

“开门吧。”林霜挑眉，“怎么，还怕我看？”

卧室窗帘拉着，黑乎乎的，周正过去把窗帘全拉开，林霜觉得眼睛有点刺目。

窗户很大，窗外是明晃晃的阳光和田野。

真——乡野别居啊。

房间挺大的，东西也很少，一张木床，一个床头柜，一排衣柜，另一边是半墙书柜，电脑桌上放着台式电脑，一张电脑椅。

周正把电脑桌推过来让她坐。

“你坐会，我去楼下倒杯水。”

林霜把电脑椅滑到了窗边，推开了半边窗户。

风略冷，太阳还算暖和，视野也很好，窗外是大片已经收割的农田和波光粼粼的水塘，再远处是模糊的黛色山坡和树林。

空气很清新，带点草木和泥土的气味。

空气含氧量高，可能人的情绪也会好点。

林霜倚在窗边，拢着火机抽了根烟，朝着大自然吐了口烟雾。

她打算往后退一步，可多少有点舍不得周正。

第58章 她其实一点也不想和他接吻

周正下去倒水的时候看见周雪。

周雪喊了声哥。

他低头洗杯子，眉眼很冷，语气也很直白：“我这两天没空，后面再找你。在她面前，我不许你说一个字。”

周雪脸色霎时难看，呼吸哽住，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兄妹两人这么多年关系一直很好，她从来没有听过周正这样严肃的语气。

周正绕过她，径直上楼。

林霜听见脚步声回头，倚在窗口感慨：“这可是纯天然的田园风光啊，我刚才看路边还有健身器材和儿童滑梯，还有快递站点，感觉还挺不错。”

他接过她手中的烟头，摁灭扔进垃圾桶。

“也就这些年经济发展，城乡形象建设，打造宜居乡村的结果。”周正微笑，“十几年前可不是这样的。”

“十几年前是什么样的？”林霜问。

“你来了估计要逃跑吧。”他笑，“路还是泥巴路，一下雨满脚泥星，没有自来水管道，用的都是井水，买什么东西都要去附近的乡镇市集，那时候车也很少，出一趟们很不方便。”

“生活总是越来越好的嘛，感谢祖国母亲，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她坐在电脑椅上，踮脚转圈，“也感谢个人的奋斗，养家糊口赚钱盖大房子。”

“你再夸下去，我就推荐你去当乡村形象大使。”周正把她连人带椅推离窗户，把窗阖上，“冷不冷，我把空调打开。”

“不冷。”

她打量房间，正正经经询问他：“我可以参观一下你房间吗？”

“当然可以。”

“我记得你说过，房子是你自己装修的，这些都是你自己弄的吗？”

“对，我父母只把房子盖了一半，那时候家里没钱就停工了。楼下那个储藏室是我小时候的房间，这一层原本是个红砖毛坯，还漏水，都快荒了，我大学毕业之后有了积蓄，才把房子盖完。”

“早有钱怎么不买房，那时候房价还便宜，你有房也没人让你入赘了。”林霜哂笑，“还是你也喜欢衣锦还乡归故里这句话？”

“那倒不是。”他摸摸鼻子，“我父母也就留了这个房子给我，还是想保留下来，房子再不修，再几年刮风下雨就要塌了。”

林霜淡淡一笑。

衣柜看起来就是木匠的手艺，林霜推开门，里头挂着些旧衣服，还有他大学发的校服和运动服，印着临江师大的logo，上层柜子里有几床碎花棉被，大概就是奶奶做的被子。

“大学的衣服还能穿吗？你带回来了？”

“穿是能穿，不过毕业就没穿过，留下来做个纪念吧。”

是个恋旧的人啊。

床是简单的木床，铺着防尘罩，床头柜也空荡荡的。

杂物唯一多的地方就是那半墙书柜和书桌，林霜瞄一眼：“好多旧书啊，怎么连初高中课本都在？”

“奶奶不舍得卖，我也没扔。”他打开书柜，“有些是高中时候看的书和杂志，大学那几年的书也都寄回来了，后来陆陆续续买的一些书，常用的都带在身边，不常用的都放回来了。”

林霜现在对数学这两个字特别敏感，一眼就翻到一本数学课本，禁不住笑：“你以前的字还挺清秀的，一笔一划的，跟现在的很像呢。”

“是么。”周正看着她手中的笔记本，“这是我的物理错题集。”

“做得很漂亮，你看还有目录呢，挺严谨啊。”林霜兴致勃勃翻开，“这些都是什么鬼符号，我一个也看不懂。”

“你那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林霜问他，“埋头苦读型还是天资聪颖型？”

“默默无闻型吧。”周正回想，“我那时候不太爱说话，也不太敢和人说话。”

“你现在话也不多，是怎么当上杰出教师，给那么多学生上课的？”

“后来视野开阔，会慢慢开朗一点吧。”周正道，“人总是一点点变化的。”

林霜把书放回书架，扭头去看另一面书墙：“看不出来，你以前还读过不少杂书呢，这里好多杂志，这么喜欢看武侠小说吗？这一排都是，书都快翻烂了。”

“那时候大家都看，这些都是旧书摊买的，有些是宿舍同学不要的二手书，也不是我翻烂的......”周正摸摸鼻子，“都是我回收的旧书。”

“你那时连书都买二手啊？”林霜笑他，“这么穷吗？”

“是挺穷的，那时候没手机，也不去网吧，没什么娱乐，会去租书屋里借书看。”

“不会就是以前我们学校外面那家藏在巷子里，鬼屋一样的租书屋吧？叫什么.......学海无涯租书屋？”

周正点点头。

林霜咯咯直笑：“看来大家都喜欢偷偷摸摸光顾那家。”

“你也去吗？”周正问她，“那家店你也常去的吧？”

“我当然不去啦，但以前班上同学在那看书的不少。”她傲然，“我零花钱多呢，看什么书直接买就是了，言情小说一口气可以买十本。”

“我猜你买的就是那家租书屋里出租的小说吧。”周正笑话她，“还有那种恋爱杂志，什么《水晶男女生》、《梦天使》这种。”

“你怎么知道我看什么？”林霜挑眉。

“班上的女生都看这种杂志，还喜欢找喜欢的男生做恋爱测试题。”他眉眼微暖，语气微酸。

“你观察得还挺仔细的。”林霜反唇相讥，“那时候有没有人找你做恋爱测试题啊？”

周正瞟了她一眼，抿唇，垂眼不说话。

林霜“啧”了一声，手指从书脊上滑过，她眼特别尖，从一排眼熟的武侠小说中抽出一本花花绿绿的薄书，眼睛猛然一亮：“这是什么书？”

封面赫然几个墨笔大字——浪子魔女艳情传奇。

作者——武侠宗师黄易。

“黄易有写过这本书吗？看起来怎么这么奇怪，盗版书吧。”林霜在手里随意翻了两页，冷不防被一行行夸张的省略号和语气词杀到。

【嗯........啊.........浪.......子........哥.........哥........你........好.......厉.......害.........人.......家......真......的......好......爱......你.......】

破防了破防了破防了，林霜这一天反反复复拉锯的心情都在这一刻绷不住了，捏着这本伪装成武侠小说的盗版小黄书“噗嗤”一声笑出来。

这什么鬼才作者，拿省略号赚稿费。

周正压根不明白林霜笑什么，瞄了一眼林霜手上的书，还是懵懂，凑近一看那几行字，旋即明白过来，脸上一红，伸手去抢她手中的书。

“给我看看。”

“周老师你给我解释解释。”林霜乐不可支，“这本浪子魔女情是什么书，怎么会在你书柜里。”

“我不知道。”周正满脸尴尬，伸手去抢，“这些都是高中从宿舍搬出来的书，很多年没翻过了。”

“臭流氓，看小黄书就算了，还偷偷藏起来。”林霜靠在书柜，把书严严实实藏在背后躲他，“你当年.....是不是也躲在被窝里打手电筒......研究人体奥妙学的........学生.......哈哈哈哈.........”

“啧啧，不愧是周老师啊。”

“不是，我没有。”

他急了他急了他急了，周老师脸红了。

书压在林霜后背，她扭来扭去躲他，周正抢不着，站在她身前，呼吸有那么点急。

他低头看了她一眼。

身前的女孩笑意满满，两颊绯红，眼神晶亮，他看着她的神色，脸上滚烫发红，心突然剧烈跳起来。

十年前的书，十年前的人，怎么会因缘巧合碰在一起的。

周正定定看着她，被诱惑似的，不由自主的、在她脸颊吧唧亲了一口。

她永远都是可爱的、俏皮的女生，光彩夺目到让身边人黯然失色。

屋里的气氛变了。

她其实一点也不想和他接吻，甚至想很严肃的和他说一些别的话。

可眼前这个脸红的男人真的很难拒绝，他的眼睛很黑很亮，浮动着她看不懂的光芒。

周正蜻蜓点水般在她唇上触了触。

她的唇香香软软，他的唇也是软薄适中的。

他们亲过好多次了。

她喜欢他的吻，喜欢他的身体，喜欢到后来，会有点陶醉。

有一瞬她甚至都理解不了，她是怎么和眼前这个男人扯上关系的。

明明是十万八千里不相干的人。

这个轻轻柔柔的吻一触即离，两人都看着彼此，然后........周正趁她不备，轻轻抽走了她身后的那本书。

林霜啊的尖叫了一声，伸手去抢：“还给我。”

周正举着那本书扫了几眼，终于确认书的来源，脸又红了：“应该是以前宿舍同学的书.......以前看过一次，毕业很多书他们都丢了，被我一起带回来了。”

“好看吗？”林霜打算拜读一下这本大作。

“不好看，别看了。”周正把书塞在书架最顶层，抿抿唇，“我给你看点别的吧。”

第59章 一只萤火虫

周正从书柜底层抱出了两个盒子：“这里都是我的收藏品。”

很有年代感的记忆——大红色、方方正正、陈旧的月饼盒。

就是每个人童年都会有的那些小玩意，不约而同封进某个饼干盒里，若干年后无意打开，像机关一样触动记忆、以供缅怀的万花筒。

林霜小时候拥有的更多，她有成堆的洋娃娃和数不清的小玩意，可惜随着几度搬家和家庭的离散，大部分都被有意或无意地遗弃。

“这个我小时候有一大盒。”她在盒子里拨了拨，捏起了一颗彩色玻璃珠。

除此之外还有缺胳膊断腿的塑料小人、方便面里的人卡片牌、用剩的铅笔和半块橡皮、劣质贝壳粘的小船，课本叠成的方纸板、水里捡来的石头.......

林霜看见他的小学毕业证。

内页粘着一张小小的黑白照，颜色已经泛黄，但仍能看清那个小男孩，系着红领巾，头发和眼睛乌黑，瞳孔极亮，脸庞端正。

林霜多看了两眼，撑着下巴：“你小时候还挺可爱的。”

绝不是那种肉乎乎软萌萌爱撒娇的小孩子，而是在山里奔跑、水里淌过，肩膀又瘦又硬，也许夏天晒得乌黑，冬天像火炉般热腾，林子里猛然拔节而高的小树苗。

盒子底层压着一层过塑的老照片，不多，七八张，她看见了更多的周正。

大多数是幼年或童年时期的照片，人很瘦，头发很短，圆圆的脑袋，五官很清秀，黑黑的眼睛盯着镜头，很拘谨的站着。

“这是......你爸爸妈妈吗？”

她看见了两张全家福，一家三口，周正站在中间，两边的父母面目模糊，眼神沉默，身上有那种踏踏实实的气质。

“对。”

“你妈妈长得挺漂亮的，头发很长呢。爸爸和二叔长得挺像的。”

“有点吧，他们跟我爷爷也像。”周正也扫了眼。

“叔叔阿姨是什么时候出事的？”林霜以前听顺仔提过两句，是个意外事故，但她从来没和周正聊过这件事。

“十岁的时候，我爸妈承包了村里的水库养鱼，有一天晚上大暴雨，白天他们刚放过鱼苗，水库还没封闸，他们俩半夜起来去关闸，两个人都冲进水里了。”

他脸色很平静，语气也很平静，很自然的把桌上的照片收起来，看不出多余的情绪。

成年人的情绪也许不需要外露。

而后她看见他初中的记忆，乡镇中学的学生证，学校的奖状，运动会奖牌，生物课的树叶标本，可是已经没有照片了，可能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不再拍照，只有一张毕业合影，他站在人群里，穿着校服，模样特别青涩，头发有点长，抿住唇，收着下巴看镜头。

高中的东西更多了，有些是她熟悉的，北泉高中的饭卡、校园卡，学校校徽、每年的成绩单，毕业同学录，几张毕业留念照，照片里周正一副沉默寡言的模样，神情稍稍阴郁。

最下层有个小盒子，她问他：“这里是什么？”

“你可以打开来看看。”周正看了她一眼，声音出奇的柔和。

盒子卡得很紧，里头东西不多，零零碎碎几样。

一包卡通图案的手帕纸，一支颜色粉嫩的水笔，几粒水果糖，一颗费列罗巧克力，一枚彩色小珠子。

这些都很普通，出现在学校任何一张书桌上的都不奇怪，不普通的是.......它们被一个男生单独放在了一个盒子里。

“这个牌子的水笔我以前经常用，很好写。”林霜一眼看出来：“这些是哪个女同学的东西？”

“你怎么知道是女生的？”

“纸巾香喷喷的，肯定是女孩子用的啊。”她捻起那颗彩色珠子，笑问他，“这应该是手链上的珠子，或者项链之类的吧，女孩子送你的定情信物？”

周正垂眼，淡声道：“不是，我在学校操场捡的。”

“喜欢的女生掉的？”

周正顿了顿：“算是吧。”

林霜根本想不起来这是她的东西，她曾经拥有的太多，对这微不足道的一点并不上心。

“哪个女生？你朋友？”

“也不是，我和她不熟，也没什么交集，她不认识我。”周正抿唇，坦陈道，“但她无意间帮过我忙，我挺谢谢她的.......这些东西，当时留下来做个纪念，后来放进了这个盒子里，一直没有打开过.......”

他和林霜几乎没有直面交流过，他们曾经擦肩而过，有过一两秒的对视，但也是背景板一样的存在——食堂里坐在附近的人潮，走在一条路上的校友，舞台下的观众，操场上路过的身影——过目即忘。

“那就是心有好感喽，没迈出去那一步。”林霜神情不以为然，把东西放回去，“后来这个女生就这样消失啦？还是有别的故事？”

谁年少的时候没有一两个喜欢的人，暧昧的，兴趣相投的，朦朦胧胧的那种情感，我们以为那一瞬的心动会记一辈子，其实过几年就消失在脑海里。

经历的感情太多，林霜对此已经熟视无睹。

周正看着她摆弄那几样东西，心里想，是否有告知的必要？

让她知道他当年的暗恋，看她的惊愕或是惊喜，然后换来她的感动或是感慨？

这其实并没有什么值得感动的，更不值得被提及。

他什么也没有做。

在相遇之前，他从没想过平行线也有交汇的一天，知道各自的路不同，高中毕业后，把东西收拾起来，尘封进心底，成为一段过去的记忆，偶尔想起，却再也没有单独拎出来过。

没有痴心等待或者苦苦留恋，更没有暗地的关心和照顾，若是一直没有重逢，他甚至可能和另一个女孩牵手走进别的故事里。

在她难过、伤心、孤立无援的那些时间，他甚至不知道她的遭遇，按部就班过着自己的生活，让她独自面对那些痛苦。

可最后偏偏遇见了，他用力抓住了她。

“以后有空再慢慢跟你说，其实是个非常无聊的故事，一点都不有趣。”他把东西收拾起来。

如果他们能走得更远，某一天他会若无其事的告诉她，其实他很早就认识她，记得她，喜欢她。

“好啊。”林霜撩撩自己的长发。

她这种个中熟手，对男友十年前的一段懵懂少男情怀并没有抱多大的兴趣。

不知道为什么，看完这些东西，两个人的心突然都沉静下来。

\*\*\*\*\*\*\*\*\*\*\*\*\*\*

这天因为林霜，周二叔家的厨房早早开火，家里的晚饭开席很早，掌灯时候菜就端上了桌。

二婶让周雪去楼上喊林霜和周正下来吃晚饭。

周雪头埋得很低，闷声道：“我不去，你们自己去喊。”

“你这丫头好端端的怎么了？”二婶诧异，“谁欺负你了。”

“刚坐我屋里就不说话，光顾着玩手机。”奶奶唠叨，“跟她说话也听不见。”

周正恰好带着林霜下来看奶奶。

周雪窝在沙发里，眼睛盯着手机屏幕上，板着脸，闭嘴不说话。

晚饭是在周二叔家吃的，两家的小楼紧挨着，算是一家人，逢年过节吃饭都在一起，林霜过来，二叔家当然算最亲近的长辈招待，饭菜很丰盛，把林霜的碗都堆得冒了尖。

饭桌上聊些家常话，有周正在，话题总能轻而易举过关，二叔二婶猛夸周正，再夸林霜，最后夸两人有缘分，总得来说，饭桌上气氛还算不错。

周雪倒是默默无闻当背景板，低着头一声不吭。

二叔二婶能看出来，林霜不是那种接地气的普通姑娘，也有些讲究，吃饭的姿态很仔细，仪态干净又好看，吃的东西也会挑，周正挟到她碗里的东西总要看一遍，肥肉和带皮连骨的东西不吃，沾油带灰的颜色也不要，有些娇惯底子在。本来吃过饭指望着周雪陪着林霜聊聊说说话，毕竟是家里的大学生，哪想一眨眼已经不见周雪的身影，楼上的灯亮着。

“这丫头太不懂事。”二叔陪笑，“阿正，霜霜难得来一次，你好好陪陪她，吃完饭带她到村头去溜一圈，看看咱村里。”

冬天太阳下山早，乡下人少，更没什么消遣活动，无非是看电视玩手机串门聊天，周正问林霜：“要不要走一走？”

林霜摇摇头。

两人陪着周正奶奶回屋，打开电视看了集连续剧，说了一会话，周正提水伺候奶奶洗漱，林霜先回了二楼。

周正上楼时，房间里没有人，找了一圈，发现林霜站在晾衣服的露台上抽烟，仰头望着天上的星空，手中火星明明灭灭。

风吹拂她的长发，背影有种罕见的温柔。

烟抽了第一根，紧接着是第二根。

他慢腾腾踱步过去，站在她身边。

“奶奶就睡了？”她柔声问。

“嗯，躺下了。”

“挺早的。”时间才八点半。

“老人家睡得都早。”

“我们聊聊吧，周正。”她声音很温柔，语气近乎呢喃。

“聊什么？”周正回她。

“随便。”她语气带着笑意，“想聊什么聊什么。”

“好吧。”他伸出一只手，语气微沉，“烟给我支吧。”

林霜瞟了他一眼，把兜里的香烟和火机塞到他手里。

周正磕了根烟出来，点火的动作有些急切，指间夹着烟，尝试着吸了口。

女士烟，烟味很淡，带着薄荷的清凉，不难抽，他不反感这个味道。

他眉心皱着，嗓子微呛，声音哑哑的：“你说。我听着。”

林霜捏着手里的烟停了很久，最后弹弹烟灰，猛吸了一口：“我不会因为任何人、任何事情改变自己。”

“谁要求你改变了？”他音调硬邦邦的，“有人要求你改变了吗？”

林霜眼睛盯着面前，默默的，没有回应他的话。

他再吸了一口，微微咳了声，垂头：“我的家让你难受了？”

她点点头。

“哪里难受？你不能接受这种贫穷？还是不喜欢我的家庭关系？”

她淡声道：“是个人差异........你需要一个家庭，而我，我不需要家庭.......”

他听了她的话，眉头生硬，语气微冷，又奇异的带着一丝嘲讽：“我都没想，你已经想过家庭这个词了吗？我什么时候问你要过家庭？”

林霜静静看了他一眼，掐灭了手中的烟头。

“而且，你怎么知道我想要的家庭是什么样的。”他声音沉闷，“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要求。”

“可是我们都在往那个方向走。”她把头发拨到耳后，垂着头，“总是躲不开的。”

他问她：“你想做什么决定？”

林霜低眉顺眼，不说话。

她说不出口。

他抽了最后一口，把烟掐灭，眉眼凛冽，淡声道：“明天一早我们就回去，有什么话回去再说吧，别在今天，也别在这个时候。”

“好。”

两人回了房间。

周正去浴室放热水，找了条毛巾给她：“今晚凑合一下吧。”

她没洗头发，很快就出来，套了一件周正的旧t恤，屋子里开了空调，周正开着电脑干活，林霜窝在床里玩游戏。

乡村的夜晚特别安静，不知道为什么，她在这里的环境里很容易犯困，趴在床上不知道何时睡着的，其间模模糊糊听见一点动静，脚步声，关门声，身边人的呼吸声。

醒过来的时候，她盖在被子里，眼前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

林霜摸不着自己的手机，但知道自己身边躺着人，被窝里的热度很暖，周正和自己隔着一点距离，她能模模糊糊看见他的轮廓。

她睁着眼，打量着漆黑的屋子。

眼前突然有一点微绿微黄的亮光，她盯了很久，那亮光在飞动，亮度从一点变成了一行。

“周正，有光。”她喊他。

周正没睡着，听见她的声音睁开眼。

“天花板上，右边的角落里。”她声音静悄悄的，眼睛跟着光源移动，“它在动。”

“是萤火虫。”他看了会，“萤火虫飞进来了。”

它找不到出去的路，一直在窗帘旁打转。

“冬天也有萤火虫吗？”她很少见萤火虫，觉得很新奇。

“有，不过很少很少，可能屋子比较暖和，它飞进来取暖了。”

两个人一起盯着那只小小的发光的虫子。

“萤火虫也怕冷吧，让它在屋里睡好吗？”她扭头问他。

“它不会留在屋子里，会一直找出去的路，到最后会累死的。”

周正起身，哗的一声拉开了窗帘。

月亮升到了天空正中间，淡淡的月色照进来，屋子里一切东西都亮了，现出了具体的形状。

外面也是亮的，星空深蓝色，微小又拥挤的星星挂在天幕，田垄和树林看得清清凌凌。

周正打开了窗户，静静的站着等着萤火虫飞出去。

她也掀开被子起身，抱着自己的胳膊走到窗前，望着外面的景色，感慨：“夜色好漂亮。”

一轮弯月，几片云翳，漫天星海，微冷的呼吸和广袤沉默的大地。

比城市更本真。

“当心感冒。”他取过搭在床尾的外套，披在了她的肩膀，

“几点了？”

“快十二点吧。”

往常这时候，她在家还没睡着，这会也是睡意全无，倚在窗边看寂静乡村风景。

没有一丁点声音，甚至连虫鸣和鸟叫都没有。

他站在一边，看她眼睛一眨不眨，神情认真望着窗外，是纯真又寂寞的美。

周正从身后搂住了她，手臂绕过腰肢，把她整个人裹起来，脸颊埋进了她肩窝。

她反手摸了摸他毛绒绒的脑袋。

两人静静的站了很久。

这一刻他们呼吸相连，脉搏的跳动同步，甚至连灵魂都是相通的。

“周正.......”她凝望着楼下的田地，声音软软的、轻轻的，“我不想改变自己，我不想生孩子。”

“没人让你改变，没人让你生孩子。”他搂紧她，“至少我没有这样要求你.......霜霜，你是和我生活在一起，你就随心所欲的活着就好，其他的都交给我，对我有点信心好不好。”

“那‘家庭’怎么办？”她黯然。

“比起家庭，我更喜欢快乐啊。”他捏住她的手，“我的父母去世很多年了，我的奶奶还有一个儿子，我身上的束缚很少，过去得到的也很少，我想有人带给我快乐，不管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

“跟我在一起会快乐吗？”她扭头，认真问他，“我每天压榨你，欺负你，你不觉得累吗？我发脾气的时候，你不烦吗？”

“你多喜欢我一点，多爱我一点。”他蛊惑她，“你对我笑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觉得累过，你躺在我身边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烦过。”

她眼眶生涩，面庞拱进了他的肩颈。

他低下头，在她脸颊啄了啄。

他们在清澈的月色下接吻。

小小的萤火虫终于找到出路，飞出了屋子。

卧室里的窗帘拉上，屋里陷入一片漆黑。

他把她带回床上，吻到情迷意乱的时候中断。

“这里没有套。”他抵住她的额头，吻了吻红艳艳的唇，艰难停住，“我们睡吧。”

林霜搂住他的脖颈，把他缠得很紧，情难自抑蹭他，轻轻喘气：“你想吗？想就继续吧，我安全期。”

她贴着他的胸膛，低语喃喃：“周正.......你要对我好一点.......”

也只有他，只有他才能让她这样。

“安全期安全吗？”周正搂住她，静静等自己平息下去，摸了摸她的脸颊，“等明天回家吧。”

第60章 都学会当面勾引了

不做，当然有其他纾解欲望的方式，可这时他不想让头脑陷入狂热，她也想要静静的温存，两个人贴在一起，仔细体会身体对彼此的渴望。

屋里太暗了，林霜几乎看不清他的模样，却能清晰感触他的存在，眉峰、鼻骨、唇线，清爽的、好看的、柔韧的曲线。

她伸手描摹他的五官，指尖从他的眉心滑过。

周正觉得极痒，呼吸沉沉，喉咙轻轻“嗯”了声，搂着她亲一亲、抱一抱、揉一揉。

她也同样动作回应他。

两个人都难受，这一晚都没睡好，林霜缩在周正怀里，一动不动蜷了半夜，迷迷糊糊陷入深眠时，听见了一连串高亢有力的......鸡鸣声。

她有点焉，没反应过来，睡梦里想着，好端端的居民楼，怎么会有这种声音。

周正奶奶在院子里养了一窝鸡仔，鸡窝正冲着周正卧室的窗口，羽冠鲜艳的头鸡蹬在桃树下的石头上，挥动翅膀，很有表现欲的展示了一把自己的歌喉。

周正捂住了林霜的耳朵。

林霜眨了眨眼，整个人像神游，嗓音微哑。

“几点了？”

“五点了。”

“天亮了吗？”

“有一点光。”

“这是你家的鸡？”

“嗯.......”

“留着它打鸣吗？”她蹙起柳眉。

“.......留着过年招待客人......”

“那就好。”她舒了口气。

“再睡一会。”

周正搂着她往怀里带了带。

“唔。”她好懒散。

两人都闭上了眼，过一会，他说：“我中午有课，上午回市里吧。”

“好。”

他温声问：“我们好了吗？”

“嗯？”她不明白。

“我们——这算好了吗？没问题了是吗？”

林霜闭着眼没说话，往他怀里拱了拱，揪着他的衣服，深深的嗅了一口。

男人味，荷尔蒙气息。

周正把她的脸从怀里挖出来，摸摸她柔软樱唇。

“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知道。我要睡了，你好烦。”林霜拍他的手，埋着脸缩进被子里，像鸵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她有点别扭，不想提这事，也不知道怎么再面对。

“霜霜。”

“嗯。”她耐着性子应付他。

如果不是昨晚他给了她那么点脉脉温情，她这个时候一定冲他竖中指，翻白眼。

大哥，你和你家的鸡真会扰人清梦。

“再难的数学题，只要逻辑成立，就一定有解题方法。”他语气清浅，“我是数学老师。”

她忍不住抿唇。

“你好像那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她语气轻飘飘的，“人生做题家是吗？”

周正咂咂唇，弯唇笑了笑，搂紧了她。

林霜整个人巴在他身上，把他当人形抱枕，舒舒服服找了个入睡的姿势。

“待会要不要去看日出？山上的日出非常漂亮，冬天的阳光金灿灿的。”周正很难得话痨。

“下次吧。”她嘟囔。

他真的好烦。

她果然太纵容他了。

“下次还来吗？”他眼睛一亮，不让她睡。

林霜闷着头：“看情况。”

两人又睡了那么会，屋里的光线渐渐充足，周正听见外头的动静，低头看林霜，睡容恬静，呼吸清浅，小心翼翼的从床上下来，去楼下看看。

奶奶醒得早，早起床了，戴着墨镜坐在沙发上看早间新闻吃早饭，看见周正，笑眯眯的：“你二叔家做了早饭，你跟霜霜过去吃。”

“她还睡着呢。”周正给奶奶找降血脂的药，”待会她醒了我跟她一起过去。”

奶奶脸上笑开了花。

能睡在一起，那就是喜事了。

“霜霜挺娇气的。”奶奶和周正说悄悄话，“摸着她的手，嫩得跟什么似的，从小没干过丁点活，娇生惯养长大的吧。”

“嗯。”周正点头，“她跟我们不一样。”

“这以后家里家外的活可都得你干了。”奶奶倒不担心，周正从小就挺能干活，“你要是顾着她，自己也别累着啊。”

“现在也没什么活，我干就我干。”

“你俩什么时候能结婚？我可好好等着，总算是把人盼来了，心头不知道多舒坦，早上还去烧了柱香。”

“奶奶，现在年轻人不流行刚谈恋爱就结婚那一套，我俩都不急。”周正把水递过去，“先不说别的，起码先把房子车子那些准备好了，再问问人家女孩子愿不愿意，过两年再说吧。”

奶奶叹了口气，现在风气就这样，不比得几十年前不讲条件的时候，她也懂：“你现在能挣多少？”

“挣的不多，但再挣两年就够了，奶奶您宽心等两年吧。”

屋里没人，林霜想睡个长觉，又不太睡得着，起来趴在窗口看了会田园风光，周正在院子里看见她，朝她招了招手，把早饭端上来。

吃过早饭，周正陪她去露台抽烟，顺便把衣服被子晒一晒，正巧遇见周雪在隔壁阳台晾衣服——这一个早上她都不见人影，睡到现在才起来。

“小雪。”周正打招呼。

周雪光顾着手上，低头不理人，神色恹恹的。

昨天周正那句话，说得有些重了。

林霜在一旁抽着烟，挑了挑眉。

她咬着烟头，扭头看周正：“你下去陪奶奶？我在这待会？”

周正看看她，再看看周雪，挽袖子，迟疑道：“好。”

两家的阳台只隔了一道护栏，林霜把烟头掐灭，朝着周雪说话，语气柔和：“你有没有男朋友？”

“没有。”

“我猜也没有。”林霜笑笑，“想找个男朋友，很难吧。”

周雪脸色一暗，心头格外的不是滋味，不知道是胜负心还是别的，语气冷淡：“关你什么事。”

“当然和我没关系，不过我猜呢........你大概想找个像你哥这样男人？”林霜微笑，“性格温和？诚恳？会照顾人？还能教育人？”

“你跟着周正长大，是不是还挺崇拜他的？觉得他很厉害很了不起？一般人都配不上他？”

周正板着脸不说话，把手上的衣服抖得哗哗作响。

林霜换了个姿势。

“我背的那只名牌包，你觉得好看吗？喜欢吗？”她玩着自己的指甲，语气闲适，“喜欢我可以送你啊。”

“不必了。我看不上。”周雪咬牙，“你自己留着吧。”

“为什么看不上？”林霜挑眉，“四万块一个包，虽然算不上多贵，至少也足够普通人拎出门撑个场面，在大学里背应该很惹眼吧。”

“还是你觉得我的包，我全身上下的东西，是我用这张脸，从男人口袋里骗出来的？不干净？”

她这会还是纯素颜，脸上什么都没有抹，肌肤清透莹白，五官精致动人，周雪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个人........是真的很漂亮，让人妒忌的那种。

“你有没有想过，钱都是我自己赚的呢，东西都是我花自己的钱买的呢。长得漂亮就是花瓶，是吸血鬼？好像我除了脸就没脑子似的。”林霜眼睛熠熠生辉，正色道，“以貌取人很正常，以貌贬低人那就有点缺德了哦，说话之前起码要做好功课再开口吧。”

“我.......”周雪想辩驳，“我没有.........”

“你猜猜你哥那点工资，能养我几个月？我猜撑不过三个月。”林霜笑道，“那你猜猜，如果我养他，能养多久？”

她自问自答：“十年八年没问题。”语气微微感慨，“要不是他职业太正经，说实话我还挺想放纵一下，体验下包养小白脸的感受。”

“你是不是怕我骗你哥，骗他财，骗他色？害他最后人财两空，凄苦可怜？”她耸耸肩膀，正儿八经的，“其实我也挺怕的，我怕他骗我财，骗我色，怕他空手套白狼，把我从头到脚掏空，到时候我只能靠脸骗男人钱了。”

林霜撩撩头发，眼风妩媚，施施然走了。

留下捏着湿衣服，一脸........呆滞又茫然的周雪。

周正在楼下收拾东西，看见林霜笑盈盈下来：“你们聊什么了？”

“没聊什么，开了几句玩笑。”她神色自然，“大早上的，看她心情不好逗逗她。”

\*\*\*\*\*\*\*\*\*\*\*

林霜跟着周正回了市区，周日学校补课，他这一天排了四节课和一整个晚自习，要早点回学校。

周雪还要在家留一日，周正把奶奶交给二叔一家照顾。

走的时候，捎了挺多东西回去，奶奶恋恋不舍牵着林霜的手：“下次再跟阿正一起回来吃饭。”

林霜挽着周正的手微笑。

车子驶离村子，林霜玩着手机，周正摸摸她的头发：“回家吧。”

“嗯。”她一心玩着游戏。

“你今天去不去奶茶店？”

“不去了。”周末店里人少，她很干脆把店扔给娜娜和kevin，想去美容院做个深度补水保养。

“先把你送回家吧。”他道，”今天会有点忙，晚上我有晚自习，可能会晚点回来。”

“好。”

周正把她送到喷泉广场，亲了亲她的脸颊，声音很轻柔，又似乎别有深意：“晚上等我回来。”

林霜瞄了他一眼，要笑不笑的神色，直接拒绝：“你自己忙，我今天要早点睡，补个美容觉。”

“.......好吧.......”

这一天，林霜去苗彩店里做了个新指甲，一起喝了个下午茶，晚上去了趟美容院。

从美容院回来，她收拾了下房间，整理了梳妆台，换了新的床品，打开了香薰机和音响，舒舒服服去浴室洗了个澡。

洗完澡出来，坐在床上追了当天更新的电视连续剧。

晚上十点三刻，大门有动静，有人回家。

林霜这时候已经窝进床里玩手机。

周正站在她房门前，敲门进来。

“回来啦？”她百忙之中抽空抬头看他。

“嗯。”

他站在她房门口，问她中午和晚上吃了什么，顺便说了点学校的新鲜事。

两人聊了几句，周正回房间，收拾东西去洗澡。

十五分钟后从浴室出来，她的房门缝隙还透着灯火，人还没睡。

门又被打开。

他自然而然的走进来，身上带着水的清凉气息，黑发湿漉漉的，俯身撑在她床畔，在她脸颊旁啄了啄。

“要不要去我那边睡？”嗓音微微的哑。

林霜摆出副居高临下的姿态：“不要。”

他漆黑的眼盯着她看了几秒，转身走了。

她心里好像松了口气，又隐隐有点不爽。

两分钟后，门外的脚步声又走近，他推门进来，反手把门阖上，手上拿着一个花花绿绿的小盒。

周正站在她床边停住，垂眼默不作声拆包装盒，撕开薄膜，打开封口。

“啪。”

轻轻一响，周正把半开的盒子抛在床头柜上。

林霜停住手机，眼风从包装盒上扫过，抿唇，拿捏自己笑容尺度，再看他。

周正站在她面前脱衣服，手臂一抻一拽，t恤上拉，从手臂滑落，被他搭在一旁椅子上。

林霜看见他紧窄的劲腰，微微有点肌肉的腹部，一点隆起坡度的胸肌，横亘在皮肤下的锁骨，以及男人的脖子和喉结。

臭男人，不要脸，什么时候他在她面前动作这么流利了。

大龄成熟女性、情场撩人老手林霜，脸上突然有点红。

周正掀开眼皮，看了她一眼。

而后.......弯腰去脱身上的棉质运动裤，

他弓着背，浅麦色肌肤闪着光，后背身体曲线有点劲劲的力道，脱衣姿势不狂野，也不是性感魅惑式，自然而然，流畅极了。

狗男人。

都学会当面勾引了。

她抿抿唇，舔了舔舌尖。

林霜的视线盯在他身上，随着他的动作移动，呼吸略有点急，脸也烫烫的。

周正凑过来，在她腮边落下一吻的时候，林霜身上激灵了一下。

两人身体还未触碰，她已经感觉到男人身上的热气，肉体的存在感和压迫力。

她知道他接下来要做什么，为之脸红，发软，并已经自觉做好了准备。

周正掀开了被子，看了眼她身上的衣服，有些轻佻的挑了挑眉。

那一瞬她居然觉得他的小动作........很性感。

“我的衬衫吗？”他嗓音微哑，手掌扒住衣角，“为我准备的？”

第61章 一只小妖精

被子里藏着一只小妖精。

他体型不算魁梧，但也肩平背坦，骨肉匀称，林霜身材纤细，穿着他的白衬衫，衬衫料子软薄，长度到她腿根，松松垮垮，半挂不挂敞在身上，随意扣着中间两个纽扣。

当然露出半边纤细肩膀、欲掩欲遮的高耸胸脯，凝脂美玉般的长腿，清凌凌、坦荡荡、妖冶的横亘在他面前。

周正手指拨了拨衬衫领口，她扭了扭腰，露出衬衫下欲说还休的布料，果然看见男人幽深深邃的眼神。

薄纱、绸缎、蕾丝花边组成性感内衣，纯欲，纯美学装饰用，裹着雪白浑圆，他呼吸紊乱，视线下滑，衬衫下缘往上卷，小内内欲盖弥彰，细细的绸带在两侧腰间系成蝴蝶结，意味着最后脱下的方式类似拆礼物。

林霜杏眼妩媚，艳唇噙笑，笑容得意又狡黠：“喜欢吗？”

她早做好准备，等着猎物自己送上门。

邪恶清纯美人鱼，坐在细浪拍打的礁石上等着过路人，用曼妙歌喉和惊人美貌捕猎。

不，不是。

她不需要捕猎，更像是万众瞩目的公主，受人宠爱，任性妄为，玩点小情趣，等着裙下臣来服侍讨好她。

“真美........”周正俯撑在她身上，低头吻人。

时时不敢置信，他是如何得到她的，上天的眷顾与补偿？还是他此生的运气都用在她身上？

林霜昂起下巴，骄傲迎接他的吻，她当然知道自己的美无与伦比，足够让人俯首称臣。

肌肤黏着肌肤，雪白与蜜色，柔软与韧硬，滑腻与清爽，对比存在感十足。

照常温柔缠绵的吻，四瓣唇贴合，啄吮咬吸，热度升温，两人都开始喘气，嗯嗯哼哼的气音，亲吻转成黏腻湿重，牙尖敲开唇瓣扫荡内腔，破破碎碎的、黏黏腻腻的水声吧嗒吧嗒，像贪恋的蚕食。

﻿

“混.......蛋.......”她不是玩具，不能让他捏来捏去，不甘示弱捏他，捏得他头皮发麻，想一口气把人吞下。

“拆礼物？”她眼睛微湿，抓着他的肩膀，梗着柔美的脖颈诱惑他，“要不要？”

“当然要。”他斩钉截铁，在她唇上深吸了下。

他被她缠得呼吸极急，喉咙干涩，整个人都用力绷起来，吻又凑过来，却变了味，周正单手扣着她的后脑勺，撬开她的唇，压住她湿软的舌，不玩嬉戏追逐游戏，粗粝的舌头绷着力，直挺挺的，在她唇腔里缓缓送入，再缓缓抽离。

md。

犯规犯规犯规。

林霜脸涨得通红，口呜呜不能言，内心却在尖叫，酥痒抵到心底，几乎有点痛苦，她忍不住.......忍不住要自己压倒这个该死的男人。

床脚铺了隔音垫，完全不担心扰邻，吱呀的声音仿佛在带节奏，林霜打算坐享其成，却渐渐觉得不对劲，够不着够不着够不着，难受烦躁节节而上，哭哭唧唧觉得不够，想要自己翻起来把控感觉，却绵软得连翻身的力气。

明摆着故意不给她爽。

呜呜呜呜坏人，她扭来扭去找感觉，整个人像只水蜜桃，一嘬就汁水流淌。

周正节奏始终笃定，亲她的唇珠，亲她汗淋淋的脸颊，还能抽空和她聊聊。

“霜霜.........我们两还有什么问题吗？”

昨晚她没答，他就是不安心。

“有。”她脸色潋滟，咬牙切齿，“你满足不了我。”

“是么.....”他好像笑了一下。

林霜觉得他的笑容有点危险。

觉得这人.......绝不是白日温柔斯文的周老师。

沉睡魔王变身了？

关键时刻爆发什么隐藏属性啊啊啊啊啊，能不能让她快点解脱一下。

魔王在她耳边窃窃私语：“能不能满足........试试就知道了。”

快乐一节节攀升，最后她的心突然跳得剧烈，像过山车，忍不住尖叫——他偏偏不许，撞入她的樱唇，咬住了她的舌尖。

在最顶峰突然停住动作。

停住了动作。

林霜嗷了一声，一副小可怜的模样：“你个魔鬼，给个痛快行不行？”

“当然行。”音色嘶哑，像刮过耳膜的砂砾。

周正半阖着眼，眼珠在薄薄眼皮下滚动，脸上极度忍耐的神色........性感到爆炸，她甚至都觉得自己被电得头皮发麻，他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勾人，勾得她口水滴答，忍不住要吃掉他。

猛然听见“咔”的一声，两人的身体颠了下，嗤的趔趄下滑。

床.......塌了。

两人歪歪扭扭躺在半倾的床垫上。

林霜两眼泪汪汪的，是真的恨死他了，死捶死捶他，看着眼前的情景，又觉得好气又好笑。

“怎么办？”周正也愣了下。

林霜噘唇，眼泪都要流下来：“不做了不做了，烦死了，这辈子我都不跟你做了。”

她真的忍了好久好久。

他挑眉，把她连人带被抱起来，也是忍耐不住：“做完这次再说。”

阵地挪到了懒人沙发上，床单被子乱糟糟铺在沙发上，周正把怀中人搂住。

这回是真枪实弹的契合，毫无技巧的单刀直入，简单了事，凭力气说话。

她整个人像被吸光了精气一样软了下去。

“还有问题吗？”

他额发上滴着性感的汗水，爆发力十足，似乎随时还能再来一场。

呜呜呜，她引狼入室，有眼不识泰山，抽抽噎噎：“没.......没问题了。”

房间一片狼藉，半夜谁来收拾战场，周正带着她扬长而去：“去我房间睡。”

水分流失过多，林霜就着他的手咕咚咕咚喝了一整杯水，沾床就睡了。

这一晚睡得好沉。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厨房响起英语新闻和煎鸡蛋的滋滋声，周正把她从被子里挖出来，温柔小意问她：“累不累？要不要起床吃点东西？”

她全身好像被巨石碾过，腰腿酸得都挪不动一分，看着他熠熠生辉的眼睛和怎么看怎么好看的面容，心里黏黏糊糊缠缠绵绵，一边吐槽男人，一边嫌弃自己，却偏偏伸出了手臂：“抱。”

这个世界真魔幻。

床塌了的后果.......

家里的格局变了，林霜正式搬到了周正房间，把自己的房间改造成了双人衣帽间和书房。

第62章 买个小车车

当一个人身心都得到满足，自然心情舒畅，脾气平和，和全世界都能和平相处。

付敏给林霜打电话，问她要不要和周正一起来家里吃饭，林霜拒绝，周正每天见缝插针抽空一小时专给漆灵做课外辅导，没必要周末也要加班加点当万能老师补课，再则上门太勤，不仅给付敏和漆雄添麻烦，自己也觉得腻歪。

最好保持一个月一两次的见面频率，每次聊个几个小时，知道彼此的近况就好，关系不必太亲密。

“你漆叔叔的朋友送了些外地特产过来，我周末去市区送货，你要是在家，我给你送点过去。”付敏想了想，“挺久没做饭给你吃，给你做顿饭吧，你老是在外头吃也不干净。”

“最近在外面吃的也少。”林霜道，“每天都是周老师做饭，他厨艺还可以。”

“周老师........和你住一起？”付敏语气有那么点迟疑。

“对，他住在我这。”林霜不以为意，“住了有一阵了。”

未婚同居不罕见，但多半发生在已经确定婚姻走向的情侣身上，付敏沉默了一会：“你们感情还好吧？”

“挺好的。”

“没什么打算吗？”

“眼下还没有，再说吧。”林霜如实道，“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她从容接受了这样的现状，和周正同进同出，同床共枕，加之有求必应，两人居家生活一点也不无聊——虽然苗彩对她的从良评价是归隐江湖，宜室宜家，但林霜真觉得眼下的生活挺有意思的。

有意思的是她趴在床上玩游戏，一转眼看见周正穿着她买的连帽衫坐在沙发里盯着电脑认认真真写教案；有意思是她从书架上抽一本看不懂的数学书，坐在他怀里让他讲题，务必生动有趣又天马行空得让她听的懂，看他皱着眉组织教学语言顺便在他身上动手动脚吃豆腐；有意思是她在他面前试衣服，从里到外一件件穿搭替换，看他的脸越来越红呼吸越来越急，却一副正襟危坐绞尽脑汁点评的痛苦模样。

好玩的事情太多了，一件件、一点点等她慢慢去摸索，就像开盲盒一样，知道的不知道的，上一帧和下一帧串连在一起，像穿珠子，她知道自己手上迟早能串出点东西。

在外面那几年，林霜其实换过好几个男友，初恋的那个杳然失联的狗男人不必提，父亲的事情尘埃落定后，很快她找到了下一任，专职逗她开心，大四南下实习求职，她换过好些工作，出入的场合多样，男朋友交的也很杂，有些是看中男色，有些是觉得为人有趣，有些是为了家世背景，最后一任男友是制衣工厂的二代，她看中他家里工厂给她带来的方便，他看中她的美色。

跟周正在一起最平淡，但她脾气最温和，撸毛撸得顺滑，真的很难有作天作地的时候。

加上性生活和谐，男友宠爱有加，林霜气色格外好，肌肤清透，整个人耀目极了。

娜娜和kevin深觉自家老板娘似乎更柔媚了些，打某些电话时有了撒娇式黏糊糊的语气词，看手机的时候眼里带着柔光，甚至还在店里即将打烊的时候，撞见过周老师和老板娘接吻，自然而然，蜻蜓点水式，一触即离，柔情蜜意到让旁人起鸡皮疙瘩。

误闯者吐舌头做鬼脸。

两人脸上笑容清浅，不羞涩不扭捏，大大方方让人看，好像他们秀恩爱就是天经地义。

哇，大冬天的，这充满酸臭味的恋爱气息啊。

张凡也有感觉，他觉得周正这学期步调越来越稳，奖拿得越来越多，公开课也讲得锦上添花，球打得也更上一层楼，连衣品和外表都有了质的升级，整个人有股顺手拈来的清透劲。

“你这新发型.....啧啧，挺不错的啊。”张凡撑着乒乓球拍打量他，人靠衣装马靠鞍，挺沉稳帅气的小伙，“衣服都是老板娘替你买的？”

“嗯。”周正低头发消息，漫不经心应付他。

林霜现在不许他去小区门口的老式理发店推平头，把自己美发店的vip金卡甩给了周正，每天出门衣服也是林霜帮忙搭配——她占据了家里80%的衣柜面积，一波一波的衣服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周正不辞辛苦帮她洗衣服，帮个挑个衣服举手之劳啦。

“还挺帅的。”张凡有点酸不溜秋的醋劲，现在的周老师魅力彰显，在学校师生口中的风评更上一层楼：“我越看越觉得你满脸春风，和老板娘最近感情很稳定嘛。”

“你和谢老师感情不稳定么？”周正把手机塞回兜里，捏住乒乓球，“再来一局？”

“老样子啊。”张凡叹了口气，一副孤苦样，“小半年了，还没上二垒呢。”

周正闻言，挑眉含笑：“再接再厉。”

张凡再一次酸溜溜：“你家祖坟风水是不是贼好？老板娘到底看中你什么啊？她是不是眼神不太好，怎么挑中你了呢。”

啧啧，男人心，海底针，以前掏心掏肺怕兄弟吃亏，现在明里暗里嫌弃兄弟登不上台面。

周正语气酷酷的：“运气好。”

他运气真的不错，在学校这几年一路往上走，奖状评优每年都有，还带着竞赛班，忙里偷闲在主流期刊上发论文，算是前途光明，张凡问他：“听说你竞聘了这届教研组组长？”

“对。”

“你这么点资历就这样闯进去，不怕那些论资排辈的老教师后面给你下绊子？要我说你还是进团委算了，有丁校长给你撑腰，不出个三五年，副校长的职位就是你的。”

“试试吧，前辈那么多，未必能竞聘上。”周正淡声道，“这届不行就下届，教研组长的岗位津贴和绩效补贴还不错，团委那边事情太杂，我还是想好好上课，不接这个大摊子。”

"嗬，你还看不上了。"张凡摸下巴，“那你就好好发论文，上公开课，多拿点奖金养老板娘吧。”

周正握着球拍无奈笑了笑。

鱼与熊掌他都想要，又要教学质量，又要职位发展，或许这两年真能在丁严的提拔下往前走一步，但现在就有女朋友要养，想来想去........还是多赚点外快见效更快些。

张凡啧了一声：“对了，周末我跟晓梦，跟兰亭和她男朋友吃了顿饭，就那个大jeep，他两好着呢，没事人一样。”

周正没什么表情，点头以示知道，跟张凡打完球，开完会后去奶茶店接林霜，今天他没晚自习，可以和林霜一起回家。

两人偶然有节奏同步的时候，早上一起出门，晚上一起回家，那一天的安排就格外美妙。

奶茶店里每天轮班，林霜作为老板娘，每天弹性上下班，自己给自己打工就这么点好处，随性又自由。

“回家去？还是找个地方吃饭？”周正帮林霜穿上外套出门。

她穿贵气逼人的皮草，里头是小露香肩的针织衫，紧身牛仔裤和长筒靴，大波浪卷发和闪亮大耳圈，烈焰红唇，全身上下哪哪都是性感代名词——周正审美挺俗的，最喜欢这个风情万种的调调，回家后她身姿往门上那么一拗，基本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

两人站在马路边等出租车，他看见她指甲上果冻粉的颜色，拢住：“手冷不冷？”

“不冷。”

周正攥住她的手，搓一搓加热：“我去买个车吧。”

“嗯？”她目光收回来，挑眉笑谑，“你有钱吗？”

“年底绩效要发了，我这几个月还存了点。”

去年年底涨了一次工资，学校每个月工资加上各种补贴，到手八千左右，他真的花不了多少，加上每个月的外快，其实也不算少了，新房装修一直用的是张凡那借的那笔钱，把还款日拖到明年夏天暑假，买车的首付钱就出来了。

“你每天两点一线，公交二十分钟，要什么车啊。”林霜不以为然，“再说了，一大半时间都泡在学校，为了那几公里至于买个车么。”

周正拢着她的手，撩起薄薄眼皮：“可以带你上下班啊。”

林霜每天打车出行，叫车软件资深用户，倒真的需要一辆车，只是她懒，家里楼下停车位紧俏到要抢，停车贼麻烦，她倒停技术实在堪忧，另外北泉这样的小城市，物价低，一天打车也花不了多少钱，每个月的打车费和开车油钱停车费保险支出也差不多了。

林霜歪着脑袋想了想：“你有驾照吗？”

“有。”

“我倒是有想法自己买个车，不过呢，我还缺个专职司机，你要是肯兼职，这个想法倒是可以实现一下。”

“你买和我买，那有什么差别？”周正含笑问她，“不管什么时候，我都是你的专属司机啊。”

她抿唇笑了：“当然有区别，我的车，我坐副驾那就是尊贵女王，指使司机往东他不敢向西，你的车，我坐副驾那就变成了娇滴滴花瓶，成了你的陪衬，这我可不愿意。”

林霜这样解释，周正捏着她的手摩挲，轻轻叹了口气。

他隐隐有点失意。

“哎，你会不会是男人的虚荣心和自尊心又上来了吧？”林霜怼他。

现实就是，目前他大概率养不起自己的女朋友，如果换个收入高的私立学校，那就要离开北泉，但林霜会不会跟他走？如果继续留在北泉，职业的上升道路还很漫长。

林霜握住他的手：“我也有虚荣心啦，那咱们各退一步，一起出钱买部车好啦。”

两人挑了个空去趟4s店，挑的是林霜喜欢的款式，年底恰好有优惠，林霜直接付了定金，约了时间过来提车。

第63章 完美的女孩

在北泉高中的贴吧和校友群，林霜凭脸上榜，一直是话题人物。

大家都喜欢关注漂亮女生，隔三差五有模糊的路拍照片流传出来，林霜的侧脸、背影和微笑，掀起一波垂涎美色的尖叫声。

林霜倒是习惯了这种注目，最要紧的是照片要漂亮，颜值气质衣着一定要抗住各种角度，要是歪嘴斜眼的丑照，她第一个要跳出来举报这个偷拍者。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种帖子删得很快，在贴吧首页闹腾个半日，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两人的恋情没有高调宣扬，但也实在低调不起来，消息慢慢传开，最后连学生都开始八卦起来。

这cp挺带感，风流美艳老板娘和一本正经男老师，分分合合纠缠不断，关键是林霜和谁搭都有故事，周正在学校向来人缘好表现佳，看起来光明磊落，谁知两次都跌进老板娘的坑里，其中情爱纠缠真是让人浮想联翩呐~

老师们也爱八卦，每次开会都要调侃周正：“周老师这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专业素质过硬，可以传授一下经验，让大家取取经。”

周正不配合，跟同事们打太极。

态度就是不否认不承认不抗拒。

丁严听说这事，还特意找周正问了，瞅着他：“又在一起了？这么喜欢人家姑娘？”

周正摸摸鼻尖，在老师面前还有点腼腆，嗯了一声。

“什么时候带到家里来吃个饭，给你师母瞧瞧？”

“以后有空吧，我怕她不好意思。”

林霜那边，来奶茶店的参观她的女同学挺多，趁着林霜有空的时候，笑嘻嘻和她聊天：“我们是周老师班上的学生。”

“哪个周老师？”林霜这回依旧装傻，“不认识。”

“老板娘你别耍赖，同学都看见啦，你和周老师手牵手过马路。”

“确定是手牵手？你们别污蔑我清白。”

“老板娘你要看紧周老师，他在我们班可受欢迎了，男女通吃。”

“班上的同学都眼瞎了吗？”

“周老师可帅了，讲题的样子又呆萌，皱着眉头好酷，可甜可盐，太迷人了。”

“可甜可盐？你们周老师上辈子是调味罐？”

“老板娘，听说你们是分手后再复合，破镜重圆的神仙爱情，真的太美了。”

“你确定是爱情？买几杯奶茶就被你们说成传奇故事啦。”

林霜特别爱怼这群叽叽喳喳的高三小女孩，这个年龄的孩子喜欢捕风捉影，特别找个小细节叽里呱啦大聊特聊。

回家后，林霜也问周正：“你们班上学生不八卦你吗？”

“学生去奶茶店找你了？”周正放下手中的数学书。

“有那么几个女孩经常来，挺活泼的，看起来像你的粉丝。”

周正在班上的确常被几个女同学围着，笑着摇摇头：“一群小孩子。”

“你上课不受影响？”林霜问他，“我记得我们那会，还挺喜欢跟老师起哄的。”

“有办法。”他十分淡定，“每天我都带着试卷去上课，一登讲台就开始抽考，回答不上来就送全班一张习题卷，他们紧张得不行，教室里鸦雀无声，效果还挺好的。”

“晚自习的时候他们要是起哄，我就讲题，给他们加点头脑风暴。”周正回味，笑容肆虐，“挺乖的。”

“你这个魔鬼........”林霜戳他肩膀，“所有头脑风暴的老师都是恶魔。”

周正捏着笔，在纸上画图，唇角藏着一抹笑。

“厨房里在煮什么？”

“苹果肉桂煮红酒。”他答，“这几天班上同学送了好多苹果，吃不完。”

又是一年圣诞节，又到了学生互赠苹果的时候，学校外的苹果礼盒一如既往卖得好，连奶茶店都推出了两款跟苹果沾边的热饮。

周正就算不当班主任，在班上人缘依旧好，老师不应该收学生礼物，但一个苹果在接受范围内，两个班一百多人，加上数学竞赛班的学生，周正这几天拎回家的苹果没有八斤也有五斤了。

林霜经常听见他手机噼里啪啦进来学生消息，还是有点小嫉妒。

她念书那会怎么没有这么整齐清爽的数学老师。

“用红酒煮的苹果汤，能好喝吗？”

“应该还不错。”他有空常能琢磨些新菜式，“配料我试过好几次，这回应该成功。”

成品盛出来，配上专门的器皿，颜色和模样都漂亮，林霜就着他手里尝了口，哇哦了一声，苹果块软软糯糯，橙瓣煮化软烂，果香味和红酒交织在一起，味道清爽又醇，有意料之外的惊艳。

她怡然自得端着碗吃东西，周正坐在地毯上给学生批数学作业——房间里摆了林霜的梳妆台和首饰柜，他的书桌被挪去隔壁房间，两人都在家的时候，还是想黏在一起——一起窝在懒人沙发各自打发时间。

一小锅热红酒，大半进了林霜肚子里，时不时喂给周正两口，他看看递到眼前的碗，又看看她微醺的星眸，心念微动，向她的唇索要甘美。

唇舌间都是甜甜的酒香，暖的、醺的、醉人的。

两人自然而然亲吻，吻着吻着.......脱下了对方的衣衫。

冬天就是滚床单的季节，身体交缠，藏在被子底下胡作非为。

最近花太多的时间在床上，两人都很有探索欲，想要尝试不一样的体验。

急遽的、舒缓的、晕眩的、温和的........

这也像是已经学过的知识，重新开始复习功课，一个个知识点反复强调，加深感觉和印象，林霜觉得自己好像一本他指尖的数学书，一行行被蚕食，被钻研得透透的。

她.......对自己的身体有新的了解。

学习气氛那么好，她这种已经出师的老油条，还不得回炉再造啊，初恋之后，林霜从没有对一个男人这么上过心，如今被动内卷，在周正身上活学活用。

优秀的男朋友，真·学科·领路人·兢兢业业好老师。

两人都微微出了点汗，微黏微腻，身体懒洋洋的，但还不至于精疲力竭，林霜媚眼如丝，语气可怜：“想要一根事后烟，可以吗周老师？”

床上抽事后烟，她怕被周正拎起来再教育。

“想抽就抽吧。”周正继续没看完的书，事后他愿意纵容她的坏习惯。

林霜端着烟灰缸，趴在床沿吐烟圈，甜甜的西瓜口味，清缭的烟雾也带着甜香。

周正也懒散，从书里抬头，看见她支着起身子，长发拨在肩头，半个人都挂在床外，足尖还勾在他膝盖，怕自己跌下去，暖熏熏的光下，她背脊一抹雪白，纤细的骨像振翅欲飞的蝴蝶，身姿性感，脸上神情模糊又暧昧。

不是完美的女孩，却比完美更生动。

周正觉得，有时候她离他很近，有时候又很远很远。

周正挪过去，把蝴蝶拥进自己怀里，虚虚拢着她，柔声问：“事后烟好抽吗？”

“挺爽的。”

“怎么个爽法？”

“晕眩。”她脸颊枕在自己手上，把手垂在床畔，“脑袋放空，很轻松。”

他吻她的眉心，再吻她唇里清凉的烟气，压着嗓子：“要不要再来？”

“怎么来？”她挑起细眉。

“就这样。”他贴着她耳朵，腻味的亲一亲。

林霜咬着烟，吃吃笑了，勾住他的下巴，眼波荡漾：“爽上加爽？”

“嗯，双重快乐。”他嗓音含含糊糊。

周正偶尔.......会迸发出一种与自身气质截然不同的禁欲感。

林霜喜欢极了这种反差。

她轻轻哼了声，享受般深深吸了口烟，旋即樱唇被吻含住，修长纤细的手臂搭在床沿，妖娆的红色指尖夹着支细细的女士烟，烟头的一点火星随着细微的动作轻晃，颤得像模糊的光晕，燃尽的烟灰越来越厚，在一下撞动中猛然飘散开来，连着半截香烟从指缝逃离，一齐跌落进搁在地板的烟灰缸里。

印着淡红唇印的摩登香烟，点点火光寂然熄灭。

床上兴味依然浓。

\*\*\*\*\*\*\*\*\*\*\*\*\*\*\*\*\*\*\*\*\*\*\*\*\*

林霜和罗薇见了个面。

罗薇生了个胖嘟嘟的女儿，最近才结束产假回到单位上班，特意来奶茶店，给林霜带了份喜饼。

两人约莫有近一年没见，这一年罗薇养胎待产生娃，很少和林霜聊天，这次重新见面，林霜觉得罗薇性格沉稳多了，可能也是因为身材还没有恢复的原因，圆圆的脸庞和齐耳短发，显得人安静又和气，看什么都是目露柔光，有新手妈妈的温柔。

罗薇拿着手机给林霜看宝宝照片。

林霜有刷到过她的朋友圈，晒孕妇照和晒娃日常，不过向来忽略，她对小婴儿没什么兴趣。

“奶茶能喝吗？”

“不喝，我要减肥。”罗薇笑嘻嘻摸了下肚子，“比孕前胖了二十斤，还没瘦下来呢。”

二十斤的肉，要是长在林霜身上，她肯定要崩溃大哭。

不能丑，不能胖，不能落魄，是她至高无上的人生信条。

“你呢？好久没和你联络，有男朋友了吗？”罗薇专心扑在娃身上，一度两耳不闻窗外事。

“有。”林霜看了她一眼，笑容浅淡，“你认识的。”

“谁？哪个老同学？”

“不是。”她端着柠檬水过来，“周正。”

“周正？”罗薇表情惊讶，旋即惊喜，“恭喜恭喜。”

罗薇对周正，除了家庭条件，其他方面还是挺欣赏的，乍然听说林霜和周正配对，微微有点小尴尬，第一句话还不知道怎么夸。

“你们居然走到了一起，哈哈，挺奇妙的，还是你们有缘分。”

现在回想当时，罗薇追着林霜打探周正的各种信息，实在有点白目。

“周老师最近还好吧，我也是很久没跟他联系了，都快忘了他长什么样了。”罗薇抿着笑意，“什么时候的事情？这种好消息你也不公布一下。”

“有段时间了，也不是什么大事。”林霜不以为意，笑着扬起手中的喜饼，“他待会过来，这个喜蛋可以直接给他。”

“挺好，周老师吃了我的喜饼，十几年后我女儿的学业就拜托他了。”罗薇调侃。

周正从学校过来奶茶店，点几杯奶茶请办公室同事，看见罗薇，先道了恭喜，看了几张孩子的照片，笑容可掬：“很可爱。”

三人聊了几句，周正拎着奶茶外送袋要走，林霜送他出门，两人在门口还眉目传情了一下。

罗薇眼神挺好奇的。

她没想到林霜会看上周正，也没想到周正变了个样子——人还是那个人，但外貌和气质都悄然有了改变，更笃定踏实，自信从容，闪着让人注目的光芒。

两人从某些角度来看，其实还有那么点般配，一个明艳张扬，一个沉稳内敛，很互补。

晚上林霜和周正回到家里，两人从理性客观的角度，很难得聊了聊孩子这件事。

“你是不是很喜欢小孩？”林霜问他。

“并不是很喜欢。”周正翻着手中的书。

“可我看你和罗薇聊得挺好的，你对班上的学生也一向温和有耐心。”

“那只是职业的追求，我希望自己能做点什么，让学生可以走更好的路，这是件有意义的事。”周正认真想了想，“但我不喜欢小时候的自己，也不喜欢‘孩子’。”

“为什么？”

“不幸福。”他看了她一眼，“我也害怕自己的经历，复制在自己孩子的身上。”

林霜顿了顿，默然无言，摸了摸他毛绒绒的脑袋：“小可怜。”

“你........爸妈去世后，日子过得很不好吗？”

周正没说话，林霜觉得自己这个问题有点多余，她当年是否又过得好。

“其实还好，我还有爷爷奶奶，还遇到过各种各样的老师，和.......身边各种朋友。”

“你是不是害怕自己变得不好看？”周正问她，“变丑？发胖？邋遢？”

林霜看了眼化妆镜，小声念叨：“没有了漂亮，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

“而且我只愿意为自己而活，才不要生个孩子出来折磨自己。”

周正摸摸她的脸颊，亲了她一口。

\*\*\*\*\*\*\*\*\*\*\*\*\*

周正这一年的年终绩效奖发了三万，加上卡里的余额，一共给了林霜九万。

林霜看着余额挑眉。

“工资和奖金，加上这几个月的外快，还有村里的集资分红。”

全部身家了，算是他最大的诚意了。

她有那么种感觉，周正的银行卡余额就像海绵里的水，挤挤总会有的。

不仅掏空了他的身体，还掏空了他的钱包。

周正原想着买个十几万的代步车，车贷自己负担绰绰有余，但林霜定的那辆车是雷克萨斯，三十万，剩余的车款她打算全款补足。

车子的使用权在周正，所有权在林霜。

两人去4s店提车，林霜问他：“要是分手怎么办？这财产怎么分割？”

周正想了想，有点郁卒的搓了搓自己的脸：“到时候再说吧。”

女朋友都跑了，谁还关心这点财产。

第64章 一个热热烫烫的男人

新车上路，第一个蹭车人是张凡，电灯泡强势插足，非得让林霜和周正庆祝请他吃饭。

他整个人都柠檬精了，酸度爆表：“这车不错啊，你俩小日子过得还挺红火的。”

人比人，气死人，这俩现在房子和车子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保不准真奔着结婚去了。

“你喜欢你也买。”林霜调侃他，“给谢老师买一辆，兴许二垒就能达成了。”

张凡嗬了声，对着周正肩膀捶了下：“是不是兄弟，有没有点友谊秘密了？这种事你也往外说。”

周正含笑躲闪：“对不住，说漏了嘴。”

“周老师开车呢，你别碰他。”林霜不乐意了，拍开张凡的手，“别影响新手司机。”

“跟你俩绝交算了。”张凡嘀咕，“两个人都不够意思。”

“张老师你把烦恼说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帮你出出主意。”林霜显然心情不错，出手指点江山，“谢老师她是什么态度？这么久还融化不了冰山女神的冰壳。”

“唉，我也是琢磨不透。”

“平时相处都还不错，出去约会还牵牵手什么的，再往下走她就不乐意。”张凡百思不得其解，“是不是我这人特没男性魅力？也不能啊，我觉得自己还挺man，也挺有绅士精神的。”

“谢老师没说为什么？”

“她总说还不到时候。”

林霜笑了：“是不是气氛没有达成，你是不是喜欢带她去大排档夜市吃饭，烛光晚餐和爱情电影安排一下，鲜花和礼物送了吗？”

“没用，我家谢老师不吃这套。”张凡出主意，“要不找个机会，你们帮我热热场子吧？老板娘，晓梦对你感觉还挺特别的，你到时候帮我说说话，夸夸我的好，感化感化她？”

“对我感觉特别？”林霜挑眉。

张凡凑近：“我觉得晓梦对你有种想关注又不愿意关注，不愿意关注又忍不住关注的别扭。”

美女对美女的互斥和吸引力嘛，瞅一眼，拗下巴，再瞅一眼，不以为然，再回头瞅一眼，默默回味。

林霜有时候也这么打量谢晓梦。

“怎么热场子？朋友聚餐还是四人约会？还是一起出去玩？爬山打球运动？”

周正专心开车，插嘴：“我觉得有个地方不错，挺适合朋友间聚会的。”

“什么地方？”四只眼睛看着他。

“就前阵子我们玩过的，那个剧本杀门店，我看公众号上店家有引进新的本子，介绍说是悬疑类，适合情侣档，有感情互动。”

这种沉浸式的角色游戏的确能打破现实的一点壁垒，张凡跃跃欲试：“这个好，最近这个还挺火的，比约会吃饭有意思。”

“你这时候还挺机灵的。”林霜含笑在周正头上揉了把，换回了个眉目传情。

张凡当场打电话给剧本杀店主预约时间，这顿蹭饭最后由他买单。

吃过饭，两人先送张凡，开车在景观大道绕一圈回家——每年元旦前后，市政府附近的几条主干道都有灯光秀，一路灯火辉煌，霓虹璀璨，树下行人肩披光华，携手而过，算是市区内最热门的景点了。

“这灯光秀挺漂亮的，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的，前两年我刚回来的时候，还以为走错了地方。”她趴在车窗，“高中的时候这片还是很荒凉，没这么多房子，人也很少。”

“好像是我们读大四那年吧，那年寒假我回来春节，路过这边办事，看见工人在路边装灯带。”

“那也好多年了。”她数数，“六七年了。”

“这么多年你一直没回北泉吗？”周正问她，“过年也没回来？”

“大学前几年还偶尔回来吧。大四我就去了广州实习，那一年抽空回学校领了毕业证，后来一直在外面。”她笑容淡淡，“那时候一点也不想回来，回来也没有家了。在外面的日子多开心啊，形形色色的朋友，好玩的东西、热闹的地方也多，纸醉金迷的。”

“回北泉后是不是很不习惯？”

“一开始会有点，挺无聊的。”林霜起了聊天的兴致，“但至少不累。我不是跟你说过，我在服装批发市场开店嘛，后来我自己改良过两款衣服，卖的还不错，积累了点资源。”

“那时候认识个人，家里是开制衣工厂的，我靠着他的资源，开了个网店，这人后来成了我男朋友，那个网店他也算有投资，我管选款和设计营销，他管工厂的量产，店火了一阵子，但每天非常的累.........后来我们两人闹掰了，网店的生意也搞黄了，我想，没必要把日子过得那么累，找个合适的地方休息吧。”

他一路默默听着，把车停稳当，打开副驾车门：“明天早上我把车挪到外面路边停车位，你直接开走就行。”

林霜笑盈盈下车，周正打开大衣，把她裹进自己怀里，低头问她：“要不要在我这里休息一会？”

她指尖挠挠他下巴一点泛青的粗粝：“你这小庙有什么好的，能收留我这尊大神？”

“能教你做数学题。”他搂着她的纤腰，眼里光芒浮动。

“听起来好无聊。”她笑谑，“我讨厌数学。”

他幽幽的叹了口气：“那你喜欢哪门课程？我回学校再念个专业，回来教你。”

她展颜笑了。

张凡定了周末的联谊活动，足足四个小时的剧本杀游戏，店内还提供吃喝，张凡拉着林霜和周正问。

“那个........这个本子有三对情侣，兰亭和郭远也加入........你俩介意不？”

大家都是成年人，只要乖宝宝兰亭不介意就行。

再度见面，就表示四个人都冰释前嫌，过去的事就算翻篇了。

林霜摊手：“不介意。”

周正唯女朋友马首是瞻：“可以。”

聚会那天，三对情侣不约而同摆出了宣战气势，谁也不能落下风，女孩子都美出了天际，一娇媚一冷艳一温婉，争奇斗艳，互相夸奖吹捧，存在感碾压了一大波路人。

张凡、周正和郭远——三个人牌工具人站在一旁面面相觑，干巴巴聊天。

“工作还顺利吧。”

“挺好，你最近也挺好的吧。”

“不错。”

“你这衣服不错。”

“你那车油耗怎么样？”

寒暄完毕，三人眼巴巴看着各自的女朋友。

“她们要夸多久才能结束？”张凡摩挲着下巴问，“从头发夸到鞋子，下一个话题是不是要聊妆容？还是聊包包？”

“只要不聊我们就行。”郭远拍了拍张凡的左肩。

“聊得越多，感情越好。”周正拍了拍张凡的右肩。

本子是迷雾烧脑型，剧本贼狗血，汇集了豪门世家、血海深仇，身份禁忌各种桥段，由一场看似偶然实则精心谋划的旅行复仇开始，六人情侣中有一对阴阳相隔，一对终身遗憾，一对修成正果。

拿到本子的各人结局不明，搜寻线索的同时，追溯过去被遗忘的恋情点滴，寻找当年故事的凶手和真相。

剧本写的细腻出色，游戏气氛极好，参与者激情十足——每一个人身边的“那个人”都可能死去，离开，或者白头偕老，谁也不知道自己和所爱人的结局，正如现实一样，谁也不知道谁的最终走向会是哪里。

最后复盘死者和凶手，六人热火朝天对簿公堂，翻开自己的底牌。

张凡：【你死于十年前的一场旅行——确切死因未知，毒酒或者车祸。】

谢晓梦：【你是最初的凶手——这十年你背着罪恶活下来，活成了两个人。】

周正：【死者本该是你——你洞悉一切，却保持缄默，一生孤独。】

林霜：【你换了酒杯，却丢了解药——你身上背负着秘密，最后只能痛苦离去。】

兰亭：【你本该无辜，最后却偷了解药——旅行结束，你们顺利结婚。】

郭远：【你没喝毒酒，却故意吃了解药——旅行结束，你们顺利结婚。】

凶手呢？哪个是杀人真凶？

【死者无辜，余者皆凶手。】

【众生谋杀案，所有人身负重罪，所有人无罪释放。】

每个人都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一肚子气发不出的情绪。

林霜怒了，柳眉倒竖，直接哐哐拍桌子：“老板，你这进的什么烂本啊！！”

张凡都要哭了：“所以我就是那个最无辜的倒霉蛋，喝了女朋友准备的毒酒，又替女朋友挡了车祸，当了双重替死鬼？我这剧本上的十年甜甜蜜蜜，都是临死的幻想？你们就这样欺负一个体育老师的智商？”

谢晓梦皱眉冷声：“这剧本逻辑有硬伤。”

dm：“这本子□□啊，反响很好的，我们还有电话售后回访，是这段旅行前你们的恋人给你们的留言，大家记得接电话哦，么么哒。”

众人纷纷掏手机拉黑。

这一晚上林霜气得饭都没吃，怨气念叨：“劳心劳力玩了四个多小时，最后告诉我这么个结局，气死我了。”

周正坐在电脑面前，神色淡定得很：“游戏而已。”

“我真要是为了保护自己深爱的男友，至于这样一声不吭换毒酒保他，最后间接害死自己哥哥，把自己流放他乡，孤苦一生？我手里有解药，自己喝下毒酒，吃了解药不就完了吗？这剧本杀作者什么脑回路？差评！差评差评差评！”

周正撸她的头发，揽住她的腰，温柔劝慰：“好啦。”

林霜坐在他膝头，噘嘴皱眉，不情愿的扭了下。

“一个游戏，至于这样生气么？”

“大家都被这剧本pua了，前半段的剧情，写得那么身临其境，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那个，到最后揭秘，好家伙，全是幻想，一个比一个惨，还惨得那么阴错阳差，想骂都骂不出来。”

她枕在他肩膀：“郁闷。”

“别郁闷。”他吻她的额头，“游戏是游戏，真实世界没那么多阴差阳错。”

“换做我是剧本杀里那个人，要是想保全所有，那也很容易，可以先用毒酒做局引出凶手，再拉着张凡护身，最后结局皆大欢喜。”

她眨眨浓密的长睫，黏糊糊的揽住他的脖颈。

“我新种的睫毛，都被我焦躁得拔了好多根。”

“是么？让我看看。”他声音轻柔。

两个人的脸颊挨在一起，最后变成了个亲昵的深吻，身体慢慢重叠，就这样在椅子上温存起来，他有些难耐的靠在椅背，扶着身上女孩的腰，冒尖的喉结一下下的滚动，脆弱又性感，裙摆下连结的肌肤像触电一样哆嗦，有深深的满足感和真切感。

这感觉真的很好。

游戏她真的沉浸进去了，最后知道自己的结局，忍不住心痛难受，她才不要什么孑然一生孤独终老呢，她要人宠，要人爱，要一个热热烫烫的男人，要皆大欢喜的结局。

剧本杀虐归虐，效果真的挺好——至少张凡是春风满面来到林霜的奶茶店，身上一股子闷骚得意劲，邀请林霜：“有没有空，大家一起吃个晚饭？就定学校旁边那家湘菜馆，今天高三开年级大会，周正和晓梦都拿了表扬，咱们犒劳他们一下。”

林霜笑盈盈看着他：“感情升温了？”

“那天回家，谢老师一直坐在车上没说话，最后还掉了两滴眼泪，她心里也难受了。”

“然后呢？”

“然后在她家楼下，她抱了我一下，小声说对不起。”张凡笑得嘴都咧开了。

“再然后————”林霜拖长音调。

张凡嘴巴“啵”了一下。

林霜嫌弃式的挥挥手：“好了好了，打住，打住！剩下的我不想知道了。”

\*\*\*\*\*\*\*\*\*\*\*\*\*\*\*\*\*

日子总是越过越好，越过越顺利的，年底到了，学期即将结束，学校要赶上课进度，还有各种评比和杂务，周正新房那边，工人最近在装厨卫和橱柜地板，这些细活琐碎要求又多，周正有空都在那边盯场。

他不在家，林霜自己一个人闲着，要么勤于健身保养，要么去喷泉广场找苗彩。

“周老师的新房你去过吗？”

“没有。”

苗彩看了她一眼：“不看看？”

林霜皱皱眉头：“没什么好看的。”

她又有些倔嘴：“他能力那么强，自己做主就行了。”

苗彩意味深长：“周老师挺好的。”

每个人都这么说。

“你就算不想结婚，也会要跟着他搬进去的吧，以后自己要住的地方，不好奇什么样么？”苗彩道，“再说了，你现在买了车，家里楼下哪有停车位，小心刮了蹭了，每天周老师还要帮你挪车倒车，小区里停车多方便啊。”

“再说吧。”

两人感情稳定，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也好，没人提结婚，也没人提分手，林霜鸵鸟的想，也许房子装修好了，到了周正想要结婚的那天，他会有动作，逼她，或者放手，找一个适合结婚的人。

到时候再看吧。

“周老师是不是快下班了？什么时候来接你？”

“他去宛城出差了，参加省教育厅安排的一个培训，过两天回来。”

“那要不要出去玩？我有个姐们过生日，在酒吧请了个歌手热场，我们去酒吧坐坐？”

“也行。”

两人穿得花枝招展去了酒吧，年底果然聚会多，各种场合都热闹，酒吧坐满了人，落着林霜身上的目光不少，来搭讪的人也多。

“美女一起喝一杯？”

“不用了谢谢。”

林霜心不在焉看手机，整晚都没有消息，她心情莫名不佳，半途出去抽烟，给周正打电话。

周正把周雪从学校喊出来，兄妹两人一起吃了顿晚饭，周正这么多年对周雪是亦兄亦师的存在，也算是人生道路的引路人，以前兄妹俩聊天其实很杂，家里的杂事，学校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最近周雪对他疏远了不少，这段饭吃的也挺平静。

电话铃响，他看了眼手机，接通。

“干嘛呢？”林霜声音有点闷闷的。

“跟小雪吃饭。”他听见她那边的嘈杂声音，“你在哪？”

“酒吧。”

“你一个人？”周正蹙眉。

“我和苗彩，过来坐坐。”

周正放心了些：“开车了吗？”

“开了。”

“不能喝酒，要早点回家。”

“知道，我喝的软饮。”

“自己开车小心点。”

“好。”

既然是和周雪吃饭，这场合多聊不合适，林霜挂断电话。

周雪默不作声听着。

周正的语气温柔又细腻，比对她的上心些。

她以前觉得自己完全了解周正，现在有林霜插进来，猛然觉得事实并不如此，换句话说，她只了解周正作为哥哥的那部分，不理解作为男人的那部分。

周正也和她解释了挺多，语气很平静，却又深情款款的感觉，那天林霜跟她说的话，明明是开玩笑的语气，她却有那么点信了，他们两个是真爱吗？看起来不像，怎么会有这样的真爱？可如果不是，那这样的现状又很奇怪。

周雪不理解。

“什么时候回老家？”

“学校还有点事情，过两周吧。”

“到市区的话，你找我一下，我带你和周丰一起回家去。”

“好。”

周正拍了拍她的头发：“如果和她见面.......你跟她说个对不起吧，如果实在不愿意，我也不勉强，以后如果再见面，态度好一点。”

“知道了。”周雪埋着头。

“走吧，时间不早，我先送你回去。”

周正起身送人，先把周雪送回了学校，再回酒店，路上给林霜打电话。

“回去了吗？”

“还没。”她开车不能喝酒，已经在酒吧感觉无聊了。

“你什么时候回北泉？”

“明天开完会就回去了。”

“要不要我去宛城接你？”林霜问，“正好我去宛城逛逛。”

“不用接，我自己回来。”周正直接拒绝，宛城到北泉近两个小时车程，走高速，他怕她一个人开车不安全。

林霜没想他干脆利落拒绝，有点怏怏不乐，冷哼：“好吧。”

“不过。”她话锋一转，“你明天回来.......你忙你的吧，过两天我也要出趟门。”

“嗯？去哪儿？”

“快过年了，打算去看看我爸。”她漫不经心答，“这个月的探监日是13号，我的探视申请通过了，提前一天走。”

周正了然，一年两次的探狱，年中一次，年底一次。

“我陪你一起去吧。”

她顿了顿，云淡风轻：“算了吧，你学校也忙，本来已经落下好几天的课了，再请假学校怎么放人，再说了，那边也没什么意思，地方很荒凉的。”

周正想了想，没回话。

学校就是这样，根本没有代班顶替这么一说，除非长期的请假找固定老师代课，平时根本就走不开，每个老师的上课风格和节奏不一样，小几天的代课，自己还要找时间补回去。

第二天周正从宛城回来，直接去了学校上课。

他连着上了好几天的晚自习，每天四五节课轮着上，在林霜出发前一天问她：“你明天怎么去？开车还是火车？”

监狱所在地和北泉在省内一东一西，开车五个小时，林霜以前都是坐火车，这回打算开车去。

“我明天上一二节课，十点就下课了，你把车开到学校，我们一起去，来得及。”

“你上课怎么办？”林霜微愕。

“落下的课我已经补完了，等后面回来再补就行了。”

她低头抠着指甲：“不用了，还有几个月就高考了，不能耽误学生。”

“你不是不喜欢开车吗？我去给你当司机。”

林霜扭捏了一下，目光一本正经：“不用。”

“就这么说定了，下完课我在学校大门等你。”他低头继续写报告，“两个人出门总比一个人好。

林霜心头那么一点点雀跃，禁不住笑了，眼睛弯弯，在他身上蹭了蹭。

周正摸摸她的脸颊。

她顺势窝进了他的怀里，不说话，却乖乖的，静静的，黏糊糊的贴着他。

“等我写完东西陪你，乖乖的。”周正轻轻拍。

“嗯。”

她心满意足，呼噜呼噜枕着他。

\*\*\*\*\*\*\*\*\*\*\*

两人第一次出远门。

旅途其实是愉快的，车在高速上前进，路景从车窗倒退，能清楚看见风的轨迹。

本省山多，即便是深冬，山头也是葱葱郁郁的，视野清新开阔。

只是离北泉越来越远，离目的地越来越近，林霜的神色就越平静。

周正切换了自己的歌单。

“这是你.......快乐的歌单。”林霜目光从窗外返回。

“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听歌，时间会过得比较快。”

“你这话以前对我说过一遍。”林霜小小声，不屑一顾拗头，“谁说我心情不好了。”

“没人说你心情不好，但听点舒缓的音乐，心情可以更好点。”他柔声道，“你也可以睡一觉，很快就到目的地了。”

“我睡不着。”林霜倚在车椅上，“这种时候，我通常都睡不着。”

音乐声里，她也特别有倾述的欲望，只是压抑着自己少说话。

“我可以跟你一起进去吗？”周正目不转睛，“我的意思是........去看看叔叔。”

“不可以，你不是直系亲属，需要提前申请才允许入内。”

“那，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就电视里的那样吧，不过我去的地方，也只是探监室而已。”她扭头，“监狱的全貌，我也不知道。”

车里的气氛静了静。

“每年我都去两次，以前我姑姑也去过一次，后来也不去了，常跟我爸写写信什么的，就剩我一个人。”她轻声道，“一开始我也不想去，硬着头皮去的，每次都要哭，后来也习惯了，今年是最后一年了。”

“叔叔因为什么事情进去的？”

“贪官落马，我爸是蠹虫的钱袋子，权钱交易吧，他那公司关系乱的很，几个经济纠纷一路被牵连。”林霜平静道，“也是咎由自取。”

“一审判了十年，我姑姑姑父那边有点关系，把家里所有资产都抵押缴了，减了两年刑。”

“其实我还有个继母和妹妹，一开始我还不知道他们结婚了，以为那是我爸的女朋友，后来女的怀孕了，我爸把她接到家里来，那时候高考刚接结束，我一直在外头玩，再后来念大学，家里添了个小妹妹，我爸挺高兴的，我也偶尔回家看看。”

“出事的时候，我不知道，有一天早上，我爸给我打过个电话，问我生活费够不够，给我转了点生活费，我心里没在意........后来还是我姑姑给我打电话，说我爸爸关押进了看守所，要我回去，商量请律师见人，我回家的时候才发现家没有了，姑姑说我继母和我爸在风声之前就离婚了，拿了一笔钱，带着孩子远走高飞了。”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服刑结束，很快就能家人团聚。”他轻声安慰她，这安慰如隔靴搔痒。

“也是我爸罪有应得，他是真的飘了。”林霜叹了口气，“他以前是建筑公司的工程师，能力挺强的，后来自己出来单干工程，赚钱了，人也膨胀了，脾气很坏。”

“那时候我还念小学呢，我爸每天都要喝酒应酬，跟些不三不四的人打交道，我妈不乐意，两人就经常吵架，有时候动手砸家，后来我妈闹着要离婚，我爸激她，说离婚可以，一毛钱都别带走，我妈就梗着脖子空手走出了家门，把我也留下了。没了我妈管，我爸就更飘了，酒肉朋友也多了起来，借钱的，吃喝玩乐的，找关系的......开始剑走偏锋。”

“要是我妈不离婚，要是我爸不走错路，或许一切都不会是现在这样........”

那样她大概会有一个简单完整的家庭，物质富足，高中毕业后，她大概会出国深造，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师，可能和初恋男友修成正果，或者在婚恋市场拥有绝对优势——绝不可能沦落到，分配给一个贫穷普通的数学老师相亲。

他也宁愿，她永远是挂在天上的那颗星星，他只能抬头仰望那辉光，默默回味一会，而不是摘在手里。

可她现在就在他身边。

说不清这是种什么情绪。

车子到达目的地，两人在市区找了个酒店落脚，林霜带他去吃完饭：“这里有家店的粉面特别好吃，每次来我都要去吃一顿，这么多年一直都开着，开成一家老店了。”

周正跟着她去，是一家普普通通但人气很旺的小店，一份餐才十元，两人花最少的钱点了两碗招牌，店主夫妻看两人衣着光鲜，聊天的语气不像是本地人。

“两位是外地来的？出差还是旅游的？”

“我们来探亲的。”周正付钱。

“怪不得，我们这店都是附近熟人来吃，挺少有陌生人的。”

第二天一早，两人跟着导航出发，监狱在一个山区，临着劳动农场，位置很偏僻，道路格外空旷，林霜进去办手续，周正在外面等。

他站在大门外，来来回回踱步，等了挺久。

时间流逝得格外的慢。

林霜从监狱里出来，看见周正站在马路对面，竖着黑色大衣的衣领，手揣进兜里，低头踱步。

她的心情突然就好起来，有点释然，有点雀跃，脚下步伐加快。

周正抬头看见她过来，停住脚步，温柔冲她笑了笑。

林霜扑进他怀里。

“你的手好冰。”他握住她的手，伸进自己毛衣内，“暖一暖。”

“怎么不在车里等。”她嘟囔，“外头多冷啊。”

“我在车里坐不住，出来透透气。”

两人黏黏糊糊搂在一起，像甜甜蜜蜜的小情侣。

没关系的啦，这儿这么荒凉、空寂、往来的人身上都带着故事，理解这堵高墙衍生出来的情感。

“我跟我爸说好了，下次再来，就是刑释来接他，还有六个月。”她松了口气，“我爸今年才53，不算老，身体还不错，出来后还有发挥余热的机会。”

“真好。”他真诚发问，“我可以跟着一起来吗？”

“我不知道。”她脸上是因为寒冷而生的嫣红，“也许我们应该带点衣服来接他？应该人多点热闹点？还是人少点让他清净点？带他出门散散心？还是先接回家里？”

“他要是想工作，就给他找个工作，要是不想在北泉呆着，想去找我继母和小女儿，就让他自己去找一找。”

“对了。”林霜想起一件事，戳周正胸口，“我爸没地方住，只能住家里，我要把你扫地出门了。”

“好好好，没问题，我肯定搬走。”他鼻尖蹭着她的鼻尖，“我真的太忙了，回去还有好多事情，看在我来回开车十个小时的份上，能不能帮我挑挑新房家具？以免我后面无处可去，流落街头。”

“可以。”她搂紧他，闭着漂亮妩媚的眼睛，“包在我身上。”

第65章 你的前女友，他的现女友

再回到北泉，就是过年的气氛。

北泉高中的其他年级相继期末考，准备结课放寒假，只有高三还留守阵地，期末考试之后，还有考后综测和寒假补课。

但有春节假期这个盼头，学习气氛没那么紧张严肃。

奶茶店的生意随之清闲，不需要三个人都蹲在店里，kevin和娜娜轮流上班，林霜只负责每天早上去煮料，晚上打烊，日子闲散有余。

张凡也处于无课放假行列，但学校体育生早晚有操练，每天还是去学校点卯。

空闲的时候，林霜跟着张凡在操场打羽毛球，周正和谢晓梦要是没课，也过来打一局，加上学校其他的老师，其实挺能打发时间的。

周正的新家，林霜是跟着张凡和谢晓梦一起去的。

因为离北泉高中近，森林公园这个楼盘反响不错，学校好几个老师有购房想法，打球的时候大家说起，正好有空，顺便去看了眼。

屋子没什么花里胡哨的设计和装饰，简单的木地板和大白墙，暖色调，配着窗外郁郁葱葱的林景，有幽静明快的气氛，工人赶着在春节前完工，这几日正在抓紧做收尾工作。

房子原本是三室两厅，周正重新设计过格局，只保留了两个卧室，把一个次卧一半改成了步入式衣帽间，一半改成了书房，和主卧连通起来。

林霜和谢晓梦走进去观摩。

谢晓梦抱着手：“衣帽间容量挺大的。”

为谁改的，不说也知。

林霜在阔大的落地镜前打量自己。

她住过很多不同的房子，别墅小楼，合租单间，五星级酒店，精装套房。

回到北泉后，一直没有重新买房的念头，毕竟装修太麻烦，现在想........要不然她也给自己在这小区买一套？

她有一点点的心动，毕竟新房子住起来的确比较舒服。

张凡给周正出主意：“等房子弄好，我们帮你组个局，找个机会在这求个婚怎么样？真挺合适的。”

“不怎么样。”周正拒绝。

结婚这两个字，并不是轻轻松松就能说出口的。

新房房型看过了，林霜着手帮周正挑家具，主要也是家居的风格和色调选择，她审美好，奶茶店全是她一手布置出来的，风格很独特。

本地家装市场不成熟，林霜在网上挑了些，周正照单全收，列了清单，却迟迟没有付款，因为——没钱了。

有品位和不将就的另一个代名词叫做“贵”。

“我给你找点别的？”林霜挑的东西有考虑过性价比，价格的确不算夸张。

“不用了，我觉得这些就合适，我很喜欢。”

“要不要我借你？”林霜手撑着脑袋，跟他聊天。

“嗯？”他从电脑里抬头。

她拨了拨自己的长发，语气理直气壮：“我有钱。”

“然后呢？”

“先借你应急，本金你慢慢还，利息嘛........”林霜轻佻挑着他的下巴，“每天晚上兑付。”

周正揉着她的手腕，挑眉，目光隐隐绰绰：“我不愿意呢？”

林霜抿抿红唇：“又是男人的虚荣心吗？不喜欢借钱？”

“大概吧。”他诚实道，“以前念书的时候，没钱交学费，去我二叔家借过，印象挺深的。”

“叔叔阿姨.......去世之后，爷爷奶奶照顾你吗？你靠什么生活？”林霜问他。

周正点头：“对。村里有孤儿补贴，一个月400块钱，还有我爷爷奶奶也有点补助，以前还种了点地，乡镇学校花不了多少钱，日子还算过得去。后来我爷爷生病去世，住院开销大，我又到市里念高中，有两年家里挺拮据的。”

一个月400块的补贴.........她那时一双鞋都不止这么点钱，可以想象‘拮据’的地步。

他说得云淡风轻，丝毫没有显露半分卑怯酸涩的情绪。

林霜温柔摸摸他的脸颊。

在这种生长环境下，他怎么长得这么好呢？笔直向上，一点弯路都没有走。

周正搂住了她的纤腰，把她圈进自己怀里。

“今年过年打算怎么过？”周正问她，“我有十天假期。”

“在家歇几天吧，剩下时间去奶茶店.......跟去年一样过。”

付敏有来过电话问她过年的打算，她没什么想法，还是想自己呆着。

“那我们两一起过吧，一天也别分开。”

“一天也别分开？”她嫣然甜笑，“你对我的需求有这么大吗？”

“你觉得呢。”他也开起了玩笑，亲亲她的脸颊。

“忙了那么久，难得寒假，不回家陪奶奶吗？她等着你回去吧。”

“春节回去陪奶奶吃几顿饭吧。小雪和小丰都在家，能陪陪她，过年村子里也热闹，亲戚说话的人都多。”周正解释，“我留在家里，丁校长推荐给我一个活，帮一家出版社编一套数学练习册，报酬还不错。我自己也接了点私活，要花点时间。”

好不容易放了个长假，多赚点钱也挺好的，正是需要钱的时候。

林霜能理解。

“拿到报酬，买家具的钱就够了。”他看着她，坦诚道，“就是没办法养你........”

她也笑了:“何必要你养，我奶茶店赚的可比你多，花自己的钱多爽快，不然以后分手.........唔.........”

周正手掌捂住了她的嘴。

林霜挑眉，用嘴咬他的手心。

两个人滚到一块去了。

接吻就好，做爱就好，别的事情，就不提了吧。

\*\*\*\*\*\*\*\*\*\*\*\*\*\*\*\*

既然两个人一块过年，那就要添点储备粮，周正也打算买点年货送回老家。

“去市场逛逛？”周正问她。

有了车，出门买东西就方便，周正打算顺便去菜市场和年货市场转转。

“我要穿什么去菜市场？”林霜哇哦了一声，有点雀跃“我好像没逛过这种地方，会没有和菜市场气质不符？”

“那我自己去，你留在家里？”

林霜不高兴，拗着下巴，叉腰质问他：“怎么？那地儿我不能去？”

周正摸摸鼻尖：“别穿太贵，那些皮草羊绒大衣就别穿了，高跟鞋也不要，人挤来挤去的，万一蹭脏了就不好，普通、宽松舒适点就可以了。”

林霜去房间换了身休闲装，高马尾，棒球服，铅笔裤，马丁靴，嘴巴搽得紫红，整一个飒爽酷girl：“走吧。”

周正有点走不动路了：“这衣服........为什么敞开穿，还露着腰？大冬天不冷吗？”

“好看，不冷。”林霜深谙美丽冻人的秘诀。

“换一件。”他皱眉，一截纤细雪白的腰摆在眼前，令人浮想联翩。

林霜秀眉挑得高高的，抱着手：“不用换。”

“不行，要换。”周正言简意赅，“这样出门不合适。”

狗男人，居然仗着她的宠爱命令她。恃宠而骄！

今天天气还算暖和，林霜觉得这个穿搭没问题，至少不会太冷，瞟了周正一眼，忍不住.......缓缓伸出一根手指头。

手还没伸出来呢，周正挑眉，一掌包裹住她的拳头，推搡着她往房间去。

“啊——”屁股被揍了下，林霜奓毛，“你混蛋！胆子大了啊！”

不良少女·霜被周老师关上门再教育。

半个小时后，林霜满脸通红，冷哼一声，换了件裹得严严实实的外套出门。

菜市场果然人潮涌动，摩肩接踵走不动路，虽然气味不够清新自然，但入眼的货品琳琅满目，生机勃勃又充满烟火气。

他们两人在家吃不了多少东西，大多数都是送到乡下去了，周正买了牛羊肉、排骨、鱼虾、两箱水果，零食点心，往后备箱塞了一趟又一趟。

“还要买什么？”

周正想了想：“买两件衣服给奶奶。”

附近商业街就有卖中老年装的，周正挑了个羽绒服和羽绒背心，一套保暖内衣。

“奶奶的衣服都你买的？”

“对，但其实我买的也少，买回去的衣服她嫌贵，一直放着不肯穿。”周正解释，“村里有个老裁缝，老人家都喜欢做衣服，觉得便宜又合身，有时候去裁缝那里看看，奶奶夏天的衣服都是裁缝做的。”

“还.......挺复古的。”林霜笑了笑。

东西买完，打道回府，第二天周正带着大包小包的年货，和顺仔回了趟荷塘村，吃过饭，下午又回了市里。

年节氛围浓厚，大家都吃吃逛逛，各种看电影聚会聊天，他倒是把吃喝玩乐都推了，关起了门，一头埋进了书桌里。

\*\*\*\*\*\*\*\*\*\*\*\*\*\*

除夕那日，奶茶店歇业，两人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林霜去喷泉广场逛逛年终大折扣，周正在家工作，顺便准备年夜饭。

她拎了个小蛋糕回来，看见周正在厨房一边切菜，一边开着免提给家里打电话。

电话挂断，林霜环住他的腰：“晚上吃什么？”

“油焖大虾，清蒸鱼，竹荪鸡汤，土豆牛腩，炒时蔬，够了吗？”

“太多了，我们两个人吃不完。”林霜拖长音调。

“那你多吃点。”

“刚才你奶奶给你打电话？”

“她问问我晚上吃什么。今天晚上在二叔家吃年夜饭，下午就开始准备了，村里也挺热闹的，晚上还有人放烟花。”

“真不回去吗？去年除夕你就没回自己家。”林霜扭头看他。“今年又不回去，不想家吗？”

周正瞟了她一眼，停下手中的动作，淡声道：“每年逢年过节都是在我二叔家过的，那是我二叔家，不是我自己家.......吃完饭，热闹过，我也回去了。”

他不是周雪和周丰，没有机会在父母身边撒娇、拌嘴，讨压岁钱，笑嘻嘻窝在一起看春晚。

林霜从这话里听出一丝若有若无的酸涩，胸口闷闷的，把脸埋在他背后。

“那我呢？”她含含糊糊问他。

周正没回话，微微侧身，亲昵吻了吻她的额头。

林霜心头像湖水一样荡漾开来，连体婴一样贴着他：“要不要帮忙？我陪你。”

“会洗菜吗？”他柔声问。

“当然。”

林霜挽袖子，摆出嫩白十指。

窄小的厨房放起了热闹的音乐，两人并排站着，挨得很近，手上忙碌着油盐酱醋，这景象仿佛不真实，他们身上明明没有烟火气息——她穿着精致的衣裙，他身上是白衬衫和羊绒毛衣，两人像要出去赴约，更像是电影里的做戏——可城市灯火倒影在玻璃窗上，接二连三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灶上的锅盖被热气顶得哒哒作响，他掀开锅盖，舀起了一口汤，尝了尝，又递到她嘴边，两人不约而同笑了笑，交换了一个甜蜜的吻——一切似乎栩栩如生，是千家万户中一盏晕黄的灯。

大年初一，周正回村里去拜年，问林霜：“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去？我住一个晚上就回来。”

她这天没有拜年活动，打算在家里躺平玩手机，付敏跟着漆雄去夫家应酬，还不到林霜上门的时候。

说好了两个人过年不分开，林霜想了想，过两天去付敏家，也有用得上周正的时候，不如一起体会下普通人的喜乐和烦恼，省得两边的亲戚又胡思乱想，点头：“可以。”

两人没让顺仔来接，是开着车回去。

这是周正第一次开车回村里，车子缓缓驶进村头，沿路家家户户都敞着大门，路上打招呼聊天走动的人不少，个个都扭头打量这辆银灰色的雷克萨斯和车里的人，两人在车内对视一眼，林霜居然诡异的看出周正有些局促，脸上神色干巴巴的，不知道应该端出什么表情。

“怎么了？”

“好像......回到了我当年高考出成绩........村干部敲锣打鼓给我送喜讯，拎着我从村头到村尾转了圈，全村人盯着我看........”

“你的意思是........我现在是你的高考成绩？”林霜挑眉。

上回林霜是悄悄的来，悄悄的走，没见过村里人。

“还有这辆车。”周正攥紧方向盘。

“也不是什么豪车，至于吗？”林霜不以为然。

“漂亮女朋友，加上女朋友的车，那就很至于。”周正抹了抹脸，缓缓吐了口气，“准备好了吗？前头那位是我本家的叔公，我要摇下车窗打个招呼，等会可能打招呼的人不少。”

“........调头还来得及吗........”

林霜有点后悔跟着他过来。

乡下比不得市区，人情味浓，八竿子都是远亲，寒暄起来没完没了。

这招呼一路从村头寒暄到家门口，两人脸都要笑僵了，周正奶奶早早在等，看见林霜，也是喜上加喜。

周二叔一家在屋里看电视，听见外头的动静，看见林霜和周正，笑呵呵的在门前撒了一串鞭炮，把左右邻居都惹出来拜了个年。

林霜扯着周正的袖子，有点不理解。

“迎客的。”周正解释，“只要有客人上门，都要放鞭炮。”

好叭，乡下风俗挺多的。

见面第一句话当然是拜年，周雪和周正都在林霜面前露了个脸，贺了个新年，二叔二婶热情招待：“来来来，到屋里来坐。”

二叔家客厅里摆着茶具，满桌的零食水果，旁边还搁着张麻将桌，沙发上散着副扑克牌，奶奶和二婶一早在电视旁剥花生瓜子，一碟又一碟，在林霜面前溜了个遍。

一回生，二回熟，上次林霜来，大家还算客气，没拉着林霜多聊，这回借着新年的气氛，把林霜纳入了半个自家人行列。

周正坐了会，把林霜带回了自己家——家里大门也敞着。

“你等我会，我先上个香。”

他的脚步顿了下，推开右边一间房门，林霜看了眼，里面放着些杂物，正中一张供桌上，摆着灵位和黑白照片，香炉里烧着白蜡烛和线香。

周正也抽了几根香，引燃插进了香炉里。

林霜站在大厅里等他，桌上的坚果零食摆得满满当当，但就是冷清清的，丝毫没有隔壁二叔家的人气。

她思忖，桌上这么多零食，未必是为了自家人解馋打发时间，毕竟周正奶奶两头过生活，周正又不住家——大概是一种门户的观念，家里尚有人在，理当开门招待客人。

两人上了二楼。

二楼更是空旷冷清，两人脚步声回荡在屋里，周正打开房间的门，拉开窗帘，阳光完完全全照进来，林霜才觉得感觉好些。

她轻轻呼了口气。

“感觉还好吗？”他问她，“今天村里人有点多。”

周正能感觉到她的一点紧张和沉默，他能习惯的某些场景，对她而言可能是种挑战。

“挺热闹的，气氛挺好。”

“热闹还没开始呢.......”周正蹙眉，低头看了眼时间，“吉时快到了，村里的拜年马上开始了。”

林霜：【？？？？吉时？什么古老传统？？？】

大概也类似于挨家挨户的串门，老一辈镇守家宅，年轻辈分和小孩子们一家家敲门拜年，寒暄两句，喝两口茶水，小孩子们领个五块十块的拜年红包，抓一把零食瓜子塞进兜里，出门换下一家吃吃喝喝。

林霜眼瞅着三五成群的人进门，一波来了，一波又去，坦坦荡荡摆出了奶茶店老板娘的架势，笑容甜腻，在周正身边充当花瓶。

顺仔来得早，看见林霜哎哟了声，喊了声姐，手头发痒：“霜姐，搓麻将不？村里那群人玩得太野了，把我一脚踹下来，咱们开个桌呗，一起玩一把。”

林霜麻将也打得好。

初来乍到，其他事也不太好做，这天的拜年活动就演变成了麻将竞技赛，人手不够，二叔二婶和周丰周雪都轮着上桌。

周雪这回对林霜的态度倒好了挺多，虽然是一声不吭，但眉眼显然柔顺挺多。

周正不打麻将，却摆了个凳子在林霜身边坐下，大家一见这阵仗，齐齐反对：“不行不行不行，你不能在这守着，有你在这麻将没法玩。”

“我不说话。”周正挑眉，“看一眼都不行？”

“不行，你看着我心虚。”顺仔一边砌牌，一边轰他，“你去楼下做饭去，别想搞事情。”

周正含笑摸摸鼻尖。

“为什么？”林霜不解。

“他算牌，还算胡牌，把把都胡。”大家异口同声，“全村没人跟他玩扑克麻将，全都赢不过！”

“正哥十年前就上了村榜黑名单。”周丰幽幽道，“他不在江湖，江湖却有他的传说。”

怪不得，一代数学状元最后只能沦落到拿麻将和小孩子玩多米诺骨牌。

周正两手揣进兜里，耸了耸肩膀，搬着电脑在麻将桌边，专职给大家端茶递水。

这一场麻将打到半夜两点，众人散去，林霜简单洗漱，窝进了周正怀里。

她好多年都没有过这样的新年，热闹的、惊喜的、尴尬的、沉溺的........芸芸众生中最普通的那一类。

“是不是有点不习惯？”他抚摸她的脸颊，“吓到你了吗？”

“还行。”林霜瞪着天花板，“比想象中好一点，没那么难接受。”

“明天早上就回去了。”他亲亲她，“回去能安静些。”

“也未必能安静呢。”她扭头看着他，“你陪我去趟我妈那边吧，她和我继父非得让你一起去，当天可能还有些其他亲戚朋友。”

“可以。”

“顺带也去我姑姑那边坐坐，她也知道你........问过我好些次了。”

“那也去趟丁老师家吧，我的师母和你姑姑是同单位同事。”

“我知道呢，不是这层关系，我们怎么会认识。”林霜释然笑了笑，“早晚都躲不开，趁着过年大家都闲着，那就一起见见吧。”

见见吧，人本来就生活在圈子里，不可能永远都是两个人独自相处，还有很多关系要去打理。

\*\*\*\*\*\*\*\*\*\*

回到市区后，林霜带着周正去了付敏家，果然，除了正常的吃喝礼仪外，周正还管着漆灵的事，拿着上学期的期末成绩单和漆雄严肃聊了聊，给了些学习建议和高考计划，又当了漆灵半天的补习老师。

漆杉也很喜欢周正，囔着过两天要找周正去电玩城打游戏。

去林霜姑姑家和去丁严家是同一日，姑姑和师母互通有无，当场打起了电话，很是夸耀了当初这个正确的相亲选择。

周正和林霜都是一脸哭笑不得的模样。

应付完亲戚朋友，剩下就是两人自己的时间，林霜跟着朋友聚会聊天，周正窝在家里干活。

最后一天假期，两人出门约会，吃了个午餐，然后去看场新上座的电影。

电影院出来，两人准备回家，周正排队买包糖炒栗子，林霜就去旁边的咖啡店买杯咖啡和小蛋糕。

她拎着手提袋，从咖啡馆里出来，往商场里去找周正，绕过叽叽喳喳的过路人群，她给周正打着电话，眼睛余光瞥见对面走来个男人。

男人个子很高，在北泉这样的南方城市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穿深灰的呢子大衣，系黑色羊绒围巾，衣服料子挺括又柔软，衬得人分外的英挺。

然而眉目也是俊朗的，浓眉，漂亮的桃花眼，笔挺的鼻和薄薄的唇。

两人容貌都是人群里的佼佼者，不知道是心有灵犀，还是下意识的自发自觉。

隔着那么点距离的时候，两人偏头快速打量了彼此一眼。

电光火石那一瞬，有什么东西涌入脑海，而后生生顿住了脚步。

林霜下意识切断了电话。

“霜..........霜霜？”男人眸光像划过天际的流星，怔了怔，轻轻呢喃着她的名字，声音很低很低，却飘进了她耳里。

她静静打量着眼前这个人。

“好久不见，霜霜。”他好像牵了牵唇角，勉强笑笑，又好像没什么变化。

“好久不见，李潇意。”她平静道。

“你.......还好吗？”

“挺好的。”

他们面对面看着彼此。

好像有很多话要说，千言万语，却又不知道从何提起。

好像应该点到为止的离开，却又挪不动步伐。

时间好像流逝得很慢很慢。

林霜看着周正拎着袋糖炒栗子，从对面走过来，低头看着手机。

她手中的手机一直在震动，周正在给她打电话。

周正越走越近。

李潇意看见林霜的目光直直的落在自己身后，回头看了一眼。

周正恰好在这时候抬头。

他第一眼看见不远处的林霜，冲她笑笑，加紧步伐，而后眸光不经意扫过林霜前面的一个男人。

周正的步伐好像猛然僵住。

林霜和李潇意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

他旋即回神，抱着糖炒栗子慢慢朝他们走去。

“嘿，周正。”李潇意也猛然认出了这个昔年同班同学，打了个招呼，余光瞟了林霜一眼。

林霜轻轻皱了皱眉，也恰好瞟了他一眼。

三人距离离得很近，像个稳定的三角型。

“好多年不见........李潇意。”周正脸上的笑容很淡。

“你们两个认识吗？”林霜问。

“我高中哥们，周正。”李潇意介绍，“周正，这位是.......”

“你的前女友。”林霜扬扬下巴，“他的现女友。”

三个人脸上的神色.......都是奇妙又复杂的。

就，这世界小而.........离谱。

第66章 有什么问题吗

李潇意显然愣住，却仍是极有风度，缓缓点头，轻声道：“原来是这样，恭喜。”

“谢谢。”周正开口回应，他神色看似平静，站在李潇意和林霜之间，却显然黯淡了些。

男帅女靓，实在是光彩夺目，他夹在中间，怎么看怎么像陪衬。

林霜静静打量着眼前的两个男人。

没什么社死尴尬的情绪，只是觉得微微倦怠，以及莫名的惆怅感。

这场重逢散得很艰难。

三个人之间好似交织着许许多多模糊的过往，却似乎又轻飘飘不值一提了，没人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也许大家应该心平气和坐下来聊聊，也许应该来个老同学式热闹聚会，或者是毫不拖泥带水就此告别。

李潇意的手机铃声打破沉默，他挂掉电话，有些西式做派的耸耸肩膀：“我去年刚回国，在临江工作，趁着过年回来........今天和几个朋友聚聚，吃个饭........”

似乎是欲言又止，又是别有深意：“离开好多年，和很多老同学都失去了联系........”

“那就先不耽误你，以后有空再联系。”周正温文有礼，做出要走的姿势，伸手要牵林霜，“霜霜，我们回去？”

林霜撩了撩眼皮，把手搭进周正手心，懒散“唔”了一声。

“再联络。”

“好........再见.......”

说是再联络，谁也没有交换联系方式。

周正牵着林霜回去，李潇意和他们背道而驰，在拐角处回头，看了眼两人的背影。

两人回到家里，一切照旧，刚才的偶遇好像云影过湖心，不留痕迹。

但林霜在浴室里多待了十五分钟，而后回房间涂涂抹抹，周正在隔壁房间，在书桌前伏案工作。

到了睡觉的时候，周正似乎没有想从书桌里抬头的意思。

林霜穿着吊带睡裙，妖妖娆娆倚在门口，玩着自己的手指，开口问他。

“你是李潇意的哥们？”

“同班同学，关系还可以，算不上哥们。”

她想想也是，李潇意当年在篮球队喜欢称兄道弟，人缘极好，高中那几年两人形影不离，她多少见过他一些朋友，还隐约记得些面孔。

“哪一年的同学？我怎么不知道。”

“高一高二，高一没什么交集，高二分班熟了些，高三我升到了重点班，联系少了。”

她和李潇意一直没有同班，两人是校花校草级别，高一军训认识后，没多久就开始了早恋。

“为什么不和我说？”她抬眼，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说什么？”周正顿住笔，扭头看她。

“说你认识李潇意，是他的同学。”她轻轻皱眉，“你明明知道他是我前男友。”

“没什么意义。”周正回她，语气微冷，“没什么好提的，同学而已，关系也不算太近，高中毕业就没联系过。”

林霜换了个站姿，欲言又止，想了想，扭头回了房间。

这天晚上，她没等周正，早早就关灯睡了。

周正回房间的时候，屋里没有留灯，外头的路灯透过窗帘，投下一点朦朦胧胧的光亮，床上隆起一点起伏，林霜静悄悄的。

他躺回床里，看看背身对他的姿势，猜测她大概没有睡。

几分钟后，周正睁眼看着黑乎乎的天花板，翻了身。

被子窸窣，他忍不住探手过去，手指缓缓抚摸她滑腻温热的手臂，而后整个人贴在她的后背。

周正低头吻她的肩头，手臂揽住她的纤腰。

林霜闭着眼，一动不动。

他细致又温柔拨开她的长发，耐心撩拨她，吻她单薄的背脊，吻她纤细的天鹅颈，吻她精致小巧的耳垂。

“今晚不行。”林霜小小声说话，在他的手游离进睡裙的那一瞬出声。

可他偏偏想。

“我来就好。”周正捞起她绵软的腰肢。

“真的不想要。”林霜不耐烦拍开他的手，手肘怼开身后人，“睡吧。”

周正平息呼吸，埋头在她身后，含含糊糊唔了一声，身体隔开点距离。

说不清是什么情绪，心头酸酸的、涨涨的，没由来有些失落。

这天夜里，周正做了个梦，梦里三人都穿着北泉高中的校服，他默默走在两人身后，跟着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从学校走廊一直走到一片虚无之地，最后前面人影茫茫，他环顾四周，孤独呼出一口气，能看见白色雾气弥散在眼前。

两人的生活照旧，李潇意没有大战旗鼓进驻两人的生活。就好像一颗小石头，不经意“啪嗒”一声砸入湖里，连涟漪也是轻轻的，瞬间沉入，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像一切都没有改变，但的确有那么一颗石头，掉入了这方平静的湖里。

也像豌豆公主床垫下的那颗豌豆，找不到踪迹，却能真实感知它的存在。

几日后的一天，奶茶店门口的风铃叮咚一声，有陌生男人拉开玻璃门，长腿一跨，迈入店里。

娜娜和kevin都在，轻轻“哇哦”了一声，两眼冒星星，窃窃私语：“好帅啊。”

林霜坐在吧台玩游戏，背对着大门，闻声扭头，目光肆无忌惮落在男人身上。

从男人皮相来看，能吸引她的都是李潇意这款——身高腿长、英俊潇洒、阳光热烈。

当然是年少时候的呼啸而过的风，肆无忌惮吹刮她的长裙裙摆，让她摇摇欲坠又心慌意乱。

也是球场上挥洒汗水的篮球少年，汗水和肌肉都闪着光；或者小树林里离经叛道的吻，紧箍的怀抱听见咚咚的心跳；甚至是成年礼的悸动，慌乱又羞涩的甜蜜。

至于往后种种，其实都不屑一提。

他只轻轻打量了眼奶茶店，直直的站在她面前，深吸了一口气：“我们聊聊？”

林霜懒散倚着吧台，姿势撩人，挑眉问他：“聊什么？”

“聊聊过去这些年。”他嗓音带着令人晕眩的磁性，“我们的........分手。”

“我们有谈过分手这事？我怎么不记得？”林霜笑得恶劣，“难道不是你得绝症了？被绑架了？还是从地球失踪了？连分手都是父母代劳？”

李潇意脸色微微发白，气度却也是从容的：“不是你想的这样。”

奶茶店里还沾着两个偷听的人型立牌，林霜抓着烟盒，眉眼冷艳：“出去说。”

两人在路边垃圾桶旁站定。林霜低头先点支烟。

“你抽烟？”李潇意一动不动凝视着林霜。

林霜不搭腔：“有话快说，别磨磨叽叽的。”

他似乎扯着唇角笑了笑，垂头，手伸进兜里，也掏出包烟来，叼一根进嘴里：“火机借我下吧。”

林霜扬起了打火机。

两人吞云吐雾，抽烟姿势都娴熟，模样都赏心悦目，实话实话，挺配的。

“我这些年一直没有回国，在国外念完大学，又接着读研工作，去年回国。”李潇意掸掸烟灰，“我爸去世了，肺癌，这几年我们陪着他一直都在国外化疗。”

林霜咬了下烟屁股，干巴巴吐出两个字：“节哀。”

“你也知道的，我那时候爱玩，读书不好，去美国念书也是家里硬要安排的，那时候咱两感情多好，爸妈都知道的事情.........当时大家都想着，等你在国内念两年，也要出国，我就先在那边等你，念完了两个人再一起回国。”

“我在那边也不爱念书，完全是混个文凭，爹妈又宠我，过第一年也没干什么事，跟着同学吃喝玩乐，又买了辆车，有空就开车出去玩.......后来，我喝酒开车，出了个车祸，多处骨折，在医院躺了几个月，这事我告诉了爹妈，怕你担心，就没告诉你，要是状态好，还照常给你打电话聊天。”

林霜默然，记忆里的确有那么一段，在他失联之前，他态度忽冷忽热，联络不是那么容易。

“你爸爸出事的事情，我是听我父母说的，他们早听见了风声，你爸出事前还上门去了我家几趟，想找关系补救一下，我爸跟那些案子也搭点边，怕被拖下水，也是自保，直接拒绝了。”

“他们知道你要找我，我那时候已经能动了，本来打算回国看看，家里直接冻结了我的卡，切断了我的经济来源，我回不了国，也不让我跟你往来联系，闹得很僵，家里都已经这样，再不想横生枝节了........那时候也是家里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我爸调离了原岗位，家里也大不如从前，他那阵常头疼睡不着，去医院检查完，我妈直接给我发了确诊报告..........我爸倒下，家里就剩下我了，但我偏偏就是个没出息的草包。”

林霜垂眼。

“后来听说案子判下来了，我从同学口里辗转听见你的一些消息，听说你交了新的男友，日子照旧要过.......后来我回国一趟，大概也是四五年前，接我爸爸出国化疗，我找机会去找过你.........看见你上了一辆卡宴..........然后我就转身走了.........”

“是你当时的男朋友吧？我看过那个男人一眼，样子挺不错的。”

林霜摁灭烟头，淡声道：“对，是我的男朋友，有问题？”

“我这些年在国外熬着，想回国，却又不敢回来........学点东西，多赚点钱，给我爸治病，也担起家里的责任。”他皱着眉头，也把烟摁灭，和她的烟头并排摆着，“一直都是一个人。”

“所以呢？”林霜耸耸肩膀，“我倒是交过不少男朋友，有什么问题吗？”

第67章 她一直没变

他有什么资格出现在她面前，又有什么资格解释“他一直是一个人”。

关她屁事。

她在乎吗？

林霜冷脸。

“没有任何问题。”李潇意黯然道，“我希望你遇见值得托付的人，过幸福美满的日子。”

林霜双手环抱在胸前，眉目冷艳：“不劳你操心，这些年我过得顺风顺水，身边也从来不缺人。”

“那就好。”他轻声回她，好似长长舒了口气，“这样我就安心了。”

李潇意手伸进兜里，忍不住去摸烟盒，捏出一根烟，垂着棱角分明的眉眼，沉沉的抽了一口。

林霜能闻见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

她轻皱眉头，靴尖碾了碾地面：“没什么事我就走了。”

男人吐了口烟圈，面容在她眼里模糊，语气沉郁，跟她致歉：“霜霜，对不起。”

林霜顿住脚步。

他下意识按了下额头，神情苦涩：“这么多年，一直想对你说声抱歉，却不敢，也不知道如何面对你。那个时候我真的........太懦弱无能，明明知道你需要我，却选择了自我逃避，后来无数次回想，当时哪怕我跟你解释一句，也好过让我父母出面替我处理。”

“我不知道他们跟你说了什么话，是不是伤害了你，但那都不是我的本意，我从没有讨厌过这样的自己........”

那时候他也是被娇惯养大的孩子，没吃过苦，遇见一点点事情便惊慌失措，躲在背后不敢抬头。

“你爸妈说话还算客气。”她昂着头，淡声道，“我去了你家两次，你父母没说什么，只是说以后少联系，你学业要紧。后来你妈妈给我发了条短信，说你在国外有时，暂时不方便联络，要和我分手，我说可以，多谢这几年的照顾。”

她理解，她完全理解他们的选择，人情冷暖就是如此，她没有埋怨，只是不再相信。

他点头：“我有收到你那条短信，其实........后来我尝试在网上联系你，已经被你删除拉黑了。”

“你以为我会苦苦等待还是穷追不舍？”她平静道，“转眼我就忘记了，很快就换了新男友。和你的那些过去，早被我扔进了垃圾桶，完全不值一提。”

李潇意指尖的烟颤了颤，猛然坠在地上，他皱眉，抬脚重重碾了下，俯身拾起，扔进垃圾桶，伸手去掏第三支烟。

林霜忍不住皱眉。

“抱歉，习惯了烟不离手。”他看她神色，收回手，“回国后，我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家信息公司，工作挺忙，大半时间都在出差，经常靠着抽烟熬夜倒时差。”

林霜冷眼。

“真没有想到会在北泉和你见面。我这次也是抽空回来，一来是祭扫我爸，二来陪我妈过年。”李潇意看着眼前的北泉高中，“好多年没有回北泉，出门已经觉得陌生，但学校我还记得，校门没变，篮球场也没变，操场也没变，你的奶茶店........我记得以前是个小超市。”

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没变，岁月的变化潜移默化，无声无息。

“这次回家，整理我以前的房间，还是高中那时候的布置，你记得吗？墙上贴着海报，床底下塞着篮球。”他语气稍稍轻快了些，老朋友似的跟她聊天，“还找到了很多以前的东西，你的杂志课本，送给我的礼物，我们的合影照片，你连毕业班的纪念册都放在我那........好多好多，还原封不动放在那里。”

高中三年，每天都是甜甜蜜蜜的恋爱，那时候两个人零花钱都很富足，吃喝玩乐都在一起，交换过数不清的礼物，写过情侣日记，偷偷出去旅游，自己买相机拍过影集.........

那时候觉得这些东西就是爱情的实体存在。

她当然也拥有过很多来自他的物品，但随着家的消失和有意的扔弃，已经彻底消失在身边。

“那时候........你还说以后要有一个大房子，把我们两个人的记忆都装下来。”

林霜抿紧唇，打断他的话：“没有闲聊的必要，如果没其他事情，那就到此结束吧。”

她一分钟不想多待，扭头就走。

“霜霜........我一直还爱你，对不起.........”

身后响起男人的轻语呢喃，像初春的柔风一样若有若无。

林霜胸口一梗，脚步顿了顿，却没有回头。

李潇意背身对着她，重新点燃了一支烟，打火机是林霜的，闪耀的银色，流畅的细长条，两侧雕着繁复的花纹，像女生的细管口红，精致妩媚。

他慢慢抚摸着它，把打火机揣进了衣兜，默默抽完一支烟，而后离去，身影孤寂。

\*\*\*\*\*\*\*\*\*\*

周正知道李潇意找过林霜——并非出自林霜之口，她对此只字未提，是奶茶店周边的人看见，悄悄八卦，被张凡听见。

“个子挺高，长得挺帅的，跟老板娘站在一起抽烟，挺惹眼的。”张凡调侃，“谁啊？不会是你的竞争对手吧？”

周正皱着眉头没说话。

林霜身边不缺搭讪的人，经历得多了，他其实也看得淡了。

但这个.........不一样。

两人这几天，其实挺安静的，新学期刚开学，又是高三毕业季，周正在学校忙着备课和各种活动，不知道是没有腾出空来，还是下意识回避，他和林霜没有聊过关于李潇意的事情。

这个话题，谁都不敢触碰，不知从何聊起。

而后，周正接到了李潇意的电话。

“周正？”电话那边传来爽朗笑语，“有没有空，我们见一面？”

该来的，总要找上门来。

“好。”周正沉声问，“约在哪里？”

“很久没打球了。”李潇意语气轻松，“学校篮球场，一起打个球怎么样？”

他以前是北泉高中的篮球队长，最擅长扣篮，打球姿势潇洒极了，每次球场都尖叫四起，迷倒了学校一大片女生。

周正打不过。

“当然可以。不过我技不如人，只能陪你热热身。”

“随便玩玩，不用当真。”

和李潇意见面的事情，周正没告诉林霜，那天早上他带了运动服和篮球鞋出门，林霜刚起床，站在阳台抽烟，懒散问他：“学校这么忙，还组织了球赛吗？”

“嗯，随便运动一下。”

他走过去，想要亲亲她，林霜手挡住了他的唇。

“别亲。”

她刚起床，还有点倦意，没刷牙，最近抽烟也多，口腔里的味道不是那么好闻。

周正笑容慢慢黯然，凝视着她，在她头上揉了揉，吻了吻她的额头。

“霜霜，我爱你。”

他越来越娴熟表达自己的爱意。

“知道了。”林霜慵懒笑笑。

周正和李潇意在学校见面，两人先去小卖部买水，带着篮球去运动场，那边正好有上体育课的学生，女孩子看见两人，哇哦了一声：“有帅哥。”

周正模样不错，当然李潇意显然更光芒四射，第一个球砸在篮筐上时，篮网旁已经悄悄围上一群学生。

被碾压的人当然是周正，比分挺难看的，张凡在办公室里听见外头的喝彩声，出来看了眼，哎了一声。

一场球打完，两人在看台休息。

李潇意捋一把带汗的头发，咕咚喝下半瓶水。

周正面色发红，沉沉喘气，捏着水瓶靠在座椅上。

“我们以前好像没一起打过球。”李潇意笑道，“那时候你挺爱学习的，好像不怎么喜欢运动。”

“嗯。”周正抿了口水。

“我记得咱们高二分班后才熟起来，那时候咱们坐前后桌吧，我是你的帮扶对象，一到考试前，你就帮我讲题，划考试范围，那一年我学习进步多了，真挺谢谢你的。”

“客气，同学互帮互助，应该的。”

李潇意伸手进兜里掏烟盒：“抽烟吗？”

周正看了眼，淡声道：“不抽，谢谢。学校内不能抽烟。”

“那算了。”李潇意把烟盒塞回去，把玩着手中的打火机。

周正的目光盯在他手间，神色微变——那是林霜的打火机，她最常用的那个。

李潇意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笑道：“她一直没变，还是喜欢这种漂亮精致的东西，我家里还留着很多以前她送我的礼物，都很可爱。”

周正的眼神徒然尖锐起来。

“她变了挺多的。”周正沉声道，“她喜欢的东西太多了，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后来，无关紧要的那些，都扔了，能留下来的，都是她真正需要的。”

李潇意眼神一暗。

“我记得你高考成绩很好，还去临江念了大学，那可是一线城市，怎么回到北泉教书了？”

“兴趣爱好。”

“其实留在国内挺好的，我在美国待了那么多年，还是决定回国，去年我在临江开了个小公司，打算在那边定居。”

“是么？挺好的。”

两人随意聊起了临江的风土人情，周正大学毕业已经五六年，一直没有回过去。

李潇意拍拍他的肩膀：“下次如果来临江，我来招待你，咱们一起逛逛临江，大城市日新月异，肯定和你念大学的时候不一样。”

周正神色淡漠，回他：“我待会还有个会要开，送你出去吧。”

“也好。”李潇意挑眉，“下次再聊，难得回老家一次，我多留些日子，搞个同学聚会什么的。”

两人并肩出了篮球场，往学校外走去。

学校门站着个窈窕身影。

林霜是看见张凡拍的照片，过来看一眼，看见两人，掀起眼皮，淡声问：“球就打完了？”

李潇意一手抱着球，一手搭在周正肩上：“跟老同学切磋下球技。”

他彬彬有礼跟两人道别。

第68章 你认识他女朋友吗

李潇意没有在林霜面前表露太多的情绪，冲两人微微颔首，黯然离去。

林霜和周正还站在校门口，齐齐看了眼他的背影。

“怎么不跟我说声。”林霜皱眉。

周正没吭声，捋了把挽起的衣袖，温声问：“你怎么来了？”

“张凡，说你跟人打球，让我过来看看。”她语气没那么温柔，“你们聊什么了？”

“随便聊了些，工作什么的。”他低头看时间，面色平静，“我去开个会，有什么话回去再说吧，今晚我没有晚自习，晚上一起回家？”

她闷着嗓子“嗯”了一声，转身回了奶茶店。

林霜脾气并不算好，心情不好的时候也要人耐心的哄。

恰好，周正的心情也不是太愉快。

而且这事没办法哄。

\*\*\*\*\*\*\*\*\*\*\*\*

李潇意没走远，他在学校外那家砂锅米线店前驻足。

这家店，他和林霜吃了整整三年。

“老板，来一碗牛肉米线，加辣，再来瓶冰豆奶。”

“来啰。”

这不是吃饭的时候，店里一个人都没有，李潇意坐在老位子上，长腿把窄小的位置挤得满满当当，耷拉着眼睛出神。

老板看他衣着不菲，偏偏抱着个旧篮球，模样看着还挺冷清的，多瞄了两眼，突然哎了一声。

“你不是.......”老板呵呵作笑，“看着有点眼熟啊，是不是以前常来啊？”

“我在您这吃了三年，也算老顾客了，那时候常和同学一起来捧场。”他笑了笑，“好多年了，老板肯定不记得我了。”

“我知道嘛。虽然我这吃饭的学生多，但每天都来的那些熟面孔，我还记得些。”老板笑道，“你长得高，模样又记人，那时候也常抱着个篮球，还有篮球队那些，一到下课铃响就提前过来占座，个子全都高高的，把我这店全都占满了。还有奶茶店的老板娘，你俩一起来，也喜欢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

“老板好记性。”李潇意赞叹，而后吻：“奶茶店老板娘.......她常来吃吗？”

“她现在可是我们店的熟客。”老板意味深长看了他一眼，“后来她跟周老师一起来，还有张老师他们。”

那时候一看就知道，这俩孩子在早恋，老板对这一对印象特别深，高中毕业那会，两人最后一次来，还跟老板认真聊了会天。

“荷包蛋送你的。”老板热情端来米线，“还是老味道，尝尝吧。”

李潇意下筷的第一口，滚烫的热气和辣味钻入喉腔，连带着鼻腔和胸膛都泛满了酸涩和灼烧感。

他年轻时候做过的错事，和完全可以避免的错过，原本想着，错就错了，大家都往前走，感情已经在心头沉淀了好多年，可在这突如其来的偶遇里，他才发觉，这么多年，他依旧放不下。

有没有那么一点点可能，她能原谅他？

他并不饿，却仍是把这一碗米线慢慢吃完。

吃完米线，李潇意给林霜打了个电话。

第一次见面，三人都没有留下联系方式，林霜和周正的电话，是他辗转很久才拿到的。

林霜看着手机上陌生的电话号码，想了很久。

她有种直觉，这个号码的主人是谁。

电话不依不饶响着，娜娜和kevin听着铃声，偷瞄老板娘，目光格外好奇。

说起来，自从那天李潇意来过奶茶店里，老板娘的情绪就有点怪怪的。

林霜最后还是接通了电话。

电话里的男音带着点鼻音：“是我。”

林霜没说话。

“刚才和周正打球，本来想抽根烟，想起来.......你的打火机还在我这儿，我过去还给你吧。”他吸吸鼻子，语气颓然，“我就在砂锅米线店里，没走远。”

“这家店一点都没变。”他轻声嘟囔，“老板还送了我一个荷包蛋。”

“你送过来吧，我在门口等你。”她的确有几句话想对他说。

林霜是看着他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抱着球，身姿一如从前。

李潇意看见林霜，还咧嘴笑了笑，伸手把银色的打火机递给她：“谢谢。”

她收了打火机，心平气和问他：“你什么时候走？离开北泉？”

“过阵子，在家里收拾些东西........打算带走.......”他期期艾艾问她，“我家里还有很多你的东西.......你要吗？哪怕是做个纪念也好。”

“不用，你直接扔掉就好。”林霜盯着他，“我没别的意思，只是希望，不管是什么理由，以后不用再联络了——不管是我，还是周正。”

她补了句：“他是我的男朋友，我不希望你见他。”

李潇意脸色有些凝重：“你们感情......很好？你.......很喜欢他？”

“对。”

“我记得他家里条件很普通，家里在乡下，父母很早就去世了，跟奶奶生活。”

“所以呢。”林霜抱着手，“那又如何？”

李潇意皱着眉头，语气惨淡：“他人的确不错......应该很照顾你吧？”

“我没有想到，你会和周正走到一起，看见你们牵手的时候，我心头.......的确五味陈杂。”李潇意黯然，“我以为你身边的人，会特别不一样......没想到是他........那时候他站在我们身边，挺不起眼的.......”

李潇意的确难以理解，周正和林霜，从各种条件上都不匹配，他对周正没有恶意，却也难免觉得周正有投机取巧的手段，比如利用他和林霜的过往。

林霜猛然皱眉：“他早认识我？”

李潇意苦笑，“怎么不认识？我们经常贿赂他，帮我们俩做数学作业，因为太穷买不起鞋，我们还合伙送了他一双球鞋，还一起出去玩过。”　　，

林霜的脸色难看起来。

\*\*\*\*\*\*\*\*\*\*\*\*\*\*\*

周正下完课，给林霜打电话，电话一直没有接通。

他去了奶茶店，娜娜看见周正：“老板娘下午就回家了？”

娜娜又忍不住补了句：“周老师......那个.......老板娘和那个前男友说了几句话，回头拎着包就走了。”娜娜缓缓摇摇头。

一副让周正自求多福的表情。

周正皱眉，直接回到家里。

家里空无一人，林霜没有回来。

他忍不住直摁眉心，看了眼手机，坐在沙发上一直没动弹。

周正就这么坐了一个晚上，想了又想。

等林霜回来。

林霜回到家的时候，时候已经不早，屋里黑沉沉的，她起初以为家里无人，摁亮灯后，才看见呆坐在沙发上的周正。

“你去哪儿了？打了很多电话都没打通。”周正嗓音微哑，神情也落寞。

有那么点心力交瘁的味道。

“跟人吃饭！”她进门换衣服，摘身上的首饰。

周正目光茫然落在眼前：“你们出去吃饭了？”

“对。”她淡然道。

“然后呢？”他静静看着她。

林霜冷冷瞟了他一眼，换衣服去洗澡。

洗完澡出来，周正守在门口，双手插在裤兜里，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神色：“霜霜，我们聊聊。”

“你想聊什么？”她语气也很平静。

他深吸了一口气，话却迟迟说不出口，却是伸手，紧紧抱住了林霜。

他想亲亲她、抱抱她。

跟以往那样，毫无芥蒂的在一起。

自从李潇意出现，再没有那样亲密无间的时候。

周正的脸颊蹭了蹭林霜湿漉漉的发，深深吸了吸她的气息，低语呢喃：“霜霜。”

“我爱你。”

可怜巴巴的语气。

潜台词——别抛弃我。

炙热凌乱的吻一连串落在林霜耳廓，她侧身躲了躲，周正却不许她躲，扶住了她的脸颊，在她耳后那片薄薄的肌肤加深这个吻。

这里是她的敏感点之一，能感受唇舌的炙热，也把缠绵的吻声最大限度传入耳膜。

男人都有这个臭毛病，都喜欢在床上解决问题。

也希望女人在床上能放过他。

林霜撑着发软的身体，拧着眉掐他的手臂，语气不善：“周正！”

周正直接揽住她的腰，半拖半抱，把她推回了房间。

她身上穿的是浴袍，系带轻轻一拉，温香暖玉触手可得。

周正把她抱在床上，欺身吻了上去，眼里是迷乱的情绪。

他难得有这样的时候，似乎是方寸大乱，又似乎是急于求成，或者是无可奈何。

林霜被动受他撩拨，她禁不住撩，心底又不愿意，挣扎了两下，气喘吁吁：“周正，你这个混蛋。”

周正低头，毛绒绒的脑袋抵着她，深深吻住了她的唇。

捏着她的一只手，抵在了他的胸膛。

“你摸摸它。”他嗓音低哑，身体却烫得厉害。

他的心咚咚咚的跳着。

林霜深深吸了口气，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

“啪。”

沉闷的一声响，力道不轻，有痛感。

“够了没有？”

他抬头看她，林霜脸颊绯红，眼神晶亮，柳眉竖起，明显是生气的神情。

她极少有过这样的神色。

周正猛然回神，停住动作，从林霜身上撑起来。

“抱歉........”

她揪住了他胸口的衣服，横眉冷对：“周正，你有没有瞒着我什么？”

“瞒着什么？”周正眼神缩了下，抿紧了唇。

“你，是不是一开始就对我居心叵测？心怀不轨？”林霜咬牙，“你认识李潇意？那你认识他女朋友吗？”

第69章 你是不是对我居心不良

周正的神色格外的镇定而.......平淡。

他看着她：“李潇意跟你说什么了？”

都这个时候了，他竟然在意的是——李潇意和她之间的事情。

狗男人。

林霜恨不得冲他竖中指骂脏话，咬咬后槽牙，怒极反笑：“他跟我说挺多的，说你们关系挺好，你是他的好哥们........”

周正打断她的话，斩钉截铁承认：“我的确认识你。”

“不是那种大概听说过我名字的认识，而是——你根本就知道我是谁，你知道我和李潇意的过去，甚至和我有过接触的那种认识？”林霜目光灼灼盯着他，“周正？”

“对。”他垂眼，点点头。

“所以，我们根本不是相亲认识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自我介绍的时候，你其实知道我是谁，但你装作不认识，只字未提以前。”

周正点头，莽撞补了句：“师母提到你名字.......我知道.......打电话约你见面。”

林霜气得奓毛，俏脸凝霜，胸口梗塞，忍住想给他一巴掌的冲动。

“你这样做合适吗？”她眉眼发冷，“要不是李潇意出现，你一个字都不会提，瞒着我有意思吗？”

“就像看戏一样，眼睁睁的看着我，我跟你聊过去，我跟你谈以前，我甚至.......其实你什么都知道，心里门儿清，逗我玩很有趣吗？”林霜嗓音冷凝，“你口口声声说什么坦诚相见，结果呢，我什么都信你，你连最起码的事情都瞒着我？”

她撒开手，瞪着美目盯着他，喉咙滚了滚，狠狠推了他一把，冷冷站起来。

周正往后趔趄了下。

“我最讨厌有人骗我，隐瞒我。”她冷冰冰盯着他，“你真的过分了，周正。”

“我的确认识你。那你认识我吗？”他眼神黯淡，绷着脸，神色平静，“因为你根本不认识我。如果我坦白——告诉你，我是李潇意的同班同学，学生时代和他有些友谊，因为他的原因，我们以前还有过一些接触，不过你大概想不起来了，你会怎么样？”

林霜动了动唇，没说话。

她大概会有一万个心的戒备，甚至会反感，让他滚远点。

“有意隐瞒，就是用心不良。”林霜冷声道，“我们认识两年，你可以选择在任何一个时间点告诉我，但你偏偏没有。”

“因为我们并不熟。”他目光清澈，一字一句回她，“我们过去所有的接触，都和李潇意有关，我不想.......他再出现，也不想.......我和他站在一起比较.......”

这句话语气格外的轻，最后的尾音消失无音。

周正抿紧了唇，双手插在兜里，低下了头。

他未必比得过李潇意。

林霜面无表情，目光盯着眼前。

默然片刻，周正问了一直想问的那个问题：“霜霜.......你对我，一点点印象都没有吗？名字、或者相貌？”

她的表情顿了下。

高中三年，林霜分了三次班，她身边的朋友同学太多，加之大多数心思放在李潇意身上，真的很难记住一个男朋友班上的同学。

但在李潇意的描述里，她隐约能摸见一个模糊的影子。

和数学有关。

高二那年，第一次分文理科，她和李潇意一文一理，那时候文科只有数学这一门理科学科，偏偏她数学特别不好，有时候她做不完的数学练习册，直接扔给了李潇意——他是理科班的，做起文科数学来，多少比她出息点。

后来，她的数学作业被李潇意转给了他们班上一个同学，李潇意说，那人跟他关系不错，挺帮忙的，做起数学题来特别快，他花一个小时做题，那个同学可能十五分钟就够了。

林霜记得，她有调侃过李潇意不学无术，但她贪玩又谈恋爱，真的做不完那些数学作业和随堂测试卷，找李潇意应急的时候，他总能很快把作业还给她，而且是指定分数——比如她想要那张随堂测试卷90分，最后这张被人后补的数学卷，就肯定是90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林霜有被这项技能折服过。

每回收到李潇意塞过来的数学作业，林霜会塞点零食给李潇意，让他帮忙谢谢这位数学学霸。

李潇意说的其他那些事，她是真的没什么大印象，但至少和周正的见面次数不多，或者见了，但没什么深刻的印象，或者李潇意根本没有郑重介绍过周正，或者他混在人群里，根本就被她忽略了。

“我只记得高二的时候，有人帮忙做数学作业，后来高三再分班，没人再帮忙，李潇意说那人分去了重点班。”她问他，“那人就是你？”

周正点点头：“是我。”

他心里说不清是酸涩还是庆幸——到最后，他只有数学这一项唯一出彩的技能，能让她有点记忆。

林霜心头依然有气，眼前这个男人，当年知道她的黑历史，见过她跟初恋男友秀恩爱，却一声不吭在她身边呆了那么久，完全算不上光明磊落，按照她以往的脾气，她真的能扭头就分手，但这股气却徒然发泄不出来，毕竟周正十年前还当过她的数学工具人。

哦，对了，要不是他，没准她当年高二数学还能多学点，高考成绩多考几分，不至于上一所烂大学。

林霜冷着脸，丝毫不想理他。

她捏着烟盒，去阳台抽烟。

周正看着那点幽幽的火光——那只银色的打火机，又回到了林霜的手上。

\*\*\*\*\*\*\*\*\*\*\*

晚上睡在床上，两人中间隔着一条宽阔大江，林霜背身对着他，手机亮着幽幽的光，噼里啪啦打字。

周正默默看了她两眼，闭上了眼睛。

半夜里，两人的距离越睡越近，翻了个身，手脚撞在一处。

不知是怎么开始的，总之就是林霜还睡着懵懂的时候，某一瞬有清醒的意识，周正已经抱紧了她，接下来的一切水到渠成，让人无法抗拒。

黑暗的遮掩下，两人都没有发出声音，床上的动作起伏扭动。

身上的男人像八辈子没开过荤似的，激烈的深吻层层递进，周正困住她的手脚，狠狠的钉入她的体内。

纠缠在一起的呼吸又急又乱，是一种极度压抑的情绪。

林霜能感觉那种蛮横的力道，他把力气都用在她身上，把她撞得又疼又颤，久久不止。

最后有汗珠滴落在她身上，她疲惫搂住了他，摸摸他汗湿的身体和脑袋。

两人偎依在一起。

“这几次.......李潇意和你聊什么了？”他盯着眼前的天花板，轻声问她。

“你想知道？”

周正其实不愿意问，却忍耐不住这种煎熬。

“我想知道。”

“他跟我说对不起，说他的悄然消失情有可原——那段时间，他车祸受伤，他家怕惹火上身，逼他和我划清界限，紧接着他父亲得了癌症，家里也失势了，后来再想找我，已经是有分无缘，稀里糊涂就错过了。”

“他说他依旧爱我，怀念和我以前的日子，从未忘记和我在一起的一切。”林霜音调低婉。

周正呼吸一滞。

在三人重逢初见的那一次，他从眼神里就能看出来，李潇意对林霜依旧念念不忘，林霜的心境也是起起伏伏，再没有平静过。

“那时候他年少无知，意气飞扬，转头来，倒是沉稳有余，深情款款。”林霜平静道。

“人总要受过磨砺，才会成熟。”周正黯然道，“他的确比以前要更好，不管哪一方面，都挺出色的。”

“是么？”林霜声音冷淡，“你说这话的出发点在哪里？”

“普罗大众、旁观者的角度。”

林霜哂笑。

“你对他......”周正期期艾艾问她，“霜霜，你想如何？”

林霜没有接话。

周正涩然闭上了双眼，慢慢调整着自己的呼吸，默默等着她的答案。

时间似乎过了很长很长，在周正以为她已经睡着的时候，林霜又突然开口。

“你怎么会知道，在我没告诉你的情况下，球类运动里，我羽毛球打得最好，我吃饭的时候喜欢配汤，水果里面我最不喜欢吃香蕉，你怎么知道我看言情小说，喜欢做恋爱测试，还有其他很多的小细节。”林霜问他，“周正，这正常吗？是你太细心的原因吗？”

她等很久，最后才等来他的一句。

“因为以前我听李潇意聊过太多你的事情，因为你们都足够耀眼，一言一行都惹人注目。”他低声回她。

“所以以前除了帮我做数学作业外，你有听到很多我的事情？”

“对.........”

“那时候我们的交集多吗？我们经常见面？”

“没有，见的次数不多，我一般都待在教室看书。”除去他的默默注视，那时候两人的交集并不多，周正不是喜欢凑热闹的人，林霜也不是一个爱往理科班跑的人，那儿男生太多，她的出现太晃眼，李潇意爱吃醋，两人一般都在校外玩，或者学校操场、图书馆和小树林溜达。

“你那时候对我有什么印象？”

周正闭嘴不说话。

“告诉我！”

“很漂亮，声音很好听，性格也很好，和男朋友的感情很好。”他从回忆里找她昔日的模样，语气温柔，“身边的朋友很多，聊天的时候叽叽喳喳的，笑声很清脆，穿的衣服很好看，会买很多女孩子喜欢的东西，喜欢和人分享零食，经常让男朋友做很多幼稚的事情。”

“比如呢？”

“比如做恋爱测试题，每天交换恋爱日记，把男朋友的书包塞满自己的东西，强迫男朋友涂指甲油和唇膏。”

一幕一幕，如他亲身经历，印象深刻。

那时候他在旁边，默默的看着，就像看着一场梦境一样。

不知怎么的，明明是不愉快且敏感的聊天话题，林霜的脸颊浮起了淡淡的微笑。

她曾经拉黑的那些记忆，如今从周正的嘴里说出来，从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反倒没有那种厌恶感，甚至她觉得十年前的自己好可爱。

"对于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霸而已，你对你朋友的女朋友，是不是关注得过多了？也了解得太多？"林霜阖上眼，“周正，我长得这么漂亮，当年在学校还是挺受欢迎的，你是不是对我居心不良？”

周正手猛然一缩，身体僵硬，抿紧了唇。

第70章 你好呀

“周老师？”

黑暗里她的声音清清凌凌，略含点戏谑：“光明磊落的周老师。”

“我没有居心不良。”周正纠正她。

“那你有没有对我有非分之想？”

“没有。”他语气急促，接近有些羞恼的成分。

“所以呢？”林霜轻蹙眉头，“那你对我的过多关注，并且记了十年，是一种什么原因？”

他没有觉得自己对她过多关注，只是她的存在感实在太强烈。

“做人能不能爽快点？”林霜忍不住在被子里动脚，在他腿上踹了把，“你觉得我对几个人有这样的耐心？”

周正吸了口气，伸手捉住她的腿，圈住她纤细的脚腕，用指腹一下下摩挲，林霜禁不住扭了下，却被他顺手一拖，拖进了他火热的怀抱。

她被他的体温熨帖烫了下，眯起了眼，懒洋洋的不想反抗。

“你........大概就像太阳一样，光芒灿烂，我总是不由自主被吸引，然后在心里想很久。”他声音很小，手无意识的在她腿上流连，“有时候我会和你在学校偶遇，心里会很高兴，看见你和李潇意，也会觉得羡慕........但我那时候我真的没想做什么，就只是看着就好。”

“这根本就是暗恋。”林霜下定论，“所以你那时候就在暗恋我，默默的注视着我？”

“可以这样说吧。”周正不想承认，又不得不承认。

林霜睁开眼，黑暗里的好像有一个彩色的梦幻气球在浮动，她手里拽着气球的线，却阻拦不住气球往上飘的轻快。

她从来不缺暗恋的人，高中收到的大把情书能塞满整个抽屉，但此刻莫名觉得很高兴。

原来在这十年里，还有一个人，默默的站在故事的边缘，默默的注视着她，最后.......一步一步走向了她。

她在他手上拧了下，哂笑：“周正，你还挺野的，在李潇意眼皮子底下，明里亮着助人为乐好朋友的招牌，暗地里肖想他的女朋友。”

“没有肖想。”周正辩驳。

“没有吗？”林霜嘲讽，“你以为我不知道高中男学生，你老家书柜里那本什么浪子魔女的小黄书是干嘛用的？”

周正的脸蓦然发红。

“道貌岸然，心怀鬼胎。”她冷哼，“然后在十年后，借着相亲的机会，蓄谋已久，隐瞒过去，趁虚而入，罪大恶极。”

“霜霜........”

他觉得她在歪曲事实，却又辩驳不了。

林霜翻了个身，背身对着他。

周正怀中一空，忍不住碰碰她的肩膀。

“别以为你坦白了一点，我就能轻易原谅你。”林霜摆出睡觉姿势，语气淡淡，“你甚至都没有道歉。”

“我和你道歉，对不起。”周正深吸一口气，“我不该瞒着你。”

“太晚了，你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纯粹站在自己的立场处事，把我的想法抛之脑后，又和李潇意有什么区别，你们一样可恶。”

周正郁结，他怎么就和李潇意划上了等号了呢。

在胡搅蛮缠这方面，林霜有天然的优势。

她倒是很快就睡着了，睡姿一副没心没肺的模样。

周正摸了摸她披散在枕上的长发，轻轻叹了口气。

\*\*\*\*\*\*\*\*\*

事情说开，两人的气氛却完全不对，没有更浓情蜜意，关系反而更冷，林霜连着好几天都没理会周正，一副看他哪哪都不爽的态度。

周正琢磨不透她的心思。

林霜有时候会揪着他，问一些匪夷所思问题。

“你那时候为什么要帮我做数学作业？”

“不是我要帮你做数学作业。”周正解释，“是李潇意没空，做不完作业，一股脑把你们的作业塞给我，再三求我帮忙。”

她横眉冷对：“你知不知道这是在害我？我高二那年的数学学得多烂你知不知道？”

“.........”

他能说什么？这时候怎么能跟她犟嘴，只能做小伏低认错：“对不起。”

“对不起有什么用，我高考成绩就掉在数学这个坑里，你倒是成了数学状元，我呢，我上了个省内的末流大学。”林霜板着脸。

“...........对不起..........”

林霜又想起一件事：“所以呢，你老家的那个小盒子，里面那些东西，是哪个女生的？”

周正默默看了她一眼，小小的哀怨。

“嗯？”她拗起了下巴，环住手臂，一副尊贵女王的气势。

“你的。”周正小小声，做贼心虚似的。

她“哼”了一声笑出来：“你擅自藏我的东西？还是偷的？”

周正皱了皱眉，辩驳：“没有。”

“那是怎么来的？那些东西，一个个解释给我听。”

周正深呼吸：“那几样小零食，是我帮你做数学作业，李潇意顺手从书包里掏出来塞给我的。水笔，是我的笔写完了，李潇意扔给我的，手帕纸，是有次在大家在食堂吃饭，我们坐在一条长桌上，你最后忘记带走的。”

“所以我们还一起在食堂吃过饭？”林霜挑眉，“我们聊天了吗？”

“也不算吧。有一次月考，我和班上同学一起去食堂，你和李潇意那天恰好在，看见我们这边有位置坐下来。”周正淡声道，“没聊天，周围都是同学，你眼里怎么会有我，又怎么会跟我聊天。”

林霜咂了下唇，古古怪怪的乜了他一眼。

“你那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

周正不吭声。

“还有别的东西呢？我记得还有一颗小珠子，那是我的什么？”

“你的手链，你们晚自习在操场散步，手链断线了，其他的珠子都被捡走了，还有一颗被我找到了。”

“所以你晚自习还在操场跟踪我？还偷藏我的东西不还给我。”

她记得那时候，晚自习下课后，她要么和李潇意，要么和班上同学，喜欢去操场散散步。

“没有。”周正脸红，“我晚自习会去操场跑两圈，经常能遇见你们。”

的确，那时候大家喜欢在晚上课间休息时间，聊聊逛逛，做点放松运动。

“你就是那时候，从我们身边路过的跑步的同学？是不是还听见我们八卦聊天？”

“嗯。”周正垂着眼。

“那么多晚上，你和李潇意好歹也算很熟了，难道我们就没打过招呼吗？”

她有记得操场上的风很软，月色阴晴圆缺，偶遇的同学很多，在一起闲聊的时间很快乐。

“有过，你压根不记得。”

你好呀。晚上好。挥挥手，璀璨的笑容从面前滑过，每一次的擦肩而过，风声和呼吸声，都是心悸的声音。

“还有呢？”林霜穷追不舍，“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不单单是这些吧？我们是不是还有过更多的接触？”

周正站起身，闹脾气似的不肯和她说话。

“周正？”

“如果不记得，没印象，那对你而言，就等于从未发生过，你不需要知道。”周正语气很直，有点酸涩的意味，“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你没必要知道，都过去那么多年了。”

“你不想告诉我？你当时有多喜欢我，关注我？”林霜撑着下巴，“博取一下我的同情心和爱怜心不好么？”

“不想，那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他淡声道，“你现在知道了，只会觉得有趣，像听别人的故事一样，但对我来说，那完全不一样。”

说到底，他还是自卑，自卑于当年自己执守于那一点一滴，完全的仰望她的光辉。

他并不想描述当年太多的细节。

林霜不以为然的笑了笑，也起身，和他分开。

她倚着窗，默默抽了一根烟，拨通了李潇意的电话：“有没有空，我们见个面，聊一聊。”

电话那边的声音略带动容：“好。”

第71章 要不要跟我去趟民政局

林霜精心装扮出门，不去奶茶店点卯，也没和周正过多解释，只是说：“我这几天约了人，可能晚点回家，你忙你自己的，不用管我。”

这个新学期他特别的忙，手头还有其他学校的活，还要时不时去新房那边看看，林霜甚至很大度：“我把车开走，你要是实在忙，不如就在学校宿舍值班几天，省得每天来回跑，也不用照顾我。”

周正的脸色瞬间不好看起来，看她从头到脚，精致描绘到每一根头发丝，像是去赴隆重宴会：“你这几天有什么事吗？”

“你别管。”

周正下意识问：“和谁？”

林霜对着镜子涂口红，仔细抿自己的红唇，而后乜他一眼，眼波潋滟，轻描淡写：“朋友。”

她垂下长睫，掩住眼里情绪，在脸颊洒下浓密的阴影。

周正双手插在衣兜，锁着眉，一声不吭看着她。

林霜毫无顾虑换新衫出门。

她和李潇意就约在喷泉广场的咖啡馆见面，李潇意西装笔挺，皮鞋锃亮，两人都很有都市摩登时尚的范儿，看起来赏心悦目极了。

两人站在吸烟区，各自熟稔抽完一支烟，林霜直接切入正题：“你什么时候走？打算哪天回临江？”

“什么时候走都行。”李潇意扭头看她，语气颇有深意，怅然道，“眼下还没有回去的打算。”

“那正好，能不能为我多留些日子？”林霜撩撩自己的长发，迥异于以前的冷淡，神色柔媚，语笑嫣然，“我最近也闲，你陪陪我？”

他眼里闪过怔忡和激动的光芒：“当然没问题........”

林霜自嘲似的笑了笑，又好像在调情：“我记得那时，我们最后一通电话，你跟我说，还有几个月过年，你飞回来好好陪陪我，没想到，一来二去，这就好多年过去，这话终于兑现了。”

“对不起.........霜霜。”

“说对不起有用吗？还不如拿出点实际的来，我心里倒更舒坦。”林霜捏着手中的烟，散漫问他，“我们分开这么多年了，你一直一个人？”

“是。”李潇意黯然低头。

“那你和我的过去，你还记得吗？”

“历历在目，没忘。”

“是么？记性真好。”林霜玩味似的笑了笑，思忖片刻，“你知道吗？我和周正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间咖啡馆，我们是相亲认识的，我那时候已经不记得他了，他也没戳破，我们重新认识，最后居然走在一起。”

“这个混蛋，他居然敢瞒着我，他已经认识了我那么多年。”

李潇意听出她语气中的亲昵，喉结滚了滚：“他.........根本就配不上你。”

林霜耸耸肩膀：“跟我聊聊吧，聊聊高中时候的我们，周正说过一些我们以前的恋爱故事，很多细节我已经忘记了，但我想重新回顾一下当年。”

“当然可以。”回忆里都是他们的甜蜜，李潇意沉吟片刻，点头，“不过，我恐怕得带你去一个地方。”

“哪儿？”

李潇意道：“你还记得我家吗？”

“当然记得。”

林霜高中的时候，被李潇意偷偷带着，去他家玩过好几次，李家是三层的复式小楼，李潇意的房间占满了三楼，是个大套间，卧室、书房、浴室都是连通的，甚至还有一个投篮用的室内篮筐。

因为房间够大，所以林霜当年有很多东西都丢在了他那儿，大本的情侣相册和相机，她的课本和毕业册之类的。

“家里还留了很多以前的记忆。”他情意绵绵看着她，“也许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她很爽快，也理解他那点心计：“需要我上门拜访？那你挑个时间。”

喝完咖啡，林霜直接跟着李潇意去了他家。

李潇意的妈妈在家，看见李潇意带着林霜进门，显然是大吃一惊。

李家地板上搁着不少搬家用的纸箱，显然是李爸爸去世后，这个家太过冷清，李妈妈收拾些行李，准备带去临江和李潇意同住。

“阿姨，好多年不见。”

林霜携礼上门，笑容格外有深意，又有点恶劣，“没想到我又和潇意和您见面了，这还得多谢您当年的关照。”

李妈妈显然太过震惊：“你们........”

林霜站在李潇意身边，含情脉脉看了他一眼，把手里的礼盒塞给李潇意：“我给阿姨买的东西，潇意，你帮忙放一下。”

能被儿子带回家的人，这几年也没有半个，李妈妈着实没想到这一出，干巴巴跟林霜寒暄过几句。

林霜没空多应付，给李潇意使眼色，迫不及待朝上看了看。

“我带霜霜回来看看，聊聊天。”李潇意挡在林霜面前，在李妈妈的注视之下，直接带着林霜上了楼。

\*\*\*\*\*\*\*\*\*\*\*\*\*\*\*

周正打不通林霜的电话，发消息过去一律石沉大海，要么就是简短的回复。

【在忙。】

【我很好。】

他耐着性子上完晚自习，接近十一点才到家，林霜也是前脚才回来，衣服都没换，包包和外头都扔在桌上。

她只在周正进门的时候盯了他一眼，而后全程低头盯着自己的手机聊天，一直有叮叮当当的消息进来，显然很忙碌。

周正头疼归头疼，却一直没出声，默默等她停下来。

等到半夜，林霜迟迟不洗澡上床，最后回头：“你先睡吧，我还有点事。”

“借你电脑用用，我查点资料。”

她带着手机和电脑去了隔壁房间，还贴心的关上了房门。

接近凌晨四点，林霜才回到床上，倒头就睡。

起床的时候已近晌午，桌子上有早餐，手机里还有很多条来自李潇意的讯息。

林霜简单收拾一下，和李潇意出去吃了个中饭。

周正和张凡打了个球，眼见着情绪不佳，越打越心神不宁，张凡从他手中抡了好几次回球，最后忍不住拍拍他的肩膀：“你怎么回事？怎么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周正垂着眼睛不吭声。

张凡觉得这两人最近有那么点怪怪的，有股说不上来的诡异。

两人去了奶茶店，林霜不在，张凡问娜娜：“老板娘呢？”

“老板娘这几天都没空，不过来店里。”娜娜解释，“说是和朋友有事。”

“什么朋友？”扭头问周正，“你和老板娘怎么回事？”

周正冷冷看了他一眼。

“上次和你打球的那个男人是谁啊？”张凡品嗅出那么一丝八卦的味道，“不会是老板娘的前男友吧。”

“是。”过了很久，周正才挤出了几个字，“她的初恋。”

“卧槽。”张凡头皮发麻，忍不住挠了挠头，“这么厉害！”

“老板娘........会不会旧情复燃啊？”

说起来，还是周正可怜，找了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每天还提心吊胆的，这么想想，还是他的谢老师真香啊。

在朋友圈刷到了李潇意的一张照片，是餐桌上两副银光闪闪的餐具和怒放的鲜花，他看见有一只纤长柔美的手出镜，背景做了模糊虚化处理，但他知道，这就是林霜的手。

照片配的标题是【十年一梦。】

周正拿着手机看了很久，而后起身给林霜打电话，那边没有回他。

他心情没由来的焦躁不安，林霜使起坏来就特别的坏，完全不顾别人的心情和处境，娇纵又自我。

周正暗暗磨了磨后槽牙。

晚上林霜依旧回来得很晚，周正已经在家等了她很久，站在门口：“我今天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

“嗯？”她不以为意，“我回过你消息，说我不方便接电话。”

“我也给你发过很多信息，你不能跟我说点什么吗？”周正敛眉，淡声问她。

“没什么好说的。”她理直气壮，“都快高考了，你不忙吗？怎么这么闲跟我聊天？多花点时间在学生身上才对。”

“...........”

他挺着脊背，直直站在她面前，想了又想，最后才忍不住，一字一句：“我不许你和他走那么近。”

林霜挑眉：“不许？”

她似笑非笑：“你有权限干涉我的行径吗？”

“你是我女朋友。”他目光幽暗。

“嗯哼？你觉得这个头衔对我有约束力吗？”林霜不以为然。

周正明显怔了怔，而后胸膛起伏，深吸一口气。

他心中明显在生气，却隐忍着发不出来。

自从李潇意回来，两人的感情不温不火，总像隔着层玻璃，感知不到具体的热度。周正捉摸不透林霜的心，仿佛觉得她是一只气球，如何伸手都抓不住她的飘动。

但床上运动居然出奇的和谐，周正有心，林霜热情高涨，缠得人透不过气来，最后两个人都精疲力竭，林霜咬牙切齿在他肩膀磨牙。

她嘟嘟囔囔睡着，第二天早上起来，桌子做了早午餐，是她喜欢的菜式。

林霜噘着嘴吃了。

换衣服出门的时候看见自己满脖子的草莓印，宣誓主权似的，还是皱眉骂了句：“狗男人。”

周正刷到了好几条朋友圈，有李潇意的，也有久不联系的其他同学的——理科班高中同学聚会，都是当年李潇意玩得很好的同学。

聚会组织者当然是李潇意，他号召力极强，一呼百应，ktv包厢里镜头一晃而过，林霜袅袅缠缠坐在高大英俊的前男友身边，明艳的笑靥，在镜头里瑰丽又张扬。

他没有收到任何聚会邀请，也没听林霜提过只言片语。

周正沉思了很久，打电话给林霜，听着漫长单调的嘟嘟声，过了很久才听见林霜的声音，背景音嘈杂繁乱。

“你在哪儿？什么时候回来？”

“应该挺晚的。”林霜漫不经心，“不用等我，你先睡吧，如果实在太晚，我在外面酒店睡一晚。”

周正握紧电话，心猛然刺痛起来。

“不回来了？”

“可以吗？”林霜轻笑，“我喝了点酒，开车不方便，在外过夜，你能接受吗？”

“不可以”还是“随便你”？

周正沉默了很久很久，最后才找回自己的声音，声音幽哑：“把地址报给我，我过来接你。”

“你有空吗？周老师。”她哼笑，“这种场合，可能不太适合你。”

她语气轻飘飘的：“你来了，这可怎么解释啊。”

他大力捏着手机：“告诉我你在哪儿？”

林霜报了ktv的地址。

同学聚会很热闹，周正过来时，偌大的包厢里喝酒的喝酒，唱歌的唱歌，声浪掀天，一群人在某一瞬间齐齐看向门口。

林霜停住玩手机，放下手中的酒杯，目光迷离看着站在门口的男人。

里头大部分都是以前的同班同学，看见周正纷纷打招呼。

“老同学，好久不见啊。”

“周正，来来来，一起喝一杯。”

李潇意浓眉一挑，大步迎了上去，拍了拍周正的肩膀：“欢迎。”

一群人围上来寒暄说话，周正应付了两句，目光落在林霜身上——她捧着腮，目光娇娇柔柔的看着他们，神色莫名，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周正顿住话语，直接绕过李潇意，走向林霜，眉眼平静：“回去了。”

林霜笑盈盈看着他：“不坐下一起喝一杯？”

他幽幽看了她一眼，眼神说不出的冷凝，把她的外套和包包搭在手上，转身要走。

林霜一看他这阵仗，噘唇，站起来乖乖跟着他。

李潇意脸色复杂站在一旁。

周边一群人目光落在两人身上，被这场景搞得莫名其妙，互相扯扯袖子：“怎么回事？这是什么关系？”

\*\*\*\*\*\*\*\*\*\*

回去的路上，周正一声不吭开车，林霜喝了点酒，两颊绯红，倒是很有说话的兴致。

“你们班的同学聚会，我听他们聊了挺多以前你们班上的趣事。”她兴致勃勃，“丁校长那年是你的班主任？你开学两个月才回来上课？后来是怎么和李潇意结为学习小组的？”

“我还看了你们以前班上元旦晚会和班级秋游的视频。”她偏头瞧着他，“有个同学当年把班级视频传到网站上，居然被翻出来了，挺好玩的，你想不想看看？”

周正神色并不好，眉头皱成川字，丝毫没有想和她闲聊的兴致。

林霜看他一副生人不近的模样，耸耸肩膀，丝毫不怕扔炮仗进泥坑溅起一身泥：“你好无聊，能不能学学李潇意，谈天说地有趣点？”

半路有横穿马路的行人，周正板着脸，死死摁住了喇叭，滴滴滴的声音炸起来，把行人和林霜都吓了一大跳。

她杏眼飞他，看他脸色冷冰冰，乖乖的闭上了嘴。

车里的气氛挺沉默的。

回到家里，周正进房间，林霜亦步亦趋跟在他身后：“我想喝苹果汤。”

“能不能给我煮个苹果汤？”

他手上还有工作，淡声道：“你喝醉了，早点睡觉去。”

她倚着房间门，不高兴问他：“不能给我做吗？”

周正眼睛盯着电脑，半点也没挪开。

林霜低头玩了会手机，进房间，俯在他身后，手臂支在椅子上，看他对着电脑校稿：“那本练习册编完了？一本书能赚多少钱？”

“几万块吧。”他头也不抬。

“恭喜啊。”

“我要吃东西。”林霜扯他的袖子，打断他的工作，把他从椅子上拖起来，“去厨房给我弄点吃的。”

周正绷着脸，皱眉应付她的不讲道理：“我在忙！”

“你工作再忙，有我重要吗？”林霜借着酒劲推他，“以前知道献殷勤，今天怎么不知道了。”

他目光沉沉看了她一眼，挽起袖子进了厨房。

苹果汤很快出锅，林霜看了一眼，尝了口，搅着勺子：“不够好吃。”

她把苹果汤搁下，扭着脸：“不要，这味道我不喜欢了，没意思。”

周正还在收拾厨房的残局，听见这句话，遽然转身，漠然路过她：“那以后也不用做了，你吃自己喜欢的吧。”

他回了房间，先去摸自己的电脑，脑子乱如麻，身体也轻飘飘的没有力气，想坐下，又坐不下。

林霜低头刷手机。

十分钟后，她也进了房间，看见周正站在窗户边，背身对她，不知在做些什么。

屋子里静悄悄的，两人离得不算远，她能感受到他的委屈和难受，那情绪在他的动作和呼吸里，涩涩的，苦苦的。

她的心也悄悄疼了下。

她走上前去，揽住他肩膀，安慰似的亲亲他的脸颊，给糖吃：“周正，你生气了？”

周正扭过了脸，往旁退了步。

她探过半边身体，捧着他的脸，看他眉眼凝刻，唇抿得苍白，目中莹莹闪着泪光，自己也怔了怔，情不自禁凝视着他，柔声道：“我把我的田螺姑娘惹哭了吗？”

“这可怎么办？我居然把你欺负成这个样子。”她搂紧他，一声比一声温柔，“周正.......周正.......”

她就是故意的，故意要折磨他。

希望他永远对她温柔，对她耐心，对她不离不弃。

他被她贴得紧紧的，觉得胸口窒息难受，堪堪喘不过气。

周正闭上了眼，喉结滚了滚，嘶声道：“你不能这样对我。”

“我不是受虐狂，我也有心，我的心也会痛。”

她的手抚上了他跳动的胸口，仰头看着他：“现在它痛了吗？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说对不起，是不是意味着要结束了？

周正的唇色发白，毫无血色，盯着她问：“李潇意回来，你是打算要和我结束吗？”

林霜一双清澈的眸定定的看着他，黑白分明，水润润的。

“你愿意结束吗？”她问他。

周正心痛如刀绞，下颚绷得坚硬如石，看见她娇美的脸靥和妩媚的眼睛，心血翻滚。

他的唇撞在她的嘴唇，张口咬她的唇和鼻尖，咬她坏透了心，咬她的薄情寡义，她吃痛，又在这痛里生出强烈的颤栗，睁着潋滟的眼，心扑通扑通的跳，在唇舌纠缠中含糊呼唤他：“周正........”

这个吻最后变成深深的掠夺和索取，他的吻如暴风骤雨般，冰冷的雨珠落在她脸颊，让她眼神迷离，心尖疼痛，酸涩得撑不住自己。

她想像藤蔓一样缠紧他，想他们一直纠缠在一起，不分你我。

周正最后紧紧的搂住了她，音调艰涩：“如果你想清楚了.......那就结束吧.......”

他松开她，往后退了步。

林霜怀抱一空，眨眨酸涩的眼：“能给我几天时间吗？到时候我再给你一个答复，我和李潇意，还有一些事情没处理干净.........”

“随你。”

周正从衣柜里取了两件衣服，周末去宛城出差，参加了个教师培训。

\*\*\*\*\*\*\*\*\*\*\*\*

林霜忙了几天，最后从李潇意家里取回了一些她收集出来的东西。

他把东西交到她手上，神情说不清是惘然还是遗憾。

“谢谢。”

她真诚道谢，而后转身离开，半点不拖泥带水，对他也毫无眷恋之情。

这些天他们在一起，聊了很多的以前，找了很多的共同回忆，他希望能在她心里泛起一丝涟漪，结果最后是给他人做嫁衣。

李潇意看着她的背影，怔怔站了很久。

那些东西，林霜翻来覆去看了很久，把东西塞进了后备箱，回了奶茶店。

学校还在上课，她在街边静静抽了根烟，看着一街之隔的美丽，新叶初生的浓荫树林，露出屋檐一角的教学楼。

林霜等了很久，看了很多次时间，时间流逝得很慢很慢，放学的铃声迟迟不响。

最后的最后，她耐心耗尽，实在等不下去，穿过街道，跟门卫室老张说了句话，进了安静的校园。

她的心跳随着脚步声一起，笃笃笃的敲个不停。

高三教学楼在东面，她沿着昔日熟悉的路走着，半路给周正打电话，电话一直没接，大概是在上课，她手机有存他这学期的课表，在教学楼下站了会，查到他上课的班级，而后轻轻吸了口气，上了那幢她熟悉的教学楼。

林霜刻意放慢脚步，高跟鞋清脆的响声掩盖在教室的授课声中，穿过长长的走廊，而后在一间大门虚掩的教室前停住脚步。

里头传来年轻老师在上课，声音不急不缓，清朗又舒缓。

她抬手咚咚咚敲了敲教室的门，而后呼了一口气，推开大门，看着面前无数双好奇鲜嫩的面孔，目光再缓缓移到讲台上那个人，语气镇定：“周正，借用你几分钟的时间。”

林霜说话的底气很足，声音娇媚悦耳，站在门口，身姿窈窕婀娜，整个人明艳四射。

教室六十双眼睛瞪得直直的盯着她，开始交头接耳。

她从来没有进学校找过他。

周正目光落在她身上，怔了怔，停住课，拍了拍手上的粉壁灰，一脚跨下了讲台。

教室的声浪瞬间沸腾，八卦的学生们疯狂趴在门窗上张望。

两个人走出了一点距离，在走廊一个僻静的角落停下步伐。

好几天不见，说不清哪里有变化，她似乎更耀眼了些。

林霜抿了下红唇，深吸了口气，语气淡然。

“周正，我的冲动只有很短暂的时间，我问你，要不要跟我去趟民政局。”

周正愕然，盯着她，动了动唇：“去哪儿？”

“民政局，去领个证。”她很笃定的回他，“我们结婚？你娶我？”

第72章 领证啦

周正脑海里空白一片，做不出反应。

过了挺久，他才挤出一句话：“你........你和李潇意.......”

林霜看他茫然不知所措，心头又酸又胀，按捺着解释：“我没有三心二意，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一点点都没有。”

周正依然没回神。

“如果你愿意相信我，我可以慢慢解释给你听。”她展露甜美的微笑，像带着艳刺的玫瑰，“周正，你愿不愿意和我试试........一段新的开始？民政局五点半下班，现在走，我们还能赶得上。”

教室里响起此起彼伏的口哨声，班上学生黑鸦鸦的脑袋串在门框上，一个赛一个激动。

周正茫茫然晕乎乎，回头看了眼吵翻天教室，看看时间，找回自己无力的声音：“还有几分钟下课，你等我下，待会再说。”

她心头乱糟糟急燎燎，又小心翼翼的佯装淡定：“我在楼下等你。”

两人分道扬镳，林霜下了楼，周正转身进了教室，面无表情催学生：“安静点，都坐好。”

学生们个个脸上挂着暧昧的笑，七嘴八舌：“周老师，师母找你干啥啊？有事我们可以帮忙哟。”

“师母终于出场，光明正大承认了，太漂亮了太甜了。”

“周老师，你和师母什么时候结婚？要请我们喝喜酒啊。”

周正看着面前一张张激动洋溢的脸庞，挥手，艰难压下声浪：“我们再看看这一题的解法........”

他的粉笔落在黑板上，无意识写下一个符号，笔尖又突然顿住，脑子僵硬如石，什么公式和步骤都想不起来，回头，把粉笔抛在讲台上，轻呼一口气：“对不起，老师有点事情要处理，这节课到此为止，剩下的时间你们改成自习，我们另外找时间补上。”

教室里一片掀天的尖叫。

周正连教案都没收拾，打了个电话给班主任请假，匆匆下了楼，在楼梯口停下步伐。

教学楼下有宣传栏，红灿灿的大榜，贴着最近一次考试的学生排名，还有各学科优秀老师的照片，林霜仰头站在宣传栏下，正对着周正的简介栏，手指在他的照片上戳了戳，歪着头笑了笑，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

他的心突然在那一瞬醒过来，说不出是什么情绪，又酸，又胀，又痛，又麻，又闷。

周正慢慢走过去，站在她身边，离她半米之隔。

“这么快就下来了？”她偏首瞧他，又抬头看了眼宣传栏，手指着理科班最上面那一排名字，“以前你的名字是不是经常在上面？”

“然后.......从上面的学生排名，挪到了下面........骨干教师、市十佳，数学学科指导老师——周正。”她笑容璀璨，内心情绪翻滚，“这回，我终于看到你的名字啦。”

她肯定，很多很多年前，她的目光肯定在他名字上滑过，只是离得太远，关系太淡，没有记住他而已。

这下，肯定能记一辈子吧。

周正默默看着她，目光幽暗。

林霜笑了笑，向他伸出自己的手。

周正的视线挪到她那只柔美修长的手上，长长的指甲颜色艳丽，贴着亮闪闪的小饰品和珍珠，手指垂着，是要他握住的姿势。

他半蜷的手动了动，却迟迟没伸出去。

林霜眼中光芒浮动，把眉高高的挑起，一把揪住了他的袖口，拖着他往学校大门走。

高跟鞋急促的敲在地面上，再磨磨蹭蹭，不走快点，整个学校都下课，他们两就成了围观景点了。

周正没挣扎，任由她带着自己。

这两年，他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围着她，为她沉湎，也始终无法拒绝。

她的光芒始终笼罩着他，他就生活在她张牙舞爪的光芒之下。

车子就停在学校大门外。

“你开车还是我开车？算了。”林霜把车钥匙扔给他，把他推进驾驶座，“我补个妆，你来开车。”

周正握着方向盘，怔怔坐着。

他完全没有从这大起大落的冲击感中醒过来。

“开车啊。”她催他，“我们先回家拿东西。”

他声音发软，整个人都在晕眩：“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要跟我结婚？”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求婚？”她大言不惭指责他，“谈了这么久恋爱，跟我睡了那么多次，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求婚？你有没有打算对我负责？”

“........”

他能说什么？

周正像只呆鹅一样坐着不动。

他实在是懵懵的，梦游似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有很多话要问她，却一时毫无头绪。

林霜急了，民政局搬到了新区，离得不近，再不走可能就晚了。

“你下来，我来开车。”

她把他推到副驾，自己跨进车里，灼急得不行。

婚其实可以慢慢结，但她偏偏认命似的，着急要今天。

这么多年，在感情上面，她就想对着某个人，不管不顾冲动一把。

两人回了趟家，林霜翻箱倒柜找两个人的户口本和身份证，再去衣柜给周正挑衣服。

“衬衫西装可以吗？我觉得这样穿好看点。”

他站着不动，抿唇望着她，声音呐呐：“你和李潇意怎么回事呢？”

“我和他没暧昧，没牵手，没接吻，没上床，没谈情说爱。”她麻利扯他的衣服，“就是纯聊天，找他了断过去，顺便拿了点以前读书时候的东西。”

“请你务必相信我这句话。”她目光澄澈看着他，“周正，我没必要骗你。”

他不懂。

可要是她想舍弃她，实在没必要在他身上绕圈子，她什么都有，而他，什么都没有。

“可你心里对他不一样。”他垂眼。

“当然不一样。”她皱眉，“他但凡有点担当和责任心，都不会在一场偶遇后跟我解释那么多，以前那么多年是死了吗？跟我说对不起有什么用，摆什么深情脸谱，最后衬得我成了最渣的那个人，越想越晦气。”

“可你.......”他艰涩难言，“你这段时间对我.......”

林霜瞟了他一样，拽着他的领带凑向自己，爱怜亲了亲他的脸颊。

“我是不是特别坏。”她柔声问他。

周正心酸，点点头。

“可以原谅吗？”

周正盯着她，抿了抿唇，没说话。

在他面前，她永远都有底气。

“记住我最坏的时候，然后找到治服我的办法，你那么会做题，肯定没问题。”她微笑，叹了口气，揽着他的腰，“周正，女朋友这个头衔可没什么约束力，我们还是各自自由的个体，随时可以结束的关系。可妻子不一样哦，你想不想期待一下，我换个身份，会怎么对待你？”

妻子和丈夫。

至今，他都没敢幻象的结局。

周正忍不住伸手，心情复杂的摸了摸她的长发。

愿意吗？毋庸置疑，如果她愿意留在他身边，愿意回馈他一点点爱意，他就愿意为她付出一切。

林霜往后退了步，理理他的衣服：“你打电话问一下民政局，除了户口本和身份证，还要什么别的东西吗？要不要预约什么的？”

她裙摆蹁跹，像一朵蝴蝶一样，旋即离开他身边，火急火燎的换衣服，挑挑拣拣，找了件掐腰盘扣的绣花旗袍，正好和周正的衣服相配，又仔细补了个妆，分心帮替周正修眉吹头发。

两人各有各自的紧张，一路驱车到民政局门口。

时间还好，来得及。

在跨进大门前，周正先顿住了脚步，看了林霜一眼。

林霜挑眉。

“你真想好了？我和你？”周正踌躇，“结婚........”

她笑了笑，抱着手：“你不愿意？”

“我没什么钱。”他淡声道，“没父母，家在乡下，只有一套还没装修完的房子，能给你的东西很有限，我还欠了张凡十万块钱。”

林霜噗嗤一声笑出来：“那我先抽根烟，缓一缓，考虑下我们之间经济问题。”

周正站在她面前，垂眼点了点头，心情说不上是忐忑还是紧张。

她慢慢抽了根烟，舒缓自己的紧张情绪。

“买戒指的钱有吗？”林霜问他，“也不多，几万块钱吧。”

“有。”

“那就行了。”她不以为然耸耸肩膀，“别的首饰我也不缺。”

周正抬头看了眼民政局的大门，红色的大字高高挂着——北泉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把我的房子和银行卡都给你，行吗？”周正捏了捏自己的指尖，“暑假那几个月我多接点活，可以有一笔还不错的收入。等房子装修完，就没什么花钱的地方，除去赡养奶奶，我也花不了多少，后面的积蓄都给你。”

“你愿意的话，那当然好。”她眉眼飞扬，“结个婚，我白拿一套房子，也挺好的。”

周正松了口气。

“生孩子的问题，你也要慎重考虑下。”

“我知道。”他目光清透，“我接受.......养你一个就好了。”

林霜掩不住眼里和唇角的笑意。

“那走吧，结个婚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林霜掐灭烟头，凛然道，“人一辈子谁没有冲动一把，不行重头再来。”

周正本来就懵的脸色突然颤了一下，他皱起眉头，牢牢的主动的攥住了她的手，紧得她都有点生疼。

“不过，我从来没有这样爱过一个人，也第一次想和一个人继续走下去。”林霜笑着补了句，声音淡淡的，“周正，今天的我很爱你。”

“要对我好一点哦，不然我随时就跑了。”

“嗯。”周正眸光闪闪发亮。

两人手牵手跨进了民政局的大门。

结婚不麻烦，跟着门口指示牌的流程走，两人先去照相点拍了证件照，像小学鸡一样听工作人员指挥。

“两位新人，你们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脑袋侧一下，亲密一点。对，就这样。”

周正牵住了林霜的手。

拍完照，后面的流程走得很快，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互相填表、签字。

几份文件之后，两人搁下笔，对望了一眼。

“好了，恭喜两位，这是你们的结婚证，一人一证，请妥善保存。”

崭新的红本本摆在台面上。

带着钢印的，热腾腾的结婚证。

两人刚拍下，偎依在一起，笑容傻乎乎的结婚照。

周正。

林霜。

本来毫不相干的一男一女，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人。

“新郎新娘，两位手持结婚证到宣誓台，我给你们合个影。”

“祝两位新婚愉快，百年好合。”

相机咔嚓一声。

第73章 新婚礼物

跨出民政局大门前，林霜极为罕见的发了第一条朋友圈。

她晒了鲜红的结婚证，还有傻乎乎的结婚照，附了一句很俗的文案——

人生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周正还懵懵的坐在她身边，一遍又一遍翻看手中的结婚证。

她怼他的手肘，示意他的手机：“不宣传一下？”

周正也从来不发朋友圈：“我手机里联系人一大半都是学生，没分组。”他呆呆的想了想，“要是班上学生知道我逃课去领证，还不知道在教室里多疯狂，快高考了........我在几个群里和大家说一下。”

事情来的太突然，他还没有“惊”中转成“喜”。

林霜知道他好友圈人群极为庞大，还有以前教过的学生，消息一发出去，电话和消息要回复到手软。

光速点赞回复林霜的人是张凡，还跳出来疯狂给周正和林霜发消息，满屏的呐喊和感叹号刷屏了林霜的手机。

林霜突然想起来：“完了！！忘记了！！！我给我妈和我姑姑打电话说一声！”

婚姻大事，她谁都没通知，没有事先预告，直接来了个大结局。

周正也猛然回神：“我打个电话给奶奶，也给老师和师母说一声。”

结婚如此草率.........两人分头打电话给各自家里。

付敏接到林霜电话，听说她已经领证，十分震惊：“已经领证了？怎么这么快？”

“也没什么，突然就想结婚了，就带着他来了。”

女儿就这么不声不响结婚了，付敏心中难免觉得酸涩，却又欣慰，又担忧：“晚上来家吃个饭吧，我们聊聊。”

“过两天吧，我带着他一起来，这两天事情有点多。”林霜淡声道，“我跟姑姑打个电话，也写封信给老爸，让他知道。”

林霜的姑姑知道这个消息，直接在电话爆雷：“过年时候也没听你们说要结婚，怎么这么突然，双方家里怎么也不先见见，结婚那些都谈过了吗？怎么就领证了？霜霜你是不是怀孕了？”

这真是事先半点风声都没有，结婚不是简单的事情，还涉及两个家庭的往来和结婚一系列流程。但林霜自我惯了，她和周正两人家庭关系都算简单，全凭各自做主，没什么事先谈的必要。

林霜一个个电话应付完家里，再回头看周正，他恰好也看着她，走近她身边，对着电话平静道：“知道了，奶奶，我有空回去。”

电话挂断，林霜牵住了周正的手，两人十指相扣，站在民政局外，双双抬头看天。

风景如旧，却似乎有点不一样，身边还是那个人，感情却截然不同。

这感觉很新奇，又是飘飘荡荡的，像过山车，周正的心情前一刻还浸泡在苦海里，后一刻却被捞出来登上了人生的巅峰，他一颗心已经被泡的胀胀的酸酸的，反反复复被林霜掐在手里揉捏。

对于林霜而言，大概类似于走钢丝绳和过独木桥，新奇又刺激，这一关过了就是过了，再回头一看，仍觉得心情紧张又忐忑。

两人回到车上，车子还没启动，张凡的电话打进来，按下通话键的那一刻，一连串的尖叫涌进两人耳里。

“周正，你们怎么都不回我消息？你你你你真的结婚了？？？？？？”

“对。”周正的声音也有点钝钝的，“刚从民政局出来。”

“卧槽！”张凡恨声道，“你上辈子烧高香了，还是给林霜下迷药了？她居然肯跟你结婚？”

张凡险些要哭出来：“呜呜呜呜呜呜，兄弟你能不能支个招，拉兄弟一把，兄弟求你了，你这手段也太他妈高明了，用了什么魔法，前两天不是还闹得离家出走吗？怎么一转眼就持证上岗了呢？”

周正：“..........”

林霜听着电话里的声音，挑起了眉：“他能有什么魔法？其实也挺简单的，是我挟持周老师过来领证的，你去问问谢老师，她肯绑架你来民政局吗？”

周正：“.........”

“.........”张凡一口血吐出来，“再见，打搅了！跟你们做朋友，我不配。”

电话传来嘟嘟的挂断声。

林霜在副驾上刷自己的手机，她的朋友圈已经爆炸了，数不清的点赞和回复，聊天界面一连串的红色未读消息。

她略略看了眼，看见李潇意的消息，寥寥两字。

【恭喜。】

林霜打字：【谢谢，没有你，就没有今天。】

她放下手机，神清气爽了。

扭头问周正：“我们去哪儿？”

周正伸手过来，捏着她空空的无名指，想了想：“去买对戒指吧。”

“好啊。”她偏头看着他。

两人注视着彼此，周正解下安全带，探过身，拢着她的肩膀，把吻印在她柔软的唇瓣上。

他的嗓音清和润朗，低语呢喃：“霜霜。”

吻是深情又温柔的，在她艳丽的唇瓣上辗转啄舐，他的手扶着她的脑袋，她的脸颊偎依在他手心里。

要怎么样，才能把他绵绵的爱意传递进她心底。

“你是在开玩笑吗.......我觉得自己像在做梦一样.......”

“周正。”她回吻他，握着他的手腕，“看来你的女朋友没有给你安全感，你可以要求你的妻子表现得好一点。”

她的确退缩过好些次，而今回头再看，跨出这一步，和喜欢的人站在一起，也没有很难。

他的妻子？周正整个人都在晕眩，她其实给过他很多很多，只是他没想到，她把她的全部都给了他。

两人的唇难舍难分黏在一起。

这个吻很久很久才结束，林霜的唇彩花了，口红沾在周正唇腮，样子有点滑稽。

两人额抵着额，都轻轻笑了笑。

林霜掏出湿巾，拭去他唇上的颜色：“今天的口红真喜庆。”

普通的、喜庆的日子。

初春暖阳灿烂，绿叶在枝头悄悄绽放，和风绵软，一年的好时光刚刚开始。

两人去商场，挑了对简单精致的对戒，戴在了对方手上。

“晚上想吃什么？出去吃烛光晚餐好吗？”

林霜摇摇头：“回家吃，你随便做点，再来点苹果汤。”

“苹果汤不是不好吃吗？”

“我更喜欢用红酒煮，你上回煮错了。”林霜拗起了下巴，“你不用心多问两句，不多体贴我一下，怎么知道我心里想什么。”

他摸摸她的头发。

“我每天跟你睡在一起，你还怕我旧情复燃，难道不应该多施展一下你的魅力来勾引我？”她气鼓鼓的指责他，理直气壮，“怕我跑，那就把我抢回来，害怕我变心，那就把我的心拴住，不喜欢李潇意，那就把他赶走，你又不是十年前那个周正，有我给你撑腰，怕什么。”

她目光闪闪发光，整个人明艳又嚣张：“我允许你恃宠而骄。”

他目光莹润，慢腾腾的“嗯”了一声：“以后我知道了。”

“我也允许你恃靓行凶，如果我哪里做得不好，你可以对我凶一点。”

林霜笑了。

两人一起回到了家，把两本红本本和各自的户口本塞进了一个文件夹里。

这顿晚饭煮得格外的艰难，两个人都疲于应付各自的电话消息，还有领证第一天的感情潮——林霜黏在做饭的周正身上，亲亲抱抱，搂搂掐掐，对他难舍难分。

灶上的火中断了两三次，热情逐渐烧进了卧室里，缠缠绵绵，四肢百骸像浸泡在一波又一波的细浪里，两人连体婴一样从卧室出来，林霜手上没力气，把牛排切得歪歪扭扭，七分熟的牛排里面淌的全是血水。

周正把牛排倒进锅里，回炉再造，他松垮垮套着白衬衫，脸颊胸膛衣上全是口红印，整个人散发着股迷朦的餍足劲，春意阑珊得要命。

林霜披着外套下楼，去车子后备箱里取了个箱子回来。

热红酒配炒牛肉，两人窝在懒人沙发里。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要去付敏和林霜姑姑家，要去周正老家和丁校长家，要请双方关系好的同事朋友吃饭，后面还有婚礼很多琐事，还有周正的房子，学校的高考........

但林霜什么都不想管，问他：“你有没有婚假？”

本省的婚假有十天，但高三老师的婚假只能安排在寒暑假：“有，也许暑假我可以申请少几天值班。”

林霜算了算，离高考还有三个月：“出去旅游吧，度个蜜月。”

时间不恰巧，他们两人还没有一起出去玩过。

周正整个人还飘着，怎么突然就蜜月了呢：“去哪儿？”

“你定个空闲的时间，我来安排行程，找个海岛之类的。”她懒散得想抽烟，“马尔代夫或者毛里求斯之类。”

“好。”

“还有个新婚礼物要送给你，这些花了我很长的时间。”林霜把身边的箱子拖过来，眉眼平静，“把你的电脑搬过来，借用一下。”

周正愣愣的看着她，把桌上的电脑抱过来。

林霜翻出了一个小小的u盘，里面有一段剪辑的视频和照片拼接，影像资料像素很模糊，很有年代感。

视频的剪辑很乱，里面涌出乱七八糟的场景，出现了许多面孔，然后.......慢镜头里，周正突然看见了他高中的模样。

穿着朴实陈旧的校服，很青涩的、拙朴的、灰暗的他。

他在班级活动里，坐在角落一闪而过的面孔，操场上一个黯淡的背影，学校后山和朋友茫然的回首看镜头，学校宣传栏上的一个名字——这些东西大部分出自李潇意的用心帮忙，找到了当年班上那些关系不错的同学——十年前的高中生，手里握着的可能还是像素粗劣的旧手机，喜欢把校园日常生活传入□□相册里，林霜在茫茫大海里，搜罗出了周正的存在。

当然也有林霜的入镜，她站在李潇意身边，心无旁骛的和身边人嘻嘻哈哈，同一幅场景的下一帧，可能闪现过周正的一点影子。

他们当然离得不远，一场运动会，一次班级出游活动，一个生日聚会，他默默无闻的存在于她的身边，像空气和灰尘一样。

视频的时间很短，林霜盯着电脑屏幕，面带微笑，语气平淡。

“你看，我找到你了，你那时候的确就在我身边。”

他绷着脸，紧紧的咬住了自己的牙。

第74章 那个男生

林霜把u盘拔下来，笑盈盈塞进他手心里。

周正低头捏着那枚小小的光滑的u盘。

“还有一些东西，是我在李潇意家里找到的。”林霜把箱子里的东西翻出来，“是我记录下来的一些小故事。”

高二那一年的情侣日记，每天她都会记录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再摁着李潇意写一段话。

林霜翻开了当中折的几页，纤细的手指指着其中一行字：

【今天的数学测试卷批下来，谢谢学霸课间十分钟帮我救急，我居然有82分——下次告诉学霸，不要画蛇添足在后面的大题上写解题公式，要露馅啦，数学老师问我为什么知道公式不答题orz。】

【遵命，学霸说他知道了。】

林霜笑道：“这一条日记，肯定是我前一天忘记做作业，然后找李潇意救火，十分钟时间你居然得了82分，好厉害，我都能想象那画面，当时候一定又刺激又滑稽，我当时肯定很崇拜你。”

她揉了揉周正毛绒绒的脑袋。

周正沉默看着花里胡哨纸面上的黑色字体。

“还有这一条，是下雨天，你在半路遇见我们，把伞给我们哎，我那时候知道你的名字的吧。不然怎么会称呼你为周同学。”

【.........递给你伞的那人是周同学吧，他听见我说谢谢，怎么冒着雨转身就跑了，好奇怪的一个人.......】

“这一条，是我陪着李潇意，给你送了个新年礼物？一双鞋子是吗？我挑了同款两色，我能回想起这个事情。”

【周同学喜欢那双运动鞋吗？不过你们俩要约好，不能同时穿哦，一白一黑两个颜色太像情侣款啦，不要。】

“还有这里，是高三分班后，你去了重点班，李潇意再也找不到能帮忙做作业的人了，我们两个幽怨的怀念离开的数学学霸。”

那本情侣日记很厚，从高一某一天开始动笔，到高三毕业前才停笔，每天短短几句话的记录，贯穿了两年多的时间，在两人笔下，周正出场的次数不多，只有寥寥四五次。

林霜在李潇意家一页页仔细翻读这本情侣日记的时候，当年初恋的甜蜜成了惘然，但每一次周正的出场几乎能让她酸涩到心痛，如今睡在她身边的那个男人，任劳任怨的守护着她，甚至把那段交集埋藏了十年，从未在她面前吐露过半分。

她知道他想要什么，但他自始至终没有向她索求过什么。

翻遍所有关于他的记忆后，她笃定、并愿意给他。

周正阖上那本情侣日记，把林霜扑倒在懒人沙发上。

他脸庞腮帮都用力屏着，眼眶睁大，用力到眼尾微微发红，整个人已经是绷到一击即溃的状态，身体因为紧绷而颤抖，嗓音嘶哑。

“这些天.......你在李潇意那......就是找这些吗？”

“不然你以为我在干嘛？”林霜伸手揉揉他的眉心，柔声道，“我还找到了有你笔迹的习题册，找到了李潇意毕业纪念册上你的留言，我找到了你高二的班级合影，我甚至还找到了我们的合照........我们居然还有合照，在李潇意的生日聚会上，ktv里，你站在角落，我们拍了第一张合影照，你说是不是很有缘分.......”

“周正，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坐在李潇意前桌，每次去都只能看见你的背影的同学？”

“是不是那个在操场上一圈圈跑步，默默路过我们的男孩子？”

“是不是那个下雪的冬天穿着帆布鞋，我问你冷不冷，你说不冷，立马走开躲着我的男生？”

她忘记了，可不妨碍她重新再找回来，找回那一星半点的记忆。

“好想再回到以前，我可以跟你多说几句话，或者抱抱你，告诉你，十年后你会和你暗恋的女孩厮守在一起，那样你是不是会开心一点。”她柔声道，“周正，就算是十年前，你也很很好很好，只是那时候，我没看见你的光芒。”

周正哽住，伸手捂住了她夺魂摄魄的清亮的眼，用热烫颤抖的唇瓣封住了她的唇。

炙热又急促的呼吸坠在她脸颊，闷闷的、潮潮的，带着他的气息。

他迫不及待撬开了她的唇，这个吻凌乱又仓皇，他的舌鲁莽撞进来，扫过她柔滑的腔壁和颗颗贝齿，缠着她的丁香小舌反复吮吸，像是在认证和寻找什么。

林霜闭上眼，仰着头，温柔回应他的亲吻，十指插进他的发间，搂住了他的脑袋，顺从打开自己柔软的身体，用肢体紧紧的缠住他，安抚他。

许久之后，周正终于平复下来，挪开了蒙在她眼睛上的手，捧住了她的脸颊。

她看见他发红发亮的眼眶，禁不住笑了笑，开玩笑：“我又把田螺姑娘气坏了？”

他声音沙哑得不行，有一种出奇的脆弱和性感：“我不许你这样做。”

“知足吧你，我对谁这样好过。”她噘唇，“你知不知道我为了找这些东西，跟李潇意翻了多少东西，找了多少人，费了多少时间，这辈子，可再没谁能让我这样了。”

周正抚摸着她的眉尾，抵住她的额头，呢喃：“霜霜，别对我这么好。”

他何德何能，能让她这样用心对她。

“再好可没有了，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她搂住他的脖颈，“我可跟你说好了，我可不是贤妻良母那挂，结婚以后，你的都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你要是敢婚前一个样，婚后一个样，那就死定了。”

“嗯。”他黏黏糊糊亲吻她，嗓音从喉咙里溢出来。

“还有，你不许胖，不许秃头，不许油腻。”她眼里光芒如星辰，“就算变老，也要变成一个成熟稳重的中年大叔，再是个利落的帅老头。”

他想象那画面，心头不知怎的也雀跃起来，闷声笑了笑：“好，我都答应你，绝不给你拖后腿。”

余生还有很多很多年，他们两可以厮守很多很多年。

“这么好的日子。”林霜亲亲他的下巴，“良辰美景，还有如花美眷，要不要再做一次？应个景。”

他的嗓音沉沉浮浮，是粗砺又清润的质感，附在她耳边说了句什么。

林霜眼睛猛然一亮，忍不住唇角绽出笑意，两张唇又很快贴合在一起，他在她唇上深深吸了下，捞起了她绵软的腰肢。

在某个时刻，健硕变成了动词，侵占她感官的分分毫毫。她眯着眼，手指无意识在他的手臂和肩背腰脊上反复流连，感受薄薄肌肉层下贲张的力道和冲撞力，蓬勃的嚣张的克制的，从容不迫又攻城略地的取悦她。

她喜欢这种汗水淋漓的感觉，知道有人毫无保留在爱她，好像她本就该值得被爱和优待，值得享受奉上来的所有馈赠。

一场温柔缠绵又酣畅淋漓的性事之后，林霜半裹着床单，懒洋洋趴在周正背上，用手指描摹他的五官。

指尖划过他直挺的鼻梁，跌宕的唇峰和弧线分明的颊颚，周正不是第一眼的帅哥，但五官很耐看，需要仔细的打磨和修剪，她想他应该会老得很慢，这样的相貌不容易垂坠变形，瘦瘦的、硬硬的，像风干的牛肉，越老越有嚼劲的那种。

风干的牛肉？

这什么奇奇怪怪的比喻。

周正在看箱子里林霜带回来的那些“关于他的记忆”。从另一个角度直视当年的自己。

第一眼当然是贫穷和缺少关注，长年的学校寄宿生活，一个月回一次老家，衣着寒酸简陋，人也沉默单纯，没有手机和任何电子产品，靠学校外的租书屋丰富学习以外的人生，因为成绩优秀和性格平和，在和同学的相处中说不上自卑，但面对耀眼的林霜时，却会有心悸和低落。

就像飞蛾喜欢光，他也被热烈的女孩所吸引，青春期少男少女恋爱中最漂亮可爱的那个人，完美的代名词。

林霜蠕趴在他肩上，和他一起看那些东西。

“我收到过李潇意送给我的那双鞋，后来这是唯一一双被我带到大学去的鞋子。”他静静道，“那时候我还没有帮你做数学作业，只是和李潇意在同一个学习小组，和他比较熟悉，我没有冬天的鞋子，被你注意到了吧，你让李潇意送我双鞋，当做讲题的答谢。”

“后来我才开始替你做作业。”他扭头看她，“你没注意到吗？每道题旁边我都写了解题公式，所以你数学不好，不能冤枉我。”

林霜咬了口他的肩膀：“就怪你。”

“每次帮你做作业，你都喜欢送我巧克力和糖果，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是么？”林霜偎依着他，笑谑，“我挺亏的，现在我变成了最好吃的那个。”

他温柔笑了笑。

“这张照片，你眼睛往旁边瞟，是在看谁吗？”

“大概在看你和李潇意吧，你们在旁边玩游戏，声音很吵，你笑得很耀眼。”

“耀眼是吗？”她笑了，“你当时有什么感觉？”

“真心话吗？”

“当然。”

“想在这情景里多留一会，想你抬头瞟我一眼，想变成你身边的那个人。”他淡然道，“想走，又想留下。”

“恭喜周老师，你梦想终于成真了。”

他回头吻她，如实坦白：“其实时间要更早些，高中一开学的时候，我就认识你，学校外面那个租书屋，我看见过你好多次，你喜欢看言情小说，还喜欢和那个租书屋的老板聊天。后来高二，我和李潇意离得近，多多少少和你见过几次，高三分班后，我和李潇意也离得远，但我座位临着窗，下课时间，偶尔还能从窗口看见你的身影，晚自习出去操场跑步，还能遇见你们一起散步。”

“高中毕业后，我拿到录取通知书，听说你和李潇意一起毕业旅行，还约着一起出国读大学，我想，你们肯定会长长久久走下去，过所有人都羡慕的那种生活，后来距离越来越远，我也渐渐把这件事埋藏起来，也许有一天，这份暗恋会彻底湮没在时间里。”

“没想到回到北泉后，某一天师母给我介绍相亲，我听见了你的名字........”

“你是什么反应？”她赖在他身上。

“我以为我听错了名字，可师母说出了你的年龄和学校，还说了你的家庭.......我才知道，就是你，你回来了，我那一整天，都是飘着的........”

“然后我姑姑疯狂跟我推销你，你约我出来见面，还在我面前拘谨得不行。”

“我捏着手机坐了一个多小时，才鼓起勇气给你打电话，听见你声音的那一刻，脑子里一片空白.......就好像，以前那些记忆突然复活了。”他笑了，“我上完公开课，立马赶过来，后背和手心都是汗........”

“但我无情拒绝你了。”

“但你又在学校旁边开奶茶店了。”

“你走进我的奶茶店，给我当长工帮忙。”

两人相视一笑。

“谢谢你，霜霜。”

谢谢你给予的一切。

他温柔抚摸她的脸颊。

愿我此生鞠躬尽瘁，为你俯首称臣。

第75章 见家长

领证后，林霜和周正不仅没有机会过两人世界，反而每天早出晚归，忙于应酬。

先去的是付敏家，新女婿上门，带的礼物格外厚重，周正内心还是忐忑，主要是事先没有商量，直接和林霜去了民政局，在丈母娘面前难免有不尊重的嫌疑。

付敏对女儿没什么说辞，但把林霜支开后，对周正轻描淡写几句，来个小小的下马威：“霜霜她比较从小独立，也比较任性，但婚姻是大事，要深思熟虑，不能两个人都任性妄为。”

周正态度谦逊，语气温和：“妈，您说的是，都是我的错，我没考虑周全。”

付敏被这一声“妈”喊得动容，怔了怔。

她心头再急，也不敢催林霜，但孩子不声不响领证，成小夫妻了。

她的心事终于落定。

付敏塞了个厚厚的改口费到周正手里：“以后好好对霜霜，你们好好过日子，我也能放心了。”

漆雄乐呵呵的拍了拍周正的肩膀，称谓从“周老师”变成了“阿正”：“我就说嘛，咱肯定能成一家人，这里以后也是你的家，常来往啊。”

漆杉格外的兴奋，扯着周正的手一直喊姐夫，漆灵倒是很矜持，他这大半年一直归周正管着，性子收敛了挺多，也跟着漆杉闷声喊了句。

付敏要跟周正谈的再就是婚姻的经济问题，她当吃过离婚的亏，当年要是从前夫手中争了笔财产，也不至于什么都没留给林霜，周正家的情况她大概听林霜提过几句，但知道的不多，听周正说房子和车子都归在林霜名下，也没什么好说的，心里略宽慰：“有心了，两个人慢慢奋斗，日子总会越过越好的。”

结婚讲究门当户对，但也要分人而论，周正家里情况特殊，但林霜这边情况也不寻常，两人能同心共济，日子就能过得幸福。

丈母娘这关终于过了，周正心底沉甸甸的，但面上总归松了口气。

从付敏那吃完饭出来，回去的路上，周正突然跟林霜聊起一件事：“宛城那边，有个很好的私立高中一直在游说我跳槽。”

林霜撩起眼皮，“嗯”了一声：“私立高中？”

“年薪还可以，一年大概30多万，提供三年免费教师公寓........寒暑假还能补课.......”

宛城是省会，经济和环境都比北泉好不少，30万的年薪可能算不上顶峰，但林霜知道，能补课这一条，经济效益就不可预见。

“你在宛城念的大学，喜欢宛城吗？”周正问她，“如果你跟着我一起去，愿意吗？”

“想去私立教书？”

“对.......”

“不喜欢现在学校的环境？”

“也不是。”

林霜玩味似的笑了笑：“缺钱养家？”

他抿了抿唇，轻轻点了点头。

说来说去，还是养她的问题，吃喝玩乐这些生活开销他能包揽，但随手给她买包买名牌这类，的确很吃力。

林霜无情的在他脸颊弹了下：“别三心二意，你想赚钱，当年留在临江就是了，何必跟着丁校长回北泉，不就是为了像丁校长一样，回到母校，为了理想投身教育界么。”

“你好好守着那群学生，北泉就这么一所重点高中，多一个好老师，多送点孩子出去，就有更多的人会回来。”

她玩着自己的指甲：“我对宛城没什么感情，没必要去。再说了，现在房子和车都有了，我自己赚的钱，养我自己绰绰有余，再养一个你都够，你看不起谁呢。”

是不是大家看她花钱大手大脚又不务正业，自动把她归类为“很能花钱”和“需要男人养”的那个类型？

她不肯，周正再没什么能说的，只能怅然捏着她手上的婚戒，感激她的迁就：“谢谢。”

“不过我听张凡八卦，丁校长退休后，是不是想把那个副校长的位子交给你？”林霜笑眯眯的，“校长夫人这个头衔，听起来还蛮响亮的嗳，有种高腔调又文艺风的感觉，很能满足女生的虚荣心哦。”

周正禁不住笑了：“有点难，我是一线老师，教学为主，而且学校的能人很多，论资排辈不一定能轮到我。”

“加油啊周老师，你现在都是骨干了，教学能力这么强，总有一天能上去的吧。”她美滋滋做梦，“为了我这个头衔，你也得给我在北泉高中待着，到时候我赚了大钱，也在北泉高中捐个楼立个碑，我们俩也算载入校史了。”

“那就先留下吧。”他想了想，“或许我下学期可以申请去教高一或者高二，时间宽裕点，做点别的事情，多陪陪你。”

“这个可以有。”她数数手指头，“你已经带了好几年的毕业班了，每周好几个晚自习，留我独守空闺。”

新婚燕尔，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这个学校领导能理解的吧。

好吧，那就留在北泉吧，留在这个生养他们的地方，这个他们都不约而同回来的故乡。

去完付敏那边，两人又连着去了林霜的姑姑家和丁校长家，又是朋友和同事请吃饭公布喜讯，人情世故，家长里短，聊的几乎都是结婚那档子琐事，好在话题不让人厌烦，还有点俗世喜庆又祝福的气氛。

打算什么时候迁入新居？什么时候度蜜月？什么时候办婚宴？婚礼打算怎么布置？

每一个细节，任何一个人都能侃侃而谈，给出无数条建议。

学校知道周正结婚，工会那边还发了笔慰问金，学校领导发了红包，周正对班上学生只字不提，奈何消息走漏得太快，也不知道这群神侦探从哪里得来的消息，上课时候挤眉弄眼，齐刷刷冲着周正拍桌子打节拍：“喜糖，我们要吃喜糖。”

﻿

周正压不住声浪，无奈叹气：“从哪儿听来的小道消息？我跟谁结婚？”

“别装了，我们都知道了，正哥脱单啦，把老板娘抱回家了！”大家异口同声，“奶茶店这周都是买一送一大优惠，听店员说是庆祝老板娘的大喜事。”

那天林霜在教室敲门找周正，大大的震撼了同学们一把，也坐实了周老师的恋爱八卦史。

“不过怎么这几天师母怎么不在奶茶店？”学生们起哄，“我们要见师母！”

周正避而不谈，拿出镇宅法宝：“给你们印了几套数学卷，是我押的今年的高考题型，老规矩，一个满分，我回答你们一个问题。”

“切~~”教室一片不屑声。

林霜自打领证后就没怎么在奶茶店露面，一来朋友应酬的确多，二来........周正把房子当结婚礼物转到她名下，林霜购物欲一下子爆棚，把年前周正加入购物车待买的家俱统统买了下来，又拉着苗彩去逛家居市场，打算亲自挽袖布置婚房。

这几天陆陆续续有家居用品送过来，周正白天上课抽不出空闲，林霜送了张凡一学期的奶茶券，指使他当苦力跑腿送货到门。

别说了，体育老师真的好使又能虐，扛着七八个快递箱一口气上六楼不带喘的。

“你到底买了多少？楼下的快递点都是你的东西。”张凡吐槽，“我都成人肉背货机了。”

“三四十个吧。”林霜坐在地板上拆快递，瞟了他一眼，“这些只是衣帽间的东西，大部队还在后头。”

她的衣帽间，称得上是全家里最复杂的一个地方了。

没办法，谁让北泉只是小城市，线下实体店的选择性少，大件可以本地采购，但很多零碎小物还是从官网订购比较方便。

“来来来，给我拍几张照片，要那种英勇矫健的感觉。”张凡把手机掏给林霜，“发到咱那个聊天群，给咱谢老师看看，让她看看我爆棚的男友力，也给周正看看，他到底欠了我多少。”

林霜坐在地板上拆快递，非常配合的给他拍了几张照片。

“你和谢老师什么打算？”林霜问他，“最近交往还顺利？”

“还行吧，眼下还挺好，就还没到谈婚论嫁那一步，慢慢磨呗，就不跟你和周正一样，你们干什么事都莫名其妙的。”张凡把快递盒堆在地上，“我家里急，谢老师她爹妈也急，我磨着晓梦，今年端午节先见见双方家长。”

“挺好。”

“你和周正都能结婚，大家又相信爱情了。”张凡笑了，“昨天我俩还和兰亭吃了个饭，他们也见家长了，你猜怎么着？”

“过关了吗？”林霜问。

“过倒是过了，不过兰亭家里还是强势了些，对郭远要求不少，不过要是能成，郭远以后可仕途宽广啊。”

林霜耸耸肩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挺好的。”

“那个人，跟周正打篮球那个帅哥，听说是你初恋男友，你和周正以前还认识？怎么以前从来没听你们提起过。”张凡蹲下来问她，“你怎么就突然跟周正结婚了呢，之前你们连个婚字都不沾边。”

“说来话长，一言难尽。”

“啧，周正也是这么搪塞我。”张凡满眼好奇，“说来话长，那就长话短说啊。”

林霜笑了：“因为没有比结婚更简单的解决办法，低成本，高效率。”

“结婚很简单吗？”

“很简单啊，如今连领证都不花钱。”林霜语气闲散。

张凡无语凝噎，合着他俩结婚最简单，随心所欲，想来就来。

\*\*\*\*\*\*\*\*\*\*\*

这学期的高三，周末只有半天休息，周正和其他老师换了节课，带着林霜回了乡下见奶奶，也顺带把周丰捎回去过周末。

周丰一早就改口，笑嘻嘻喊了声：“嫂子好。”

算是实打实的婆家小叔子。

林霜脸上挂着微笑，心里却有点毛绒绒的，挠痒痒似的不适应，等到车子开出市区，进了省道和乡道，那就感觉更强烈。

奶奶和二叔二婶知道几人回来，早就开始在厨房忙碌，第一次迎接新人回村，这顿饭格外的隆重。

第76章 好哥们

周末天气好，村里人不少，村里的马路边就有孩子和老人扎堆在一起嬉戏闲坐，周正开车路过，吸睛力极强。

村里消息传播得特别快，全村人都知道，周正把那个漂亮惹眼又娇贵的女朋友娶回家了。

当周正奶奶目光慈爱，一遍遍抚摸林霜的手，村里七大姑八大姨呼啦啦围上来，一个个和林霜聊家长里短，她脸上的营业性微笑就没收敛过。

乡村不比城市，人与人的交往距离更近，家庭和宗族的氛围也更浓厚。

她并非不擅长应对人群，只是不习惯应对亲近关系和身份。

冲动领证的原因就在于此，但凡她跟周正事先多见几次亲戚朋友，就绝对不可能把“结婚”两字搬出来。

村里风俗多，礼节也多，来慰问探望新媳妇的人不少，屋里坐了不少人，跟周正奶奶和二婶聊着结婚那些筹备，要合八字，要进祠堂，要请长辈祭祖，见亲家，准备喜茶喜饼.......

周正很敏锐，挡在林霜面前应付邻里，一来怕她不习惯这种氛围，二来怕她被问得嫌烦，有他撑场子，应酬也不是难事，林霜跟着他随声附和就行。

坐了会，周正起身去找东西：“我带霜霜去看看爸妈。”

村里有墓园，在后山的半山腰上，他捻了香烛，领着林霜出门，权当踏青出游。

初春的太阳懒洋洋的，山里绿意盎然，林霜跟着周正爬山：“有多远？”

“不算远。”

他走在前头替她开路，时不时回头摘个叶子给她尝，林霜问他：“什么叶子？能吃吗？”

“不认识，但可以吃，我小时候经常吃。”他回头，“需要我背你吗？”

“我看起来有那么菜吗？”她牵着长裙，头上晒得冒汗，“墓园为什么在这么偏僻的地方。”

“大概是跟风水有关系。”他拨开眼前的荆条，“到了。”

白色的小矮墙圈出了一块荒地，黑色油漆在墙上写了“墓园”两个大字，走进去，里头横竖列着几排墓碑。

周正父母那一座墓是合葬，年代久远，墓碑都模糊了不少，四周荒草丛生，厚厚的覆在墓上，虽然有除草的痕迹，奈何不了植物顽强的生命力。

周正点了线香和蜡烛，分了一支给林霜，两人分别上了香，在碑前站了会。

他牵住了她的手。

林霜往他身边靠了靠，挨着他的肩膀，偏首望了他一眼，他也静静看着她。

阳光绵软，墓园荒芜，这一瞬连风声都没有，世间空荡荡的，静悄悄的。

只有他们两个人。

等线香熄灭，周正把墓碑附近的杂草除去，两人手牵着手出了墓园。

周正换了一条更平坦的山道，带着她翻过一个个小山坡，初春的草木疯长，绿意已经弥漫山野，两人随意聊着天，聊着过去和现在的林林总总。

这当然不同于衣香鬓影的晚宴上，用高贵的外语单词和专业术语聊时尚潮流和政治金融，也不同于灯红酒绿间，饮食男女故作暧昧的聊骚和桃色新闻。

是一种沉浸到骨子里，踏踏实实的，却又虚得抓不住说不出的生命力。

两人走在空无一人的旷野里，低矮的杂草和红白黄蓝不起眼的小野花拂过她的裙摆，林霜牵着裙子往前小跑，挥手：“给我拍个照啊。”

周正蹲下来，把她印进相机里，灿烂的阳光，湛蓝的天，洁白的云，甜美无暇的笑脸。

他也走过去，走到她身边，把她搂进自己怀里，用外衣裹起来，她像只茧一样包在他衣服里，咯咯笑弯了腰，他心驰神荡，在她娇靥上蹭了蹭。

“霜霜。”

“嗯？”

“有你真好。”他搂紧她。

她眼里带着柔柔的光。

天空阔邈，微风轻拂，两人在旷野里缠绵接吻，温柔轻啄。

周正没有在村里久呆，明天学校还有考试，林霜也跟着一道回去，周正奶奶格外不舍得，牵着林霜的手，嘱咐她下次再跟周正一起回来。

林霜捏捏手上的戒指，笑盈盈说好。

\*\*\*\*\*\*\*\*\*\*\*\*\*

林霜隔三差五拉着苗彩去家居市场，苗彩问她：“你结婚呢？婚期定了没有？”

“没呢。”

“先把婚纱照拍了，还要提前定酒店，找婚庆公司这些。”

苗彩是过来人，指点起来头头是道，从头到尾滔滔不绝。

林霜皱了皱眉。

旁人劝的多，但她和周正没有正儿八经商量过婚礼的事情，一来临着高考冲刺阶段，周正近来格外的忙，二来，两人还有新房要收拾，最近一门心思都扑在这上头。

她没有想过婚礼这件事。

周正忙上课，林霜忙着布置新家，林海八月初出狱，两人打算暑假搬进新家，把现在同居用的这一套家具送到周正老家，正好把房子完全空出来给林海用。

新居的软装都是林霜精挑细选的，她平时看着懒散，忙起来的时候专注又仔细，周正下完课过去帮忙布置，笨重粗活归他，细致活归林霜，谢晓梦有时候也会跟着张凡过来看两眼。

不得不说，林霜的品味的确好，至少谢晓梦看见已经布置好的衣帽间时，彻底的破防了。

哪个女生不喜欢奶白色的顶天大衣柜，纤细的磨砂金属手柄，暖乎乎的展示灯，全透明的包包和首饰陈列柜，占据半壁墙面的闪闪穿衣镜，孔雀蓝的丝绒复古沙发呢？

谢晓梦已经跟林霜讨论起衣柜的功能性和美观性选项。

“软装花了多少钱？”张凡捅捅周正，挤眼睛：“床很不错，两米大床，啧啧，怎么滚都行.........”

周正把他踢出了卧室。

两人去阳台装洗衣机，周正想起一件事：“对了，借你的那十万块，我过年编了本练习册，今天早上收到出版社给我付的首款，我先还你一部分。”

张凡瞠目：“哈？”

“剩下的等高考奖金发下来再给你吧。”

张凡猛然醒悟过来，满脸敷衍：“哦哦哦，那个.......随便吧.........都可以........”

周正起身，摸了摸自己的口袋，进屋去拿搁在餐桌上的手机。

为了干活利索，他身上的钱包钥匙手机都放在了桌子上。

张凡暗搓搓掏手机，给林霜猛发微信。

【大姐，那笔钱的事，你还没跟周正坦白？】

【我靠！你们都结婚了，这事还不说清楚？】

【他刚刚跟说我，要还钱！咋办，我收不收？】

好死不死，林霜的手机和包包也搁在餐桌上，在周正面前亮了一下。

三条讯息堂堂正正，清清楚楚摆在周正眼皮子底下。

他神情凝固了下。

林霜和谢晓梦还在衣帽间没出来，声音轻快，笑声清脆。

周正把林霜的手机捏在手里，找张凡的麻烦：“你私下跟我老婆发什么微信？”

那两字他第一次念，咬得格外用力，界限感和占有感强烈极了。

张凡心头一慌：“..........”

他没做对不起自己好哥们的事情啊。

“没有啊........我发什么微信.......都是朋友，哈哈哈........”

周正低眉顺眼翻出林霜的手机，波澜不起念着锁屏上的字：“他刚刚跟我说，要还钱，咋办，我收不收。”

张凡满脸尴尬。

md，社死现场。

“借给我的那十万块，是谁的钱？”周正抬眼，“霜霜的？”

“你俩合起伙来骗我？”周正阴森森磨牙。

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好不承认的，张凡摇摇头，又点点头，直接把林霜卖了：“不关我的事啊，我也是被林霜逼的。”

“你也不知不知道老板娘个性，她.....她她要挟我，抢走我的手机，二话不说就给我转了一笔钱。”张凡义愤填膺，“她给我打感情牌，说我不肯帮忙的话，不仗义，没义气，见死不救，还说，还说只要我说服你，把钱借给你就成了，后头的事情我不用管，她来处理。”

“真不是我的事儿，我也就夹在你们中间，左右为难，一边是哥们，一边是哥们女朋友，我也不知道你们玩什么情趣，谁知道你们两口子，都结婚了这事怎么还不说清楚，我也挺为难的........”

张凡磕磕巴巴解释了一通，总算把自己撇的个干干净净，周正倒是没说什么，垂着眼，淡定拍拍他的肩膀：“钱还要么？要的话我转给你？”

“不用不用。”张凡摆手，“你们家事，我就不掺和，你自己跟林霜，好好聊一聊，哈哈......”

“也行，多谢了。”周正蹲下来，继续手上的活，“过来帮帮忙，帮我把排水管接一下。”

张凡麻溜窜过去。

活干到一半，周正低着头，又突然发话：“是兄弟的话，还有下次吗？我以后也跟谢晓梦来这么一出？”

张凡手微抖，怎么听怎么觉得周正这话有股喜怒不露于声色的淡然和威胁，表忠心：“没有，当然没有，做人做事得公开透明，千万别瞒着人，别骗人，有事咱摊开来好好说话。”

“那个......你跟晓梦在一个年级教书，嘿嘿，有空多美言几句。”

周正点头，温声道：“好。”

等谢晓梦和林霜出来，张凡拉着谢晓梦就走：“时间不早了，我们早点回去。”

“不一起吃个饭吗？”林霜诧异，“都约好了。”

“不吃了不吃了，你俩自己吃吧，我跟谢老师还有事。”张凡拖着谢晓梦进了电梯，朝周正挥挥手，“有事再call我，我随时过来帮忙啊，哥们！！”

第77章 洗手间

张凡向来没有溜得这么快的时候，反应太不同寻常，林霜问：“他怎么了？”

周正双手插在裤兜里，斜斜倚着门，平静道：“不知道，大概家里有点事要先走。”

她不以为意，转身去干自己的事情，又想起还缺点什么待买，转身去桌子上找自己的手机。

“手机刚才来了几条新消息，张凡发给你的。”周正把她手机从兜里掏出来，气定神闲递给她。

林霜疑惑，把手机接在手里，低头一看，赫然就是张凡那几句话。

秀眉挑高，林霜的眼神四下乱瞄，又斜斜朝上，瞥了眼周正，他倒是平平常常，没什么反应。

林霜吧嗒了下唇，语气很不爽：“他喊我大姐？？这人疯了么？”

她疯狂敲键盘：【你大爷！！】

而后拨弄了两下长发，把手机塞进了衣兜，笑眯眯看着周正。

她等他开口呢。

周正眼皮轻轻掀起，那弧度又慢又撩，眼波带着点弯弯的钩子，眼神有点古怪，又说不出哪里古怪。

“楼下快递点是不是还有快递？”他出门，“我去拿回来，顺便买点吃的回来。”

“也好.......”

他这反应挺奇怪的，正常到不正常。

二十分钟后，周正带着七八个快递回来和水果零食回来，林霜一个个拆箱，都是家里各处的小东西，厨房的餐具，化妆品小冰箱，香氛机之类的。

两人把东西都整理出来，林霜指挥周正一样样把物品归置，最后一个是洗手台下的收纳套装，她自己提过去，一件件摆放好位置。

暖黄的灯光下，黑色针织长衫包裹曼妙身材，天鹅颈和锁骨背窝泛出珍珠般细腻的色泽，往下看，窄腰不盈一握，桃臀挺俏圆润，曲线起伏，纤柔毕现。

是无论什么角度，都让人惊艳不已。

周正把浴室里的防滑垫铺好，恰好看见眼前这一幕，她弯腰背对着他。

“我来弄，别把指甲弄花了。”

他不舍得她那双保养得宜的手在家里洗洗刷刷，整个人站在她身后，抓住她手里的东西，放好。

浴室做了干湿三分离，洗手台的地方不算宽敞，姿势的关系，林霜出不去，被他拢在身前，等他把台面收拾好。

他轻轻松松把活干完，却没有走开，双手撑在洗手台上，若即若离的贴在她后背，低头在她后颈嘬吸了一下。

那触感柔软湿润，带着吸力，正好碰着林霜的敏感点，她好像轻轻哼了一下，汗毛竖起，禁不住挺直了背脊。

不知道是不是在小空间的缘故，他的声音非常的......低醇悦耳：“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说？”

“这阵子不是一直忙嘛，一直都早出晚归，都快忘记了。”林霜故作镇定，“也想找个时间跟你说下，谁知道被你先知道了。”

“你不生气吧，那本来就是你的钱，你不肯收而已。”

“不生气，我怎么会生气。”他轻叹，下巴抵着她的脖颈，略沉，又随着嗓音的震动，酥酥麻麻的，“那不是我的钱，我的都是你的。”

随着语调的收尾，男人的躯体严严实实贴在了她的后背，把她往前压，抵在了洗手台上，一气呵成，伸手摁在了她腰侧，沿着曲线往下滑摸。

他手轻轻那么一撩，东西就抵在她后背，这段时间已经够热情似火了，林霜怎么不知道他的想法，捉着他的手，哂笑：“你想干嘛？嗯？”

“想。”他斩钉截铁。

心里百味杂陈，又酸又涩又甜又闷。

他真的没办法不爱她，把她爱到骨子里，在他每节骨头上都刻下她的名字。

“想疼你，又想揍你。”他贴着她的耳低语，亲吻，在她翘臀上重重抽了下，惹得她一声轻呼，一点战栗，“只能爱你。”

林霜抬头，看见镜子里自己的脸，两颊娇艳嫣红，眉眼春情弥生，红唇水光潋滟，男人的指尖已经使坏，镜子里还能看见那只手掌的形状，浮现在衣下。

她闻着他身上熟悉又蓬勃的气味，身体发软，两腿轻颤，艳艳的半阖着眼，反手抚摸他的脸颊。

“周正.......”她有点耐不住，轻轻喘气，“没有东西。”

新家没有入住，还没有把生活用品东西般过来。

“我在小区便利店买了。”他掏出小小的一枚，塞进手心，“撕开，帮我戴上。”

新婚甜蜜，家里计生用品消耗得特别快，他想，如果偶尔要在这边过夜，也要多备一点。

林霜捏着那枚包装袋，沉沉喘了口气。

她话音带着哀喘：“周正！”

柔韧的身体扭动厉害，周正扣住了她的手，含着她的唇吮吸亲吻，将她的□□和香津肆意吞入，将人掐腰托起，转了个方向，她尖叫一声，坐在了洗手台上。

洗手台一片狼藉，她也累了乏了，周正把她抱进了浴室，热水肆意溅落在两人身上。

林霜最后裹着外套，躺在沙发上昏昏欲睡，枕着周正的腿，享受干发服务。

这家里除了硬件，什么都缺，活生生有个两米的松软大床，没有床单被子，两人精疲力竭一顿，最后只能窝在沙发上休憩。

房子年前硬装结束，周正每天早上过来开窗通风，屋里气味也一点点散去，他出主意：“把东西都买齐以后，请家政再过来擦洗一遍，把家里不常用的东西一点点带过来吧，省的到时候搬家一口气收拾，手忙脚乱的。”

就林霜那些东西，到时候搬家，真的两天两夜都收拾不完。

林霜踹了他一下：“哼。”

“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她戳他，“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

他的手指穿过她的头发，温馨提醒：“家里的四件套尺寸都小了，买几套新的吧，要不要买一套结婚用的喜被？”

“你买东西要用钱，从我卡里出就好，那十万块钱........我也没有要花钱的地方了。”他想了想，“只剩办婚礼这一项，我这个学期的工资奖金和兼职报酬，大概也能够我们办一场婚礼。”

“你想在什么时候办？等爸爸出狱后，让他先适应一段时间？暑假，还是国庆，寒假？”

说到这话题，林霜放下手机，直勾勾盯着他。

“婚礼能不能从简？”林霜皱眉，直言不讳，“我讨厌千篇一律的婚纱照，讨厌乱七八糟的仪式感，也不喜欢各种繁琐的流程。”

“就请大家在酒店简单吃个饭可以吗？把份子钱收回来就行。”

她这边就不提，这几年周正花出去的份子钱，金额就不小。

周正顿住动作：“我以为你会喜欢华丽点的........”

“你想要什么样的婚礼？”林霜问他。

两人一起参加过罗薇和苗彩的婚礼，周正参加的同事婚礼更多，无一例外的热闹、喜庆、烧钱。

周正想了想：“没什么特别概念，尽量漂亮浪漫一点，想要很多的鲜花，我把穿着婚纱的你抱下楼，在台上等着，等着我的新娘走过长长的舞台，最后终于牵到她的手。”

“我讨厌煽情和掉眼泪。”林霜直接拒绝。

“简单一点，我们选个好点的场地，可以穿婚纱和礼服，睡到自然醒，一起开车去酒店，和宾客拍个合影，在吃饭的空当，如果有人想上台，那就聊两句，说几个轻快的笑话，吃完饭和大家一起散场。”

“也不要父母过多参与，就结婚这件事而言，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他们见证就好，不敬茶，不拜天地，不搞□□。”

那天在村里，林霜多多少少听进去了一些，五花八门的讲究很多，按周正的性格，家里人的要求，指不定要折中安排一下。

周正皱眉：“你真的想这样？”

林霜点头：“不过我要一件昂贵的婚纱。”

“多昂贵？”

林霜想了想，掰手指头：“大概两三个名牌包的价格吧，我对婚纱设计这块不通，找个国内设计师出款，其实价钱还挺便宜的，另外还能省点钱，我们找个好点的蜜月酒店。”

周正托着腮，摸摸她的头发：“好，都听你的安排。”

第78章 我养你啊周老师

周正对林霜提出的要求全盘接受，但额外有一个请求，婚礼筹备他来主持大局，林霜只管提意见和配合。

林霜我行我素惯了，周正怕她“从简”之后，后面的烂摊子都归他收拾。

他还有丈母娘，还有个马上要出狱的老丈人，还有两边的亲戚朋友，人情世故，你来我往，有些该照顾的地方，还是要想办法周全。

既然两人在婚礼上达成共识，就可以着手去定宴席，林霜不挑吉日，不赶场子，只对酒店的环境和菜品有要求，日子就定在六月——高考结束，周正和同事们刚放松下来，恰好又是乔迁新居的时候，天气还没有热透，后面还留两个月的空闲暑假随意安排。

日期确定下来，林霜直接告知了身边人，林霜姑姑先有意见，觉得这婚礼太随意，林霜这边还是有家里人的，周正那边虽然没有爹妈，但好歹也有一大帮的亲戚在，两人玩得跟过家家似的，着实出格了些。

付敏心里也失落，林霜请她出席，仅仅是出席喜宴，送嫁敬茶这些通通没有——时至今日，林霜还没有在人前敞亮喊过她一声“妈妈”。

但林霜真的自作主张惯了，谁也管不着，她也不服管——她就是这样，性格不算冷清，也不能说难相处，只是太有自己的主意，太不看重这些。

最后大家找的人都是周正。

周正老家那边可能更麻烦些，乡下看重的是热闹和排场，真要按传统来办，市里一场婚礼，村里还要有一场，周正奶奶眼巴巴盼着他结婚好多年，老人家的心愿，他想不从也不行。

周正真有那么点犯晕。

好在最后都顺顺利利沟通下来。

林霜定的蜜月旅行就在婚宴之后，选的是东南亚的老牌六星蜜月岛，淡季酒店价格合适，林霜多定了两晚，加之在中转地的观光停留，一共两周的时间。

苗彩感慨她动作之迅疾流畅：“我跟赵峰结婚，前前后后准备了一年多，看了那么久的蜜月攻略，最后凑合来了个省内游，你倒好，一口气领证、结婚、蜜月都办完了，一气呵成。”

林霜笑了笑，撑着下巴，悠闲喝了口下午茶。

“请问新娘，这几个月，你还有需要操劳的吗？”苗彩数着手指头，“没有婚纱照，没有伴郎伴娘，没有接亲，没有婚庆，没有仪式，就等着去酒店吃一顿就行了，太安逸了吧。”

简洁、清爽、利落，丝毫没有糟心之处。

“忙着布置家里。”林霜道，“家里客厅比较宽敞，那天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家庭酒会，提供餐点和美酒，请玩得不尽兴，喝得不满意的朋友在家里坐坐聊聊，也会在小区旁边的森林公园搭一个小型的婚礼布置，亲友可以一起拍照什么的。”

这是周正的意思，至少会有个场合，让亲朋好友能在一起交流下。

时间过得很快，当人对某一件事有热情，投入会格外的专注，林霜加快了布置新家的速度，早上她通常和周正一块出门，把他送到学校上课，自己去奶茶店晃一圈，再留在新房整理屋子，家里一些不常用的物品一点点搬过来，空荡荡的屋子慢慢充盈起来。

周正惊叹于她对新家的改造力，他再踏入房子，发觉整间屋子光和影都悄悄在变化，一点点东西的改变，比如家具位置的摆放，灯的光线度，窗帘或者绿植，地毯和挂画的增加，带来的视觉感就截然不同。

“以前刚毕业的时候，当过一段时间的店铺服装陈列师。”她悠闲自得趴在窗台休息，“经常半夜去店里布置，什么都不精，但什么都懂一点点，色彩、灯光、装饰、摄影，背景布置........”

“真厉害。”周正折服，“还是原来那些东西，但质感完全不一样了。”

她当然是心灵手巧的——从周正身上就能看出来，她实实在在改变了他，重塑了他，至少走在一起，说出“男才女貌，两位很配哦”这话的人越来越多了。

林霜的婚纱是托朋友关系，委托某位归国的新锐婚纱设计师帮忙设计，她自己有服装设计的功底，对面料和版型、风格剪裁都有清晰的需求，自己做了些的功课，画了初版设计稿。

周正经常能看见她端手支着烟，坐在书桌前改设计稿，甚至翻出了塞进壁橱里的几个箱子，摊出了一堆色彩鲜艳，质感各异的布料。

“都是我以前屯的一些面料，有很喜欢的，就买下来收藏。”她扬起手中的一块光滑如水波的布料，“面料就像皮肤一样，不同的面料有不同的特质，我想要一件缎面婚纱，鱼尾要有型，又要足够顺滑垂坠，也许可以换块硬一点的布料。”

“你很喜欢做衣服吗？”周正柔声问她，“这些布料都很漂亮，很绚丽，很像你........”

“我从小没什么特长，也没什么爱好，不过小时候有很多的洋娃娃，因为大家都说我长得像洋娃娃，我经常会把自己的旧衣服拆开来，给娃娃缝衣服，换新裙子......后来高考成绩出来，我爸一看那分数，学别的也没什么好学校，就这个服装设计，听起来还挺时髦，还挺像我的风格。”她抚摸着手中的面料，“大学的时候，我们就自己给自己做衣服穿了，还能卖出去给别人。”

他看她专心致志：“你是不是可以替自己做一件婚纱？”

她摇头笑了：“我基础功不够扎实，立体裁剪学得太烂了，做做日常衣服还成，这种定制礼服是道槛，手工活要求很细致，我做的不一定能拿得出手，还有面料和工艺这些，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源。”

她这种末流学院出身的服装设计师，读书时没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后来的工作氛围又没有持续精益，底子烂，全凭自己的天赋敏锐在赚钱。

“后来那个网店怎么经营不好了呢？”周正问她，“我觉得你设计的裙子很漂亮，后来是设计失败，还是选款不好，突然就停业了吗？”

林霜瞄了他一眼，淡声道：“主要也是利益问题，跟我那时候的男朋友分红不均，我占了大头，店铺他也有投资，想要多拿点红利，我不肯。后来他拿自家工厂生产线要挟我，那年新出了几款爆款，工厂屯了几万件货，我不退步，衣服全压在他手里不发出来，结果市场饱和，我们那批货只能亏本处理，我直接把店关了，扔下他不管了。”

“............”周正这会不知道如何安慰。

“反正我也没亏，那两年还算是赚了些钱。”林霜冷哼了声，“亏的是他自家的工厂，自作自受。”

“不过.......如果那家店还在，如今也应该是个小网红店了。”她稍稍有点遗憾，“那一年本来可以赚很多钱。”

“也许你可以在北泉开一家店。”周正想了想，“再把这些漂亮的布料挂出来吧，做服装设计，出品好看的裙子和衣服，而不是再开一家奶茶店。”

“菜市场门口开家裁缝店吗？踩缝纫机给人修裤脚吗？还是给老奶奶做老年装？”她笑了。

北泉这样的小城市，未必能支撑她开一家成衣定制店。

“新家不是有两个卧室吗？我们占了一间，还有一间空着。”

那个房间初步定义为客房，眼下还空着没有布置。

“如果你喜欢，可以改成你的工作室。”周正道，“放一张手工台，买张缝纫机，房间窗外就能望见森林公园的休闲湖，有山有水，视野很好，灵感也应该很好，你可以对着窗外的景色做点自己喜欢的手工，自己穿，或者放到成衣店去寄卖，总会有人喜欢吧。”

“那个房间不是有用处的吗？以后你奶奶和家里亲戚来市里，住哪儿？”林霜回头瞅他。

“买张折叠床就好，平时不用的话，就收进储藏室里。奶奶不会来市里久住，她不习惯城市生活，我们多回乡下看看她，多陪陪她就好，其他亲戚来，也是偶然借住一两日。”他牵着她的手，“家是我们两个人的，应该先容纳我们两人的生活。”

林霜在他手臂捏了一把：“你老实说，开始装修这套房子的时候，是不是就想对我怎么怎么样。”

没有卖房销售夸夸其谈的儿童房、老人房，取而代之的是宽敞的衣帽间，通透的落地窗和地台，女孩子喜欢的墙色和浴缸，明显就是迎合她的喜好。

“万一你愿意和我一起搬进来呢。”他摸摸她的脸颊，“做人当然应该有梦想。”

他说她是他的梦想。

林霜勾起了唇角。

“你的婚纱请人帮忙设计，那我的呢？”周正问她，“婚礼那天，我应该穿什么？”

“白衬衫配西服就好。”她思忖，手捏捏他的衣领，“也许，我可以学习一下.........亲手做个领结？帮你定制一套特别的结婚西服？”

“情侣装吗？”

“当然，可以把我婚纱上的余料缝在西服的内衬，也许可以用同样的珠料。”她眨眨眼，语气有点骄傲，“独一无二的婚纱配独一无二的西服，就像独一无二的我，配上独一无二的你。”

她的指尖戳戳他跳动的胸口。

什么时候开始，她不是以前那个林霜了？不是那个飒爽抽烟让他走开的人，而是开口说酸不溜秋，黏黏糊糊的情话。

“会不会很贵？”他皱眉，“我衣柜里已经有西装了，穿旧的就可以，不用再添了。”

林霜掰过了他的脸：“周正。”

“嗯？”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很有钱，完全可以奢侈一把。”

她的那个奶茶店，旺季时间每个月的收入有两三万，这在北泉来说，这个收入真的算挺不错的了。

“回北泉之前，我那个网店，每月的收入是现在的几倍。”她笑眯眯伸出了好几根手指。

周正瞳孔放大，似乎被这个金额惊吓到。

“真厉害。”他叹口气，她当年是有多么辛苦，才能做到这个地步，又是怎么看上他的？

“我养你啊周老师。”她捏捏他的下巴，“你躺着享受就可以了。”

“需要我入赘吗？”周正似笑非笑。

“你跟我姓吗？”她笑道，“林正.......这个名字也太难听了..........我还是喜欢简单常态一点，周正这名字多好听啊，我好不容易才记住的呢。”

周正搂住她，闷声问：“我是不是要努力点，提升一下自己的能力值？才能配得上你。”

“你觉得呢？”林霜摸摸他毛绒绒的脑袋，笑谑，“你觉得提高什么能力最重要？”

他突然朝她笑了笑，那笑容有点邪，带着几分散漫和风流，俯在她的颈窝深深吸了口气，嗓音满含欲色：“我不知道。”

林霜噗嗤一声笑出来。

第79章 婚礼圆舞曲

在周正的怂恿下，林霜把她那些压箱底的布料拿出来重见天日，她犹犹豫豫还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周正已经把手作台和展示柜搬进了新家。

按周正的说法，就算什么都不做，摆在家里，也算是个纪念了。

林霜欣然接受。

这几个月两人陆陆续续收了上百个快件，加上逛街大包小包带回来的，林霜每天拆包装拆得心花怒放，周正的生活方式类似于极简，她更喜欢花俏精致，两人配在一起，好像格外的互补，不多不少，刚刚好。

婚礼前，付敏和丈夫来看过婚房，漆灵和漆杉也在，周正招待，他和一家人的关系倒比林霜更好些，漆灵向来在人前蹦不出两句话的人，在周正面前却是听话多了，漆杉对林霜没什么感觉，却很喜欢周正，一口一个姐夫叫得格外的清脆。

显得林霜跟个外人似的。

付敏带了东西给来，最后在卧室里，把沉甸甸的红色塑料袋塞进林霜手里：“这十万块钱，是给你的嫁妆........有点少，也是我的一点心意，别嫌弃。”

十万块里面还包括付敏的私房钱，已经尽力了，家里三个孩子，还有后面的漆灵和漆杉，还有很多要花钱的地方。

林霜摇头拒绝：“不用。”

“收着吧。”

“不用给。”林霜把钱塞回付敏手提包里，“我们俩收入都还不错，不缺钱，不需要双方家里补贴，这笔钱你存起来，留给漆杉吧，你年龄也大了。他却还小呢。”

漆杉好歹是她同母异父的弟弟，这种血缘关系，说不上多亲近，但只要不互相拖累，那就够了。

付敏轻轻叹了口气。

客厅传来漆杉玩游戏的笑声，林霜把周正推出来当挡箭牌，补了句：“我和周正没有彩礼嫁妆这个说法，结婚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不需要家里的帮衬，我要是收了这钱，周正心里也过不去。”

这笔钱，最后还是退回了付敏手上。

一家人说起婚礼的安排，林霜问付敏：“要不要我陪你买件喜庆点的裙子？到时候周正的奶奶和亲戚们从乡下来，你帮忙招待一下。”

“好。”付敏点头。

婚礼在即，林霜还有一堆要忙的事情，奶茶店那边，索性请了个新店员，她隔几日会去盘库补个货，学校周边渐少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加上周正的喜帖已经送到同事手里，板上钉钉的事情，大家都默认老板娘婚后退居幕后，当起了家庭主妇，惋惜的人不在少数，调侃周正的人更多。

八卦说什么的都有，羡慕的嫉妒的，谣言传得满天飞，甭管怎么说，周老师的确有能力和手腕，不然怎么在众多追求者中杀出一条血路，抱得美人归呢，美女也是看菜下碟，不是什么人都能追到手的。

周正一惯挺稳的，对流言蜚语向来不置一词，加上高考前学校气氛紧张，他每天早出晚归，埋头苦干，先把心思扑在班级上。

老房子的用品一点点都搬到婚房里去，还有些旧的闲置的，都送回了乡下——林霜也跟着周正一道回去看看奶奶，二楼的房间空荡荡的，正好重新布置一番，配着窗外的荷塘绿山和夕阳西下，偶尔来住个一天两天，也算是半个梦想中的乌托邦生活了。

婚礼前最后一次回乡下，周正找顺仔商量婚礼当天的安排，村里要请的亲邻不少，包车来回接送和回礼这些，都要委托顺仔照应。

林霜不管这些麻烦事，陪着周正奶奶倒腾家里储藏室，翻出了当年周正父母结婚时的一个针线箱，箱子积满了厚厚的灰尘，油漆已经斑驳，造型复古，样式还挺别致，林霜打算洗洗带回家，摆在工作室里，当做纽扣和珠料的收藏柜。

周正奶奶看林霜，也是越看越爱，看她丝毫不嫌弃，慈祥摸着林霜的手：“你还喜欢什么？都搬回家里去，这些东西都没什么大用处，以后也只是劈了当柴烧。”

奶奶指着角落里一张婴儿床：“这是阿正小时候睡过的小床，用料挺扎实的，是他二叔亲手打的，上头还雕着字，你们以后有孩子了，也用得上，先收拾出来，搬到楼上放着也好。”

林霜笑了笑：“不用了，奶奶。”

“你们俩年纪不小，也该准备准备。”

年龄的确不小，两人都二十七八了，一般这个年龄，迈入结婚的行列后，同时也准备着要孩子了。

“眼下没有生孩子的打算。”她含笑，“您问问阿正，他知道的。”

回市里之前，周正和奶奶在屋里聊了聊，林霜站在外头抽烟，看见周正出来，把烟掐灭。

他冲她微笑：“回去吧。”

“聊完了吗？”

“聊完了。”

两人回去的路上，林霜问他：“奶奶同意吗？”

“不太同意，可那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最后奶奶让我们好好考虑考虑。”他叹了口气，“奶奶年龄大了，上辈人的想法难以扭转，多给我一点时间吧。”

“你怎么解释的？”林霜挑眉。

“我说..........我很早就失去了父母，自己过了很多并不开心的日子，也没有想好自己当父母，能保证给孩子一生的快乐和富足。”他低声回她。

“那你考虑清楚了吗？”林霜柔声问。

“遇见你之前，一切无从设想。”他坦诚，“遇见你之后，才觉得人生可以和别人不一样。”

林霜笑了，调侃他：“数学老师什么时候改教语文了？人生观这么可圈可点。”

周正摇头笑了笑，问她：“那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什么？”

“当然是嫁给我。”他柔声道，“马上就是婚礼了。”

她闭上眼，含着笑，轻飘飘的“嗯”了一声。

时间过得真快，两人的婚纱礼服已经寄过来了，他们都没有看过对方试穿新衣的模样，把最完美的first look留在结婚那一天，林霜对结婚没什么太大的感觉，但她对挂在衣帽间的婚纱很有感情，哪个女孩子会拒绝漂亮又梦幻的婚纱呢。

高考结束之后，婚礼前一周，两人开启了正式搬家的节奏，旧房子已经完全清空出来，添置了些新家具和生活用品，干干净净留给林霜的爸爸。

两人这几个月给林海的监狱寄过信件和照片，林霜不等父亲出狱，一来不想煽情，二来，有些错过的时光，就是错过了，林霜的人生里，没有等待这两个字。

周正和张凡扛着大件小件搬进了婚房，两人断断续续把新家收拾完毕，第一次睡在那张两米的大床上，周正失眠了。

当然是床垫太软，真丝床品太丝滑，枕边人气味太香，以及卧室太大的缘故，人生的梦想一件件达成，很难想象那种已经脚踏实地，心却依旧悬浮的晕眩感。

婚礼那天早上，周正醒得出奇的早，林霜却睡得格外的安稳。

早上五点，窗外已经天光大亮，周正出门，拐到森林公园晨跑，一个小时后大汗淋漓回来，林霜被他的动静吵醒，撑着脸颊，懒洋洋趴在床上看他。

“午宴十二点开始，我们十一点入场，距现在有五个小时的准备时间，这位新郎，你会不会起得太早？”

他双手扯起衣角脱t恤，露出沾着汗、闪闪发光的肌肉块垒，心情有点紧张，绷着唇角邀请她：“要不要一起去泡个澡？然后早点准备一下？上午张凡和苗彩他们都会过来帮忙，妈和姑姑也会来，还有奶奶二叔他们。”

什么时候开始，他喊她家里人，喊得比她还亲热。

林霜眨眨长睫，捂着唇打了个懒散的哈欠，垂着脑袋点头，被他抱起来，她半睡半醒赖在他身上，一起去了浴室。

两人泡进浴缸，拧开音响放流行音乐，林霜甚至拿来了两片面膜和一瓶红酒，敷着面膜闲散聊些日常话题，今年的高考试卷和学校的升学率，奶茶店的新品和优惠活动，份子钱的多寡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聊天气氛极佳，彼此的感觉都很好，林霜突然卡壳，杏眼睁大，撞了周正一下，表情严肃：“你有没有给罗薇发双份喜帖？当初她结婚，我们可是出了双份份子钱的哦。”

周正那颗好不容易放松的心：“.........”

从浴室精神抖擞出来，两人一边吃早餐，一边打电话给身边人确认今天的行程，除了酒店外，只请了跟拍的摄影师和花店，连化妆师都没有——林霜自己的功力了得，她和周正两人的造型全由她一人负责。

“太阳照进来了。”带着盎然绿意的阳光在屋里切割出大片的光亮和阴影，白纱帘被微风拂动，时不时露出窗外的一点风景，屋里的音乐还在轻轻荡漾，时光惬意，新娘邀请新郎：“趁着人来之前，我们要不要跳支舞？”

“跳什么舞？”新郎还在洗碗机前做家务活。

“华尔兹或者交谊舞。”她耸耸肩膀，向他伸出一只手，“其实跳桑巴也合适。”

“可我不会跳舞。”新郎擦干手上的水珠，皱皱眉头。

“随便啦。”她拖着他的胳膊，“跟着节拍转圈圈就好了。”

他两手圈着她的纤腰，她揽着他的脖颈，两人的身体贴在一起，屋里音乐静静流淌，两人随着节拍随意晃动，气氛清新又甜蜜。

“周正。”

“嗯。”

你的心跳很快嗳。”

“有吗？”他沉声问。

“紧张吗？”

“有点吧。”

“别紧张，一回生，二回熟，青涩的第一次永远值得原谅。”

“..........”周正磨了磨牙，隔着她的晨袍，在她屁股上重重拍了下。

旋即又补了句：“没有第二回 ！”

她嘟囔了一声：“你猜我们今天会收到多少红包？够不够付酒席钱？”

“.........”

“□□害死人，如果大家不是为了收回份子钱，一半的婚庆产业都要倒闭吧，要不然我去开家婚庆怎么样？我觉得定制化的婚纱租赁应该不错，开一单能吃一个月。”

他忍不住了：“能聊点其他的吗？”

“聊什么？你说。”

“..........”他想了想，“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睡在你身边的人，好不好你心里没点数吗？

突如其来的门铃声切断音乐——早上九点，苗彩先过来帮林霜准备化妆和换装。

接着来的是张凡和谢晓梦，帮周正布置屋子，处理电话和杂事。

省去了迎亲和接亲的环节，来家里凑热闹的人不少，付敏和林霜姑姑一家都来了，漆灵漆杉和周丰周雪也提前过来——新郎新娘都在屋里化妆，张凡就是现场主持人，里里外外忙着招呼客人，活跃现场气氛。

客人招呼到了一半，电梯门打开，大门前鬼鬼祟祟探出了几张年轻青涩的面孔：“是周老师的家吗？”

原来是周正班上的学生，过来凑热闹，给老师师母送祝福。

摄像大哥是周正的朋友，戴着鸭舌帽招呼：“来来来，大家来拍一张大合影。”

卧室的门关着，门外吵得沸反盈天，周正平生第一次享受了一把全套跟妆服务，空气感蓬松小油头帅到惨绝人寰，拿着高光刷给林霜身体补光的苗彩啧啧赞叹：“我觉得周老师油一点更好看，平时太清爽了，现在随便甩个眼色，有点风流倜傥的感觉。”

林霜点点头，附和：“你说他平时是不是教书教的太多，紧紧的韧韧的，有点控油过度了？”

“别的不说，这个身高立马拉上去了，妥妥的小说男主啊。”

周正脸微微发烫：“.........”

“你们两个.......要不要抓紧给新娘化妆？”他躲过林霜的唇膏，“我出去照顾下大家。”..

苗彩把他摁回座上，给他上粉底：“霜霜皮肤底子好，我们两一起上手挺快的，不耽误时间，新郎要好好收拾下，不然待会出门，怎么配得起这么漂亮的新娘子。”

第80章 婚纱和西服

周正换好西服，有点腼腆的站到了众人面前，家里的客人眼前猛然一亮，相继响起了热烈的口哨声和鼓掌声。

他身材偏硬瘦，肩背的线条感很漂亮，这个年龄还有少年感，西装料子挺括，但又完全贴合身材，衬得人脱胎换骨的挺拔，林霜平时给他搭配的休闲装穿惯了，这会也觉得男人有点英俊非凡的心跳感。

轮到新娘化妆，那就真的是简单利落，林霜自己描唇画眉，苗彩帮忙做头发造型，衣帽室里换完婚纱，苗彩看了看穿衣镜，又看了看真人，酸溜溜的：“有种天仙下凡，公主出阁的感觉。”

以新郎为首的门外客，看见卧室的门打开，那一刻所有人都怔了怔，屋里安静了几秒，而后响起了爆炸性的尖叫声。

新娘身材足够完美，婚纱没有厚重的蕾丝和水钻，没有长拖尾和大裙摆，只是简洁利落的缎面鱼尾裙，一粒粒珍珠跳跃其间，难以描述那种质感和性感，好像所有的光辉都汇集在她身上，她站在那儿微笑，头上披露的白纱俏皮又灵动，眸光璀璨，下巴微微挑着，你也知道她永远是高傲的、珍贵的、难以触及的，穿过很多年的岁月依旧无法忘怀的唯一。

周正站在她面前，深深的吸了口气，极绅士的伸出了自己的手。

林霜微微挑眉，目光千折百转睇他，含着笑意，柔美又婉转递出自己的手，优雅放置在他手心。

他握紧她，凑近她的脸颊，想要索吻。

屋里响起了震动天花板的喧闹声。

在嘈杂的声音里，林霜悄悄耳语：“别太用力，你嘴上有口红，我脸上有粉底，待会咱俩的妆都花了，这么热的天补妆太麻烦。”

周正忍住笑意，隔着她的头纱，在她脸颊落下轻吻。

重要的亲戚朋友都在场，去酒店还有点时间，张凡开始主持现场气氛，鼓动大家和新人拍照合影，连周正的奶奶和二叔二婶都赶来了，这也是付敏第一次和周正家里人见面。

林霜介绍：“这是我妈妈，这边是奶奶、二叔二婶，弟弟妹妹们。”

“一看就是亲母女，丈母娘真年轻，怪不得，有这样的丈母娘，才能有这么漂亮的新娘。”

“我妈妈年轻的时候也很漂亮。”林霜挽着付敏的手臂，冲摄像师招手，“帮我和妈妈拍张合照吧。”

付敏心头酸胀难当，悄然落泪。

家里吃过喜糖，喝过茶点，天气好，森林公园还有拍照的外景台，一堆人簇拥着新郎新娘下楼，摄影师拉长了镜筒，拍出了外景走秀模式。

没什么花车如龙鞭炮齐响的大阵仗，但小区邻居都纷纷侧目，难得有这样清新脱俗的结婚阵仗，也难得见到这样惊为天人的新郎新娘，璧人成双，热烈的阳光和珍珠压坠的头纱也无法阻挡两人对视的缠绵爱意。

简单拍过照，午宴时间将至，酒店那边是漆雄帮忙盯场布置，打电话过来让周正掐着吉时入场，大家纷纷散场去酒店吃席，两人的婚车就是自家车，简单贴了点装饰，周正自己开车，车子就停在森林公园入口。

车刚启动，周正又猛然熄火，林霜问他：“怎么了？”

“差点忘记了，早上在浴室，我们喝了不少红酒。”他抿唇，“喝酒不能开车，这是酒驾。”

“红酒三四个小时就代谢了。”林霜掰着指头数，“你晕吗？”

“晕。”他点头，“我整个人都是晕的。”

不知道是不是酒的功效，还是结婚的原因，他这一整天的心跳特别快。

“我也头晕。”林霜揉太阳穴，早上那瓶红酒，两人浴缸泡了一个多小时，喝了一半多，完全忘记开车这茬。

车上就他们俩人，林霜忍不住望天：“喊个人过来开车，张凡呢？”

“张凡当司机，车上坐了妈和漆灵漆杉他们。”

“苗彩车上带了摄影师。”

“其他朋友呢，还有谁会开车？”

“会开车的都带了人，出发比我们早。”

“不如........我们喊个代驾？”林霜犹犹豫豫，忍不住捂脸，“婚车喊代驾，像话吗？”

周正打电话给顺仔，顺仔先把二叔二婶和奶奶送到婚房，凑个热闹后，自己先去酒店那边招呼村里过来的宾客，这会应该有空。

司机这个位置，还得留给顺仔。

谁让他是两人恋爱的完整见证人呢。

其他人都出发了，只有新郎新娘还留在原地等司机。

急也没用，两人坐在车里等司机，顺便.........聊聊天。

周正把她的头纱垂下，朦朦胧胧挡住她娇嫩的面容，“我第一次看见这么漂亮的、缝着珍珠的头纱。”

“我自己做的，拆了我一条珍珠项链，好看吗？”

“特别好看.......不仅是头纱，任何地方，都很美........像梦境公主一样。”

“你也很帅。”她整理他的西装，“帅得不像数学老师，像白马王子。”

“我不是白马王子。”他低语，“我应该是站在城下的骑士。”

“那也是我提拔上来的亲卫队长。”

“可以亲亲你吗？我的公主。”

“当然可以。”

他小心翼翼撩起她的头纱，小心翼翼亲吻她的红唇，温柔辗转，轻盈缠绵。

车窗响起了叩叩的敲击声，顺仔火速打车过来，急得直喘气，一脸不可置信：“酒店那边客人陆续来了，你俩不迎宾，还有心情在这接吻？”

两人无奈一笑。

好事总是姗姗来迟。

新郎新娘到了酒店，真的就是人型站立板和拍照背景墙，一开始按照两人的预定，婚礼请的客人并不算太多，主要也是两人的同事朋友，后来慢慢又添了周正村里人，还有周正以前教过的一些学生，实际的桌数也不算少。

罗薇也带着老公孩子出席，一家三口和和美美跟新郎新娘拍照。

林霜觉得自己笑得脸都要脱妆了，本以为这样的结婚流程不会太累，哪想只合影这一项，就能累死人。

好在没有婚庆节目，开席之后新郎新娘跟大家一起吃喝，但仍安排了主持人——当然是张凡，他是学校的文体干事，学校活动也主持了不少，插科打诨，活跃气氛不在话下。

按学校的风气，肯定有致辞，周正请的是丁严开场，校长压轴，师母和林霜姑姑也有登场，故事的起初始于两个媒人撮合的一场相亲，劳苦功高，值得宣扬。

当然也有新郎新娘上台说话，林霜台词少，其实毋须她开口，美女登台，镁光灯聚集在她身周，粲然一笑，效果便是轰动。

周正的稿子是自己写的，力求简短诙谐，生动活泼，然而拆台起哄的人实在太多，他说一句，旁边有人补刀一句，整出了脱口秀的架势，羡慕嫉妒的人太多，大家都不爱给新郎面子。

“既然大家都爱拆台，那我只能下台，回到新娘子身边，顺带祝大家酒足饭饱，生活愉快。”

“今天没有新郎新娘比拼酒量的环节，只有欢快轻松的酒宴，喝醉之前，让我们一齐举杯，祝新郎新娘白头偕老，百年好合。”

林霜欣然接受递过来的香槟。

这顿饭除了张凡，最后人人都吃喝得很尽兴。

宴席之后，两人送别亲友，带着沉甸甸的礼包回到家里。

家里阳光正好，林霜换下了婚纱，周正脱了外套，两人穿简单的长裙和衬衫，招待一起来家里的客人。

付敏和周正奶奶二婶聊起了家务事，孩子们凑在一起聊天拆红包，谢晓梦陪着张凡吃东西，连兰亭和郭远都慕名来观赏两人婚居，朋友们坐在一起随意聊聊天，喝点酒，谈点乱七八糟的话题。

等所有人都散尽，已经是晚上。

两人坐在卧室地板上拆红包，金额可观，除去支付酒席和其他支出，还能自己存一笔。

“都是我的。”林霜拢住满地的红包，“够我们出国在免税店豪掷一笔了。”

“可以。”周正去收拾满屋狼藉。

两人把搭在床尾凳上的婚纱礼服搬去衣帽间。

“干洗之后，封起来留个纪念吧。”林霜抚摸着裙子，微微叹气，“它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如果你想穿，可以随时取出来穿上。”周正搂住她，嗓音沉哑，“我们可以重新穿上，在家里跳舞。”

“让我再试试。”她微笑，“我们现在可以跳一支。”

她在穿衣镜前重新穿上了白纱，残妆艳丽，发髻微散，却少了股圣洁优雅，多了分慵懒缱绻。

林霜在镜前踮脚转了个圈，裙摆飞扬。

周正去放洗澡水，顺便拧开了音响。

两人静静相拥在一起，在音乐里轻轻晃动身体。

他崭新的白衬衫不知何时沾了她的口红，有股清朗又靡丽的味道。

“累不累？”

“有点。”音乐声出来，她倦得有点睁不开眼。

“我抱着你.......一起去泡个澡？”他的手贴在她光裸的后背，沿着她的椎骨一点点往下滑，嗓音沙哑性感，隐隐诱惑。

“你行吗？”林霜哼笑，“有力气折腾？”

“试试不就知道了。”男人的唇贴着她玉雕似的耳廓，抬眼望着眼前的穿衣镜，热烫的话语从喉间直抵耳膜，“想在这里......脱下你的婚纱。”

“臭男人，臭不要脸，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她闭着眼笑，皱皱鼻子。

纤细的指尖划过他的胸膛，她笑盈盈添了句：“想做可以，你要是能找到脱这条裙子的方法，算我输。”

的确有只大手游离在她身上，不仅仅是寻找关窍，也是在撒野撩火。

抚摸她饱满的胸口，纤细的腰肢，浑圆的翘臀和迷人的胯线，绑着蕾丝吊带袜的长腿。

她晕乎乎伏在他肩头轻轻喘气。

“是这里吗？”他的指尖停留在缀在裙上的珍珠，轻柔滚了滚，哑声问，“这个蝴蝶结中间的珍珠是个纽扣？我只要解下它.......”

拿惯了粉笔的手指钻研着她的裙子，最后轻轻一捏，她猛然察觉紧绷的裙子失去了束缚力，松松的挂在身上。

“不完全脱下可以吗？”他轻声询问，声音极度沙哑，有种累倦和攀升的情欲结合的色情感，大手顺着裙子缝隙往下，伸进她裙中使坏，“穿着婚纱来一次？嗯？”

林霜被他的粗粗沙沙声音勾得头皮发麻，身体酸软。

他压抑着沉沉的喘气声，皮带“嗒”的发出一声脆响，而后是拉链的窸窣声响。

孔雀蓝的丝绒沙发横亘在穿衣镜前，新娘的长裙像百合花般怒放在沙发上，林霜双眸迷离看着镜子前的景象，手指无意识在他的发间穿梭，新郎低着头，用湿濡濡的唇舌叼取绑在大腿上的吊带袜。

林霜觉得......她把那个清清郎朗的周老师彻底教坏了。

新婚之日，今宵良夜，再如何纵情声色.....也值得。

第81章 正文完

婚礼之后，林霜和周正在家窝了两天，第三天去了趟付敏家吃饭，接着又去林霜姑姑家和丁校长家答谢，最后拎着大包小包回乡下，陪奶奶住了几日。

学校给力，同事贴心，这个暑假周正的值班日大大减少，再回到市区，就是收拾行李出国度蜜月。

两人告别亲友，开车去宛城机场，国际航班，宛城直飞新加坡，樟宜机场停留三小时，她已经蠢蠢欲动，按捺不住在免税店买了一波，好几年没有出国，过去和现在的心境截然不同。

周正亦步亦趋跟着她，一手拎购物袋，一手握着外文小说，林霜见缝插针问他：“哪儿买的书？家里带出来的？”

“旁边有个书店。”他埋头在书里，“有国外畅销悬疑小说，国内买不到的，我买两本打发时间。”

林霜忍不住想翻白眼，出国之前，她禁止周正带电脑工作，也约定好两个人不刷手机不玩电子产品，周正明显先是想了一下，而后才认真点头说好。

岛上八天七夜，他是不是怕光吃喝玩乐这几项能憋死自己？

“以前出过国吗？”林霜问他。

“出过。”他点头，“大四毕业那年，跟同学去了趟东南亚，云南出境，搭车去了泰国缅甸老挝，还去过西藏，在尼泊尔边界转了转。”

“不错啊。”林霜夸奖他，穷游没跑了，这孩子真没享受过。

樟宜机场再转机到马累，有旅行社来接，安排水上飞机到蜜月岛，林霜已经换了一身鲜艳的度假装扮，大檐帽沙滩裙人字拖，看见水清沙白，椰林树影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

天和海格外的蓝而清透，岛上游客不见踪影，除了私人管家外，似乎空无一人，林霜喝过欢迎香槟，大字平躺在床上，懒洋洋的打了个哈欠：“美好的蜜月开始了........真想好好睡一觉。”

周正翻看酒店指南：“管家说今天餐厅有日落party，酒水免费，要不要去？”

“有party？这种活动怎么能少得了我，快扶我起来，我洗个澡收拾下自己。”她枕着自己的手，“免费酒水，这羊毛不薅不是人。”

周正笑着看她：“你在免税店也这样说。”

他把她从床上拖起来，送进了浴缸里，林霜坐着问他：“哎，岛上有没有中国人，party上我能跟谁聊天？”

“没有中国人，好像有两对日韩夫妻。”他收拾行李箱，“用英文，可以跟所有人聊天。”

林霜脖子缩了一下，她英文磕磕巴巴啦，简单沟通大概没什么问题，要是跟人聊天，还是有那么点小小的困难。

早知道每天早上的bbc news认真听一听，亡羊补牢一下。

不过，这顿免费酒水还是喝得很开心，坐在海边欣赏金黄的夕阳一点点沉落在海平面下，整个人都身心愉悦。

混酒一不小心喝得太多，还没等吃完晚餐，林霜已经晕到分不清东西南北。

周正牵着她的手，在璀璨星光下，沿着海滩漫步回去。

“能找到我们的屋子吗？”她拎着人字拖，踩在湿湿软软的沙子里。

“当然能。”他回，“沿着海滩走到尽头，后面还有片私人沙滩，右边第三条岔路，树荫最浓的那间就是。”

“黑灯瞎火，你方向感还挺强的。”林霜夸奖他，“以后出来旅游，我就当甩手掌柜就好了，交给你一手包办。”

“以后每年都旅游一次，行吗？”她问他。

“当然可以。”他微笑，“寒暑假本来就是休息用的。”

“下学期的教学计划安排出来了吗？高一还是高二？”

“从高一开始教，一路带到高三，兼三年数竞班教练。”他捏着她的手，“还有几个证要考，研究课题要抓。”

“学校剥削真厉害。”她摇头叹气，把这些杂事都挥之脑后，扯着他向前，“不管这些，先好好休息几天吧。”

说是好好休息，那就真的是休息，两人每天睡到自然醒，吃完brunch，发呆晒太阳骑车逛小岛做spa，周正大概从来没过这么闲散的日子，起初两天还有点不习惯，后来再跟着外国游客从沙滩排球打到桌球，跑步健身才稍稍好些，从沙屋换到水屋后，房间有星光泳池和浅水海域，林霜又迷上了游泳日光浴，成天拖着他在水边玩。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浮潜？或者我们去玩舢板？”她趴在泳池边缘问他，“你还要在椅子上躺多久？书还没看完吗？”

周正不下水，每天拿着她的防晒霜守在水边，躺在水边长椅上喝香槟看小说，隔一会抬头看看她。

“还有一点。”他扬扬手中的书，“我看得慢。”

林霜在水里潜了个来回，又游到他身边，抹了把脸上的水花：“要不要出海？我们去看海豚？去钓鱼？”

周正摇摇头。

她从水里探出手，拽他的裤脚：“周正，你跟我聊聊吧。”

“聊什么？”

她像只美人鱼一样在水里沉沉浮浮：“你是不是不喜欢海岛蜜月？怎么都不玩水？”

“当然没有，我很喜欢。”他微微挑眉，“只是要小心点，现在是雨季，风浪有些大，游泳要小心些。”

她喝了口搁在地上的果汁，想了想，仰头问他：“周正，你会游泳吗？”

周正点点头，又摇摇头：“小时候会，不过很多年没下水了，现在大概不会了。”

“你这几天都没下过水，真的不想试试吗？我们就住在水面上。”林霜眨眨眼，“昨天下了场阵雨，你都不让我呆在泳池里，周正，你怕水吗？你害怕吗？”

他的目光从书中抬起来，看了眼蔚蓝无际的海面，想了想，抿唇：“也没有害怕，只是不习惯。”

周正拿着防晒霜过来，给她手臂背上抹防晒：“小时候我很喜欢在河里游泳，但我爸妈出事后，爷爷奶奶禁止我去水里，哪怕我是在水库或者河边玩，他们见一次就会揍我一次，后来.......就再也没碰过水，后来我自己长大了，也没有尝试的想法。”

“那是场意外，也快二十年了。”她盯着他，“你想到水里来试试吗？”

他抿唇没说话。

“我可以教你。”林霜抹了把脸上的水花，潜进了水里，又哗啦一声冒出水面，嗓音清脆，“周正，我可以保护你。”

他坐在泳池边，久久看着眼前令人晕眩的蓝色，看着水里灵动的人。

“我不需要你的保护。”他盯着她整个人漂浮在水面上，守着她，平静道，“我应该保护你才对。”

“想要保护我，那就要先和我在一起哦。”

林霜朝他笑了笑，翻了个身钻进水里，摆动长腿，最后从他面前的水面炸出来，溅了他一身湿漉漉，笑靥灿烂：“尝试点不一样的。尝试着去爱一个不可能的人，尝试换一种度假方式，尝试过不一样的生活，尝试重新开始，尝试接触那些不敢接触的。”

她游到无边泳池的边缘，离得他远远的，再回头：“你看，世界在很远的那一端，我们的可能性多宽广。”

周正顺着她的目光，眺望着无边无际的印度洋。

他在泳池边静静坐了会，最后把腿伸进了泳池，顺着池壁轻轻滑进去。

林霜含笑拥上来，环住了他的腰。

“太阳快下山了，我们可以一起趴在泳池边看日落。”她牵着他的手往前游，“晚上我们可以在星空泳池，看星星看月亮，聊聊人生和理想。”

他在她身边，偏首看了她一眼，把人揽进了怀里，沉声回她：“好。”

两个人在岛上待了八天，完全抛下了手机和电脑，吃喝玩乐睡，周正被林霜感染放得开，最后的确是玩得尽兴，从马代回程，又在吉隆坡观光逗留了几日，吃遍东南亚菜系，日行万步，累得够呛。

回国的航班直抵宛城，飞机和夕阳一同落地，在外浪了两个礼拜，两人还有点不适应宛城的酷热。

机场出口，林霜坐在行李箱上等，低头捏着手机噼里啪啦发消息，在群里轰炸了一波又一波美图，她头上绑满穿着彩色珠子的发辫，全身叮铃当啷的首饰，穿清凉的吊带裙，趿着人字拖，露着涂着红色指甲油的雪白脚趾，有脚步匆匆的年轻旅客路过，被这异域风情摄住，驻足过来搭讪，想要个联络方式，她笑嘻嘻嚼着口香糖：“不好意思，我刚度完蜜月回来。”

眉梢满是幸福之色。

周正把车从地下停车场开出来，停在她面前，把几个硕大的行李放进后备箱，她舒舒服服钻进了副驾，把身上的小包和挂在胸前的墨镜扔进后座，调平靠背，蜷在座椅上伸懒腰，拖长音调：“好累啊。”

“回家好好休息。”周正拧开音乐，调低音量。

车从机场出发，开上高速，两个半小时以后进了北泉市区，林霜已经睡得天昏地暗。

“霜霜，我们到了。”他连声唤她。

林霜在车上做了一个漫长又混乱的梦，迷迷糊糊睁开眼，第一眼看见窗外的夜景，有那么一瞬的怔忡。

时间不早，已经到了晚饭后的消食时间，市民们纷纷出来纳凉散步，他们路过一条很繁华的街道，沿路两侧华灯照夜，彩色的霓虹灯在树上跳跃，人行道上来来往往，有人牵手有人并肩，笑着聊着从她面前走过，周正摇下车窗，盛夏的晚风微凉微燥，夹着灰尘和路边摊食物的蓬勃香气。

她心里的某个东西突然苏醒了下。

“饿不饿，我下车买点吃的？”

林霜伸了个懒腰，点头：“来点宵夜吧。”

在外吃了两个礼拜，她想家了。

周正把车停在路边，下车去买宵夜，他的背影走进灯光里，穿过来来往往的人群，消失在喧闹街道，最后又出现在她面前，回到车里。

“买了碗杨枝甘露，还有牛腩米线和烧烤，麻辣小龙虾。”他把食物搁在后座，“回国第一顿，应该吃点不一样的。”

林霜叹了口气，她满足了。

车子往前开，路过黑漆漆的北泉高中和她的奶茶店，拐了个弯，开进了小区，她抬头，一眼看见了自己家，黑漆漆的没有灯光，但在邻居的灯光照亮下，依稀能看见落地窗上贴着的喜字。

周正拉开车门。

他眼里落着绵绵星光，微笑伸出手：“霜霜，我们回家吧。”

从今往后——

她也有家了。